

开国大典

上 集

大红衬底上的巨大国徽占满银幕。

（以下出现字幕）

长江在峡谷中奔泻。

黄土高原。

黄河怒涛。

浩瀚的沙漠。

喜马拉雅山。

蜿蜒的长城，耸立的烽火台。

森林。海岛。椰林。

北京故宫古老的金碧辉煌的屋顶。

最引人注目的是圆明园的废墟，镜头摇过大水法的残骸，蔓草荒芜中的弃石。

在这片古旧的废墟上叠印字幕：开国大典

1 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 夜

毛泽东在窗前奋笔疾书。

字幕：1948年12月30日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在竖格的中央军委的信笺上写着他那龙飞凤舞的毛笔字。文章的题目为：《将革命进行到底》。

案头已积累了一沓原稿。文章已接近尾声。

香烟只剩下烟头，毛泽东贪婪地猛吸。洋洋洒洒的文字信笔流泻，偶尔圈掉一行半行，改动几个字。

一盏马灯。

2 山村街道上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刘少奇、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从一家农户中出来，边走边谈（均有字幕）。

秧歌曲、腰鼓声时有所闻。

家家窗子都是亮的。

扮演兄妹开荒的演员从周、刘身边穿过，打招呼、敬礼。

农民孩子提着纸灯笼跑过。一个小孩把灯笼送给周恩来，周恩来高兴地打着灯笼。

3 朱德卧室

满墙的军事地图，红蓝铅笔勾出北平、淮海、太原等战场的敌我态势。手摇发电机、收发报机响着。

参谋根据电报报告战场形势。朱德（字幕）用铅笔画着。

墙上投射出他健壮朴实的身影。

4 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仍旧写着。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坐在矮凳上、躺

椅上传阅文稿。

周恩来站起摇电话：“请新华社廖承志同志来一下。”

刘少奇与任弼时商量一下，拿一页文稿给毛泽东，说着什么，毛泽东改正文稿。

周恩来对毛泽东：“痛快淋漓之至，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我们可爱的蒋大总统要骂娘的哟！”

5 南京蒋介石官邸

字幕：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大厅里灯火辉煌，圣诞节刚过，装饰还在，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蒋经国等 40 余人出席今晚的除夕便餐会，便餐会已近尾声（主要人物均有字幕）。

张群在朗读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处此国家危机，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之重托，实不胜惭愧悚栗……”

蒋介石小声嘟囔道：“娘希匹！我有什么错？”

6 毛泽东办公室

刘少奇朗读《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然后说，“概括得好，抓住了要害。”

毛泽东：“少奇，你这个理论家，要好好斟酌，文章是越来越好嘛。”

7 蒋介石官邸

张群还在朗读。陈立夫小声问邵力子：“总统这《新年文告》

是谁写的？”

邵力子：“有名的江西才子陈方嘛！”

谷正纲：“如果陈布雷不自杀……”

邵力子：“连忠心耿耿的‘文胆’陈布雷都感到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唉！”

张治中：“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张群朗读：“……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反之……”

蒋介石铁青的脸。与会的人皆唏嘘感叹。

8 毛泽东办公室

开怀大笑。周恩来读毛泽东文稿：“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 ”

9 蒋介石官邸

张群已读完文告，坐下看着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德邻，你对我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蒋介石看着他，无可奈何。

少壮派谷正纲和他的弟弟谷正鼎、张道藩等跳将起来。谷正纲：“我反对发表这个文告！总统不能引退！”

张道藩：“这会对人心士气发生重大影响！”

一个中常委：“人心士气已经够坏的了！我赞成！”

谷正鼎指着他：“你！你……”

议论纷纷。张治中向“老头子”一努嘴，问邵力子：“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邵力子：“也许是试探气球！”

蒋介石一拍桌子站起来：“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瞥一眼李宗仁，愤然离开会场。

全场哑然。李宗仁看着自己的手掌，有几分尴尬，但又装作若无其事。

10 毛泽东办公室

叶子龙（字幕：生活秘书叶子龙）带领警卫员把一些粗点心、农村土产摆在地面的小桌上。

廖承志喊：“报告！”

周恩来：“进来。”待廖进来后，把文稿交给他：“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明天早上播发。”

廖承志：“是。”退出。

毛泽东对叶子龙：“哎，子龙，去请朱老总。”

“我来了。”朱德边说边跨进来。

叶子龙走出。

毛泽东：“总司令，你最辛苦，来来来，我们慰问你。”

其他人给朱德让座。毛泽东拍着帆布椅：“这里舒服，这把交椅你来坐。”

朱德谦和地笑着。毛泽东献茶。众人举杯碰杯。

毛泽东：“庆祝什么呢？”

刘少奇：“庆祝我们将向江南进军，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那个题目太大，我们为在前线的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徐向前、聂荣臻……噢！这个题目也不小。咳！就为今天叶剑英在北平郊区就任北平市长吧！”

众人：“好，干杯！”

毛泽东：“不知傅作义傅宜生将军将作何感想？”

周恩来：“困坐愁城，决心难下。”

朱德：“大军压境，够他受！”

任弼时：“石景山已经被我占领。前天，冀北电力公司要向北平城内供电，让北平老百姓过好这个新年，可傅将军不干，要家家在门口挂灯笼。”

周恩来：“于是民谣流传：‘家家挂红灯，欢迎毛泽东’！”

众笑。周恩来：“傅宜生思想斗争很激烈。”

刘少奇：“当然，他是守孤城的名将，傅作义守涿州，奉军3个月没攻下，他还想试一试。”

周恩来：“可又不敢，所以整天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杆，一头撞在廊柱上，昨天晚上曾想到自杀。”

毛泽东：“噢！昨天？情报做到这种程度？”

周恩来：“他女儿傅冬菊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的女儿陈璉也是共产党员，在北平灯市口贝满女中教书，被捕了，蒋介石的人又把她保出来了。”

毛泽东：“谁说蒋介石没干好事呢，你们看，保护共产党员陈璉同志可算得一件！”众笑。

任弼时：“众叛亲离，蒋介石不能不败。”

毛泽东：“派钱之光到香港接民主人士，最近进行得怎么样？”

周恩来：“钱之光他们办了个华润公司，中华的华，毛润之的润……”

毛泽东：“噢，我也能当个大老板了。”

周恩来：“生意还不错哩！第三批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他们，已于12月26日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离开香港。”

朱德：“北方很冷，恩来，他们上岸后的生活……”

周恩来：“我已经通知大连的冯铨，要安排住最好的旅馆大和饭店，民主党派领导人、大作家茅盾等，都要住单间，由李富春、张闻天同志出面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的席位、座次也电告他们了。另外，准备了水獭皮帽、貉绒大衣，每人一套，不收钱，供给制。”

毛泽东：“我说恩来是一位最好的大管家，将来可以当总理，能当好！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周恩来笑笑，接着锁起眉毛：“昨天获悉，阿尔丹号遇到风浪了，还没有通过台湾海峡，真叫人放心不下。”

毛泽东：“那么李济深先生……”

周恩来一摊手，摇摇头。

11 海上

阿尔丹号在风浪中颠簸。国民党空军飞机低飞掠过，苏联国旗猎猎飘扬。

字幕：1949年1月1日 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通过台湾海峡

12 船长室

长袍马褂的李济深正在发脾气。他脱掉马褂，扔在铺位上：“我不要这身打扮！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了小商人！”掏掏口袋，扔出一沓纸：“瞧，还有货单！”

坐在船长椅上的茅盾看着他笑。

茅盾：“任公，忍耐一点，周恩来想的总比我们周到些。”

李济深：“唔，可也是！”又穿上马褂。

敲门，年轻的护送人员进来，手里拿着一台自装的矿石收音机：“任老，蒋介石的《新年文告》。”

李济深：“又要什么花招？这流氓！”接过收音机，捂在耳朵上。

13 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门外

字幕：1949年1月4日 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蒋介石的座车驶过街道，街道上军警、便衣林立。

新开不久的小饭馆、香烟摊——他们的主人都是沈醉手下的特务杀手。

铁门大开，汽车驶入。

14 官邸客厅

李宗仁慌忙迎于阶下，蒋介石下车看一眼花园洋房。

李宗仁：“总统有事召见李宗仁就是了，还劳……”

蒋介石一摆手：“德邻，不必客气。”

二人进了客厅，落座，侍者献茶，李宗仁示意闲人退下。

蒋介石：“白崇禧又来了第二封劝我引退的电报，想德邻兄一定知道了？”

李宗仁：“这个白健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蒋介石微微一笑：“德邻兄也不知道？他派黄绍竑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你一定是知道喽？”

李宗仁摇摇头。蒋介石：“可惜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共产党去了，‘小诸葛’失算了。”幸灾乐祸地笑笑，之后说：“现在他又去联络湖南的程潜，他们要搞起局部和平来，德邻兄，于你于我都不利呀！好了，他们闹不出什么名堂，这我已有安排，咱们说正事……”

15 官邸外街的小饭馆里

保密局长毛人凤（字幕）与化装成小职员模样的军统云南站长沈醉（字幕）密谈。生意清淡，饭馆里没有主顾，门口有小特务把门。

沈醉向官邸方向一努嘴：“他的一切活动规律和行动路线都

弄清楚了，只要总统一声令下，毒弹就要他的命。”看着街上闪过的人影，得意地：“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毛人凤：“你是个忠诚的同志，我对你衷心感谢！不过，要立即结束这一切，全撤！你和秦景川、王汉文立即回昆明，其他人回保密局人事处安置。”

沈醉：“局长，这可是总统亲自布置的。”

毛人凤：“我就是奉总统之命！”

沈醉：“遗憾！一件大事业干不成了。”摇摇头，“可是，为什么？”

毛人凤向官邸望一眼：“他的行情看涨。”

16 李宗仁客厅

蒋介石极为诚恳地：“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就更不行了！”

蒋介石：“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只要缓和它3个月至6个月，我就可以训练出300万兵员，还是比共产党兵多！哼！”

李宗仁只是摇头。

蒋介石：“再说，德邻兄不是被司徒雷登大使看做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嘛！”不无揶揄地笑笑，站了起来：“舍你其谁？”

17 傅厚岗街上

蒋介石的座车驶出李宗仁官邸。

街上阒寂无人，香烟摊不见了，小饭馆关门了。沈醉办事干净利落。只有正规军警木然地站着。

18 美国驻华大使馆

字幕：1949年1月5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私人秘书傅泾波

学者风度的司徒雷登在宽大的办公室里踱步，他的秘书兼顾问傅泾波站在一旁。

傅泾波：“校长，您在中国50年，桃李满天下，可我听说您的学生大约有半数在中共方面，这……怎么解释？”

司徒雷登以一口流利的略带杭州味的北京话说：“你忘记了？燕京大学学生贴出大标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苦笑一下，“毛泽东应该感谢我！蒋介石不行了，这半年来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味道，军事上节节败退，货币贬值，你知道吗？南京一顶蚊帐，一条凉席价值1200元，北京一斤大白菜40元，蒋总统的孤寂形象格外突出了！”

傅泾波：“听巴大维将军说，他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

司徒雷登：“是的，这一点要告知一下李宗仁，你以我的私人代表身份去，我们那位堂堂的副总统恐怕对此一无所知。”

傅泾波：“当然，他身边都是蒋介石的人。”

司徒雷登：“国民党还有半数可用之兵，西北、江南各省也还完整，经营台湾，无乃太早！你告诉他，美国支持他实现划江而治，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南北朝。”

傅泾波：“那么苏联的态度呢？”

司徒雷登：“在苏联看来，中国最好不过是个弱的盟国，最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从根本上讲，谁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

傅泾波：“您认为毛泽东会听命于斯大林吗？”

司徒雷登：“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你说，在毛泽东身上是共产党人的成份多，还是中国人的成份

多呢？”

傅泾波：“这……我不知道，据说，毛泽东生活简朴，始终像一个乡村教师。”

19 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斜倚在老式圈椅上，桌子上放着穿一双硬布鞋的脚，在看一本翻译小说《包法利夫人》，桌角还放着线装的《周易》和《资治通鉴》。

他看得津津有味，边看边摸茶杯，眼不离书，往嘴里送，其实茶水已经喝干，他砰地放下杯子，伸进三个手指捏一撮残茶，边看书，边往嘴里送。他有湖南人吃剩茶叶的习惯。

一包“哈德门”香烟，散乱地放在桌上，每支烟都一掰两段，有一段插在烟嘴里，还未点燃——为了节省，也为了少吸一点。

烟缸里烟蒂堆积如山，他的烟瘾是惊人的。

“报告！”有人喊。接着有送电报的军人进来。

毛泽东皱皱眉，想发脾气，但忍住了：“包法利夫人正在哭，你偏偏这时候来！”

军人：“淮海总前委的电报。”

毛泽东眉毛一扬：“噢，说不定还有点味道。”接过电报，并不看，先拿烟嘴，军人忙划火柴，黄磷受潮划不着，毛泽东接过，先在裤子上搓搓，在鞋底上蹭地一划，着了，他向军人得意地一笑。

周恩来悄悄地走进来，拿着一沓电报。

周恩来：“主席，您导演的一场大戏——淮海战役即将落下帷幕！”

毛泽东：“唔？”点烟的手抖了一下，内心极为激动。

20 淮海前线陈官庄地区

字幕：1949年1月10日 淮海前线陈官庄村东北之夏寨

大炮轰鸣，烟尘滚滚，冰天雪地上的降落伞搭成的兵营顷刻化为灰烬。

战壕里，一个方头短发留胡子的人，服装像士兵，气质像官佐，倚坐在战壕里，另一个同样装束的年轻人（尹副官）给他用剃刀剃胡子，剃完后沿战壕跑去，他们的前前后后约有十来个人。

天色越来越亮。尹副官拉着那人跑，战壕到头，他们跃出战壕。在村庄之间的开阔地上缓步行进，装作镇静。

背后有人喊：“哪部分的？”这十来个人立即同时跪在地上举起长枪投降，只有那被剃胡子的年长者站着。

后面只有两个解放军，其中之一还拿着扁担，似乎是伙夫。

21 老乡的屋子里

隔离审讯，这屋子里只有3个人：年长者、尹副官和司机。

先吃饭，3个人狼吞虎咽，只有年长者显得斯文一些。

进来两位带短枪的解放军干部，3个人紧张地站起。

解放军干部：“你们……”

尹副官：“我叫尹东升，《徐州日报》随军记者。”

司机：“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拿出证件。

解放军看完证件还给他们，又看着年长者。

尹副官：“他是13兵团高军需。”

“高军需”连忙点点头，摸证件，没有，摇摇头，摊摊手，表示不慎将证件丢失。

解放军：“高军需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高文明。”

解放军：“13 兵团有八大处？”

“高军需”：“6 大处。”

解放军掏出纸、笔：“你把 6 大处处长的名字写下来。”

“高军需”抓抓头发，一个也写不出来。

解放军一笑：“好好想想吧，要坦白交待，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高军需”抹一把汗。

解放军走了，门被从外面锁上。“高军需”看到门内有一块掩门用的石头，抓起来就往头上砸，头上流了血。另两人抢石头。

22 街上

尹东升和张印国抬着担架从野战医院出来，“高军需”头上缠着绷带，躺在担架上。

迎面走来 3 个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参谋长张震、第 23 军军长陶勇（字幕）。

陈毅停下，温和地看着担架上的人：“古代打仗，讲究先通报姓名，我乃华野司令员陈毅是也，你敢不敢报报真名？我看不起无名败将！”哈哈大笑。

“高军需”一惊，怔了半晌，然后说：“久仰！陈将军，我们失败了，我是杜聿明。”（字幕：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沿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镜头从杜聿明脸上拉起，村落、硝烟、残木、队伍（胜利者和被俘者）……

字幕并画外音：“这个人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一场恶战也随之结束。在历时 65 天的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 13 万人的伤亡为代价，全歼国民党军 55 万余人。”

23 西柏坡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一拍桌子，他愤怒了，朱德、周恩来也随之紧张起来。周恩来拿起纸笔，速记着。

毛泽东：“傅作义如此拖延，真是不可容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聂荣臻，告诉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周北锋将军，我军吊民伐罪，救平津人民于水火，傅部若不立功自赎，我军将坚决歼灭之。哼！围城一月，一等再等，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朱总，你说哪天攻击天津？”

朱德掐指算算：“1月14日怎么样？”

毛泽东：“好，就照你说的办。”平静下来，又说：“不过，北平是文化古都，攻城要精确，不用重炮，绘图立说，人手一份，不许破坏古物，最重要的打击只落在敢于顽抗者的身上。”

周恩来递上速记：“命令起草好了，请过目。”

毛泽东接过，欣赏地看一眼周恩来，站在桌前勾勾画画地修改，同时说：“听说北平前市长何思源，画家徐悲鸿，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大学教授张东荪都在为和平解放而奔走呼号……”

周恩来：“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老人为和平奔走几十天，年迈辛苦，致使左眼失明……”

毛泽东抬起头：“啊！”他动情了。

24 中南海傅作义总部办公室

字幕：1949年1月17日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上将

中将总参议、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

傅作义如同笼中困兽，在屋中来回踱步，睁着通红的眼珠子，看看埋在沙发里便装的刘厚同那只失明的左眼：“要不要我请同仁医院的大夫来？”

刘厚同：“无济于事了。”

傅作义：“老师为我的事累成这样，我深感不安，可是……哎！”坐在沙发上咬火柴杆。

刘厚同关切地看着他：“宜生，几天之间你老了不少！”

傅作义：“能活着就不错，没想到，天津只一天就完了……”

傅冬菊进来，送来一杯茶。字幕：《大公报》记者傅冬菊

傅冬菊：“刘伯伯，请用茶。”

刘厚同：“谢谢！”看傅冬菊要走，忙说：“冬菊，你别走。”

傅冬菊看爸爸一眼，傅作义表示默许，于是留下。她走过去，拿开父亲嘴上的火柴，站在窗前修剪盆中花草。

刘厚同扭头对她：“这种时候，要和爸爸厮守在一起。”语重心长，是怕傅作义自杀。

傅作义：“也只有你们俩。”转换话题，“老头子第三次派人来，这次是他的二公子纬国，纬国说我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许给我带兵南撤，就任东南行政长官。”

傅冬菊：“您的动态，蒋介石了如指掌，真去南方，您就是张学良第二。”

傅作义：“用你说？我跟他打了多少年交道？”刘厚同频频点头。傅作义又问：“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吗？”

刘厚同呼地站起来：“这三个问题你问过几十遍了。可人家给你讲，你又不用心听！算了，我回天津，不谈了！我只与智者谋而不为愚者决！”

傅作义也忙站起，一把拉着老人的胳膊：“别走，别走！你走我就……”摸摸自卫手枪，“与共军决一死战，我是英雄，自杀也对得起老蒋。”

傅冬菊走过来笑笑：“爸爸，手枪里没子弹吧？”

傅作义把枪给女儿：“你试试看！”比画太阳穴。

傅冬菊轻松地把枪收起。

傅作义大叫：“你敢缴我的枪？”

傅冬菊：“对了！您这枪没用。想死，城外有解放军 5 000 门大炮！”

傅作义向门外叫：“王克俊！”

傅冬菊：“叫办公室主任干什么？要枪？卫士的短枪全部撤掉了，只有长枪。”

傅作义发怒地对女儿：“再问你一次，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天津《大公报》记者回北平干什么？”

傅冬菊扬扬脸：“我是共产党！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

傅作义无可奈何：“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

傅冬菊想想，拣大的说：“毛泽东。”

傅作义：“派你来干什么？”

傅冬菊：“劝您停止抵抗！”

傅作义一屁股坐下，支着头说：“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 4 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算完了？”

刘厚同慢慢坐下：“宜生，3 000 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 万北平人幸免于难，这是深得人心的事。”

傅冬菊：“爸爸也从头等战犯变成人民的功臣。”同时把枪还给傅作义。

傅作义：“你又不怕我死了？”

傅冬菊对着自己的头抠动扳机，同时张开手，手心中有几颗子弹，她把子弹一颗颗丢进痰盂里，笑着说：“您的安全有保证。”

傅作义苦笑，看着女儿。

“报告！”副官进来，“何思源先生到！”

傅作义：“快请！快请！”

何思源跨进门来。（字幕：前北平市长何思源）

傅作义握着何思源的手对刘厚同：“战事吃紧，北燕南飞，

可是何先生却从南边来……”

刘厚同：“真了不起。”

何思源：“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 11 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

傅作义：“要去，要去。请你带个话，我傅作义决意要顺乎民意。”

刘厚同高兴地：“宜生！”

傅冬菊奔过来：“爸爸！”抱着他，眼泪刷刷地流下。

25 天安门广场的红墙下

何思源坐人力车从西向东。到广场，招呼停车，走下来，信步在金水桥畔。他看着红泥剥落、大门紧闭的天安门城楼。此时，街头冷落，过往的多是大兵。

遥远的炮声零零落落。东单临时机场有飞机起飞。

河畔有麻袋围绕的炮兵阵地。炮兵军官看着何思源，走近推开他：“走开！走开！”

何思源：“看一看不可以吗？”

军官：“这有什么可看的！”

何思源：“我是前北平市长。”

军官：“何思源先生？”见何点头，啪地一个敬礼：“今天报上登了，您是北平各界代表，祝您谈判成功！这他妈的仗没法打了！”

何思源微微一笑，转身走开。他沿着红墙走去，流连地看着这一切。

两个北平市民经过他身边，其中之一提着鸟笼。另一个劝他道：“您还有心思溜达？不怕抓您去修飞机场？”

提鸟的人：“宣统逊位，张勋复辟那时候我都在这儿溜达。这不，吃饭的家伙还在这儿。”拍拍后脖梗，“我不出屋，”指指

鸟笼，“它不干哪！”

何思源笑笑。一个卖银元的人靠拢来：“买两块，买两块……”

何思源摆摆手，走着，前面是一卦摊。老远算卦的瞎子就喊：“先生！您有灾呀！”

何思源吃了一惊，想想，向卦摊走去，坐在条凳上。

26 何思源家 夜

字幕：北平八面槽锡拉胡同 12 号

何思源家屋顶上闪过一个人影。（字幕：飞贼段云鹏）

何思源一家正在熟睡，“轰”地一声，两颗定时炸弹爆炸，屋顶坍塌。

何思源及其夫人、大女儿、两个儿子分别从瓦砾堆中爬出来，全部受伤。夫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寻找着。发现二女儿的一双脚，全家人聚来扒土，最后把二女儿抬出来。人们喊着，夫人以手试鼻孔、听心脏。

字幕并画外音：“前市长的女儿何鲁美只是由于她父亲为和平奔走，被军统特务杀害。约 30 个小时以后，双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上签字。她死在黎明前。”

27 南京蒋介石官邸

字幕：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与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声调低沉，无限悲伤。中常委中如谷正纲、洪兰友、张道藩等或失声痛哭，或低声啜泣。

28 中山陵

蒋介石站在中山陵前。蒋介石喉头哽咽，眼里有微微泪光。他老了，虽然极力要挺起他的前胸，但是双腿却在微微抖动着。蒋经国侍立在旁，几次欲言又止。

蒋介石拉拉披肩大氅，转身出来，在迈下第一台阶时，他又停下，回首再望一眼。

29 南京上空

苍山含黛，江流呜咽。灰蒙蒙的天空上“美龄号”专机在低空盘旋。

机舱内，蒋介石通过舷窗向下望着，故国旧都，悲恸难已。

陈诚、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坐在后面，都默不做声。飞机穿入云层，远去。

30 南京总统府二楼总统办公室

李宗仁试坐在总统宝座上，小心翼翼，如坐针毡，踌躇满志，又愁肠百结。他的心情复杂极了。

整理一下办公桌上的东西，翻翻台历，翻到1月21日，吹吹桌上的灰，其实窗明几净并无灰尘。搓搓手，坐直身子，像是要接受群臣的朝拜。

电话铃响。他吓了一跳，定定心，才拿起听筒。

电话：“代总统……”

头一个字就使李宗仁感到浑身不舒服。

电话：“我是张群，总裁交待：他的文告和他代您拟的文告要请德公过目才能发表，能否一晤？”

李宗仁站起，谦恭地：“啊，不不不！我立即到您府上去。”

电话：“德公！德公！”

李宗仁早把电话撂下了。

31 张群私宅

李宗仁坐在大客厅里看文告，张群感动又捧场地：“德公降尊光临，真是虚怀若谷，党国有望了！”

李宗仁：“哪里哪里，岳军是党国栋梁，我前来就教是应该的。不过，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张群“唔唔”地移近一点，装作认真的样子。

李宗仁：“你看，‘于本月 21 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据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面有难色：“这……”

李宗仁：“我决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

张群：“可是文告已经由总裁亲自定稿。”

李宗仁放下文告，站起来欲走：“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不能顶一块空招牌，一切由蒋先生幕后操纵！”

张群忙拦住：“德公，德公，我马上给蒋总统打电话请示，请稍候！请稍候！”

李宗仁停步。张群奔向电话机：“给我挂杭州笕桥航空学校蒋总统……”

32 杭州 笕桥航校天健北楼

蒋经国把听筒交给父亲。蒋介石“唔唔”地慢声应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他满意为止。”柔和而谦逊，只是在挂电话的瞬间，嘴角有一丝莫测的微笑，走过来对蒋经国说：“他还当真了。”

蒋经国：“谁？”见父亲不理，也不再问，拿起衣架上的斗

篷：“我们该走了！”

33 “楼外楼”二楼

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坐首席，依次是陈诚、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陈仪。

字幕：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 陈诚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汤恩伯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经国

军务局长 俞济时

浙江省主席 陈仪

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宋嫂鱼羹、叫花子鸡、脆炸响铃……摆满桌子。

蒋介石吃不下去，老僧似的坐着，其他人当然不敢动筷。

陈仪：“总统！请尝一下您最喜欢的西湖醋鱼。”

蒋介石瞟了他一眼，对他的称谓很不满意。

蒋经国：“父亲！陈主席一番好意，还是吃一点吧。”

汤恩伯：“对！对！”

陈诚看蒋这个样子，痛心疾首，含着眼泪劝驾：“总裁！还是用一点吧！您这样，我心里……您要保重！总裁！”

蒋介石颇为动容，这才勉强伸筷，众人皆喜形于色。可是蒋介石把鱼块放入小碟中了，还是不吃，瞟一眼陈仪：“我不是总统了，我是一介平民。也无需保重！”

众皆愕然。汤恩伯嘴鼓鼓地，不敢咀嚼下咽。

沉默一时。陈仪为打破僵局，既是真心又为讨好地说：“是的，是的。总裁以国事为重，急流勇退，适当其时。”

啪地一声，蒋介石放下筷子，站起身走到临湖窗前，望着外面骂道：“娘希匹！军人不去打仗，挽着女人逛西湖，该杀！”

大家都瞪着陈仪，这位 68 岁的老头子脸上沁出汗珠。

汤恩伯看着他。

字幕并画外音：“16天以后，这位国民党元老被免职，又过了14天，即2月21日，被他的学生汤恩伯出卖并拘押。再一年以后被害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

34 总统府 晨

字幕：1949年1月22日

李宗仁在看《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一堆当天报纸。报纸上登着蒋、李的两份公告。他读道：“……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脸色陡变，又看看其他报纸，全都一样。他气得脸色铁青，手微微发抖，摁唤人铃。秘书进来。

李宗仁：“把中央社的人给我找来！不，叫吴忠信！”

秘书应声而出。李宗仁嘟囔道：“危急存亡的关头仍不忘权诈！”

吴忠信进屋。字幕：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

李宗仁拍拍报纸：“这是怎么回事？蒋先生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是发表的还是旧稿！礼卿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吴忠信：“这样做也是蒋先生安排的。”

李宗仁：“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

吴忠信：“德公，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斗什么呢？斗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

李宗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手支着头沉思，嘟囔说：“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秘书报告：“张治中先生到。”

李宗仁有气无力地：“请。”

张治中愤愤地进来：“德公！你看报纸了吗？”

李宗仁指指一堆报纸。

张治中向吴忠信：“礼卿兄设法更正一下吧？”

吴忠信：“我更正？我敢更正？！”

张治中：“你为什么不敢？”

两人大吵起来。李宗仁走过来，反而做起和事老：“文白！算了！算了！国家都没有了，我还闹什么‘代’不‘代’呢？”电话响，吴忠信走过去接，然后给李宗仁：“武汉白健生将军。”李宗仁接过。

电话：“我是白崇禧。德公，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李宗仁：“知道了，多谢关照。你也好自为之。”挂上电话。整理一下思绪，振作精神，对张治中、吴忠信说：“为聊补时艰，救人民出水火于万一，我不等就职仪式，即开始工作。礼卿，记住给我办这几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援，制止物价狂涨……”吴忠信记在本子上。

张治中微笑。李宗仁：“怎么，文白，你？”

张治中：“我赞赏你的第一条。那第二条、第三条嘛……”他摇摇头。

李宗仁：“只要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想事成可期。”又对吴忠信，“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章伯钧、张东荪……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可对我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张治中：“第三种势力？”笑一笑，“恐怕李济深他们，此时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李宗仁：“啊？李济深走了？蒋先生什么消息都没告诉我。”

35 丰镐房

字幕：1949年1月25日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蒋介石的故乡

七座电台的天线矗立在小镇上空。嘀嗒嘀嗒的电报声传荡。军车奔驰。小镇不再有宁静。

丰镐房内，坐着几名高级军官，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没有军事会议的场面，没有国防部大厅和黄埔路官邸的排场，但却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

蒋介石依然长袍马褂，像个乡绅，手里拿几份电报和情报，边看边说：“李德邻想露一手，哼！把剿匪总部改称军政长官公署，‘取消戒严令’……”笑笑，抬起头对大家说：“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300名在押政治犯嘛……”看一眼汤恩伯，“汤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

汤恩伯未免得意，其他人佩服之至。

蒋介石扔下电报和情报，振作精神说：“下面谈谈守长江的问题。”

全体洗耳恭听圣训。蒋介石：“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海空军优势从台湾支援淞沪。”越讲越得意，对汤恩伯说：“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吧，嘻嘻……”又对顾祝同，“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众人只听他一个人说，惟有点头的份儿。

蒋介石：“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逼官、篡位，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众人愕然。接着个个作恍然大悟状。

蒋介石：“哼！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明白吗？”

汤恩伯狠狠地点头，表示彻底明白。

蒋介石：“南京的资源委员会所属五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越崎想干什么？”

在座的人谁都不明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讷讷地说：“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蒋介石：“翁文灏是地质专家，孙越崎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36 总统府

翁文灏、孙越崎来见李宗仁。

字幕：前行政院长翁文灏

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

孙越崎：“代总统，你正想派代表去北平，如果拆迁工厂去台湾，显然是没有和谈的诚意。”

李宗仁忍不住发作：“对，我支持你！不要拆迁了！”

两人告辞。总统府长长的走廊。翁、孙离去。

字幕：“直到南京解放，五大工厂和孙越崎都没有走，翁文灏避居法国，1951年飞回北京，成为回归的第一位国民党政府要员。”

37 报本堂

雕花供桌，上方壁橱里放着蒋氏历代祖先的牌位，幽暗的香烛光……蒋介石立在供桌旁。参加小型军事会议的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肃立在下，虔诚地向蒋的祖宗牌位三鞠躬。笔挺的将军制服，锃亮的长筒皮靴。滚圆肥硕的肚子，闪亮的勋章绶

带，这一切显得极不和谐。

蒋介石以孝子身份向部属鞠躬还礼：“谢谢！谢谢！”

然后鱼贯而出。参谋人员已等在门外了，向蒋介石送上一沓电报和文件说：“其中有一份夫人的纽约来电。”

蒋介石急忙翻看，把其他的都塞还秘书怀里。

宋美龄的声音：“大令，此行以私人身份访美，深感屈辱，杜鲁门总统态度十分冷淡。美政府今日宣布：召回美国军事顾问团，并宣称暂停向中国运送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随时会落入共产党之手，或干脆被国民党卖掉。近日移居孔祥熙纽约别墅……”

蒋介石面如死灰，其他人见他不走，自然不敢擅自离去。只是装作观赏本堂的建筑。

宋美龄的声音还没隐去时，蒋介石已开始说话了，他的话与宋美龄的声音互相重叠，但基本都能听清。那些大员们自然赶紧围过来恭听。

蒋介石：“诸位！夫人在美取得了巨大成功！美方重要人士说只要我们能再支持一年，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定会爆发！”

众将军欢呼。但似乎不敢真信。

蒋介石：“你们说呢？”

众将异口同声：“一定爆发！”

蒋经国进院，站在远处。

蒋介石：“经国，代我送客吧！”

众人向蒋行军礼。

38 美国大使馆

李宗仁亲自拜访司徒雷登。李宗仁：“大使先生，现在惟一能使中国这个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是美援。我恳请美国政府借我 10 个亿。”

司徒雷登：“这很困难。”

李宗仁：“至少是 5 个亿。”

司徒雷登：“蒋先生也要，派夫人在美国坐等。他是想用在台湾。我们给谁呢？”

李宗仁：“当然是我，是我在顶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张。”

司徒雷登：“现在谁也不会往沉船里扔金条啊！”

李宗仁：“是你们推我上台，你们不能撒手不管！”

司徒雷登：“当然。我对中国的感情代总统先生是知道的。我生于中国的杭州……美国人说我‘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可是……”摇头摊手，“我的政府……”

李宗仁威胁道：“如果共产主义统治了中国，到那时候美国政府要化 100 个亿也不够，美国青年还不得不流血！”

司徒雷登顽固地无动于衷：“这我很清楚。”

李宗仁近乎哀求了：“那么道义上的支持呢，总可以的吧？”

司徒雷登：“我不清楚代总统要的是什么呢？”

李宗仁：“你以大使的名义，为我举行个茶会。邀请英、法等国的大使参加。你讲一番话，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这怎么样？”

司徒雷登：“我想这倒可以考虑，举行茶会……很妙！讲话嘛，让英国讲吧！噢，我想起来了，代总统今天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先生，有这事吗？”

李宗仁暗暗吃惊，不得不点头承认。

司徒雷登：“是要苏联出面压中共同意划江而治吗？”见李宗仁又点点头，接着问道：“罗申怎么说？”

李宗仁说了假话：“罗申给我的支持不小。”

司徒雷登笑了：“我们得到的情报恰恰相反，罗申的条件很高，他说：‘亲爱的代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是这样吗？”

李宗仁也笑笑，但不作正面承认：“中国不想歧视任何国家，这一点请大使放心。”

司徒雷登：“哈哈！老朋友……”摇摇头，表示对他说假话不满：“我想苏联会同意划江而治的，但不是出于支持阁下政府的考虑。”

39 雪窦山亭 日

一顶小轿颤悠悠地走着，上坐长袍马褂的蒋介石。他去访僧礼佛。后面跟着警卫和侍从。

40 武山岛

蒋介石下轿跨进山门。大殿里庙祝击磬，蒋介石焚香、跪拜。捧起签筒摇着，口中念念有词。一支竹签跳出，随员拾起，给蒋看一眼，是个下下签，蒋介石不禁“啊”了一声。

随员以竹签向庙祝扯签纸。签纸上一行大字，一行小字：

大意失荆州 关公走麦城
出师不利 出门不吉 破财失官

随员示意庙祝另换一张，怕蒋发现，不顾细看把第二张递给跪着的蒋介石。

蒋介石脸孔煞白，鼻尖冒汗。拿签纸的手在抖。随员接过看看：

困居长板坡 失陷落凤坡
出师不利 丧妻失偶 早求退路

随员忙装入口袋，过来搀扶蒋介石，并安慰说：“这种事，

信则有，不信则无。”

蒋介石喝了一声：“不许乱说！”有气无力地被搀出殿门。嘟囔着：“这里的签还是灵验的……”

41 山路上

千丈岩瀑声如雷。风景奇绝的所在，一乘小轿在暮色中急忙地走过。

42 南京市街

李宗仁的车队过市街。街面混乱，商店有的关门，粮店门口发生抢米事件。乞丐满街。军车横冲直撞，与南撤的政府各部（国防部除外）车队发生冲突。李宗仁被堵在路上。虽有开道车也无可奈何。

装得满满的卡车。箱柜上贴着各部封条。

字幕：1949年2月5日 孙科院长率行政院南迁广州

前座的秘书回头道：“您就不能下令制止政府南迁？”

李宗仁：“孙科的行动肯定有人给他做后盾。”摇摇头。

秘书：“蒋总统在奉化，国防部在上海，行政院又去广州，南京只留下代总统，一国三公，身首两地，这怎么办？”

李宗仁：“死马当活马医吧。”

乞丐和伤兵敲车窗，以满口的东北话乞讨。有人还头戴皮帽、穿狐袍，一看就是北方逃亡地主。军警赶来，赶开乞讨者。车子蠕动。

李宗仁：“留下的立法委员准备弹劾南迁的立委和孙科。”

秘书：“不过是吃饱了瞎嚷嚷。”

李宗仁苦笑：“其中有的未必吃得饱。”

43 立法院会堂

会堂一多半空着。千姿百态的立法委员零零落落地坐着。捧水烟袋的、拍椅子的、站着跳脚的，还有抹唇膏的半老徐娘。

台上一位长髯飘飘的立委拍案大叫：“孙科凭什么当行政院长？难道我们忘记了吗？他在上海泡交际花兰妮小姐，泡出来两个孩子，还说什么‘敝眷兰妮’……”

台下嘘声四起。捧水烟袋的站起来指责：“我们是神圣的立法院！”

一位西装绅士：“看在孙总理在天之灵的面子上，请嘴下留情。”

胡子立委：“留情？留情！共产党饮马长江，国将不国，还留情！孙总理呀！孙总理若有灵，请看一看你的不肖子孙吧！”大哭，以致昏倒在台上，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抬人。

抹好唇膏的女立委借机上台，抢过麦克风，嗲声嗲气地：“我代表女界抗议物价飞涨……”

台下有人打口哨，有人高声叫好，又有水果核飞上台来，比戏院热闹得多。

字幕并画外音：“立法委员的弹劾，促使孙科内阁于3月7日总辞职。”

44 西柏坡

字幕：1949年3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西柏坡村将星云集

小村中，会场外，人来人往，气氛和谐而安静。

时而彭德怀、林彪边谈边走地从一个房前闪过。

时而从另一个路口传出陈毅和贺龙豪爽的笑声。

磨盘上董必武、李富春正在谈天。

墙根处邓小平和王震正在点头抽烟。

听，打起来了。谭震林正在抢罗瑞卿的一件皮茄克，可能是皮茄克的主人有些不情愿，两个人正在你争我夺。

摄影记者拿着照相机走来，这些将帅立刻老实起来。记者抓住了彭德怀，刚要照，彭德怀躲开镜头，扭着脸说：“不要对着我！”然后大喊，“搞电影的来了！”

邓小平拉起王震就走。陈毅和贺龙躲在墙后，席地而坐。摄影记者追踪前面的人走去。

毛泽东走来了，他只身一人，没有前呼后拥的场面。

“报告主席！”有人在他身后喊了一声。

毛泽东站住，回首。是一个面目有楞有角的青年人向他敬礼。

毛泽东：“噢，是你，战斗英雄齐振云？咱们打过长江去，你认为怎么样？”

齐振云：“主席说打到哪儿去都成！”鬼鬼祟祟地从怀里掏出一包上等“红锡包”香烟一晃。毛泽东四下看看，一把抓在手里，说了声：“多谢！”然后小声叮嘱道：“别叫他们看见，这几天我感冒了，他们看的好紧，像阶下囚！”

周恩来从身后走来，轻轻地从毛泽东背着的手中抽去香烟。毛泽东急忙转过身来。

毛泽东：“恩来，高抬贵手！”

周恩来把烟装入自己的口袋：“该开会了！”同时向站在一旁的齐振云伸出手指，以示警告。

毛泽东边走向会场边说：“报告作不好，我不负责！”

45 会场外空无一人，只传来热烈的掌声

46 西柏坡村 夜

夜深了，人却没有静。小村里到处是灯笼、火把和马灯的光。毛泽东走出他的房门，来到朱德住的石头窑洞前，侧耳听听。

47 朱德窑洞

朱德和王稼祥正在争着什么。

王稼祥抱着被子：“老总，你们住这么个小窑洞我们来挤就已经很过意不去了。让我们睡炕，你们睡行军床，这无论如何不行。”

朱德不高兴地说：“你们是客人，千里迢迢从哈尔滨赶到这里开会嘛。”

毛主席走了进来：“哟，好热闹嘛！”

朱仲丽：“主席还没睡呢？”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假客套。你是保健医生，还不知道我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朱仲丽：“据我所知您白天也很少睡。”

毛泽东指了一下朱仲丽：“你这个机灵鬼。怎么样，你们到底谁在炕上睡，谁在地上睡？”

朱德：“定不下来。”

毛泽东：“这又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好，我来裁决……”

朱德和康克清：“主席？”

王稼祥和朱仲丽：“主席！”

都怀着希望，可是毛泽东却说：“今天是历史性的日子，我意都不睡，谈他个通宵。”哈哈大笑，掏出那包烟，让着朱德、王稼祥：“来，尝尝，恩来到底发了慈悲。”

门外有喊声：“老总、小康！我们来了！”

毛泽东忙收起烟：“好家伙，说不定是一群烟鬼！”

彭德怀、粟裕、陈毅先后进来。

“主席也在。”彭德怀向毛泽东打招呼。

“来，来，快进来。”毛泽东十分热情地招呼他们。康克清拿出几个马扎：“来，诸位请坐。”

粟裕和陈毅坐下。粟裕看看地上的行军床：“怎么，两家挤

在一个窑洞里住？”他看看彭德怀。

彭德怀：“这样也好，显得很亲热。我和主席也睡过一个窑洞。”

陈毅噓了一声，人们都给他搞愣了：“这种事就说到此为止了。”

毛泽东不解：“为什么？”

陈毅：“传出去，戴季陶、张道藩他们不是有一篇共产共妻的大文章好作么？”

人们哈哈大笑。

毛泽东：“戴季陶作不成了，他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了。陈布雷第二，死的死，降的降，老蒋可怎么办？”看看康克清，“唔，克清同志你就让我们这样谈下去呀？”

康克清：“谈吧，我不下逐客令。”

毛泽东：“我不是这个意思，是……”

陈毅：“搞点酒，搞点吃的，例如一只鸡。”

康克清明白了，答应着退出。

毛泽东：“知我者，陈毅也！”待人们安静下来之后，毛泽东正色道：“咱们言归正传，说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朱仲丽：“哎，主席，又要谈工作了？那我出去，可一会儿我就回来。”走出屋子。

毛泽东看着她走出才小声说：“走了也好，天下最难缠的是保健医生！陈毅，准备让你当上海市长，你说说，对上海的地头蛇杜月笙、黄金荣这些人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

陈毅：“我不谈。谁同意当上海市长？刘邓自1947年挺进大别山，艰苦备尝，华东这块肥肉应该给他们，我去大西南。”

毛泽东：“嗨，嗨，谈不拢。那么粟裕说说渡江？”

48 长江，我军炮兵阵地 日

烟波浩渺的长江支流，这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江边芦苇透青，野花竞放，江上却没有渡船。

在江汉子里，千百个战士正借着芦苇荡的掩护在练游泳、打造船只，繁忙、热烈而又有条不紊。

对岸，可以望见国民党军队的工事、阵地。

聂凤智同政委等四五个干部刚从造船场上来，每个人的下半身都湿透了，大汗淋漓。字幕：27 军军长聂凤智。

警卫员上来：“军长，你们俩一夜没睡，参谋长命令你们马上去休息。”

“嘿！”聂凤智说，“参谋长命令军长，这是哪家黄历？”

人们都笑了。聂凤智打了个哈欠，说：“问题是，我一睡起来，也许两天不醒，愁人。”

政委：“干脆，咱们还打桥牌吧，解困又解乏！”

49 长江边的小村村口

一个闲置不用的大碾盘，石头滚子石头盘，硕大无比。

此时聂凤智几个人正在大碾盘上盘腿而坐，一边摸着花生米吃一边打桥牌。警卫员在一旁观战。

警卫员悄声对聂凤智说：“若有一张梅花 K 就稳赢了。”

“嘘！”聂凤智狡黠地眨眨眼，叫他别声张，他已瞄准打出的牌堆里有一张梅花 K，正要伸手去摸，空袭警报响起来，随后是爆炸声。

“空袭！”大家叫了一声。

“妈的，真不是时候！”聂凤智一边往碾盘下钻，一边告诉众人：“桥牌放好，一会儿接着打。”

几个人一齐钻到碾盘下面。

几架飞机低空掠过，机关枪扫射。

趁乱，聂凤智悄悄从碾盘下露出头来，在牌堆里，捻出那张他急需的梅花 K，握到手中。

少顷，敌机过江而去。

他们拍打着身上的土坐到碾盘上重新打牌。

聂凤智洋洋自得地亮出了梅花 K。

政委大为惊奇：“这是我出的牌，好啊，你偷牌！”

人们大笑起来。聂凤智：“好了，好了，兵不厌诈嘛，现在练游泳，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50 长江支流岸边

光屁股军长和政委等跳下支流，扑腾起一片水花。

他们在水中打闹着。

51 华北大平原

广漠的平原尚未覆盖上绿色的植被，也许这里是旧河道，原野上旋留着大河改道后的痕迹，遍地卵石杂陈，像是有路，其实没有路。

字幕：1949 年 3 月 24 日

从大漠的纵深处，有一队长长的卡车队伍开来。

显然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给我们的感觉是车队总也开不到面前来，似乎很遥远，似乎很艰难，也恰恰渲染了这队车队的壮观和庞大，听那沉雷般的隆隆声盖住了一切音响，车队扬起的黄尘遮住了半空。

在这显得空灵的画面里，突然传出一个小女孩铜铃样的嗓子：“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呀？”天真、稚气、充满喜悦，然而不知是从哪辆车里传出的。

“进城。”这是一个成熟、稳健的男性的回答，同样闻声不见人，只见滚滚的烟尘和扑面而来的卡车队伍。

车队终于近了。

一辆夹在十轮大卡和山炮中间的美式吉普车插着刚刚泛绿的柳枝儿的伪装，绿帆布篷上积了厚厚一层黄土。

噢，对话原来从这辆车中传出。

“进城干吗？”小女孩的声音。

“因为……我们胜利了。”父亲的声音。

“你不是说，胜利了就回延安吗？”小女孩在翻旧账。

父亲却说：“不，我们去北平。”

“为什么不去延安去北平？”小女孩固执己见。

“因为……”沉吟了一下，父亲终于用哄孩子的语气说：“因为……北平比延安大。”

暂时停止了对话，一个清秀的小女孩从吉普车的有机玻璃窗里伸出头来，望着湛蓝的天空。

依稀可以看到，车子里坐着一个身材魁伟的人，还有一个女人。

52 北平颐和园 黎明前

毛岸英领着几个工兵，拿着扫雷器从屋内出来，继续扫院子。

字幕：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苏联军政大学毕业生苏军中尉

一个战士看看欲晓的天色说：“怕来不及了，这园子围墙就有18公里。”

毛岸英停止工作，看看周围，山头上有残存的傅军地堡。

战士：“干脆，咱们5人一组，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吧。”

毛岸英想了想：“只好这样！”放下扫雷器，与战士手挽手，走起来。

53 华北大平原 日

车队继续前进。小女孩把头搭在车窗口，又开始了问话：“爸爸，咱们到底是去哪呀？”

对孩子的磨牙，父亲很有耐性：“进城。”

“进城干吗？”

“因为……我们胜利了。”

“你不是说，胜利了就回延安吗？”

“不，我们去北平。”

“为什么去北平？”

“因为……北平比延安大。”

“可是……”一个急刹车，谈话只好终止。

庞大的车队像一条长龙，停在荒原上。

叶子龙从伕快的前面跑了过来，在父女对话的吉普车前停了下来。

先是那个小女孩探出了头。后又是一个女人探出了头。

最后是毛泽东探出了头。当毛泽东探出头的时候，也许观众才明白了这辆吉普车中的人物关系。

女孩叫李讷，女人叫江青。

毛泽东推门下车：“叶子龙，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叶子龙：“没事，好几位首长都喊坐车子腰疼，休息一下。”

毛泽东：“我们穿草鞋走路走惯了。”车队又前进了，毛泽东上车，上百辆车的引擎发出巨大的声响。

浩浩荡荡的车队向前，向前。

54 颐和园 夜

毛泽东在昆明湖畔散步。毛岸英拿一件毛料夹大衣给他披在肩上。毛泽东看看肩头，感到不太对劲。月色皎洁，湖上微波荡漾。

远处，有朱德、刘少奇等在三三两两地聊天，谁都睡不着。毛泽东会心而笑。

55 溪口蒋介石卧室

蒋介石惊叫着。蒋经国急忙走到蒋介石身旁，他急声地呼唤着：“父亲，父亲，您怎么了？”

蒋介石从梦魇中醒来，他四周看了看，方知自己是在做梦。

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也走了进来。

蒋介石看了儿媳一眼：“对不起，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蒋方良拿起一个披巾给蒋介石披上：“爱伦他们都睡下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蒋介石黯然神伤地：“我没事，你先去睡吧，一会孙儿们该醒了，我和经国在这儿坐一会儿。”

蒋方良走去。蒋经国拉过一条凳子坐在蒋介石身边坐下：“毛泽东今天进了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

蒋介石：“毛泽东算什么？我们是被自己打倒的。”

蒋经国：“您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

蒋介石：“可以这么说！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蒋经国：“李宗仁连个行政院都组不起来，请谁谁不干，好不容易七拼八凑，苦了他了。”

蒋介石笑笑：“是吗？”

蒋经国：“白崇禧倒应该拉着，他手握重兵。”

蒋介石：“是呀，长江像一根扁担，白崇禧、汤恩伯各扛一头，你认为我今天召见白崇禧的副手宋希濂，给了他跟我直接联系的密码本，这一手怎么样？”

蒋经国：“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十分高妙，我跟父亲学到了很多東西。”

蒋介石：“还得学呀！”蒋经国谨遵父命。

蒋介石：“汤恩伯倒是忠心耿耿，可他是个草包。河南人说‘水、旱、蝗、汤’四大害，那个‘汤’就是指他。对汤，我们还要多帮助一点。”

蒋经国：“是。”

蒋介石：“我要亲自去看看他的布防。”

“父亲，”蒋经国连忙劝阻，“一来您身体欠安，二来您既已通电引退，似不宜再抛头露面。”

蒋介石喟然长叹：“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

一句话，父子二人都十分伤感。蒋经国劝慰道：“父亲不要过于悲观，也许，还有转机。”

蒋介石轻轻闭上了眼睛。

56 江宁要塞司令部里

烟雾缭绕，使没有遮上保密帘的作战地图和长江江防图都有些虚幻缥缈。几个身着将校制服的高级军官在打麻将，洗牌声、喧嚣声震耳。

江防司令少将李襄南口衔香烟，眉头紧皱着，他面前的筹码已没有了，他把手表啪地拍在麻将桌上。

对面的另一个矮个将军大叫一声：“下一圈，李司令说不定要押上夫人了。”

“少废话，”李襄南码着牌说，“老蒋把半个中国都输了，我还能输过他吗？”几个人苦笑起来。

矮将军在打牌，他显然是赢家，面前堆满纸币和银洋，此时他洋洋得意地抓了一张牌，不马上看，在手里摸了半晌，才节奏感很强地仰身接背上，随之高叫一声：“自摸，和了！”摊了牌。

李襄南把表推了过去，四下看看，说：“手枪押上行不行？”

正在这时，蒋介石带着汤恩伯、蒋经国等一干人突然推门进来，一个个满脸铁青。

矮将军没有介意，一边搓洗骨牌，一边叫：“洗牌呀，输了没关系，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嘛，哈哈……”

李襄南正要答话，一扭头，认出了蒋介石，他慌忙起立，双腿并拢，戴上军帽，敬了个军礼：“校长！”

这一下，牌友们全傻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起立，有人打立正没戴军帽，手指头搭在光头上，有人衣衫不整，狼狈至极。

蒋介石一语不发，迈着大步走近牌桌，在牌桌上扫了一眼，冷冷地问：“谁输了？”

李襄南只得硬撑：“报告，黄埔七期少将司令李襄南输了！”

人们等待着蒋介石发作。

静场良久，蒋介石出人意外地把李襄南从座位上拨拉开，一屁股坐下去，毫无表情地说：“我替你打。”

大家面面相觑。矮将军醒过来：“委座，我们错了，临战前夕，我们带头聚赌，甘当受罚。”

蒋介石一双瘦骨嶙嶙的手搓洗着麻将，不动声色地说：“各位请落座，接着玩儿。”

几个牌友不敢不依，心神不宁地坐下来。

57 江防线上

夜阑人静，南岸的探照灯此起彼落，隐没在工事后头的山炮群昂着头。

对岸是一片静静的芦苇，解放军准备渡江的战船云集。

死寂中孕育着一触即发的大战前的特殊气氛。

58 江防司令部里

渐渐地蒋介石面前的钱越积越多，他赢了。

蒋介石看了看表，倏地起身，四下环顾一下，顺手摘下肃立在身后的李襄南的军帽，将赢的钱全收到帽子里，往李襄南怀里一塞。

李襄南吓得战战兢兢，连蒋经国都有点惊慌，屋子里鸦雀无声，将校们像临战前听候命令一样笔直地肃立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眼里闪动着冷峻的、逼人的目光，他扫视了人们一遍，目光盯紧李襄南，声音不高却字字威严地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说罢，蒋介石双手抱拳，高举额前，连说几声：“拜托了！”

人们看得见，蒋介石眼里噙着泪水。

李襄南扔掉军帽里的钱，也满眼是泪，立正吼道：“不成功便成仁，我李襄南今天就把妻子儿女接来，以示我背水一战之决心！”

蒋介石的音调转为柔和：“谢谢！”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这里的大炮要拆迁上海。汤司令没跟你们说吗？”

李襄南一下子不知怎样回答。

59 宁波至奉化公路上

一辆奥斯汀高级轿车急速地行驶在公路上。时近暮春，映山红点缀着南国的山川。

车中的张治中、屈武却无心领略这江南秀色，忧心忡忡地交谈着。

字幕并画外音：“1949年3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与顾问屈武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方针。”

窗外。溪口镇头，岗哨林立，颇有点儿大战将至的气氛。

张治中和屈武交换了一下眼色。

60 奉化慈庵

客厅里的一个长条案子上十分明显地放着与中共和谈的草稿文本。

蒋介石在地中央来回踱步，他反背双手，脸上毫无表情。

张治中和屈武坐在椅子上耐心地等待着。刚刚辞掉李宗仁侍从室秘书长的吴忠信也在场。

过久的缄默使客厅的气氛十分紧张。突然，蒋介石停住了脚步走到案子旁，拾起那份文件翻看着。

张治中越发紧张起来，直盯着蒋介石。

“啪”文件被不轻不重地放在案子上。

屈武看了一眼张治中。

蒋介石把文件放下后，显得十分轻松地：“文白，咱们出去走走吧。”说着他做出了要起步的姿态。

张治中心头一紧，火一下涌了上来，但他还是压住了：“好吧。”

61 奉化郊外

春水潺潺，清澈见底，水面上漂浮点点落红。

崇山峻岭，一片新绿。张治中在蒋介石和吴忠信的陪同下来到了蒋母墓前。

张治中很讲礼仪地在墓前静默了几分钟。

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文白兄，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愿意和平的哟！”

张治中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连忙问道：“那和中共和谈草稿……”

“我没什么意见。”蒋介石十分轻松地脱口而出。

张治中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十分真诚地：“总裁的这个态度对和谈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消除党内对和谈的不同意见也

是十分重要的。”

蒋介石十分高兴：“那好。”

张治中试探地：“总裁，您这些见解可否在报端发表？”

蒋介石又十分不经意地：“你斟酌吧。”随后他又问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南京啊？”

张治中十分虔诚地：“如果总裁没有什么事，我后天就返回南京。”

说话间几个人已经走出了墓地，走出了山间小径，来到镇口。

蒋介石优礼有加地：“文白啊，此次北平之行，你真是肩负苦差呀，一切要当心啊！”说着他把手伸了出来。

张治中被感动了，他双手紧紧地握住蒋介石的手，眼睛有些潮湿了。

62 南京郊外去机场的路上

张治中与屈武同车。张治中东张西望，一脸欢快神色。屈武则相反，阴沉着脸。

屈武：“你好像很高兴？”

张治中：“当然，当然！老头子这一关总算过了，和平有望啊！可你？”

屈武哼了一声。张治中：“噢！我明白了，前些日子盛传于右任老也准备去北平为和平奔走，被总裁挡了驾。翁婿不能同行，是为憾事，对吧？”

屈武：“我怕我从北平回来，再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张治中：“你太悲观了。”

屈武：“悲观？是悲观！你知道小蒋说你什么？”

张治中：“在溪口？”

屈武：“他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什么和平，将

来怕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张治中愤怒地：“什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63 南京明故宫机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屈武、李俊龙等已经走上“空中行宫”号舷梯。^站

字幕：1949年4月1日

李宗仁走到张治中面前，紧紧地握着张治中的手：“文白，党事、国事，你我个人之事全系在你们北平之行。”说着他指了一下送行的人群，“看，人心所向。”

张治中郑重地向李宗仁，又转向送行的人们敬了个礼。

在一片欢呼和军乐声中，“空中行宫”号直冲蓝天。

64 北平机场

机场上已经站好了前来迎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人们，他们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

“空中行宫”号在停机坪徐徐停稳。张治中走出机舱，站在舷梯上，他向机场上的欢迎人群扫了一眼，双眉即刻拧了起来，因为他发现人群中没有周恩来。

65 安徽省肥东县瑶岗村总前委作战室

在一个巨幅地图下面分别坐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名前委委员。他们的对面坐着各野战军长和政委们。其中有聂凤智和他的政委。与会者神情严肃。

刘伯承：“……以上就是经中央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重点。”看看表，“我已经讲了1小时又55分钟，现在请小平同志讲。”

邓小平：“我只讲半分钟，签订协议，我们要应付许多拖泥

带水的事情，不签，对我们要爽快得多。无论签与不签，人民解放军都要向江南进军，国民党反动派注定地要灭亡，没得话说。”看看表，“好，28秒。现在该粟裕了。”

粟裕站起来，走到图前：“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500公里……”他伸出双臂在图上一抱，似乎是把长江抱在怀里。

66 滚滚东流的长江

粟裕的声音在长江上传荡：“我军分为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东集团由我指挥，有叶飞的第10兵团、陈士榘的第8兵团，共35万人……”

67 长汉岸边摇曳的芦苇荡

粟裕的声音继续：“中集团由谭震林副政委指挥，计有王建安的第7兵团和宋时轮的第9兵团，30万人……”

68 江北广阔原野

粟裕的声音：“西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第3、第4、第5兵团，25万人。上述三个集团再加上四野先遣兵团，我军总兵力100万人。”

69 双清别墅

毛泽东约见章士钊。勤务员来送茶，毛泽东站起接过，双手捧献给章士钊。章士钊也赶忙站起，连声道谢。

毛泽东坐定后，潇洒地说：“刘伯承长江谈兵，周恩来‘六国’议政，章行老，咱们谈什么呢？”

章士钊：“海阔天空可也。”

毛泽东：“好，好，好！”

章士钊：“旧日见到毛先生写给柳亚子的词《沁园春·雪》。”

毛泽东：“谬种流传，诗味不多，见笑了。”

章士钊：“啊，不！借先生一句话，那词‘忧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不过我看出那里有王者之气。”

毛泽东：“写的当时是有一口气。蒋先生总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过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说毛某，而是说人民。”

章士钊：“噢？”

毛泽东：“人民要胜利了。章先生不愿做风流人物之一吗？”

章士钊：“我？我鼓吹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又拒绝参加同盟会；赞成过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过反袁；主张复古，又营救过李大钊；还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受到鲁迅的讨伐；反对白话文，跟胡适打笔仗。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正因为如此，我们视您如国宝。”

章士钊：“国宝？”

毛泽东：“还有一点，就是您资助过共产党！”

章士钊：“我？没有的事！我这几十年，既没有动产，也没有不动产，谈不到资助你们。”

毛泽东：“真的没有？”

章士钊：“真的没有。若有，蒋先生能饶过我？”

毛泽东：“1920年，我找过您。”

章士钊：“这倒有印象。”

毛泽东：“我说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请您帮忙。您给了我两万银元。”

章士钊拍拍秃脑门儿：“啊，对了。可那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大笑：“那钱全部是共产党用的。”

章士钊：“噢！噢！我还做过如此好事？”

70 香山小径

毛泽东送章士钊下山，边走边谈。

毛泽东：“您记住，毛泽东欠两万元。将来我要还，加利息。”拍拍口袋，“不过我现在一文不名，囊中羞涩呀，哈哈……”

章士钊：“不要还，那钱不是我的，是我向社会名流募集来的。”

毛泽东：“要还，我说要还就要还！”

章士钊：“不要，我说不要就不要！”

两人争论着隐没在曲径深处。

71 国防部议事大厅

字幕：1949年4月6日 上海南京政府国防部

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字幕）发布训令。在座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伯恩等高级将领约40人。

何应钦：“根据总裁训示，国防部决定将正规军扩充到350到500万人。为此目的已决定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第1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

那被点名的王敬久“啪”地站起来。

72 总统府

李宗仁总是孑然一身，他孤坐在宝座上，听站得远远的秘书宣读他致毛泽东的电报草稿。

秘书一字一句地读道：“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

73 国防部

何应钦继续发布训令：“第2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璉。”

胡璉起立。何应钦：“驻江西上饶，辖10、18、67军……”

74 总统府

秘书继续宣读电报：“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李宗仁颇有耶稣基督的表情。

75 国防部

何应钦：“……编练司令部，司令欧震，驻广东广州……第5编练司令部，司令黄杰，驻湖南衡阳……”

两位司令应声而起，肃立着。

76 总统府

秘书：“……与贵党携手……”

77 国防部

何应钦：“第6编练司令部……”

78 总统府

秘书：“共和国尤作为迫切……”

79 国防部

何应钦：“第8编练司令部，第9编练司令部……”

军官已成一排肃立，威风不减当年。

80 总统府

秘书：“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

81 国防部

何应钦：“第 14 编练司令部，司令宋希濂……都明白了吗？”

14 个将军同声回答：“愿为党国效忠，杀身成仁！”声音洪亮，余音绕梁。

82 总统府

秘书宣读速度加快：“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李宗仁很高兴，接过草稿，大笔一挥：“限一小时到，发北平。”

83 北平中南海勤政殿 夜

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大厅正中横放着一条长条桌。两端分坐国共双方和平谈判代表团的代表们。

条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 3 张小条桌。就座的是双方列席代表和记录、书记人员。室内布置简朴。但气氛则显得异常严肃。

周恩来首先发言。他时而平静柔和，时而激昂慷慨，时而亲切委婉，时而义正词严，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把一个个南京代表都听呆了，甚至于点头称是。

张治中继而论战，也是口若悬河，据“理”力争。

（双方发言全文见《张治中回忆录》，下册 805—823 页，因不出现声音，不录。）

全场全景上叠印字幕（画外音）：“1949 年 4 月 13 日晚 9 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张治中步步为营，斤斤计较。结果进展殊少，于当夜 11 时

55 分休会。”

84 中南海岸边 夜

初春之夜，万籁寂静。散了会的各位代表在岸边款款而行，捉着对儿继续交谈。

85 六国饭店小会议室 晚

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张治中。

周恩来：“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 40 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张治中：“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

周恩来：“我们拖不起，这是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也好，干脆！”拍拍文件，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责任，我们这方面，首先要做一个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的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

周恩来：“谢谢！”站起来，与张治中并肩走出：“我也希望国民党能够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 4 月 20 日。”

86 南京总统府三楼会议厅

字幕：1949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

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举行会议

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董显光等 11 位指导委员面如死灰，一个个死盯着桌上的《国内和平协定》，一言不发，摇头叹息者有

之，眼圈发红者有之，突然居正掏出手绢擦鼻涕，声响不凡，举座皆惊。

87 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夜

愁眉苦脸的李宗仁在与北平归来的黄绍 密谈。

李宗仁：“我谢绝了一切外人，今晚只约了咱们桂系。我看你的气色很好？”

黄绍：“他们招待的不错，北平一片新气象。”

李宗仁：“是么？噢？”

黄绍：“章士钊、邵力子是不是有个电报？”

李宗仁：“他们劝我共军入城时不要离开南京，如嫌不安全，也可以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

黄绍：“你考虑呢？”

李宗仁：“我把电报掷去，未加理会。他们向中共靠拢了，这是意料中的事！可惜李济深这位广西人，也捎信叫我把总统大印带在身上，在哪儿都可以签字，哼！”

黄绍：“德公，这都是周恩来的意思！”

李宗仁抬抬眼睛：“嗯？”

黄绍：“连白崇禧将军，周恩来也安排了，他还可以带兵。另外，周先生建议你把咱们的 18 军一个师调到南京警卫总统府……”

李宗仁一惊，盯着黄绍。

黄绍：“周先生考虑你的安全。”

李宗仁：“怎么共产党的人比我们的人还周到？我们自己人只知道跟我要官、要钱！”

黄绍：“周说，蒋如果有什么动静，只要这个近卫师能保护你 24 小时，解放军就到了。”

李宗仁：“可惜晚了。”

黄绍 ：“只要你签字，周答应你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保存广西子弟兵，两广两年内不实行土改……”

李宗仁笑笑。黄绍 ：“这条件够优厚的了！”

李宗仁火爆地：“优厚？你还说优厚！我苦心经营江南半壁，刚刚开始你就让我拱手相让？”走廊传来白崇禧的马靴声。李宗仁站起：“他们来了。”

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程思远、夏威等桂系人物推门而入。

字幕：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上将。

白崇禧大叫道：“我有兵，决不投降！”

李宗仁请他们坐。白崇禧坐下还大叫：“德公，你应该逼蒋出国，撤掉童养媳妇何应钦、大草包汤恩伯和顾祝同，把台湾的武器、金条运回来，跟共产党决一死战！”

88 溪口

“混蛋！”蒋介石把和平协定草案重重地在桌子上一拍，气急败坏地：“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说着几乎昏倒。

蒋经国急忙上前扶住：“父亲，是不是电告广州，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定’？”

蒋介石发疯了一样：“发，发电给广州！”

89 总统府电台 深夜

李宗仁的秘书念着电报，发报员摁着机键。

秘书：“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

90 北平六国饭店 深夜

全体和谈代表都聚在会议室里。他们显得很疲倦，有人哈欠

连天，有人以手支头假寐，看来是等了很久了。天色微明，街上已传来有轨电车的叮当声，窗上时时闪现电线磨擦的蓝色闪光。

秘书长拿着厚厚的一沓电报纸进来。

张治中首先跳起，充满希望地：“怎么样？”

其他人也都站起。秘书长：“拒绝签字。”

张治中一把夺过，极快地翻着，喟然长叹道：“完了！彻底完了！抄送中共吧！”还给秘书长。

隔壁传来收音机广播声。又有童稚的清脆喊声：“号外！号外！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有人跑出去买报。

有人拧开收音机。广播员的声音：“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不知从哪里来的呐喊声，越响越大，千军万马在前进，最终淹没了广播声。这也许是张治中等人的幻觉。

下 集

百万雄师，强渡天险长江。

隔岸的炮火，江中的舟帆。

在这雄伟壮阔的背景上出现字幕。

91 香山 晨

暮春时节，林静水清，一派北国大自然的幽苍景象。听那空山鸟语和淙淙小溪，你不会想到这是天翻地覆的岁月。

92 双清别墅

毛泽东小小的客厅，常委们在等待着。

机要秘书进来：“报告！总前委来电，谭震林指挥的三野第7兵团王建安部、第9兵团宋时轮部渡江成功！并报来渡江后的部署。”

毛泽东接过看着说：“回电，庆祝 7、9 兵团渡江成功，同意总前委的作战部署。”

秘书：“是！”退出。

周恩来：“主席有几十个小时没吃饭了！”

毛泽东：“是吗？不可能，噢，对，对，告诉他们，不用搞了，烤几个芋头来就行了，没有芋头，红薯也可。”

任弼时：“我去。”走出。

毛泽东：“你们也该吃饭了，去吧。”

朱、刘、周走出。毛泽东：“哎，恩来，打电话给张治中，劝劝他们。”

周恩来：“好。”摇电话，不通。“我还是去一趟。”

毛泽东没说话，周恩来看看，毛泽东右手拿笔左手拿着一沓电报，睡着了，而且鼾声如雷。周恩来摇摇头，轻轻退出去。

93 六国饭店张治中房间

周恩来拜访张治中。张治中：“不不，接我们的飞机 23 日到，我们飞上海。”

周恩来：“我们不放你们走！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

张治中深受感动，沉默不语。秘书进来，给周一张字条，周恩来看过，站起。

94 六国饭店二楼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跟一个背对我们的人谈话：“通知南京地下党沈世西同志，上海地下党刘晓、张承先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

95 双清别墅毛泽东住室门外

两个警卫员来到毛泽东屋前，其中一个托着一个小碟，上面放着几块红薯，忽听屋内鼾声如雷，警卫员甲把乙拉住：“吵醒他要发脾气的！”

警卫员双双坐在台阶上。

过了一会儿，屋内有咳嗽声。警卫员高兴地站起来，喊声报告，进了屋。

96 室内

毛泽东搓搓脸：“好哇，想吃了，拿来吧。”

警卫员把红薯放在桌上。毛泽东习惯地拿起文件，一看不行，放下文件，认真剥皮。摇晃着身子作起诗来：“钟山风雨……钟山风雨起苍黄，钟山风雨……你看看叶子龙，给没给我做霉豆腐？”

警卫员：“是。”笑了，“主席胃口大开！”退出。机要秘书又送来电报。毛泽东抬眼：“噢？”

秘书笑着：“长江天险已被全部突破，三路大军正陆续过江。”

毛泽东一拍桌子：“哈哈！百万雄师过大江！”往椅背上一仰，松了一口气，边吃红薯边看战报，又哼哼呀呀作起诗来。

97 门外

警卫员端着一块霉豆腐，一点儿辣椒酱，一小碗二米饭走来。屋内又传出鼾声。他想了想，轻手轻脚地迈进屋门。

98 室内

这回是毛泽东倚在屋角的单人床上了。毛泽东嘴里咬着半块红薯睡着了！

警卫员鼻子一酸，涌出泪水，他轻轻地去抠那红薯。

毛泽东惊醒，一双通红的眼睛盯住警卫员，气冲冲地大声问：“怎么回事？”

警卫员委屈地：“主席！”

毛泽东站起来，伸伸胳膊：“唉！是我不对，我不该跟你发火。”抚摩一下警卫员的脑袋。

警卫员：“不，不，主席。您这一星期睡眠总共是 25 个小时，您该休息了！我求求您！”

毛泽东接过红薯，往嘴里塞，说：“别浪费了。”咽下后又说，“天翻地覆哦！天翻地覆哦！好，接受意见，睡觉！”又一想，“哎，不行，等打下南京吧。”

警卫员：“不行！我不同意！”

毛泽东：“嗨，嗨！好大的口气！中央主席是你还是我？”故作火气很大的样子。

99 溪口山林中

蒋介石心不在焉地陪着 15 岁的孙子在下棋。

蒋介石随便挪了一个子儿。

孙子格格地笑起来：“爷爷，您这老师怎么跑到城外去了？”

蒋介石一怔，赶忙拿回老师。

蒋经国微醉地走来，站在一边看。

蒋介石盯着棋盘训斥：“你又喝酒了！醉生梦死！”

蒋经国：“没有，没有。”

蒋介石：“算了，别说了，我全知道。那天在楼外楼，宪兵司令张镇喝得满地打滚，你扬言要跳楼！”

蒋经国不做声了。蒋介石推开棋盘对孙子说：“不下了，爷爷输了！”

爱伦：“不，爷爷，下到底嘛！”

蒋经国：“爱伦！”使眼色要他走开。

蒋介石：“爱伦，又学会了什么诗词呀？”

爱伦：“我背给你呀！”站起来，大声背诵：“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蒋经国不耐烦地：“去！去！”

蒋介石背靠古松，闭目听着：“让他背。”

爱伦：“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花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蒋经国不爱听，背转身看着山林。

爱伦眼里微含泪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蒋经国终于忍不住，转过身打了儿子一个耳光。爱伦怔了一下，含泪跑开。

蒋介石喝道：“经国！”

蒋经国：“念丧经！”

蒋介石：“这么点涵养都没有，你将来可怎么办啊！”

蒋经国指着远去的儿子：“他，他……”

蒋介石：“他是有意念给我听的。孩子懂事了！要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勾践就敢让部下天天指名道姓地喊：‘勾践，你忘了亡国之恨吗？你不成！’”

蒋经国：“经国明白了，谨遵父命。”停一下，“父亲，我是来报告的，长江防线……”

蒋介石一摆手：“我知道了。德邻无能，看来我必须出山。”

良久的沉默。远山含黛，岚雾漂浮，东南一隅听不到炮声，一片田园景象。

蒋经国：“父亲，江防司令李襄南在防线突破时，与妻子、孩子一同自杀殉国了。”

蒋介石老泪纵横：“他不仅是麻将桌上的枭雄！多少年来，

这样忠贞不贰的人，我得到的太少了。他的老父母是不是在福州？接出来，以后我走到哪儿，把他们带到哪儿，不能愧对部下啊！”

蒋经国为之感动，掏出手绢擦擦眼睛。

蒋介石：“打电话把毛人凤叫来。保密局怎么搞的？江阴要塞居然有长期埋伏的共产党小组！炮兵总台长、游击炮团团长、要塞守备总队长、要塞参谋长全部是共产党！到时候一百多门大炮对陈赓的共军不发一炮，反倒掉转炮口轰垮了我的 21 军！我亲自圈定的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活捉！”

蒋经国：“戴戎光吃喝嫖赌，做投机买卖。”

蒋介石：“哦，是吗？我见过他呀！”

蒋经国：“他为讨您喜欢，见您之前剃了个光头，拔掉两颗金牙，知道您喜欢光头，讨厌金牙。”

蒋介石：“可归根到底是毛人凤眼睛了！”

蒋经国：“是。共产党被他杀得越来越多。”

100 上海弄堂里

一条幽静的别墅洋房前，驶来一辆高级轿车。

几个人从车上跳下。为首的是一名青年军官。

字幕：国防部参谋 中共地下党员沈世西

不远处停着一辆雪佛莱轿车，看得出坐在里面的人视线在监视着这个别墅洋房。

一阵铃声响过，一个女仆来开门。

来人递上一张名片：“张治中的夫人在家吗？”

仆人还没有答话，后面走来一个气度不凡的女人，她就是张夫人。她打量了一下来人：“有什么事吗？”

101 北平南苑机场

周恩来的轿车疾驰而入。

102 机场塔台

指挥员向周恩来报告：“接和谈代表团的飞机请求降落。”

周恩来：“飞机到了哪儿？”

指挥员：“北平上空。”

周恩来：“机上有乘客吗？”

指挥员：“好像没有。”

周恩来：“告诉他机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

指挥员：“是。”

103 双清别墅

窗外透出曙光，毛泽东用毛笔疾书。

周恩来走进来：“主席！”

毛泽东：“啊，恩来。”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稿子给周恩来：“给新华社写了一篇百万大军渡江的新闻综述。”

周恩来：“我交他们今天发。”拿过稿子，坐在毛泽东桌子对面，边翻稿子边说：“今天，啊，不，已经是昨天了，”看看窗子，“蒋介石飞杭州，召集李宗仁开会，白崇禧也去了。蒋终于耐不住，出山了。”

毛泽东：“欢迎啊欢迎！跟李宗仁斗没什么味道。他有什么新招数吗？”

周恩来：“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李、白本打算跟他摊牌，要他放弃军事指挥权，放弃南京、上海，调汤恩伯和白崇禧一道固守大西南。”

毛泽东：“各怀心腹事，可怜他们怎么谈得拢哟！”

周恩来：“所以蒋口口声声就是说：李宗仁你干下去，我支持你到底，李不得要领而归。”

毛泽东信口念了一首词：“‘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但愿刘伯承的大炮别打扰了李代总统的金陵残梦。”

104 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清晨

官邸贵重物品已搬运一空。李宗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城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

电话响，李宗仁一惊，拿起电话：“谁？”没听清，吼道：“我还在城内！你慌什么！啊，啊，是汤总司令……好吧！好吧！”挂上电话，下了床。

105 明故宫机场

李宗仁带 30 多人登上已经发动的飞机。

汤恩伯和卫戍司令张跃明等送行。

飞机升空。汤、张等仰头看着。

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汤恩伯已坐进轿车，在车门那里仰头说：“他还转什么圈子？”

车里的张跃明：“哎！蒋总统那时候转了一圈，他转两圈！”

飞机仍在盘旋。字幕并画外音：“他无限依恋地告别了南京回老家。此后，正如他自己所说，解放军如同疾风扫落叶，他这片落叶飘零至广州、至香港、至纽约。最后，落叶归根，1965 年 7 月他回到北京，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高规格的礼遇。”

106 总统府

总统府紧闭的大门缓缓打开。不见人影，只有解放军战士的脚步声噔噔地响着，镜头在总统府大院里缓缓推进。

107 总统府二楼走廊

废纸满地，人去楼空，各办公室的门都洞开着。

一个娃娃脸，背长枪（那枪和他身高差不多）的解放军战士挨屋锁门。他胳膊上挂着一大串新锁。

脚步声和锁门声交替响起，从这头响到那头。小战士拐入另一个走廊，声音继续着。

字幕并画外音：“历史上没留下他的姓名，我们只知道他是35军104师312团特务连的一名普通士兵，参军才几个月的战士，他活着，他胜利了，他有幸为蒋家王朝锁上总统府的屋门。”

108 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军舰灯火辉煌

109 舰内会议室

顾祝同、汤恩伯、桂永清、周至柔等高级将领。

字幕：上海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迁至军舰上办公
参谋总长顾祝同召集作战会议。

会议还没开始，将领们正在闲谈。

桂永清对一个军官：“哎，徐司令，你说共军收集夜壶，灌满灯油，靠它过江，打夜壶战，我怎么没见呀？”

许多人笑了。徐司令也不轻饶他：“桂总司令的第二舰队准见着了，找投降过去的林遵问问吧！”

桂永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见周至柔也在笑，嘟囔说：“你那空军也没少跑！”

顾祝同敲敲杯子：“别开玩笑，总裁都震怒了，说我们是一群、一群……那个。”他终于找到了饭桶的代名词，“作为参谋总长，我当然也很，也很……那个。”

桌端一位少壮军官呼地站起来：“总长！”

字幕：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中将

蔡文治：“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早就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部署是错误的，现在可好，南京沦陷，门户大开，共军长驱直入。而我们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我们到这里来是准备跳海吗？我判断共军的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丝毫不采纳！我这幕僚有什么当头！”边说，边把军服向左右一撕，5个纽扣一齐飞进开来。“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顾祝同：“蔡厅长、蔡……”

汤恩伯也跳起来，指着蔡说：“你个小孩懂什么？”

蔡文治：“你还有脸摆你老师的臭架子！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饭桶老师了！也没有哪个人再承认你是个军人了！”

汤恩伯：“军人怎么样？军人讲服从。”

蔡文治：“服从？服从？我以顾总长的名义命令你，你为什么不服从？”

顾祝同心里解气，看着汤恩伯。

汤恩伯：“顾总长也得听总裁的！我有总裁的手令！”

蔡文治：“你拿出来！”

汤恩伯：“拿出来就拿出来！”从考究的大皮包里掏出一张纸，念道：“上海存有价值三亿多美元的黄金和银元，命令全部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坚守上海。如该项金银不能全运到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中正手令。”

蔡文治怔住了。全场的人都是闻所未闻，这才明白了汤恩伯为什么做出这愚蠢的战略部署。

汤恩伯得理不让人，举着手令走遍全场：“看看！看看！今天不是小子发狂，你们谁都别想知道！这是最大的机密！告诉你们，总裁根本无意死守上海！运完金银我就撤退舟山群岛。”猖狂地笑笑，“诸位长官没事还是到广东去吧，免得碍手碍脚的！”

顾祝同面红耳赤，讷讷地说：“那么，那么，就散会吧。”
各位将领垂头丧气地走出。汤恩伯一个个盯着他们。

110 复兴岛别墅

字幕：上海复兴岛别墅

蒋介石接见汤恩伯。屋角，毛人凤侍立。

汤伯恩站得笔挺，蒋介石来回走动。汤的眼睛随蒋介石而左右移动。

蒋介石：“昨天，22号，我飞杭州，晚上回奉化，今天又从奉化飞上海。”

汤恩伯：“总裁辛苦！”

蒋介石：“是你们使人放心不下。听说你把我的手令给人看了？”站下看了他一眼，不等回答，又走动说：“看了就看了，免得乱嚷嚷。听说你总爱把自己比作曹操？”

汤恩伯的心提起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尽量不吭声。

蒋盯着他：“曹操的儿子曹丕可是篡了汉献帝的位……”意味深长。

汤恩伯鼻尖上冒出汗珠。

蒋介石：“当然，你成不了曹操。你要做曾国藩。”

汤恩伯：“是。我学做曾文正公……”

蒋介石：“你也成不了曾国藩。去吧，我还是相信你的！”

汤恩伯好不容易说出一句整话：“我绝不辜负总裁的信任！”敬礼。

蒋介石一摆手。汤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出。蒋介石笑笑，对毛人凤说：“嗯，很好。你接着说吧。”坐在木躺椅上，“坐下说，坐下说。”尔后闭目养神。

毛人凤自然不敢坐，还是站着说：“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跟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蒋介石：“他可能北飞吗？”

毛人凤：“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蒋介石：“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按下去。”用手做下压姿势，“于右任老先生呢？”

毛人凤：“在我手里。”攥攥拳头。

蒋介石：“嗯，很好，很好。人们以为我只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收罗人才。什么张澜啦，罗隆基、史良、胡厥文、陈铭枢啦，荣毅仁啦，杜月笙啦，浙大校长竺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毛人凤：“是。不过卑职认为，民盟没多大力量。”

蒋介石：“张澜、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毛人凤：“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蒋介石：“干什么？”

毛人凤：“到外面打、打个电话。”

蒋介石：“就在这里打吧。”

毛人凤：“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蒋介石：“你打吧。我休息。”

毛人凤：“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拿起电话，“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捂着话筒，声音尽量放小。“毛森吗？我是毛人凤，那事缓办。就是张澜、罗隆基那一批，明白吗？”挂上电话。

蒋介石仍闭目养神：“晚说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邵力子、张治中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毛人凤：“是。他们只能躺着出去，绝不会站着出去……”

111 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室

张治中夫人洪希原、弟媳郑淑华，两家5个孩子和保姆分散在各个地方。有时彼此望望，心照不宣。

俞飞鹏走来：“啊！这不是张夫人吗？”

洪希原：“啊，是俞部长！”

远处，穿空军制服的年轻军官挽着他的夫人，注意地向这里扫一眼。

字幕：空军基地指挥官 中共地下党员邓士章及夫人

俞飞鹏：“你这是……”

洪希原：“我接兰州来的客人。”

俞飞鹏：“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

洪希原：“机场说有，怎么又没有？”

另一处，沈世西走过来，顺便听听他们的谈话走过去。

俞飞鹏：“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回去吧。”他走开了。

洪希原：“再见！”

邓士章立刻过来，使个眼色，张家的人从各处跟上他。邓士章在检票处亮着“派斯”，引这些人走进飞机场。沈世西看着他们。

112 双清别墅 深夜

毛泽东接见张治中。毛泽东：“我是真心实意请你来，我们一块坐江山，也真诚地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张治中苦笑了一下：“我为蒋介石可以说是谋划了一辈子，可他总统当得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可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邵力子向我提出要我控制人口，我跟他吵起来了，人多怕什么？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就行了嘛！我感到他受马尔萨斯影响很深，他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讨论嘛，可以吵嘛，双方都可以保留嘛！”

张治中：“毛先生如此坦诚，那我就信口说上几条。”

毛泽东：“你说，你说。”

张治中：“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为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毛泽东脸色有点阴沉，他在思忖。

张治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及，你们千万不能走国民党的老路，千万不能独裁。”

毛泽东眉头微微隆起，但他仍耐心地听着。

113 香山上空朝霞满天

114 毛泽东客厅

毛泽东拍拍张治中的大腿：“文白兄，你提的建议有的很好，有的我可不能苟同。我可是个爱争论的人，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张治中：“我等着拜读了。”

毛泽东：“不止是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它个一百年。”

周恩来走来：“主席！”使使眼色，向张治中一摆手。

毛泽东：“来了？好，你们去吧。”

张治中莫名其妙地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文白先生，咱们去接个客人吧。”

张治中：“客人？我认识吗？”

周恩来笑笑。

115 北平机场

机场上站满了人。其中有邵力子及夫人，章士钊、李蒸、刘斐。

人们抬头望着天空。少顷，专机呼啸着降落。人们望着那已经打开的舱门。

第一个走出的是张治中的夫人。

张治中惊愕地看了看周恩来。

周恩来带有歉意地：“对不起，事先没告诉你，我们抢在了毛人凤、毛森之前。”

张治中眼圈见红，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呀！”

周恩来撞了张治中一下，两个人一起向张夫人迎去。

116 专机驾驶室

机长坐在驾驶椅上看一张纸条。周恩来的声音：“上海解放后到陈毅同志处报到。周恩来。”机长若无其事地把纸条放进口中，像嚼口香糖似的嚼着。忽地一颗泪珠流下脸颊。

117 南京一条热闹的市街

虽然破败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同。街上有欢庆解放的学生腰鼓队、工人龙灯队。有的商店已经开门，有的刚要开始洗刷门板，满地炮仗皮和碎标语纸。

几辆美式中、小吉普车穿过市街。车上战士荷枪实弹，两位首长却谈笑自若，根本不在乎哪个角落里打黑枪。

字幕：1949年4月26日总前委书记、二野政委邓小平和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进入南京。

人们并没有过分注意这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它们的衣帽跟普通战士没有两样。他们满有兴趣地浏览街景。

118 火车站

车站前聚集着一堆黄包车、三轮车，流浪汉、妓女、军人和小商贩各色人等。一位坐在三轮车上的解放军干部受到妓女的包

围。她们各个花枝招展，柳腰款摆，但又粗俗不堪。

妓女甲：“先生，欢迎您，到我家喝茶！”

军人严肃答道：“不客气了。不要叫先生，叫同志。”

其他妓女蜂拥上前开始抢人，有人拉着挎包带，有人在卸他的背包，有人挽胳膊，七嘴八舌：“同志，上我那儿！”“同志，跟我来，我家近！”“来吧，亲爱的大兵。”“别去！她有梅毒！”第一个女人揪住另一女人的头发打了起来。

军人边捂挎包，边喊着：“干什么？干什么？抢东西呀！”摆脱开，站在三轮车上，掏出盒子枪，冲天开了一枪。妓女们尖叫着一哄而散。

这才显露出邓、陈的车子就在跟前。

一个小战士上来向三轮车上的人敬礼：“邓政委叫你。”

军人跳下车，跑到吉普车前向邓、陈敬礼：“报告！文工团的武兆堤奉命来到。”

邓小平：“你这文工团，连妓女都认不出来？这些人不好纠缠哩！”

陈毅：“再说，怎么好随便开枪！”

军人：“是！”

邓一挥手，车子开动。只留下爽朗的笑声。

119 又一条市街

车子上的邓小平：“停，停！”车子停住，他看看陈毅，指着一家澡堂：“看！”

澡堂门口贴着大告示：劳军！解放军免费洗澡 5 天，本堂启。

邓小平：“胡闹！”一挥手，车子又开动了。

陈毅：“但愿店老板不是被迫的。”

邓小平：“我怀疑。你看！你看！”指着一家电影院。

电影院门前也有告示：今日上映《假凤虚凰》。劳军！解放军免费5天。

不远是一家粮店，店前围着一群家庭妇女和杂色人等。一个头缠绷带的军人站在店门前的凳子上讲着话。

邓小平让车子停下，拉陈毅下了车。

军人就是战斗英雄齐振云。他正慷慨激昂地说：“本军杀富济贫，开仓放粮，家中没米的来领吧！”

妇女们、二流子、小偷等蜂拥而入，把凳子挤倒。齐振云摔倒后又爬起来喊道：“有米的可别领，只许没米的贫雇农、工人……”

陈毅就站在他身边，问：“齐振云，你怎么知道谁有没有米？”

齐振云边扭头，边回答：“看脸色，看衣服……”这才发现他已与陈毅几乎对脸，敬礼过后：“陈老总！”

陈毅介绍：“邓政委。”

齐振云：“邓政委！”

邓小平：“你这杀富济贫的口号是看《水浒传》看来的吧？”他身后有背米袋的人走过。

齐振云：“听说书。”

邓小平：“嗯，听说书……”扭头对警卫员，“把我那本入城守则给他。”警卫员答应着挤出人群。

陈毅：“又负伤啦？”

齐振云：“11次。”

陈毅盯住他，背着手，一只脚在地上点着：“嗯，11次，战斗英雄，是连长吧？”

齐振云咧咧嘴：“在火线上又升了一级。”

邓小平：“噢！是营长。”

陈毅对邓小平：“是三野的，山东人。”

警卫员把一本油印的《入城守则》给了邓小平，邓把书给齐振云：“喏，学习学习。”齐振云没接。傻乎乎地说：“我不大……认字。”掏烟欲吸。

邓小平失望地摇摇头，把本子又还给警卫员。身后，二流子用裤子装米，架在脖子上走过。陈毅一把夺过齐的香烟，塞给自己的警卫员。

齐振云急了：“打南京我3天3夜没吸烟，这是刚搞到的。”

陈毅严肃地：“齐振云同志，现在我命令你回营房，禁闭10天，深刻检讨！营长职务由副营长代理，至于党籍嘛……”

齐振云：“是！可是司令员，毛主席抽过我的烟哩！不给个面子？”

邓小平：“毛泽东同志要是知道，处分还可能重！”拉起陈毅，“走！”

前面，一个扛大袋米的老年妇女被压得倒地喘气。

坐到车上，邓小平叹了口气说：“刘伯承同志的担子太重了！”

120 南京中华门外

一辆老式的长途公共汽车带着满身灰土颠簸着开来。

车上坐着刘伯承、宋任穷、柯庆施、张霖之等人。

字幕：1949年4月28日 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长，并到职视事，他们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

汽车熄火，司机紧忙鼓捣，又发动了，猛一踩油门，人们往后一仰。司机问旁边的警卫员：“往哪儿开？”

警卫员东倒西歪地走到刘伯承面前：“司令员，司机问车往哪儿开？”

刘伯承也不知道，看看宋任穷，哈哈大笑：“我这个南京市

长，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笑过之后，灵机一动：“直开总统府！”

警卫员：“是！直开总统府！”

121 总统府大门口

刘伯承一行人下了公共汽车。司机探出身来问警卫员：“给袁大头还是津贴米？”

警卫员在车下：“什么都行。”

司机：“到哪儿领？”

警卫员：“市政府。”边走边说。

司机：“市政府？哪儿还有市政府？”

警卫员：“明天就有了。”跑几步，追上首长。

刘伯承正跟警卫战士打交道。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都行，求你打个电话叫他们来！”

警卫战士不理。

刘伯承：“我说你这个小鬼，朗格这大架子哟！”

警卫员伸过头：“这是刘市长！刘主任！”

战士看看眼前的破公共汽车，不相信，笑笑。

刘伯承对随从人员：“看看，还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哪，硬是不行。”对战士，大声地：“不给找，我可要开口骂陈毅了！陈毅——”仰脸向着高大的铁门喊。

“这是哪个在这里喧哗哟！”背后陈毅、邓小平跳下吉普车赶来，见面拥抱一下。

刘伯承指点着陈毅：“你这些兵，哼！连我都不认识！”

陈毅：“忠于职守，我就是要表扬他们！”

邓小平：“你住赤壁路一座公馆，走吧！”

刘伯承看着总统府大门，指一指：“这里……”

陈毅：“南京市市长上任，不去蒋总统办公室瞻仰一番，岂

不失敬？”对战士，“敞开大门！欢迎市长大人喽！”

大门幽幽地打开，3个人说笑着走进。

122 总统府二楼走廊

刘、邓、陈等大步走来，脚步咚咚。各办公室都锁着，铺满走廊的大红地毯却只剩下小半截，原来铺地毯的痕迹还在。邓小平看着，有点奇怪。

我们以前见过的小战士，胳膊上挂着一串钥匙，背着跟他身高差不多的长枪，丁冬响着跑到前面去开门。

总统办公室的门打开了。3个人往里走。刚跨进门，刘伯承伸开双臂把邓、陈挡住。两个人莫名其妙。

刘伯承大声喊道：“报告蒋大总统，被你悬赏捉拿，每颗人头赏大洋10万，并击毙过多次的刘匪伯承等人来了！”

哄堂大笑。3个人笑着走进，其他人站在门口。

室内仍保持原样：纸片和文件满地，隶书字体“总统办公室”棕色木牌丢在门后，墙上还挂着徐淮会战形势图。

陈毅对刘、邓：“请坐！”

刘伯承坐在总统的高靠背皮椅上。推推眼镜，看看日历。

日历：1949年4月22日

刘伯承又让邓小平坐。邓小平也坐一下，又让陈毅坐。陈毅拿起桌上铜笔插上的毛笔，拔去笔帽，看看笔尖说：“好笔，好笔！还是潮州的哩。”

刘伯承：“写首诗吧！”

陈毅：“没得工夫啦！”

这时，一位机要参谋送来电报夹子。陈毅打开来看，说：“10兵团占领苏州，谭震林把中央军6个军合围在广德山区啦！”把电报给刘伯承看，自己又看第二张：“中央军委关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的指示。”

刘伯承：“噢！”凑过来看，拍拍陈毅的肩膀：“看你的啦！”一看邓小平走到一边，跟过去。

邓小平把开门的小战士拉到一边问：“小鬼，走廊上原来有地毯吗？”

小战士：“有。”

邓小平：“哪里去了？”

这时刘、陈也到了跟前。

小战士：“连长让剪了。”

邓小平：“做什么？”

小战士：“一人一块，铺着睡觉。”

邓小平先火了：“乱弹琴！败家子！叫你们连长来！”

“是！”小战士跑出。

邓小平对刘、陈：“我的意思，部队不能住总统府，统统搬走！重新学习政策纪律，好好整训几天！”

刘、陈：“同意！”

“这些土包子哟！”陈毅小声嘟囔，“真要老子好看。”

123 双清别墅

毛泽东批改《关于城市驻军纪律问题的决定》，叶子龙在为他收拾屋子的报纸和文件，毛泽东改完直直腰，搓搓手，连声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蹲在地上整理报纸的叶子龙：“主席这么高兴！我从来没听过主席连说4个很好。”

毛泽东：“就是很好，很好嘛！这个城市驻军纪律的文件，还有陈毅他们搞那个入城守则。”

叶子龙：“6个很好啦。”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叶子龙身边，先走过去推开门，看看门外，再回来，小声说：“子龙，跟你商量个事。”

叶子龙抬起头：“主席，您干吗这样客气？”

毛泽东：“你去过天坛吗？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呢？王府井、前门大栅栏呢？”

叶子龙：“有的去过，有的没去过。”

毛泽东：“那么，趁现在没人，你搞辆车子，不要我平时坐的那辆，吉普车也可……”

叶子龙：“溜出去？不行！”站起来推门欲走。

毛泽东赶忙挽留：“哎，哎，对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哪能这种态度呢？来，来……”

周恩来进门。毛泽东：“嗯，嗯。”给叶子龙使一个眼色，叶子龙走了。

周恩来递过一份份报告：“山西大同和平解放。为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趋浙赣线。三野 7 兵团解放杭州。噢，还有一件，张治中被国民党撤职了。”

毛泽东：“聊以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周恩来：“这件请您看看，不像话！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毛泽东很快看完：“让黄华去办这个交涉吧。哎！晕头晕脑的事层出不穷！兵骄将悍，我们要小心了。”拿起城市驻军文件，“要赶快发出去！看来邓、陈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同意吧？”

周恩来：“同意。上海，对咱们是个重大考验。陈毅、邓小平在筹备大规模培训干部。”拿去文件退出。

毛泽东站在地图前吸烟思考。叶子龙又悄无声息地进来，继续整理报纸。毛泽东听到窸窣声，转过身来问道：“那件事，考虑的结果，是否可以告知？”

叶子龙：“您再提，我报告给各位常委和保卫部！”

毛泽东一甩手，围着蹲着的叶子龙转了半圈：“你最大的本事不就是把简单化为复杂吗？那么我问你，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为什么就可以上街？”

叶子龙：“主席，您这叫不讲理。”

毛泽东哑口无言。只能哼一声了事。

124 丹阳县城 夜

字幕：1949年5月6日 邓小平来到江苏省丹阳县与陈毅会合部署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陈毅、邓小平坐在街头馄饨担子上吃着。

陈毅：“嗯，好吃！好吃！来点辣子面。”接过卖馄饨老汉的罐子，往碗里倒辣椒面，同时又给邓小平加，边吃边回头对随从人员说：“给钱，给钱，多给些，外加辣子钱。”

老汉：“辣子不收钱的。”

陈毅：“不收钱你就亏了，他太能吃辣！”

邓小平笑笑：“你吃得比我还多。”

随从人员付了崭新的人民币。

陈毅站起来，抹抹嘴巴，问老汉：“这种新票子，好用吗？”

老汉：“金元券是草纸，这新票子好用。”

陈毅、邓小平笑笑离开摊子。

邓小平：“接管上海的干部都到了？”

陈毅：“差不多了。整整一个纵队呢，两万人！”

邓小平：“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来了吗？”

陈毅：“来了。你看！”指指前面。

有几个人在这柔和的春夜里散步。来到跟前，邓小平与他们握手。他们是刘晓、夏衍、卢绪章（字幕）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穿军装。

陈毅指着穿西装的卢绪章：“卢老板准备就任外贸局长。”又

指穿军装的夏衍：“大作家当然是文化局长喽！”上下打量一番，“哎，夏衍同志，我记得昨天你不是这个样子？”

夏衍：“昨天我穿西装。”

陈毅摇摇头：“噢，对！可你这个样子别把上海的文化人给我吓跑了。”

邓小平：“吓不跑，他穿上军装也还是文化人。”

陈毅又指指卢绪章：“这位可不得了，‘广大华行’总经理，跟特务头子陈果夫合作办‘中心制药厂’，生意做得‘野豁豁’，还有个国军少将军衔！”

卢绪章：“恩来同志批准我买的军衔。”

邓小平哈哈大笑。陈毅小声地：“哎，我说卢老板，我可接到了揭发信，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一定是花钱买的！人家以头颅保证，你是个国民党员。”

邓小平：“把敌人和自己人同时搞糊涂了！”

人们都笑了。邓小平对刘晓：“见到你们我比较放心了，可是留在上海的同志，组织护厂护校斗争的同志，比如刘长胜、张承宗、刘宁一、吴学谦他们，使我担心。”

刘晓：“是的，敌人很疯狂，可他们坚持不撤。我也没有办法。”

邓小平对陈毅：“又要保全上海，又要消灭敌人，这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难啊！”

125 溪口潭墩山

蒋介石：“上海固若金汤，它的钢铁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百分之三十三。这是汤恩伯说的，你怎么看？”

蒋经国：“守半年问题不大吧？”

蒋介石：“可我要求他守一年。”拄杖携孙的蒋介石站在潭墩山文昌阁前眺望风景，他对儿子这样说。

126 潭墩山下的碧池边

蒋介石祖孙 3 人走着。他站在石崖下，观赏着“武岭幽胜”四个字。

127 丰镐房 夜

院内有两株龙爪树，几株桂花和银杏。月明风清，蒋氏父子仔细地看院内的这一切。毛氏经堂，点着一对蜡烛。

蒋介石：“你还记得你生母为你和方良补办婚礼吗？”

蒋经国没做声。蒋介石：“3 月 18 日你的生日，已经过了。由于事忙，也没给你做生日。你整整 40 岁了，明天我给你写几个字。”

蒋经国：“父亲……”

128 宁波天一阁

蒋介石父子带着一批随员乘车而来。他们步入院内。天一阁主人范鹿其迎接。

蒋介石问俞济时：“让你请几位懂得版本的老先生，请到了吗？”

俞济时为难地：“朱赞卿先生重伤风，他怕他来对总统身体有碍；杨菊庭先生拉肚子；马涯民先生 70 多岁，腿脚不便，冯……”

蒋介石一摆手，他什么也没说，心里明白。仰脸看着藏书楼。

129 天一阁楼上

蒋介石凭栏而立：“拍张照片吧。”随员赶紧过来拍照。穿长袍、戴法兰绒鸭舌帽中西合璧的蒋介石挺挺身子。拍完又叫儿子：“你也拍一张。”

蒋经国：“我对此没兴趣。”

蒋介石瞪他一眼。蒋经国只得从命。

130 宁波阿育王寺

蒋氏父子匆匆走出。

131 宁波天童寺

蒋介石一行坐轿来到。

132 剡溪上

两岸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3只竹筏在溪上划行，前后两只载着警卫人员，中间一只的竹椅上坐着蒋氏父子、蒋方良、孙子爱伦、孙女爱民和俞济时等。

爱伦：“爷爷，咱们去哪儿？”

蒋介石摸摸他的头：“去葛竹村。爷爷小时候在那里住过。”

爱伦：“那儿好，还是总统府好？”

蒋介石苦笑一下。

133 四明山下 雨

蒋介石父子及随员乘轿来到。蒋下轿，侍卫架着他开始爬山，蒋经国也有人架着。他们都是气喘吁吁，身前身后山峦壁立，飞泉奔泻。

134 四明山洞

蒋介石回身接过点燃了的红烛，敬献在洞中的石头上。又焚香，虔诚地没完没了的祈祷。

蒋经国站在洞口，心情烦躁，不时望望洞口的雨丝和空寂的

远山。他走过去，低声地在父亲耳边说：“父亲，这里是四明山中
中共游击队出没的地方，怕不安全……”

蒋介石不理，只是念念有词。

135 溪口蒋母墓

蒋介石带儿子、儿媳、孙辈肃立在墓前。蒋捧起衣襟，蒋经
国忙过来扶他跪下。蒋介石父子行三拜九叩大礼。礼成后爬起
来，满眼含泪，看一眼方良，方良一直站着。

蒋经国看媳妇一眼。蒋方良向墓三鞠躬。

蒋介石嘟囔一声：“俄国人……哼！”

136 通往象山港的公路上

蒋介石家人和随员乘几辆汽车疾驶。

137 象山港

“太康”号军舰泊在港内。但现在已是退潮时刻，又没码头，
陆地和军舰之间有一片滩涂和浅海。

蒋经国及夫人子女乘木船驶近军舰。

海滩上只有蒋介石孤零零地徘徊。

俞济时和几个卫兵站在竹筏、木船旁边等候。

滩涂上清晰的、长长的脚印。蒋介石有时低首徘徊，有时茫
然四顾。日已西斜，滩涂上投下他颀长的、微驼的身影。

西坠的红日。远处似乎有隐隐的炮声。

138 灯火通明的“太康”号驶向苍茫的海空深处

字幕并画外音：“1949年5月24日下午，蒋介石向故乡投
过最后的一瞥，悄然离去。十几个小时之后，人民解放军第22
军和四明山游击队在他的家乡会师。”

139 “太康”号上 夜

“太康”号在航行。机器声、海风声和海浪拍击船舷声。岸上有黑苍苍的群山轮廓，偶尔有几点灯火。

在茫茫的大海上传来如下的声音：

“爷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很远的地方。”

“不回来了吗？”

“爷爷若回不来，你也会回来的。”

声调有几分凄怆。小小的舷窗，透过水雾迷蒙的舷窗，依稀可以看清舱内雅致的设备。蒋介石躺在床铺上，爱伦坐在小桌上玩军棋，一只台灯闪亮着。

又是那番对话：

爱伦：“爷爷，咱们到底去哪儿呀？”

蒋介石：“不是说了吗——很远的地方。”

爱伦：“不回来了吗？”

蒋介石：“爷爷若回不来，你也会回来的。”

沉重的汽笛声……

140 舱内

爱伦收拾棋子，走出去，门口站着俞济时。

蒋介石躺着，说：“念吧。”

俞济时：“5月12日，共军三野9、10兵团围攻上海外围，发生激战；14日共军向我狮子林一线全面进攻，战况激烈，共军损失惨重；16日，我守外围的第51军、123军放弃阵地；17日，战况甚为激烈，汤司令调整主阵地部署；20日，我12军受到重创；23日，经反复冲杀，共军攻入苏州河以南地区，战报完毕。”

141 上海市区 雨

一排排的解放军席地坐着，铺着或顶着雨衣，有的在睡觉，有的啃干粮。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墙和商店橱窗，有的被雨水冲刷掉下。戴袖标的工人和青年学生给战士送开水。

几辆武装的吉普车驶来，拐弯，车上坐着容光焕发的陈毅。

字幕：1949年5月26日下午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到职视事。

车子停在一座花园洋房前，这里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雨中站岗。

陈毅下车，走近看一看蓝色搪瓷门牌：淮海中路1843号。
问战士：“谁在这儿？”

战士：“孙夫人宋庆龄。”

陈毅肃然地看看这安静、整洁的院子和楼房。

陈毅对战士：“我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陈毅的名义命令你，不许打扰，不许出一点差错！”

战士：“是！”

陈毅：“后门有人吗？”

战士：“有。”

陈毅举举拳头：“要不惜生命和鲜血！”转身走开，嘟囔着，“聂凤智干得不错。”

142 聂凤智指挥所 夜、雨

一座被掀掉顶的楼房，实际上是废墟，上面蒙着雨布。这里是聂凤智指挥所。聂凤智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战士跑进来：“军长，军长！陈司令员……”没说完，陈毅跨进门来。

雨打雨布声，聂凤智依然在睡。陈毅抬头看看屋顶，环视室内，室内有几个参谋在工作，喊电话，乱糟糟的声音也打扰不了

聂凤智。陈毅犹豫半晌，还是推推聂凤智的肩膀。

聂凤智惊醒，见是陈毅，霍地站起来，敬礼：“27 军军长聂……”

“好啦，好啦！”陈毅又摁他坐下，“干得不错！还有什么问题？”

聂凤智又站了起来：“只剩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了。230 师 8 000 千多人在那里顽抗。可是你又不许停水、停电……”

陈毅：“230 师我知道，是川军，有个副师长叫许照。”

聂凤智：“对！”

陈毅：“陆军大学教官蒋子英的学生，查查蒋子英的住址和电话。电话能通吗？”

聂凤智：“上海电话公司全部被我地下党控制，10 万部电话畅通无阻！”

陈毅：“那就好啦！”

143 蒋子英住宅

电话铃响，穿睡衣的老人来接：“我是蒋……”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电话声：“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27 军军长聂凤智。奉陈毅司令员命令……”声音听不清了。

蒋子英：“是，是，是欠过人民的血债，是，要偿还，是，我照办，我让许照缴械，是……”

144 “太康”号上

早晨，蒋介石拧开收音机，发现收音机里变换了声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蒋介石一怔，仔细听着。广播声：“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蒋介石：“完了！”掐指一算，“哼！什么一年、半年，只15天！守了15天……”关掉收音机。

俞济时敲门进来：“据中共战报：本月15日19兵团司令官张轸起义；17日，林彪进入武汉；20日，贺龙被委派西安市军管主任；22日，陈赓进驻南昌……”

蒋介石粗暴地打断：“启锚！去舟山海面！”

俞济时：“海上游弋生活，对总裁身体……”

蒋介石大叫：“启锚！启锚！启锚！”

145 海空

在一连串的“启锚”声中，军舰沉闷的汽笛声长久地、悲凉地响着。电报的嘀答声叠入。

146 双清别墅

电报的嘀答声不断。周恩来拿着电报兴冲冲地走入，叫声：“主席！”推开屋门。室内空无一人，只有书籍和文件堆积如山。

周恩来叫着：“叶子龙！”没人应声。

147 北平市区 黄昏

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怡然自得地观赏北平夜景。他身旁的叶子龙和警卫员（便衣）却神色紧张。

毛泽东显然经过自我化装，跟他的画像区别很大。

北平市街行人熙攘，槐树飘香。只有很少的车辆和夜行的情侣。

毛泽东拍拍司机：“慢慢走，慢慢走！”

车子还是没有减速。

148 圆明园废墟前

黄昏夕照，勾勒出圆明园残损的门柱和颓垣断壁，衰草连天。有蛙声从水塘传出。毛泽东伫立在园门前，像在思索着什么。远处是停在荒草茎上的吉普车。

叶子龙张开大机头，紧张四顾。

毛泽东拍了拍石门柱子，悠然地点起一支烟，吐了一口浓烟，陷入沉思。叶子龙和司机茫然不解。

司机悄声问：“上这破地方来观啥风景？”

叶子龙苦笑：“我若能说明白，我不也是主席了！”

149 市区

万家灯火，高低错落。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沿街驶来。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

一块顶天立地的标语牌，大书“毛主席万岁”，几乎有3层楼那么高。毛泽东坐在车上仰视标语牌。几个值班战士在标语牌旁走动。

150 灯火阑珊的闹市

入夜时分一片闹声，卖豆汁的，炒疙瘩的，豆腐脑儿的小摊，比比皆是，饭馆还挑着罗圈幌，炒勺叮当响，茶馆的大水壶滋滋响着，神聊海吹的市民们……

毛泽东倒背着手悠悠地走着，东看看，西看看，电线杆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标语使他稍皱眉头，忽然回头，对紧跟其后的叶子龙和警卫人员说：“你们这不是给我挂……”²指指饭馆的罗圈：“幌子吗？”说罢一步跨进小饭馆。

叶子龙一个眼色，警卫人员散开，装作无事的样子放了岗哨。

151 西安羊肉泡馍馆

毛泽东坐在长凳上一边往大海碗里掰馍，一边看吃饭的人们。同桌的两位只顾埋头大吃，并未注意他。旁边的几张桌子上人们有吃有喝，十分热闹。有一个年轻人臂上有“南下工作团”臂章。

市民甲：“我一看毛泽东的面相，嘿！那人可是大富大贵。”

市民乙：“您？就凭您？您能给他看相？”

市民甲：“看相片儿。”

市民乙：“那我也见过。”

市民丙：“您那画眉开口了没有？”

市民丁：“哨得那个好，比小白玉霜强！”

市民丙：“今晚上电匣子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市民丁：“讲听戏，还是听梅老板的，过瘾！”

这中间毛泽东端碗去窗口浇羊肉汤，回来埋头大吃，香得很。

继续传来议论声：“人家马老板眼睛那么一闭，‘我站在城楼观山景’……”他敲着桌沿儿唱上了。

“现在咱们蹬三轮的，不那么下三烂了。嘿，那天一个大兵坐车，我一拐弯，这么一伸胳膊，他坐在车后就啪地敬个礼。”

“那是怎么一说？”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噗！”毛泽东差点喷饭，这引起了同桌人的注意，那人边吃边看他。毛泽东紧吃。

毛泽东吃完站起身来：“结账吧。”

跑堂的：“好咧！3千5百块，您哪！”毛泽东一边说：“好，好！”一边伸手摸口袋。他有点慌神了，摸遍了所有的口袋，除了那半包烟，一文不名。刚要启齿，看到了账房里的8个大字：概不赊欠，免开尊口。

正在他难堪之际，叶子龙跨进门来，把一卷子纸币往账房桌上一拍，然后拉主席就走。

同桌的这时才大叫一声：“嘿！毛泽东！刚才那位是毛主席。”

“真的？”“不能吧？”人们不信。

同桌的：“没错儿！”人们都跑出屋去。

跑堂的一拍大腿：“咳！我真混！怎么跟佗（读摊）老要钱呢？”

这些人站在门口台阶上望着，但已不见毛泽东身影。

152 双清别墅 深夜

毛泽东哼着京剧归来，显得很高兴，在院里与叶子龙等分手，回自己屋，一推门，他怔了一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坐在屋里，个个都板着脸。

毛泽东看看他们，走到自己桌前，拿起新送来的文件、电报，站那儿看，像是自言自语地：“嗨！彭大将军又打了个胜仗！阎老西当了行政院长……”把一份文件扔到一边，“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那地方无产阶级能住吗？给人什么印象！不搬！不搬……”

他尽管自言自语，在座的那几位都没反应。他有点奇怪，也有点心虚，转过脸来问：“诸位，有事吗？”三位不言声。

毛泽东：“哼！静坐示威呀？”三位仍不言声。毛泽东清点一下人数，“就那时没来，对，他病了。差不多是政治局全会！”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着自己的手指甲，“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犯纪律的问题嘛，这可不能责备叶子龙，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首先是宽厚的朱德噗地先笑了，少奇、恩来也不禁莞尔一笑。

朱德：“你全说了，我们还说什么？”

周恩来严厉地：“但是下不为例！”

刘少奇：“关于这点，中央是决定了的。”

毛泽东：“是的，是的。”过了关，又来了精神：“不过，我可有收获。北平相当破破烂烂，不是印象中那样金碧辉煌。王府井南口，我以为有座假山哩，一问才知道是炉灰和垃圾，堆积好几年了。哎，恩来，关于北平和全国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何高见？”

周恩来：“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设是经典，一点也动不得。”

毛泽东：“这种意见不可取，高筑墙对弓箭而言有用，对原子弹就不起作用了。我也喜欢四合院，不反对大屋顶，可是我们是新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周恩来：“还有人坚决反对北平建工厂。”

毛泽东：“这话也听不得，请想想，经过战乱，人民失业者有之，挨饿者有之，当娼妓者也有之。如果我们不多盖工厂，不加速发展重工业，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朱德：“现在人民对建设中国热情很高。”

周恩来：“团市委准备组织几十万娃娃们清除垃圾。”

刘少奇：“作为总工会名誉主席，我可感受到了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毛泽东：“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因此我想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是相当地快的。我确信，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站起来，兴奋地：“不像我们以前所估计的那样，会大大加快，大大提前！”

刘少奇突然冷静起来，温文地说：“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

毛泽东认真地问：“少奇，你有什么意见？”

刘少奇慢条斯理地：“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

毛泽东：“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

刘少奇：“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毛泽东一拍脑门儿：“哎呀！少奇！”

刘少奇：“千万不要发生此一毛泽东反对彼一毛泽东这类的东西。”

毛泽东品味着他的话。

电话铃响。周恩来接后给毛泽东：“剑英催他那报告了。”

毛泽东接电话：“我不搬，我不要做皇帝！”放下电话，“这个剑英，真固执！”

周恩来笑笑：“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毛泽东：“这回我偏不听！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恩来：“他坚持的也是原则，现在这个地方连围墙都没有。”

毛泽东：“不谈，不谈。”

周恩来：“好，不谈就不谈。”他向朱德、刘少奇使个眼色，几个人一起来到门外。

周恩来：“主席讨厌搬进皇帝住过的地方。”

朱德：“这是形式主义嘛。”

周恩来：“中南海有高墙，好保卫，必须叫主席住进去，我们才能高枕无忧。”

刘少奇：“怕不成。”

周恩来：“我有一计。”附朱、刘二人耳畔小声说了几句。

二人面露喜色。三人一同进屋。

周恩来：“老总、少奇，有空我们去游泳呀？”

朱德：“西山上有江还是有海？”

毛泽东抓住理了质问说：“哎！为什么不请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在湘江中流击水？嗯？”

周恩来：“你不去呀！中南海里有人工游泳池，也有天然游……”

不等说完，毛泽东一拍桌子：“定了！搬中南海！”

人们都笑了。毛泽东怔怔神，对刘少奇：“糟了！此一毛泽东反对了彼一毛泽东！”笑声更高。

153 南京美国大使馆

一只只皮箱装进汽车，穿旅行服装的司徒雷登在傅泾波和参赞琼斯等陪同下走出大楼，边走边谈。

字幕并画外音：“1949年8月2日一个炎热的早晨，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凄然回国。嗣后若干年他挂着驻中国大使的头衔，带着一连串的不理解在美国郁郁而终。”

几辆汽车驶出大使馆大门，然后大门悠悠关闭。

门柱上大使馆的铜牌。

154 上海宋庆龄公馆

门牌：淮海中路1843号

镜头慢慢推进：草坪、甬道、繁盛的花木。

轻柔的广播声：“……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

155 宋公馆二楼办公室

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架英文打字机。宋庆龄优雅地坐在那里听广播。

广播声：“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宋庆龄莞尔一笑，关上收音机，站在窗前眺望一下。忽然兴之所至，走到钢琴前，弹起了一支优美轻快的曲子。

手指娴熟地在琴键上跳动。琴声悠扬。

156 公馆院内

廖梦醒陪着邓颖超走来。听到琴声，两人停步，相对一笑。

字幕：廖仲恺、何香凝之女廖梦醒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保姆李燕娥出门来迎接。

157 一楼会客室

李燕娥引入客人、沏茶。

坐在沙发上的邓颖超、廖梦醒欣赏着琴声。

忽然，琴声中断。李燕娥倒完茶，忙去迎接。

门外宋庆龄的声音：“李姐，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我？”

李燕娥忙迎出：“客人来了。”

宋庆龄进来。“梦醒、颖超！”上前去紧紧拥抱在一起。

邓颖超双手拉着宋庆龄的手：“庆龄先生！你好！”

宋庆龄：“好，好。我们解放了！”

邓颖超：“恩来得知您从此永远脱离险境，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

宋庆龄：“谢谢恩来。嗯，咱们为什么站着讲话？坐呀！坐呀！”拉邓颖超并肩坐在长沙发上。廖梦醒坐在一只单人沙发上。

李姐又端上精致的点心和新鲜水果。

邓颖超：“我清楚地记得 1945 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

宋庆龄：“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毛主席好吗？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面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少吸。”

邓颖超：“他很好。自己说是九分能吃，七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宋庆龄笑笑，给邓颖超剥一个桔子。

廖梦醒：“邓大姐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派来，专程接您北上的。”

宋庆龄：“去北平？我想过，但是……”看一眼墙上孙中山的照片。沉默了。

廖梦醒对邓颖超：“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她随孙中山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京；1929年又去，那一次是为孙先生移灵。”

宋庆龄：“我怕到那里去！”

邓颖超：“可是……我带来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笔信。”打开手提包，拿出两个大信封：“请看。”

宋庆龄打开毛泽东的信。毛泽东的声音：“庆龄同志……”宋庆龄怔了一下，“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

毛泽东龙飞凤舞的字迹，声音继续：“兹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期勿却为盼。”

宋庆龄仰起脸思考着。

她又打开周恩来的信看着。

邓颖超：“你若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

不等她说完，宋庆龄把两信压在胸前：“我去！我去！”

邓颖超：“那太好了！谢谢您使我不辱使命！”

158 韶山冲

一个头戴吕宋帽的老者，一把山羊胡子标志着他是韶山冲的元老，背着一个布褡裢，正在给一群穿戴整齐的男女训话：“咱们不用等着请，咱毛家人坐天下，咱不帮一把谁帮？刑名啊、账房啊、刀笔呀，咱不沾，帮着干点杂事总该呀，肥水别流外人田，打打秋风也是应当应分的。”

人们七嘴八舌称是。山羊胡子：“那好，咱就晓行夜宿上京城，大事小事得听我的。东西都带齐了？”

有人举起辣椒。有人举起红稻米。

山羊胡子乐了。这一队进城去打毛主席“秋风”的人马就从湖南的乡下出发了。

159 中南海 黄昏

毛泽东与程潜在海边散步。

字幕并画外音：“1949年9月7日，在长沙与陈明仁等一起率部起义的程潜到了北平。毛泽东亲往车站迎接。次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了程潜。”

毛泽东：“我年轻时气盛，对老师多有得罪，那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我驱赶校长张干，搞了个‘驱张运动’，现在张干还在长沙？”

程潜：“他挺惨，一大群孩子，没职业，快讨饭了。”

毛泽东：“怎么会没职业？”

程潜：“张干当年想开除你学籍，这样的人，你想，谁敢给他饭碗子？”

毛泽东：“岂有此理！我马上给湖南省委写信，再寄点钱，我要把他请到北京住上一年半载。”

程潜：“这样好，这样好。大家风度。”

毛泽东风趣地：“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

打倒，不简单。你的旧部很多，有要钱的就给一点，有要官的你就安插一下。颂公也要有点大家风度嘛！”

程潜：“不，不！我知道共产党不讲这个。”

毛泽东：“政府每月给你特别费大米5万斤，任你开支。够吗？”

程潜：“够了！够了！谢谢！”

一个秘书悄然走近。

毛泽东侧过头来：“是朱老总叫我？”

秘书摇摇头，面有难色。

毛泽东：“蒋介石叫我，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嘛！”

秘书这才敢进言：“您家乡……韶山冲的乡亲们来了。”

毛泽东兴奋地：“好，好！”一看程潜，又改变主意，对秘书：“你先接待一下。”

程潜：“主席事忙，我告辞了。”

毛泽东对程潜耳语：“小小的韶山冲出了个大官儿，唔，就像当年凤阳出了个朱元璋，也许是来攀攀亲，打点秋风什么的。”

程潜笑了。毛泽东神情严肃起来：“他们帮助过我抚养孩子。我家几口人死在白区，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也许付出的代价更大……好，改日再谈。”对秘书：“送送程老前辈。”

160 一间古色古香的接待大厅

客人们被招待在这屋子里用茶、吃瓜果。

人们眼睛不够使地看着彩绘藻井，金碧辉煌的景泰蓝饰物。这儿捏捏，那儿摸摸，少有的满足心使他们发出轻声的议论。

山羊胡子：“这就是金銮殿！瞧，龙盘虎踞的。”

年轻人：“说不定乾隆爷就在这批帖子！”

山羊胡子坐上太师椅颠颠屁股：“嘿，如今江山叫咱姓毛的坐了。”

正在这时，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出现在门口，他亮起嗓门说了声：“乡亲们好！”

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来，都拿眼睛瞟着山羊胡子老者。

山羊胡子掸掸衣服，迈出方步，准备下跪。

毛泽东赶忙上去扶住山羊胡子：“九叔，这可不行，大家快请坐。”

人们你看我，我看你，迟迟疑疑地落了座。

毛泽东：“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见面没这规矩呀！”

山羊胡子：“现在不是那个……了嘛！大侄子，我说咱这国号叫什么？”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不好？”

山羊胡子：“嗯，这我得替你想想，年号呢？”

毛泽东：“准备采用公元纪年，今年是一千九百四十九年。”

山羊胡子：“嗯，这个好。显得年头多。”

毛泽东：“咱们家乡在划成份吧？”

众人：“对！”“是！”

毛泽东笑眯眯地给大家分烟：“我家划的是啥呀？”

山羊胡子：“贫农。你家不贫农谁家贫农。”

毛泽东爽朗大笑：“九叔，你还不知我家老底吗？这得公事公办。我家应是富农，一会儿，我写封信给农会，你给捎回去。”

山羊胡子：“你贴上印花寄去吧，我们这些人，不想回去。在你手下干点杂差。”

毛泽东：“唔？那可不行。”

山羊胡子：“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莫过父子兵呀！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点！”

毛泽东：“做不得，做不得，做不得！”

山羊胡子跳起来，生气地：“好哇！你？姓毛的不封，你净用国民党、大地主？”

毛泽东：“您指的是？”

山羊胡子：“我们知道，你刚才封了那个姓程的！”

毛泽东笑呵呵地：“您说是程潜呀？岂止是他？多了！还有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他们起义，我们少死多少人？他们一封信，甚至可以消灭国民党一个两个兵团。九叔，这笔账您没算过来呀。”

山羊胡子又坐下了，扳着指头：“那我得替你算算，我怕你上当！”

161 重庆戴公祠

两个特务架着杨虎城，另两个特务架着杨虎城二十多岁的男孩，走上三百多级的石阶。

杨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家八九岁的小女孩，被特务推入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

字幕：1949年9月17日 重庆戴公祠

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

杨公子

杨的秘书宋绮云夫妇

杨家、宋家的小女儿

162 石阶上端的正房

杨氏父子刚被架入，埋伏在门后的特务就扑上来刺死杨公子，接着又刺杨虎城。父子先后倒下，特务又补数刀，持刀跑出。

163 石阶下的院内

特务奔下石阶，直奔屋内，俄顷，宋绮云夫妇惨叫声传来。

在院内玩耍的两个小女孩见特务奔来，立刻双双跪下，连连

作揖。一个女孩从背后被刺死，另一个去抱她，也被刺死。

164 香港某街市

杨杰走着。字幕：1949年9月19日 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民革”中央执委杨杰将军

几个人迎面走来，用无声手枪照他打了几枪。杨杰倒地，特务逃跑，行人惊呼。

165 昆明某中学

特务和军警用机枪包围操场上集会的中学生。操场上有“我们要求和平解放昆明”等标语。

字幕：1949年9月20日 昆明

特务和军警拘捕学生。踢打、捆绑、抓人。

166 天安门广场

这里正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参加这一活动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字幕：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 北京

毛泽东眼里满含泪水在宣读碑文。

大理石奠基碑在他们的眼里变得模糊不清。

毛泽东执锹填土。其他人执锹填土。

毛泽东填过土后，背转身看着天安门。

天安门在泪眼中更像海市蜃楼。

血红的西沉红日。

167 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

一碗二米饭、两碟青菜、两小碟辣椒和霉豆腐摆在桌上。

毛泽东狠命抽烟。太阳已下山，而屋中未开灯。毛岸英进来，打开电灯，奇怪地看看饭菜，看看父亲。毛泽东的视线尽力躲避着他。

毛岸英：“爸爸！您……”

毛泽东：“啊，岸英，你坐下。”

毛岸英仔细地看看父亲。毛泽东眼睛通红，而且有点肿。

毛岸英：“爸爸！您哭了？”

毛泽东：“你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毛岸英：“可能去政务院吧。”

毛泽东：“不，不行，你不够格。我的权利大得很，但给你的权利只有一个：劳动。你才 27 岁，浮在上边不好。”

毛岸英：“是，爸爸。我听您的。”

毛泽东：“爸爸知道你很苦，8 岁跟你母亲一起坐牢受刑。被营救出来的时候，你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苏联的时候，又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乘着坦克，长驱千里……”

毛岸英：“庆幸的是我没死！”

毛泽东：“是的，你没死，但死去的又有多少啊！”

毛岸英：“您就为这个……”指指自己的眼睛。

毛泽东：“是的，我想到方志敏他们……还有那么多的党外人士……还有开慧——你的母亲！”

毛岸英也沉默了。毛泽东：“你到湖南去一次吧，看看你外婆。告诉她老人家，毛泽东永远是她的儿子。”眼泪又默默地流下他的脸颊。

168 台北草山阳明山庄 黄昏

万绿丛中的一座小洋房。

字幕：台北草山阳明山庄

蒋介石望着窗外：“大海那边在干什么？”

蒋经国：“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蒋介石：“明天？”

蒋经国：“明天。”

蒋介石：“我想像不出会是什么样子！”

蒋经国：“还不是痞子运动？穷人上街游行，你不是说过，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吗？”

“毛泽东有时比我高明。”蒋介石说，“国父说过，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与逆，都指的是民心，大概只有逆境中的势力，崛起中的势力才有可能重视人心，得到人心。”

“我们不处在逆境中吗？”蒋经国道，“我们应检讨过去，顺乎民情，体察民心，希望还是有的。”

蒋介石遥望迷蒙的大海，像是在呓语：“是的，是的，希望……”

169 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 深夜

毛泽东与儿子继续谈着。

毛岸英：“您应该高兴才是。”

毛泽东：“高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我忽然记起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跟我的谈话。”

毛岸英：“黄炎培？”

毛泽东：“是的，黄任之，清朝举人，同盟会会员，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大我15岁。”

毛岸英：“他说什么？”

毛泽东：“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率的支配力，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忽儿的事。”

毛岸英：“我不懂。”

毛泽东：“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

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毛岸英：“这我懂，他说得有道理。”

毛泽东：“他又说，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他希望‘中共诸君’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岸英：“能跳出吗？”

毛泽东：“我当时回答：能。我们已找出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监视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岸英年轻英俊的脸。他沉思着。

字幕并画外音：“一年以后，他奉父亲之命出发了，一个多月以后，即1950年11月25日，他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年仅28岁。”

170 台北草山阳明山庄 深夜

蒋经国：“我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我还是信奉那句话，知耻者后勇，麻木者沉沦。在某种意义上讲，父亲不是留给我一个乱摊子，只要我能及时清理这倒塌的废墟，一个宏伟壮观的大厦，依然会从台湾的大地耸立起来。”

蒋介石激动地站起，他十分得意地看了儿子许久，高兴地拍了拍儿子的肩头：“说得好，知耻而后勇！”顺手撕下9月30日这张日历。10月1日清晰地跃然眼前，他长久地端详着这个既平常又非凡的日子。过了很久以后他转过身来说：“天明了，他们该来了。”

陈诚、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周至柔、桂永清、毛人凤……悄然地来到门口。

蒋介石没有和他们说话，只对来人看了一眼。

周至柔站了出来：“总统，轰炸机编队完毕，共分两个梯队，120架飞机。”

蒋介石半晌没有做声。

171 天安门

这是永远载入史册的黎明。喷薄欲出的红日把天安门前的华表、金水桥乃至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炫目的金光。天地间奇静，没有一丝杂响。

石板路上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咚！咚！咚！”这是脚步声，但也像有千万人的心脏跳动声。

172 阳明山庄

蒋介石在踱步，思考着。突然，他转过身，似乎是下了决心，然而他没说话，又继续踱步。

脚步轻轻，由于四周极静，还是有沙沙的声响。

突然传来一阵孩子的啼哭声。

蒋介石这时倒十分敏感：“经国去看看，好像是爱伦在哭，去把他领来。”

蒋经国起身出去，少顷带儿子来。

蒋介石忙问：“为什么哭？”

蒋经国回话：“父亲，我以为今天是国耻之日，蒋家老小应停止烟火一天，他是饿的。”

蒋介石听罢什么也没说，从橱柜里取出一个饼干筒，递给爱孙：“吃吧，吃吧，爷爷让你吃。”

爱伦看着爷爷：“爷爷您真好！”

一句话说得蒋介石潸然泪下：“……爷爷不好，爷爷要是好，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

在场的人全都哭了。蒋介石：“经国，君之罪不能臣代过，

父之罪岂能子受累？我没有把国家治好，与我孙儿何干？”

173 天安门后面

周恩来等一大批伟人陪着毛泽东步履矫健地来到。

毛泽东仰头看看，有几只鸽子在飞翔。

周恩来给了毛泽东瞬息思考、体味的时间。之后，他轻声提议：“主席，坐电梯升城楼吧？”

毛泽东挥挥手：“不。”

于是，他健步走在楼梯上。一步、两步……除了脚步声，什么声音都没有。

174 阳明山庄

蒋介石还在来回踱步。然后他停下：“空军周总司令！”

周至柔：“到！”跨上一步。

蒋介石：“从台湾起飞，半径过大；南韩又交涉不下来；美国人，哼！我知道他们。算了，轰炸机编队不出动。”

周至柔：“是。”

蒋介石：“海军桂总司令！”

桂永清：“到！”

蒋介石：“继续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封锁！”

桂永清：“是。”

蒋介石：“他们把我赶出来了，可我把4万万人要吃饭的包袱甩给了毛泽东。民以食为天，看他怎么办！”对全体，“而我们要处变不惊，自强不息。这样，反攻必胜，复国必成！”

全体答道：“是！”

蒋介石：“你们可以走了。”

将领们悄悄退出，这里只剩下蒋介石和蒋经国。

蒋介石看看儿子：“你可以走了。”

蒋经国：“父亲！”不愿走开，想陪父亲呆着。可是蒋介石摆摆手，踱起步来。

蒋经国只好退出。他在走廊上逐渐远去的背景。

字幕并画外音：“26年以后，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继任“总统”，时年69岁。

屋里只剩下蒋介石，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忽然，他停步，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亿万群众的欢呼声越来越响，震耳欲聋。

175 天安门

走到最高一级台阶处，毛泽东站下不动，双腿微颤。

欢呼声响。毛泽东久久伫立着。

周恩来、刘少奇从左右扶了他一把。

他又继续走动了。他看到城楼下人头攒动、红旗飘舞的海洋。

林伯渠引导他们各就各位。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义勇军进行曲》响起。

字幕：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

欢呼声突然中断。广场上静极了。

毛泽东拿出公告，响亮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欢呼声。毛泽东摁动电钮。电流从城楼通往广场中心。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

人们仰望着她。

红旗在蓝天上飘扬。欢呼声更响了。

176 长安街上

聂荣臻驱车徐徐驶来，他与对面而来的朱德的车子相遇。聂荣臻向朱德敬礼、报告。

朱德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聂荣臻站在车上紧随其后。

177 天安门上

朱德宣布命令。阅兵式开始了。

两个排的海军为先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骑兵师……

14架飞机从会场上空自东而西掠过。

欢呼的人们。毛泽东时而仰望，时而俯瞰。在部队和群众队伍上叠印如下画面：林则徐虎门禁烟；洪秀全金田起义；五四运动群众游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李大钊走上绞刑架；方志敏长汀就义；日军炮轰宛平城；张学良被囚台湾；杨虎城被刺；解放战争东北战场解放军战斗英雄和战士一排排倒下；渣滓洞狱中绣红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长江谈兵；彭德怀、贺龙进军西北；林彪、陈赓在西南群山中行进；任弼时卧病在床；叶剑英进入广州，徐向前太原攻坚……

突然升起彩色火炮。天色已晚。

长长的红色灯笼的队伍。载歌载舞的人们。

毛泽东在扩音器前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画面凝着不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叠化成董希文的名画《开国大典》。

字幕快速升起。

（此剧与张天民、刘星、郭晨合写，原载1988年10期、11期《电影文学》）

木 屋

1 水利枢纽工程工地 日

长江天险南津关。

青苍苍的石壁束缚着奔腾的大江。落天走海、回澜百折的长江从此进入古彝陵州开阔地面，河床陡然展宽，形成一片汪洋，蒸腾起空蒙的水雾，浩荡南流。

山色有无中。

灰色的拦江大坝横卧二江、三江。船闸、电厂、泄水闸、拉沙闸等气势宏大的建筑物在水雾中若隐若现。

重型卡车和工人们在坝上来去匆匆。大江今日截流。

戗堤像一把铁钳从大江的左右两岸向江心延伸。几百台重型车辆载着石料顺序驶向堤端。

江中，驳船倾卸着巨大石笼。石笼入水，訇然有声，浪花飞溅。

自卸卡车向江中倾卸石料。

龙口，水深流急，25吨一块的混凝土四面体被投入龙口，咆哮的江水推得它翻滚，洪水夺路而去。

一位老人从截流现场方向沿大坝走来。他身材不高，圆脸，有一双笑咪咪的明亮的眼睛。头发稀疏，全白，那不听话的白毛

临风飞舞。穿一件黑色薄呢大衣，很短，仅及膝上。青布尖口鞋。手里提一支黄杨木手杖。他叫仲驷。67岁，大坝委员会委员，某部副部长。

他爬上船闸控制室又高又窄的钢梯。

控制室四面玻璃钢窗，大江上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室内年轻的男女工人们在调试仪表。一身油污的女工程师易红桔指导着他们。她47岁，有一副典型的南国女性的身材。

仲驷静悄悄地站在控制室门口。

易红桔发现了他，走过来，莞尔一笑：“仲副部长！”

仲驷摆摆手，不让惊动工人们。低声问道：“正常吗，工程师？”

易红桔：“正常。简直是世界水平。”

仲驷立即警惕起来，说：“噢！别吹！世界大得很！”

易红桔发觉自己说错了，笑笑。

仲驷假作生气地：“哼！”

易红桔：“您今天要走吗？别走！我舍不得离开您。”

仲驷：“我还不死哪！”笑笑，转身离开。刚走两步，发现控制室外的回廊上有一位身材魁伟的大胖子，正摆弄一架极时髦的照相机，选取角度，给一位小巧的老太婆（田秀）照相。仲驷悄悄接近他们，逗趣地说：“笑！”

咔嚓一声，大胖子拍完照片，发现仲驷，大声叫着：“啊哈！老仲！”挥挥手，豪爽地给以评价道：“你们搞得还可以呀！”

仲驷：“可我总是不大放心。我明天回北京，旅行家，你走不走？”

“我还没走过三峡哩！”蒲剑秋说。

仲驷：“山外青山楼外楼，老蒲休养几时休？”

田秀忙说：“他身体不好。”拍拍挎包，“全靠药！”

仲驷歪着头打量着容光焕发的蒲剑秋，只是笑。

蒲剑秋：“市里有 13 名正副书记，15 位正副市长。”

仲驷：“钞票多了通货膨胀，书记多了也要贬值。好，再见。”

蒲剑秋又忙着拍照。

仲驷走上大坝。他深深呼吸一下，悠然四顾。

轻纱般的水雾笼罩长江。雾散后偶尔露出青幽幽的石壁、高山顶上农民的白色小房和向阳山坡一丛丛红叶。时正仲秋，是柑桔红了的时候。

平静的江面上依稀的帆影。

在上游江岸，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依稀有一座小木屋。

仲驷猛然发现木屋，心灵似乎颤抖了一下。眼睛炯炯有神，勾起无数往事。这是那记忆中的木屋吗？他再仔细望望。

木屋似乎飘飘摇摇地走近了他。

是的，就是那幢木屋，“梦里寻它千百度”的木屋。

小老头如醉如痴。

一辆蒙着灰尘的吉普车驶来。到仲驷面前戛然停车。陆原和咸平跳下来。陆原，64 岁，穿一身工作服，乌黑的寸头又浓又密，高额骨，大嘴巴，棱角鲜明，有一股刚毅之气。戴着一副浅茶色眼镜。他也是大坝委员会委员，工程负责人之一。咸平是个黑瘦的小个子，穿黑呢子中山装，灰的卡裤子，一看就知道是蹙脚裁缝做的，略显土气。他 59 岁，可看起来比陆原、蒲剑秋都老。他是地委副书记。

陆原大声叫着：“老仲，看谁来了？”

仲驷看一眼穿黑呢子中山装的人：“啊，咸平！这次来我没去看你，是来……”

咸平：“跟他要账，他淹了我们几千亩柑桔林。”

陆原大吵大嚷地说：“哎哟哟！咸平，人可得有良心！你那里可没多少树。树嘛，在你这地委副书记的口袋里——写在纸

上的计划。别讹人！”接着，像忘记了咸平的存在，对仲骐说：“我对他那柑子兴趣不大，吃不吃都成。哎，跟我回去开会、讨论……”看看咸平，“赔他多少款。”

仲骐：“不了，彭放今天就到，接替我。”

陆原大为惊诧地：“怎么？批准离休了？”不待回答，又说：“工程刚搞到一半，你把我甩了！”

仲骐拂落拂落白发：“喏！垂垂老矣！想到此去不知什么时候再来，今生还能不能……心里总有点那个。你让我好好看看吧！”说得动心，有一点伤感。

陆原也为之动容，感叹地：“唉！人生太快啦！好吧，晚上为你饯行。”

仲骐：“那大可不必。如果你有空，到小木屋去。”

陆原：“木屋？啊，对，木屋！”

仲骐感情深沉地对咸平说：“在淹没以前，无论如何要看它一眼。”咸平点点头。

陆原一挥手，说：“就这么定。”走向汽车，与咸平上车，关上车门又推开，探头说：“好好看看大坝吧，咱们的心血结晶，咱们的……”琢磨词句，“里程碑。”

仲骐：“里程碑？”

2 江边

仲骐拄着手杖缓缓走着。稀疏的白发飘动。

江水拍击岸礁。

他沉思的眼睛……

穿青布尖口鞋的脚……

青年时代的仲骐（1938年），他乘一艘木船沿江上溯。岸上有一队纤夫在拉纤。船经过的陡岸上有一幢孤零零的木屋。水走船移，木屋似乎在旋转，渐渐远去……

延安窑洞内，仲骐扎着围裙在一台老式车床前干活。这是延安机器厂的一个“车间”。

北京一家豆浆店（1949年），仲骐、蒲剑秋、咸平、陆原这四个“土八路”，一人端一碗豆浆在喝。又酸又臭，蒲剑秋吐掉。向老板抗议，老板解释。四个人无奈，付款，谁都没带钱。仲骐翻蒲剑秋的口袋，翻出一只老怀表，用它抵押，然后几个人扬长而去。

恢复时期，仲骐在一家钢铁厂和工人抬耐火砖。偶一抬头，看见高炉长着青草，有乌鸦盘旋。

大跃进时期，仲骐在咸平带领下参观农民炼铁。荒山上黑烟四起，土高炉林立。

“文革”中在山上打石头的仲骐。

今天的仲骐，走在江岸上。背景是气势宏伟的大坝。

他向前走去。前面是那座孤零零的木屋。

同时出现他的画外音：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多少座里程碑？它们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有目共睹，巍然矗立在大地上；有的却早已销声匿迹，留下一片瓦砾，在我的心底；有的记载着我们的功绩，有的却只记载着失误。……

“这些都要留给后代、留给历史，后代人也许会笑我们蠢笨、笑我们幼稚。

“但我们是真诚的……

“现在我到了垂暮之年，今后的路不会很长了。让我想一想，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我眼前又出现了那座木屋。我的故事就从那里开始……”

3 木屋外

仲驷一步步走近。怀着一种崇敬而忧伤的神情端详着木屋。

木屋建在江岸突起的岩石上。日久年深，木板朽烂，全是烟熏火燎的乌黑颜色。一拳能打出个窟窿。屋前屋后有一垄垄黄土地，种了几棵青菜，几垄已收获的玉米。岩石边上有一棵枯树桩，可以想像它当年也曾有过根深叶茂的辉煌年代。

仲驷走上长满苔藓的台阶，试探地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嘶哑，也有些颤抖：“老易……老易大哥！”

没有回响。仲驷转身离去。

4 江岸

仲驷走近一只沙埋半截的朽烂木船。他累了，坐在船舷上休息。浪涌上沙岸。

悠然的，从极远的山坳里，也似乎是从遥远的往昔，传来川江号子声。

仲驷侧耳倾听。

十七八下河拉索索，
一步一爬到莲坨。
青滩泄滩不算滩，
船过崆岭见死活。
嘿左，嘿左，嘿左，
……

5 川江上（1938 年秋）

一艘沿江上溯的大木船。

纤路上有一队拉纤人的身影。这是一队蓬头垢面的人，老者五六十岁，少者十五六岁。有的赤膊有的穿短裤，有的几乎什么

也没穿。

纤路忽上忽下，他们身背纤绳佝偻前行。

船头劈开逆水。

他们当中有个高个子，20岁，满脸虬须，叫易老大，看样子就知道这是个有经验的纤夫。一个十七八岁虎背熊腰的后生在他身旁走着，全身赤裸，腰部围块破布。他不背纤，只是悠闲自在地随队伍走。无所事事笑呵呵地左顾右盼。他叫老四，姓氏不考，是易老大的同乡人。在船上当“抱水湾”的——专门负责处理纤绳上的故障。

在弯弯的江曲上，易老大抬头前望。

前面是那幢木屋，他的家。木屋有棵盘根错节的老树。树下系着一只小船。紧靠岩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女人，易老大的妻子，腿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七八岁，女的四五岁。看看船来了，女人快步跑回屋子。

木船上满载货物，到处贴着“抗战到底”、“保卫大武汉”之类的标语。驾长、大领江、管事的等各色人在舱面上活动着。只有下水时才干活的“打杠子的”（摇橹）船工坐在船头嬉笑。

穿皮茄克的24岁的仲驷站在船上，扶着几只木箱看着江岸。号子声越来越响：

上水不如牛和马，
下水我是公子哥。
有钱买得今朝醉，
管它哪天见阎罗。
嘿左，嘿左，嘿左……

年轻女人拿着一包红苕跑下河滩。易老大只是抬头看看她，并无话，也不敢稍事松懈。老四跑过去，接过红苕，跟孩子们逗

逗，跑去追赶队伍。

“头脑”（工头）提着竹篾鞭子随纤夫走。

前面，河滩消失，一条仅可容身的阶梯纤路爬上江岸立陡的石崖。

纤夫紧紧搂住迎面矗立的石头，四肢着地爬着。

突起的岩石上有纤绳磨出的道道深沟。

号子声渐隐。

船行无事，很是寂寞。仲驷打开箱盖擦拭他的一台车床。咸平（十六七岁，农技校学生，农村小伙子模样）围着他转，新奇地动动车床。

咸平：“仲工程师，这是你的？你很有钱吧？”

仲驷笑笑：“我买的便宜。日本人打上海，有钱人逃难，跟白给差不多。”

咸平：“你要上重庆开工厂吗？”

仲驷：“我不知道。反正不能把它留给日本人。德国货。”

咸平：“我跟你一块干吧？”

仲驷：“你？学过徒？”

咸平：“在学校学过一年养蚕。”

仲驷：“现在蚕没用。要枪炮子弹，打日本人。”

咸平：“行，跟你学造枪炮子弹。”扭头看见蒲剑秋和陆原从后舱过来，说：“蒲剑秋他们来了。”

仲驷看看蒲剑秋：“别理他。穿军装，领军饷，不上前线往后跑，见他我就恶心！”埋头于车床之侧。

蒲剑秋（23岁，穿军装）、陆原（21岁，工人模样）边走边谈。

蒲剑秋：“陆原兄，就这么定，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咱们就要求去延安。”

陆原：“一言为定。哎，蒲兄，我还有点不明白。像我吧，

当学徒，受压迫，信奉马克思，参加 CP。你为什么呢？”

蒲剑秋：“你猜猜。”

陆原：“猜不着。”

蒲剑秋：“我爸爸非要给我找个大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我一气之下，革命了。”哈哈大笑，忽然看见仲驷，对陆原说：“我去约工程师和他那位信徒跟咱们一路走。”

陆原：“能行吗？”

蒲剑秋：“能行。他需要找真抗日的地方。看我的。”走近仲驷，陆原半信半疑地跟着他。

仲驷歪头白了蒲剑秋一眼。不打招呼。咸平尴尬地向他一笑，转到仲驷身后去了。

蒲剑秋：“密斯特仲，据可靠消息，内迁工厂数百家，重庆有人满之患，办工厂没地皮。”

仲驷不带好气地：“那我把机器扔到江里。”

蒲剑秋：“就算你运气，惨淡经营，造出子弹，你可知道，我们的蒋委员长可以把它射向日本皇军，也可以射向八路军、新四军！”

仲驷从车床上抬起眼睛，震惊地：“什么？”这简直是他没想到的。

陆原在一旁说：“他说得对。”

仲驷又低头干活。

蒲剑秋：“还需要你的地方，那里幅员辽阔，工业落后。抗日志士有的还拿着义和团时代的大刀长矛跟日本人血战。”

仲驷直起腰，想一想：“啊，我明白了。你是说……可是你？”

蒲剑秋：“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

陆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嘛！”

仲驷：“嘿嘿……误会。”

咸平瞪着眼睛，拉拉陆原的衣袖，指指蒲剑秋：“他？”陆原只是笑。不作回答。

仲骐：“要知道，我对向后跑的军人一向没有好感。”

蒲剑秋哈哈大笑。听到后面的汽笛声，说：“又来了，也是向后跑的。没办法，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啊！”

仲骐：“我对他也没有好感！”蒲剑秋欣赏地看他一眼，然后扭头望着下游。

陆原凑到蒲剑秋身边说：“有门儿，我佩服你。”蒲剑秋矜持地笑笑。

一艘小火轮从下游追上来，机器轰响，黑烟飘散在江面上。渐渐的，可以看清船上人挤得满满的，是些逃亡的学生、中小官吏、商人和他们的家属。船上堆积着各种箱笼，那些人就挤在箱笼间，或坐在其上。

火轮艰难上溯，它排开的浪涛拍击着木船船舷。木船摇晃。黑烟飘上木船，呛得人们直咳嗽。

咸平喊道：“同学们，同胞们！前方战事怎么样？”

火轮上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喊：“广州沦陷！”“日军 10 月 25 日下午 6 点进入汉口市街！”“中国将士 14.3 万人阵亡，9500 人被俘。”“兰州烟酒局长贪污 1 万元！”“193 师师长李宗鉴弃职潜逃！”“真他妈的！”

“你们自己看吧！”一个学生把一张《中央日报》包到随手抓来的馒头上抛过来。咸平、陆原伸手去接，没能接到。报纸落水，随波流去，旋即沉没。

火轮越过木船。学生们哼起《松花江上》。江风萧萧，倍添凄凉。火轮转过山脚，声音渐衰。

仲骐揩着手上的油泥，望着斑斓群山，嘟囔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有点哽咽了。

蒲剑秋激动地使劲搂搂他的肩膀。

仲驷苦笑一下：“哼！20 世纪的我，竟然跟一千多年前的老杜有同样的感受……”

说得凄凉。仲驷眼里噙着泪花。

蒲剑秋：“还有另一个中国。我离开武汉以前得到的消息，八路军 359 旅在广灵击毙日军八百多人，新四军陈毅支队袭击苏南……这个民族是古老的、多难的，也是有希望的。”

陆原：“希望在陕北。”

仲驷看看陆原，惊异地：“你？”

咸平：“他也有背景。”

陆原：“一个强大的背景。”

仲驷：“看来我就是孤军奋战。”

咸平忙靠上前：“不，我是你朋友。”

蒲剑秋：“我们都是朋友。”

山坡上又响起号子声：

刀山好上船难拖，
全靠老大朋友多。
拉得长江水倒流，
拉得船儿上山坡。
嘿左，嘿左，嘿左……

船头劈开疾水。

远远的，忽然山穷水尽，长江不见了，迎面一个倚山而建的鳞次栉比的小镇。几只小划子从那里顺流而下。一只划子是一户人家，也是一户水上小贩。他们驶船技术高超，瞬息间都争先恐后地傍上大船，随船上水。一片叫卖声：“先生、老总！”“鳊鱼，青鲩，白鲩，翘嘴白……”“豆腐干，卤肉……”“京广杂货，最

后一点货底，不买没有了！”

摇橹工虽然没活，像个公子坐在船上，但他们囊空如洗，只是白眼看着小贩们，跟女人打情骂俏：“上来玩玩呀！”“去你的！总共装着两吊半！”“那还不够用？”领江、驾长、管事一流的“高级船员”买点豆腐干、白酒、劣等香烟之类。船主从后舱出来，弯腰接过两条肥大的鲜鱼。

一个大头、细腰、挺着葫芦肚子的男孩站在小船上向仲驷、蒲剑秋等人招揽生意：“先生、老总！给小少爷买个吹吹儿吧。”他乌黑的手中托着几只泥烧的、涂了金粉的小哨子，吹响其中一只。

仲驷摇摇头，不忍地走开了。

正在这时，船来到水疾滩险的地段，站在船头的大领江喊道：“走开喽！走开喽！”

做买卖的小船纷纷解缆离大船而去。

驾长向上喊：“坡上的！走拢喽！”

纤夫们紧张地拉纤。个个汗流浹背，青筋暴起。他们拉呀，拉！

水走山移船不挪，
哪个龟孙打了哆嗦？
不怕留下小寡妇，
苦煎苦熬受折磨！
嘿左，嘿左，嘿左……

纤夫们拼命拉纤，但船却不能向前挪动半步。易老大向老四一努嘴让他看。

主绳挂在一块从江中突起的独岩上。

船上有人喊：“抱水湾的！你龟儿子瞎了？”

老四把红苕包塞给易老大，易老大深情地看着他，这一眼，像是生离死别。但老四却满不在乎地勒勒腰带。他仗着年轻气盛，有一副好身手，干这种活计，为的是能多挣几个钱。他看看易老大，咧嘴笑笑，尔后就敏捷地溜下山坡，跳过江中的一块块礁石，直奔狃岩之下。

船上的人关注地看着。

江水滔滔，催船后退。纤绳绷得卡卡响，似乎要断。

老四猴子一样爬上狃岩。那上面无立锥之地，但他像块膏药牢牢地贴在石头上，上下左右移动。

俯视江面，狃岩下水流如箭，翻着泡漩。他抬头寻找登山之路。

头上山石危如累卵。

他的手指抠入石缝中。

他的足趾紧扒在石缘上，脚跟悬空。

他终于接近了竹绳。奋力推着，使劲摇着。

岸上拉纤的人们手扒山石站稳，绷紧纤绳，以防纤绳一挣，把他们拖下江去。

船上的人们屏声静息。

老四推不动纤绳，他又登高一步，往自己胸前拉着，纤绳已见活动。

他汗流满面，眼球突出。

老四猛用一把力，纤绳被他拉离石缝，推出狃岩尖顶。纤绳猛地绷直，脱离岩石。然而就在这同时，老四也像一丸弹子被纤绳弹出，翻了一转，一头扎入江中。

人们惊呼。易老大脱掉纤绳，奔到崖边，伸张双手，撕心裂肺地一声喊：“老四！”发疯似的挤开纤夫，向前奔跑，两三个纤夫同时扑上来抓住他，劝解着。

易老大拼命挣扎着，呼喊着。

一个上了年纪的纤夫上前，照准他的脸，啪地打了他一个嘴巴。

老纤夫：“老四回不来了！”

这一记嘴巴使易老大清醒过来，他不再挣扎，两眼木然地向前望着。

“船溜了！”下面一声尖叫。

还在背纤的人有的被拖倒在地，有的被拖到峭崖边缘，不得不甩掉绳套。

易老大、老纤夫等扑向纤绳，只差一把，他们没能抓到。

纤绳掉下江去。

木船失去控制，顺水漂流，东一下、西一下地撞着礁石。船上的人东倒西歪，木头滚下江去。船主五体投地，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神佛祐助。

就在这万分危急之中，船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壮汉挣扎着爬起来，背起一条绳索，看准机会，嗖地跳上一块礁石。他是船上“换法兰的”，是另一种处理紧急事故的船工。只见他飞快地把绳套抛在一块石尖上，绳子绷直，把船拽住了。但同在这一刹那间，船尾砰地撞到后面的礁石上，舵板破碎。

仲骐等人东倒西歪，蒲剑秋一头跌撞在木箱角，撞击出一块血印。仲骐用围在脖子上的白丝围巾为他包扎。船主走过来。

船主：“对不起，对不起。船不能走了，各位是不是到岸上休息？”指指下游江岸，“往下走有一个村子。”

蒲剑秋：“哼！差点喂鱼。好吧。”

船主：“管事！送先生们上岸。”

管事的跑来，满脸堆笑：“请跟我走。”他在前头跳上礁石。

岸上，精疲力竭的纤夫们有躺有坐。易老大站在“头脑”面前，那“头脑”正身卧沙滩，头枕卵石喘息。

易老大：“头脑，老四那份工钱……”

“头脑”：“他没给我拉完这趟水呀！”

易老大：“那，人就白死？”

仲驷等人上岸。他们边打开挽起的裤脚，边抖落鞋里的沙子边听着。

“头脑”：“死活不问，铺子里的规矩！”

易老大：“他家里还有瞎眼的老娘！”

“头脑”：“跟我说不着！”

老纤夫前来帮助说情：“您赏我个老面子，给他吧，是他把老四带出来的，回去也有个交代。您多花那几块死人的钱……”

“头脑”：“滚他妈的蛋！”

易老大忙把老纤夫拉开，对“头脑”说：“就算我们给您白干，您另找人吧！”

“头脑”白了他一眼，无动于衷。

易老大转身走了。老纤夫忙叫他：“老大！”

6 山路上

仲驷、蒲剑秋、陆原与咸平垂头丧气地前后走着。

仲驷看见正在前面噘嘴走着的易老大。叫道：“老大！易老大！等等！”

追过去。

仲驷来到易老大面前，掏出钱包把几张钞票给他。易老大看了一眼钱，又看一眼仲驷，转身走了。

仲驷：“哎，给老四他娘的！”易老大并不回头。

其他人跟上来，看看仲驷，看看远去的纤夫。

7 木屋前

四个旅人狼狈地走来。他们看看木屋。再向前走。木屋门开了，易老大站在门口，不说话。人过后，才说：“不嫌脏，就

住下。”

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打扰。

“爱住不住。”易老大杵槓横丧地说，进屋去了。

四个人不知所措。最后咸平走到木屋前，对着门板说：“要不然，我们就打扰一夜。”

门重又开了。易老大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这才对。”对屋内喊：“烧茶！”然后自己出来，收拾起一张摇网，走向江岸。易老大妻子走出来，她两眼红赤赤的，见生人来，忙抹掉眼泪，苦笑一下说：“进吧。”两个孩子抱住她的腿，她一人给个耳光。仲骐、蒲剑秋、陆原先进屋，咸平殿后，回头向江岸喊：“哎，你干什么去？”

易老大解缆，跳上小船。向上游摇去。

8 木屋内 黄昏

屋地中央放一张竹桌，桌上有一尾大鱼、一碗红苕、一盆玉米饭（玉米面蒸成的），桌中央是一只烧着炭火的烘炉子，上坐沙锅。仲骐等坐竹椅，易老大坐自己的草鞋。

易妻里里外外忙着。两个孩子在竹床上玩儿。竹床上挂着一顶旧蚊帐，板墙上贴着关云长的旧年画。

仲骐等人局促不安，谁也不动筷子。

易老大：“吃吧，吃吧，山不亲水亲，一条船上的人。”

仲骐又掏出钱包，拿出点钱，放在桌角说：“给老四娘的。”易老大看一眼钱，没说话。蒲剑秋、陆原都掏出钱，凑多一点。只有咸平是个穷学生，拿不出，很尴尬。仲骐安慰地看他一眼。易老大的妻子想到老四的遭遇，在一旁抽泣起来。

易老大看一眼妻子，说：“哭什么？江上哪天不死几个！”

易妻：“老四他娘可怎么过哟！”

易老大：“有，让她跟咱一块吃；饿，就一块饿。老天饿不

死没眼的家雀，哭有什么用？

易妻擦擦眼泪走出屋子。

仲驷等人互相看一眼。

易老大强作笑脸地对客人们说：“来，吃！”

蒲剑秋：“吃，吃！我爱吃鱼头。”把鱼头夹过去。

易老大喜欢这种豪爽劲，这时他真心地笑了笑，说：“按理说，来了贵客，应该吃‘三路打一铕’。可是没有猪脑壳……”

咸平：“什么叫‘三路打一铕’？”

易老大蹲下身子，兴致勃勃地一边用筷子在桌上画着，一边说：“这起码要有九样菜，左一路，右一路，中间一路；中间再放个烘炉子，一铕。哈哈……”

蒲剑秋：“好，三路打一铕，今天吃画的，等将来吃真的。等打败日本，咱们建设一个新中国，到那时候，我请你吃北京的烤鸭、广东的龙虎斗……”

易老大：“好，好，我可等着。”

蒲剑秋：“等着吧，一定来。”

仲驷：“有朝一日我一定再回到这里来。这一路我看好了，好几处可以修坝，建电站。”

陆原：“我跟你一块来。”

咸平：“我也来。”

易老大：“把长江拦住，那能行吗？大禹治水的时候，长江就是被山堵住的，有条神牛帮助他，用犄角撞开高山，长江才通海。你们还要堵起来？”

仲驷笑笑：“神牛不懂发电。”

陆原：“修大坝，水流也就平稳了。”

易老大：“那我拉纤也能省点劲是吧？”

仲驷笑着：“到那时就用不着拉纤的了。”

易老大认真地：“我没活干了？”

蒲剑秋：“你？你成了国家的主人。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比如说……”

陆原：“当船长。机器船。”

蒲剑秋：“好，就当船长。”看看床上的孩子，“你那根柱当船员好了，红桔……”

咸平：“当教员。”

蒲剑秋：“对，当教员。普及文化很重要。”

易老大：“嘿嘿……那倒不错。”

来上菜的易妻听到他们这一席话，苦笑着说：“哼！你们在做梦吧？”

咸平：“不，不！他们说的都是真事儿。”

易老大：“嘿！一个好梦！我呀，不想吃北京的……”

蒲剑秋提醒他：“烤鸭。”

易老大学着舌：“对，烤鸭，广东的……”

蒲剑秋：“龙虎斗。”

易老大：“对，龙虎斗。我就盼着红苕不缺，玉米呢？常有点。拉完一趟水，进了家，躺在我那棵大树下吃红苕。吃饱了再来瓢凉水。”

全屋人都笑起来。

9 江岸 现实

仲骐仍然坐在沙埋半截的木船船舷上。他抬头看看崖上的木屋，想到当年易老大质朴的梦想，他笑了。

他站起来，在江岸漫步。黄杨木手杖戳进细沙。

蒲剑秋从大坝方向走来。他背着装满东西的大兜子，挎着带广角镜头的照相机，背着猎枪。由于体重不同寻常，使得他气喘吁吁。他东张西望，像是寻找什么失落的东西。看到仲骐的背影，他叫道：“仲骐！”

仲驷停在沙滩上，回头看着。

蒲剑秋还没有走近，仲驷就笑着说：“不像记者，也不像猎人。你来干什么？”

蒲剑秋：“寻访故地。”看看木屋，“是这儿吧？”

仲驷：“是。”

蒲剑秋：“老大不在？”

仲驷：“等等吧，他会来的。哎，对了，你可答应过请人家吃……”

蒲剑秋：“北京烤鸭？”拍拍大兜子，“有，有。”哈哈笑一阵。然后对仲驷指指照相机，“喏，拍一张。”

仲驷摇摇头。

蒲剑秋：“大部长不稀罕这个，我可要……”端详着木屋，“历史性的……嗯？”走上沙滩、寻找角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忙着。

仲驷看着他。

仲驷旁白：“这个老乐天派，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也来寻访故地，不忘木屋……不，他也许是才想起来……”

10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门前（1950年11月）

仲驷（36岁）和他的秘书彭放（18岁）从一家旧书市中走出来，一人扛一捆外文书科技书。

这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街上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的标语。谁家的收音机正在广播着《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斗争……”这声音时断时续。与仲驷、彭放擦肩而过的是匆匆走着的学生、工

人、商人，他们都有一种庄严的表情。

迎面驶来两辆三轮车，前车上坐着一位大块头，穿军装，戴某市军管会蓝色臂章，腋下夹着一个大纸卷。

仲骐停着脚步，望着三轮车，对彭放说：“喂，彭放，那位好像是蒲剑秋，我的老战友。”

彭放：“是吗？”

仲骐放下书，就势骑在书堆上，等着三轮车走近。

来人正是蒲剑秋，35岁，仍然是他那大大咧咧、豪爽大度、不拘小节的样子，后车上坐着他小巧的夫人田秀，二十六七岁。大学生气质，穿一身解放军女干部服装，长得不说十分也是八九分人材。

蒲剑秋老远就叫：“哎！仲骐，在这儿碰上你！哎！车，站下！”同时又扭回头，对田秀：“这就是他娘的仲骐，在延安跟我学俄文，净叫我弹脑壳！”

田秀嫌他大嚷大叫，文词不雅，皱起眉头埋怨道：“剑秋！”

蒲剑秋跳下车穿过马路，跑到仲骐跟前，照肩头捶了一拳。仲骐照他胸口还了一拳：“你这家伙，到北京来，没照面儿！”

一个瞎子走到他们面前，伸手要钱。仲骐忙搜罗腰包，给了他一张小票。瞎子走了。

蒲剑秋：“作为政务院重工业处处长，你应该发展生产，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到处施舍。好了，不说这个。晚上我到你那儿去，准备准备。三五道菜足矣。陆原有信吗？咸平呢？”不等回答，扭头：“哎，忘了介绍，夫人田秀！”

田秀穿过马路，纠正蒲剑秋：“是同志和战友。”笑着上前与仲骐握手，“他给新干部作报告，也满嘴胡说八道，您得管管他。”

蒲剑秋与彭放寒暄去了。

仲骐：“管得了他？老子天下第六。”端详着田秀，“大学生？”

田秀：“圣约翰的。”

仲骐：“哦！老蒲真有两下子，搞到……”

田秀抗议道：“仲骐同志！”

仲骐忙改口：“我是说他搞到一位英文老师！”

田秀噗地笑了。蒲剑秋又走回来，仲骐告诉蒲剑秋：“陆原在志愿军后勤部；咸平在广西，不过他马上来了，调农村工作部，当处长。”

蒲剑秋：“好。”指指马路对面的三轮车，“我弄到点宝贝，晚上让你看。好，晚上见。”走回三轮车，坐上去。

仲骐隔马路喊着：“你来开会？”

蒲剑秋：“我来学习北京市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工作的经验。世！什么都得管！”

仲骐呵呵笑了。挥手告别，蒲剑秋、田秀去了。一个老头拉着一辆黄包车过来。

老头：“车去？”

仲骐看看他：“不了，谢谢。”扛书在肩，与彭放步行。老车夫跟他们并行。

仲骐看看老头包铜的车把，刚要说什么，前面有一中年人招呼“洋车”，老车夫忙跑去。到那里，放平车把，那人上车，老头端平车把，拉起架势跑了。

仲骐叹息一声。

11 四合院 黄昏

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几易主人，历尽沧桑。明柱、廊厦油漆剥落，彩色玻璃门色彩倒很鲜艳。院内种着几棵花树。仲骐在方砖漫地的院子里试车，弄得烟尘飞扬。车是仲骐用旧摩托车零件改装的样式古怪的机动三轮车。他骑着它，刚走几步，熄火了，他下来鼓捣。彭放在一旁帮忙。

仲骐的夫人苏群——一位三十多岁的延安老干部正在廊下捅煤球炉子，她弄不惯这北京特产，越捅越不着。

苏群：“喂！彭秘书，来帮帮忙。”

彭放：“就来。”

仲骐：“小彭，把图纸拿来。”

彭放：“就去。”

仲骐看看他，笑了：“我自己去。”走向正房。有人敲门，他没听见。

彭放也不是行家里手，他端详着炉子，似乎是要弄清燃烧原理。苏群对仲骐：“有人敲门。”

仲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自语说：“啊！是老蒲！”扭转身快步走向门口。

12 街门内外

仲骐拉开黑漆剥落的街门。出乎意料地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怯生生的姑娘。

仲骐：“你找我？”

姑娘：“先生家用不用下人？”

仲骐：“下人？啊，不，不。你问问别人吧。”指指斜对门，“那家是资本家。”向姑娘温和地笑笑，关上街门，没等关严，又拉开叫道：“哎，姑娘，姑娘！”

那姑娘转身回来。

仲骐：“年轻轻的，为什么要做保姆？”

姑娘：“我就是干这个的。”

仲骐：“你的主人呢？”

姑娘：“……”

仲骐：“北京人？”

姑娘摇摇头。

仲驷：“不是本地人。现在解放了，为什么不回家？”

姑娘：“没钱。”

仲驷：“那你住在哪儿？”

姑娘：“工棚子。”

仲驷想了想，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就说：“唔！进来吧。”

姑娘怯生生地迈进门槛儿。

13 四合院内

姑娘跟着仲驷。仲驷问：“叫什么？”

姑娘：“主荣。”

仲驷：“噢？姓主？这个姓很少。好吧，主荣，你就住我这儿，可我现在没钱，是供给制。”

姑娘：“管吃的就行。”

仲驷：“那位是彭秘书，那位是苏群，你叫她苏大姐好了。”

主荣：“彭秘书！苏大姐！”向每人鞠了一躬。

彭放正捏着煤球一个个往炉子里摆。这时直起身来，看看姑娘，拘谨地摸摸鼻子，在自己脸上抹了一块儿。姑娘捂嘴笑了。

仲驷对苏群：“我给你找了一位专家。”

主荣走过去看看煤炉。苏群、彭放都自觉地闪开。

苏群看看姑娘，求救似的说：“晚上有客，你说搞点什么呢？”

主荣：“蒸个湖北米粉肉，烧个四川豆瓣鱼，成吗？”

苏群：“太好了。”

主荣：“有作料吗？”

苏群：“酱油、大粒儿盐。”主荣扑哧笑了。

彭放自告奋勇：“要什么？我去搞。”

主荣：“豆瓣、料酒、黄酱、白糖、香油……”

彭放跟着嘟囔，边背诵着边走向西屋找容器。

主荣：“大姐，鱼呢？”

苏群：“在这儿。”领主荣进西屋。

仲骐满意地看看他们，又去鼓捣三轮车，发动着了，在院内开车转圈，学着北京车夫声调：“车去？四牌楼？三毛，您哪……”

拍门声。蒲剑秋大叫着与田秀进来。仲骐忙下车熄火。蒲剑秋还夹着他那大纸卷。

蒲剑秋：“怎么？用这车接我？”

仲骐：“不，这是我给北京的人力车夫设计的。”

蒲剑秋：“我看你这是不务正业。”见苏群从西屋出来，叫：“苏大姐！”回头对田秀，“这就是苏群同志，他们在延安结婚那天，食堂吃包子，我吃得直拉稀。”

苏群笑了：“快别说你那丢人事了。”拉起田秀进北屋。边走边说笑。

彭放挎着篮子从西屋出来，嘴里还在嘟囔着，忘了一样，扬声向西屋：“主荣同志，什么酒来着？”

西屋里主荣的声音：“料酒。”

彭放：“对，料酒！料，料，料……”用心地记在脑子里，走出院子。

14 西屋

蒲剑秋随仲骐进屋。这是仲骐的一个小车间，有工作台、钳工虎钳、图板、锯、锉、锤、卡尺等和各种铜的、铁的废旧零件、旧车胎等。仲骐从工作台上拿起一架旧照相机，给蒲剑秋：“喏！”

蒲剑秋莫名其妙地问：“啥玩意儿？”

仲驷：“照相机。”摁一下快门，“好用呢！”

蒲剑秋接过，取景，同时问：“哪儿买的？”

仲驷不无得意：“小市上买的零件，给你攒的。别看样子不济，德国镜头，美国快门。只有这罐头盒铁皮是中国……诶，不，日本的。”

蒲剑秋又看看照相机，还给仲驷：“我等着买老大哥的。”

仲驷：“你不要？可别后悔！”放下机子，拉蒲剑秋走出西屋。

15 北屋书房

仲驷引蒲剑秋进来。书房里堆满中外文科技书。仲驷擦擦太师椅请蒲剑秋坐。蒲剑秋把自己带来的大纸卷打开，原来是几轴旧画。他把画铺在桌子上或挂在书架、日历牌上。

蒲剑秋唬仲驷外行：“我请你欣赏，看中哪张留哪张。郑板桥的竹子、菊石，石涛的山水。我家里还有几幅好的。”

仲驷挨个看着，煞有介事般地品评着：“不错，嗯，不错。”

蒲剑秋笑了：“还不错哩，全他妈是假的！我特意带来请琉璃厂的老先生看过，是一些广州货、潍县货！”

仲驷眨眨眼睛：“何以见得？”

蒲剑秋：“风格、题跋、印章都不对。你看这字是割款拼凑的，跟你那照相机一样。”

仲驷同情地说：“那么说上当了？花了大头钱？”

“我哪儿有钱？是他们送的。”蒲剑秋大大咧咧地嚷道。

仲驷认真起来：“谁送的？”

蒲剑秋：“古玩商、书铺老板、工厂经理。咱手里不是有笔钱吗，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志愿军订货……”

仲驷急了，吼道：“你混蛋！这东西能要？”

蒲剑秋抗议道：“怎么？骂人？”

仲骐又重申一遍：“骂你了，混蛋！”

蒲剑秋一拍桌子：“娘的……”向仲骐瞪起牛眼。

通向客室的门开了，仲骐夫人苏群伸进头来：“干什么吵得震天价响？”

仲骐赶紧坐在一把椅子上：“啊，我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尴尬地笑笑，同时给蒲剑秋使个眼色。

蒲剑秋领会赶忙点头：“对，对，谈心。”

苏群信以为真：“那小声点。一会儿就开饭。”退出书房。

仲骐、蒲剑秋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

仲骐没话找话：“坐吧。”

蒲剑秋气呼呼地：“不用你让！”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掏出烟斗吸烟。

仲骐：“我泡壶茶来。”离开座位，要走。

蒲剑秋：“我不渴。”

仲骐重又坐下。为蒲剑秋划火柴，蒲剑秋躲开他，自己掏出火柴点烟。仲骐笑笑。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仲骐感慨地说：“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下来，做官了。共产党的官该怎样做？”

蒲剑秋仍是气势汹汹：“别跟我说这个，我不是官。”

仲骐不理他，接着说下去：“《周礼》上讲，官者职也，谓各守其职，为国治事。”走过去，搬过一本《辞源》，查着了，给蒲剑秋看。蒲剑秋根本不屑一顾，扭过头去。仲骐合上书，严肃地说：“小心糖衣炮弹，别忘了我们答应过易老大的事。”

蒲剑秋一时没明白过来：“易老大？”

仲骐抓住把柄似的：“忘了！忘了！果然忘了！”

蒲剑秋终于想起来了：“他不就是红苕够吃、玉米常有吗？容易！”

仲骐：“我看未必容易。”

蒲剑秋：“我不管农业，我管城市的妓院、失业、救济、恢

复生产。一句话，城市建设。”

仲骐：“最终要看易老大这种人的生活能不能改变。不论路程有多长。……我看你有点变化。是不是田秀？圣约翰！又那么漂亮……”怀疑蒲剑秋受了圣约翰大学生田秀的影响。

蒲剑秋霍地站起要走。

仲骐愣了一下，问：“你干什么？”

蒲剑秋：“我告诉她去，就说你说的。”

仲骐拉住他：“别，别！”

蒲剑秋不无骄傲地说：“人家地下入党，搞学生运动，还是个小小的教条主义者哩！”

仲骐乐了：“我狭隘，我多疑，我主观，还不行吗？”

蒲剑秋狠狠地：“形而上学！”

仲骐：“对，形而上学。”

蒲剑秋似乎这才满意了。正在这时，田秀进屋，仲骐紧张地给蒲剑秋使眼色。

田秀嫣然一笑：“咸平来了。饭也好了。苏大姐请你们去。搞那么好的菜，太挥霍了。”

仲骐、蒲剑秋互相看一眼，田秀果然有点“教条”，哈哈大笑。笑过后，仲骐又问：“你说谁来了？”

田秀：“咸平呀！他剿匪任务完成了。”

仲骐：“啊，对！咸平！”抬腿往外走。

蒲剑秋对田秀小声说：“把这几张画收起来，带回去，退还给人家。”向仲骐去的方向一努嘴，“他骂人了！”

田秀：“该！我早说不该要。”

蒲剑秋：“谁知它是假货？”走出屋子，田秀把画卷起。

16 客厅

一身征尘的咸平（28岁）被仲骐紧紧抱着。蒲剑秋在咸平

背后也起哄似的拍打他。咸平喘不过气来。

苏群：“轻点！轻点！他刚从医院出来，胸部有子弹头。”

仲骐赶忙松开，以手轻轻抚摩咸平胸部：“是吗？在哪儿？为什么不取出来？”

咸平：“不好取。算了。我听说外国把死人烧成灰，等我死后也烧成灰，它不就出来了。”

蒲剑秋不放过攻击仲骐的机会，马上说：“那得给仲骐，他搞不出什么重工业来，只能搜集点废铜烂铁。”几个人开怀大笑，仲骐也笑。

苏群：“都坐吧，吃饭了。”

大家入席。彭放拿啤酒。田秀来了，苏群拉她坐在身旁。桌上的米粉肉、豆瓣鱼冒着热气。主荣又端进一个菜。苏群对她说：“你也坐，一块吃。”

主荣惊慌地：“啊，不，不。”

仲骐不明白：“怕什么的？”

主荣：“您们是主人，我是下人。”

仲骐搬过一把椅子，拉主荣坐在彭放身旁，同时说：“我们都是人。”

主荣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

仲骐又重复一遍：“一样。”指指桌上的菜，“在这方面你还是个专家，比我们都强。”

田秀夹了一块鱼，放在主荣面前：“你做的，应该请你尝第一口。”

彭放：“吃吧，吃吧。”

主荣吓得连忙站起来：“不，不，这像什么话！”

苏群又按她坐下，说：“你还是个孩子，我跟老仲若有孩子，你也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吃！必须吃！”

主荣低下头，眼里闪动着泪花：“好，我吃，我吃。”

仲驷对苏群：“开酒。”

“我来。”主荣又赶忙站起，可是彭放捷足先登，拿过了一瓶双合盛五星啤酒。刚要启瓶盖，隔壁电话铃响，他去接，咸平接替他开酒。“砰”地一声，咸平吓了一跳，看到啤酒冒泡沫，大惊。人们纷纷伸过杯子接酒，但咸平不给，躲开他们，酒沫撒了自己一身。他惊呼道：“坏了！这酒坏了！”

蒲剑秋夺过酒瓶，往自己杯子里倒着。倒得太满，咕咚喝了一口。咸平瞪大眼睛看着他。蒲剑秋翻一眼咸平说：“这不是老白干，还是个小土包子！”

咸平试探着喝了一口：“像马尿！”人们又大笑。主荣忙给他擦身上的酒沫。

彭放进屋告诉仲驷：“钢铁厂来电话：3号高炉已经升火，10点半出第一炉铁水。至此，高炉全部修复。”

仲驷：“太好啦！”看一眼蒲剑秋，“吃完饭请你去看看我们收集的废铜烂铁。”

蒲剑秋：“我不去，我跟苏大姐聊天。”

咸平：“我去。我还没见过高炉哩。”

仲驷问主荣：“你去不去？”

主荣惊喜地：“我？”

蒲剑秋鼓动主荣：“跟他去，都不去捧场，他该不高兴了。”

主荣看看自己的补丁衣服，嫌寒碜：“不……”

苏群明白了她的意思：“你穿我的棉袄。”

主荣：“不，不，我脏！”站起来，“我该做汤去了。”看一眼彭放，“该上汤的时候，叫我。”一低头跑了出去。

客主们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跑去，有人叹息一声。

蒲剑秋：“仲驷，你用这个孩子给你做饭？”

仲驷：“不。我还没想好怎么安排她。好吧，咱们碰杯。”

蒲剑秋站起来：“为你的生铁、车床、斯达哈诺夫工作法与

合理化建议，干杯！”

仲骐：“我提议第一杯酒为我们缺席的战友……”

咸平与蒲剑秋同声喊道：“陆原！”

仲骐：“为抗美援朝英雄干杯！”

众人碰杯，一饮而尽。咸平抿了一口，放下酒杯，说：“我给你们一人一份礼物。”走到自己的帆布旅行袋前，翻着。人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广西特产，蛤蚧！”咸平举起几只竹箴撑开的干蛤蚧。

“噢！”田秀、苏群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蒲剑秋上前一把夺过，说：“好东西！”

17 街门外 夜

一辆美国吉普车已经发动。咸平、彭放在车上着急地等待着。

18 卧室

苏群给主荣换上自己的干部服。主荣对着镜子看着，像是不认识自己。苏群穿一件绿色的线绳结成的仿毛衣，拉拉棉袄：“稍微大了一点。没关系……”发现主荣有点异样，“哎，你怎么啦？”

主荣抑制不住，呜咽起来。

苏群慌乱地：“瞧你这孩子，哭个什么哩？”

主荣愈哭愈伤心。

苏群：“快，他们等你哩！”掏出手绢给她擦泪。

仲骐推门进来，说：“主荣！主荣！就等你了！”

主荣听到男主人来了，忙夺过苏群的手绢，自己擦着。

仲骐：“你怎么啦？”

主荣勉强地笑笑：“我憋不住……”

仲骐拉着她的手：“快走吧。”

主荣：“嗯。”跟仲骐出屋。临出门时向苏群不好意思地笑笑。

苏群看着她的背影，对这孩子琢磨不透……

19 郊区公路上 夜

主荣激动不安地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仲骐、咸平、彭放挤在后座。

前面出现灯光点点的钢铁厂的轮廓。突然，红光一闪。仲骐叫：“停车！停车！”车未停稳，他就跳下车来。咸平等也跟着下车。

仲骐：“咱们晚到了，已经出铁了。”

火光烧红了半边天。咸平激动地啊了一声。

仲骐也显得异常高兴，他想起什么，转身走近主荣，问：“你上过几年学？”

主荣：“小学没毕业。”

仲骐：“也可以。这样吧，你复习复习功课，准备考工农速成中学。国家需要人才。”

主荣：“我哪儿行？”

彭放走过来：“我帮你复习。”

主荣：“我笨极了。”

彭放：“笨鸟先飞嘛。”

仲骐：“我们需要工程师，千千万万个工程师。你要当工程师。”

主荣：“工程师是干什么的？”

仲骐一时难以解释，只是说：“国宝，啊，对！国宝！”说完，走到咸平身边。

咸平望着漫天红霞似的钢铁之光，深深地被这人类的伟大创

造震慑住了，他由衷地说：“老仲！真是呀！我们不但能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仲驷：“是的，就是这样！”他也处在激动中……

20 江边 现实

激动中的仲驷被蒲剑秋的喊声惊醒过来，他扭头看去。

蒲剑秋：“咱们的地方父母官来了。”说着，与咸平转过山脚走来。

咸平笑嘻嘻地掏出烟让着仲驷、蒲剑秋，两人不要，咸平自己在烟盒上墩着烟。

蒲剑秋看看咸平：“自我感觉良好？哼！我记得38年那会儿，这山上郁郁葱葱，我问你，树都哪儿去了？”

仲驷看着山坡，代为回答道：“58年砍去炼铁了。咸书记的德政。”

咸平双手捧着火柴点烟，含含糊糊地说：“全国都一样。”

蒲剑秋：“嘿，他还无所谓！”

咸平：“也不是无所谓，准确地说是往事不堪回首。”

蒲剑秋指指枯树桩：“哎，来，我给你拍张纪念照。”

咸平看看枯树桩，知道蒲剑秋居心不良，连忙摇头摆手：“我不，不！”

仲驷向蒲剑秋挤眼，蒲剑秋领会，挎上咸平的胳膊，硬拖着他，走到枯树桩前，蒲剑秋摆布着他：“哎，这儿，”把咸平的一只胳膊架在枯树桩上，同时说：“要有点英雄气概，当时你是……”

仲驷又代为回答：“县委书记。”

蒲剑秋：“对嘛！端点儿县太爷的架子……”

咸平：“别胡闹……”

仲驷远远地看着他们。蒲剑秋大吵大闹的声音渐渐隐去。仲

驷的旁白：“历史是一部教科书，一个郑重的共产党员，要时时翻上几页，不是为了自暴自弃，而是为了前面那条更坚实的路……”

21 南方某大城市宾馆（1958年10月）

大房间。沙发被挪到屋角，地毯被卷到一边。满屋是挂着的、卷着的、搭着的图纸。桌上放着纸壳、胶合板、橡皮泥做的各种机器模型。仲驷（44岁）和副总工程师徐庭萱（50多岁，戴眼镜，瘦高个子，一个固执而饶舌的老知识分子）在审查图纸。背景里有绘图板，几名青年知识分子在画图。窗外有一棵法国梧桐树，树后有浓烟升腾。号子声很响。

仲驷：“省委钢铁厂建在宾馆后院，岂有此理！”走过去把钢窗挨个关严。走到徐庭萱面前：“你刚才说……”

徐庭萱不抬头地：“我说从设计到造成要4年时间。要知道这是世界第19台，中国第1台……”

仲驷提醒他：“眼下还是个零。”

徐庭萱：“对，是个零。4万多个零部件，光设计图纸就有一吨多重。4年已经够快的了。”

仲驷：“3年。徐总！我向国家保证的是3年。”

徐庭萱固执地：“4年，要4年。当然，你是副部长，总工程师，你要说这东西造出来不能用也可以，那么3年……”

仲驷：“不能用怎么成？”

徐庭萱打开一张进度表：“那就要4年。请看这张表……”

仲驷并不看图表：“再加把劲嘛！”

徐庭萱揪自己的白发：“还没加劲？3个月没理发了！”仲驷笑笑。徐庭萱赌气地：“你笑，你也是个连毛僧！”

仲驷对着屋内的大穿衣镜，抹抹自己的头，说：“你呀，就是不懂得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现在连省委书记都在砸铁锅

哩！我咬牙报了3年，报完冒一身冷汗！”

徐庭萱仍在看图：“吹牛，你活该！”

仲骐猛地回过身，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跃进我们可能被撤！”

徐庭萱：“你怕上级的惩罚，就不怕科学的惩罚？”

仲骐一惊：“什么？你……”简直对他没有办法。在屋中走了几步，刚要说什么，彭放进来了。

彭放（26岁）用废图纸捧着油条、米饭团：“开早点啦。”送到仲骐面前，仲骐挑了一根油条吃着。彭放把剩下的送到徐庭萱面前，放在一张废纸上。徐庭萱火气地：“你往哪儿放？数据！”推开食物，拿起那张纸抖落着。彭放自己拿了一个饭团，捧在手里，边走边吃，坐在绘图板前，看着图，吃着。

仲骐对徐庭萱：“吃饭吧，吃完我领你去理发，今天不干了，休息。”

徐庭萱：“我不去。”

仲骐：“不去我去！”有人敲门，仲骐叫彭放去开门：“彭放！”没有回音。仲骐绕过图板看看，彭放手捧着个饭团，坐在那里睡着了。仲骐踮起脚尖去开门。同时，又狠狠地瞪徐庭萱一眼。

22 走廊

主荣（24岁）和几个老师傅站在门口。仲骐出来，看见主荣，惊喜地：“主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主荣：“我写信告诉您了呀。”

仲骐：“啊，没收到。我离开北京快半年了。”

主荣：“我毕业分配到造船厂，专业不对口，可是大跃进嘛，干什么都可以。”

仲骐：“知道我在这儿，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主荣：“来了就干，哪有时间哪？”

仲骐：“嗯，好，好。走，到我卧室去。你苏大姐一会儿就回来。”

主荣：“苏大姐？她来干什么？”

仲骐：“出差。检查打麻雀的事。”

主荣：“等有空我再看她。今天来，是想告诉您，您设计的项目归我们厂制造，我请来几位老师傅，参加设计来了。”

仲骐一时高兴：“哦？”

主荣：“您只靠少数专家，冷冷清清地搞，现在显然是不行了。”小生地，“专家们都右倾。”

仲骐回身看看屋门，想到那倔老头子徐庭萱，说：“对，对！”但马上想到不能冲动，又像是对自己说：“也不一定。”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粗着嗓门说：“您就说吧，让俺设计什么？”

仲骐看着他：“你能设计什么呢？”

老工人：“什么都成。破除神秘观点。”

仲骐挠挠头：“请让我想一想。”

主荣：“您还想什么？想一个小时就差不多相当于想一年，因为一天等于 20 年。”

仲骐：“我要想！不想，我们干 20 年也许只等于一天！”生气地走了两步，又回来：“主荣，专家们都右倾，工人们都能设计，你们大学里老师说的？”

主荣：“嗯。”

仲骐：“我怀疑他们讲的不是真话。而当人们不讲真话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遭殃！”推开门，叫道：“彭放！彭放！”

彭放揉着眼睛跑出来。

仲骐对主荣：“你跟他谈吧。”转身走去。

彭放看了半天主荣，奔上去握手：“是你！”

23 市街

仲骐匆匆地走。街两侧工厂如雨后春笋。有的把车床摆在人行道边在那里“蚂蚁啃骨头”；这里在庆祝自动量布机的诞生，那里在发售哲学书刊“全民学哲学”；一群孩子东奔西跑，脸望天空，手打破锣。仲骐抓住气喘吁吁的一个。

仲骐：“小朋友，干什么呢？”

孩子：“消灭麻雀。不让它……落，它……就……累……死了……它心脏……吐血……”

仲骐松开手，那孩子奔去。

前面，是一个新建立的城市公社。几位妇女干部簇拥着苏群走出来，苏群走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与妇女干部握手道别。然后上车，坐在司机旁边。刚要开走，仲骐赶上来了。拉开车门，叫道：“苏群！”

苏群见是仲骐，奇怪地看着他。

仲骐笑笑：“让车回去，咱们一道散散步。”

苏群怀疑地：“你还有时间散步？”

仲骐：“有，有。”对司机说，“你回去吧。”拉苏群下来。

汽车开走了。仲骐与苏群走着，仲骐留心着商店招牌。他们来到新华书店门口，仲骐进去。

24 新华书店内

苏群浏览书架，仲骐趴在柜台上请售货员给他拿书。付款、包装之后，仲骐得意地抱着书找苏群，把书交给她。

苏群莫名其妙地接过书，看着仲骐。

仲骐得意地笑着：“回去查查，我记得小时候就学过，麻雀没有了，猫头鹰、苍鹰之类的东西也就没有了。再说我看那小孩，担心麻雀没吐血，小孩累吐血了。”

苏群惊讶地：“啊！你反对除四害？”

仲骐：“不，不。咱们做个纯学术问题研究研究。”走出新华书店。

25 街上，公共汽车站

仲骐与苏群等公共汽车。车来了，仲骐把苏群推上去。苏群在车门上扭头问：“你不回去？”

仲骐指指自己的头发。

苏群这才恍然大悟：“啊！你是怕我坐你的汽车呀？”

仲骐只是笑，车开动了，从车门处闪过苏群愠色的脸。

仲骐挠挠头发，向前走了几步。发现胡同口有一个理发挑子，走近观赏一番，坐在凳子上。理发师傅给他围上白布，准备工具，仲骐好奇地东张西望着。

大街上走过来一支农民报捷队伍。抬着“让钢铁元帅升帐”之类的红牌，打着锣鼓，扭着高跷，跑着旱船。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咸平。他挽着裤腿，满头大汗，又喊口号，又指挥。

仲骐一下子跳起，喊着：“咸平，咸平！”奔过去。理发师傅惊异地看着他。

仲骐从后面用双手捂住咸平的眼睛。农民看着他笑。咸平矜持地：“谁？松开！”仲骐放开手，咸平一边揉眼睛，一边不高兴地：“胡闹！”看清了是仲骐，才惊喜地叫一声，抱住他。

仲骐：“好神气的一位县太爷！”

咸平松开仲骐，后退两步，打量着围白布的仲骐，看一眼理发摊，明白了：“哼！有你的，连我们的干事都不在街上理发。”

仲骐：“那是他们不知道它的优点——快。”瞥一眼“让钢铁元帅升帐”的牌子，拉咸平走到一边，小声问：“哎，你知道我是搞过几天钢铁厂的，那位元帅脾气可不小。我想不明白，你们砸一百斤铁锅，炼八九十斤铁疙瘩——总是要有点损失吧——这创造价值了吗？”

咸平看仲骐那神秘、紧张又忧心忡忡的样子，哈哈大笑，拍他一下子肩膀：“老兄！现在就是要打破你们那些常规。你呀，应该到我那个县去看看，治治你这右倾顽固症。”

仲骐眯着眼，认真地：“你看我也有这种病？”

咸平：“嗯，还不轻！”

仲骐：“好吧，到你那儿治治病。”

咸平：“报完捷，我来接你。你住……”

仲骐：“华山宾馆。”

咸平追赶队伍而去。仲骐看他一会儿，然后走回理发摊。

26 宾馆，仲骐卧室

理发归来的仲骐哼着小曲走进卧室。一开门，一本小人书就飞到他的脚下。仲骐莫名其妙地看看，拾起书，拂着书上的灰尘。

苏群刚洗完澡，正在梳妆台前梳头。梳妆台上放着仲骐的赠书，苏群翻一本扔一本。

仲骐：“唔，唔！古代圣人都懂得要敬惜字纸！”

苏群从镜子里看到仲骐那黑白分明的小帽盔似的头发，竟哧地笑出声来。但她终于忍住，赌气地说：“留给你孙子看吧！可惜，你连儿子都没有。”

仲骐：“这倒是命中注定的。”走过来，坐在床头，放下书给苏群递发卡，同时说：“我不是给你热衷的事业泼冷水，但是科学总在我脑子里大声抗议，最终我还是要服从它。何必要为一个小麻雀生气呢？”

苏群：“根本不是什么小麻雀。”

仲骐：“那是什么？噢，车子？车子是市委专门为我配备的，在北京你就从来不坐我的车。”

苏群：“这里不是北京，我人生地不熟，又是从上面下来检

查工作的。”

仲驷：“哦，不必要的虚荣心！”

苏群火了，在丈夫面前有点不讲理：“什么？我虚荣？我入党比你早一年，虚荣？”

仲驷站起来，拿起皮包，说：“好，老资格，我惹不起你。我得去治病了。”走出门去。

苏群：“治去吧！”及至仲驷走出，才发觉不对劲，猛地追到门口，担心地问：“哎，你什么病？”

仲驷已走到走廊尽头，拐过楼梯不见了。

27 公路上

华沙牌汽车在奔驰。

28 汽车里

仲驷观赏着窗外景色。咸平说：“这么多年我们总算摸到了一条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县委的领导重心已经从农业转到工业上来了……”

仲驷：“稻子该收割了，别糟踏了粮食。”

咸平：“咳！我现在愁的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路边上试验田的牌子一个个闪过。

仲驷看清了其中一个，惊叹着：“嗨！亩产 10 万斤！”

咸平：“还有 12 万的、18 万的。”

仲驷：“下去看看吧？”

咸平：“你不是看见了吗？”

仲驷：“倒是很密的。”

咸平：“不密，它能打粮？”

仲驷信以为真：“这么说，易老大的理想实现了？”

咸平：“易老大？哪个易老大？”

仲骐：“他不是在你的治下吗？”

咸平：“啊，对。可我多年没听说过这个人。对了‘红苕够吃’……”

仲骐：“‘玉米常有点’。”

咸平：“玉米以后只能喂猪。我们这里吃饭不要钱，顿顿大米饭。好生活哩！”

29 芦席搭的大食堂外

易老大端着一搪瓷盆大米饭边走边吃。猛抬头看见华沙车冒烟卷土而来，他忙闪到一边，边吃边看汽车，汽车从他身旁驶过，尘土扑向他的饭盆。

30 华沙车里

仲骐：“你让我跟农民见见面，谈谈心！”

咸平：“谈，他们就一句话：共产主义是天堂。看见大米饭了吧？”

仲骐：“那倒是。”

31 丘陵上

童山上黑烟袅袅。有几座烧炭窑和土高炉。炉前有人在看火，或用大锤砸开收集来的铁锅。稍远处还有一片树林，正有人在那里“坎坎伐檀”。

号子声此起彼伏。

咸平有得意之色：“全县青壮劳力全集中在这几个山头上了。怎么样，能治你那病吗？”

仲骐：“我好像病得更重一些了。”

咸平大为惊讶：“怎么？”

仲骐：“来以前，我只对砸锅炼铁想不大通。现在又多了两

个想不大通：第一，亩产 10 万斤，把 10 万斤稻粒铺在一亩田上，那要铺多厚一层？第二，砍树炼铁，姑且不说这符合不符合冶金技术规范，把树都砍光了以后，我们还炼不炼铁了呢？”

咸平吃惊地：“老仲，你？”

仲骐：“你一定想明白了！”

咸平低下了头，终于说了实话：“我根本没工夫想，不愿意想，也不敢想。”

两人走下山坡，咸平接着说：“55 年我想过合作化是不是快了一点。那结果你知道。我从农村工作部到了这个县，当第三把手……”

仲骐望着暮色苍茫的天空，面有忧色：“我们领导几十万、几百万人，官很大；可又很渺小，对大局无能为力。但是，把自己的事做得好一点是可以的吧？”突然对咸平生起气来，说：“我们不能只怕上级的惩罚，而不怕科学的惩罚！”猛然想到这是徐庭萱说过的话，不安起来，勿勿走向自己的汽车。咸平怔住了：“哎，你？”

仲骐：“我得赶回去！”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32 宾馆 夜

徐庭萱仍然是原来的姿势俯身看图纸。走廊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仲骐进屋，喝了一杯凉开水。徐庭萱不冷不热地：“回来了？”

仲骐：“彭放呢？”

徐庭萱：“送主菜回造船厂了。”

仲骐：“哦？”放下杯子走过来，“徐总，关于时间问题……”

徐庭萱打断他：“屋里有客人等你。”

仲骐对客人来访习以为常，只是答应一声，还继续说：“我想了一路，同意你的 4 年时间，并且保证今后不再与你争吵。”

徐庭萱：“什么？”

仲骐：“4年！”

徐庭萱这才抬起眼睛，疑惑地：“不再跃进了？我还以为你……”

仲骐：“相反。”

徐庭萱立即显得亲热起来，走过桌子，抠抠搜搜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剥开填到仲骐嘴里：“老伴给我的营养补助。”拉过椅子与仲骐并肩而坐，“那你怎么向上级说？会不会……”

仲骐深沉地：“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有庭萱兄这样的人，我放心。”

徐庭萱：“注意！部长，你和我称兄道弟了！”

仲骐口里含着糖，叽里咕噜地说：“是吗？本来就是！”

两人同声笑起来。笑声中，徐庭萱看看仲骐的脚，站起来说：“我给你打水烫烫脚。”仲骐一把拉住他。正在这时，彭放回来了。

彭放：“跟主荣谈好了，他们回厂集中精力攻关，研究怎么焊接新设备的大立柱。”

仲骐：“对嘛，对嘛！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哎，我说，我看你就跟主荣结婚算了，我介绍。”

彭放脸腾地红起来：“开玩笑！我们根本还没建立感情。”

仲骐：“哪那么多杠唆？我跟苏群就是组织介绍的，不也很好吗？”门口有响动，他扭头望去。

陆原站在门口。他穿军装，胸前挂着二级国旗勋章，大校军衔，戴一副淡茶色墨镜，接着仲骐的话碴儿说：“对不起，苏群大姐可没说你什么好话！”彭放得意地向仲骐做个鬼脸。

仲骐跃起来：“陆原！”没吃完的糖掉在地板上了。

两个老战友抱在一起。

仲骐拍打陆原的胸脯：“好家伙！二级国旗勋章！”端详着墨

镜，叫道：“啊哈！陆原也在学时髦！”

陆原：“美国飞机搞掉了我一只眼睛，不过我们把那架飞机也搞下来了。”

仲骐：“啊！英雄！来，我给你们介绍，陆原。徐庭萱，副总设计师。彭放，秘书。”徐庭萱、彭放与陆原握手。彭放倒水。

陆原环顾室内：“你们真好！搞建设！羡慕你们哪！这是啥家伙？”

徐庭萱：“中国最大的水压机，4年以后造成。”

33 水压机车间（1961年秋）

六七层楼房高的水压机矗立着——又一座里程碑。正在试车。粗大的红钢锭在铁锤的重压下软如面团。仲骐与徐庭萱站在铁栏内看着，徐庭萱热泪横流，不能自制。他掏出一方白手绢擦着。仲骐发现，拍拍他的肩膀。彭放又送来几块点心，仲骐拿起一块给徐庭萱，徐庭萱摇头。仲骐寻觅，招手让主荣过来，主荣没发现，彭放走去叫她。

徐庭萱转身躲开这姑娘，怕被她看见老头子也流眼泪。

仲骐高兴地看看主荣，给点心。主荣接过，看了半晌，掏出手绢把点心包起来了。

仲骐在她耳边大声说：“干了个通宵，不饿？”

主荣看看彭放。

彭放吞吞吐吐地：“她……她想回趟老家。”

仲骐没有理解，瞪一眼彭放：“回家就不吃饭？”

彭放：“这……”看看主荣。

主荣拿出一封信，从中拿出一片树叶给仲骐。仲骐莫名其妙。主荣凑近他，说：“家乡的人红苕叶子都吃光了，爸爸在吃这泡桐叶子了。我哥哥寄给我的。”说着，哭了起来。

仲骐不相信：“泡桐叶子怎么能吃？”

主荣呜咽着：“真……的。”

仲骐：“你家在什么地方？”

主荣：“离这儿不很远，长江边上。”

仲骐激动地叫了一声：“长江！”忧愤地搓搓手，那好吧，“你回一趟家。”对彭放，“干脆你陪她去。”

彭放：“不，我怎么能离开您？”

仲骐：“你不是保姆，我也不是小孩。叫你去你就去。对，你马上给我买 10 斤点心，送给主荣同志的父亲。去吧！”

彭放犹豫一下，走出。

仲骐似乎是了却了一桩心愿，看看手里的树叶子，嘟囔着：“泡桐……怎么能吃？”刚要走开，突然又回转来问主荣：“对了，你父亲叫……”

主荣：“易老大。”

仲骐：“啊，老大……什么，什么？”

主荣：“他叫易老大。”

仲骐：“哪个易老大？”

主荣不解，眨眼看着仲骐：“我就知道一个易老大呀！”

仲骐：“不对，不对，不可能的……那么，你为什么叫主荣？”

主荣：“我是在抗战胜利那年，为给妈妈治病，自己把自己卖给一个接收大员的……”

仲骐：“唔！唔！”

主荣：“他把我带到北京，在他家里当丫头。”

仲骐：“唔！唔！”

主荣：“我在家时叫易红桔。”

仲骐：“红桔？对！红桔。你就是小红桔呀！坐在竹床上玩？记得，记得。你还有一个哥哥，叫根柱。”

易红桔：“您怎么知道？”

仲骐：“我嘛，38年就认识你父亲。”

易红桔：“可他来信从来就没说过他认识一位副部长。”

仲骐：“说这个，他就不是易老大了。”

易红桔：“他应该感谢您把我教养成人。”

仲骐一挥手：“没事！你是自己长大的。”看看树叶，嘟囔着：“吃这个，吃这个！在亩产10万斤以后……”一滴泪水掉在树叶上，他用手掌擦掉它，把树叶夹在小本里收起，抬头看看正在工作的水压机，愤怒起来：“咸平！”扭头对易红桔，“我恨不得把咸平放在水压机底下压碎！”

34 木屋里 现实

咸平站在透门而入的强烈光线中。

屋内四壁皆空，主人已经搬走，只留下一个蓝印花布的小行李卷。

墙上贴着一张关云长的旧年画。旁边是毛泽东像的痕迹，像已被移走。

屋地上剩了几片碗碴。

屋顶露天。

咸平含着泪水看着这景象。

仲骐悄悄地走进来，站在咸平背后轻声问：“蒲剑秋呢？”

咸平急忙抹一把眼睛，说：“打猎去了。”

仲骐坐在门槛儿上环顾室内，掏着小本子：“对了，我这里有一片干树叶，想留给你作个纪念。”翻着小本子，“咳！真是老了，忘记带，压在我家的玻璃板底下。”

咸平：“干树叶？”想了想，明白了：“唔！当然也是我的德政。”

仲骐：“别看我骂你，咸平，可我也理解你。你还要抖擞精神！”

咸平感动地：“谢谢你，还是老战友！现在情况好转，实行了责任制，农民富裕多了。国家拨了一大笔搬迁费，沿江农民都可以住上新房。”

仲骐诡谲地眨眨眼：“没有从中揩油盖官邸呀！”

咸平认真地抗议道：“什么话？我们地委还不至于……”

仲骐：“哦，抱歉！我忘记你从大跃进以后升官了。”

咸平：“挖苦人？告诉你，我不是升得最快的。说起这，我还有点意见。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没少受罪！”

仲骐：“哦！哦！挨斗有功啦！”

咸平：“倒不是……可有人……为什么我……”

仲骐：“你有千百条理由，但我不要听！”站起，走出门去。

咸平一时僵立在木屋中。

35 木屋外

仲骐走向江岸。

他的旁白：“我庆幸易老大不在木屋，没有听到我们两个干部的谈话。困难过去了，我们又想到自己，而这时候易老大们就从我们记忆中消失；他只在我们处于逆境的时候才出现。”

仲骐坐在江岸石头上，浪拍击着脚下的礁岩，涌上沙滩。

咸平悄悄地从木屋中跟出来，站在仲骐身旁，为刚才的谈话作解释。

咸平：“我是心里有什么说什么，特别是当着你。其实意见归意见，干还是照样干。”

仲骐望着对岸的山峦，没头没脑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这一带。离这里 30 里水路……”

36 干校（1971 年秋）

矮山。山前是一排红砖平房。房前是稻田。

早晨。一片嗡嗡的声音。现在是天天读。

37 干校办公室

负责改造别人的干部们聚集一堂。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职务是会计、办公室工作人员、保卫、专案人员等等。他们不用天天读，而是在这里吵吵嚷嚷。有几个保卫人员围着易老大和他的一筐柑桔。

一个坐在桌子上的保卫人员：“总看见你在干校附近鬼鬼祟祟（祟祟）地侦察。你要干什么？找谁？”

易老大：“找仲驷。”

另一个年轻人：“是他？说，他是不是特务？”

易老大：“这才是长脚蚊子叮木脑壳，认错了人。我三代是贫农，三代以上就知道了。”

保卫人员讥讽地：“嗨，贫农老大爷！您老怎么跟走资派勾勾搭搭？”指指柑子，“这里边净是维C，维C你懂不懂？”

年轻人：“说，你跟仲驷有什么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系？”

易老大撇撇嘴：“这你们这些娃娃们就不懂了……”

年轻人：“嗨，还摆老资格。”

易老大：“我们祖祖辈辈有个讲究，人在难处伸把手，不能忘恩负义……”

一个中年干部走进圈子里，很有城意地看看易老大，打断他的话：“回去吧，老头，这柑子我们给你转交。”

易老大：“我还想见他一面。”

中年干部：“那就算了，现在人们躲他还来不及呢，少惹麻烦。”

易老大只得同意，千感谢万感谢地走了。

人们都不满地围上中年干部：“组长，你？”

中年干部一笑，指指柑子筐：“仲驷不需要维 C，你们也不需要？”

人们恍然大悟，呼啦一声，蜂拥而上，一人抓两个，大嚼起来。正在这时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头发斑白、穿旧制服、腰系草绳的仲驷。吃柑子的人们都停止了动作。

仲驷吞吞吐吐地：“苏群病得很重，我想请一天假。”

没人理。人们又都吃起柑子来。仲驷看看柑子筐，又说一遍：“她病得很重。”

中年干部走过来劝解地：“算了，还是去劳动吧。”

仲驷无可奈何，转身步履蹒跚地走了。吃柑子的大笑，有人说：“越老越粘糊呀。”于是笑得更响。

38 女宿舍

苏群躺在床上。仲驷搬过来一把方凳，把暖瓶、水杯、药袋放在苏群床前，给苏群盖盖被子，掖掖脚底下，转身往外走。苏群叫着他：“老仲！”

仲驷不能回避，肩膀颤抖一下，慢慢回转身来，两眼含着泪水。

苏群：“你过来。”

仲驷忙抹抹眼睛顺从地：“哎，哎。”

苏群拉仲驷坐在床上，抚摩着他瘦骨嶙峋的手说：“我知道他们不会准假。你放心，我不会死。在这不明不白的时候……我不！”

仲驷：“别胡想，苏群。”

苏群强作欢笑地：“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延安颂》唱得很好。”

仲驷：“《延安颂》？”抬头想想那熟悉的旋律，摇摇头说：

“不，多年不唱了，机器声挤掉了音乐。”

苏群：“我真想再听你唱一遍。”

仲骐：“别胡闹了，我得上工去了。”站起来，说：“按时吃药。”刚要走，突然说：“你那儿还有歌本吗？”

苏群从枕头下拿出一个歌本。仲骐接过，边往外走边看，到门口，回过头来说：“我得备课。”

苏群无力地笑了。

39 江边码头

易老大上了一只小船。回身撤掉跳板。一个年轻船民扯起风帆。小船慢慢掉头驶向江心。

40 江边采石场

仲骐爬上坡度很大的山坡。山下有人吹哨子，采石的人（人数不多，大概都是些司局长级以上的干部，因为他们都不年轻）纷纷隐蔽起来。

仲骐俯身石上，认真地点导火索。点完一支。再点一支。最后，直起身来，顺着碎石累累的山坡疾走。

他被石头绊了一个筋斗。

导火索燃烧。

仲骐爬起来，踉跄跑着。

导火索燃近炮眼。

仲骐跑。有人喊：“快！快！”

仲骐又被绊了一个筋斗。爆炸。石块腾空，如雹散开。

一块石头砸在仲骐腿上。他滚下山坡。人们奔过来。

仲骐昏迷。歌本被抛到一边。

他苍老的脸部特写。《延安颂》歌声渐起。这歌声似乎是他青年时代的回忆，也似乎是他唱给苏群听的。

41 女宿舍

苏群吞下几片药，仰卧在床上。《延安颂》的歌声继续响着。苏群目光深邃，神采焕发。在想像中，这歌儿是仲骐在延安时唱的，唱给她一个人听的。

42 江上

易老大看到江岸边一群人围着什么，忙转舵驶向那里。

43 采石场

仲骐还在昏迷中。

他白发苍苍的头。

静静滴着的血。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44 女宿舍

苏群如醉如痴地听着歌。这歌声是青春的复归，是希望的召唤，是支撑她病体的力量。她完全没想到此时的仲骐已奄奄一息。

45 山坳毛竹丛

易老大挥着砍刀，砍倒六七根毛竹，削去枝叶，用绳子一捆，背起。

46 采石场

人们围着仲骐，一筹莫展。有人眺望山下。

易老大匆匆奔来，放下竹子，几刀砍断，削出两条竹片，要

过人们用自己衣服撕成的碎布条，把竹片一里一外绑在仲骐的伤腿两侧，固定好。然后又把自己的绳子剃断，用竹竿绑了一副担架。担架上用绳子绑了十字花。活干得利索而牢固。人们不胜惊讶。

易老大一挥手，与几个人把仲骐抬上担架。

47 江岸盘陀山路

易老大与青年船民抬着仲骐走向江岸。

48 木屋前

江上只有一条空荡的小船停泊着。歌声止。

49 木屋里

仲骐躺在竹床上，眼皮抖动了两下，然后睁开眼。

床前站着易老大夫妇，仲骐开始没看清，及至看清也没有马上认出来。一位苍髯疏朗的乡村接骨大夫坐在竹椅上喝茶。

易妻惊喜地：“先生，先生！”

大夫又抿了一口茶，起身过来看看仲骐，临走时也不忘吹吹牛：“若是经过别人的手，这腿说不定会落下残疾。好了，我明天来。”拿起一个脏布包，走了。

易老大夫妇连声道谢：“先生慢走。”恭送华佗似的送出门去。

仲骐看看屋子：竹桌、竹椅、蚊帐、关云长和毛泽东像……他想起来了，嘟囔着：“木屋，木屋……”

易老大重又进屋。他妻子拿过针线筐箩坐在门口缝补仲骐被石头砸烂的裤子。

仲骐：“你是易……”

易老大：“嗨，嗨！想起来了。”

仲骐伸出手去，易老大奔过来，四手相执，仲骐声音颤抖地：“又见着了？”

易老大：“又见着了！”

仲骐眼里含泪，问道：“这些年……红苕够吃？”

易老大：“红苕够吃。”

仲骐：“玉米常有？”

易老大：“有，有。”

仲骐稍感安慰。但易妻插嘴说：“你不用兔子进磨道，硬充大耳朵驴。”

易老大只得老实承认：“也对。反正咱们是有点老玉米就闹腾，一闹腾就没有。”觉得说过分了，忙改口：“啊，也许话不该这么说。”

仲骐：“我想听的是真话、心里话。”

易老大高兴了，凑近一点，手按着仲骐的大腿，又要说下去，但被他妻子打断。

易妻望着江边：“兴许是干校来人了。”

仲骐急忙说：“别让他们进来，就说仲骐死了！”

易妻忙放下针线，迎出门去。

仲骐拉着易老大恳切地：“你说，说下去。”

易老大高兴地：“也许他们来接你住医院？”

仲骐：“不管，不管！你说！”

干校的两个干部（我们在办公室见过的中年人和一青年）进来了，易妻紧跟在他们身后。仲骐以白眼瞥他们一眼，叹口气：“唉！”

中年干部满面春风：“仲骐同志。”

仲骐不帶好气地：“你们叫错了。”

中年干部：“不，不错。仲骐同志，总理请您回北京。”

仲骐想也没想就说：“别拿总理吓唬我！”

青年干部：“真的！仲副部长！据说总理召您去，是有一项建设工程……”

仲驷：“胡说，中央的事你知道？”

青年干部掏出一个小本子，神秘地：“您要不要听听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每个人的讲话要点？”

仲驷只得甘拜下风，往床上一仰，不想理他们了。

中年干部讨好地：“总理要您去，干校还有人抵制呢！”

仲驷摆手：“我不听，我不听。”

中年干部决心好人做到家，说：“他们说您住在医院，总理要跟院长直接通话……”

这不能不信了，仲驷霍地坐起，向易妻说：“拿衣服来！”腿猛地作痛，他咬咬牙，头上冒汗。

易老大忙扶他，并帮腔：“拿衣服！”

易妻慌忙找补了几针，咬断线。

50 女宿舍

苏群仍卧病在床。仲驷一只手扶着手杖，坐在床头。小桌上放着他已经打点好的行装——一只黑色旅行袋和一个破旧的牛皮公文包。

苏群：“总理要问到，你就说腿还没好。”

仲驷：“不，那不能说。”

苏群：“问到我，你就说苏群病重……”

仲驷：“这也不能说。”

苏群：“这不能说，那不能说，你能说什么？”

仲驷：“我？我说仲驷就等您这一声召唤。”

苏群：“难道你就忍心把我扔到这儿听那些混蛋摆布？”

仲驷：“不，党不会忘了你，只是……”

苏群哭了：“当年，要知道你会当副部长，我才不肯嫁你！”

仲骐有点慌乱：“哎，哎，你别这样嘛！”颤抖着手掏出手绢，为苏群擦泪：“别哭，别哭，……”哄小孩儿似的，“苏群可一向是有泪不轻弹的。”

苏群推开他：“你走，你走吧！”

仲骐又给苏群擦泪。彭放进来了，仲骐忙站起，没事儿人似的：“啊，车子来了吗？”

彭放忍住笑：“来了。”

仲骐扭头看看苏群，等待她下出发令。

苏群：“彭放同志，老头子的事全拜托你了。”

彭放：“放心吧，苏大姐。”走过去拿旅行袋和皮包。

仲骐感激地看着苏群。苏群眼盯着仲骐，那目光里是爱？是恨？是嗔？是喜？

51 某中等城市的三层楼宾馆

宾馆的铜牌子旁边挂着“728 工程总指挥部”的新木牌。

仲骐的画外音：“真是冤家路窄，这次我遇上陆原……”

52 二楼一间客房

客房已改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偶有进出。

靠窗的桌子前坐着穿军装的陆原，正在批复什么文件。

仲骐的画外音：“据说这家伙很神气，咱们都被打倒了，他却指挥着一项伟大工程，因此，他本人也显得伟大起来。他就是这样，记得吗？刚到延安他当了咱们四个人的班长，那份神气哟！打窑洞，谁的意见都不听，结果把窑洞打塌了。”

在这声音中，陆原叫过坐在门口办公桌前的一个穿军装的大学生，他是干事，陆原的秘书。陆原把几页文件交给他，同时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画外音止。

干事：“是。”欲走。

陆原：“喂，钦差大臣马上要到了。告诉宾馆开个好房间。是来找碴儿的。你说谁？仲老头儿，党内专家，我的老战友。”

干事：“啊，啊。”又要走。

陆原：“这宾馆服务员懒得不像话，你听！”

洗漱间里抽水马桶哗哗流水声。

干事：“我马上找他们修。”

陆原：“我睡不了那什么……”

干事：“席梦思。”

陆原：“对。这名儿得改。要块硬板，不给送来。腰疼。”

干事：“我马上去催。”走出房间。陆原上厕所，撒尿声……

53 宾馆门厅服务台

彭放打听到总指挥的房间号，离开服务台，与拄拐杖的仲驷上楼梯。

女服务员：“喂，老头儿！把那块床板给你们首长捎上去。”

彭放看女服务员一眼：“他……”

仲驷忙制止他，看看立在楼梯口的床板，把手杖立在墙角，说：“来吧，彭放！”两人抬起床板上楼。

54 走廊

仲驷一瘸一拐地与彭放抬着床板来到陆原办公室门口。门开着。陆原从卫生间出来，边走边系裤扣。扫见抬床板的人，说：“床板先放在走廊，厕所漏水。”说着，向屋里走去，边走边嘟囔：“哼，派个瘸子来！”

彭放又要说话，仲驷给他使个眼色。放下床板，走进卫生间。

55 卫生间

仲驷掀开水箱白瓷盖，挽起袖子，伸进手去，挂上浮漂挂钩。试了两下，好了。对彭放：“学着点。”用毛巾擦擦手。

彭放苦笑一下。

56 办公室

陆原又在批文件。仲驷和彭放从卫生间出来。仲驷：“修好了，独眼龙！”彭放噗地笑出声来。

陆原起初只是啊了一声，琢磨不是滋味：“什么什么？”这才抬起头来。认出老工匠是仲驷，陆原呼地站起，奔过来，把椅子带翻倒地。

陆原：“是你？腿怎么瘸了？”

仲驷歪头看看陆原的眼睛：“跟你正班配！”

彭放回身出屋去楼下取手杖。陆原搂着仲驷的肩膀让他坐在沙发椅上，说：“也不拍个电报来。房间给你准备好了。”

仲驷：“我不要，就跟你住一屋。”

陆原：“住一屋？我可打呼噜。”扶起倒地的椅子，“也好，便于了解情况。说吧，怎么调查我？我全力配合。哎，是不是有人告我状了？”

仲驷：“有几个。”

陆原：“谁？”

彭放拿手杖进来。

仲驷：“其中之一是易红桔。”

陆原一拍桌子：“嗨，忘恩负义！就她是我主张调来的，看过去的老面子。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看看尴尬中的彭放，才想起来不该这样说：“哎呀，彭放！对不起，对不起！”

彭放：“没、没关系。”

仲驷看一眼彭放：“哼，还没关系哩！若是我，谁诬蔑了我

老婆，我跟他决斗！”

彭放：“得了吧，首长！人家说苏群是叛徒特务，您捅死了几个？”三个人都笑了。之后陆原说：“什么时候听我汇报？”

仲驷：“不听。我要全套地质资料、近百年水文资料、设计任务书、总图、详图，水工模拟试验资料。”

陆原：“要那么多？我专干这个的都看不过来，你可别一头扎进数字堆里，对政治不感兴趣。”

仲驷：“数字里面有政治。”

陆原：“标准的折衷主义。”见仲驷又要反驳，忙摆手：“好吧，初次见面不争吵，图个吉利。”

仲驷：“希望以后也不争吵。”

陆原：“那怎么可能？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嘛！彭放怎么办？应该放人家一天假。”

彭放：“不需要。”

仲驷：“那要看你放不放易红桔的假。”

陆原拿起电话：“喂，我是陆副总指挥，给我接船闸设计连。”略停，“我找易红桔，易参谋。上工地了？”

57 基础开挖工地 黄昏

围堰内人们在挖江底。有民工、部队战士，这里实行着人海战术。陆原、仲驷、彭放站在高坡上。陆原豪放地：“看，我要在这里创造三个世界第一：工程大，投资省，工期短。三个第一！”

仲驷：“你大概还能创造一个世界第一。”

陆原：“什么？”

仲驷用手杖戳地：“吹牛皮！”

陆原：“哎，我说伙计！”

仲驷：“原谅我，陆原！人老脾气怪。这以后再谈。哎，你

看，彭放，那是易红桔。”

易红桔和施工连长（他们都穿工服，虽叫参谋、连长，但并不是军人）走来，边走边争吵。易红桔挥着手，连长怒气冲冲。

陆原：“哎，易参谋！看谁来了？”

易红桔与连长站下，看着。然后易红桔奔过来。连长悻悻而去。

易红桔：“仲部长！”

仲骝向连长一努嘴：“你怎么得罪人家啦？”易红桔费力地叫出，“参谋！”然后看一眼陆原。

易红桔：“他？他非要免掉一道工序，那怎么成？只顾争第一，不管质量。”

陆原明白她的意思，转眼看着别处。

仲骝对陆原：“喂，这话你听见没有？”

陆原嘟囔着说：“听见了。”

易红桔对仲骝：“晚上，我们俩请您吃饭。在我们家。”

陆原：“你还有家？”

易红桔：“怎么没有？”

仲骝指指陆原：“你怎么不请他？”

易红桔：“请顶头上司？我不敢。回头连长又该说我腐蚀干部了。”

陆原：“常提醒点好嘛！可话说回来，请我也不去。我不在，你说话没顾虑。”

58 单身宿舍 夜

易红桔在弄鱼。彭放洗衣服。10岁的儿子在桌前写作业，他回头问：“妈妈，一个工程求多少天完成吗？”

易红桔回头对彭放：“你的儿子你不教育，将来成白痴可别怪我。”举起手走过去帮儿子看习题。走廊有人喊：“壶开了！”

易红桔忙说：“来啦来啦！”

彭放：“我去吧。”擦擦手走出。易红桔帮儿子作题，彭放提着水壶进来，问：“暖水瓶在哪儿？”

易红桔：“你真成住店的了？箱子后头！”走回来又弄鱼。

彭放边倒水边回头向易红桔笑。

易红桔：“瞧着水瓶！”

59 走廊一端

走廊里是一家一摊的炉灶，正是晚炊时间，油烟缭绕，铁锅和铝铲碰响。出出进进的都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仲骊已经到了多时，正拄着手杖跟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聊天。

仲骊：“噢，噢，14平方米，老少3代。那么你的工资呢？”

男人：“62块。”

仲骊：“啊，62块的爱迪生。”看着菜锅，“放点糖好吃。”

男人：“糖要本儿。”

仲骊平生第一次明白买糖要本儿：“啊，啊，还要本儿。”走去。男人不解地望着他的背影。

到易红桔门前敲门。易红桔、彭放出来迎接。

60 单身宿舍

仲骊进来，彭放对儿子：“叫爷爷。”

儿子：“爷爷。”

没有孩子的仲骊无比喜爱地抚摩着孩子的头：“嗨！虎头虎脑。”放下手杖，摸口袋，掏出一只小哨子：“给！爷爷没带什么东西。”对彭放，“38年我没买，想不到今天买了。”

易红桔端鱼出门去做，临走说：“这下得了，更热闹了。”

仲骊：“调皮的孩子聪明，我小时候就调皮。”孩子使劲吹一声哨子，仲骊哈哈大笑。

彭放沏茶，仲骐问：“听说红桔的哥哥也在工地？”

彭放：“啊。他……”

易红桔进来拿盐，问：“谁？我哥哥？”什么也没说走了。

彭放：“根柱解放以后就当工人，可以说是身怀绝技。”

仲骐：“什么绝技？”

彭放：“火焰校正。他能用火焰校正钢板在焊接时的变形。可惜，这人不能重用，现在正监督劳动。”

仲骐：“为什么？”

彭放：“历史问题。他 17 岁的时候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江防团。”

仲骐：“噢！”

彭放：“其实他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只是敌伪档案里有他的名儿。”

仲骐：“一般问题。今天为什么不叫他来？”

彭放：“这……叫他他也不会来。”

仲骐：“啊，对，怕把我暗杀了。”

易红桔端菜进来：“吃饭吧。”儿子吹哨。易红桔对仲骐：“瞧您！”

儿子：“以后谁再跟我抢书桌，我就……”又要吹。

易红桔：“行啦！”

彭放：“小勃，搬椅子！”

儿子搬椅子，彭放搬来一个木箱。

仲骐看看菜：“哈哈，豆瓣鱼！米粉肉！跟你说，你苏大姐可把你这两手都偷去了。”

易红桔：“我还有两手呢。”说着出门又端进两盘菜。

仲骐尝鱼：“不过还是师傅的手艺强。”看易红桔进来，忙夹一块鱼：“来，还是请你尝第一口。”

易红桔看一眼仲骐。儿子揭发道：“爷爷刚才偷吃了！”

几个人入座。仲骐忽然想起，道：“哎，吃完饭，把你的邻居请几位来。我想听听他们对工程的看法。”

易红桔放下碗：“我就去叫。”出门去。

仲骐：“哎，哎。”没招呼回来，对彭放和他儿子：“咱们赶紧吃。”大口扒起饭来。

门开了，一群中年知识分子端着菜、饭，拿着酒瓶站在门口。易红桔在后面：“请进吧！”

仲骐、彭放也起身迎接。

易红桔：“我给你们介绍，仲副部长。”

仲骐：“哎，不对。从前是，被罢官了。有一个被人遗忘了的职称：工程师。”

知识分子们纷纷进来，完全不是对部长而是对同行来了：“仲工，尝尝我做的青椒炒豆豉。”“素炒三丝，不过缺一丝。”“我这是名菜，赛螃蟹，整整研究了3年！”

菜肴摆了一桌。

61 宾馆陆原卧室

仲骐和陆原躺在床上。仲骐睡沙发床，陆原睡硬板床。床头柜上、地毯上都摊着各种资料。陆原辗转反侧，睡不着。睁眼看着仲骐，试探地咳嗽一声。

仲骐也未入睡：“你没打呼噜。”

陆原：“废话，我没睡着。聊会儿天？”

仲骐：“聊天吧。你开灯。”

陆原：“你开。”

仲骐：“你离灯近。”

陆原：“刚才是我关的，该你了。”

仲骐：“你是主人。”

陆原：“咱俩石头剪子布，预备，出！”

仲驷输了，把手插进被窝：“算了，就这么着吧。”伸手拉开窗帘，“月色很好，还省电。为什么没睡着？”

陆原：“我不放心你。”

仲驷：“我也不放心你。这工程搞不好，要载入党史。总理说的。”

陆原：“放心吧！搞不好，把我陆原的脑袋摘下来挂在天安门上，以谢天下！”

仲驷：“再把我的加上也不成！我们的脑壳值几两银子？我问你，你知道莱茵河、多瑙河、田纳西、密西西比河上的电站、船闸的修建过程吗？”

陆原：“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办到。”

仲驷：“你知道李冰、钱缪、郭守敬吗？”

陆原：“我知道抓革命、促生产，足够用了。你们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知道得太多，忘了主要的。”

仲驷被陆原那种无知又得意的口吻所激怒，说：“屁话！”

陆原：“好，我不说。”翻身要睡，但终于又忍不住，转过身来，兴致盎然地：“哎，这几年受不少罪吧？”手支着头，等待回答。

仲驷根本不想接触这个话题，望着窗上的溶溶月色：“许多局外人对这项工程要比你担心得多。有一个在长江上干了30年的老头子说此地地质情况不好！”

陆原：“不过是乌鸦的聒噪！”

仲驷：“我也是一只乌鸦，偏要冲你耳朵聒噪！你不但是独眼龙，耳朵也不好。”

陆原：“告诉你，我可有枪！”

仲驷：“有枪就拿出来，老子眉头不皱一下！”忽然想到什么，“哎，等一等！有一份资料，对！资料。是哪份呢？一个大

漏洞，哼，大漏洞！”看一眼陆原的床，“哼，你真可以！”他再也躺不住了，光脚下床，打开电灯，把一堆资料抱到桌上查找。嘴里不时嘟嘟囔囔：“是哪一份呢？就一句话……”

陆原看他一眼：“抽疯！”

仲骐只穿着背心、内裤，光脚站在地毯上，弓着腰找材料。找到后，竟站在那里细读起来。

陆原翻身想睡，但他又禁不住看看仲骐。

仲骐只顾读着。

陆原没办法，也爬起来，拿过仲骐的布鞋和床上的毛巾被，走过来给仲骐披上毛巾被，再把鞋放在他脚边，敲敲他的腿，给他穿上。做完这一切，陆原站起来，嘟囔着：“我还得给你煮挂面。”说着，进卫生间去了。而他自己却跟刚才的仲骐一样，只穿着背心和内裤，光脚丫子穿拖鞋。

披着花格毛巾被的仲骐读着材料。卫生间里不时传来点煤油炉声、倒水声和拖鞋的吧嗒声。

看着看着，仲骐脸发白了。他一屁股瘫坐在扶手椅上，手支着额头，声音颤抖地说：“陆原，事情糟透了。确实是有泥岩夹层，坝基的砂岩里有夹馅儿！你准备把大坝修在可以滑动的岩石上……”

陆原站在卫生间门口，怔住了。

仲骐：“还有，设计图纸上为什么没有设计、审核、批准、绘图人员的签名？”

陆原：“破除名利思想啊！”

仲骐：“边设计、边施工……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干？”

陆原结结巴巴：“献……献礼啊！”

仲骐拿起电话给陆原：“给我要车。请上几位地质专家、教授——哦，对你来说他们是战士、三等兵，去地质勘探队的岩芯库。”

陆原：“可一百多公里……”

仲骐：“要电话！”

62 火车站，软卧车厢门前 晨

彭放提箱子上车，向易红桔和儿子挥手，仲骐与陆原在月台上面对面地站着。

陆原：“只有停工这一条路？”

仲骐：“我看是。要重新设计，采取措施。当然，这事我决定不了，总理也主要要听水利专家的意见。”

陆原：“一切全完了，办了一件蠢事。”

仲骐：“哼！”转身要上车，想一想又下来，像说家常似的说：“伟大科学家牛顿家里养了两只猫，一大一小。牛顿在猫舍上开了两个洞，让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后来才发现俩猫走一个洞。”说完，转身上车了。

陆原昏头昏脑地：“嗯？”不明白仲骐什么意思。

仲骐在车梯上挥挥手：“我不会上天言好事的，等着吧！”走进车厢。

列车开动了。陆原还在琢磨：“牛顿？大猫走大洞，小猫走……”突然明白过来，追着列车，“老仲，老仲！我明白了！你等着吧！哼！”

列车远去。

63 木屋前 现实

仲骐与咸平还坐在那里。

咸平笑了：“我知道陆原明白了什么。”

仲骐：“牛顿做蠢事，但牛顿毕竟是牛顿。问题是做了蠢事之后要聪明一些，不能重复做。”

咸平：“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年，陆原变化很大。”

仲骐：“是的，他变得难以对付了。”

“砰！砰！”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响。仲骐皱皱眉头。

咸平：“蒲剑秋！”

仲骐：“这家伙！”想出一个鬼主意，“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环境保护部门？”

咸平：“有。不过是在大山里。”

仲骐：“找几个生人，抓蒲剑秋，罚他一百元，咱们吃一顿。”

咸平：“那里也没有电话。一会儿我罚他。”

仲骐：“你也行。就怕他耍赖。”

64 北京国际机场 黄昏

一架飞机降落。

仲骐的画外音：“陆原这些年，又自学，又出国，像一块干海绵，吸水很快。对他，我得另眼看待。”

65 机场大厅

拄着黄杨木手杖的仲骐与穿西装、提箱子的陆原走来。

仲骐：“上我家住。”

陆原：“不，我急着回工地。”

仲骐：“要住。有事商量。”

陆原一屁股坐在人造革沙发上，摆谱儿地说：“你那点事不问我也知道。推销你们部的产品。”

仲骐有点谦卑地笑笑。陆原猜对了。

陆原：“不行，不行。现在外国商人把我包围了。知道我要搞水利工程，什么发电机组呀、闸门呀，都来了。”

仲骐：“现在你是财神爷。”

陆原：“同时是个小气鬼。我不傻了，谁也别想算计我。”站

起来朝门口走，仲骐忙提起他的皮箱跟着。走了几步，陆原想起皮箱，回身接过，开玩笑说：“这也白搭！”

大门外停着一辆黑色丰田轿车。

66 首都机场路

丰田轿车里。

陆原对司机说：“送我到火车站。”司机笑笑，不言声。

仲骐胸有成竹，抱着膀子，偷眼看看陆原。

陆原发觉仲骐早有安排，叫道：“怎么？绑架呀！你得让我回去汇报汇报。”

仲骐：“明天送你走。”

陆原：“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你那船闸设计不算很先进，我要用先进的。”

仲骐：“先进不先进，分怎么看。时速 300 公里的汽车，若没有高速公路，它不如普通汽车；要是只有羊肠小道，普通汽车不如毛驴子先进。”

陆原：“我不能让后代人笑我笨。”

仲骐：“你想让一百年以后的人还说我们先进？那不可能。对我们来说，第一是会造，第二是能用，第三是能修。赶那个时髦干什么？我不一概反对引进。但不能什么都买。比如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那是几十年代产品？到现在还是很好使嘛，为什么非要引进刀叉？”

陆原拍拍司机肩膀：“请停一下。”扭头对仲骐说，“我去坐出租车。”

仲骐：“没理了，想跑？”

陆原：“我为什么没理？有理！我既不引进刀叉，又不买筷子！”

仲骐不动声色地说：“蒲剑秋两口子在我家。”

陆原：“什么？蒲剑秋！他怎么样？”这一招果然很灵。

仲骐：“从三反五反那年，一病到现在。”

陆原：“哟！”

仲骐：“是不是要见一面？”

陆原不言声了。

车沿着机场路飞驰。

67 仲骐家客厅

蒲剑秋仰在皮沙发上抽雪茄，边说：“我欣赏美国将军巴顿的一句话：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

仲骐和陆原各坐一角在喝茶。听到这话，仲骐问道：“请问我们有什么荣华富贵？”

蒲剑秋一挥手：“喏，沙发、电视机，比老百姓阔多了。而只是画圈，犯错误；犯错误，画圈！”

仲骐：“我们总是办对了几件事吧？”

蒲剑秋：“不多。我的错误比你们少。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都没我的事。”

陆原：“我看不干活是最大的错误。”

蒲剑秋：“哎哟，陆原兄！我既然犯了最大的错误，党为什么不处分我呀？”

仲骐：“你别忙。”

蒲剑秋：“处分老病号？没听说过！”还要争论下去，田秀已经梳妆打扮完毕，手里托着几片药进来了。

田秀：“老蒲，看戏该走了。又抽，又抽！”夺过雪茄，放进烟缸，给蒲剑秋吃药。

蒲剑秋吃完药，站起来，说：“对，对！看戏，据说那江青演得像极了。走，走。车子我用了。”与田秀走出。在走廊上遇到苏群，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不晚吧？”“不晚不晚。”之后，苏

群进客厅，端来一盘水果，坐在那儿给陆原削皮。

陆原：“你们也不管管老蒲！”

仲驷：“骂他祖宗骂了快 20 年，无奈他脸皮极厚。”

陆原：“应该赶他回去上班。”

苏群：“赶？赶急了，他抬腿上黄山了。”

陆原笑，看一眼电视机：“什么牌的？”

仲驷：“国产的。”

陆原：“人家都搞日立、声宝。”

仲驷：“我用国货。”意味深长地看一眼陆原。

苏群知道丈夫要谈工作，把削好的苹果给了陆原，离开了客厅。

陆原：“我不是不用国货，我那船闸质量要求高，人字门组装以后要绝对不变形。不然，哗哗漏水我受不了。”

仲驷：“我想办法。你给个机会让我们表现一下嘛，包你满意。实在不行，你再另请高明。”

陆原看看他，狡黠地摇摇头：“我得看看你们的水平，就从人字门焊接开始吧。好，我当然用。”

仲驷：“你呀，越来越刺儿头！”

陆原：“当然，不大好剃。”

仲驷：“老哥好赖是个副部长，堂堂的！领导几十万产业大军！要这么求你？就差给你下跪了！”

陆原：“小本经营，砸不起锅。你不求我，我正乐意。”

68 工地设计室

四壁图表，都是关于船闸的。桌上放着整个船闸的模型。设计施工人员在开会，彭放主持。人们汇报完了，等待彭放指示。

一个 50 来岁的勤杂工模样的人提着开水壶，谦卑地弯着腰，往暖壶里注水。有人看看易红桔，易红桔已经发现这是她“历史

反革命”的哥哥易根柱，只装没看见。

彭放：“仲驷同志病在北京了，他让我来。让我拍板……”

他说话还有点紧张。易红桔看看丈夫，为他担心，嫌他窝囊。

易根柱灌完水走出。

彭放扫了易根柱一眼，接着说：“现在我们就决定：一、同意刚才易红桔同志关于防止‘人字门’在焊接过程中变形的几项措施。二、补充一点，如果变形，还准备用火焰校正方法。”

一个技术员：“我们这里没人会。”

彭放：“有，就是刚才那个倒水的人。”

几个人惊讶地脱口而出：“反革命？”“要用他？”

彭放：“他叫易根柱。红桔的哥哥，当然也是我哥哥。”说时，易红桔低下了头，匆忙地写字条。

嗡地一声，人们议论纷纷。易红桔把字条递给彭放。

彭放看看字条，对红桔说：“为什么不定？叫我拍板，我就这、这么定。”把字条扬扬让大家看，“易红桔说因为根柱是我的哥哥，如若用他，这话也要别人先说。我看呢，这事别人没想到，我想到了，我就说吧。”

会场上有笑声。易红桔怒视彭放，小声说：“等着吧，陆原饶不了你！”

69 陆原办公室

彭放敲敲门进来，陆原正在打电话：“这么重要的时刻，你自己不来，派个秘书……什么什么？接班人？”彭放估计可能是谈自己，就想退出。陆原跟他招手，指给他藤椅。同时对电话说：“好吧，以后再谈。祝你健康，永远健康，哈哈……”挂上电话，走过来，抱着胳膊，端详彭放。

彭放笑着问：“告我的状了？”

陆原：“岂敢，岂敢！不过也可以这么说。接班人，仲骝说你是他向部党组推荐的接班人。”

彭放其实早已知道，没有惊讶的表情。

陆原：“接班人要跟他的前任一模一样。不过，你也许正是跟仲骝一样。”

彭放：“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更不用说了。”

陆原：“我就是要寻找相同的树叶。”

彭放：“所以您找不到。”

陆原：“我也不急，我才 64，还能干。听说你决定起用有历史问题的易根柱？”

彭放：“是的，他有用处。”

陆原：“你想过没有，这会给我们造成被动？”

彭放：“这我没想过。”

陆原：“他是你的亲戚，恩从你出合适吗？”

彭放：“怎么？让他干活是给他恩惠？”

陆原：“当然，不小的恩惠。要给也还轮不到你，他是我的部下。你这次来是代表制造设备的厂家，为我这用户服务的。”

彭放：“我尽心尽力为你服务好。”

陆原：“我的‘人字门’是要传几代的，让一个历史问题严重的人干？我这里有的是三代贫农，血统工人。”

彭放：“您不了解他。当然，处在您的地位，要了解普通人是很难的。”

陆原：“当然，我不如你了解他喽！”

彭放：“赶巧，他是我的亲戚，不然，我也不了解他。”

陆原：“我这里可从来没出过反革命破坏案件，你可别给我打破纪录。”

彭放：“如果他进行破坏，请您把我也当反革命论处。”

陆原：“哈哈……看不出你还有点魄力，这一点我欣赏，那

咱们就算说定了！”电话响，走过去接，“啊，你是仲驷？他在我这儿。”把听筒举给彭放，“找你。”

彭放接电话，听了一会儿，放下。对陆原说：“他同意我的意见。”

陆原：“哼，遥控！”

70 茶炉房 夜

易根柱正在封火。易红桔进来。

红桔：“哥！”

根柱：“啊，是你！”

红桔：“有你的活干了。”

根柱：“啊，我听说了。”

红桔：“明天我带你去检查身体。”

根柱紧张地后退几步，说：“不，不！我没病。”

红桔：“彭放说的。”

根柱：“我真没病。什么病都没有。”走到里屋，拿出一个铅笔盒：“这是我给小外甥买的，好几年了。”交给红桔，“告诉他，在学校可别说是舅舅给买的。”

红桔：“哥！”眼里噙着泪水。

根柱：“你回吧，工作忙，家务事多。”

红桔：“我明天来。”

根柱：“不，明天一早我就上工地了。”掀开里屋门帘，从挡门的一张寒酸、脏乱的单人床头，拿出一套折叠着的新工作服，双手托着：“瞧。”

易红桔心中酸楚，扭身跑出。易根柱眨眨眼，半张着嘴看着她的背影。

71 工地 阴

小雨。地上湿漉漉的。易根柱夹着饭盒走着。路遇熟人，他主动打招呼，有人向他笑笑，有人装作没看见，一垂眼皮过去了。但易根柱笑咪咪的，深吸一口这潮湿的空气，颇为自得。

帆布伞下，两个女工在焊一块钢板。易根柱站在她们身后看看，摇摇头。走进伞下，接过工具，蹲了两蹲，拍拍大腿，然后端平焊把。又顺手捡起一块红砖，用铁丝一拧，吊在腕上，端着焊把。他在教女工练基本功。一个男工走来，看看他，拍拍他肩膀，摆了摆头，让根柱走开。根柱笑笑，还回工具，拿起饭盒走了。

前面有一个扛氧气瓶的工人，正欲放下瓶子，根柱看见，忙放下饭盒，跑过去，接下氧气瓶。

他在一个工棚檐下，用饭盒盖接着保温桶里的水，掏出几片药，就水吞下去，坐在一段木头上，看看前面的基础工地。那里正清除碎岩，人很少，只有载重车、挖掘机在工作。他打开饭盒，吃饭了。

一个青工匆匆走过，根柱问：“几点了？”

青工看看手表，边走边答：“9点半。”

根柱看看饭盒：“饿死鬼！把午饭全吃光了！”

青工闻声又回来，仔细看看，叫道：“哎呀，正找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根柱：“熟悉熟悉情况。”

青工：“又没让你当官，熟悉什么情况？”拉起他，“快走吧，‘人字门’变形了！”

根柱被他拉得踉跄地走，刚走几步，见地上扔着一付破手套，他挣脱开青工，捡起手套，看看，把它放在一堆钢筋上招领。青工又上来拉他。

72 船闸工地

高达 30 多米，如同十多层楼房高的“人字门”拼装工作接近尾声。门上挂着横横竖竖的脚手架，拉着电线，放着氧气瓶和电焊工具。工人们都已下来。一群人围着铆焊队长、技术员和设计师易红桔和制造厂家代表彭放。工亏一篑，他们紧锁眉头，研究对策。青工拉着易根柱挤进人圈。

易红桔看见哥哥，说：“最上面那一块，看见了？鼓包，扭曲。刚焊上就下雨，冷热不均。”她指指图纸又指指“人字门”。

根柱笑嘻嘻地：“要求误差多少？”

红桔：“设计要求垂直误差不得超过 5 毫米。”

根柱：“嗯，行。”

铆焊队长最讨厌他那嬉笑：“可我们自己要求不超过 3 毫米。”

根柱：“行。下面几块误差多少？”

队长：“基本垂直。”

根柱：“那就好。垂直也能办到。”说着看看周围，“我就要保证氧气、电石什么的。”说着就去检查乙炔发生器、氧气瓶，拿起焊枪爬上脚手架。

红桔：“小心，上面滑。”根柱没有回答。

队长：“要助手不？”

根柱：“不要。”

彭放问红桔：“他身体行吗？”

红桔：“他不去检查。”

彭放：“早不说！”向上面喊，“不行就下来！”

根柱扭头：“还要求别跟我说话！”

彭放：“啧！”看易红桔一眼。

两个青工窃窃私语：“这老哥们儿够愣的！”“要不怎么露一手？”两人得意地笑笑。

易根柱爬上 30 多米高的顶部，在脚手架上端详变形的钢板，用手抚摩它。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焊枪，拧拧调节阀，掌握好温度，开始烤钢板。他是靠加热、冷却来校正变形的。

下面的人紧张地看着他。

他烤着，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钢板变形处开始发红。他情绪亢奋、紧张，两只眼睛闪光，额上沁出汗珠，坐在脚手架上休息一下，很快又蹲起来，继续烤着。

彭放看看手表，又抬头仰望。

根柱烤完了，坐在脚手架上静候钢板冷却，他向下面笑笑，喊道：“叫测量队准备测量吧。”

这老工匠有一张刻满皱纹的脸。虽然，为了迎接今天这个日子，他把脸刮得精光，但也不使他显得年轻多少。虽然，他总是以微笑面对人们，但也掩盖不住他眼睛深处那饱经忧患的神色——他就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张印象深刻的脸部特写。

73 北京，仲驷卧室

仲驷卧床，抱着一本国外印的《机械工程手册》，怎么也看不下去。他合上书，看一眼床头的电话机。苏群端一碗银耳汤进来，坐在床头用羹匙调和着。

仲驷：“电话坏了！”

苏群：“没坏。”

仲驷：“坏了！就是坏了！叫他们来修！为什么不叫人来修？”

苏群：“哟，老爷子今天怎么回事？脾气这么坏！”

仲驷：“彭放不来电话，准是出事了！”

苏群笑笑：“神经病！”

74 江岸 现实

江水上涨，打湿了仲骐的布鞋，他和咸平站起来，往高处挪挪。

仲骐：“你说怪不怪？那天果然出了事！”

咸平：“根柱死了？”

仲骐：“兴奋过度，心脏病发作。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从1967年就已经确诊。”

咸平：“他是个好人。”

仲骐：“你也这么说？跟陆原一样。在人活着的时候，总看不顺眼，一死，都说好话，可他本人是听不见的。陆原那家伙还给易根柱开了追悼会，会上他还很沉痛！追悼会一个小时，散会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提起易根柱这个名字。他灰飞烟灭了，但是他在大地上留下了一座纪念碑——垂直误差零点五毫米的‘人字门’。”

咸平：“他的追悼会你参加了吗？”

仲骐：“没赶上。一病不起，直到这次来，赶上大江截流。我从没见过长大以后的根柱，他的情况都是听说的。可是，在截流的人群中，我总像是看见了根柱的影子，他处处不在，又处处在。从此，我懂了一个人的价值。”

75 大江截流（纪录片剪辑）

大坝上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戗堤像一把铁钳从左右两岸向江心延伸。几百台重型车辆载着石料顺序驶向堤端。

江中，驳船倾卸着巨大石笼。石笼入水，訇然有声，浪花飞溅。

自卸卡车向江中倾卸石料。司机边咬着馒头边倒车。

龙口，水深流急，25吨一块的混凝土四面体被投入龙口。

咆哮的江水推得它翻滚，洪水夺路而去。

一个个混凝土四面体沉入江底，如泥牛入海，杳无踪迹。

江水冲刷着钱堤。

工人们用钢丝绳把几个四面体串连在一起，组成“葡萄串”，推土机把它们推入江中。

履带压着堤端的新土。

推土机手全神贯注。

“葡萄串”在江中稳住脚跟。江水狂怒。

龙口收缩。

黄昏。

终于有石尖露出水面，像从江底挺立起来的礁石。加紧投料。偌大的长江被肢解成几股涓涓细流。最后细流也被石头堵死。长江被腰斩了。

建设者们在钱堤上会师。欢声雷动。

山脚，江水上涨。

76 江岸 现实

日薄西山。仲驷和咸平离开江岸，向小山坡上爬去。

江水继续上涨。仲驷坐过的木船已被淹没，只剩下高翘的船头。江水向木屋所在的沿岸逼近。

山路上迤逦驶来一辆吉普车。

仲驷和咸平望着车子。咸平：“他们来了。可你的故事没讲完呢。”

仲驷：“故事是没个完的，生命却有个限度。往后的事情，该由彭放、易红桔他们接着说了。”他俩迎上前去。

77 山路上

吉普车来到他们面前，陆原提着手提包下车，同时彭放、易红桔、蒲剑秋也从车里钻出来。

陆原对咸平说：“我给你抓到一个自然界的天敌？”指指蒲剑秋。

咸平：“罚款！”

仲驷：“赞成！”

蒲剑秋从车里拉出他的大帆布包、猎枪等等，莫名其妙地看看咸平和仲驷。

仲驷：“说，打到什么猎物？”

蒲剑秋拍拍大包：“多哩，有鸡，有鸭！”

仲驷对咸平：“每只罚 50。”

咸平：“对。”

蒲剑秋：“好，好！”哈哈大笑。

陆原：“走吧，木屋。”人们爬着小山头。

78 山坡上

这一行人边爬边说笑。

陆原对仲驷说：“1 号、2 号发电机组今天并网发电。船闸经过专家验收，质量很好。”

仲驷：“哼，当初是谁想买外国的？”

陆原哈哈大笑。

仲驷：“还有脸笑？”

陆原：“吕端大事不糊涂！我要不那么说，你那些货能便宜点么？能搞得这么细致么？哈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呀！”

蒲剑秋插上来：“怎么，仲驷没斗过陆原？这真是天下奇闻！”

人们又笑了。

他们爬上了山头。蒲剑秋回身望着大坝，说：“嗯，还不错，还可以嘛！”

咸平：“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

仲骐：“哎呀呀，别说了。10年之内，如果我不死，我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陆原一挥手豪迈地说：“千秋功罪，让后人去评说吧。”

突然，易红桔叫了一声：“爸爸！”

人们转身向下望去。

木屋门口，站着一位背着印花布行李卷的老人。须眉皆白，身材高瘦，正凝神地望着长江。他脚下，上涨的江水已经淹到脚面。

仲骐惊喜地喊道：“是他，是他！”几个人奔下山坡。

易老大离开木屋，沿山坡蜿蜒的小径爬着。

仲骐等人齐声叫：“易大哥！”

易红桔：“爸爸！”

79 新居

这是一幢坐落在峭崖上的白墙、黑瓦、有翘檐和花墙的新房。屋前临江，屋后有一片新栽的柑桔树。

野八哥成群飞落，鸣叫着。

窗户洞开。仲骐等人围着一张新竹桌而坐，在喝茶。桌上已经摆好几样菜。易红桔、彭放端菜进来。

80 室内

易老大从厨房端着烘炉子进来，放在桌中央。人们帮他摆着。

易老大：“莫动，莫动。你们不会。”

蒲剑秋：“这还有讲究？”

易老大：“讲究多哩。”他把菜一排排摆着。

蒲剑秋忽然想起 43 年前易老大用筷子画出的那顿宴席，努力回想着说：“这叫什么来着？”

咸平：“‘三路打一铤’。”

仲骐、陆原高兴地叫道：“哦！‘三路打一铤’！”

易老大：“对了。”转身去拿酒。

陆原：“我带酒来了。”从黑提兜里拿出两瓶酒。

易老大：“你的酒好，喝你的。”

易红桔接过，与彭放启瓶、斟酒。

仲骐对蒲剑秋：“你打的那些野味呢？反正你已经认可罚款，可以做来吃了。”

“对，对！”蒲剑秋去翻大帆布袋，先翻出两瓶药，倒在手儿几片，吞吃下去，再接着翻，拿出几个大纸包，放在桌上，一一打开。

原来是一只烧鸡、一只卤鸭，还有酱牛肉等等。

蒲剑秋：“我什么也没打着！”

人们哈哈大笑。蒲剑秋又对易老大说：“不过这不算数，北京烤鸭、广东‘龙虎斗’我还是欠着你的。”

易老大：“好说。”端起酒盅，“来吧！”人们举杯，易老大又说：“43 年，就盼你们再来呀！”

仲骐：“让你久等，但是毕竟来了。”

易老大泪花闪闪，依次看着仲骐、陆原、咸平、蒲剑秋，同时说：“来了，来了，来了！”端起酒盅，一饮而尽，如醉如痴地笑着……

江上响起悠长的汽笛声……

81 江上

巨型客轮像一座灯山，向大坝驶去。

崭新的游艇……

拖着长长木排的拖轮……

漂摇的小舟……

大坝矗立在暮色中。忽然，亿万只电灯亮了，亮了。长江上出现一座琼楼玉宇。巨型“人字门”缓缓打开了，迎接船只过坝。

山背后腾起一片耀眼的晚霞。

在山影里的木屋兀立着。远远望去，它是那么低矮而陈旧，然而，它又如此使人留恋。因为它就是历史，在讲述着无数往事。在它面前，人们不禁要肃穆沉思。

啊！木屋！

江水上涨，逼近木屋长满苔藓的台阶……

淹没门槛儿……

淹没窗口……

淹没屋顶……

一霎时，木屋踪影全无，只有一片波光如镜的平湖。

参加演出的其他演员名单从水中徐徐升起……

（此剧与张天民合写，原载 1982 年 8 期《电影创作》）

三 原 色

剧 中 人

罗写真 女画家

司徒工 罗写真的丈夫

司徒茂名 著名油画家，美术学院院长兼“司徒茂名工作室”主持人

柳玉卉 著名油画家，“柳玉卉工作室”主持人

俞 琳 罗写真的同学，女

片 头

美术学院画室。

颜色的世界，绘画的海洋。

画室里挤满了石膏像和画架。好多美术学院学生在画素描或做其他绘画活动。

一只手向调色板上连续挤出三滩颜料：红、黄、蓝。三块色斑在扩大、扩大，分别变成衬底，托出片名：三原色。

电子音乐。

继而红、黄、蓝迅速溶成一体，银幕上是杂乱无章的色斑。

电子音乐声中，随着各种画面的更迭，叠印职演员表。

一个背影俏丽的小女孩正在作一幅命题为《十月》的油画，画面上可见一丛丛万年红，万年红后头是扯天柱地的标语：庆祝粉碎“四人帮”。

又一笔纯红的重彩铺上去。

手持藤杖的司徒茂名院长仪态稳重地出现在画室门口，他的眉宇间似乎蕴藏着深沉的感慨，四下环顾。

40 左右岁的美院教员俞琳正在画架前指导学生运笔，突然发现了司徒茂名，惊喜地迎过来。

二人默默地握手。

正在画《十月》的小女孩突然退后几步，凝思片刻，奔上去，操起画刀粗犷地刮了几下。

司徒茂名若有所思地凝视这幅气势磅礴的油画，转而又望望油画的作者，赞美地点点头。

俞琳也向小女孩投过一瞥称赞的目光，轻轻说了一句：“天才！骄傲了一点……”

小女孩突然回眸调皮地一笑：“我改，还不行吗？”

骤然而起的主题音乐。

司徒茂名院长呆住了！

在他眼前飞速地闪过这样的画面：一个俊秀的女孩子（罗真）被押上汽车，她哭着喊叫：“我再也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

老院长迷离的泪眼里，画室中千变万化的颜色从画布上、调色板上剥离开来，形成了浑浑沌沌的色块的世界。

终于，各种色块融合成三道横贯银幕的光谱，按上下顺序排

列着红、黄、蓝。

没有命题的卷头画

1 三道横贯画面的红、黄、蓝三种颜色固定在画框里

这是中国美术馆堂皇富丽的展览大厅。大厅入口处悬着一个女画家的画像，大书“‘罗写真画展’1977年5月”的字样。在高悬着绘画珍品的大厅里人头攒动。临摹的、观瞻的比肩继踵，万次闪光灯不时亮起蓝光。

一群儒雅的外国艺术家随着横握手杖的司徒茂名徐步来到这幅卷头画前。这些艺术巨匠们脸上都露出惊诧、征询的神色，同时把目光集注到司徒茂名脸上。

司徒茂名也在凝神注目这张由三原色组成的画，完全没有留意同行者的反应。

一个友人发问：“司徒茂名院长，您是女画家的老师。您能告诉我，罗写真女士用三原色来揭开画展序幕，含义何在吗？”

司徒茂名觑了他一眼：“您感到抽象吗？”

友人耸了耸双肩：“在没有得到具体答案以前，至少是这样。”

司徒茂名慨叹地：“抽象是具体的浓缩。三原色在绘画上是彩色的基本要素，如同阳光、空气和水对于万物的不可少一样。有了红、黄、蓝，世界才有万紫千红。”

另一位外国友人笑了：“然而，教授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司徒茂名略一回头，把矜持地站在一旁的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介绍给国际友人们：“只有画家自己，才最有权解释一切。”

友人们惊诧地望望站在一旁的罗写真，又看看广告牌上罗写真的画像，不禁喜出望外，争相同罗写真握手。

摇 篮

2 司徒茂名和罗写真引导友人们来到一幅画前

这是一幅气势雄浑的油画。磅礴的黄水有如从天而降，千回百转，水花四溅。命题是两个字：《摇篮》。

司徒茂名眼前的《摇篮》在剧烈摇晃。

罗写真眼前的《摇篮》渐渐变虚……少顷，虚而复实。

3 仍旧是这幅雄伟壮观的《摇篮》，它的作者面对它正在进行最后润色

这是宽大而有些零乱的画室，开着的房门上用仿宋字写着“柳玉卉工作室”的字样。

一群学生、教员簇拥画前，其中有不修边幅的柳玉卉，有罗写真的女同学俞琳。

俞琳拍了罗写真一下：“我的骄傲公主！你这幅画真把柳先生兼采西洋和中国画技之长给运用活了，说不定能评上头等奖！”

柳玉卉瞪了俞琳一眼：“少说废话，天才是能捧杀的。”

罗写真天真无邪地笑着，脸上涂了几块颜色。

这时，院长司徒茂名悄然走进工作室。

俞琳：“听说这次应选作品，还有司徒院长的作品？”

有人称赞：“司徒院长真是大手笔！”

又有人说：“司徒工作室专学格拉西莫夫的画派，在全国独树一帜。”

俞琳：“司徒院长这几年光忙行政，大概又是从过去的画里拿出一张来应选的吧？”

有人说：“司徒先生仍然是当前油画界首屈一指的权威！”

司徒茂名得意的脸色。他正要转身走去，猛听罗写真说道：

“我就不得意司徒院长的画法，没有中国特点，干脆把画室搬到莫斯科去算了！”

柳玉卉呵斥道：“胡说，油画各有各的风格流派，怎么能这样狂妄！”

司徒茂名气得浑身颤抖，他把门砰地一关，走进了隔壁的“司徒茂名工作室”。

4 《摇篮》已经悬在美术家协会会议大厅墙壁上，夹杂在几十幅画当中

以司徒茂名为首的美术界名流们在逐一评点。

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扶扶鼻梁上的镜架，手指着《摇篮》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它的作者是个 17 岁的女孩子！

一个大腹便便的画家：“真的，是司徒院长的高足，柳玉卉先生工作室的门生。去年，司徒院长亲自从美院附中破格拔到学院来的。”

柳玉卉：“罗写真到过三门峡，作了几百张写生。”

大腹便便者：“大手笔，大手笔！简直堪称中国的达·芬奇。”

司徒茂名得意地：“太过了……她从 8 岁起学画，倒有几分歪才。”

文质彬彬者：“司徒院长的栽培嘛！”

司徒院长矜持得意的脸孔。

大腹便便者打趣地目视司徒茂名和柳玉卉：“不过，弟子把二位大师的大作可要比下去了……”

柳玉卉哈哈大笑：“弟子不必不如师呀！”

司徒茂名脸上滑过一丝难堪，随即勉强地一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镜头反打，是悬在墙上署有司徒茂名名字的油画《长城》和

柳玉卉的《黄山云海》。

帮倒忙的大腹便便在打圆场：“近几年来，司徒院长从事政治工作喽，难怪手生……”

说到这里，他偶然瞥见司徒茂名十分反感地打开折扇，连忙改口道：“毕竟院长的大作笔力遒劲，不失为画坛圣手……”

司徒茂名率先走向会议桌：“诸位请坐，现在就来评定本年度得奖名次，还要推荐前5名去参加国际画展呢。”

人们议论着坐到长桌两侧。

美协大厅外面，落地大窗和阳台栏杆间是一条华美的走廊，长廊两侧墙壁上悬挂着中外佳品和雕塑习作。此时从长廊尽头走来两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一个年龄大些、仪态稳重的是俞琳；另一个有三分稚气，七分傲气的正是罗写真。

她们来到会议厅门口，俞琳站住，笑着推了推罗写真：“进去吧，骄傲的小公主，我真要嫉妒得冒火了！”

罗写真天真地仰起头来：“那你干吗不敢拿一张来应选啊？”

俞琳温和地笑了：“小傻瓜！我这一单元的习作颜色还不过关，还来应选呢……”

她一边说，一边给罗写真整理一下风纪，替罗写真捋了捋鬓发：“进去吧，谦虚点。回头我在大门口等你。”

罗写真调皮地一歪头：“俞琳大姐，我什么都不说，总不能说我骄傲了吧？”

俞琳笑笑，走了。

罗写真刚抓住门拉手要推门，却猛然缩回手来。

会议厅里正传出一个人的声音：“如果司徒院长没有异议，本年度油画头等奖是不是就定罗写真？”

会议厅里。

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于司徒茂名脸上。

司徒茂名很不自然地笑着，他眼前闪现出罗写真的影子，那是她在工作室里贬斥司徒画法：“我就不得意司徒院长的画法，没有中国特点，干脆把画室搬到莫斯科去算了！”

司徒茂名难堪的脸。

有人征询地问柳玉卉：“柳先生的意见……”

柳玉卉：“评画不是评年龄、评资历，我认为罗写真这幅画应当名列第一。”

司徒茂名：“当然，不过……评画也不能从某一个流派的局部出发……这还都是其次，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天才可以骂杀，而捧杀却往往不被人们注意。”

与会者面面相觑。

大腹便便者：“院长是发现天才的人，您以为怎样才不至于扼杀天才呢？”

司徒茂名一阵尴尬过后，拂袖而起：“大家定吧。”

文质彬彬者看着司徒茂名的脸色提议：“把罗写真的《摇篮》列为二等奖，已经是破格了。”

有人附议：“这对保护天才是有益的，听说这小姑娘傲气十足。”

司徒茂名：“表决一下吧。”

大多数人举起手来。

柳玉卉叼着大烟斗，抱着膀仰在椅子上，脸上浮着莫名其妙的笑：“如果发明一种‘艺术天平’就好了。”

司徒茂名不悦地斜了他一眼。

这时，门突然被推开，梳一双羊角辫的罗写真不服气地跑进大厅。

柳玉卉：“写真？”

司徒茂名：“你怎么才来？”

只见这个桀骜锋利的罗写真也不去回答先生的问话，如入无人之境，径直走到大厅尽头。

长桌旁的画家们在悄声议论：“瞧，这就是骄傲的公主！够得上神童了！”

罗写真将悬在壁上的《摇篮》哗啦一下抖下来，飞快地卷成一卷，头也不回地闯出了美协大厅。

众人不禁哑然失色，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柳玉卉脸上带有几分惬意的笑，叼着大烟斗，狡黠地眯着两只眼睛。

司徒茂名扫兴地叹了口气：“未成名就如此……”

文质彬彬者：“太放肆了！”

大腹便便者：“思想教育的失败。”

柳玉卉扣掉烟灰：“是啊，罗写真太天真了，有时候‘画以人贵’呀！”

司徒茂名火了：“柳教授，我看风凉话就不必说了吧。画风各有其长，不要把自己工作室凌驾于百家之上。况且，她又是柳玉卉工作室的学员！”

柳玉卉也站了起来：“正因为如此，我才知道应当怎样来教育她的所谓‘放肆’！”

司徒茂名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5 司徒茂名画室

一根手杖顶开画室门。司徒茂名顺脚把房门口的拖鞋踢到一旁，神色郁悒地走进房间，连大衣都没脱，一屁股坐到沙发里。

一个毛头小伙子从堆满画架、画布和石膏像的角落里探出头来，他是司徒茂名的儿子司徒工。

司徒茂名：“你又在胡闹！”

司徒工拿着图纸、丁字尺走过来：“爸爸，我借您的画板搞点机械制图。”

司徒茂名仰在沙发里，闭起了眼睛。

司徒工审视着父亲的脸：“评选完了？”

司徒茂名心不在焉地哼了一声。睁开眼，恰好看到摆在画架上的一张画像，那是带有三分调皮神色的罗写真自画像，右上角标有“司徒老师惠存”字样。

画框里的罗写真突然活了，嘴角挂着调皮和讥讽的笑容，她突然张嘴说：“老师，您不是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吗？”

司徒茂名闭了闭眼睛，烦躁地用手杖把画像拨到一旁去。

儿子莫名其妙地注视着父亲：“爸爸，这次评画，对哪幅画评价最高？”

司徒茂名有气无力地坐下去：“《摇篮》。”

司徒工有点吃惊，瞟了一眼案上的画像：“就是您常夸的‘骄傲公主’？”

司徒茂名在叹息中点了点头。

司徒工眉眼都笑了：“她拿了头奖？”

司徒茂名突然发火了：“你！”

司徒工惊诧地望着父亲难看的脸色，悄悄退出画室。

司徒茂名懒懒地躺在沙发里，望着案上的罗写真自画像。

突然，他耳边响起罗写真童声童气的声调：“我叫罗写真，写意的写，真品的真。”

司徒茂名眼前出现了回忆画面：一个天真稚气的小姑娘正把自己的练习作品摆到司徒院长的办公桌上。

司徒茂名随手翻着那些习作，问道：“谁给你起的名字？”

罗写真：“爸爸。”

司徒茂名欣赏着画问道：“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罗写真：“画画的。”

司徒茂名抬起头来：“画画的？叫什么？”

罗写真：“罗文砚。”

司徒茂名惊喜地：“啊！你是罗文砚的女儿！难怪你功底这么好……可惜你爸爸被特务杀害了，没有为社会主义画过一笔。”

罗写真：“爸爸死前曾对我说，他一生画的都是黑暗，让我长大接着他画祖国的黎明、春天。”

司徒茂名感慨地点着头。

……

又回到了现实，他长叹一声，闭起了眼睛。

出污泥而不染

6 回到展览厅

外国客人们的目光在司徒院长和罗写真脸上扫来扫去，好多人欲言又止。

司徒茂名：“要寻求答案吗？未免过早。”

这时，他们来到一幅命题为《出污泥而不染》的画前。这是一幅笔锋苍劲的中国画。

一个友人赞道：“画如其人，好！”

罗写真苦笑了一下：“不！世上好多事情并不是画如其人的……”

人们讶然地望着她。

画的特写：一枝冰清玉洁的荷花拔于污泥之上。

回忆接续。

7 学院林阴路上

司徒茂名同柳玉卉教授一同走着。

司徒茂名：“这次评选，看出重才轻德的危害。”

柳玉卉：“不完全是这样。”

司徒茂名：“她是你的影子！人有才容易骄傲，骄傲又常常

是同党闹对立的资本。”

柳玉卉大吃一惊，停住步，不认识似的打量着司徒茂名。

司徒茂名：“要掐尖，不掐尖结不出瓜来，一定要掐尖！”

柳玉卉：“要掐尖？怎么掐尖？掐了尖会结出好瓜来？”

司徒茂名：“对，要掐尖。你严肃地同她谈谈，我再找找她，要她交一份检查来。”

柳玉卉不以为然地：“好吧。”

司徒茂名离开他走去。

林阴路尽头是绿柳环合的假山和人工湖。

这正是凌晨时分，林间小鸟鸣啭，喷水池上水珠如链。

柳玉卉慢慢地走着，偶尔碰上几个打太极拳的人，间或可见席坐林间写生的学生。

这时，从湖边林中飞出一阵轻盈的、无忧虑的歌声：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曲友谊之歌。

.....

聆听歌声，柳玉卉情不自禁地露出笑意，向林间走去。

湖畔立着一个画架，画布上是一幅正在进行着的风景写生画。

罗写真左手卡着调色板，右手拿着画笔、画刀，一边哼小曲，一边弹跳着前进、后退，不时地歪起头来端详一下作品，再跳过去刮上一刀，涂上几笔，像个跳皮筋的小女孩。

画架旁边蹲着一只好看的小狗。

柳玉卉没有惊扰她，悄悄地看着她那没完成的作品。

突然，罗写真停止了唱跳，蹲在画架前，托腮凝思着。

她身后响起了柳玉卉浑厚的声音：“前后景色彩的冷暖关系还应再强调一下，现在调子太暗，没有纵深感了。”

罗写真闻声跳起来，惊喜地喊了声：“柳老师！”随即扑到长椅前，刚要坐到柳玉卉一旁，却又后退两步，调皮地行了个礼：“您早！”

柳玉卉由衷地笑了：“小顽皮。”

罗写真天真地格格笑着。

柳玉卉拉她坐到身旁，夺过她手中的画刀，往她脸上一刮，竟然刮下一块中络黄颜色。

师生二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柳玉卉：“你天天早起在这儿掌握颜色吗？”

罗写真：“我真想快点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然后从井冈山画起，遵义、延安……一直画到五星红旗在北京升起，画一册中国革命史画，画祖国的黎明。”

柳玉卉：“你大概以为自己已经炉火纯青了吧？”

罗写真愣了一下，随即惶惑地、委屈地摇着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呀……”

柳玉卉：“一分是天才，99分是汗水，你懂吗？”

罗写真用力点了点头。

柳玉卉点着她的鼻子：“懂？那么，你昨天大闹美协的行为怎么……”

罗写真触电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不服地噘起嘴巴：“你们在屋里的议论，我都听到了，他们太不公平了！”

柳玉卉不悦地：“又来了！你在那些大画家面前还是个小学生，当你将来名满天下的那天，也应当这样想。不是虚伪地应付

别人，而应当是发自内心，只有永远以为自己差得远的人，才能永远有新创造！人家夸你几句，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罗写真扭头不语。

柳玉卉：“你呀，这是给我脸上抹了块生颜色，要我脸上发热。好了，明天写一份检讨，送给司徒院长。”

罗写真噘着嘴巴：“我才不呢。”

柳玉卉：“一个艺术家应当兼采各家之长，连我都在向司徒院长学艺，何况你？别任性！”

罗写真仍不语。

柳玉卉站起来：“好了，应当检查，司徒院长也是你的老师，他会谅解你的。”

8 院长办公室

秘书正背向房门接电话：“……啊，是画报社吗？好，我负责向党委转达。什么？嗯，喂，这个情况我了解。司徒院长这几年行政事太多，确实没有新作，我看，你们还是印那几幅旧的吧……什么？换别人的，这怕不好吧，司徒院长是很有影响的画家呀……”说到这里，他回身向敞开的房门望了一眼，又回过身去打电话。

恰在这时，司徒茂名提着手杖走进屋子。

秘书仍在打电话：“……什么？你们想发表罗写真的《摇篮》？当然，这幅画远远超过院长的画这是公认的。不过，我可做不了这个主……”

秘书放下电话，发现院长脸色相当难堪地坐到转椅里，愣了一下，赶紧小心翼翼地给他倒了杯茶。

司徒茂名冷冷地：“有文件要签批吗？”

秘书从文件筐里拿出一沓递上去。

司徒茂名看着文件，不时批上几笔。

传来敲门声，秘书走出去。

少顷，秘书走回来，手里拿了一个纸卷。

司徒茂名抬起眼睛：“什么事？”

秘书递上那个纸卷：“罗写真让交给您的检讨书。”

司徒茂名动手解去画卷上的红绒绳，展卷一看，不禁勃然变色。

原来所谓“检讨书”，是一幅水墨丹青画，浓淡相宜的笔触勾勒出一枝带有几份傲骨的荷花，根部是一滩烂泥。旁书一行蝇头小楷：出污泥而不染。

司徒茂名气得掷开这幅画，抓起电话，拨号：“喂，柳玉卉吗？我是司徒茂名，请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秘书小心地望了望那幅画。

柳玉卉叼着烟斗走进来，手里还拿着调色板：“有什么吩咐？”

司徒茂名起身让座：“你同罗写真谈了？”

柳玉卉点点头。

司徒茂名：“温情等于害人，你看过她的检讨书了？”

柳玉卉：“我让她直接交给你。”

司徒茂名又把那幅画掷到柳玉卉面前：“喏，你欣赏一下她的这份检讨吧！”

柳玉卉拿起来看上几眼，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司徒茂名讥讽地：“够深刻了吧？”

柳玉卉弦外有音地：“入木三分。”

司徒茂名：“太狂了，你还怂恿她！”

柳玉卉：“倒很有性格。”

司徒茂名：“什么性格？这是和我过不去。”

柳玉卉半开玩笑地：“不平则鸣，万物同理。”

司徒茂名：“这么说，你是她的支持者了？”

柳玉卉：“我从来没称赞过她的骄傲。当面狠狠批评和事后公正对待，是两回事。”

司徒茂名刚要把画卷递给柳玉卉，耳边忽然再度响起几个刺激神经的声音：

“如果发明一种艺术天平就好了”——这是柳玉卉替罗写真抱打不平的声音。

“我就不得意司徒院长的画法……”——这是罗写真的“狂言”。

“罗写真的《摇篮》当然远远超过院长的作品，不过……”——这是秘书像有意又像无意贬低司徒教授的言论。

司徒茂名突然收回了画卷：“不，不能再姑息了，那将害国害民，也害了她自己。”

柳玉卉：“你，要严办？”

司徒茂名：“处分也不为过。你认为小题大作吗？”

柳玉卉：“只要这处分不起副作用。”

司徒茂名不悦地哼了一声：“我出国前让她去我那一趟。”

柳玉卉点点头：“好吧！”

9 司徒茂名家画室

司徒茂名正在收拾出国行装。

一个人走进来：“这是您出国的机票，后天下午起飞。”

司徒茂名点头收下，来人退出。一阵急促的叩门声，随即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可以吗？”

司徒茂名：“写真？快进来！”

门开处，罗写真、俞琳和另外几个女同学笑吟吟地走进来。

罗写真：“司徒院长，听说您后天出国？”

俞琳：“我们给您送行来了。”

司徒茂名让她们坐下，泡茶。

房门处好像又有人在推门。

司徒茂名回过身去：“谁？”

罗写真格格一乐：“我们的小狗——弗来德。”

司徒茂名：“小狗？弗来德？”

俞琳：“英语，弗来德是‘朋友’。”

司徒茂名幽默地：“呃，明白了，也请进来吧！”

罗写真笑着推开房门，小狗弗来德敏捷地闪进来，悄然蹲在罗写真脚边。

司徒院长皱起眉头：“哼，养狗，你还像个大學生？”

俞琳：“她在三门峡写生的时候，房东大娘送给她的。”

罗写真认真地：“大娘说，狗会护主，它很忠诚。”

司徒茂名叹口气：“毛病越来越多。让你写检讨，你画一张‘出污泥而不染’，什么意思？”

罗写真：“院长，我错了，改还不行吗？”

俞琳：“她今儿个拉我们来，就是来检讨的。”

司徒茂名：“一笑就完了？这事已经提到院务会上去了，可能要给你点处分。”

俞琳：“处分？”

司徒茂名点点头，严肃地望着罗写真。

罗写真低下头。

俞琳用说情的口吻央求：“院长，她还小……”

司徒茂名：“要我去讲情吗？提议处分她的就是我！”

俞琳不言语了。

10 机场停机坪旁

罗写真和师生们在给司徒茂名送行。

俞琳和罗写真代表同学给院长献上一束鲜花。

司徒茂名对罗写真：“本来我可能带你一同出国的，可是，

因为……遗憾哪！”

罗写真天真地：“那……我改还不行吗？”

司徒茂名笑了：“你要点什么礼物？”

罗写真：“一本法国印象派的画集。”

司徒茂名：“可以。不过，你得改掉毛病。”

俞琳笑了：“我替她保证……”

11 校园林阴路

反击右派的大字报长廊前，一群男女学生正在围观几份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标语。

出国归来的司徒茂名从小汽车里钻出来，腋下夹着一本精装油画集。他提着手杖沿林阴路走来，不时同路遇的师生颌首致意。

俞琳带有几分慌张的神情迎上去：“院长什么时候下飞机的？”

司徒茂名扬了扬手中的画集：“咱们的‘骄傲公主’呢？”

俞琳眼里含着泪，附在院长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司徒茂名大惊失色，旋即恢复镇定：“不会，最多警告处分。”

俞琳把他拉进人群，挤到大字报栏前。

大字报栏里醒目地张贴着罗写真的那张水墨丹青——《出污泥而不染》。旁边是大字报：“声讨长一身傲骨的罗写真！你竟敢把社会主义比成一滩烂泥，自视荷花一样高洁，居心何在？”旁边还有几张内容大致相同的大字报。

司徒院长险些晕倒，幸亏俞琳扶住。

他眼前那些墨笔字颠来倒去，像在跳舞。

他用力镇定一下自己，拄起拐杖，笃笃笃地向院部大楼走去。

12 司徒院长办公室

门砰地一声推开，柳玉卉闯进来：“你可回来了！”

司徒茂名把埋在手掌里的头抬起来，茫然地注视着他。

柳玉卉：“这是为什么？”

司徒院长：“这……”

柳玉卉：“罗写真充其量是个骄傲的孩子，你难道不了解？”

司徒茂名叹了口气，别过脸去：“我……也没想到会闹成这么个结果……她赶上这个政治气候了……”

柳玉卉：“不，一个刚刚取得成就的孩子骄傲一点，这是常见的现象，帮一帮就会好的。你得说句公道话，你有挽回局面的能力，你不能这样毁掉一个天才！”

司徒茂名长叹一声：“我……一下飞机就过问了，这是根据上面下达的指标和比例定的，市委已经批下来……木已成舟。”

柳玉卉：“反右派还要有指标和比例，这……我要告到高教部！”

司徒茂名：“你最好别犯呆病……都是你宠的，才会有今天……”

柳玉卉异样的眼神注视着司徒茂名：“这么说，你的同情都是假的？”

司徒茂名：“她呀，太傲了，唉！咎由自取。”

柳玉卉：“骄傲一点就是右派，那么，让她成为庸俗的市侩，就可以封为左派了吗？”

司徒茂名不悦地：“算了……其实，我心里比你更难过……”

柳玉卉冷笑：“你所说的良心、同情和难过，不过是蒙骗自己的罪过，为自己开脱的一种遁词，像刽子手在耶稣十字架前忏悔一样……”

司徒茂名气得发抖：“你……”

柳玉卉转身要走。

司徒茂名画外音：“你要知道，凡是同情右派者，也是……”

柳玉卉站住，向他投去鄙夷不屑的一瞥，走了。

13 司徒茂名家画室

幽暗的房间。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

司徒茂名仰在一把藤椅上，僵卧不动。

挂钟单调地发出“咔咔”的音响，格外杌人。

司徒茂名一双失神、黯淡的眼睛。

他眼前幻化出罗写真那天真无邪、孤傲自负的面孔……转眼间又变成泪珠涟涟的可怜面孔，她仿佛向自己伸出了一双求援的手……

司徒茂名神经质地从躺椅上跳起来。

当他站到窗前时，眼前又出现了奇异的幻觉：明眸皓齿的罗写真就站在草木葱茏的暗影中，漆黑的眸子里含着忧怨、不平，她竟然开口说道：“老师！这一切为了什么？您为什么不来说一句公道话？难道这一切不是您嫉妒心种下的恶果吗？”

司徒茂名惊惧地向后退着，顺手拉开了灯，桌上罗写真自画像在向他表示微笑……

司徒茂名惭愧地把画像翻了过去。

这时，儿子司徒工走了进来。

司徒工发现了父亲脸上的不安神色，扶着他坐到沙发上，轻声问道：“您不舒服吗？”

司徒茂名摇摇头，闭上双眼。

司徒工冲了一杯酹茶端过来。

司徒茂名倦怠地睁开眼睛，望望茶杯：“给我……倒杯酒来。”

儿子犹豫着，父亲断然挥挥手。

司徒工只得打开瓶盖，倒了满满一杯酒，司徒茂名一饮而尽，脸上出现像喝了毒药那样的苦涩表情。

司徒工担心地望着他。

司徒茂名又倒满一杯。

司徒工过去夺杯子：“爸爸……”

司徒茂名按住杯口：“我……伙同别人杀……杀了人，杀了个无辜的人……”

司徒工吃惊地后退一步。

司徒茂名又饮了一杯酒，杯子一墩：“真的，杀死精神并不比杀死肉体罪轻！”

司徒工更加惊诧了。

司徒茂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走近画案，把扣过去的画像拿在手中，端详着，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司徒工毛骨悚然。

司徒茂名突然掉过身来，直视司徒工：“古语说，手有寸铁，便可杀人。岂不知，手无寸铁，也能杀人！可是，我没有罪！”

司徒工又扶他坐下：“爸爸，到底是……”

司徒茂名再倒第三杯酒，一饮而尽：“你坐下听我说……”

良心缘何附于你

14 外国艺术家们簇拥着罗写真、司徒茂名徐步来到命题为《良心缘何附于你……》的一组油画前，这一组各种形态的狗跃然画布上，栩栩如生

一个国际友人：“罗女士，您以为，狗也是很有良心的吗？”
罗写真凝思不语。

幻觉：小狗弗来德汪汪叫着，突然从画框里跳出来……

15 回忆

小狗弗来德拼命叫着，围着一辆卡车前攒后跳，像疯了一般，竖起前爪扒车厢板，用牙咬汽车轮胎……

镜头摇起，原来弗来德的小主人罗写真被押在卡车上。除了她还有别的被送去改造的“右派分子”，尤其醒目的是不修边幅的柳玉卉教授，也在其中，他照旧衔着烟斗，早熄了火，像凝思的石膏像。

俞琳哭着，把行李卷、画箱递给车上的罗写真。

罗写真死命地攥住俞琳的手，跺脚哭叫：“我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柳玉卉老师犯了什么罪……说句公道话就犯法吗？”

俞琳终于哭出声来。

罗写真仍在哭叫，这一迭声叫喊，把远远站在树下的司徒茂名叫得心酸落泪，赶紧背过身去。

汽车在发动，俞琳忍痛松了罗写真的手。

罗写真仍在哭着：“我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

汽车缓缓驶去，小狗弗来德拼命往车上蹿。

一根棒子无情地打下去。小狗惨叫一声，匍伏在地，挣扎一阵又起来，一瘸一拐地追踪而去。

俞琳背过脸去。

司徒茂名向前跟了两步，踉跄站住，耳边清晰地传来女孩子凄厉的叫喊：“我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柳玉卉老师犯了什么罪……”

汽车卷起的一股烟尘后，跟着一条小狗……

院长的两腮挂上两条泪痕。

16 司徒茂名家画室

司徒茂名父子相对而坐。

司徒工：“爸爸，您常说天才可以骂杀、捧杀，我看，最可怕的是嫉杀！”

司徒茂名：“胡说！罗写真划右派，是够标准的……”

司徒工：“一个孩子骄傲一点就是敌人，柳玉卉老师说句公道话也是敌人，我不知道您的标准是怎么订出来的……”

司徒茂名：“不用你来教训我。就你这种右倾思想还想入党、出国留学？”

司徒工苦笑：“您别再抱希望了，您的儿子入不了党，当然更留不了学。”

司徒茂名有些吃惊：“你们系主任说你是学业尖子呀！”

司徒工：“您不是常说要掐尖吗？我怕被掐尖，再说尖子入了党，那草包拿什么压我一头？他自己不是更想留学吗？整人也算我们周围一种受保护的独特天才！”

司徒茂名：“这是革命，怎么叫整人？”

司徒工：“把罗写真划为右派就是革命吗？这样一来，岂不人人都要成为反革命！”

司徒茂名无话可说，长叹一声。

司徒工：“所以，草包是最平安的，与世无争，与人无争。”

司徒茂名痛楚地：“你……别说了。我多想把罗写真从水里救起来呀……”

司徒工冷笑：“您不会这样做的，少了一个罗写真，对您这‘油画圣手’的牌子就去掉了一个威胁，不是天助吗？话又说回来，想求得良心安慰的人，正是推人下水者！”

司徒茂名火冒三丈地跳起来：“你……畜生，给我滚！”

司徒工缓缓站起身，拿起那本法国印象派画集，转身走向房门。

司徒茂名：“站住，你干什么去？”

司徒工：“替您的良心去赎罪！”

司徒茂名像遭了霜打一样，躺倒在沙发里，闭起了眼睛。

司徒工夹起画集推门出去。

司徒茂名突然推开门追到走廊：“等等。”

司徒工回身站住，望着父亲。

司徒茂名从口袋里摸出一沓人民币，夹到那本画集中，重新交给儿子：“给写真带去，但不要说是我给她的……”

说毕，低头走进去。

司徒工望着他的背影。

17 黄昏时分的农家小院

一间半倒塌的茅屋，篱笆墙上攀缘着牵牛花，院心种了几棵南瓜，此时瓜棚上下枝蔓纠葛，果实累累。

血红的夕照给茅屋、瓜棚镀上一层彤红的色彩，院子里浓荫满地。

一条修长的影子缓缓伸进小院。

罗写真扛着锄头，拖着疲惫的步子改造归来，神色木然。

只有那条小狗前蹿后跳地跟着她。

罗写真坐到瓜棚下，凄凉地对弗来德一笑，抱着它的头，亲了亲：“现在只有你不怕担划不清界限的罪名！”

18 茅屋，凄风苦雨的黄昏

茅屋里点着一盏油灯。

小狗弗来德一动不动地蹲在椅子上，罗写真在给她最忠诚的伙伴作画。

始终保持一个姿势的弗来德显然累了，松懈下来。

罗写真向它努努嘴、抬抬手。

弗来德赶忙又振作精神仰起头来。

画布上出现了弗来德栩栩如生的画像。

小狗仿佛明白这是它的素描，跳到桌子上抬起爪子拍打画布，欢快地叫着。

罗写真放下调色板，略一思忖，挥笔题上一行字：良心缘何附于你……

19 秋禾泛黄的田间

不修边幅的柳玉卉头发蓬乱，胡须掩口。他正在麦田地头休息，叼着烟斗，面部没有什么表情，机械地在磨刀石上磨着镰刀，眼睛却盯着远处一片苜蓿草坪。

苜蓿地里散放着一群牛。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牛倌和罗写真在一起看一张画。

这是一幅 16 开的小画，画上有两头牛在顶架，犄角相撞，目瞪口呆，高高地翘起尾巴。

罗写真：“怎么样？”

小牛倌嘻嘻直笑。

罗写真：“不像吗？”

小牛倌：“牛顶架哪有撅尾巴的，都是把尾巴夹得紧紧的。”

罗写真：“谢谢你……我能看一回顶架吗？”

小牛倌：“那容易，你跟管教说，跟我放两天牛就行了。”

柳玉卉停止了磨刀，叹了口气。

身旁一个老农民：“这小丫头怪，见什么问什么，小牛倌会画画？”

柳玉卉深沉地：“她……在克服骄傲的毛病啊……”

说到这里，他眼里涌出两颗热泪，耳边回响着罗写真那刺耳的呼喊：“我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

老农：“她怎么专门画狗、画牛，不画人呢？”

柳玉卉苦笑不语。

老农叹道：“多精明的孩子！这么小就反党……”

柳玉卉：“她若是个糊涂孩子，倒不会有这样下场。”

老农显然不懂：“你说啥？”

柳玉卉自知失言，起身默默走去。

20 茅屋小院

半掩的房门口，小狗弗来德机警地瞪着一双眼睛，监视着瓜棚下的两个人，他们是俞琳和司徒工。

司徒工凄然地翻看着罗写真的近作，全是变形动物：狗、牛、马……

俞琳细针密线地替罗写真补缀着一件汗褂。

司徒工：“她……为什么专门画狗？”

俞琳：“也许……因为狗可以大胆地、无保留地爱她、保护她吧……”

司徒工收起画，若有所思。稍停，站起身：“我……该走了，你应当等等她。”

俞琳悲戚地：“除了陪她流泪，我能帮她什么？”

司徒工：“听说你因为同情她，受了委屈，划了‘中右’。”

俞琳咬断线脚，含泪起身：“假如这事落到我头上还好些，她还是孩子啊！”

司徒工叹息一声，把自己带来的包袱挂到瓜棚下。

这时，俞琳突然紧张起来，拉了司徒工一把，两人躲到密叶披拂的瓜架后头。

一个人影走近柴门，向院里张望了几眼，慢腾腾走去。

司徒工：“是管教吗？”

俞琳点点头：“从前柳玉卉工作室的讲师，不过每次运动一来他就由讲色彩课改为讲政治课了。我们走吧。”

司徒工叹息道：“这是最时髦的天才啦……”

两个人留恋地在院里站了片刻，走了。

小狗弗来德好像在替主人道谢，追到院门口，摇着尾巴……

21 黄昏时分的小院

柳玉卉一个人坐在瓜棚下看狗画，叼着熄灭的烟斗。

小狗弗来德跑进院子，围着柳玉卉撒欢。柳玉卉抬起头来，见罗写真劳动归来。

罗写真向柳玉卉深深一躬，却没有问候。

弗来德叫了两声，跑到瓜棚下，直立起来扒着司徒工留下的包袱。

罗写真走过去，先是拿起那件补好的褂子。两眼僵直。

过了片刻，她解开包袱，里面是一本画集、一捆画笔、几盒颜料、一沓人民币，还有一张字条。

字条特写：这是为良心赎罪的菲薄礼品。

没有署名。

罗写真迷惑地望着这些礼物，抱住小狗，凄然而坐。

秋风阵阵，瓜叶簌簌作响。

罗写真突然抱着这些东西啜泣起来。

柳玉卉：“不要哭。孩子，良心是不会从世界上消灭的。”

罗写真抬起头来：“柳老师，您为我受了牵连，我对不起您呀……”

柳玉卉微微一笑：“这和你没关系。”

罗写真：“柳老师，我现在全明白了，像您这样在艺术上与院长并驾齐驱的人，怎么能不被掐尖和顺手牵羊呢！”

柳玉卉满怀希望地看了看罗写真：“我相信将来会弄清楚的。”

罗写真呆呆地望着远方：“我骄傲已经改了，可我啥时能复课呢？”

柳玉卉流下了泪水：“你……改了……复课……”

罗写真：“您……哭了？”

柳玉卉手抚瓜架上一个翠绿的大瓜：“种瓜得瓜，种蒺藜者得刺，要往远看。写真，画家得有思想，有思想要靠一双眼睛啊！”

罗写真不甚明白地望着他。

柳玉卉：“这里也是生活啊！金字塔为什么几千年不倒？就因为底座大、基础牢。努力吧，甜蜜的生活鼓舞人向上，苦涩的生活更能让一个艺术家懂得生活的严峻。”

罗写真：“我不如小牛倌懂得多，我再不会骄傲了……”

柳玉卉苦笑：“骄傲和反党有什么联系呢？孩子，你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罗写真咀嚼着他的话，陷入沉思。西风萧萧，房草掀动。

柳玉卉：“如果你变得逆来顺受，没有思想、没有楞角，是安全得多了。如果你再把艺术的天才用到阿谀奉承、整人的方面去，你可能会升官呢。”

罗写真大吃一惊。

柳玉卉：“大画家郑板桥写过一幅好字画，叫‘难得糊涂’，你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个糊涂的人吗？”

罗写真呆然地听着，突然扑到柳玉卉怀里，大哭起来。

生活是美好的

22 又回到展览大厅

客人们脸上充满叹惜、同情。

司徒茂名落在后面，依旧凝视着那一组狗画。

现在，罗写真陪客人们来到命题为《生活是美好的》油画前。

一个友人一见那明丽的色彩，高兴地对罗写真：“啊，从现

在一起，你终于恢复了艺术的青春。”

罗写真：“是的，蜜糖和黄连混合的青春。”

23 回忆

草长莺飞的春天原野。

一湾河水拥抱着绿色阡陌。

一只白色天鹅振翅高飞。

这一切，已经浓缩到画布上。

镜头拉开，我们看到了罗写真俏丽的背影。她坐在背包上正调色作画。

弗来德懒洋洋地蜷伏在她的脚边。

罗写真在专注地作画，离她不远的树阴下，坐着一个青年人，嘴里衔一根草茎，专心致志地从她肩膀上头看她涂写每一笔。

河水闪着波光静静流去。

天上的云朵像浮动的棉絮。

已经是黄昏时分，画作完了，罗写真扔下画笔，捧起画来端详一下。

她醉心地笑着，深深吸了口气，拍拍身旁的弗来德：“告诉我，好不好？”

“好！”忽然从她身后回答这么一声，她倒吓了一跳，赶忙跳起身来。

原来，一直静观她作画的青年正是司徒工。

罗写真不屑地望他一眼，那意思是说：“你懂得艺术吗？”

司徒工避开罗写真那挑战的目光，像背书又像自语地：“屈辱是暂时的，乌云总归要过去，你看，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罗写真大为惊叹，目视司徒工良久，才如醉如痴地走到河边

去洗手。

河水倒映出罗写真那秀丽动人的面孔。

她似乎不忍心搅动这美好的倩影，她耳边重新响起司徒工那揭示内心的话：屈辱是暂时的，乌云总归要过去，你看，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她不由自主地扭头望了望司徒工，他正悠闲地仰卧在草坪上，嘴里叼着一根草茎。

罗写真耳边猛然响起了自己的心声：你看到他的心了吗？

罗写真伸手搅碎了水波中的倩影。

24 原野林阴路上

背着行李，提着画箱的罗写真带着小狗弗来德走着。

十步开外，司徒工徒手跟在后面。

罗写真早已发现司徒工跟在身后，她有意加快脚步，青年人也加快步子。

罗写真故意停下来到路旁采几朵野花，却不料司徒工也蹲到树下休息。

罗写真有点气恼，扭头喊了一声：“喂，你过来！”

司徒工很听招呼，走了过来。

罗写真：“你干吗总跟着我？”

司徒工反倒乐了：“你到底发问了。你还应当问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罗写真：“我没这个兴趣！走你自己的路吧！”

说毕，她牵过小狗闪开路，放他先行。

司徒工笑着走了。

童 心

25 这幅命题画确实有它独到之处。背景是号称天险的长江三峡，几个穿着短衣短裤的长者或坐或卧地在江滩上堆积泥沙，浑身沾满闪光的沙粒，看上去有点滑稽。然而你细看他们堆积的沙坝、泻洪闸、拦江大堤和电站模型，你就会明白这些人的职业，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插着测量标杆

当主人陪同客人站到这幅画前时，人们禁不住被那逼真的画技逗乐了。

司徒茂名感慨地：“历经磨难的人，最懂得童心的可贵……”他眼前的画面渐渐隐去。

26 回忆

从前罗写真曾经住过的那间宿舍。

门推开，一个舍监模样的人冷冰冰地对身后提着行李、画箱的罗写真道：“你还住这间，进去吧。”

正在寝室里画静物写生的俞琳和另一个女同学同时掉过身来，都愣了。

罗写真像小燕子一样张开双臂扑过去：“俞大姐，我复学了……（高速摄影）”俞琳嘴角刚刚闪出一丝笑容，却又倏然不见了，她瞟了另一个女同学一眼，终于原地没动。另外那个女同学向罗写真投了一瞥鄙夷的目光，又低头去削炭笔。她们的冷漠同罗写真的热烈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使得扑过去伸出双臂意欲和老大姐拥抱的罗写真手无处放，尴尬地僵在屋中央。

俞琳不安地又瞟了那个女同学一眼，掉过头去写生，好像屋里根本不存在第三者。

大失所望的罗写真困惑、悲凉地站着，眼睛里噙着泪水。

她终于慢吞吞地退出房门。

只有大楼外面的爱犬跑过来对她亲昵地摇着尾巴。

27 罗写真不再用带有弹力的步子走路，而是小心翼翼地
校部大楼走去

她不时地左右环顾，她发现许多同学在窃窃私语，像是评论
一个贼！

她把头更深地埋下，快步踏上台阶。

28 司徒茂名工作室

罗写真望了望门上硫酸纸上的一行仿宋字，禁不住伸手摸了
摸。她手按狂跳的心口，半晌才轻轻叩了几下门。

一个老师打开房门，惊愣地呆住。

屋子里十几个教员、学生都停止了作画，全都惊异地望着罗
写真。

幸好开门的老师说了一句：“进来吧。”

罗写真的泪水在眼圈里转，她在门口规规矩矩地给老师们行
了个礼。

老师们有的露出同情的表情，有的则侧过脸去。

罗写真看见，司徒茂名拿一把画刀也站在人群中。

终于有一位先说话了：“听说你又恢复学籍了？”

司徒茂名叹口气，却又马上环顾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咳嗽一
下，改用平淡刻板的语气说：“改造是长期的，要吸取教训，不
要再与党对立。”

罗写真浑身一震，吃惊地望望司徒茂名，再望望老师们冷漠
的面孔。

司徒茂名：“听见了吗？”

罗写真呜咽地：“听……见了。”

司徒茂名：“去吧。”

罗写真又行了个礼，倒退出教研室，她用身子轻轻关上门，倚在门上，仰起脸来，泪水再也忍不住，成双成行地流下来。

29 餐厅

罗写真蹒跚凉凉地最后一个走进学生餐厅。

她茫然环顾一下餐厅，走近一个有空位子的餐桌，向几个同学点点头，把碗袋、勺子放到桌上，到窗口去打饭。

她刚一回身，有人把她的碗袋、勺子厌恶地抛到过道放汤桶的台子上。

罗写真端着两碗饭菜走回来，扫了一眼方才放在这儿的碗袋和勺子不见了。她疑惑地掉转目光，发现了被抛在一边的碗袋。

她低下头，悄悄走过去，拾起碗袋，向一个角落走去。

角落那张桌子只有两个同学在吃饭。她迟疑一下，把饭菜放到那张桌上，只占了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然后垂下头去吃饭。

当她舀起第一勺饭刚要往嘴里送时，她的勺子颤抖地停在半空了。

她看见，同桌的两个同学正端起饭碗，像躲避瘟神一样挤到邻桌去了。

她产生了夸张的幻觉：她正处在千夫所指的众目睽睽之下，千百张嘴在喊出一个令她发抖的声音：“你是敌人——”“掐她的尖——”

她终于一口饭没吃，惊叫一声，捂起脸跑出了餐厅。

30 夜，宿舍大楼

楼窗的灯火一个接一个相继熄掉，校园一片静谧。

罗写真像一个幽灵，拖着一团黑暗，走进漆黑的楼道。

小狗弗来德紧紧跟着她。

楼道的另一头有两个黑影走过来，边走边说。

罗写真不想打扰别人，悄悄躲到楼梯口后让路。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不能再同她接近，党内反了你的右倾，定了‘中右’，记了过，还不接受教训吗？”

俞琳的声音：“可是……我了解罗写真。”

男人的声音：“同情救不了她。摘了帽子也是摘帽右派！弄不好会把送殡的一同埋掉。”

罗写真浑身一震，几乎晕倒。

她看见了俞琳！

脚步声渐渐远去。

罗写真摇摇晃晃地扶着墙来到自己那间寝室门口，站了好久，才鼓起勇气推开房门。

她不敢开灯，怕惊醒别人。她蹑手蹑脚摸到了自己床边。

眼睛渐渐适应了，她看清了一切。

月亮很亮，水一样的月光从窗子斜射进来，照着两张空了的床铺。床上和地下丢着纸片、废笔头、擦笔布等。俞琳和另一个同学已经搬走了。

她痴痴呆呆地在床头坐了一阵，没有去解行李，却打开了她的大画箱。

她绘制的一幅幅画都摆了出来，摆满了床，挂满了墙，也铺满了地板。

她一张张过目。最后，她捧起一张未完成的画，那正是我们见过的《童心》。

窗外的丁香树丛在微风中摇动，月光洒在树上，斑斑驳驳。小狗弗来德就蜷伏在树下，但昂着头，似乎在倾听主人的动静。

罗写真面前相继闪现出这一天所经历的画面：

俞琳和另一个女同学与她重逢时的冷漠……

被抛到一旁的碗袋……

同餐桌同学的逃避……

罗写真耳边响起自己的心声：还不明白吗？打上一次黑记，就永世洗不去、刮不掉了……

她终于忍不住，伏在行李上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凄伤哀惋的音乐。

行云时而遮月，阴影笼罩着一切。

小狗弗来德在窗外忧伤地徘徊……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钟声，夜已很深。

泪眼迷离的罗写真抬起头来，把自己的画一张张收拾起来，装进画箱。

她打开电灯。

门旁镜子里照出她云鬓抖乱的面孔。

她走到镜子前，打开头发，重新梳好，对镜整容……

31 寂静的街市

月影行空，星斗阑干。

长街短巷阒无行人。风声萧瑟，树影重重。

罗写真踏着月光在树影下走着，缱绻缠绵的音乐伴着她的脚步。

弗来德悄然贴着她的裤脚走着。

她来到一处繁花坠枝的街心公园，坐到长椅上，远处又传来凄凉的钟声。

她顺手攀过一串紫丁香在鼻下闻着。

强烈而深情的心声响起：这一切多美好啊！可是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属于我。只有夜半更深，人们都睡去了，我才能偷偷地分享一点……生活啊，为什么要抛弃我呢？

钟声又响了……

罗写真茫然四顾。她终于又站起来，带着小狗向前走。她来到了跨连两湖的石桥上。

月色像给水面撒上一层银粉，平静而闪光。

她伏在桥栏上看着月色。

她仿佛听到一种遥远的、醉人的、似乎带有不可抗拒般诱惑力的呼唤：投下来吧……一泓春水是最安静的乐园……

她一松手，画箱悠悠然落水（高速摄影），画箱激起天女散花般的浪沫（高速摄影）。

弗来德叫了几声跑下桥头。

一动不动的罗写真望着层层扩展的涟漪逐渐淡下去，直到湖水又归于平静。

罗写真深沉的心声：人跳下去，不也是这样吗？明天，谁会记得世上少了一个多余的人呢？

两行珠泪顺腮滚了下来。

她轻轻地闭上眼睛，刚要伸起手臂，突然听到有人在桥头唱起了歌子，她被吸引了，睁开眼睛，向那里望去。

歌声是那样动人心弦：

没有降雨的乌云，
哪有绚丽的彩虹？
没有沉沉的黑夜，
哪有金色的黎明？
人间本来有明又有暗，
画家的颜料有黑又有红。
没有大恨哪有爱，
我劝姑娘莫轻生。
留下你的爱和恨，
化做七彩写人生。

张开你有力的翅膀，
穿过黑夜去迎接黎明！

唱歌人向她走来，是司徒工。

司徒工站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望着她。

罗写真不但不感激，反而有几分反感地：“你以为我会投湖自杀，是吗？”

司徒工：“不，只有意志力薄弱的人才会干这种蠢事！”

罗写真浑身一震，又伏在桥头上俯视湖水。

这时，浑身透湿的弗来德跑上桥来，它口里衔着从湖里捞起的画箱，扔到主人脚下。

司徒工解开画箱，抖着水：“践踏艺术的人是有罪的！”

罗写真倏然掉过头来：“要你管！这是我自己的画。”

司徒工平静地：“艺术品是人民的财富，不属于你个人所有。”

罗写真冷笑着。

司徒工：“毁灭艺术、摧毁艺术家天才的人，应当服上刑！”

罗写真一动不动地听着。

司徒工：“但是，真理、良心和对祖国的忠诚，这是构成艺术的三要素，如同阳光、空气和水对于万物，也如同三原色对于画家一样。真正的艺术家只能被人杀死，而不会自己结果自己……”

罗写真流下泪来：“这就是你跟踪我的理由吗？”

司徒工：“也为了我自己曾经被伤害的心。我虽不是右派，却也是右倾，因为我‘白专’！”

罗写真瞟了他一眼，拾起浸湿的画箱：“谢谢你，我不会再投湖了。不过，我并不感激你。你不要指望什么。”

说毕，她牵上弗来德走了。

倚身桥栏的司徒工一直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街心尽头。

32 罗写真的寝室

一个人独居倒成了优点，宽敞的房间成了难得的画室。

光线从窗子里斜射进来，照亮了悬在壁上杂乱无章的名画和草图。有《最后的晚餐》复制品，还有法国弗朗索瓦·波布斯和法兰德斯卢本斯的宫廷画，意大利维罗奈兹的素描，法国古典画师汉斯·霍尔本的人像，俄国大师列宾的伏尔加纤夫……然而最醒目的还是法国后期印象派雷诺阿、莫奈的画。

在暗影挡住的角落里，是些更加杂乱的写生模具。除此还有女神维纳斯的石膏像、成捆的颜料盒、油瓶和汽油筒、皱得不成样子的擦笔布……

尽管风韵天成的罗写真还和从前一样美丽，但疏懒多了，脸上沾着颜色，衣服随随便便。此时她正坐在一张倒翻的方凳上创作那幅大型油画：《童心》，已近尾声。

门轻轻推开，司徒工溜了进来。

听到门响，罗写真头也不回：“你又跑来干什么？我真怀疑你是个不务正业的懒汉。”

司徒工：“有点冤枉，今天是星期天。”

罗写真：“我这又不是礼拜堂，哼！蹲过来点！”

司徒工果然蹲到她的膝旁，罗写真顺手把一大盒油彩塞给他。

罗写真不时地从他手上抓取各种油彩，挤到左手的调色板上，一边混合配色，一边作画，很少看他一眼。

司徒工鉴赏着画，搭讪一句：“我认为……”

罗写真立即打断他：“如果你实在要说话，就对墙角的维纳斯石膏像去说——她是爱神。”

司徒工：“爱神是没有生命的。”

罗写真叹了口气：“有生命的却没有爱，别人不爱她，她也不爱别人。”

司徒工指着眼前的画：“可是你却把爱倾注在那些爱祖国的人身上……”

罗写真斜了他一眼，又去着色。

这幅《童心》终于完成了。

罗写真退到窗前，端详一下，用命令的口吻说：“把画举起来，站到门口去。”

司徒工果真从命，举起画架，像机器人一样纹丝不动地站在门口。

罗写真眯起眼睛看了一阵，又调了几个角度看了看。末了，她走过去，在画面前景又涂了几笔鲜亮的颜色。

司徒工见她摔了画笔、调色板，问道：“我可以解除劳役了吗？”

罗写真接过画放回原处，把门推开，向外一指：“当然，而且你可以走了。”

司徒工没有动。

罗写真动手把他推出房门，咔嚓一声锁上门：“对不起，我要睡午觉！”

她真的扑到床上，被子一拉，蒙住头，连鞋都没有脱便睡起来。

司徒工双手插在裤袋里，若有所失地在门外站着。

弗来德从丁香树丛中钻出来，似乎在替主人道歉，围着司徒工摇尾巴。

司徒工蹲下来，拍打着小狗，说：“没关系，她心上的伤太重了。”

底 色

33 怕是没有任何一种画比这幅命题为《底色》的画更抽象的了。偌大的版画，只涂了几笔粉绿，像是没有画完的春天的草坪

似乎要从这幅画中悟出一点真谛的外国艺术家们都在向司徒茂名发问。

司徒茂名目视罗写真，摇摇头：“只有酿酒人才说得清醇酒是怎样酿造出来的。因为，这是她用泪水调出的颜色啊！”

一个外国友人：“一笔粉绿，这是生命的颜色，对吗，罗女士？”

罗写真凝视这幅画，眼前突然幻化出司徒工的影子，司徒工在说：“不，这是画，是标志永恒的画，它是春天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因为生命、春天和真理是不会枯黄的……”

罗写真的眼角挂着泪痕。

34 回忆

美术学院人工湖畔。

画架上刚刚挂好一块画布。

罗写真调好颜色，在地角浓浓涂上一笔，看了看，又信手涂了几笔。

司徒工悄悄走来，坐在长椅上。

罗写真发现了他，一边涂色一边头也不回地说：“今天可不是做礼拜的日子。”

司徒工没有出声。

罗写真扭头笑了一下：“愿意捧颜料盒子吗？”

司徒工叹了口气：“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说着，他从长椅上端起颜料盒。

不知为什么，罗写真夺回了颜料盒，把他推坐到长椅上：“你说什么？”

司徒工：“和你一样，大学毕业了，可能分到天南地北。”

罗写真有几分诧异：“俞琳不是说你是尖子吗？怎么会不留在设计院？”

司徒工平静地一笑：“我若不是尖子，反倒有可能留在设计院了。”

罗写真望了他好一阵，喃喃地说：“那么，你今天多说几句吧……”

司徒工：“说什么？三年来，你连我的姓名、职业都没问过。”

罗写真垂下眼皮：“请原谅我，那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心里认识你，你是一个好人……现在，你说吧，不，你写……”

她从长椅上拿起一个写生画夹，打开，把一根炭笔放在上头。

司徒工在雪白的图画纸上写了一行字：“矿业学院矿山机械系，司徒工。”

罗写真吃惊地：“司徒工？那……司徒茂名院长和你是什么关系？”

司徒工：“像井水和河水那样。”

罗写真似乎放了心，眼睛掉向远处。

司徒工：“分手前，我想要你一张画……”

罗写真：“我的画从来没送过人……”

司徒工：“作为端颜料盒子的酬答，破一回例吧。”

罗写真：“你要哪一张？”

司徒工指着画架上只涂了几笔底色的画布道：“这一张吧。”

罗写真忍不住笑了：“这怎么是画？这是刚刚涂上几笔底色

的画布，充其量是色块！”

司徒工固执地：“不，这是画，是标志永恒的画，它是春天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是一切向上力量和真理的凝聚，因为生命、春天和真理是不会枯黄的……”

罗写真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震惊了，她呆望着司徒工，竟然流出了泪水。

过了好久，她说：“那么，你拿去吧。”

司徒工：“我想知道你毕业分配志愿填了什么地方？”

“天涯何处无芳草？”罗写真凄然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司徒工：“难道你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冷酷、那么坏吗？”

罗写真：“不，当人们都认为我身上带着病毒的时候，你应当远远地躲开，就这么简单。我没有权利……”

说到这里，她已经珠泪承睫了。

司徒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道林纸，递到她手中，说：“不，世界上最美的一切永远属于心地最美的人。”

道林纸在罗写真面前展开，这是一份矿业学院毕业分配个人志愿表。

镜头向前推，露出“个人志愿与要求”这一栏。司徒工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未婚妻罗写真，系应届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如果不与祖国需要冲突，本人希望随她分配到任何地方……

罗写真轻轻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上沾着大颗泪珠。

司徒工有些惶悚：“原谅我……”

罗写真把志愿表还给他：“不，这谈不上什么原谅。”

司徒工默默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弗来德追随着他。

他蹲下身抚弄着小狗的茸毛，低声说：“再见了……假如你舍得，把弗来德送给我吧！”

罗写真吃惊地：“为什么？”

司徒工：“因为这条狗是友谊、善良和忠诚的化身。”

罗写真缓步走到司徒工跟前，垂着头想了一会儿，抬起泪眼：“那就让弗来德的主人也跟你去吧……”

由于惊喜或者还有几分不信，司徒工倒退了几步，当他望见罗写真那含着哀伤的笑脸时，才快步跑过去，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罗写真仰头说道：“接受你的心是痛苦的，我会毁掉你的一切。”

司徒工温存地替她拭去泪痕：“生活本来就是蜜糖和黄连的混合物。在你的专业上，我愿作画布上的底色。一幅名画问世，没有一个人去赞美底色，但它毕竟能陪衬出明丽的画……这样，我死的时候，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祖国了……”

罗写真伏在司徒工的肩膀上抽泣起来。

染着几笔粉绿的画版前，有几只蝴蝶在飞翔……

闪光的不都是金子

35 国际友人们带着感触的泪痕，又在观瞻一幅画了

浩瀚的大海为背景，暗蓝的天幕为衬景，船台上电焊闪着蓝色弧光……

命题是：《闪光的不都是金子》。

司徒茂名慨然地：“是啊，闪光的不都是金子，然而金子却毕竟要闪光的。”

36 回忆

营口滨海工区海员俱乐部的牌子。

金灿灿的海滩，蓝晶晶的大海……

海鸥在俱乐部上方飞旋……

罗写真刚刚把一张电影海报张贴到广告栏去，又钻进狭小的售票室去卖票。

小窗外一片吵嚷，罗写真耐心地收款、售票，脸上有难得的笑容。

她匍匐在舞台上，画景片。

她凝神坐在灯光室里画幻灯片子。

她在散了场的俱乐部里和清扫员一道扫除。

一群造船工围着她。她给人们写好一副又一副春联、门对，工人在向她笑，她也在向工人们笑。

她和丈夫司徒工在海滨游泳。

在人头攒动的游泳场上，她又在写生……

37 黄昏的海滨大道

晚潮低低絮语。

罗写真走在下班的路上，和来往的造船工人打着招呼。

正值黄杏熟的季节。当她路过一家院墙时，坠满金杏的树枝伸出墙外。

一个白胡子退休造船工从黄杏枝中露出笑脸。一见她走过门前，追出院门，硬把杏一把又一把地塞到她的手提包中。

自家小院门前，丈夫司徒工抱着一个咿呀学舌的小女孩楠楠笑着迎接罗写真。她把甜杏塞给孩子，一家人欢笑着……

夜晚，孩子抱在丈夫怀中，他轻轻摇晃着，哄孩子入睡。地灯雪亮，罗写真在窄小的房间里支起的画架上作画，已经初具规模，正是那张《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

骄阳烈日下，司徒工赤膊脱坯，浑身上下都是泥水。有几个工人自动赶来帮忙，和泥担水，脱坯。

毗连着住室，新接出一间土坯房，已经竣工，宽大而敞亮，四壁雪白，来帮忙的工人们正在洗手。

罗写真把酒菜摆到院心条桌上，人们欢笑着就坐。

鼓 舞

38 这是一幅硕大无朋的油画，周总理一身造船工打扮，站在船台上和工人们一道给下水的巨轮剪彩

可惜画的边角扯了一个口子，裂缝是重新补缀好的。

这是无须解释的。外国朋友们怀着虔敬的心情望着画得十分传神的周总理。

39 回忆

土坯房画室。

一群工人围着罗写真。

罗写真面前摆着好几张周总理和工人在一起的照片。

司徒工在给工人们倒茶。

白胡子退休老工人在膝上逗弄罗写真的小楠楠，扭头道：“你就别推了，这是大伙的心意，动笔画吧。”

工人们期待地望着她。

罗写真：“我的身份……怕不合适。”

造船工们：“怎么不合适！”“有人问，就说10万造船工叫你画的！”

罗写真把征询的目光转向丈夫。

司徒工搬来了一卷巨幅画布：“我早替你裁好了！”

罗写真笑了。

40 画室

罗写真在聚精会神地为周总理做各种角度的素描像。

罗写真在船台上为工人们画各种动态的速写。

罗写真在画架前认真为一形象生动的老工人进行油画写生。
灯光下罗写真勾勒着各种设想的草图。

周总理参加巨轮下水仪式的巨幅油画已经完成。
工人们拥进画室，挤在窗外。
几个工人抬来一个精致的金色画框，人们把画镶嵌进去。

油画悬挂在俱乐部迎门处。

41 夜，画室

司徒工咳嗽得很厉害，仍坚持着做画框。
罗写真神色阴郁地走进卧室，她夹着一卷画。
孩子安静地睡在床上。

里屋画室传来咳嗽声，钉画框的叮当声。

罗写真推开画室门，见丈夫大汗淋漓地在钉画框。她心疼地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司徒工的前额，扶他起来：“你烧得这么厉害，还……”

司徒工笑了：“伤点风，算什么。”

罗写真夺下他手中的工具，把他扶进卧室，给他倒了杯水，拿两片药。

望着司徒工吃了药，她说：“再不要做画框了。几年来，你承担了一切家务，我……”

司徒工：“怎么又说这些？”

罗写真：“人家不需要我。”

司徒工奇怪地打量着妻子的脸色，终于发现了床上的大画卷。

司徒工展开，正是那幅画总理的《鼓舞》，一个边角被撕裂了。

司徒工：“怎么回事？”

罗写真：“船厂头头说，我没有资格画领袖。”

司徒工气愤的面孔。

罗写真：“你说，我恨不能把每天拆出 48 小时过，到底谁需要我？”

司徒工补着撕裂的画，说：“人民需要，祖国需要，艺术要人民批准，而不是哪个人批准。”

42 司徒工家卧室

司徒工卧病在床。

白胡子老工人提着一尾张腮甩尾的大鲤鱼进来：“技术员，你不是想鱼吃吗？我给你弄来了。”

司徒工感激地欠起身来：“麻烦您了……”

老工人：“说外道话！”

他舀了一大盆水，把活鱼放进去，鱼欢游起来。

老工人：“一会写真回来，叫她给你清炖上，败火呢。”

司徒工点点头。

43 夜，司徒工卧室

罗写真抱着孩子，提一篮水果走进来。

她一眼看见了在盆里乱蹦乱跳的鱼，眼睛一亮：“鱼？哪来的？”

司徒工：“孙大叔送来的。”

她回过身来给丈夫削苹果：“好些了吗？”

楠楠坐到司徒工身旁叫着：“爸爸、爸爸……”

司徒工拍拍孩子的头：“爸爸不能亲你……会传染的。”

孩子硬是贴了贴他的脸。

罗写真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丈夫，说：“我给你清炖鱼。”

她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去，像研究家那样细细地观察着鱼在水里游的动作。

她终于禁不住从桌上摸起一张图画纸，一节炭铅笔，飞快地勾勒起来。

司徒工深情地注视着她。

他忽然说：“快把鱼盆端出去吧。”

罗写真赶紧又勾了几笔，恋恋不舍地放下素描：“马上给你炖鱼。”

司徒工：“不，炖鱼你自己吃吧。我一闻鱼味就想吐……”

说着，他好像十分讨厌地噤起了鼻子。

罗写真：“真的？”

司徒工挥手：“快端走……”

罗写真端起鱼盆：“你不吃，就先不做了，我给你煎荷包蛋。”

司徒工点了点头。

44 画室

壁上贴满了炭笔、水粉和国画白描，清一色画的都是鲤鱼，各种游动姿态，维妙维肖。

已经僵死、干瘪的鲤鱼仍旧吊在房梁上，罗写真还在画。

外间传来白胡子老工人的叫喊：“哪来的一股臭鱼味？”

门开了，司徒工陪着白胡子老工人走进来。

白胡子老工人抽着鼻子四处搜寻，终于发现了吊在梁上的

臭鱼。

白胡子老工人：“还画？鱼都画臭了！”

罗写真站起来让坐：“我怎么闻不出味来？”

白胡子老工人和司徒工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白胡子老工人：“咦？莫非这条鱼——”

司徒工急忙摆手制止他说下去，并且向那条死鱼努了努嘴。

白胡子老工人明白了：“写真啊，唉，真是的。那天司徒工跟我说，他嘴里没味，就想吃一条鱼，可你……”

罗写真愣了，望了望丈夫，忽然捂起脸抽泣起来……

45 海边渔村鱼市上

罗写真提着一只草筐在市声起伏的鱼市上走来走去，询价。

梭子蟹、青鱼、偏口、鲈鱼到处都是。

忽然，罗写真的目光离开了鱼市，被远处一块鱼市标价板吸引住。她分开比肩接踵的人群挤过去。

这是一块巨幅广告画，各种鱼画得栩栩如生，每种鱼下面都标有牌价，它简直是一幅硕大、有气势的透视油画——如果去掉了牌价的阿拉伯数字的话。

罗写真愣了半晌，忽然脱口自语：“是他，错不了，别人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

她扭头问渔市露天办公桌前掌握“公平秤”的人：“这是谁画的？”

那人不以为然地斜了她一眼，低头去打算盘：“好像……是个老右派吧……”

罗写真激动地：“他是不是姓柳？他住在哪？”

那人莫名其妙地望了望罗写真，懒洋洋地向渔村一指。

罗写真二话没说，穿过人流飞跑、飞跑……（降格拍摄）

46 渔村修船场

远离修船补网的人群，有一个佝背弯腰的老头，独自提着铅油桶在油刷船板。他的动作很特别，不像油漆工那种刷法，倒像在作油画，偶尔还要在船板上勾勒一点图案……

罗写真悄悄站在老头背后。只见这老头须发皆白，面目清癯，一副病容枯槁的样子，不断艰难地喘着粗气。

这张面孔反复叠化成当年潇洒有风度的柳玉卉……

罗写真突然凄然地叫了一声：“柳老师！”

那人停住了手里的活，似乎愣了一下，半晌才极其缓慢地掉过身来，目光刚一接触到罗写真的眼睛，马上移开，又去油漆船板。

罗写真进着哭声扑过去：“柳老师！我是罗写真啊，您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柳玉卉眼里汪着浑浊的老泪，他木然地望望罗写真，却断然地摇摇头：“你……认错人了。”

罗写真呆了，半晌，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柳玉卉面前，扯住他的袖子哭着说：“柳老师，我不会认错的，您……为什么不认您的学生啊？”

柳玉卉长叹一声，双手扶起她来。

罗写真伤心地：“您病得这么厉害，都瘦脱相了。您不知道我在这附近的船厂吗？”

柳玉卉点点头：“知道……”

罗写真：“那，您为什么不去找我？”

柳玉卉：“你……还有春天……我是一株朽烂的病树了……因为我不屈服，至今没有摘帽子，我给你的不应当是更黑的污点……”

罗写真挽住他的胳膊：“不，我不怕！今天我就接您到我家，我愿意养您老，您愿意吗？”

柳玉卉感动地爱抚地抚摩着罗写真的头发，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罗写真：“我不能看着您孤单一人度过晚年，连个端汤送水的人都没有……”

这时，远处画外传来一声粗暴的斥责：“柳玉卉，快干活！老右派，改造还不老实！”

柳玉卉低下头又拿起了铅油桶，向她挥挥手：“去吧，离我越远越好，我……不会再认你了……”

说着，两行热泪顺脸滚下来。

47 罗写真家

罗写真噙着泪水正在打扮7岁的小女孩。

司徒工在收拾网篮，里面盛了孩子的简单用具。

楠楠仰起脸来：“爷爷家好吗？”

司徒工：“好，比幼儿园好多了。那里有大海，有鱼呀虾呀，沙滩上能拣到好看的贝壳……”

楠楠：“也有螃蟹吗？”

司徒工：“有，螃蟹会横行呢，也许就在爷爷门前……”

罗写真突然捂起脸哭起来。

楠楠跑过去：“妈妈，您怎么了？”

司徒工叹了口气：“写真……你后悔了吗？是呀，我们只有这一个孩子……”

罗写真抬起头，拭掉泪水，提起网篮，一手拉起孩子说：“走吧，楠楠……”

48 渔村茅屋前

老泪纵横的柳玉卉牵着楠楠的手，目送着渐渐走远的罗写真。风，掀动着他那根根银发。

大海发出响亮的潮声。

楠楠：“爷爷，咱们拣贝壳去呀。”

柳玉卉木然地：“哎……”

楠楠仰起脸来：“爷爷，您哭了？”

柳玉卉：“没、没有，走吧。”

金灿灿的海滩，五光十色的贝壳……

海浪给沙滩镶上了一层好看的花边……

49 临海街道

罗写真提着条大鱼默默走来。

行径白胡子老工人宅院门口，白胡子老工人笑道：“去幼儿园接楠楠吗？”

罗写真眼里又汪出了泪水，她强作笑容地：“不，楠楠送她爷爷那去了。”

白胡子老工人发现了她提着的大鱼：“你真有心计，到底弄了条大鱼还愿了。”

罗写真勉强笑道：“今天，是司徒工的生日，一会儿，请您陪他喝两杯吧！”

白胡子老工人：“行啊，吃喝我都不戒。”

两个人都笑了。

50 司徒工家院落

罗写真提着大鱼推开院门，刚走了几步，忽听屋子里传出一阵高似一阵的争吵声。

她疑惑地站住，悄然走到窗下。

屋子里亮着灯，两个人影印在窗上。

只听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在叫喊：“怪不得你结婚3年不回北京，怪不得你连照片都不寄！原来你背着家里和一个右派结

了婚。”

罗写真浑身一震，那条大鱼掉在地上。

随后传出司徒工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分量：“她本来就不是右派，况且又摘了帽子。”

仍是那个震怒的声音：“反正都一样。这是永远刮不掉的黑痣，懂吗？我们全家都要跟着倒霉！你呢，子女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升大学，甚至找不到对象！”

罗写真难过、气愤，也在自惭形秽，她无力地扶住窗台站着。

司徒工的声音：“你要我怎么办？”

显然是老子的声音：“离婚！”

窗外的罗写真又是一震，全身在发抖。

司徒工低沉而有力地：“假如人能再活第二次，我还要第二次娶她！现在，我更明白你的‘同情’了！”

父亲叹息的声音：“同情弱者的人都希望做强者，同情别人的病，难道愿意把病传到自己身上吗？”

儿子激怒了：“这是卑鄙的哲学！”

“胡说！”哗啦一声，什么器皿打碎了。

父亲仍没有息怒：“你要她，就别再要父亲！”

眶当一声门响，一个黑影闯出门来。

这一瞬间，罗写真看清了那人的面孔，啊，原来是司徒茂名。她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已经走出院子的司徒茂名听到凄伤的哭声，又蹙回来，在小院门前伫立好一会儿，终于长叹一声，走了。

51 一组过渡镜头

春华、秋实。

冬云、白雪。

又是一年春草绿。

又是一度雁南飞。

52 司徒工家

司徒工正把一屉蒸好的包子拣到一个饭盒里。

时钟打了 12 下。

司徒工望望挂钟，焦急地走到门口张望。

53 大街上

所有的墙壁、宣传栏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群众专政好！红色恐怖万岁！也有罢官之类的。

罗写真垂着头默默地走着。

她的胸前戴着醒目的“黑名签”，上面印着刺眼的白字：大右派罗写真。

罗写真走到自家院前，犹豫了一下，悄悄揭下黑名签。

54 司徒工家

司徒工大喜过望地迎过来：“怎么才回来？”

罗写真强作笑容：“加了点班……”

司徒工：“快吃饭，吃过饭你不是要给柳教授和小楠楠送包子去吗？”

罗写真点点头，背过脸去，偷偷拭泪。

门突然被推开，白胡子老工人领着小楠楠走进来。

司徒工：“楠楠？你怎么扔下爷爷自己回来了？”

楠楠：“爷爷戴纸帽子了……”

司徒工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罗写真眼泪又流出来，她双手捂住了脸。

白胡子老工人：“唉，方才，是一个老乡把孩子给捎回来的，

只留了一张字条。”

罗写真接过字条。

字条特写：又是一场风暴，无尖可招，怕要连根挖了……保重吧，权当我死了……永远不要把这一切悲惨的事情告诉楠楠，哪怕她长大那一天！新一代应当远离污秽！——柳玉卉。

罗写真的手在抖……

司徒工愤然地：“难道一年割一茬秋草吗？”

白胡子老工人关切地问：“写真，你……不至于再来二茬吧？”

罗写真含泪摇头。然后拉起楠楠，夹起饭盒，大步走出房门。

55 海湾渔村

罗写真拉着楠楠急步走在海滩上。

渔村土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标语。

其中有几条十分醒目刺眼：打倒老牌右派分子柳玉卉！不准柳玉卉翻案！

罗写真呆住了。

狂风卷着海浪呼啸。

罗写真突然拼命奔跑起来。

56 柳玉卉的单身茅屋

大海涛声震耳，哗、哗……

柳玉卉卧在床上，脸上伤痕累累。他艰难地喘息着，望着门外。

一枝野花在房门外摇曳，两只粉蝴蝶在花朵上翻飞。

柳玉卉充满希望的眼睛。

他想挣扎着起来，却跌倒在床上。

这时，罗写真带着楠楠闯进来，她叫了声：“柳老师——”声音呜咽。

楠楠扑过去抱住柳玉卉的脖子，叫着：“爷爷，爷爷——”

柳玉卉望着孩子勉强地笑了笑：“没想到……还能见你们……一面。”

罗写真把他扶到床上安慰地：“老师，您安心养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柳玉卉点点头，又摇摇头：“可是……我的路……却快走尽了。”

他回手从床头拿起一个用各种贝壳粘合起来的宝塔递给楠楠：“我给你粘好了，楠楠，好吗？”

楠楠爱不释手：“真好……”

突然，柳玉卉一阵气逆，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罗写真惊慌地给他揩嘴角：“您怎么了？”

楠楠吓得大哭起来：“爷爷——”

柳玉卉接过嗽口水嗽嗽口，闭上眼睛喘息了一会儿。

罗写真打开饭盒：“您吃点东西吧？”

柳玉卉摇摇头：“楠楠，来，扶爷爷……起来。”

罗写真：“您躺着别动，我去……请医生。”

柳玉卉拉住她的手：“别去……你别离开……”

罗写真伤心地哭起来。

柳玉卉：“扶我……起来。”

不知是什么力量支使，柳玉卉突然摇晃着站起来：“我……再最后给你……讲一课……艺术……是人民的，不能带到棺材里……去呀。”

罗写真泪珠涟涟地扶着他。

柳玉卉扶着楠楠的肩头，固执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屋门。

57 海湾

他们站到了大海边上。

浪涛翻腾，海鸥飞旋。

柳玉卉：“看见大海了吗？生活是大海，艺术要有大海的气势……画大画，你得要有大将军的胸怀，你的笔、刀，你的颜色、画布，统统是你掌握的千军万马，意在笔先。这样……你画起来就不是单纯为把画布画满，而是感到画布太小、太小……永远无法把大海般的生活浓缩上去……”

罗写真眼前出现了幻觉：咆哮的大海忽然凝固不动，成了画布上的巨幅作品，一个人在撑舟，在搏击风浪，这个撑舟人恰是柳玉卉……

幻觉消失，眼前又是翻滚的海。

柳玉卉的声音：“一分是天才，99分是汗水，画下去吧，不是为哪个人作画，是为你骄傲的祖国、养育你的人民，因为你是人民的……竹笋是尖的，容易被人砍掉，可竹林却砍不绝，只要有竹林在，就有笋尖破土……”

忽然，柳玉卉手一松，像高山倾倒般地跌倒下去（高速摄影）。

罗写真扑过去抱住他惊叫。

楠楠在大声哭叫。

柳玉卉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大海喧哗，海鸥盘旋。

罗写真眼前一片漆黑……

狂欢的泼水节

58 带着泪痕的罗写真领着客人们来到这幅充满南疆风味的巨幅油画前

一个外国朋友见司徒茂名难过地拭泪，问道：“先生难道没有受过良心的责备吗？”

司徒茂名：“良心有时被黑潮淹没，但良心不会死掉。”

59 回忆

司徒茂名的新居。

再不是宽敞豪华的画室。这是一间阴暗的斗室。一张床，一张小桌，天棚，地板，所有角落都堆着杂物、画具和图书。

司徒茂名形容枯槁，有气无力地仰卧在床上。

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司徒茂名惊恐地爬起来去拉门。

他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是司徒工、罗写真和他的小孙女。

双方全都愣住，谁都无言。

罗写真向前推了推孩子：“快叫爷爷……”

楠楠不肯叫，向妈妈身后躲闪：“他……不是爷爷。爷爷死了！”

罗写真：“死的那位是你的干爷爷，这是你的亲爷爷。”

司徒茂名侧过脸去：“你们来干什么？”

司徒工：“爸爸，我们刚刚知道您下放到这儿来了。您一个人太不方便……”

罗写真：“搬到我们那儿去住吧！”

楠楠：“亲爷爷教我画画……好吗？”

司徒茂名：“不，你们赶快走开。”

司徒工又呆住了：“爸爸……”

司徒茂名：“你走开！你坑我坑得还浅吗？”

罗写真拉着楠楠向外走。

楠楠：“妈妈，这个亲爷爷干吗不上咱家去呢？”

罗写真掉下泪来：“因为……你爷爷是……左派……”

司徒工：“爸爸，连您这一向的左派都成了右派了，您还不醒悟吗？”

司徒茂名：“胡说！我跟你们……不一样！”

司徒工痛苦的脸……

60 还是司徒茂名家

司徒院长正在桌前写材料。

标题特写：对美术学院修正主义堡垒的揭发。

一个人走进来，叼着烟。

司徒院长连忙赔笑起身。

那人顺手拿过他写的材料，看了一眼，扔下，冷笑道：“你揭发别人？你还在做好梦呢！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

司徒茂名大惊失色，呆了。

他耳畔回响起罗写真的话：“因为……你爷爷是……左派……”接着又是司徒工的话：“……连你这一向的左派都成了右派了，您还不醒悟吗？”

他打了个冷战……

61 门庭若市的造船工人家属住宅区

在一片毗连的家属住宅前，工人、学生出出进进。

白胡子老工人在门口指挥人们进出。

司徒茂名在附近徘徊着，终于无奈地走进去。

他大为惊诧了，从这一户穿到那一户，几乎每户都成了临时“展室”，墙上悬挂着罗写真历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

他被深深地吸引了，他听着观众的赞叹、品评，脸上是惭愧的表情。

他看见了儿子司徒工和罗写真。

他们像普通观众一样，在观览。

他听见司徒工对妻子说：“你看，来了多少观众，谁说人民不需要你！”

两行热泪顺着司徒茂名的脸滚下。

62 司徒茂名新居

他正躺在椅子上发呆，有人叩门。

来访者是一个笑容可掬的中年干部。

司徒茂名松了一口气。

来访者：“您是司徒院长吧？”

司徒茂名：“快别这样称呼，我不是院长，早不是了。坐，坐……”

来人笑笑，拉把椅子坐下。

司徒茂名站在一旁，惴惴不安地：“让我……写交代材料吗？”

来人哈哈笑了：“误解了。我是管外事的，来请您给即将落成的国际机场候机大厅作一幅画。”

司徒茂名：“请我？”

来访者：“迎门有一张 12 丈长的壁画，要画泼水节。”

司徒茂名惶恐万状：“不，我不合适，对你们也不好。”

来访者：“你不过是罢了官，还没有进监狱嘛。再说，你历来运动都表现得不错嘛。”

司徒茂名感慨万端地：“是啊，历次运动的左派现在都划到

右边去了，这就是说，还嫌他们‘左’得不够。”

来访者：“你看这画……”

司徒茂名：“我老了，眼力不够用。”

来访者：“你过谦了。”

司徒茂名沉思了一阵，终于讨价还价地说：“我可以答应，但是……不能署我名字。”

来访者略一思忖，肯定地点点头：“一言为定，去云南深入生活的费用回头我派人送来。”

63 罗写真土坯房画室

司徒茂名膝上坐着小孙女楠楠，旁边坐着司徒工和罗写真。

罗写真垂着头。

司徒工：“谢谢爸爸！您终于记起了一个被遗弃的天才。”

司徒茂名叹息地：“一个人承认天才，又有什么用呢？”

司徒工：“天才的小苗钻出土真不容易啊！”

司徒茂名：“只有想一手遮天的大树自己也被砍倒的时候，它才意识到自己不该遮住让小苗生存的阳光……”

沉默……

64 营口车站

来为女画家送行的人够多的了。

工人们替罗写真扛着画箱、画板，提着颜料盒子、成捆的画布，站台上摆了一大片。

司徒茂名领着孙女走在儿子、媳妇身后，一家人喜气盈盈。

那条行动已经不太灵便的狗弗来德在后面紧追紧赶。

楠楠仰头问司徒茂名：“爷爷，西双版纳有猴子吗？”

楠楠得到了爷爷的满意回答：“有，多极了。金丝猴、墨猴……”

楠楠缠住妈妈：“我要猴子、要猴子……”

罗写真亲了孩子一口：“只要妈妈能抓住。”

楠楠拍手乐了，又去问爸爸：“爸爸，你不要个长颈鹿吗？”

司徒工把女儿举起来：“爸爸嘛，要一只云南大烟斗！”

一家人都笑了。

绿色客车喷放着白烟驶进营口车站。

工人们把绘画用具纷纷扛上火车。

司徒工和罗写真在话别。

楠楠在他们当中，扯着爸爸、妈妈的手。

罗写真：“我……从来没离你这么远、这么长，总有点……”

司徒工：“我倒希望你离开我。那你就回到祖国怀抱、人民的爱抚当中去了。”

罗写真幸福地点着头。

司徒工望着鬓发苍白的司徒茂名，问罗写真：“你……原谅爸爸吗？”

罗写真：“他有你这样的好儿子，我早就原谅他了，何况他并不是掐尖的发明者。”

司徒工笑了，司徒茂名也笑了。

开车的铃声响了，列车员在催她登车。

罗写真亲了孩子一下，又蹲下身子拍拍弗来德，站起身叮嘱丈夫：“别忘了按时晾画，免得发霉。”

司徒工：“画比我的生命要宝贵，我懂得它们的价值。”

列车在徐徐启动。

罗写真手握扶梯把手，望着逐渐退去的站台，只见司徒工抱着孩子，一只手举在半空，一动不动，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罗写真的眼角流出泪来。

65 风光秀丽的云南

罗写真在 800 里滇池写生。

罗写真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偷绘天然动物园里的金丝猴。

罗写真在苗寨篝火会上为苗族少女作画。

在盛大的泼水节上，罗写真颈佩花环在狂欢，水花溅在她脸上，她在欢笑……

“罗写真画展”的广告牌矗立在昆明博物馆门口，人流涌动。

66 四季如春的昆明街市

罗写真在几位画家的陪同下游览市容。

他们走进“云南土特产商店”，她第一眼看到了云南烟丝和雕花烟斗。

罗写真挑选着烟斗。

67 夜，宾馆

一切行装都已经捆好。

罗写真开着收音机，幸福地在音乐声中，欣赏着手里的金丝猴玩具。

门推开，一伙人笑着闯进来，其中一个老画家手里牵着一只金丝猴。

罗写真的眼睛亮了、笑了，人们一齐欢笑。

突然，广播里一个沉重的男低音播出一条令人窒息的消息：“2月7日营口、海城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损失极为严重……”

罗写真呆了！

她疯了一样跑下楼去。

电报服务处窗口，罗写真把一张填好的报文递进窗口，服务员看到“营口”字样，摇摇头，递还给她。

长途电话服务处，气喘吁吁的罗写真挤到人群前头。服务员

正把一块小黑板挂出来：顾客同志们，营口一带所有线路中断，正在抢修……

罗写真失望的脸，大汗淋漓，她脚步沉重地走着。

68 脚步化成汽车轮，她坐在汽车里

汽车轮化成飞机羽翼，她焦灼地坐在舷窗前，下边是茫茫云海。

飞机起落架再叠化成火车鲜红的大动轮，她麻木地坐在火车上。

火车轮子再度化成她一双奔跑的脚。

69 司徒工家院前

罗写真手里提着的大包小裹噼啪落地。

金丝猴惊悸地眨着眼，不安地在雪地上跳来跳去。

罗写真呆愣愣地站在一片瓦砾堆前，她的住屋、画室成了一片残砖乱瓦。

远处，一队解放军在清理地震现场。

白胡子退休工人拉着罗写真的小女孩迟缓地走来，后头跟着脚步蹒跚的弗来德。

罗写真发狂般地扑过去，抱住孩子：“爸爸呢？快说，爸爸呢？”

楠楠哇地一声哭起来。

她看见，孩子辫绳是白的，戴着黑纱。

白胡子老工人垂下头，流出泪水。

一直攥在罗写真手里的烟斗掉在地上，她大叫一声，扑向废墟，手里抓住碎土坯，失声痛哭。

夕阳已经沉下去，白胡子老工人和楠楠守在罗写真跟前。

白胡子老工人长叹一声：“他……本来可以不死的。为了抢

救画，一趟一趟跑进去，后来，余震来了，他……”

罗写真泪水模糊的眼睛里，闪现出他们分手时的情景：丈夫的手臂停在半空，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她的耳边响着丈夫的声音：“我倒希望你离开我，那样，你就回到祖国的怀抱、人民的爱抚当中去了……画比我的生命要宝贵，我懂得它们的价值……”

工人们把司徒工抢救保存下来的一箱箱画，搬到了罗写真面前。

她伸手拿起一卷，是那张只描了几笔粉绿底色的画，是标志着永恒的画，它是春天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是一切向上力量和真理的凝聚，因为春天、生命和真理是不会枯黄的……

70 废墟前，弗来德和金丝猴蹲在一边

罗写真和女儿坐在自家废墟前。

罗写真画好最后一笔。

这是司徒工的肖像画。他抱着双肩，口里衔着云南大烟斗，脚踩废墟，眼前却是一片象征春天、生命的颜色。

罗写真耳畔响起了丈夫生前唱过的那首歌：

没有降雨的乌云，
哪有绚丽的彩虹？
没有沉沉的黑夜，
哪有金色的黎明？
人间本来有明又有暗，
画家的颜料有黑又有红。
没有大恨哪有爱，
我劝姑娘莫轻生。
留下你的爱和恨，

化做七彩写人生。
张开你有力的翅膀，
穿过黑夜去迎接黎明！

永 恒

71 这是司徒工叼着云南烟斗的那张画，所不同的是女画家没有忘记用上三原色，在司徒工脚下，用红、黄、蓝三种色调铺成一条彩路，伸向旭日初升的地方
外国朋友们握住罗写真的手，热泪盈眶：“谢谢你，你给人类留下了天才的作品。”

一个友人慨叹地：“天才，在中国终于闪光了。”

司徒茂名：“这要感谢使天才重见天日的时代……”

（原载 1980 年 1 期《春风》丛刊）

佩剑将军

序 幕

深秋时节，徐州东北运河万年闸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防地。

天高云淡，如血的残阳浸入古老运河，败藕残荷，枯草泛黄，远山枫林似火。

蒋军官兵在校场列成方阵，威武肃穆。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柯夏一身戎装，文质彬彬地站在奖台下。他身旁威武挺立着一个膀阔腰圆、方脸浓眉，披斗篷的人，他就是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 77 军军长季风。

三步以外，分三个梯队站列着 59 军军长柳海山、副军长蒙联，77 军副军长郭甲房，第三绥靖区参谋长沈继庆，以及师长齐震云、酆守乾等一批将校军官。

奖台上扯着横幅：“第三绥靖区全体将士恭迎顾总长、战地视察官戚将军莅临视察。”

季风目不斜视，夕阳映着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勋章，熠熠闪光。

柯夏头微微扬起，凝视水天一色的地方。

有两只丹顶白鹤斜过蓝天，向远的地方飞去。头顶上留下一

串嘹亮的鹤鸣。

柯夏不禁扭头望望季风。

季风也在瞩目南飞的白鹤。

忽然，军乐高奏，值星官高呼：“立正——！”

仪仗队持枪行注目礼。

所有军官一律甩头向左。

左前方，几个侍从校官簇拥着顾祝同、战地视察官戚汝田踏着正步来到阵前。

戚汝田摆摆手，侍从校官捧上两个描金匣子，递给顾祝同。

匣子特写：上面写有“中正剑”三个魏碑大字，落款有“蒋中正惠赠”和“民国 37 年金秋”字样。

顾祝同捧着描金匣向季风、柯夏走近。

柯夏、季风跨步向前。

柯夏儒雅地行举手礼。

季风双腿并立，刺马针响亮。

顾祝同打开匣子，露出两柄尺把长精致考究的短剑来。

顾祝同、戚汝田亲自将“中正剑”替柯夏、季风佩在腰间。

军乐大作。

顾祝同一手搭在季风肩上，一手拉着柯夏的手：“自古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二位将军是把守徐州北门的虎将，校长特派小弟前来赐剑，二位谅必能体察总裁的良苦用心。”

柯夏笑吟吟地：“有柯夏在，便有阵地在。”

季风敬礼，声如洪钟：“谢委座栽培！”

顾祝同满意而矜持地一笑，向奖台走去。

柯夏、季风随后登上奖台。

顾祝同在麦克风前演讲（无声）。

柯夏、季风威风抖擞地站立两厢。

“中正剑”特写。

推出片名：佩剑将军。

1 徐（州）枣（庄）公路

旅雁南飞。

大路上烟尘滚滚。解放军成四路纵队向南奔袭。炮车隆隆，
骑兵飞驰而过……

步兵战士头顶罩着伪装在前进。

2 徐州——贾汪公路上

一辆带篷双轮马车辚辚辗过。

商人打扮的谷一平坐在车斗中。

他冷静地不时探头张望。

远处，贾汪、韩桥煤矿的碱子山、井口的天轮越来越近。

谷一平将脚下一个旧皮包抱在胸前。

3 运河万年闸

黄昏夕照。

万年闸的影子倒映在波平如镜的古运河上，丛丛芦苇随风摆动。

沿河布满了工事、碉堡和鹿砦。

几个国民党流动哨在万年闸上走来走去。

突然，芦苇一阵轻轻晃动，一个人影蹿入运河中，向对岸潜游。

运河中出现一条剪子股形的水纹。

哨兵发现了，吹哨。

几个哨兵同时跑到万年闸闸门上举枪向运河中射击。

河水泛起几滴殷红的血。

一个人影浮上水面。
丢下枪的哨兵向河中扑去。

4 运河岸上

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水淋淋的，肩上受了伤。几个士兵扭着他的双臂往岸上拖。上去搜身。

偷渡者反抗着，突然把一团纸塞到口中，咽下肚子。

几个士兵打他的嘴巴，撬牙关。

他趁机冲向万年闸，一头撞在水泥闸柱上，倒下去，一滩血。

几个士兵目瞪口呆。

5 运河岸上

中校军衔的作战处长巩英伟用脚把死者的脸拨过来，吃了一惊：“柯夏的马夫？”

巩英伟仰起脸沉思。

6 贾汪花园

枫红杨黄，阳光的光斑透过树隙射到地面上。

柯夏踏着飘零的落叶慢慢踱步，心事重重的样子。

天上，雁阵斜过，雁声嘹唳。

柯夏听到沙沙的脚步声。

他回过头来，是一个青年少校，他是侦察电台台长卢方。

卢方脸色紧张地：“副座——”

柯夏：“我表弟有消息吗？”

卢方摇摇头：“去找你表弟的马夫老李，叫哨兵当做开小差的，打死在运河边上。”

柯夏一惊，旋即镇定下来：“没用的东西，我不是给了他通

行证吗？’

卢方：“副座，这事，巩英伟知道，我担心……”

柯夏显然动心了，却故作镇定地：“没什么，走点私，在官场里是常有的事……”

卢方似信非信地望了他一眼。

柯夏：“你去吧。”

卢方敬礼，走开。

柯夏忧心忡忡地在树林里踱步。

忽然，他听见“呀呀”的大叫声。

接着，见林中远处腾起一片尘烟。

柯夏举目望去，只见一个人骑着一匹光背马，手舞短剑，一路骤马狂驰，随手砍断一排排的小树，落叶纷飞，原来是季风。

柯夏皱了一下眉，走过去。

季风汗流浹背，一路狂驰过来，“呀呀”大叫，直到看到柯夏，才猛地勒住嚼环，跳下马来，斜了柯夏一眼，粗声嘎气地叉腰说：“你嘲笑我鲁莽吗？”

柯夏：“我倒有点羡慕你。”

季风：“你倒安闲！共产党大兵压境，你这智囊没一点打算？”

柯夏：“固守徐州嘛，委座不是亲自定的大计吗？”

季风看了他一眼，把“中正剑”扎在树上，点起一支烟。

柯夏：“人在苦闷时，总得有个发泄的办法，我就不能像你这样——”

季风：“一肚无名火！”

柯夏替他牵着马：“走吧，我有灵丹妙药，治你这无名火。”

季风：“你胡扯！”

柯夏：“真的。你我从小在大清河边长大，我还猜不透你？”

季风半信半疑地拔起“中正剑”，随柯夏走去。

7 贾汪季风公馆客厅

季风、柯夏正在下围棋。

走进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姑娘，长得很秀气，穿一身军便服，她是医务处的保健医生杨萃。

季风瞥了她一眼：“啊，杨萃，又来给智囊将军投药来了？”

杨萃冷漠地摇摇头，递过一份电报。

柯夏接在手中，电文是：爸爸，中央大学停课，我已到达徐州。女儿柯兰。

季风瞥了一眼电文，哗啦一下掀了围棋，大声地：“兰兰回来了？走，回徐州！”

柯夏笑吟吟地：“嗨，你这干爹比我这亲爸爸还亲！”

季风：“没听说吗？干亲、干亲，越干越亲吗？”

季风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盛着一条珍珠项链，他托到手中，道：“兰兰生日快到了，这是我的礼物。”

柯夏笑了，提醒地：“别忘了，你要视察防地。”

季风收起项链：“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回徐州。”

8 公路上

竹林萧条。

几辆吉普车卷起烟尘急驰而来。

第一辆吉普车上，季风正襟危坐，他身旁坐着 77 军副军长郭甲房。

第二辆车上坐着师长齐震云、作战处长巩英伟。

9 万年闸

几辆吉普车停在运河边上的一片竹林旁。

披着军用斗篷的季风高视阔步地向万年闸走来。

郭甲房及随从们尾随在后。

一片钉底皮靴踏击沙石路面的声音。

哨位上没有人。

水泥闸门上涂着：“守江必守淮”、“精诚团结”、“固若金汤”之类的标语。

季风站在闸上，眉峰高耸，脸色铁青。

郭甲房扭头厉声问：“哨兵呢？”

季风摆手制止了郭甲房。

季风发现闸门下面有一缕青烟在向上冒。

季风顺着扶梯走下去。

10 闸门下

背风处，哨兵抱着枪正在香甜贪婪地吸烟。

突然，他叼着烟头不吸了，他发现，有一双带刺马针的大皮靴从梯子上下来。

哨兵抬眼向上看，一见是季风面目冷峻地走下来，吓得吐了烟头，立正站起来。

季风背手站在他面前，望望他的脸，望望地上的烟头，低声命令：“拣起来！”

哨兵哆哆嗦嗦地拾起烟头。

季风：“吞下去！”

哨兵为难地看了看手中冒烟的烟头，不敢违抗，扔到口中，一脸苦相地吞下去。

季风向他伸出手去。

哨兵掏出大半盒香烟，是有锡纸的“大重九”牌。

季风在手里掂了掂，揉烂，扔到运河里：“给你那要饭的爹邮钱了吗？”

哨兵惶惑地垂下头。

这时一群军官都走过来。

季风向军官下令：“罚王小栓饿两天！”说罢转身大步走去。

11 万年闸上

季风站在闸上，手抚一门苦着炮衣的山炮，怒容未息。

郭甲房对齐震云：“齐师长，去把他们团长叫来！”

齐震云正要拔步，季风又摆了摆手，跨下万年闸，向营房走去。

12 万年闸 110 团部

门口的哨兵抱着卡宾枪在打盹。

院子里停着双轮马车——正是谷一平乘坐过的。

屋中，桌上杯盘狼藉，陈团长和团副刘正元两人搂着一个女人，正在寻欢作乐。

两个人划拳行令声如雷灌耳：“螃蟹一呀，爪八个呀，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呀……”

显然是刘正元输了，妖艳女人拿了一个大杯给他灌酒。

喝得烂醉的刘正元口淌涎水，又伸出了拳头：“来、来、来！”

陈团长提醒地：“见好就收吧，刘团副，万一叫杀人魔王知道了……”

站在团部门外的季风正在听着屋里的对话。

传出刘正元结结巴巴的声音：“杀人魔王也杀不到我头上，我……救过他命……”

季风恼怒的面孔。

屋中。刘正元又在给陈团长倒酒：“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妈的，东北全丢了，眼下共军大兵压境，咱说不定什么时候脑袋搬家呢！”

陈团长夺下他的杯子：“你跟季副座是生死弟兄，你没探探口风？”

刘正元一拍桌子：“探个屁！那天，我劝他，干脆投共产党算了，可他当众把我骂了一顿……”

门外，季风望望郭甲房、巩英伟等人，巩英伟正在察看季风脸色。

传出陈团长的声音：“唉！”

刘正元的声音：“妈的，我这个送殡的非得和大哥一起叫人家埋了不可……”

砰地一声，门被踢开，季风怒气冲冲地破门而入。

陈团长一看傻了眼，趑趄趑趄地站起身，一边忙乱地扣风纪扣，一边给季风打立正：“报告副、副总座，110 团团、团长报告……”

刘正元视而不见的样子，仍旧搂着女人调笑。

季风拔出“中正剑”，啪地一声，扎到桌子上，菜盘子稀里哗啦一阵乱跳。

刘正元这才揉揉眼，松开那女人。

季风面对陈团长，低沉而严厉地：“降职为排长，罚 10 天禁闭！”

陈团长垂着头：“是！”

刘正元里倒外斜地站起来，一副醉眼惺忪的神态，帽子沿儿也转到了后脑勺。他大大咧咧地跨前两步，将陈团长挡在身后，手拍胸脯，说：“季大哥，若、若罚、罚小弟我、我好了，都是我拉、拉他来喝酒的！”

郭甲房厌恶地掉过头去。

巩英伟脸上是幸灾乐祸的神情。

季风阴沉着脸，拔起桌上的“中正剑”，喝斥：“你临阵酗酒玩儿女人，又口出谰言动摇军心，该当何罪？”

刘正元撕开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脯，用手拍着：“大哥，你往这儿刺吧！你听听官兵们怎么骂你？眼看党国大势已去，非

要把我们都送到地狱里去吗？”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面面相觑。

巩英伟盯着季风。

季风突然大喝一声：“把刘正元拖出去，枪毙！”

郭甲房不忍地望了季风一眼。

刘正元的酒也吓醒了一半：“大哥，我跟了你 20 年……”

“住口！”季风震怒地，“不要脸的畜生！”

郭甲房凑过来，低声赔笑地：“副座，看在他当年在喜峰口……分上……”

季风断然一挥手：“我恨的就是这种无耻之徒！仗着救过我一条命，胡作非为，给我脸上抹黑！拖下去，执行！”

没有人动手。

巩英伟走上来：“副座息怒，未曾出师，先斩大将，这……”

季风气喘吁吁地侧过头去望窗外。

树下仍旧停着那辆带篷马车。

季风掉过头来：“谁的马车？”

刘正元：“一个做买卖的人……他说是柯副座的表弟……”

季风：“混蛋！他在哪？”

刘正元一指里屋。

季风当啷一声把“中正剑”掷到他脚下，“你自己去死吧！”

说着推开门，大步走进来。

郭甲房扯起刘正元：“不争气的东西！走吧，你先委屈一下，蹲几天禁闭吧！”

说罢，郭甲房拾起“中正剑”，回头叫道，“押回贾汪！”

几个士兵敬礼，押走了刘正元。

13 团部里屋

谷一平被反绑在柱子上。

他随身携带的皮包打开着，东西乱七八糟地堆在桌上，几轴字画，一对玉雕丹顶鹤，还有些鼻烟壶等小古董。

季风站到谷一平面前，审视着他。

巩英伟在季风身后冷眼观察。

谷一平抬起眼睛，镇定地望着季风：“假如我没有认错，你是季副座吧？”

季风不动声色地：“你从哪里来？”

谷一平：“从海州来，我是柯副座的表弟谷一平呀！”

季风：“你不是在 44 军 200 师里干副官的吗？”

谷一平点点头：“我给他们跑盐买卖，我们师被共军打垮了，师长也当了俘虏……”

季风冷笑：“你把柯副座的老本也赔光了吧？”

谷一平愁眉苦脸地点头。

季风摆摆手：“松绑，把他送到柯副座那去！”

巩英伟疑惑地盯着谷一平。

14 徐州都天庙营房柯夏客厅

客厅轩窗敞亮，院前有几竿修竹、几树桂花。

室中布置得如同书房，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立轴：《放鹤图》，图上题有恭楷苏东坡的《放鹤亭记》。

在摆有文竹、米兰、天冬草的南窗下，琴架上放着一只古筝，一个身材苗条、穿着考究而质朴的学生装的姑娘，正在窗前抚琴。她，就是柯兰。

此时柯兰正弹着《苏武牧羊》的曲子，琴音激昂、深沉。

门轻轻推开。柯夏在门口稍停片刻，没有打扰女儿，轻手轻脚地来到女儿身后。

柯兰弹拨到情浓处，全然没有发觉有人来，一边弹一边唱着：“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寒霜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

柯夏显然被女儿的歌声触动了心事，一脸忧思地轻轻坐下去，眼里泪光闪闪，他呆呆望着墙上的《放鹤图》。

柯兰十指在琴弦上划了一下，骤然停下，一扭头，发现了柯夏，她又惊又喜地跳起来，张开双臂扑过来：“爸爸！”

可是，她马上惊得站住了。她看见了柯夏脸上的泪痕。

柯兰轻手轻脚地偎在爸爸身边，双手勾住柯夏的脖子：“你哭了？”

柯夏掩饰地：“高兴的。”

柯兰伸出一根食指替他拭了拭眼角，噙起嘴：“骗人！您一听这首曲子，就流泪，您一定有心事瞒着我。”

柯夏一笑：“兰兰，没事的。”

柯兰：“爸爸，您又瘦了——准又忘了吃药！”

柯夏：“爸爸的病，药治不了啊！”

柯兰审视着柯夏的脸：“爸爸，您不觉得再打内战，民怨沸腾吗？您何苦折磨自己？倒不如……”

柯夏警惕地：“来，兰兰，给我讲点有趣的事……”

柯兰的手突然触到了柯夏腰间的“中正剑”，像触了电一般缩回手来：“您……您得了中正剑？”

柯夏：“这是委座的栽培……”

柯兰的脸色变了，退到一旁，半晌才说：“爸爸，您把这当成荣耀？”

柯夏脸色为之一变：“兰兰！”

柯兰眼里噙着泪花：“中央大学门前，指挥屠杀进步学生的将军，就佩着中正剑。爸爸，我真替您脸红！”

柯夏不耐烦地：“别说这些了。告诉我，你的功课怎么样？”

柯兰：“中国之大，又到了安不下一张平稳书桌的地步了。爸爸，国民党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您就没有一点打算？”

柯夏望着女儿，露出满意的微笑，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你担心什么？将来爸爸解甲归田，你随爸爸回河北老家，过田园生活嘛……”

柯兰不满地正要再说什么，门开处，走进杨萃来，时钟正好打8点半。

杨萃把药瓶放下，替柯夏倒了半杯水，面部毫无表情，转身要走。

柯夏：“杨萃，来，你们认识一下。”

杨萃只是恬静地一笑。

柯兰：“我和杨医官早认识了。”

杨萃轻轻走出去。

柯夏从壁橱里拿出一个篮子递给兰兰：“给，你最爱吃的。”

柯兰从篮子里拿出核桃，放在口里正要咬，柯夏走过去：“小傻瓜！要硌坏牙的。”

说罢，他戴上花镜，拿起小锤，砸起核桃来，每砸一个，便仔细地抠出瓢儿来，送到女儿面前。

柯兰眼前浮现出儿时的情景：七八岁的兰兰张着嘴等着爸爸砸核桃。

柯兰笑了：“爸爸，人家都多大了？”

柯夏也笑了：“是啊，大了……记得生你那年，正是爸爸最高兴的一年……”

女儿把核桃瓢送到柯夏口中：“您一提起我出生那年，就像醉了似的，到底是什么喜庆事啊？”

柯夏抚摩着女儿浓密的黑发，一往情深地：“那以前，爸爸闹眼病，差不多要失明了，幸而遇到名医，治好了我的眼睛……”

柯兰似懂非懂地望着爸爸。

15 彭城饭店

灯红酒绿，在一间雅座，已摆好了丰盛的菜肴。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马保安，以及季风、柳山海、郭甲房等都已到座。

柯兰正在给各位斟酒。

季风夺过古井贡酒：“我来。今天是我为干女儿接风洗尘，兰兰要稳吃稳坐。”

马保安笑道：“季老兄有福，认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干女儿！”

季风：“马总座高兴，也认一个嘛！”

马保安摇头：“前世没修来……”

众人大笑。

季风看看两个空缺的位子，皱起了眉头：“这老兄，怎么还不到？”

16 彭城饭店前厅

在眼花缭乱的挂满美人图的前厅里，参谋长沈继庆正和柯夏谈话。

沈继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老兄，毛人凤的人心黑手辣，可是不讲交情的。”

柯夏：“兰兰不至于吧……”

沈继庆：“我真不忍心告诉你……上个月中大闹学运，兰兰撒传单、演讲，在通辑令里有她呢！”

柯夏作色道：“唉！对她，真是鞭长莫及呀！”

沈继庆：“事情，我压下去了，保密局那边，小弟尚能过话。只要叫兰兰暂不回南京，就没事了，副座无须对孩子发脾气。”

柯夏愤然地：“不成体统。”

两个人举步上楼。

17 高间雅座

众人举杯，频频为兰兰祝贺。季风将项链递给柯兰戴上。

惟有柯夏闷闷不乐的样子。

沈继庆谈笑风生，一会儿扮一眼柯夏，一会扮一眼柯兰。

柯夏也在暗中注意着沈继庆。

沈继庆借给马保安斟酒的机会，在马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马保安马上掉头望望柯兰，又望望柯夏，惊讶又带有一点儿疑惑。

这一切，都没有逃出柯夏的眼睛。

柯夏喝了一口酒。

季风：“兰兰，快给你爸爸倒酒，他见你跟我亲，生气了。”

众人附和地笑起来。

柯兰果然起身来到爸爸身边斟酒。

柯夏用手盖住杯口，问女儿：“兰兰，你在学校里干了什么事？”

柯兰摇摇头：“没有啊！”

柯夏猛一墩杯子：“扯谎！你参加了共党分子煽动的学潮，是不是？！”

由于意外，柯兰惊愕地望着他。

季风起身：“柯兄，你说什么梦话！”

柯夏对女儿严厉地：“我供你念书，是让你学好、上进，谁想到你给我丢脸！”

柯兰委屈地流出了眼泪。

马保安满意地望了沈继庆一眼，起身劝道：“兰兰才 19 岁嘛，过而能改，是为无过！”

却不料柯兰使劲一放酒瓶子，迸着哭声道：“爸爸，想不到

您……变得这么糊涂，叫官迷了心窍……”

“胡说！”柯夏一拍桌子：“你给我滚！”

柯兰进着哭声：“好，我走！我不连累您！”

柯夏走上去打了柯兰一个耳光：“不长进的东西！”

柯兰捂着脸哭着跑走了。

宴席不欢而散，马保安起身，劝慰地对柯夏：“孩子嘛，何必太认真？”

他与沈继庆等人先走了。

柯夏双手蒙住脸。

郭甲房借酒盖脸，凑近柯夏：“为这个打孩子，连我们……都心凉半截啊！”

柯夏似有难言苦衷，欲言又止，只是说：“你醉了，去休息吧。”

郭甲房边走边说：“醉了比醒着好，好去当炮灰……”

季风走过来，怒目地把柯夏劈胸扯起来，攥起拳头，晃了几下，一松手，跑走了。

18 灯火幽暗的街上

季风把大衣给哭泣的柯兰披上。

柯兰哭着偎到季风怀中。

季风搂着她的肩，安慰地：“他不向你赔不是，要他这么个爸爸干什么！”

19 柯夏客厅

柯夏望着桌上女儿的照片，伤心地把照片挪开，叹了口气。

季风噤噤地跨进来：“打女儿，哼，你简直疯了！”

“我没疯。”柯夏啜口茶，平静地说。

季风：“呸！兰兰8岁那年，把你的委任状撕了，你都没舍

得打她一下，你今儿个是怎么了？”

柯夏支吾地：“我表弟在你那儿吗？”

季风故意绷起脸：“你表弟？我怎么没听说？我怀疑是共军侦探，扣起来了。”

柯夏却笑了：“那，你送军法处好了。”

季风狠狠地：“你忘了咱们拜把子时的誓言吗？”

柯夏脸上是为难的表情。

季风激动地：“你有事瞒着我，你把眼睛对着我！”

柯夏避开了他的眼睛，叹息一声：“仁兄，你，不要逼我了，你不相信我对得起良心吗？”

季风从怀里拽出一卷子画，掷到桌上：“这倒能配成对子！”

镜头摇向墙壁的《放鹤图》。

柯夏摊开这轴画，是《招鹤图》。

柯夏眼里放出异彩，一把抓住季风的手，抑制不住地：“人呢？”

季风冷着脸，盯着他，甩脱他的手：“你到底欺骗了我！”

20 季风房中

柯兰在寂寞地抚琴，脸上是委屈的表情。

墙上除了砍刀、盒子枪、军刀等武器外，还有一幅条屏，上书四个草书斗方：武足安邦。

21 柯夏客厅

季风在屋中踱着军人正步：“你简直变得不成体统！树叶掉下来怕砸破了脑袋！”

柯夏审视着他：“让我也像你那样当个猛张飞吗？”

季风：“不管怎么说，你得跟我走！必要时，把你绑到我马尾巴上！”

柯夏沉思片刻，忽然哈哈大笑：“那么我们试试谁拖谁吧！好了，快把我表弟送来。”

季风拿起电话，拨了几下号盘：“副官处吗？你是谁？”

对方，是沈继庆在接电话：“我是沈继庆，我马上送柯副座的表弟过去。”

柯夏望望季风，皱了一下眉头，在思索。

22 柯夏客厅

沈继庆陪商人打扮的谷一平进来，他手里提着那只皮箱。

沈继庆暗中打量着柯夏和谷一平的表情。

谷一平怯生生地放下箱子：“表哥……”

柯夏冷笑一声：“你还有脸来见我？”

谷一平：“我……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了，弟弟要回 44 军去，倾家荡产，也赔不起那笔巨款啊……”

柯夏：“我投到盐场的一百两黄金都光了吧？”

谷一平哭丧着脸，点点头。

柯夏长叹一声，懒懒地挥挥手：“咱们从此各走各的路。”说罢喊一声，“传令兵！”

一个传令兵应声而入。

柯夏：“给他两块银洋，打发他走。”

这时，季风走过来拦住了柯夏：“不至于因为一百两黄金，连表弟都不认了吧？谷一平，你留在我那儿，做我的副官！”

柯夏甩手走出去。

谷一平对季风鞠躬：“谢谢季副座。”

沈继庆转了转眼睛，走了出去。

23 沈继庆居所

沈继庆砰地一声启开一瓶香槟酒，斟满两杯，一杯推给作战

处长巩英伟。

巩英伟喝了一口：“我算见识了杀人魔王，全不讲交情，对救命恩人手都那么黑。”

沈继庆不以为然地：“沽名钓誉！季风仗着芦沟桥抗战他打的第一枪，好像他的 77 军是天下第一军了！”

巩英伟：“小弟这次从毛局长那儿来，虽说不久，却看出老兄是将才，迟早 77 军是仁兄的。”

沈继庆：“你通天，全靠你在老头子面前美言了。喂，那件事有头绪了吗？”

巩英伟：“柯夏放风，说马夫偷了他的股票私逃。我看不像，吞掉股票？有这个必要吗？”

沈继庆：“妈的，人死了，无头案！你是怀疑柯夏？”

巩英伟：“委座说过，人心不可信！为什么一个马夫往外逃，又一个表弟送上门？”

沈继庆：“注意那个姓谷的。柯夏不至于……他身边有我的钉子。”

24 都天庙营房大院

小树林子和花圃间、甬道上，已经换上一套少校军服的谷一平走来。

杨萃风摆杨柳般地迎上去。

杨萃：“谷副官——”

谷一平停住步子，抬眼望望杨萃，眼睛突然睁大，一时呆住。

谷一平眼前快速闪过下列短促镜头：

他眼前的杨萃化装成一个稚气的、梳齐耳短发的女学生形象，约有十七八岁光景。

女学生手舞长形手旗，走在游行队伍中。树在她背后的白地

黑字横幅校旗上大书“燕京大学”字样及“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牌。

女学生的面孔与眼前身穿国民党军便服的杨萃的俏丽面孔合二为一。

杨萃也在吃惊地盯视谷一平的面孔。

快速闪过：穿着竹布长衫的谷一平挥舞手臂，在人群中演讲。

两个人同时又惊又喜地：“你——”

双方都不约而同地退后一步。

杨萃由衷地：“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重逢！”

谷一平控制地：“啊，是啊，杨月芳……”

杨萃：“我如今叫杨萃了。”

谷一平眉峰一耸，随机应变地用手打着响，一副无赖相：“你这仙子样的人，怕已经是残花败柳了吧？”

杨萃愠怒地望着他。

谷一平边走边说：“我有事，回头见，Good-bye！”说罢打着口哨扬长而去。

杨萃疑惑地站了半晌，望着他的背影，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25 柯夏客厅

谷一平走进来，已是一脸庄重。

柯夏起身，拉上窗帷子，与谷一平无声地握手。

谷一平打开手提箱，拣出一些小古董，一对玉雕丹顶鹤特别醒目。

柯夏将玉雕鹤拿在手里把玩，有意地看了看已经挂在墙上的《招鹤图》，笑着，激动地同谷一平拥抱。

柯夏：“对不起，方才……不得不那样。”

谷一平：“将军不愧为智囊，随机应变。”

柯夏：“我本来派人送出了行动细则，可惜，人，牺牲了，幸好东西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恰在这时，时钟正打8点半，杨萃面无表情地走进来，机械地投药倒水。

柯夏老大不悦地斜了她一眼。

谷一平机灵地：“表哥心疼那注财，小弟就不心疼吗？”

柯夏叹口气：“都是你不争气，害得我半世心血付之东流。”

杨萃怀疑的眼神。

柯夏转对杨萃：“来，认识一下，这是我表弟——”

杨萃款款一笑：“已经认识了。”

谷一平偷觑杨萃，杨萃也在观察谷一平，四目相对，又都避开。

谷一平点起一支烟。

柯夏对杨萃：“这里没事了。”

杨萃面无表情地退出。

柯夏亲手带严房门。

谷一平目视门外：“方才这位小姐……”

柯夏不屑地一笑：“名为保健医生，这不是保密局对我的特别关照。”

谷一平脸上滑过一丝忧虑神色。

隔壁随从室，杨萃在窃听。

传来谷一平的声音：“我从老板那儿来，来谈那两样货……”
他指了指字画，“将军认得这是谁的手笔吗？”

柯夏的声音：“当然……”

杨萃无表情的脸。

柯夏房中，谷一平：“老板的意思……”

柯夏忙摆手，手指头放在唇边，示意他不要说下去，用手指

了指隔壁。

谷一平改口：“到外面走走吧？”

柯夏点头。

26 徐州云龙山

林木蓊蔚，石阶布满苍苔滑藓。

柯、谷二人拾级而上，立于山庙前，望着脚下烟波浩渺的云龙湖，徐州鸟瞰图尽收眼底。

一行旅雁斜过云天。

柯夏仰视蓝天雁阵，无限感慨地：“雁去雁来 20 个春秋，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两个人又沿着山路往上登去，间或有岗楼和新修的碉堡，士兵向他们敬礼。

两个人坐到放鹤亭前石椅上。

亭上巨匾上悬写着苏东坡的《放鹤亭记》。

谷一平：“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啊……”

柯夏：“只是想娘……今天见了你，虽说素昧平生，却视同手足。”

谷一平轻轻一笑：“素昧平生？将军真的记不起我了吗？”

柯夏目不转睛地重新打量谷一平，谷一平变成了穿竹布长衫的另一副模样。

回忆画面中的谷一平正走出一辆黑色汽车，汽车停在云龙山下，车前插有“军调部”的三角旗。

柯夏又惊又喜：“你是杨先生？”

谷一平：“现在是谷一平。”

柯夏笑着同他握手。

谷一平：“还记得我当年的话吗？”

柯夏深情地望着招鹤亭，缅怀地：“记得……归来归来兮，

西山不可久留，总有一天，会招你回去的……”

眼前出现回忆画面：

百花盛开的云龙山下。

当年便装的柯夏从树林中走出来，向黑色汽车步去。

谷一平与柯夏握手。

二人沿着登山石阶盘桓而上。

柯夏：“披这身皮，真是别扭，中央接到我的报告了吧？”

谷一平：“周先生正为这事派我来见你。”

柯夏喜悦地：“批准了？”

谷一平：“批准你继续留在这里。”

柯夏叹口气，踢起一块小石子。

谷一平：“是啊，你很困难，世上违心的事是最难了。你是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的，把你放在烂泥塘里 20 年，只为了你只身回去吗？”

柯夏陷入沉思。

谷一平偕柯夏步到“放鹤亭”前，谷一平仰视苏东坡亲手题款的《放鹤亭》匾额，意味深长地：“放鹤是为了招鹤，时机不到。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迟早要招你回去的。不过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柯夏点头，二人登上“招鹤亭”纵目四望。

远方九里山白云缭绕，云龙湖碧水荡漾，起歌声：

丹鹤鸣，
白鹤飞，
今日放鹤几时回？
长相思啊，
斑竹点点相思泪。
泥深不陷丹鹤足，

忍辱负重待时飞。

故国三千里，

问君何日归？

啊，

问君何日归？

回忆画面消失。

柯夏与谷一平紧紧握手。

谷一平深情地：“这不是到了招鹤的日子了吗？”

柯夏：“我拍的电报，家里收到了？”

谷一平：“收到了，日子定在淮海大战总攻的时刻，来得及吗？”

柯夏：“都是老下属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保证把两个军都拉出去。”

谷一平：“困难呢？”

柯夏：“沈继庆和巩英伟是保密局安下的钉子，59军军长柳山海是个顽固派，这三个人要想点办法。”

谷一平点点头：“我军摆开攻徐态势，意在先吃掉黄伯韬兵团，如果你们起义成功，就等于不放一枪一炮，给我军打开了北大门，就保障了全歼黄伯韬的胜利，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起义的日子，便是总攻的日子。”

柯夏：“是哪一天？”

谷一平抬眼望望头顶的《放鹤亭记》，上面落款是“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苏东坡记”。

谷一平：“喏，那就是日子。”

柯夏抬眼望望，不禁笑了：“真是历史的巧合！”

两个人漫步下山。

柯夏：“首先要用调虎离山计把柳山海弄走。”

谷一平：“有把握吗？”

柯夏笑而不答，反问：“我倒担心你……”

谷一平：“真的副官谷一平，在我们俘虏营里。倒是这个保健医生，是个麻烦，她认出了我。”

柯夏一惊：“你们从前就认识吗？”

谷一平：“岂止是认识！”

柯夏拍了他一下：“你要比国民党还像国民党……”

谷一平苦笑：“难啊……可见你 20 年来的戏多难演……”

27 营房一间单人宿舍

一个勤务兵抱来军毯、行李，给谷一平敬礼，然后去铺床。

谷一平拉着一个军官在饮酒、猜拳：“七个巧啊，八匹马呀……”

窗下，走过杨萃，冷静地向屋中凝视。

谷一平斜视窗外，故意走到窗下，推开窗子，略带三分醉意地：“来，进来喝一杯……”

杨萃凝视着他，不语。

谷一平故作醉态：“来嘛，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咱们是他乡遇故知，水流千转归大海嘛，哈哈……”

杨萃依然冷冷地望着他。

这时，那个下级军官也拿着酒杯走到窗前来：“妈的，兵营就是和尚庙，连个女人都看着……”

谷一平拍拍他的肩膀：“明天我带你去青楼玩玩，听说有个绝代佳人叫什么‘葛天仙’？”

下级军官拍拍口袋：“空口袋去吗？一宿是 20 块钢洋呢。”

谷一平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钢洋，扔到桌上：“老弟请这顿花酒……”

两个人哈哈大笑。

杨萃疑惑地望望谷一平，走开。

谷一平回到桌前，略一思忖，将一纸公文从文件夹中取出来，上面盖有 44 军军务处公章。他故意压到台灯底下。

28 兵营大院

谷一平随季风边走边谈，谈笑风生。

杨萃在侍从室窗口远远观看，直到两个人在兵营门口上了汽车。

杨萃悄然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型喷雾器，一个药水瓶。她快步通过走廊，来到谷一平宿舍前。

29 谷一平宿舍

杨萃拿着喷雾器、一瓶水剂走过去，对勤务兵：“把谷副官的房门打开，我要洒点石炭酸，消消毒。”

勤务兵打开房门。

杨萃喷洒药水，一眼看到了压在台灯下的证件。

她走到桌旁时，迅速从怀里掏出一架微型照相机，抢拍下来。

30 “徐州剿总”大礼堂

有气无力的《桃花江》乐曲。

大厅里灯火辉煌。

军官们与舞女翩翩起舞。

柯夏、季风、谷一平坐在茶几旁一边观看跳舞，一边喝茶。

斜对角，巩英伟打量着谷一平。

杨萃姗姗走到舞厅。

巩英伟走过来，邀杨萃下场。

他们打了几个旋步，舞到中央。

谷一平从茶杯上沿看着杨萃的舞步，渐渐地，两条腿变成了穿着村姑裤子的腿，也在旋转……这是当年的杨萃在街头演出，鬼子的皮鞭抽在她身上，她痛苦旋转，饰演哥哥的谷一平拿着铁锹上来救她……

谷一平闭了闭眼睛，厌恶地掉过头去。

舞池中央。

杨萃与巩英伟边跳边谈。

巩英伟：“拿到手了吗？”

杨萃将一个小胶卷塞到他手中：“一场虚惊。”

巩英伟疑惑地皱起眉头。

31 舞厅一角

侦察电台台长卢方走近柯夏：“副座，是您找我吗？”

柯夏起身，两个人走到没人的窗下。

卢方：“日子定了吗？”

柯夏警觉地：“什么意思？”

卢方一笑：“难道将军至今不想用我吗？”

柯夏笑了：“不用你，何必千方百计为你争个侦察电台台长职位！你有多少人？”

卢方：“有几个弟兄。”

柯夏：“要对中下级军官做工作。”

卢方点点头：“59军是肯定跟你走的。”

柯夏：“为什么只能是59军？”

卢方：“你对杀人魔王还抱幻想？”

柯夏用意不明地一笑。

卢方：“你不要当东郭先生！”

柯夏：“分头行动吧。两天后，回贾汪碰头。”

卢方离去。

季风走拢来：“夏兄，你就不去看看兰兰了？”

“在你那儿不是很好吗？”柯夏叹了口气，“我去了，说什么呢？让孩子骂我好了。”

32 都天庙一间密室

沈继庆正和巩英伟密谈。

沈继庆喷着烟环，在看杨萃拍来的证件照片。半晌，说：“小心不为过，你还是跑一趟 44 军，查一下。”

巩英伟点头：“只怕杀人魔王又要骂我耐不住军营的苦行僧生活。”

沈继庆：“有我呢。”

这时，卫兵来报告：“柳军长、酆师长到。”

沈继庆、巩英伟起身让座。

四人重新落座。

酆守乾：“不知沈参谋长找我们何事？不会是颁发勋章吧？”

沈继庆哈哈大笑：“勋章易得，不过看诸位肯不肯为老头子卖力了。明天，诸位都要回贾汪前线了。”

酆守乾：“鄙人是鞠躬尽瘁！”

柳山海：“我老朽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沈兄放心，有我柳山海在，59 军就稳如泰山。”

沈继庆：“柳兄过于自信了吧？别忘了，59 军是柯夏的老班底……”

33 季风公馆院落

一阵琴声飞出来，正是《苏武牧羊》。

柯夏在窗下来回踱步。

窗上映着女儿弹琴的身影。

柯夏已经在伸手拉门了，却又迟疑地停住，沉重地走开。

34 马保安公馆书房

柯夏与马保安在谈话。

马保安：“明天，你们都到前线去了，我身体不好，只能坐镇徐州，柯兄代劳吧。”

柯夏：“马总座这么说，不是见外了吗？”

马保安：“柯兄，外面对你总有些风言风语。”

柯夏打断他：“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也信吗？”

马保安：“你若是共产党，连我都是半个共产党了。哈哈，不过，瓜田李下，要防着点啊。”

柯夏：“唉！西北军保存这点实力不易呀。如果叫共军吃掉，你马老总就一文不值了。”

马保安：“你看战局如何？”

柯夏：“凶多吉少。古人说，狡兔三窟，不能不预作打算。你不要以为上海的买卖是保险的……”

马保安沉吟半晌，说：“我一生的积蓄都押在上海了，万一……话又说回来，哪有避风港啊？”

柯夏：“香港是四不管的地方，不如把金银细软都弄到香港去。”

马保安又沉吟一下，点点头：“可得有个知近人去啊！”

柯夏故意地：“只有我去合适。”

“这怎么行？”马保安连连摇头，“离开你这个智囊，如失掉左右臂呀！”

柯夏为难地踱了一阵子：“那，就只有柳山海合适了。他不是买卖里有股份吗？”

马保安：“好，就叫他去办。可万一上峰怪罪下来呢？临战军长不在……”

柯夏：“可以叫他称病去上海就医，官不差病人。59军是我带过来的，弟兄们还听我的。”

马保安：“就这么办。你有什么细软要捎走的，赶快集中过来。”

柯夏：“好，我马上派人送过来。”

35 徐州火车站

柯夏亲自送柳山海上了一等车厢。

大包小裹地装运。

36 马保安书房

马保安正在看书，沈继庆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总座……”

马保安：“什么事这么慌张？”

沈继庆：“怎么能放柳军长去上海呢？你中了柯夏的调虎离山计呀！”

马保安一怔，旋即不悦地：“胡说！你把柯夏看成什么人了？何况柳军长去养病，是我的主意，经刘长官核准了的，与柯夏一点关系都没有。”

沈继庆忙赔笑地说：“总座别生气，我是为党国着想。如今，万一我们防地出了事，那，徐州全局皆输，黄兵团可就有被吃掉的危险。”

马保安用鼻子哼了一声：“是啊，打头阵当炮灰的重任，从来都是我们干，可又要受人猜疑……”

沈继庆：“不，只是对柯夏有怀疑……”

马保安斜了他一眼：“就因为他是冯玉祥的亲戚吗？”

沈继庆犹豫半晌，才半吞半吐地说：“柯夏马夫吞字条自杀，我总觉得有文章。”

马保安三分不悦地：“这样，又何必赐他中正剑？”

沈继庆：“也许委座是欲擒故纵吧！”

“胡说。”马保安闭上眼睛。

沈继庆在屋里踱了几步，忽然狡黠地说：“总座，听说夫人、孩子要到上海去？”

马保安：“要打大仗了，避一避为好。”

沈继庆：“唉，柯夏就那么一个女儿，是心肝。他没有托你把兰兰一起带走？”

马保安：“你怎么不早说？是啊，怎能把兰兰带到贾汪前线呢？我马上打电话，叫兰兰和我的家眷一同走。”

沈继庆不阴不阳地一笑：“总座心肠太好了。我明天回贾汪，你写信给他吧。”

37 徐贾公路

几辆吉普车在急驰。

柯夏坐在第一辆车中。

季风的车子里坐着柯兰。

38 一组过渡镜头（在歌声中展示）

《招鹤歌》：

丹鹤鸣，
白鹤飞，
长风万里招鹤回。
声声唤啊，
衣襟洒满相思泪。
九里山前古战场，
残雪消尽闻春雷。
关山八万里，
君当今日归，
啊，君当今日归。

歌声中，柯夏在拉着窗帷的房中与将领密谈。

歌声中，侦察台台长卢方在深夜拍发电报。

歌声中，柯夏带卢方在万年闸防区视察。

39 营房门外

一个国民党上尉在附耳窃听。

40 营房里

王小栓等十几个士兵围着一个山东老乡在亲切交谈。

老头打开蓝布包袱，把花生、大枣抓给士兵们。

王小栓从床铺底下拿出一个小包，打开，里头有几块钢洋，他捧到老头跟前：“爹，你不来，俺也正要邮回去的……拿回去换二斗糠吧……”

一士兵：“你家小栓学好了，烟都戒了！”

老头：“真的？”

一士兵作鬼脸：“不然，吞烟头的滋味不好受啊！”

几个士兵笑起来，王小栓推了他一把。

小栓爹：“这回呀，俺可不是来找儿子要小钱的，身上暖，肚子饱喽！”

一士兵：“发财了？”

小栓爹：“全村人都发财了，济南府穷人都分了田地，多亏共产党啊，可你们这些傻小子还在这儿打糊涂仗呢！”

小栓又惊又愣，半晌，才说：“娘哟！俺早就不想干了，咱哥们儿走！”

有几个人应和：“去他娘的，不给蒋光头抬棺材了！”

有人提醒：“小点声——”

门外，上尉连长匆匆走去。

41 运河闸上

上尉正在向柯夏、卢方报告什么。

柯夏挥挥手，3人一齐向前走去。

42 兵营门前

柯夏、卢方和连长。

门口一个士兵慌慌张张跑进屋去。

43 营房里

士兵们面露慌张神色，王小栓忙喊：“立正”，向柯夏等人敬礼。

柯夏站在门口，审视王小栓等人一圈，环顾各个角落，发现墙角弹药箱后露出一只穿布鞋的脚。

王小栓面如土色地望着柯夏的脸。

士兵们面面相觑。

柯夏向弹药箱走去。

一个浑身上下山东打扮的老头从箱子后站起来。

王小栓扑过去跪下：“长官，这是……俺爹，他从山东来看俺的……”

柯夏抬手让他起来：“你叫什么？”

王小栓：“报告长官，上等兵王小栓！”

柯夏皱起眉头：“哦，吞烟头的是你吧？”

“是，长官。”王小栓回答。

柯夏：“不给老子邮钱的也是你吧？”

王小栓垂下头。

一士兵代为解嘲：“报告长官，他学好了，戒烟了！”

上尉连长：“王小栓经常聚众生事，散布厌战情绪。”

“唔？”柯夏半开玩笑地：“能聚众的人，得有点天才呀！怎

么样？我看你能当个排长。你看呢，连长？”

连长目瞪口呆。

王小栓和士兵们面面相觑。

“就这样！”柯夏转对上尉：“给他补办手续。”

连长只得答应：“是！”

柯夏同卢方走向门口，上尉赶紧追出来：“柯副座，这——”

柯夏：“思乡厌战，不足为怪，你没有爹妈吗？对这样得人心的兵，要安抚。不能靠杀人稳定军心。”

连长：“是！”

44 营房处

连长走远，卢方哈哈大笑：“将军真会滚雪球啊……”

柯夏一笑了之。

45 贾汪柯夏办公室

柯夏正在看文件，沈继庆走进来，皮笑肉不笑地：“副座。”

柯夏抬起头来：“38师的工事还得加强。”

沈继庆：“命令，我下达了。”说罢，将一封信交给柯夏。

柯夏拿过来，信封上写着：“柯夏兄安展，落款是：徐州马。”

柯夏看了沈继庆一眼，发现他在审视自己，便若无其事地抽出信笺，一边看一边沉思。

沈继庆狡黠地：“总座特地命小弟送令爱去上海。”

柯夏放下信：“叫兰兰同去上海，是你老兄的点子吧？”

“不，不，”沈继庆说，“马老总惟恐兰兰过不惯军旅生活，又不好再回学校……当然，去不去，由你来定。”

柯夏痛苦地闭上眼睛，半晌才说：“当然去。那就拜托仁兄一路照顾了。什么时候启程？”

沈继庆大感意外，怔了一下，才说：“应当效力的……那，就请兰兰小姐收拾一下行装，明早动身，赶徐州的晚车吧！”

柯夏：“好。”

46 季风公馆兰兰居室窗下

夜，风吹竹叶，刷刷作响。

月亮在云隙间忽隐忽现。

苍凉悲壮的琴声，又是《苏武牧羊》。

柯夏在窗外竹林前默默地走着，走着。

琴声停歇，窗上消失了柯兰的倩影。

柯夏脚步沉重地走到门口，下了很大决心推开房门。

47 柯兰居室

柯兰正在洗头，没有发现柯夏进来。

柯夏悄悄坐在沙发上。

柯兰用毛巾拭着头发，正要去泼水，发现了他，愣住。

柯夏深情地望着女儿：“兰兰，你还记恨爸爸吗？”

柯兰放下水盆，咬着嘴唇摇了摇头。她垂下了头，一头瀑布般的头发垂在胸前。

柯夏眼前幻化出柯兰小时候的样子：小兰兰手里拿着梳子，披散着头发，叫着：“爸爸，爸爸，给我梳头！”

当年的柯夏把女儿抱在膝上，给她梳头，编小辫儿。

回忆画面消失。

柯夏眼里噙着泪水，悲声地：“兰兰，过来，爸爸给你……梳头，好吗？”

柯兰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来，蹲在父亲膝前。

柯夏迟缓地给兰兰梳着头。

忽然，那瀑布般的黑发变成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柯兰被网

包围着、挣扎着、呼喊着的：“爸爸，你真狠心啊！”

柯夏用力一闭眼，幻觉消失，手里的梳子坠地，跌成两段。

柯兰拾起木梳，仰视爸爸，只见他泪水盈盈，目光迟滞。

柯兰抱着柯夏的胳膊，摇撼着：“爸爸，您怎么了？”

柯夏：“兰兰，你恨爸爸吗？”

柯兰：“爸爸——”

柯夏：“爸爸没有办法不让你恨我，这只能是永生的遗憾了，世上很难有两全的事啊！”

柯兰注视柯夏良久，说：“爸爸，您老了，就是不能……那样，咱们走吧，您种田，我织布……”

柯夏望着女儿，轻轻地摇摇头。

柯兰近于哀求地：“爸爸，不要在染缸里泡下去了……您答应吗？”

柯夏点点头：“可是，你得先答应爸爸一件事。”说着，眼里又噙满泪花。

柯兰：“只要爸爸肯出泥坑，我什么都答应。”

柯夏却又不忍心说出口了。他闭上眼睛，仰在沙发背上，泪水溢了出来。

柯兰：“爸爸，您到底怎么了？”

柯夏：“你明天，先陪马司令的家眷去上海，行吗？”

柯兰瞪大眼睛：“那有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

柯夏突然泪堕如雨，捧起女儿的脸，亲亲女儿的头发，哽咽地说：“睡吧，明天早晨我来送你。”就急匆匆地走了。

柯兰百思不解地望着爸爸消失在窗外的背影。

48 柯夏办公室

柯夏僵卧床上。

壁上悬着《招鹤图》。

季风推门进来，怒冲冲地：“听说你让沈继庆送兰兰去上海？”

柯夏从床上起来，点点头。

季风像困兽一样走来走去：“这是人质，懂吗？人质！沈继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柯夏一抖，却说：“你别说了。”

季风：“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算什么父亲？呸！我今天连夜就送兰兰走！”

柯夏走过来，严厉地盯着季风：“人质的话，你不准对兰兰谈起！永远！”

季风：“我不会说谎！她恨你！”

柯夏颓然坐在椅子上：“孩子有权利恨爸爸，正像爸爸必须舍掉爱女一样。”

季风垂头丧气。

柯夏：“去吧，叫我安静一会儿。”

49 柯兰居室

包袱已经打好，放在床上。

灯下，柯兰坐在桌前，一张白纸摊在面前写满了字，全是“爸爸”两个字，每一个“爸爸”后面，画有一个比一个大的问号。

她那双珠泪承睫的眼睛……

50 柯夏房间

柯夏推开屋门大叫：“勤务兵！”

杨萃应声走来：“副座……”

柯夏：“给我找支烟……”

杨萃看看他的脸色，走出去。

51 兵营大院

一辆吉普车正在发动。

52 柯夏居室

柯夏正在大口吸烟。

忽然，听见吉普车开走的声音。

柯夏一惊，推开窗子张望，连忙摔掉烟头，披上衣服一边往外跑，一边喊：“勤务兵，车子！”

53 柯兰居室

窗外落叶飘飞，有几片从风窗口飘进来，落到桌上。

人去屋空。

柯夏如痴如呆地在门口僵立片刻，发现了桌上的一张字条。

这正是那张写满了带问号的“爸爸”的字条，中间夹了这么一行字：“我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耻辱！”

柯夏眼光黯淡下去，随即冲出屋子。

54 公路三岔路口

柯夏乘车急驶。

车子停在三岔路口。

柯夏跳下车子。

从另一条岔路上，一辆小车飞驰而来，急刹车，在柯夏身旁停住。

季风从车里跳出来，冷峻地：“你来干什么？”

柯夏向车里望望，脖子上戴着项链的柯兰坐在车中。

柯夏掉过头来，平静地：“把柯兰留下来。”

季风暴怒地抓住柯夏的领子：“你有脸说这话？她没你这么个爸爸！”

车里传出柯兰凄恻悲伤的哭声。

“松开！”柯夏低声呵斥，“匹夫！”

季风松开手，不觉后退了几步。

柯夏：“如果需要我去当人质，你又怎么样？”

季风的嘴唇抖了抖，突然拉开车门，呜咽地对柯兰：“孩子，听你爸爸的吧……”他转身跑走了。

柯夏眼里也涌出泪来。

55 徐州马保安公馆

马保安正在看一封信，越看越皱眉头。不时地瞪坐在一旁的沈继庆一眼。

他到底摔了信：“待人以诚是君子。我老婆怎么说兰兰没有同行？”

沈继庆搪塞地：“哦，上车前，兰兰病了……”

马保安斥道：“你好像在玩儿鬼吧？”

沈继庆：“上峰对咱们本来就不信任，咱们得做脸呀！委座可把赌注都押在咱这北大门上了，万一出事，马总座不要脑袋了吗？上头是疑心柯夏，只是疑心。”

马保安：“神经病！”

沈继庆：“小心不为过。”

马保安：“依你呢？”

沈继庆：“叫他鱼水两分离！把柯夏和他的人都集中到徐州来。”

马保安：“胡说八道，大战迫在眉睫，能服众吗？”

沈继庆：“要师出有名嘛，譬如，开军事会议……”

马保安：“柯夏为人忠厚，必不负我。”

沈继庆长叹一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马保安：“巩英伟不是到44军去调查了吗？等他回来再说。”

56 季风公馆

门前停着一辆马车。

室中，郭甲房与军需处长叫人扛进两个箱子。

季风打开箱子，全是银元。

季风：“多少？”

军需处长：“银元两万。”

季风点点头：“都换成金条。”

郭甲房：“还存到上海花旗银行吗？”

季风：“不，连本带利，全提出来，运回贾汪。”

郭甲房大惑不解：“副座，你疯了？别人告我们吃空额、贪占军饷，你怕人家抓不着把柄吗？”

季风不以为然地：“哼，那些忠于党国的家伙们，哪个都不比我少贪！”

郭甲房无可奈何地望望军需处长。

57 贾汪司令部门前

一辆吉普车开来，停在阶前。

巩英伟风尘仆仆地跳下车走进去。

少顷，巩英伟急急匆匆跑出大楼，迎面碰上副军长蒙联。

巩英伟：“蒙副军座……”

蒙联打量他：“你不是出差了吗？”

巩英伟搪塞地：“哦……沈参谋长呢？”

蒙联打量着他：“什么事这么慌急？沈参谋长去上海护送家眷没回来，你去找柯副座报告吧。”

巩英伟支吾地：“啊，不，不，没什么大事。”说罢，快快走去。

蒙联站在台阶上望着他的背影沉思。

58 侦察电台

巩英伟走进来。

发报员、译报员们正在台子前忙碌。

巩英伟从夹道穿过，径直走到卢方办公桌前：“我要发一份绝对机密的电报。”

卢方拿起铅笔：“发给谁？”

巩英伟：“一式三份，发给毛局长、马总座、战地视察官戚长官。”

卢方不动声色地递过一张纸：“拟报文吧。”

巩英伟：“不，我自己发。”

卢方作色道：“你老兄欺人太甚了吧？你别忘了，本人掌管的是机要侦察台，可以和委座直接通报的。”

巩英伟赔笑：“我是怕……”说着，目视四周的报务员、译电员们。

卢方：“好吧，我亲自给你发。”

巩英伟无奈地：“多谢。”说罢从派司里取出一张字条递到卢方手中。

纸条上写：“毛、马、戚长官：200 师确有副官谷一平，已被共军俘获，据知情者言，均不知与柯夏有表亲关系，是此置疑，柯大有嫌疑。巩”

卢方按动电键，滴滴答答拍发。

59 柯夏办公处

许多将校军官聚集在一起。电唱机在咿咿呀呀唱。

桌上摆着香槟酒、罐头和麻将牌。

柯夏坐在麻将牌前，搓洗着骨牌，用下颏点了点桌上的台历：“大家要注意日期。”

台历特写：1948 年 11 月 1 日。

齐震云：“你放心吧，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敲门声。

柯夏示意众人。

于是乱成一团，喝酒的，听电唱机的，打麻将的。齐震云拼命叫着：“门前清、断么、平和……”

走进来的原来是卢方。

柯夏从牌桌前起身，带卢方到后院。卢方边走边附柯夏耳边说着什么。

两个人站在树叶凋零的树前。

天上在飘洒雪花。

卢方：“干脆，把这条狗干掉。”

柯夏：“不，不能打草惊蛇。”

卢方：“那束手待毙吗？”

柯夏：“充其量怀疑到我，我万一不在，就按第二套方案行事。”

卢方：“不，无论如何……”

柯夏挥挥手：“你先去吧，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卢方：“什么法子？”

柯夏笑而不答。

60 贾汪花园

雪压树枝，满地琼瑶碎玉。

一树梅花吐放如火的烟雾。

杨萃在花园里走着，望着梅花沉思。

61 谷一平房间

夜。

谷一平跨进房门。他扭亮电灯，看见桌上多了一只花瓶，插

了一束鲜艳的梅花。

他迟疑地看了看梅花，旋即发现花瓶底下压着一张字条。

谷一平伸手取来，打开。是一纸娟秀的蝇头小字：

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谷一平半闭起眼睛。

眼前化出回忆画面。

也是月夜，也是案头一瓶梅花，也是花瓶旁一张纸上写着杜甫这四句诗。

当年的谷一平看罢诗笺，跑出门去。

落雪的街头。谷一平和文静俏丽的杨萃步行在梅花盛开的紫竹院花园中。

谷一平叹口气：“你真的要去南京？”

含泪的杨萃点点头，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条长围巾，显然刚刚织好，她拔下竹针，扯断毛线头，将围巾替谷一平围上。

谷一平：“想不到啊！同学们都要去延安，你却……”说到这里，咽住。

杨萃欲言又止。

谷一平：“难道你不能回心转意了？”

杨萃摇摇头。

谷一平冷笑一下，将围巾解下来，丢到她怀中，冷冷地说：“去找你的军统特务的表叔，飞黄腾达去吧！”

说罢，大步走去。

杨萃追了几步：“你……我有特别使命……我永远不会变

心……”

杨萃立于梅花下忍泣。

两只鸟儿从枝上飞起，树上的积雪洒落到杨萃身上。

谷一平从回忆中醒来，嘴角浮出鄙夷的笑，划根火柴，将杨萃题诗的字条一火焚之。

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谷一平：“请进！”

走进门来的是杨萃，脱去了军装还是当年他们在北平分手时的旗袍。

谷一平警惕地：“啊，杨小姐，请坐。”

杨萃款然落座，目视梅花，显然看到她留的字笺没有了，有意地：“你还那么喜欢梅花吗？”

谷一平冷笑地：“不，从前的花早已凋零。”

一丝难堪滑过杨萃的脸，沉默。

杨萃：“十多年来，你过得还好吗？”

谷一平弦外有音地：“行尸走肉，醉生梦死而已。”

杨萃垂下头，喃喃地：“你……真把我想得那么坏吗？”

谷一平：“岂敢。我在说我自己。”

杨萃：“我知道，你是对得起良心的，你走的路是笔直的……”

谷一平一惊，马上更正：“混一个校官，算什么……”

杨萃苦笑：“看来，你是不想理解我了，但愿有一天，你相信我的心是干净的。”

谷一平打开留声机，放着黄色唱片，启开一瓶酒，腿架在桌上，喝起来，在下无声的逐客令。

杨萃的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她一脸凄然神色，缓缓起身：“对不起，打扰你了。”

杨萃推门出去。

谷一平陷入沉思，少顷，从怀中拿出一沓纸，铺在灯下，是一份“行动细则”。

62 杨萃寝室

杨萃将旧日的衣服脱下来，扔到皮箱中。

突然，她看见了皮箱里的那条围巾。眼前飞速闪过一个镜头：愤怒的谷一平从脖子上解下围巾抛给她。

杨萃抚摩着围巾，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出神。

窗外，寒风萧杀，下弦月在阴云中忽隐忽现。

远处传来缠绵而凄凉的箫声。

室中，杨萃耳畔突然再现谷一平的话：“不，从前的花早已凋零！”

她下意识地一抖。

眼前出现回忆镜头。

雪后的香山，梅花坠雪，红白相间。

当年的谷一平、杨萃漫步在梅花下。

谷一平折了一束梅花递给杨萃：“梅花经得住冰霜，是不会凋零的。”

杨萃笑了笑：“你这么相信我吗？”

谷一平：“你的心是透明的。”

杨萃故意地：“男人说话总是不那么可信。”

谷一平：“我什么事瞒过你？”

杨萃：“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

谷一平自信地把她揽到怀中：“不会的，永远不会……”

杨萃忧伤地将围巾捧到怀中。

63 贾汪街头

柯夏步行在路上。

卢方陪着他散步。

柯夏：“巩英伟还那么花天酒地吗？”

卢方：“从染缸里还能扯出白布来？”

柯夏：“密切注意他。他的吃喝嫖赌，随时告诉我。”

卢方点头。

这时，迎面过来百十个青年学生，被一队士兵押解着。

柯夏站住，问道：“这是干什么？”

一个尉官向柯夏敬礼：“报告长官，这是从徐州抓来出战勤的。”

柯夏皱起眉头：“谁的命令？”

尉官：“奉巩处长的命令。”

柯夏没有做声，挥挥手。尉官随队远去。

柯夏回头望望，学生们被赶到大院里去。

64 徐贾公路

沈继庆乘坐吉普车驶来。

65 巩英伟住处

傍晚。

巩英伟和一个胖少校在饮酒。巩英伟踌躇满志。

后院传来一片吵嚷声。

胖少校：“这群洋学生又炸营了。”

巩英伟喝了一口酒：“今晚咱们弄个标致女学生来消消夜。”

胖少校咧开嘴乐：“艳福非浅……”

巩英伟推开后窗，院子里的学生正在向看押军官抗议。

一个漂亮的短发女学生：“凭什么抓我们来？我们抗议！”

巩英伟下流地一笑，向尉官摆手。

尉官来到窗下。

巩英伟用下颏点点那个女学生：“把那个带头的抓到我房间来！”

尉官：“是！”

巩英伟回到桌前，撕了一只鸡腿。

叩门声。

“进！”巩英伟喊道。

进来的是卢方。

巩英伟有几分尴尬地：“啊，卢台长……喝两杯！”

卢方把一份电报递上去，打开簿子要他签字。

巩英伟签字：“劳你驾亲自送来……”

卢方：“不客气。”

这时，两个士兵架着披头散发的女学生进来。

女学生：“放开我！”

卢方走出去。

巩英伟嬉皮笑脸地走上去，捏了她的脸蛋一下：“怎么，不愿出战勤吗？那么，来慰问慰问将士总可以了吧？”

女学生伸手打了巩英伟一个耳光。

巩英伟恼怒地：“把她关起来。”

两个士兵把女学生拖到里屋去。

66 柯夏住处

卢方：“巩英伟这狗东西又在作恶！”

柯夏：“好吧，他是自己往网里钻了。”

他抓起了电话。

67 季公馆院子

黎明时分。

卢方引着披头散发的女学生来到季风门前。

卢方悄悄走开。

女学生哭喊着拍打房门。

卫兵走过来拖她，她叫着：“救命啊——”

季风推门出来。

68 柯夏办公处

时钟刚好打了一下，8点半。

杨萃幽灵似的准时进来，投药、倒水。

院里传来哨子声，杂乱脚步声。

柯夏：“怎么回事？”

杨萃：“季副座在紧急集合队伍。”

柯夏披上大衣，向门口走去。

69 操场

官兵列成几个方阵，整齐肃立。各级军官向值星官逐级报告。

一队校级军官一字站在队前，他们在互相交换莫名其妙的眼神。

值星官高喊：“季副司令、柯副司令到——”

军官们敬礼，士兵行注目礼。

季风冷峻地走着，旁若无人。

他身后跟随着郭甲房、蒙联、齐震云、巩英伟等一些军官。

季风大步走上点兵台，虎视眈眈地扫视兵阵。

阵中鸦雀无声。

季风向齐震云师长一挥手。

齐震云：“带人！”

只见一个侍从带着早晨那个啼哭的女学生走来。

夜里陪巩英伟的胖军官一抖，捅了巩英伟一下。

巩英伟满不在乎地向他扬了一下眉毛。

女学生被带到季风面前。

季风：“去，认出那两个畜生来！”

官兵面面相觑。

女学生胆怯地迟疑片刻，终于一步步走过队列，她的目光在每一张面孔上扫过。

女学生走到头，转过身来，失望地摇摇头。

季风拧了一下眉头：“这边来，在他们当中找！”

人们为之一震。

巩英伟神色有点紧张。

谷一平、卢方交换一个眼色。

女学生正走过将校军官面前。

突然，她站住了。她眼前飞速闪过这样的画面：巩英伟和那个胖军官狰狞地向她扑过来……

女学生“啊”地一声尖叫，扑上去撕住了巩英伟和那个胖军官的衣襟。

巩英伟挣扎着：“混蛋！这是个女疯子！”

不动声色的季风挥挥手。

侍从拉开女学生。

季风用手一指巩英伟和那个军官：“你、还有你，出列。”

巩英伟吓得面如土色：“副座——”

季风下令：“就地正法！”

几个侍从兵拖出巩英伟和那个军官。

远处，吉普车刹车声。

人们扭头望去，沈继庆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见巩英伟被拖走，连声高叫：“刀下留人！”

季风冷冷地望着沈继庆。

沈继庆瞥了柯夏一眼，走近季风：“副座，看在毛局长分

上……”

季风：“我是军人。”扭头下令，“准备执行！”

刽子手推弹上膛。

沈继庆不怀好意地审视着柯夏：“柯副座，您是侍兵如子的……”

柯夏意外地走近季风：“饶了他这次吧，看在毛局长面子上……”

季风刷地拔出中正剑：“委座赐剑于我，不是倡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刑不正，何以服人！”说罢，将中正剑掷到刽子手脚下：“用这个结果他，以全他为党国尽忠之道。”

刽子手拾起了“中正剑。”

巩英伟早已瘫软在地。

“等等，”沈继庆厉声高叫，他跑向岗楼里，抓起电话拼命摇，拼命呼叫：“接马总座，妈的，快接！”

操场上，刽子手已经举起了中正剑。

沈继庆从电话岗楼中冲出来急切高呼：“副座，马长官请您接电话。”

季风头也不回地：“请总座谅解，我执行完军务才能接电话。”

沈继庆动怒了：“你连马总座都不听了？”

季风：“他知道我的脾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说毕，一挥手：“执行！”

中正剑一挥，巩英伟倒在雪地上。

又一挥，胖军官倒地。

污血……

卢方长长噓了口气。

柯夏却走到尸体旁，脱下帽子静默一会儿，沉痛地下令：“厚厚盛殓，发养家费 500 银洋。”

沈继庆迷惑不解地盯着慢慢走去的柯夏，恨得直咬牙根。

队伍解散，军官们正要散去，沈继庆突然叫道：“诸位留步。”

包括季风、柯夏在内，人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沈继庆。

沈继庆从皮包里拿出一纸公文：“我带回了一份马总座手令。”

柯夏接过公文展示：

柯、季钧鉴：

顾总长来徐视察，速偕同郭、蒙、沈诸位来徐，参加防务会议。贾汪留守，悉交季副座妥办。

马

11月2日

柯夏将公文递给季风，转头问沈继庆：“会要开几天？”

沈继庆：“三五天吧。”

季风草草看过，一把揉烂：“这时候去开屁会？见鬼！”

谷一平、卢方面呈焦急神色，目视柯夏。

柯夏故作镇定地下令：“马上出发。”

沈继庆反倒凑上前来：“柯副座，如你认为不妥，是不是再跟马总座通个电话？”

柯夏：“军令如山。”

沈继庆挥手，几辆吉普车鱼贯开过来。

杨萃拿着斗篷，递给柯夏。

柯夏爽快地向郭甲房、蒙联：“上车，又可以到彭城饭店吃一顿，我请客。”

郭甲房目视季风。

季风拦住柯夏：“慢，我问问马总座，搞什么名堂！”

柯夏：“算了吧。”

季风：“你一走，万一开仗，我是独木难支啊！”

柯夏一语双关地：“过河无桥，独木也成舟啊！”

季风：“你们都走了，我备的喜酒给谁喝？”

柯夏：“我倒忘了，老兄的 50 大寿快到了。我一定赶回来，万一会议拖住，请仁兄不必等我，代饮 3 杯好了。”

季风不语。

杨萃替柯夏拉开了车门，柯夏弓身钻进去。

沈继庆向杨萃摆头示意。

杨萃有意无意地瞥了谷一平一眼，随后钻进车子，关上车门。

车队一溜烟儿驶去。

70 季风办公室

季风拉开保密帘，在看贾汪、台儿庄一线布防图。

他拧着眉毛在屋中踱了一阵步子。

他忽然对谷一平：“把 37 师杨师长叫来。还有，齐震云师长。”

谷一平走出去。

季风继续在室中踱着军人的正步，走了一阵，拔下中正剑看了看，又走起了正步。

“报告！”37 师师长杨敏之和 38 师师长齐震云跨进来。

季风问杨敏之：“你的防地怎么样？”

杨敏之：“副座，台儿庄一线固若金汤！”

季风：“今夜 7 点台儿庄那个团撤下来，撤到韩庄。”又转对齐震云，“你的 1、2 团开上去。”

齐震云大怒：“副座，为什么单单让我的人送到共军炮口下当炮灰？”

杨敏之却面呈得意之色。

季风一挥手：“77 军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

齐震云赌气走了出去。

季风拍拍杨敏之的肩头：“你懂为什么换防吗？”

杨敏之：“明白。”

季风：“你们柳军长不在，我不忍心把他的队伍放在最前沿。”

杨敏之敬礼：“谢副座！”

71 徐州马保安公馆

戚汝田、马保安的副官等人正陪马保安打桥牌。

柯夏大步跨进客厅。

马保安离开牌桌，笑吟吟地走上来握住他的手：“你来了？前方怎么样？”

柯夏：“共军三个纵队兵临城下，总座在这时把指挥官都调来徐州开会，失策吧？”

马保安：“顾总长从南京飞来，带来委座手谕……”说到这里，客气地转过头问戚汝田：“是这样吧，视察官？”

戚汝田推倒桥牌墙，抓起一支烟在桌上磕着，气概不凡地：“坏事都坏在捡鸡毛当令箭！其实，有马总座在也就罢了，未必一定要把前线将领一律召回。”

马保安老大不自在，只得转弯地说：“休息休息也好。”

戚汝田看看表，穿大衣：“我先走一步，顾总长在等我。”

戚汝田走后，柯夏对马保安道：“马总，我有话单独和你谈。”

马保安在穿衣服：“没时间了。咱们得马上到‘剿总’去见顾总长……你呀，视察官是委座跟前的人，你说话也全没个顾忌。”

72 “徐州剿总”会议厅

将领们或立或坐，在议论着什么。

柯夏和马保安进来，与人们握手、招呼。

73 毗连的小客厅

顾祝同正和戚汝田密谈。

顾祝同：“我已经密令马保安，不放柯夏接近队伍。”

戚汝田：“据查，柯夏尚无可疑之举。”

顾祝同：“要远见于未萌。万一北大门出事，关系徐州战局呀！委座焦虑不安，本想换换防的……”

戚汝田：“叫西北军挡头阵，正可以借共军消灭异己。再说，临战换防，谈何容易，共军会乘虚而入的。”

顾祝同：“是啊，所以对柯夏要格外小心！”

74 “剿总”会议大厅

将军们早已环形落座。

值星官长声吆喝：“顾总长——到！”

所有军官起立。

通往小客厅的门被侍从官拉开。戚汝田陪顾祝同高视阔步进入大厅。

顾祝同在首席落座，众将军纷纷走到会议桌两侧坐定，正襟直视。

顾祝同起身：“根据委座钧令——”

全体肃立。

顾祝同：“即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向徐州集结。”

邱清泉、李弥立正敬礼：“是！”

顾祝同：“即令孙元良兵团不去蚌埠，改向宿县集结，为徐州后援。”

孙元良立正：“遵令！”

顾祝同：“第四绥靖区升级为第8兵团，着令兵团司令刘汝明火速由豫东车运集蚌埠沿淮布置。”

刘汝明：“是！”

顾祝同：“撤销第九绥靖区后，着令李延年兵团放弃海州，率44军集结徐州。”

李延年立正：“是！”

顾祝同：“着令黄伯韬兵团掩护第九绥靖区部队西撤完毕，即向徐州集结。”

黄伯韬立正：“明白！”

最后，顾祝同看了马保安、柯夏一眼：“命令第三绥靖区之59军、77军固守徐州北大门，不惜一切代价！”

马保安、柯夏敬礼：“是！”

顾祝同摆手，众将官落座。

顾祝同：“徐州一仗关系党国之安危，望诸君共勉！”

说罢举起酒杯。

众人一同举杯。

75 都天庙营房杨萃住处

一个披将军呢质大衣的人推门进来（背影）。

杨萃起身。

将军背对镜子，拿出一封信，递给杨萃。

杨萃低头看看信封，写有“平安家书”4字。

杨萃激动得嘴唇发抖，刚一抬头，将军背影一闪，已经走了。

杨萃迅速拆封。

她读着读着，眼里不禁涌出泪花。

她把信迅速烧掉。

76 马保安公馆

马保安、戚汝田显然刚刚赴宴归来，一进门，侍从上去为他们脱大衣。

马保安：“总长真海量。”

戚汝田：“酒中丈夫嘛！”

沈继庆从沙发上站起来。

马保安记起了什么：“叫你久等了。”

沈继庆：“委座有新手令吗？”

戚汝田点起一支雪茄：“集结徐州的方案下达了。共军还妄想徐州决一雌雄呢，哈哈哈哈哈……”

马保安：“你那么乐观？”

戚汝田：“这叫背水一战，拼消耗，共军怕不是对手。”

沈继庆老谋深算地：“拼消耗？共军从不干这种傻事。”

马保安：“委座最担心的是黄兵团撤不回徐州。只要我们守住阵地，黄伯韬就回得来，共军就吃不掉徐州。”

戚汝田：“杞人忧天。”

沈继庆：“这就显出我们第三绥靖区的重要，只要北大门不开，共军就突不进来。万一共军从我们防地进来，黄伯韬可就……”

马保安：“我的将士又不是豆腐！”

沈继庆：“只怕祸起萧墙。巩英伟就算白死了吗？怕毛局长不会善罢甘休。”

马保安叹口气：“谁让他鸡鸣狗盗，碰到杀人魔王网里呢！”

戚汝田：“季风是当年老头子在重庆亲自审查过，放心的人，委座为什么特地送他中正剑？”

沈继庆：“我怀疑，巩英伟的死，醉翁之意不在酒……”

戚汝田看了马保安一眼：“这个嘛，大可不必操心。”

马保安被提醒，从档案筐里拣出一份电报，递给沈继庆：

“他死前拍过电报来。”

电报特写：

马、戚长官钧鉴：

海州一行，经查，谷一平确系 44 军 200 师副官。

巩

沈继庆沮丧地将电稿放到桌上，说：“这次来徐州开会，总座为何单把季风留在前线？”

马保安：“又吃醋了？3 万人马岂能不留个带兵的？”

沈继庆：“别人也不是饭桶。”

戚汝田：“留他，是刘峙同意的。”

沈继庆：“还不是总座提名？”

马保安：“我许愿一定还，将来 77 军的缺一定给你。”

沈继庆：“权柄还在其次，我是担心……”

戚汝田大笑：“担心季风？他这个杀人魔王，倒找 200 两黄金送给共产党，人家都不敢要！”

沈继庆不语。

77 云龙山

松柏，半山寺庙顶覆盖着残雪。

“招鹤亭”前梅花正开。

杨萃围着从前给谷一平织的那条围巾，同沈继庆悠悠而来。

沈继庆：“对柯夏要严密控制。我见到李延年了，他虽不认识谷一平，却听说谷一平被俘了。”

杨萃一震。

沈继庆掏出一个小药瓶，一个硬派司，递给她：“这是特别通行证，你有权随时出入剿总和绥靖司令部。必要时，把这包氩

化钾放到柯夏茶杯里，彻底保健一下。”

78 会议厅

会议桌两侧，坐着第三绥靖区的高级将领，开着冗长的会。
烟灰缸中烟头堆积如山。

柯夏焦灼地看看墙上的日历：11月5日。

79 都天庙营房柯夏住所

窗帘拉着。

柯夏正在低声打电话：“还很难说。我一个人无所谓，几个军长一定在今明两天放回去。”

对方是谷一平在打电话：“万一你们都不回来，号召力不行啊！家里捎信来说，你们不回去，这两批货有可能运不走。”

柯夏：“这样吧，加点温，请老板必要时，把万年闸那批货舍掉！”

对方：“好，我马上向老板请示。”

他放好耳机子，一转身，吓了一大跳，杨萃笑意不明地站在门口。

柯夏镇定地：“你……听见什么了？”

杨萃：“什么都听到了。”

柯夏拖长声：“原来这样……”一边说，一边去摸身后的枪。

杨萃：“掏枪吗？不必了。”说着拿出氰化钾药瓶，“若讲先下手，我早给你放到茶杯里了。”

柯夏大惊，旋即大喜：“谢谢你的同情。”

杨萃：“这些，留待以后再说吧，沈继庆已经怀疑谷一平了。柯兰也并没去上海。”

柯夏：“在徐州？”

杨萃：“在九里山水塔塔楼上。”

柯夏坐到沙发上。

杨萃从口袋里拿出一盒“大重九”香烟，一脸悲凄地放到茶几上。

柯夏抖抖地抽出一支烟。

杨萃：“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把兰兰带走吧……”

柯夏猛烈地吸着烟，痛苦地摇摇头。

80 九里山

夜深沉。

星斗阑干的夜空，不时闪过几束探照灯的光。时而有飞机亮着航行灯低空掠过。

柯夏独自一人站在塔楼下面不远的小树林子里。

塔楼顶层小方窗上有一星灯火。

从塔楼上传来一阵悲凉的琴声，又是《苏武牧羊》。

听着琴声，柯夏泪水满腮，他在树下徘徊。

树下雪地上，印出一圈踏得深深的足迹。

他耳边响起心声：“你爱你的女儿，更应当爱人民……”

柯夏毅然向远处走去。

忧怨的琴声追逐着他。他掀起大衣领子，琴声渐弱。

81 万年闸防线

外围，解放军炮兵阵地，炮火齐发。一道道火光。

炸弹雨点般落在运河这岸国民党工事上。

躲在战壕里的上尉连长大叫：“各就各位！”

王小栓一伙人伏在坑道中。

一士兵：“小栓哥，这回可以溜之大吉了。”

王小栓：“那，太便宜蒋光头了！”

一士兵不解。

王小栓神秘地：“一条鱼腥一锅汤，咱给他穷搅！”说罢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几个人都乐了。

冲锋号声。

解放军大部队发起猛攻。

上尉连长在指挥作战：“顶住！打！”

王小栓大喊：“我们被包了馅儿了，快退呀！”

说着，带兵跳出战壕。战壕里的士兵一拥而退。

上尉气得鸣枪大叫：“老子崩了你！”

82 贾汪一间禁闭室

远方传来隐隐炮声。

刘正元抱膝枯坐在草铺上。门外不时闪过看守的影子。

门外，季风独自一人走来。

看守向季风敬礼。

季风向哨兵示意开锁。

看守打开禁闭室铁锁。

季风低头钻进禁闭室。

刘正元一见，扑棱一下从草铺上爬起来，光着头却敬了一个举手礼。

季风：“你拣条命，郭副军长心肠太软了。”

刘正元：“大哥，我只感激你，我为你活着。”

季风：“胡说！我又为谁活着呢？”

说罢解下大衣，给刘正元披上。

刘正元感动得流出眼泪。

炮声、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刘正元突然抓住季风的手：“大哥，有用到小弟的地方，万死不辞？”

季风：“听见炮声了吗？”

刘正元：“像是万年闸！”

季风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口袋，交给刘正元：“坐我车子火速赶到万年闸！”

刘正元双腿一并：“是，丢了万年闸，提头来见！”

季风：“怎么打法，都写上了，你坐在车里看。记住，你违背了我的命令，别来见我！”

刘正元立正：“是！”

门外开来一辆吉普车。

季风看着刘正元上车。

汽车急驰而去。

83 第三绥靖区会议厅

军务会议仍在进行。

马保安有气无力地在地图前指点讲话：“徐州是 5 省通衢，以我 80 万众，共军不过是以卵击石，只要我们精诚团结……”

郭甲房不耐烦地摆弄铅笔。

蒙联在一张纸上乱涂乱画，全是“八”字，有大写，有阿拉伯数字。

郭甲房在台布底下伸出脚去，踢了柯夏一脚。

柯夏没理睬他，很专注地听马保安讲话。

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

一副官拿起电话，听了听，对马保安：“总座，你的。”

马保安扔下教鞭，走过来抓起听筒，刚听了两句，脸色大变：“什么？饭桶！”

对方，季风在电话里发脾气：“今天凌晨，万年闸失守！共军马上要全线攻打贾汪防线，你们还能坐住板凳？再不放人回来，委座面前你去交待！”

马保安对着听筒连说了几声：“好，好。”放下听筒，擦了擦

脑门儿的汗。

柯夏：“万年闸失守了？”

马保安阴沉着脸：“这哪像 77 军打的仗！”

柯夏趁机对郭甲房、蒙联等挥手：“走，战将只能战死沙场，这算什么！”

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来。

马保安看了一眼沈继庆。

沈继庆轻轻摇头向马保安示意。

马保安：“稍安勿躁，我同刘长官商量一下。”

柯夏将武装带解下，朝马保安面前一掬，怒不可遏地：“信不过我，我情愿解甲归田。”

马保安一看，慌了，忙来替他系上武装带：“你我同舟共济，这是说哪里话？”

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戚汝田这时插言道：“倘不叫指挥官上前线，再战不利，委座可要拍桌子的。”

马保安想了想：“那么，几位军长先回去，柯兄少留几日。”

郭甲房还要争辩，柯夏用眼光制止了他。

柯夏：“你们先走，告诉季副座，我最迟明天赶回。”

郭甲房、蒙联等敬礼而去。

84 第三绥靖区汽车库房门口

沈继庆向军务处长下令：“无论什么人动用汽车，都要有我的命令。”

处长：“是。”

沈继庆：“出了事，我拿你这军务处长的头是问。”

处长敬礼：“是！”

85 柯夏住处

柯夏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不时地看看手表。

曳光弹时起时落，照亮窗子。

86 徐州“剿总”门前

一排大小汽车停在楼前广场上，哨兵林立，高级军官进进出出。

沈继庆从楼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看看表。

一辆奥斯汀汽车徐徐停在台阶前。

沈继庆趋前。

梧桐树夹道的人行路上，杨萃走来，脖子上围着观众早已见过的那条长围巾。

车门打开，马保安走下车子。

沈继庆：“怎么，柯夏没来？”

马保安：“他没有车子，去接一下。这个会是顾总长主持，不能马虎的。”

沈继庆迟疑了一下，司机已将车子停靠一边，走上台阶。

这时，杨萃向哨兵亮亮特别通行证，追上他们：“马总座，柯副座感冒，发烧 39 度，要我来告诉一声，不能来开会了。”

沈继庆：“心病吧？”

杨萃：“也许。不过感冒是真的。”

沈继庆：“你马上回去，要寸步不离。”

杨萃：“是。”

迎面戚汝田走出大楼。

马保安：“戚兄不与会吗？”

戚汝田：“使命在身，不容稍懈，我到北面防区看看。”说罢走向一辆吉普车。

马保安、沈继庆走进大楼。沈向马耳语。

马点了点头。

戚汝田乘车而去。

缓缓走下台阶的杨萃环顾左右，径直朝奥斯汀汽车走去。

她反手打开车门，跨进车子。

她开亮大灯，驾车急速而去。

恰在这时，沈继庆走出大厅。

他在车子群中随意扫了一眼，忽然瞪大了眼睛，急忙跑向哨兵：“马司令的车呢？”

哨兵皱眉回忆着：“开走了……”

沈继庆大惊失色，跳上一辆吉普车。

正在打瞌睡的司机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这是城防司令的车！”

“混蛋！”沈继庆劈手打了司机一个耳光：“快，都天庙营房！”

87 都天庙营房门前

吉普车刹车。

沈继庆跳下去，慌急地跑进大楼。

88 柯夏居室

一片零乱，一个人影都不见。

沈继庆退到门口大叫：“杨萃！”

没人应声。

沈继庆抓起电话：“接纠察队！”

89 徐州大同路

奥斯汀汽车急驰而来。

杨萃又稳又快地驾驶着，不时探头回望。

路灯灯火幽暗，只有巡逻队在街上走着。

车后座上，柯夏坐在那里。

突然，丝地一响，汽车刹住。

柯夏：“怎么了？”

杨萃打开车门，用手向左前方一指。

原来那正是九里山，塔楼上有一星灯火闪烁。

柯夏明白过来，他痛苦地向杨萃挥了挥手。

杨萃含泪开动车子。

她在望后视镜里看见，柯夏扭头回眸望着越闪越远的塔楼。

柯夏耳畔夸张地响起一阵比一阵强烈的音乐——《苏武牧羊》。

90 徐州北门营房

戚汝田正在接电话：“什么？好吧，他跑不了。”

对方是沈继庆在打电话：“如果他不回来，就地正法——总裁有过密谕的。我随后就到。”

戚汝田放下电话，来到营房门外。哨卡上哨兵林立。

戚汝田向远处大路望着。

91 大路上

奥斯汀汽车飞驰。

一群摩托车在空旷的大街上急驰。

第一辆吉普车上坐着沈继庆。

92 北门营房哨卡

奥斯汀汽车全速驶近。

戚汝田倒背双手站在哨兵中间。

哨兵在拼命摇晃拦路旗。

安有铁蒺藜的大门紧紧关着。

奥斯汀汽车不得不急刹车停住。

哨兵：“通行证！”

杨萃递出证件。

哨兵将证件交给戚汝田。

戚汝田看也不看，伸手拉开后车门：“请先下车，柯副座。”

柯夏坐着没动：“这是怎么回事？”

戚汝田：“你明白，我也明白，请吧！”

柯夏望了杨萃一眼，只得不情愿地跨下车子。

杨萃随同跨下车子。

戚汝田面带笑容：“仁兄请屋里稍坐。”

柯夏和杨萃昂首跨入房中。

93 营房里

柯夏坦然落座。

杨萃站在一旁，手按在枪柄上。

柯夏：“怎么，要下我的枪吗？”

戚汝田：“不，恰恰相反。”他把自己腰间的短枪从皮套里抽出来，放到柯夏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拿出一条绳子，也丢给柯夏：“事不宜迟，快，把我绑上。”

柯夏、杨萃都大吃一惊。

戚汝田：“快，沈继庆马上到了。”

柯夏：“这……”

戚汝田：“来不及解释了，总有一天，不说你也明白了。”

柯夏眼里涌出泪水，紧紧地握住戚汝田的手。

94 大路上

沈继庆的摩托车队在飞驰。

95 北门哨所

戚汝田披一件大衣，默默地陪柯夏走出屋门。

哨兵立正。

戚汝田向哨兵：“打开大门。”

哨兵拉开铁蒺藜门。

三个人相继钻进奥斯汀汽车。

汽车飞也似的冲出城去。

这时，摩托车队飞速赶到。

在哨卡门口，沈继庆跳下车来，大怒：“谁放行的？”

一哨兵：“戚长官陪同走的。”

“啊？”沈继庆惊得张大了嘴，半晌，才叫了一声：“追！”

摩托车队驰出城门。

96 城外公路旁

摩托车队驰来。

远远的沈继庆发现路旁有个人躺着，他一挥手，车队相继停下。

沈继庆跳下车，走过去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躺在路旁的是戚汝田，披着大衣。沈继庆把他拉起来才发现他被反绑了双手。

沈继庆扶起戚汝田，气得直跺脚：“你老兄真是废物！”

戚汝田狠狠地：“快追！”

97 徐贾公路上

奥斯汀汽车在急驰。

摩托车队在衔尾急追。

距离越来越近。

98 公路上

几辆载有全副武装国民党兵的十轮大卡车迎面飞速驶来。
司机旁坐着蒙副军长。

99 公路上

摩托车队与奥斯汀的距离进入有效射程。

沈继庆一挥手。

几挺机枪同时开火。

路面上雪粉、尘土乱飞。

奥斯汀车后立刻出现一串窟窿。

杨萃不断地从望后镜看后面，摩托车队照直追来。

她巧妙地曲折驾车行进。

机枪在扫射。

突然，蒙联带领的车队停在远处，士兵跳下车，分占公路两侧高地，迅速架起机枪，向摩托车队开火。

立刻，打头的几辆摩托车倾翻，起火。

车队急刹车。

沈继庆咬牙切齿地一推帽子：“妈的，完全是预谋，马上返徐州，快！”

摩托车拐弯，向来路急驰而去。

100 徐贾公路上

杨萃平稳驾着车，脸露笑容。

蒙联的车队紧跟在后面护卫，机枪枪口对着车后方向。

柯夏长长地噓了口气。

两个人相视一笑。柯夏：“你真勇敢，方才你不害怕吗？”

杨萃浅浅地一笑。

柯夏：“是什么指使你要为我冒险呢？”

杨萃骄矜而幸福地：“回家呀，真的，回家。”

“回家？”柯夏又惊奇了。

“和你一样！”杨萃手扶方向盘，向往地：“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柯夏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全明白了。谷一平恨你，全错了。”

杨萃：“10年前，组织上叫我通过表叔的关系打入军统局，10年的魔窟生活，总算结束了……”

她幸福地微笑着。

柯夏正要答话，猛然发现驾驶座前的挡风玻璃被子弹打了两个洞，他惊讶地：“真险，你没伤着吧？”

杨萃看了看挡风玻璃，摇摇头。

柯夏忽然看见杨萃胸前有一片殷红的血迹，围巾也染红了。他惊叫一声：“停车，你受伤了！”

杨萃手扶方向盘，略一低头，看见了胸前的血。

她眼前的道路、村庄、树木全都模糊、旋转起来。

起歌声：

千年污水塘，
百里荷花香，
淤泥不染冠群芳。
仰头盼明月，
低头思故乡，
慈母唤儿意绵长。
娘啊娘，
女儿听见了，
娘啊娘，
我就要回到慈母身旁……

歌声中，雪原无尽，梅花簇簇。

歌声中，晶莹的冰下，溪水丁冬流去。

歌声中，奥斯汀汽车像醉了酒似的在公路上成 S 形前进。

柯夏又痛又惜的面孔。

柯夏跳到前座上来，刹住车。

柯夏把杨萃抱起来，平放到后面车座上。

面色苍白的杨萃疲乏地睁开眼睛，喃喃地：“把我……带回家去……”

柯夏扶起她的头，热泪滴到她的面颊上：“回家去，我们一道回家去！”

101 马保安公馆

深夜。

马保安正在沉睡。门铃响起来。

马保安扭亮床头灯，穿着丝绒睡衣下床，打开门。

沈继庆和戚汝田跨进来。

马保安一脸不悦：“你们还懂不懂点规矩？”

沈继庆：“柯夏偷了总座的车，跑了！”

戚汝田沮丧地：“险些把我绑架。”

马保安打了个冷战：“完了，我的 3 万人马，都丧在他手里了。”

沈继庆：“亡羊补牢，还不算晚，我们马上去见刘长官。”

马保安：“好。”

“且慢。”戚汝田道，“家丑不可外扬，即便柯夏有反意，有杀人魔王在，不愁逢凶化吉。刘峙本来就歧视你们，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马保安又犹豫起来。

戚汝田：“你去报告，刘峙很可能把你扣起来。”

马保安：“依你呢？”

戚汝田：“不如你亲临前线，弹压局面。”

马保安惶恐地摇头：“不，不……这样吧，请沈参谋长代劳吧。”

沈继庆：“可以。不过，总座得给我生杀预夺的权利。”

“那当然。”马保安一口应承，“你连夜乘我坐机去，可以赶在柯夏前面到达贾汪会同季风严办，一旦柯有异举，当即正法！”

沈继庆：“此时，柯夏必定在蒙联 130 师防地，我倒有个主意……”说着附马保安耳边低语。

马保安频频点头。

102 130 师防地指挥所

军医正给伤势沉重的杨萃包扎伤口。

柯夏焦灼地站在一旁。

电话铃急剧震响。

柯夏望望电话，示意蒙联接电话。

蒙联拿起话筒：“喂，我问你，你是谁？”

对方是沈继庆在打电话：“我是沈参谋长，我找柯副座讲话！”

原来，沈继庆身旁坐着瘦弱不堪的柯兰，颈上还挂着项链。

耳机子里传来蒙联的回绝：“柯副座不在这里。”

沈继庆嘿嘿一阵冷笑：“你是蒙副军长吧？你告诉柯副座，他女儿柯兰要同他讲话。”

蒙联捂住话筒，对柯夏：“他们把兰兰弄来了。”

柯夏脸上的肌肉跳了几跳，走过去，抓住话筒：“我是柯夏！”

对方，沈继庆狡猾地：“副座，别来无恙？一失足成千古恨，委座待你不薄啊，现在回心转意还不迟……好，兰兰跟你说话，

你不能不要你的兰兰吧？”

柯兰一步步走到桌前，接过电话，泪水盈眶。

柯夏将听筒贴到耳朵上，什么都听不到，吹了吹，仍无动静，他忍不住悲声叫着：“兰兰，兰兰……你听见了吗？爸爸在叫你……”

对方，柯兰凄惨地叫了一声：“爸爸。”便泣不成声了。

柯夏周围的人都伤感地背过身去。

柯夏对着听筒：“兰兰，爸爸知道，你是恨我的……”

对方，柯兰凄厉地：“不，爸爸，我恨错了，您原谅我吧……我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而自豪……”

柯夏热泪纵横地：“孩子，你明白你的处境吗？”

对方，柯兰呜咽地：“明白。爸爸，我给您唱歌好吗？”

柯夏拿听筒的手在剧烈抖动。

授话器里传来女儿呜咽的悲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寒霜十九年……”

突然，传出“砰”地一声枪响，歌声消失，有什么东西跌倒、珠子滚地的声音。

柯兰胸前一片血渍，项链的珠子滚落一地。她挣扎着向前爬，想再抓住吊在桌子腿前的话筒。

话筒里传出柯夏悲恸地呼叫：“兰兰，兰兰！”

柯兰无力地垂下头，望着摇来晃去的话筒，讷讷地喊着：“爸爸……我……不恨你……”

柯夏抱着话筒，泪如泉涌。

悲壮的音乐。

103 贾汪指挥部

满屋子是将校军官。

有的在摇电话，有的在整理文件，有的在看保密地图。

电话铃响。

副官谷一平听了听，递给季风。

季风：“啊，我是季风，是马总座吗？什么？有这样的事？”

对方，马保安在卧室里讲话：“我已派沈参谋长飞回去，你们要同心合力！”

季风：“总座放心！假如柯夏反水，我的中正剑是六亲不认的！”

众军官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

104 空中

一架涂有青天白日党徽的军用飞机开着夜航灯飞来。

105 贾汪侦察电台

卢方正在收报，一边耳听手译，一边扭头对谷一平：“柯副座已脱险，到了 130 师防地。”

说罢把译出的电稿递给谷一平。

谷一平：“柯夏一到，立即毁掉电台，切断同徐州的一切联系。”

卢方点头，忽然问：“你和杨萃早就认识吗？”

谷一平：“往事了，提它干什么。”

卢方：“你好像误解了她。”

谷一平：“她只不过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坏。荣国府里，除了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

卢方激动地：“不，她比西山白鹤还要高洁！你看这份电报！”

说着，把刚译出的另一份电报递给谷一平。

电文特写：

为掩护柯夏，杨萃同志身负重伤，现在 130 防地，
请谷一平速来一见。

柯夏

谷一平拿报文的手抖着，眼里噙着泪花，哽咽地：“这么说，
她……”

卢方：“和你一样，是母亲的好女儿！”

强烈的主题音乐。

106 徐贾公路上

晶莹的白雪在月下闪光。

运河边上结了冰凌，深处却仍然流水淙淙。

谷一平骑一匹枣红马在雪路上急驰。

《招鹤歌》深沉地响起：

丹鹤鸣，
白鹤飞，
长风万里招鹤回。
声声唤啊，
衣襟洒满相思泪。
九里山前古战场，
残雪消尽闻春雷。
关山八万里，
君当今日归，
啊，
君当今日归。

歌声中，展现如下画面：

谷一平策马急驰。

柯夏乘坐的奥斯汀轿车在急驰。

车中，柯夏将杨萃抱在怀中。

骑在上面的谷一平眼前急速闪过一个又一个画面。

一束鲜红的梅花。

梅花变成了杨萃的笑脸。

一身学生装束的杨萃向他跑来。

换上了解放军军装的杨萃在向他笑吟吟地行举手礼。

月射寒光，白雪皑皑。

梅花簇簇。

幻觉中一只白鹤向他飞来，飞来，白鹤落在马背上，变成了杨萃……

107 徐贾公路上

黎明的朝辉染红了雪地。

盛开的梅花。

谷一平骑在马上，望见了公路尽头开来几辆车。

谷一平下马，牵马迎上去。

谷一平从马鞍上拿下一束红霞般的梅花。

深沉哀惋的音乐。

奥斯汀汽车缓缓行进。

随从人员跟在车后。

柯夏亲自抬着一副担架，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

谷一平呆立在路旁。

队伍停住。

柯夏放下担架。

谷一平突然看见，担架上从头至尾，蒙着白布。搭着染血的

围巾。

谷一平摇晃了一下，扑过去，一条腿跪在地上，缓缓掀开一角。

杨萃安然地闭着眼睛，已经停止了呼吸。

沉重的音乐。

满眼是泪的谷一平将花束放到杨萃的怀中，缓缓起身，右手举到了帽沿儿下。

柯夏拿起那条围巾，替谷一平围上：“记住她吧！”

音乐。

108 贾汪机场

一架飞机降落。

舱门打开。沈继庆快步走下舷梯。

前来迎接的季风、酆守乾、杨敏之等人上前与他握手。

沈继庆面色冷峻：“柯夏到了没有？”

季风：“正在路上。”

酆守乾：“这回，他插翅难逃了。”

沈继庆对季风：“副座打算怎么办？”

季风冷冷地：“我已下令集团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当场捉拿！”

沈继庆：“仁兄不愧为名将，不辜负中正剑！”

沈继庆沉吟一下，站到汽车旁：“酆师长、杨师长就不必与会了，马上返回防地，随时策应，绿色信号出兵，红色安全！”

酆、杨敬礼，上车。

季风、沈继庆钻入另一辆车。

汽车驶过警戒森严的贾汪街市。

109 军营密室

郭甲房、齐震云等人在交谈。

郭甲房：“蒙夫子陪柯副座一到，马上起义，这没问题。可是酈守乾、杨敏之这两个小子可恶。”

齐震云：“好在杨敏之的 37 师不在头阵，在我炮口下，他敢动，我立刻干掉他！”

郭甲房：“齐师长马上回防地，密切监视酈守乾。必要时，按柯副座的部署，干掉他们！”

齐震云：“是！”

110 贾汪南面哨卡

广场四周戒备森严。

几十名将校威严地站在那里。

王小栓带的侍从卫队荷枪实弹，机枪架在高处。

季风披着斗篷在哨卡前来回迈着重人的正步。刘正元不离左右，手里提着盒子枪。

沈继庆也提着枪，带着一批随从向大路张望。

哨卡岗楼上拉响了警报器。

哨卡缠满铁蒺藜网的大门洞开。

机枪对准了大门外。

远远的，柯夏乘坐的奥斯汀汽车驶来，身后空无一人。

沈继庆大惑不解地望望季风。

汽车刹在哨卡前。

柯夏从容地走下汽车，像平素一样镇定自若，望望剑拔弩张的人群，笑吟吟地：“季兄，这是干什么？”

季风铁青着脸：“你和我一样清楚！”

柯夏：“这是误会吧？”

沈继庆一摇头：“绑起来！”

季风趁势拔剑在手：“动手！”

沈继庆得意洋洋地点起一支雪茄。刚要吸，却不料，蜂拥而上的侍从卫队，在刘正元、王小栓率领下，将沈继庆和他的随从团团围住，至少有七八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前后胸。

沈继庆手里的烟吓掉了，张惶失措地问季风：“这是怎么回事？”

柯夏一笑：“你和我一样清楚。”

沈继庆等人被下了武器。

沈继庆声嘶力竭地对季风：“好啊！你这个杀人魔王原来更坏！老头子都瞎了眼！”

这时，有几个校官一阵骚动。

刘正元大喝一声：“有不从者，以枪相见。”哗啦一声，推弹上膛。

郭甲房、谷一平、卢方等纷纷拔出手枪。

几个骚动的军官老实下来。

沈继庆歇斯底里狂叫：“不成功，则成仁！没什么了不起。”

“好，”柯夏从腰间拔下“中正剑”，掷到他脚下：“我成全你。你们老头子的中正剑本来就是为你这样的人预备的，去成仁罢！”

季风哈哈大笑，也把自己那柄“中正剑”掷下去：“拾起来！”

沈继庆抖抖地拾起双剑。

季风：“成仁吧！还等什么？啊，对了，你还有心事，给37师的信号弹还没有发。”

季风命令刘正元：“发红信号。”

沈继庆绝望地大叫一声，抓起两柄剑，颤抖着向腹部刺去，倒地挣扎。季风从侍从手中夺过一支冲锋枪，向沈继庆连发一梭子，掷枪在地。

季风面向大家：“现在，请我们的总指挥柯夏同志讲话。”

柯夏泪水盈眶地：“我相信，诸位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是向光明前进！”

众军官鼓掌。

季风一挥手，侍从抬出两个沉甸甸的箱子。

季风当场打开，都是黄灿灿的金条。

季风：“这是我历年吃空额贪污的军饷，就是为了今日用场。诸位拿去安家。”

众人感动的脸。

柯夏：“诸位马上回到防地去，现在对表，6点40分整。”

众人对表。

柯夏：“7点整向北开拔，反穿大衣，口令谷一平！”

众将领敬礼离去。

111 侦察电台

卢方正指挥拆毁电台。

112 电话总站

刘正元、王小栓指挥话务员用钳子剪断所有线路。

113 徐州绥靖区司令部

马保安正一脸大汗地在摇电话：“77军军部……59军军部……”

戚汝田背手立在他身后。

马保安绝望地颓坐在沙发里。

114 徐枣公路上

主题歌起。

白雪、梅花。

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一律反穿大衣，向北进发。

队伍中有一副担架，抬着杨萃的遗体，谷一平走在担架旁。

柯夏、季风骑马并行在队列前面。

从相反方向开过来的解放军队伍成 4 路纵队跑步前进，与起义队伍擦肩而过。

朝霞升起。

王小栓和他的伙伴们喜气洋洋地走着。

柯夏、季风并马走着。

季风感慨地：“我们是相处 30 年的朋友，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

柯夏深情地：“正像我也刚刚知道你是我们的同志一样。”

季风：“两个联合起义的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这也许会成为后人的趣谈。”

柯夏：“那是后人的事。我们总可以吸一口干净空气了。”

两个人热泪盈眶。

千军万马迎着朝阳前进。

（此剧与石征先合写，张笑天执笔，原载 1981 年 1 期《电影文学》）

白山黑水

上 集

浩瀚的黑龙江波涛汹涌，江上黑云密布，涂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在江上盘旋、投弹，水柱冲天。

白头山天池的瀑布掀起万丈水雾。

日本军队在炮击我抗日军队。

燃烧的村庄，被屠杀的无辜村民。

随后，这些腥风血雨的画面为席卷白山黑水的民族解放的旗帜所取代。

旁白：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侵略者能永远奴役一个民族、改写人类的文明史，而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必定是他们自己，更何况日本帝国主义所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过灿烂文化的民族。

画面，骑兵风驰电掣而来，在冰封的雪原上追杀日寇。

抗联的旗帜猎猎抖动，战士在冲锋。

一张张报纸叠印在倒地的膏药旗上，成群投降的日本兵狼狈不堪。

炸火车、打伏击，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露营，篝火熊熊。

响起本片雄浑高亢的主题歌，同时拉出职演员表。

泪洒黑水，
血溅白山，
不屈的脊梁，
是我抗联。
一双靰鞡脚，
踏过万重山，
树皮随我尝，
冰床任我眠。
火烤胸前暖，
风吹背后寒，
为了光复我中华，
我何惜把一腔热血洒干！

1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一辆黑色有帘轿车驶入有宪兵队把守的黑屋顶关东军司令部。在悬冠下，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下来，面部毫无表情地走过几道岗哨，向楼梯走去。

2 三楼西会议大厅

守在大厅门口的参谋官立正并大喊：“植田司令官到！”

厅中就座的将佐们刷地一下起立，目视植田谦吉步入长官位置，他站着，没人敢坐下。他冷漠地脱下手套，让手套自然落在桌上。他眯细眼睛扫视将佐们良久，沉重地说：“我半年前在这个大厅里向你们训过话，我说我希望能在半年后为你们颁发大和勋章。我不知道你们之中哪一位有勇气举起手来，认为自己当之无愧？”

众人面面相觑，没人敢出声。

植田谦吉：“我倒觉得，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这些人应当得到勋章，虽然不应该由我们发！诸位，战报，你们每人面前不是都有吗？坐下看吧。”

植田谦吉坐下，正襟危坐。

刷地一片响，将佐们落座，悄悄翻战报。

植田谦吉示意一参谋，参谋走到墙壁幕布前，张挂起一些画像，分别标着杨靖宇、赵尚志、张寿钱、夏云杰、周保中、李延平、冯仲云、柴世荣等等。

人们抬头看着这些黑白画像。

植田又示意另一参谋捧来一双靰鞡鞋、一件破棉袄、一杆土枪、大刀片说：“这些人，杨靖宇、李兆麟、冯仲云都不是专门军官大学毕业的，他们的装备根本称不上我们的对手，可我们总是对付不了他们，这是为什么？”

没有人回答。

一个坐位靠后的军人站了起来：“我想，圣战最重要的是心战，征服人心。因为我们日本帝国也许正把满洲这块土地当成赖以生存的根本。”

植田谦吉略显惊奇和满意地看了他一眼，问：“你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

军官：“报告，在下野副昌德，刚刚从陆军省调来关东军，还没有派值军务。”

植田谦吉颇为欣赏地看了他一眼，说：“好吧，派你协助佐佐木去东边道主持讨伐吧，669 部队归你指挥。东边道是杨靖宇盘踞的老巢，可以说地皮都红透了 3 尺，被称为‘满洲之癌’，你有信心吗？”

野副昌德双足一碰，打了个立正：“我尽力。”

植田一笑，说：“这个差使，能使你成为日本将官之中的名

将之花，也能给你带来杀头的坏运气，成功与失败的机会是一样的多，我想野副君是知道的。”

野副昌德：“效忠天皇，荣辱不计。”

植田谦吉挥挥手，示意他坐下。

3 通化县会家沟

盛夏的抗联密营里，炊烟袅袅，岚雾漂浮。在深山里的地窖子前，抗联战士在杀野味，司务长李泰来支起大锅灶煮肉。远处树上、山坡上都有岗哨，几个女兵在大树上贴了些标语：庆祝抗联第一军、第二军会师！庆祝抗联第一路军成立！

4 密营地窖子

这是一个半地下的房子，比较宽大。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几个人在门外侍立。

里面正在开会，杨靖宇、魏拯民、程斌、曹国安、宋方等高级将领均在（打字幕）。

杨靖宇正在讲话：“这次把东满特委、南满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便于集中领导。根据选举，一致同意魏拯民同志为书记。”

魏拯民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文静地笑笑，说：“如果不是考虑到靖宇同志军事上指挥太忙，本来他最适合的。”

杨靖宇：“如果不是国难当头，我们这些书生，也许杀一只鸡也要手哆嗦呢。”

人们都轻松地笑了。

杨靖宇：“现在敌人动用了12个师团，6个步骑混成旅，还有大量的伪军、山林警察队来对我们讨伐，咱们要顶住。”

魏拯民：“咱们吸引的敌人越多，三军、四军、五军、六军那边就轻松些。”

杨靖宇拿出一份文件，拍在桌上，说：“大家传看一下，这

是植田谦吉的杰作，‘治安肃正三年计划’，据说新派来一个叫野副昌德的少壮派军人当佐佐木助手。”

程斌：“听说这个人很有谋略。”

杨靖宇点点头，说：“这人是帝国陆军大学的高才生，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都当过课长，据说不是个饭桶。”

曹国安：“杨司令神了，知道得这么细！”

杨靖宇：“我还知道这人最爱吃生鱼片，一顿能吃2斤，不拉肚。”

众人全乐起来。

杨靖宇：“不过，他也不是白吃饭，他上任前已经弄清了，说我不是东北人，不爱吃酸菜。其实，我不爱吃的东西里，最不爱吃的是草根、树皮和棉花套子！野副将军高看我了。”

人们又笑了起来。

杨靖宇：“在我们抗联面前，再精明强干的人也会变成饭桶的，我们希望几年后野副昌德只是捞个撤职处分，别丢了脑袋。”

人们哈哈笑起来。

朱文范、聂东华闻声探进头来。

杨靖宇嗅了嗅鼻子，说：“煮狍子肉的香味都出来了，动摇军心！好吧，会先开到这儿，吃了狍子肉再说。”

这时朱文范、聂东华和伶俐秀气的小女兵金月亮3人闯进来，朱文范说：“老司务长早急得火上房了，说再不散会，狍子肉烂大劲儿了。”

宋方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是你肚子里的馋虫闹鬼吧！”

长得俊俏的金月亮跑到角落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一瓶日本清酒，举了举。

曹国安：“哈，有酒？”

杨靖宇：“放下。这是当酒精用的，你是卫生员，你可是失职呀！”

金月亮并不怕他：“当酒精，纯度不够，当酒喝正好。”

杨靖宇没办法，只嘿嘿一笑。

聂东华向朱文范作了个鬼脸，说：“这若是咱们俩呀，不蹲禁闭才怪。”

魏拯民听到了，看了一眼金月亮：“是吗？她有啥特殊呀？”

朱文范说：“咱不敢说。”

聂东华：“是女的呗！”

杨靖宇作了个吓唬人的动作，两个小鬼跑了，他爱抚地拍了拍金月亮的肩头，说：“你知道她是谁的孩子吗？金祥的。”

魏拯民：“噢，是有点像，我只在省委见过他一面。”

杨靖宇叹了口气：“金祥本来是代表省委到一军来视察的，没想到在金川战斗中牺牲了。我知道他夫人牺牲在抚顺监狱了，有一个女儿在吉林，我特地派人去接来的。小家伙们都说我偏心眼儿，可能有点。这小丫头挺调皮，我几次想发狠训她，可总狠不起来。”

魏拯民笑了。

5 冬季的原野

远处的大城市已经轮廓模糊起来，一挂马爬犁在雪路上拖起一股雪烟。

赶车的是个30多岁的人，他是一路军参谋宫常升，爬犁上拉着一些麻袋，麻袋口露出一条条冻鱼。金月亮反穿着羊皮袄，坐在爬犁上。

突然，背后响起了枪声。

二人惊回首，见一队骑兵追来。

宫常升略加思忖，说：“要坏菜！像是冲咱们来的。可我一个人骨碌，万一犯了事，你回去报信。”

金月亮：“我不。”

爬犁正飞驰上了一座小桥，宫常升也不搭话，回手一推，将金月亮推入桥下深雪中，直把人整个陷了进去。

金月亮吃力地从雪窠里探出头来时，马爬犁已跑远，她没敢动，日本骑兵正鸣枪追击，从她头上跃过。

6 进山的岔路口

敌人骑兵团团围住了宫常升的马爬犁。

一日军少尉：“良民证。”

宫常升：“有。”老练而沉着地递上。少尉仔细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破绽，跳下马来，问：“拉什么东西？”

宫常升：“冻鱼，到山城镇去卖。”

少尉围着爬犁打转，说：“从吉林市往乡下小地方卖鱼？你在骗人！”他一挥手，十来个日本兵拥上来，把麻袋提起来，倒了满地冻鱼。

宫常升毫不惊慌地望着少尉。

少尉提起一尾鲤鱼，看了看，扔下，又提起另一条。

宫常升的手伸进了怀中。

少尉突然一声大叫，将鱼扔下，拔出战刀一刀剁下去，冻鱼剁成两半，露出藏在鱼腹中的各种药品，原来冻鱼是掏去了内脏的。

就在宫常升拔出手枪勾响扳机时，几个鬼子兵从后面扑上来，把他扳倒了。

7 抗联密营一路军司令部

低矮的地窖子中，拢着一堆火，此时杨靖宇正伏在一个大木墩上看地图，宋方在旁边指点，说：“在这儿，我们可以打一个伏击。”

杨靖宇：“不，稳住架。别小捅咕。佐佐木和野副昌德是夸

下海口来东边道上任的，咱们不扯旗放炮地大干一场，也对不起他的派头啊。”

宋方：“二师、三师也集中起来？”

杨靖宇：“救国军王凤阁是咱们的左膀右臂，要联合，还有马团、天虎、越旅、四季好，总共能有多少人？”

宋方：“祁永全最多，有3 000多条枪。”

程斌：“王凤阁1 000多人，李洪斌1 000人，如果都汇齐了干，六七千人没问题。”

杨靖宇抬头沉思：“从哪儿下口呢？咬到大块肉啃不动，咬下一层皮又没意思。不忙，过几天我找王凤阁商量一下。”

程斌：“他一向受咱们节制呀。”

杨靖宇：“他们是友军、兄弟部队，不是咱们的下属，不能叫节制。”

程斌没有再说什么，走了出去。

杨靖宇从火堆里拨拉出一个大松塔，吹吹灰，在地上一磕，熟松子儿散落地上，他抓起一些，扔给宋方几粒，磕着，说：“牙口不行了，老了。”

宋方：“你才三十几岁就报老了？”

杨靖宇笑了：“哎，你老婆猫月子了吧？你该回去看看。”

宋方：“开什么玩笑！其实……上回你不放我一天假好了，哪有这个累赘！”

杨靖宇：“这说哪儿去了！共产党可不是禁欲主义者。走到家门口了，不叫人家两口子热乎热乎，我不成了没人味儿的司令了？”

宋方摸着下巴不好意思地：“也真巧，就那么一个晚上……”

杨靖宇哈哈笑了：“好嘛，我们抗日的人后继有人啊！”

宋方：“你有老婆孩子吗？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呀！”

杨靖宇被触痛了心事，半晌没有言语，他显然有意扭转话

题：“宋团长，宫参谋去吉林弄药还没回来吗？”

宋方摇摇头。

杨靖宇站起来，围着火堆走了几步，说：“会不会出事？我右眼皮怎么总跳呢？”

宋方笑起来：“怎么你也信起这个来了？我左眼皮还天天跳呢，不是说左眼跳财吗？怎么我也没发财呀？”

杨靖宇：“想发财太容易了。去当汉奸，你宋方的脑袋没我的值钱，也值老头票两万块呢。”

二人都大笑起来。

忽然听到外面一片喧闹声。

宋方：“什么喜事这么乐？”

杨靖宇：“大概是老青山来了，他一来，大家伙儿像过年一样。”

宋方推门一看，说：“真叫你说中了！你够得上神机妙算了，唉，这回他送了个女的来。”

8 密营里

老青山被战士们抬了起来，欢呼声不绝于耳。旁边还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青年，虽然穿着臃肿的大皮袄，可掩盖不住她的苗条和俊秀，一望可知是个知识分子。她望着众人抬举老青山，笑吟吟地旁观。她是林茵。

老青山：“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若是叫你们折腾断了，可没有人给你们捎信了。”

人们把他放下来，他从巨大的帆布褡裢里拿出好多东西，分别递给战士们：“你家里的信，这是你要的烟袋嘴，这是你的烟叶……”

杨靖宇、宋方、程斌走了过来，杨靖宇问：“有没有我的呀？”

老青山：“没有。小来小去的你也不稀得要啊！”

程斌：“那你说啥叫大礼物啊？”

老青山：“若是把植田谦吉或是野副昌德给你绑来，还差不多。”

人们全乐了。

这时老青山见都上来与他握手、亲热，就说：“别呀，那儿还一个大活人呢，多叫人家面子上下不来呀！”

杨靖宇这才注意到了明眸皓齿的林茵，看了几眼，他的眼睛突然放出了光彩：“是你？”

“是我呀！”林茵说，“我可没想到你是杨司令。”

老青山：“这叫什么话？他不是杨司令，难道我是？”

杨靖宇：“快，到地窖子里暖和暖和。”

9 司令部门外

月光透过树枝投到林间雪地上，斑斑驳驳。

聂东华背着枪在门口走来走去。

10 司令部

火堆里的火正旺，红光投在杨靖宇和林茵的脸上。

林茵笑着：“我在哈尔滨、在长春，天天从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匪首、红胡子，还有你的画像，黑乎乎的胡子，阴森森的眼睛，还真有几分像土匪，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是你啊！真没想到，当年的张贯一成了杨靖宇！”

杨靖宇：“看我不像个军人？”

林茵：“现在倒有几分像，5年前你当哈尔滨市委书记时，可和今天不是一个人。”

“那是啊，当市委书记的是张贯一，拿枪的叫杨靖宇嘛。你见过魏拯民、冯仲云吗？那才是地地道道的眼镜先生，可他们也都被逼上梁山了嘛。”

林茵：“是啊，时势造英雄啊。”她打开带来的包袱，拿出一个纸包，推给杨靖宇。

“什么？”

“一斤白砂糖。”林茵说到这儿自己笑了，“我先是带了一笔钱，后来一想，你们在老山老岭里，有钱也没地方花呀。”

杨靖宇打开纸包，小心翼翼地伸出个指头蘸了一点糖放到嘴里，咂着嘴说：“好甜，我已经好几年没吃到糖了，快忘了糖味了。”

林茵拿起一个茶杯，倒了一些糖进去，伸手去拿水壶：“我给你冲一杯糖水，你今几个吃个够。”

杨靖宇按住了林茵的手，说：“你怎么这么糟践糖啊？”

林茵不解地：“你说什么？”

杨靖宇眼含热泪地：“上个月，我们的机枪连长受了重伤，高烧昏迷了几天几夜，昏迷中喊着想喝糖水，可是上哪去弄啊！卫生员金月亮一人跑到山里去捅马蜂窝，为弄那么一丁点蜜，叫马蜂蛰得浑身肿得像馒头，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可那个连长还是没吃到那一口蜜，死了。大伙抱着小月亮都哭了。一口糖在特定的时候，有着特殊的价值。”

林茵轻轻地包起了那包糖。

篝火在他们之间升腾，二人相对无言。

杨靖宇掏出一块老式大揭盖怀表，看了看钟点。

林茵：“怎么？撵我走了？”

杨靖宇看了她一眼，把怀表放在木墩上，说：“你看，这还是我离哈尔滨上火车时，你送我的那块怀表呢。”

林茵托起那块表，说：“老掉牙了，过时了，你怎么还没扔？”她又看了他一眼。

杨靖宇：“扔了怎么看钟点呀？”

林茵有几分狡黠地：“不对吧？老青山说，韩光 33 年来南满

视察时，给了你一块新表，你却又送给魏拯民了。”

杨靖宇：“你的情报够准确的了！哎，韩光还在赵尚志那儿吗？”

林茵：“去年组织上派他到苏联去了。”她看着杨靖宇手里的怀表，笑了起来：“不过，我看见你这么多年还用这块表，我真高兴。”

杨靖宇没做声，忽然金月亮和宋方一起进来了。

金月亮一进来就哭了。

杨靖宇：“怎么了？宫参谋呢？”

宋方：“宫参谋叫鬼子抓走了，药品没运回来。”

杨靖宇问金月亮：“那你怎么回来了？”

金月亮：“一看见鬼子，宫参谋踹了我一脚，把我踹到桥底下大雪窠子里去了。”

杨靖宇：“别哭了。”他扭过头对林茵说，“你下山时，想法和吉林地下党接上关系，请他们无论如何营救宫常升出来。”

林茵看了看杨靖宇，没做声。

杨靖宇：“有困难吗？”

林茵：“我不是来串亲戚的。我是北满临时省委派来的，9月份，三军、六军党委在汤原召开会议，组建了北满临时省委。”

杨靖宇对金月亮挥挥手：“你先去吧。”又对林茵，“正事怎么不早说！好，连夜谈，谈完了明天早晨送你下山。”

林茵颇为不满地看了杨靖宇一眼，只得坐在木墩上。

少顷，程斌、曹国安、宋方等人均到了。

林茵拿出一封信，说：“这是赵尚志同志给你的信。”

杨靖宇看过，问：“他是北满省委书记吗？”

林茵：“他是执委会主席，冯仲云是书记。”

杨靖宇点点头，把信传给了宋方说：“李兆麟到六军去了。”

林茵又拿出一份文件，说：“你们的处境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最近，关东军司令在图们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朝鲜总督、东边道的野副昌德都去了，他们要集中力量讨伐你们。”

杨靖宇没出声。

林茵：“我在宁安泉眼见到了周保中，他说他决定带五军北进，可能会吸引关东军的注意力，减轻一下你们的压力。”

杨靖宇：“谢谢老周。”

林茵：“周军长听说你们已经组织队伍西征，如果能打通与关内的联系通道，希望尽快取得中央的领导和指示。”

杨靖宇：“这正是我们西征的目的。”

林茵：“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杨靖宇：“好，散会。程师长，给林茵和老青山弄点好吃的，明天一早派人护送他们下山。”

程斌答应了一声。

杨靖宇站起来就走。

林茵目视他良久。

11 密林中

天已朦朦亮，杨靖宇满身雪花走来，连眉毛和胡须都挂了白霜，聂东华跟在身后。

宋方和朱文范几个人簇拥着老青山走来。

老青山：“杨司令，大清早你这是——”

聂东华：“司令去查哨了！”

杨靖宇：“我是赶回来送你的。”他四下望望，“林茵呢？”

老青山：“我叫她等你一会儿，她不干，倔劲上来了，一个人下山了。”

杨靖宇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山下。

金月亮：“她好像对你有气。”

宋方拉了一下她的袖子，示意她住口。

“就是嘛。”金月亮说，“我叫她等杨司令一会儿，她气哼哼地说，我等他干什么！”

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了杨靖宇一眼。

杨靖宇若无其事地接过老青山的褡裢，往肩上一甩，说：“走，我送送你，你大半年不来了，怪想你的。”

金月亮：“青山爷爷，杨司令说，您给好多人当过爹，是吗？”

老青山：“赵尚志啊、周保中啊、赵一曼啊、李兆麟啊，还有你爹，我都护送过他们，都给我当过干儿子、儿媳妇，不是吹牛，我护送过的人，一次也没出过事。”

金月亮：“怪不得大伙跟您这么亲呢。”

12 山城镇郊外

一队日伪军押着宫常升走来，在一片白雪的郊野，为首的鬼子叫了一声，宫常升站住了，几个荷枪的鬼子退后几步，拉动了枪栓。

宫常升被一个伪军踹了一脚，跪倒在雪地上，但他马上挺立起来，见那伪军又来踹他，宫常升说：“积点德吧，你自己骨头软，天生下跪当奴才的德性，想想你自个儿是中国人不是。”

那个伪兵退后了几步，不再强迫他跪。

就在4个日本兵举起枪来要向宫常升射击时，突然从雪岭后头横扫过一梭子子弹，4个鬼子兵应声倒地，别的行刑日伪兵正慌乱不知所措时，只见雪岭后面一阵旋风般飞过一匹黑马来，上面骑着一个红衣红斗篷的女侠，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一边扫射一边纵马飞来，鬼子兵吓得伏在地上仓皇还击，但已迟了，女侠的马一阵风飞到刑场，女侠只稍稍一倾身子，伸出右臂一夹，就把宫常升驮到了马背上，打一声呼哨，连人带马箭一样冲向雪岭后头。

鬼子兵反应过来，一齐射击，子弹掀起马后阵阵雪雾，然而眼睁睁看着那匹黑马消失在老林深处。

一个伪兵猛然醒悟，叫了出来：“梅花鹿！咱们碰上梅花鹿了！”

“好枪法！”“这马骑的，哪个绦子上的人都得甘拜下风。”

13 山林中

大雪纷飞，森林里白雪茫茫。

一个身材魁伟的人佝偻着身子，抵御不住严寒，走路摇摇晃晃，当他走到一棵老红松前时，他绝望了：“怎么又转回来了？”

这棵老红松托天的树冠在风雪中呜呜作响，树干上刻着“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一行大字，遒劲有力。

他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双手在雪中扒着扒着，扒出了血，他抠下一点冻树皮，放进口中嚼，嚼出了血，他渐渐昏过去了。

茫茫的大雪吹来，一片浑沌。

14 放山人的小木屋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木克楞小屋，门外黑马在吃干草，里面炭火熊熊，四壁挂着熊皮、老洋炮，还有米袋子，火柴吊在房梁上。

火上吊着一只锅，宫常升正在煮饭，铁网上烤着兔肉。

女侠在门口的立柱上用刀深深地划下四条杠杠，宫常升看了一眼，那里已经刻划了数不清的杠杠。

宫常升：“你在计算日子吗？”

女侠铛一声把尖刀扎到房梁上，说：“日子？日子对我不重要。这是人命！我杀一个日本杂种，就刻上一道。”

宫常升走过去数了数，惊异地：“你，已经杀了68个日本鬼子了？”

女侠不屑地一笑：“不信？不如你这个爷们儿吗？”

宫常升：“你叫什么？是哪个山头的？”

“我没山头。”女侠说，“我是共产党，抗联第一路军一杆旗独立师。”

宫常升哈哈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女侠火了，“你敢看不起我？”

“那倒不是。”宫常升说，“我只是看你不像共产党。”

“怎么不像？”女侠说，“共产党的脑瓜门儿上又没贴着帖儿！我杀日本人，共产党不也杀日本人吗？”

宫常升又笑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哪儿知道！”女侠说，“反正日本鬼子要枪毙的都是不该死的。算你今天走运，你出红差的时候碰上了我，不然你的小命就完了。”

宫常升：“来吧，饭好了，吃吧。我日后得好好谢谢你，你让我又活了一回。”

女侠来到火堆前盛饭，她从床底下捞出个酒坛子来，倒了两大碗酒，割了一块兔肉，用刀扎着递给宫常升，说：“喝了它，解渴。”

“解渴？”面对一大海碗酒，宫常升有点犯愁。

女侠撸起袖子端起海碗，说：“还不如我！啥老爷们儿！”说罢一气喝干，宫常升瞥见她胳膊上刺着梅花鹿图案。

“你是梅花鹿？”宫常升一高兴，咕嘟咕嘟喝了半碗酒，“你就是专门神出鬼没杀日本人的梅花鹿？”

梅花鹿显得很高兴：“你听说过我？”

宫常升：“实话跟你说吧，我曾派出过几个人想除掉你，只不过你命大，没找到机会。”

梅花鹿：“这可奇了，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是从何说起？”

宫常升：“东边道协和会于会长是你杀的吧？”

梅花鹿：“明人不做暗事！碰上汉奸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宰一双，有啥错？”

宫常升：“可他是我们的人啊，是去搜集情报的，你这么乱杀，把好人都杀了！杨司令费了多大力气才把一个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啊！”

梅花鹿傻了，半晌她问：“这么说，你是杨司令手下的人？”

宫常升点点头。

梅花鹿：“你现在还想处死我吗？可挺方便的呀。”

宫常升笑了：“那我不成了恩将仇报了吗？”

梅花鹿又给他倒了一碗酒，说：“你猜，我从前是干什么的？”

宫常升：“练武术的，再不，杂技世家。”

梅花鹿一笑：“听说过通化梅家旗轩院吗？”

“你是那个梅家的？那是世代书香门第呀！”

梅花鹿：“我也是读书人，若不是日本人来，我大学也念完了。日本人占了通化后，因为我父亲给王凤阁的救国军捐了10万块大洋买枪炮，说我们家通匪，一天晚上包围了我们家，把我们全家老老少少43口人全都绑在廊柱上，浇上汽油放了一把火！我当时在学校寄宿，没在家，就留了我一条命。从那以后，我发誓，此生此世就一个念头，杀鬼子，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她的眼里冒火。

“你这么单枪匹马地干，危险性大，跟我走吧。”

“不去，我受不了约束。再说，杨司令也饶不了我。我还是当个自在的‘共产党’吧。”

“共产党可不是自封的。”宫常升说，“你杀你的日本人，可不能打我们旗号。”

梅花鹿：“不仗义！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吗？有一

回我叫宪兵队抓去了，嫌疑犯，一进去，就有人告诉我，千万别沾共产党的边，一沾了共字，就没命了，日本人最怕共产党。从那以后，我杀了日本人，就留下一行字，说共产党梅花鹿在此！”

宫常升摇摇头笑了起来。

15 抗联密营

杨靖宇打好绑腿，两只大镜面匣子往腰中一别，回头对几个警卫员说：“聂东华一个人去就行了，其余的人跟少年铁血营去活动。”

金月亮：“我也去。”

朱文范逗她：“你去？别到王司令跟前掉金豆子，那可给咱抗联丢人！若真见了鬼子，还不得吓尿裤子呀！”

这一说，金月亮果然哭了：“你欺侮人。”

聂东华训斥朱文范：“小朱，你怎么管不住你那破嘴，成天逗她干吗？”回过头求情地对杨靖宇说，“我说情，叫金月亮去吧！”

杨靖宇替金月亮擦去眼泪，说：“看小聂的面子，让你去。不过，可不是哭的功劳啊！”

人们都笑，金月亮也破涕为笑。

宋方刮了金月亮鼻子一下，说：“这若换别人，早挨训了，就你特殊。”

金月亮冲他扮了个鬼脸儿。

杨靖宇有几分感伤地望着几个小战士：“若不是战争，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哪个不是父母膝下的娇儿？怎么忍心让他们在老林子里爬冰卧雪！”

宋方深情地叹了一口气。

杨靖宇对金月亮：“月亮啊，去可不能白去，把林茵带来的那斤白糖，还有那几盒日本药带上。”

金月亮眼一瞪：“那可不行。李军医不让。”

“看，多小抠！”杨靖宇说，“不肯带，你就别去，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身上这件皮袄，还是人家王凤阁司令送来的哪。”

金月亮这才撅起嘴不再说什么了。

这时程斌走来，说：“林茵捎来口信，说宫参谋叫人劫了法场，劫走了。”

杨靖宇：“好啊，林茵干的利索。”

“哪是林茵啊？”程斌说，“是外号梅花鹿的女侠干的。”

杨靖宇皱起了眉头：“又是她！那个自封的共产党？”

程斌笑了，点点头。

杨靖宇：“宫参谋呢？在哪？”

程斌摇摇头：“说不定当了梅花鹿的押寨丈夫了！”

宋方哈哈大笑起来。

16 放山人小屋

天渐渐黑下来，林海一片苍茫，雪仍在下。

宫常升点起一盏松明子灯来，打了个哈欠。他看了一眼用柞木杠子搭成的床铺和仅有的一副行李卷，说：“我也吃饱喝足了，我还是走吧。”

梅花鹿瞪了他一眼：“我又吃不了你！黑灯瞎火的，你不怕走麻搭了山？”

宫常升又望了一眼床铺。

梅花鹿察觉了，笑道：“你怕没法睡呀？”她走到床边，铺好狍皮褥子，自己先跳上去，靠里面躺下，留下一半位置，她拍了拍：“上来吧，我一个女人家都不怕你坏了心眼，你倒扭扭捏捏的！”

宫常升嘿嘿一笑，又往火堆里添了几块湿木襍子。

梅花鹿：“今后你打算咋办？”

“那还用问吗？”宫常升说，“天一放亮我就得走，杨司令不知急啥样呢。”

梅花鹿：“没你这个鸡子儿还不打槽子糕了？别走了，跟我一起干吧，咱也叫共产党还不行吗？”

“我不准你再拿共产党开玩笑。”宫常升火愣愣地说，“这不是胡子的山头。”说罢钻出了小木屋。

17 林子里

烟泡雪卷地而来，森林里松涛低吼，夹带着狼嚎。宫常升一钻出小木屋，马上缩起了脖子，这才想起来没戴狗皮帽子。他把皮袄领子竖起来，双手捂了捂耳朵，迈步向林子深处走去。

他走了几步，看了看树的阴阳背，发现方向不对，又掉头向回走。

身后传来梅花鹿吃吃的笑声。

宫常升回头站住，见梅花鹿披着大氅站在身后：“一出了门就懵门了吧？你找队伍，该往那边走。你这么走，不是走到日本守备队去了吗？”说罢走过来把棉帽子替他扣到头上说，“行，你算个有脸有皮的男子汉，走吧，别耍小性子了，这黑灯瞎火的放你走，万一喂了狼，岂不是白把你从法场上劫下来了么？”

宫常升正犹豫时，猛发现不远处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他拽了梅花鹿一把：“你看，好像是黑瞎子！”

“冷冬数九的，黑瞎子早蹲仓了。”梅花鹿说，“过去看看。”她赤手空拳往前走。

“带上家伙！”宫常升忙从怀中掏出短枪来。

走到那棵老红松下一看，原来是个蜷曲着的人，已经被雪埋了一半。

“是个人，可能走麻搭山了。”宫常升说。

梅花鹿伸手在那人鼻孔底下试试，说：“还有气，来，把他

背起来。”

宫常升一抬头，看到了树上的一行字：“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他伸手抚摩着那被树皮胀裂的字迹，说：“这还是3年前我们老爷岭大捷后，宋方团长亲手刻下的。他这人特别喜欢孩子，他说，越多生越好，叫抗日的根代代传下去。”

“去个屁的吧。”梅花鹿一哈腰，把冻昏的大汉扛在背上，一边走一边说：“你们还想世代打鬼子呀！中国人让日本人世代骑在脖子上拉屎，那中国人也真熊到家了！”

宫常升说：“可也是。”

18 小木屋中

两个人把黑大汉放到床上，剥去靰鞡鞋，宫常升从外面端来一木盆雪，两个人一人一只脚，抱在怀中，用力地搓雪，直到发红了。

梅花鹿：“再晚俩钟头，他这双脚就得冻黑了，非锯去不可了。”

宫常升：“他挺有福气，若不是你那几句噎人嗓子的话，我能一赌气出去吗？我不出去，哪能看到他？两只脚冻掉了小事，人也得冻干巴了。”

梅花鹿：“这回，咱俩也不用争怎么睡了，你看，他一个人把铺都占了。”两人都乐了起来。

这时黑大汉苏醒过来，霍地一下坐起来，一脚踢翻了盛雪の木头盆，从腰里拔出刀来，说：“什么人？”

梅花鹿双手抱肩，不屑地望着黑大汉：“看把你能的！还不跪下磕头！不是我们把你救了，你早成死倒了！”

黑大汉大眼珠子骨碌了一阵，明白过来，他问：“你们……是哪个绺子上的？”

二人相视一笑，宫常升说：“救人还分哪个绦子上的吗？”

黑大汉：“若是给日本人舔腚的人，救我我也不领情。”

“中啊！”梅花鹿说，“你还有点人味儿！告诉你吧，我们是杨司令的人。”

黑大汉一听，趴下去叩头：“我大老乔遇上好人了。有杨司令在，我们心里有盏灯，亮堂。我们村里人，好多人家都在灶王爷旁边多立了个牌位，天天烧香，念叨着杨司令长寿呢。”

宫常升扶起他来：“你姓乔？干啥的？”

“我这五大三粗的人，能干个啥？铁匠，从小跟人学打铁。他奶奶的，日本人并大屯，把打铁的家巴什都没收了，怕我们给抗联打造枪啊刀的，这叫什么世道！”

他干咽了几口唾沫后，四下张望着，问：“有吃的吗？我走麻搭山了，两天水米没打牙了。”

“有。”梅花鹿拿出剩下的4个大饼子、几块烤肉：“够不够？”

大老乔也不客气，大口大口地吃着，吃相极为不雅，噎得直打嗝，可速度不减。

两个人望着他的吃相，忍不住乐。

宫常升：“你胃口不错，饭量可以。”

大老乔：“这点东西哪儿到哪儿？不够塞牙缝的。我打铁打累了，一顿能吃一屉炔面馒头，你知道一屉几个？拳头大的个儿，22个！外带两大海碗酸菜汤。”

宫常升吐出了舌头。

“你可真是大肚子汉了。”梅花鹿又从吊在屋梁上的椴树皮筐中拿出些肉干，送到大老乔面前：“这是我秋天晒的鹿肉干，不嫌硬，你都吃了吧。”

大老乔抓到口中就咯吱咯吱地嚼：“我这牙口啊，没有嚼不动的。”

二人大笑起来。宫常升说：“你这么大的饭量怎么活呀？日本人配给你的几斤橡子面、混合面够你吃的吗？”

大老乔说：“别他妈提橡子面了，那是人吃的吗？那是喂猪的。我操小日本八辈祖宗，尽糟践咱中国人，粳米白面他们管够造，叫咱们吃橡子面，吃得干燥拉不下屎来，得找人拿小棍往下抠，妈的，小日本鬼子缺了八辈子德呀！”

梅花鹿有几分讥刺地：“不过，老乔哥挺能将就啊！宁可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也不拿起刀枪和日本人拼，你是良民、顺民啊！”

“妈的！”大老乔说，“你敲打我呀？我他妈早想和小日本拼个你死我活了。可我上了山，我那60岁的老妈咋办？不得活活饿死？她28岁那年生下我，我没看见爹长的啥模样，爹在我没下生时就死了，我娘给人家当老妈子，守寡守我这么一个儿子，如今，她瘫在炕上，我一走，她不得饿死？我于心不忍啊。”

梅花鹿：“你是个孝子。”

大老乔：“等我娘百年之后，我不打一把快刀上山杀鬼子，我他妈不是人揍的！”

宫常升的手重重地拍在大老乔的肩上：“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19 救国军司令部山寨

这是坐落在通化密林深处的一座山寨，很有几分旧式山寨的味道，有隘口、山门，也有滚木礮石，和抗联密营有明显差异。

此时，杨靖宇、聂东华和金月亮3人都被守山士兵蒙上了眼睛，缴去了枪。

聂东华不服：“你们是胡子咋的？你们这样对待杨司令？”

一小头目：“这是规矩，没法子，头几天，一个人冒充是二军王德泰的副官，我们差点上了大当，是日本人的探子。”

金月亮用手撕扯着脸上的黑布：“去叫你们王司令来！”

杨靖宇却拍了拍金月亮：“入乡随俗嘛！蒙一会儿眼睛有什么关系。”他对救国军士兵说，“快带我们上山吧。”

他们逶迤走上盘山石级。

20 山寨隘口

王凤阁四十二三岁年纪，颇有风度，此时一身便装，正领着一群副官站在隘口处居高俯视，只见押解杨靖宇的一行人渐渐走近，前面带路的人双手托着杨靖宇的双枪。

王凤阁朗声问：“来者何人？”

杨靖宇高声道：“王司令别来无恙？”

“果然是杨司令！”王凤阁高叫，“得罪，得罪！”快步降阶迎上去，亲手替杨靖宇摘去眼罩，哈哈笑道：“我不得不防啊，敌人什么招都使，我也万万没想到你会亲自登门呀！有事叫参谋来知会一声不就结了？”

杨靖宇：“我是想你那小烧锅的原浆酒了，不来喝不到啊！”

王凤阁哈哈大笑，一转身见了金月亮，问：“这小丫头是谁呀？”

没等别人答话，金月亮赌气说：“我是抗联一路军卫生员，不是小丫头。”

王凤阁笑了：“噢，对不起。”

杨靖宇：“金祥的女儿，叫金月亮。”

王凤阁：“有点像，特别是眼睛。唉，可惜老金了，真是文武全才呀！”

杨靖宇向金月亮使眼色，金月亮不情愿地把一包白糖和几小瓶西药递给王凤阁，却又噘着嘴说：“我们一共就这么一包糖，杨司令非逼着拿来。”

杨靖宇忍不住大笑：“好你个月亮，专门打我的脸！有你这

么送礼的吗？”

王凤阁接过糖包，说：“谢谢你，小月亮，你别那么小抠，正好，前天我们袭击了通化三道仓库，弄了不少好玩意儿，回头我送你 10 斤白糖，一换十，合适不？”

“10 斤？那可太好了。”金月亮笑了。

人们都乐了。杨靖宇说：“你可真给我丢人。”

21 司令部大厅

这也是一间用原木垒起来的木克楞房子，因窗户小光线暗，白天也点着一盏盏野猪油灯。王凤阁带着杨靖宇进厅，说：“你看，我这司令部，像不像报山头的胡子山寨？我像不像山寨大王？”

杨靖宇坐下，说：“不像，你倒像个学究。”

王凤阁一面亲自为杨靖宇倒茶，一面说：“是啊，我也算是书香门第，我父亲是教书为业，祖父也是读书人，后来经营伐木场，有房子有地，我本来想去留洋念书的，可惜事变变了。”

杨靖宇感叹地：“我们都知道王将军的底细，为了民族大义，你毁家纾难，你卖了 100 垧地、一个伐木场，房子放了一把火，拉起了 600 人抗日的。”

“谈不上毁家纾难。”王凤阁说，“我只是尽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职责罢了，我只是变卖了家产，可老婆孩子还在跟前，杨将军可是千里迢迢抛家舍业啊，比起你来，我不算什么。”回头见聂东华和金月亮寸步不离杨靖宇，就说：“去吧，去吃松子儿，玩儿去吧，你的司令在我这儿，和锁保险柜里一样。”

聂东华看了杨靖宇一眼，杨靖宇冲他笑笑：“带月亮出去转转吧。”

聂东华、金月亮出去了。

这时，王凤阁的妻子张氏带着五六岁的儿子小金子走了出

来，她问候了一声：“杨将军来了？”

王凤阁说：“这是拙荆、犬子。”

张氏给杨靖宇面前摆了干果，斟了茶，拉着小金子说：“小金子，走吧，别妨碍大人说话。”

小金子却赖着不走：“不嘛。”

杨靖宇一把将孩子揽过来，问：“你几岁了？”

小金子：“5岁半了。你就是红胡子杨靖宇吗？”

张氏斥责地：“你怎么乱说，找打呀？”

杨靖宇却哈哈笑道：“你看，我长的是黑胡子，可没有红胡子呀！”

“是日本人说的，在报纸上面的。”小金子说，“我知道他们瞎说，他们害怕你，就恨你。我就不叫你红胡子。”

杨靖宇：“你叫我什么？”

小金子一本正经地：“叫你……靖宇兄啊！”

王凤阁夫妇大惊失色，王凤阁：“这孩子全无礼貌，信口雌黄。”

杨靖宇却问：“说说看，我怎么是靖宇兄呢？”

小金子道：“爸爸常说，地不分南北，人不论老幼，凡抗日者皆兄弟也，你不是抗日的吗？”

杨靖宇把孩子举起来，在屋中转了几圈，说：“小金子兄，说得对极了！”

小金子在空中格格地乐，王凤阁夫妇也开心地笑起来。

张氏把小金子领走了，杨靖宇诙谐地说：“你家这位小金子兄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必不在你我之下。”

王凤阁叹了声：“世道不好，他连正经读几天书都不可能，只好由我代为启蒙。”

杨靖宇：“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也许比娇生惯养的更容易成材。”

王凤阁：“我们举义旗抗日，还不是为了他们日后能做一个有祖国的人！”

杨靖宇看到粗木条案上有些纸笔，就问：“王将军真是征战不弃书法呀！”

“涂鸦而已。”王凤阁说。杨靖宇这才抬头看了看悬之于壁的一幅字画，写的是：铁肩担道义。

杨靖宇：“下句应当是妙手著文章。阿亭兄怎么舍弃了？”

王凤阁：“国难当头，还是先担起道义来吧，等天下太平了再去著文章不迟。亡国之奴，再好的文章也是奴才文章啊！”

“说得好！”杨靖宇说。

王凤阁拿过纸笔，说：“上次忘了，这次可要靖宇兄为我留下墨宝。”

杨靖宇推辞地：“我哪有书法功夫啊，岂不贻笑大方？”

王凤阁：“你别客气，我见过你们一军出版的刊物，《民族魂》的刊头是你写的吧？”

杨靖宇：“他们非要我题，塞责而已。”

“那可不是塞责。”王凤阁说，“你的草书正经有功底呢，今天就别吝啬了。”

杨靖宇无奈，只好说：“那我就献一回丑吧。”

王凤阁亲自研墨，杨靖宇铺开宣纸，毛笔在砚台里濡了几下，抬头略一思忖，写了下面几句格言：

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

写罢掷笔。王凤阁沉吟着：“好像是一首词赋上的句子。”

杨靖宇：“宋代汪莘的话。”

王凤阁吹着墨迹：“好书法，好骨气，我如果能活到抗日胜

利，我就把这些条幅办一次展览，我还要请所有浴血白山黑水的英雄们每人留一幅字。”

杨靖宇：“阿亭兄真是一位儒将啊！”

王凤阁移开字画，说：“书归正传，现在谈正事吧。我知道你亲自来，一定有重要的事。”

杨靖宇：“野副昌德上任了，我想给他一个像样的见面礼，小打小闹的没意思。”

王凤阁会意地一笑：“你是不是相中一个地方了？”他手蘸着茶水，在八仙桌上写了一个“摩”字。杨靖宇不禁大笑：“真是不谋而合，摩天台是敌人的大本营，又是军火库、服装仓库所在地，野副昌德派了心腹成田大佐一千余人的正规军，还有满军驻防，如果捣它一下子，那太解渴了。”

王凤阁：“好是好，不过这可是块硬骨头。”

杨靖宇：“所以我才来请救兵啊。如果把祁永全、李洪斌各部都联合起来，来个突袭，以多胜少，还是有把握的。”

王凤阁：“靖宇兄肯定是成竹在胸。把方案拿出来我看看。”

杨靖宇：“你老兄真是，八字还没一撇呢，哪有什么方案呀？”

王凤阁固执地：“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这人我还不知道？以前咱们联手攻打柞木台子、占柳河、打山城镇，你哪一个不是早就胸有成竹了？”

杨靖宇这才笑着从怀中拿出两张纸，递给王凤阁，说：“还不成熟。”

王凤阁：“只要有决心，咱们就按你的主意行事，其他几股势力，我去串联也行。”

杨靖宇点了点头。

22 抗联密营外的山路上

一骑黑马在山路上奔驰，红色斗篷飞起来，这是梅花鹿正送宫常升回密营来。

在盘山路一条淙淙的小溪旁，梅花鹿跳下马来，说：“到了你们密营边上了，我不能再远送了。”

宫常升也跳下马来，却有几分依依不舍：“其实，你不用怕，我给你担保，你去见见杨司令呗。”

“少啰唆。”梅花鹿说，“我说过，我不可能归到你们大绺子去，我单枪匹马地干，多自在。”

宫常升：“可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梅花鹿乐了：“你还是我劫法场劫下来的呢。”

宫常升：“好吧。万一……日后你有难处了，就来找我吧。”

梅花鹿：“别婆婆妈妈的了。”她一闪身上了马，原地兜了个圈子，忽然说：“别白认识你一回，该给你点有念性的东西。”她想了想，拔出腿扎子，从帽子后头扯出头发来，咔一刀割下一络青丝，用头绳系了一下，扔给宫常升：“愿意留着呢，就留着，没啥劲，就扔了。”

宫常升惊异地捧着那络青丝，一时不知所措的样子。

“犯什么傻呀？”梅花鹿笑道，“别想美事，这可不是订情物啊。”说罢，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那匹黑马很快消失在远山背后，留下宫常升仍站在松林里发呆。

23 周家堡子村口

大队抗联正从村边经过，村民们夹道相迎，很多人把煮熟的鸡蛋往战士兜里塞，有的送米、送面，场面热烈。

杨靖宇骑着高头大马，威武地走在队伍中。

24 乔家院子

废置不用的铁匠烘炉犹在。

25 乔家屋子

屋子里黑咕隆咚的，大老乔一条腿跪地，正一口一口地喂老娘喝稀饭。外面传来阵阵的人喊马嘶声。

乔母：“外边啥事这么热闹？”

大老乔：“抗联打咱村过呢。人海了！八成是要打大仗，咱村一下子有十多个人跟上队伍走了，二牛、三杏、狗蛋子……”

乔母：“你是不是也活心了？”

大老乔掩饰地：“没，没有。”

乔母：“都是娘拖累的，大鼓书里说岳母为儿子刺字，精忠报国，那才是劝儿行大孝！守在娘跟前不算大孝。”

大老乔：“娘，再吃点。”

乔母摇摇头，沉思良久说：“不吃了，我在外头晾着一件小褂，你给我摘回来。”

大老乔替母亲掖好被角，跑了出去。

乔母摸索着欠起身，抖抖地从炕的墙台针线筐箩里抓起了剪子。

剪子举在乔母跟前，她像在权衡着什么。耳畔轰响着战场的枪炮声、厮杀声，她眼前幻化出一片红光，红光中他的儿子挥舞大刀，跃马冲阵……

26 乔家院子

大老乔从铁丝凉衣绳上摘下冻得硬邦邦的蓝褂子，正在犹豫，猛听屋里咕咚一声响，他三脚两步奔进屋去。

27 乔家屋子

一推开门，大老乔大叫了一声“娘”扑了过去。原来他娘已栽倒在炕沿下，脖子上血流如注，她手里还紧握着那把剪子，一双充满慈祥与疼爱之意的眼睛盯着儿子。

大老乔一把夺过剪子，失声地：“娘，你这是干啥呀！你不是叫儿子没法做人了吗？”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抱住母亲不放。

乔母：“娘正是……叫你……堂堂正正做人，才……才这么做的。这回，你，你心静了，没有挂牵了……去投……杨司令吧……赶走小日本那一天，你到娘坟上去告诉一声，声大点，娘耳朵背……”两颗浑浊的老泪从她眼角流出来。

大老乔僵在那里。

28 村外大榆树下

一堆黑土坟平添在白花花的荒野上。坟头插着灵头幡，大老乔木然站在坟前，北风呜呜地叫着。他又趴下去，给娘磕了3个响头，从冻土里拔出一把自己打造的大刀片，往身后一背，大步流星地走去。

29 摩天台敌人据点外

杨靖宇带着宫常升、程斌、宋方几个人正在观察敌情。

部队全隐蔽在林子里或坐或站待命。

杨靖宇用单筒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对宋方说：“告诉二师曹国安，叫他把队伍拉到红土崖去，增加伏兵兵力。”

程斌：“二师堵的口子肯定是鬼子撤退的方向，怎么不兜旋打呀？”

杨靖宇：“围在摩天台一处打，也许两天也吃不掉，等到大队鬼子增援，我们要吃亏，只能打快拳。我是放他们出去，走出10里地，正好中三师和王凤阁的埋伏，那儿是两山夹一沟，我

真怕他们不走那条道呢。去吧，马上去传达。”

宋方走了两步，杨靖宇又说：“你就留在二师吧。”

宋方答应一声走了。

杨靖宇：“走，咱们回到林子里饱餐一顿，小鬼子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把主力调到这儿来。”

程斌：“咱们天天晚上行军白天睡觉，没白折腾。”

30 通往埋伏地的小路上

杨靖宇一行人分散着走来。

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出个黑大汉，拦路站住，原来是背一把大刀片的大老乔。

聂东华、朱文范、黄生发几个人迅速跳到杨靖宇身前，3支枪一齐对准了大老乔。

“别勾火！”杨靖宇分开几个警卫员，问大老乔：“你是什么人？”

大老乔：“我是打铁的，人称大老乔。我是来找杨司令投军的。”

杨靖宇走过去问：“怎么不在家打铁了？”

“日本鬼子哪让你打铁呀！我早想当抗联了，都因有个瘫痪老娘。娘怕扯我后腿，前几个自尽了，临咽气嘱咐我来投杨司令……”说着，眼里又涌出泪来。

杨靖宇：“为了你娘的心，收下你了，宫常升，你带他到连里去。”

宫常升从后面跑来，一见大老乔，愣了：“是你？”

两个人抱到一起。

杨靖宇：“你们认识？”

宫常升：“他就是我们在老林子里救的那个铁匠。”

大老乔吞吞吐吐地：“有一样，磨不开说……”

杨靖宇：“你说吧，一家人了嘛！”

大老乔：“我是大肚子汉，吃得多，别叫我饿着，我什么苦都能吃，就怕挨饿。实在不行饭锅巴啥的多给点也行。”

他说得大家都乐起来。

聂东华说：“那得了，你上炊事班去吧，司务长老李头能多赏你点剩饭吃，再不，偷点嘴吃。”

人们又乐。

“饿不着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宫常升说，“跟我走吧。”

“枪呢？”大老乔说，“总不能让我耍大刀片吧？”

“你还真得耍一阵子。”宫常升说。

杨靖宇：“好多战士的枪，都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也好，凭自个本事吧！”大老乔摩拳擦掌说，“打机枪过瘾，老子就夺它一挺歪把子机枪过来。”

杨靖宇望着他笑了。

31 过场

救国军旗帜蔽日，骑兵驰过雪原。

山林队大刀闪光，队伍急速行进。

杨靖宇的部队也在挺进，骑师在前，雪尘飞扬。

杨靖宇和程斌率队进入总攻地点，战士们刀出鞘、弹上膛，伏在草丛中，目视前方。

王凤阁的救国军埋伏在沟口一侧，另一侧是曹国安、宋方指挥的二、三师。

一些服装各异的义勇军、救世军等名号不同的旗帜下，队伍拉开了进攻阵势。

夜半。杨靖宇看看怀表，向下一挥手。

宫常升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

随即，随着冲锋号响，抗日部队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

炮声、枪声响成一片。

伏在土坡下的大老乔急得举刀嗷嗷直叫，央求一个战士：“借我一颗手榴弹呗！”

那战士不情愿地给他一颗。

他站起来，拧盖拉弦，骂了一声：“你奶奶的！”用力投出去。

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时，大老乔高兴得手舞足蹈。程斌过来，厉声喊：“趴下！”

随即敌人一梭子子弹泼过来，溅起大老乔身边的雪粉、泥土。大老乔忙趴下，拍拍身上四处看看，说：“没枪眼儿，没打着。”

几个战士忍不住乐。

32 摩天台据点

火光映红了天，日兵仓皇从梦中爬起，匆忙还击。

33 大队部

成田大佐在摇电话：“不好了，红胡子主力部队在围攻这里，请求援军。”

34 东边道讨伐总部

躲在被窝中的佐佐木懒洋洋地说：“你又大惊小怪，所有的饭桶都夸大敌情，把几个毛胡子也说成是主力。”

成田的声音：“你听，有炮声，有重武器，不是主力怎么可能有炮？”

佐佐木：“杨靖宇的主力在集安、长白一线，怎么会一下子跑出600里地，到了摩天台？他们有飞机吗？”

对方：“拜托了，派援兵来吧。”

佐佐木：“如果真是抗联主力，我请求处分；如果不是，你提头来见我。”他啪地放下了电话，想了想，马上又摇了一个电话，下达命令，“传我命令，山城镇和海龙、敦化的三个步骑混成旅，连夜向摩天台开拔，去解成田大佐的围。”

之后，他才披着睡衣起来，站在地图前抽着烟琢磨。

35 摩天台

冲锋号声中，抗联骑兵在冲击，步兵从山上冲下来向北门攻击。

日军夺路从南面溃逃。

大老乔挥舞大刀一阵猛跑，随手砍倒几个日本兵，见前面有一个提歪把子机枪的在跑，他大叫一声追过去。

在一座仓库前，日本兵无路可逃，扔下机枪，挥舞军刀迎过来，大老乔大吼大叫，舞得大刀片八面生风，两个人周旋了几个回合，大老乔双手举刀，砍飞了日本兵的战刀，又使尽平生气力劈下去，鬼子兵脑浆迸裂。

大老乔跑过去拾起歪把子机枪，啊啊大叫，一路扫射。

36 黑石砬子伏击地点

成田大佐骑马带败兵赶来，刚入沟口，王凤阁喊了一声打，各种火器齐发，敌人顿时乱了套，刚要往后退，二师、三师又从背后堵住了沟口，敌人想冲上高坡，占领制高点，成田大佐的马受了伤，把他弹下马来。他挥舞指挥刀，亲率一部分士兵抢占高地。

宋方带人反冲锋。

成田中弹倒地，大批日本兵陈尸雪野。

宋方、曹国安、王凤阁分别率众从两面山上冲下来，四面围

剿敌人。

37 摩天台

所有的仓库打开，战士们在往外搬运布匹、枪械、弹药。

杨靖宇走过来督促：“要快！我们必须马上撤走，他们有铁路，援兵马上会到。”

果然，远处已有密集枪声传来。

宫常升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敌人的铁甲列车满载援兵过来了。”

杨靖宇问：“黑石砬子那儿怎么样？”

宫常升：“痛快，成田部下一千多日本兵全部消灭。”

杨靖宇：“传我令，马上撤，按原方案，分成 8 个分队撤，化整为零，命令二师断后，尽量多带战利品！”

宫常升立正：“是！”跑去。

38 铁路线上

探照灯雪亮，隆隆声中，铁甲专列开到，日军汹涌而来。野副昌德站在铁甲车上。

然而，摩天台据点仓库一空，到处是大火和日本人尸体。

野副昌德、岸谷隆一郎站在废墟上，牙齿咬得格格响。

39 周家堡子村

村子里一片混乱，日本兵四面包围了村子。

房顶上、高坡处都架着机枪。

日本兵正从每家每户把男女老幼赶出来，赶到村东的打谷场上。

人们愤怒地挤成一团，不知日本人要干什么。

几个日本兵闯进一户人家，抓走了大人，一个 15 岁左右的

孩子机灵地钻到了锅灶底下，没被鬼子发现。

40 打谷场上

大约一千多村民在寒风中站立着。男人纷纷挤到前面来，把老人、妇女和孩子挡在后面。

岸谷大佐在一大批军官簇拥下，来到人群前，不说话，扫视着一张张脸。

41 临时宿营地

杨靖宇心情沉重地迎着一副担架走来。

担架在他面前停下，一个战士向杨靖宇敬礼，眼含热泪。

杨靖宇轻轻拉开蒙在担架上的军大衣，露出宋方苍白的脸。

杨靖宇的手有些抖，缓缓举到帽沿儿上。

在场的人都对烈士敬军礼。

金月亮小声啜泣起来。

杨靖宇挥挥手，担架抬走了。

曹国安：“如果不是他们断后顶着，大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杨靖宇没说什么。

忽然有人来报：“日本人把周家堡团团围住了，说是匪区，有可能血洗。”

杨靖宇立刻下令：“宫参谋，集合 200 骑兵，马上去援救。”说毕上马。

程斌：“司令，你不能去！”

杨靖宇：“当人民支援我们时，我们说过不需要了吗？”

程斌语塞。

42 周家堡子打谷场

岸谷隆一郎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人群前。

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如临大敌。

几十挺机枪的枪口对着人群。

43 雪路上

马蹄翻飞，蹄声嗒嗒，杨靖宇、宫常升正率领骑兵飞驰而来，扬起冲天雪尘。

44 周家堡子打谷场

好像是疲乏了，岸谷隆一郎竟然冲着村民们笑了一下，然后快步离开了。

当岸谷隆一郎跨上战马，带着随从走出村口时，他突然听到背后开了锅一般的枪声。

他的马停了一下，但他在马上却始终没有回过头去，随即策马离去。

村子里，几十挺轻重机枪喷吐着火舌，向赤手空拳的村民们疯狂扫射。

人们一排排倒下去，挣扎起来，护住孩子，再倒下去……血肉横飞的一幕让人目不忍睹。

黄昏时分，打谷场上堆起了一座人山。

45 周家堡子

火焰冲天，所有的民房被烧。

当杨靖宇、宫常升的骑兵冲进一片火海的周家堡子时，他们都被眼前目不忍睹的惨状惊呆了。如血的残阳照着打谷场，血水把白雪染红了一大片，男女老幼的尸体堆积如山。

大老乔在尸山前面号啕大哭。

杨靖宇难过地脱下了帽子。

所有的骑兵战士也都脱帽默哀。

北风呼啸，战马嘶鸣。

在一堆烧着的民房前，宫常升领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瑟缩着双肩，一双眼睛恐怖地瞪着，满脸是锅底灰。

宫常升：“从倒塌的房子里扒出来的，他可能是全村惟一活着的人了。”

杨靖宇拿出手绢替他擦去脸上的黑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孩子：“二嘎子。”

大老乔走过来，说：“这不是老张家的二嘎子吗？”

二嘎子扑到大老乔怀中哭起来。

杨靖宇：“二嘎子，你大名叫什么？”

二嘎子摇摇头：“没起大名。”

这时聂东华从火堆里拨拉出一堆东西，其中有一个玉石图章，递到杨靖宇手中。

杨靖宇看了看那枚阳文图章，念了出来“张秀凤印”，他灵机一动，对二嘎子说：“你就叫张秀凤吧，给你，这手戳就是你的了。”

张秀凤接过手戳。

“你反正无家可归了，愿意跟我们走吗？”杨靖宇问。

张秀凤点点头：“我跟你们去打日本，为全村人报仇。”

杨靖宇回头对聂东华、朱文范说：“给他弄一套衣服，把他留在你们警卫排吧。”

46 周家堡子打谷场上

在尸体如山的原地，现在堆起了一座巨大的坟墓，墓前竖起一根原木，只刮去了一层皮插在坟前，上面大书：日本侵略者

1936 年冬残杀周家堡子无辜百姓 973 人，血债永志不忘。

杨靖宇率骑兵在巨坟前默立，一排马枪举向天空，同时鸣枪志哀。

47 周家堡子大坟前

日军、伪军列成方阵肃立打谷场上。

岸谷隆一郎带一批军官有些不安地在阵前等待，时而看表，时而跷足远望。

一阵马蹄声响过，只见野副昌德骑马走来，岸谷等军官向他敬礼。

野副昌德不理睬地缓缓下马，看了一眼千人坟，又看了看伪军的方阵，然后久久地逼视着岸谷隆一郎。

终于，他狠狠地抽了岸谷隆一郎两个嘴巴。

岸谷大为意外，踉跄后退几步，只听野副昌德用十分沉重的声音说：“战争，是军人之间的残杀，为什么要祸及普通百姓？难道你没有兄弟姐妹吗？”

在场的伪军们十分诧异地望着野副昌德。

岸谷隆一郎和日本军官们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

人们看见野副昌德眼中有泪，他走到大坟前，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

48 日本讨伐队临时指挥所

野副昌德把一枚勋章亲手戴在岸谷隆一郎的胸前。岸谷受宠若惊：“这……我该受到的，是惩处呀！”

野副昌德叹口气：“你只要不记恨我打你耳光的事就行了。岸谷君，你在周家堡子的做法，是立功，不是过错，只不过，有时笼络人心比杀人更有用处。”

岸谷：“我懂了。”

野副走到地图前，说：“王凤阁是杨靖宇的一支别动队，他扎山寨为营，是他失算，杨靖宇就狡猾得多了，他在林海中找到处有密营，不留踪迹，神出鬼没，防不胜防。”

49 方正县汪洪九军军部

周保中正在召集三军、五军、八军、九军及第四军分遣队干部会议，以利协调作战。打字幕：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50 集安王凤阁山寨

日本飞机在山寨上空飞来飞去。

王凤阁一身戎装，和手下的人仰头看了一阵，说：“飞机在头顶转悠什么？”

副官长蓝德学：“会不会在侦察呀？”

这时有手下的士兵来报：“报告王司令，我们被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有鬼子，也有山林警察队，红袖头……”

王凤阁：“到底有多少人？”

士兵：“大概有几万人。”

王凤阁：“好啊，吃到我头上来了。各团注意警戒，小日本子敢往上攻，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51 讨伐总部

岸谷隆一郎：“消灭了王凤阁，等于砍掉了杨靖宇的左膀右臂。”

野副昌德：“他绝对想不到我会先拿他开刀。”

岸谷隆一郎：“杨靖宇想救王凤阁也来不及，他们相距太远。”

野副昌德：“我要打一个措手不及，不等杨靖宇得到消息，

王凤阁已经完蛋了，他万万想不到我来得这么快！”

52 杨靖宇司令部门前

大老乔见老李头正在煮饭，就主动跑来拿起水桶：“我替你挑水。”

金月亮正在树枝上晾绷带，一见大老乔抢着担水就对聂东华挤挤眼说：“看，大老乔又给老李头打溜须去了，好混几块锅巴吃。”

李泰来偏偏听见，说，“又嚼什么蛆？大老乔肚量大，就是不帮我挑水，我也得多给他点吃的呀，好的没有，锅巴还不管够？”

晾完绷带的金月亮看见张秀凤在地窖子门口忙活，就问：“张秀凤，你忙活啥呢？”

张秀凤笑笑，没出声，原来他正在缝狗皮袜子。

金月亮：“你还有这个手艺？给谁缝的呀？”

张秀凤：“给杨司令呗。他的靰鞡里絮靰鞡草太费事，晚上又不脱鞋，靰鞡草都湿透了，冬天他的脚都冻了，你看！”他拿出一个小瓶，里面有些油。他说，“这是獐子油，抹上，能治冻疮。”

金月亮：“你赶上女人的心细了，怪不得杨司令喜欢你，连文件都叫你保存呢。”她拧开小瓶盖，闻闻说：“一股腥味，哎，我的脚也冻了，我抹点试试。”

张秀凤一把夺回小瓶，说：“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淘弄这点獐子油，你也来抹，他也来蹭，杨司令用什么？”

金月亮一撇嘴：“小抠样！我冲杨司令要，他也能给。”她赌气一扭身走了。

朱文范走来，说：“咋了，嘴噘得能拴头驴！”

金月亮：“我找杨司令告状去！你看把张秀凤美的，好像杨

司令老大他老二了！”

朱文范：“你除了哭鼻子就会告状，要告状，现在也别去，杨司令急得火上房了，正召开紧急会议呢。”

“怎么了？”金月亮问。

朱文范：“王凤阁叫日本人包了馅儿了，咱们知道信儿太晚了，都打3天了，听说山寨都炸成平地了，也不知王凤阁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金月亮：“倒是快去救啊！”

朱文范：“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说得倒轻巧！若是那么容易，杨司令能着急上火吗？”

金月亮：“那可咋办？”

53 老虎顶子

王凤阁率领残部边打边撤，来到老虎顶子地段，王凤阁问：“这是哪儿？”

副官长：“这是老虎顶子，不容易守。日本兵又增加了小越部队，梁簌部队，还有中川联队，离我们最多10里地，咬着屁股追呢。”

王凤阁：“在老虎顶子顶一阵！然后向杨司令那边靠拢。派去给杨司令送信的人走几天了？”

副官长：“4天了，就怕他路上出事。”

王凤阁：“再派一个人去。”副官长答应一声刚要走，王凤阁又叫住了他，他看了看漫山遍野冲上来的敌人：“告诉杨司令，不要来救我们，会中埋伏，保存实力要紧，说我王凤阁来世再见了。”只见他眼中热泪盈眶。

副官长庄严地敬军礼。

王凤阁手提一挺轻机枪，摆在山头上，说：“守住这个山头，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伤员到后面去，其余的人跟我守一线。”

救国军战士在山头上构筑简单工事。

一些伤员在帮助战斗员运子弹箱，小金子和妈妈也吃力地抬了一箱子弹过来。

王凤阁替儿子抬过子弹箱，抱起小金子悲壮地说：“我儿子5岁半就上战场了，古往今来第一人，好样的。”

小金子跳下来，用小手托起轻机枪的子弹链，说：“爸爸，我帮你压子弹，我不怕枪响，你看！”他让父亲看他的两个耳朵原来都堵着棉花球。

王凤阁亲了儿子一口，刚要说什么，山下鬼子发起攻击了，炮弹呼啸而来，在阵地左右连续爆炸。王凤阁把儿子用力一推，张氏领儿子连滚带爬地下去了。

轰击过后，日本兵漫山遍野冲上来。王凤阁甩掉了棉衣，喊一声：“给我狠狠打！”他几乎是站着打机枪的，敌人在半山腰倒下一片。

少顷，敌人又掷六〇炮。王凤阁左右不断有人倒下去。

军旗炸倒了，王凤阁过去扶起来插牢，他顽强地射击着。

54 救援路上

杨靖宇的骑兵呼啸而来。

在一片黑松林前，遇上了日本伏兵，子弹如泼雨般扫过来，把杨靖宇的骑兵压了下来。

双方僵持着。

受了重伤的救国军副官长来到杨靖宇身旁，说：“杨司令，快撤吧，王司令让我告诉你，千万别过来了，王司令已经守不住老虎顶子，我们已经没救了。”

杨靖宇：“王司令现在哪里？还在老虎顶子吗？”

“在大南岔。”副官长说，“在老虎顶子，有二百多弟兄战死了，王司令向大南岔撤时，跟在身边的只有四十几个人了。”

杨靖宇的手重重地拍在树干上，满眼是泪，大叫一声：“阿亭兄啊，我来迟了！”

55 大南岔山上

这是战斗的间隙。阵地上滚动着浑浊的硝烟，雪地上到处是血迹，又有二十多个烈士尸体横陈雪地上。

王凤阁看看身边，除了蓝德学等8个战士外，只有自己的妻子、儿子了。

王凤阁：“你们还有多少子弹？”

几个战士都摇摇头。

王凤阁默默地举起机枪，在大青石上摔断。

战士们纷纷仿效，都摔烂了枪。

小金子望着大人们的脸。

枪声、喊杀声又起。

日本人、邵本良的伪军蜂拥而上。

王凤阁抱住小金子，说：“儿子，别怕。我真浑啊，怎么没给自个留颗枪子儿呢！”

8个战士围在王凤阁四周，像一座雕像。

这使攻到眼前的敌人都停了下来，忘记了向他们开枪。

56 大南岔集团部落

日本兵把王凤阁等人押到大南岔这个围铁丝网四角筑有炮楼的集团部落。

铁链子哗啦啦响，王凤阁和蓝德学等人被押进村子时，百姓都从门缝、窗户眼儿往外张望，个个脸上是惋惜之状。

有个老太太满眼是泪，跪在菩萨面前哭述：“菩萨呀，你怎么不开开眼啊。”

57 邵家大院

日本兵把王凤阁等人押到院中，佐佐木和野副昌德却站在院外，佐佐木看了一眼大碾盘，对岸谷隆一郎说：“给新京关东军司令部拍电拍去了吗？”

岸谷隆一郎：“嘉奖令已经到了，植田大将还叫马上报有功人员，报到大本营去，要等待天皇陛下嘉奖呢，二位将军当然是头功。”

野副昌德笑笑：“我无意于嘉奖，不要报我的名字了。”佐佐木看了他一眼，掉头走开，野副昌德也走了。

岸谷隆一郎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面对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日本兵、伪军，岸谷隆一郎对一个少佐耳语几句，那少佐走进院子，来到王凤阁面前，说：“真对不起了，我怕有人来劫法场，得委屈你一下。”

不等王凤阁说什么，拥上来几个日本兵，手拿铁锤和大钉子，掀起王凤阁的双臂，硬捺到碾盘架子上，要往手上钉钉子。

王凤阁的妻子大叫一声，扑过去护住丈夫，小金子也吓得哭起来。王凤阁说：“儿子，你是男子汉了，不哭。”

儿子果然止住泪。

王凤阁对日本少佐说：“狗杂种，钉吧！这证明你们害怕。”他把眼一闭，头一昂，等待着。

咚地一声锤响，血溅起老高，小金子哇地一声惊叫，张氏昏倒在地，王凤阁身体向上一耸，大汗渗出，接着又是咚咚几声。

王凤阁昏死过去，两只手上钉着 8 寸长的大钉子，一片血迹，好多伪军都垂下头，扭过脸去不忍看。

院外，野副昌德笑笑，对岸谷隆一郎：“成田大佐的夫人什么时候到？”

岸谷：“明天早上。”

野副昌德又笑笑，边走边吩咐下级：“弄点好吃的，中国人

上刑场不是叫出红差吗？再大吃大喝一顿，当个饱鬼。咱们别太委屈王将军了。”

岸谷：“将军难道没有劝降王凤阁的意思吗？”

野副昌德：“不同的人不同对待。对付抗联共产党，如果劝降一个，可以瓦解一大片。对王凤阁这样的义勇军，抓一个杀一个，吓破他们的胆。”

岸谷未置可否地望着他。

58 邵家大院

黄昏时分，夕阳残照，暮鸦乱飞。

王凤阁醒过来，疼痛使得他脸都扭曲了，儿子抱着他的腿在呼叫：“爸爸，疼吗？”他强忍着笑了：“儿子，怎么不疼？可是，男子汉不怕疼，这比当亡国奴的滋味好受，儿子别怕。”

小金子：“我不怕。”

这时一个日本兵端了一碗肉、一盘子馒头来到小金子面前，叫他吃。小金子接过盘子，一下扣到了日本兵脸上：“臭鬼子，谁稀吃你的东西！”

鬼子兵又羞又怒地拔出刀来，张氏奔过来，抱住孩子，那日本兵抹了一把脸上的菜汤，又把刀按回了刀鞘。

“是王凤阁的儿子！”王凤阁疼得龇牙咧嘴地夸赞说。

这时，邵家的大儿媳含着泪走过来，捧来一个苞米面大饼子，递给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也遭这么大的罪，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吃吧，大婶，这饼子干净……”她四下望望，下半句没敢出口。

小金子似乎想了想，接过饼子，说：“我懂。”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了几口，又踮着脚叫爸爸咬：“爸爸，您吃几口……”

王凤阁热泪滚滚，张氏低头啜泣。

邵氏媳妇忍住呜咽赶紧跑回上房去了。

日本兵、伪军们表情各异地看着这一幕。

59 通化讨伐司令部

野副昌德毕恭毕敬地在听电话，始终只有一个字：“是，是……”

当他放下电话时，斜了岸谷隆一郎一眼，说：“上面还是让我们劝降王凤阁。”

岸谷：“怕没有用。通化县警察署长纪大作、满军廖团长都出过面，请他吃饭，饭桌子也掀翻了。”

野副昌德：“植田大将过于相信劝降的作用了，我们再来一回吧。你去把他押来，我直接谈。”

60 一间大和式房间中

歌舞伎摆上了清酒、小菜，身穿和服的野副昌德见拉门拉开，起身笑迎王凤阁：“请，王将军，请！”

王凤阁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野副昌德：“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本来有那么好的日子过，你有钱、有地位、有学问，当个通化省省长也应该。可你却卖了家产和我们作对，吃了这么多苦头，我一方面敬重你，一方面为你可惜，我不明白。”

“是吗？”王凤阁缠着绷带的两手交叉在胸前说，“你是日本人吗？”

野副昌德：“当然。”

王凤阁：“那么，我也一样。我是中国人，爱我的祖国。所不同的是，你现在爱的日本国是侵略者，我捍卫的是被蹂躏的祖国。”

野副昌德抽着烟，半晌才说：“我最怕和明白人谈话。糊涂虫可以被我的劝降，可在明白人面前，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敬重王

将军，我只能成全你的清名了。”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61 一路军密营

在一个向阳坡，绿草萋萋，野花遍地。

杨靖宇膝上垫着皮挎包，正在写什么。聂东华、朱文范在不远处走着。

金月亮欢蹦乱跳地向杨靖宇跑来，朱文范用嘴“嘘”了一声，上去拦阻。聂东华说：“拉倒吧，你惹不起她。”朱文范说：“幸亏是月亮，若是日头，更无法无天了。”

金月亮跑到杨靖宇跟前，小声说：“我要报告一个秘密。”

杨靖宇：“去去，我要写文件。”

“那你别后悔。”金月亮转身就走。

杨靖宇只得抬起头来：“你回来。”

金月亮得胜般地龇龇牙，她斜了聂、朱一眼，撒娇地抱住杨靖宇的脖子，小声说：“宫参谋有相好的，犯纪律啦。”

“胡说！”杨靖宇正色道。

“你不信？我还能屈赖他。”金月亮从背后拿出一络扎着红绒绳的青丝，“我从他皮挎包里抖出来的。”

杨靖宇先是一怔，随即说：“啊，是这个呀，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我叫他淘弄的药引子。”

“啥药引子？”金月亮问。

杨靖宇：“一个老中医说，我的胃疼病犯了，要用没出门子大闺女的纯黑头发烧糊了冲服下去，止疼。”

“我差点屈赖了好人。”金月亮笑了，“那你干嘛找别人啊，再胃疼，我较头发给你，都剃光了也行。”

杨靖宇：“那我们的月亮不成了小尼姑了吗？”

两个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62 林中

杨靖宇与宫常升边走边谈。

宫常升一脸委屈地：“真的啥事没有，她非要给我嘛。”

杨靖宇乐了：“女人给男人一绺青丝，这是什么意思？傻子也能明白呀。”

宫常升急得连连说：“我真的没有、没有。”

杨靖宇笑了：“傻瓜，有人爱有什么不好？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苦行僧。不过，现在条件太恶劣，民族大义不容许我们有天伦之乐，为了天下人幸福，我们不得不当苦行僧。”

宫常升松了口气：“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非挨一顿撻不可呢。”

杨靖宇问：“能找到她吗？”

“不易，她可是天马行空。”宫常升说，“找她干吗？”

“我想见见这个传奇英雄啊！”

“她可不敢见你。”

“为了她错杀了咱们打入敌人内部的于会长？”

“可不是。”

“那就给她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叫她设法去救王凤阁出来，我们无法搞军事行动，目标太大。”

“行，我去找她。”宫常升说。

“你不说找不到吗？这回怎么又行了？”

“她留了一个地址，是通化市一家棺材铺。”

杨靖宇乐了：“我们可不买棺材，叫她留给日本人吧。”

宫常升也忍不住乐了。

63 放山人小木屋前

宫常升在木屋前走来走去。

一阵马嘶声过后，梅花鹿在疏枝败叶的林隙间闪现出来，她

来到宫常升面前下马。

宫常升高兴地：“还真灵，一个电报就把你招来了，这个收电报的人是你什么人啊？”

“掌柜的呀！你信不信？”梅花鹿调侃地说。

宫常升摇摇头：“一个开棺材铺的，能驾驭得了你？我不信。”

梅花鹿：“找我啥事？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宫常升：“我们在摩天台打了个大胜仗，你听说没有？”

梅花鹿：“我又不是聋子！怎么，要分我一点洋捞儿？”

“可是。”宫常升说，“王凤阁的救国军全军覆没了，王凤阁全家押在通化，得想法救出来。”

梅花鹿：“你们人强马壮，去打通化呀！”

“你尽开玩笑。”宫常升说，“通化一带有十几万敌兵，说打就打得下来吗？这事，得使巧计，所以来求你了。”

梅花鹿：“你以为又像劫你法场那样容易啊！你们花多少钱雇我呀？”

宫常升：“你是要钱的人吗？”

梅花鹿叹口气：“你真是我的冤家，弄不好，你把我也搭进去了。”

宫常升：“你这么说，就不好求你了。”扭身就走。

梅花鹿：“回来！我去就是了。”

宫常升：“我们给你当助手，要几个去几个。”

“去多了赘脚。”梅花鹿说，“有三五个就够了，接应一把。”

宫常升：“你真仗义！走，我领你去见杨司令。”

“等我干成了这件事，再去见他。”梅花鹿说，“那时也好将功折罪。哎，是杨司令叫你来找我的？”

“可不！”

“我不信。”梅花鹿说，“杨司令手下啥能人没有，会想到我。”

“都是你那络头发惹的祸！”宫常升说。

“是吗？”梅花鹿爽朗地笑起来。

64 通化市

天阴着，大街小巷站满了日伪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伪警察敲着锣沿大街喊着：“看出红差了！”“匪首王凤阁今日在柳条沟门正法。”“每家每户都得去刑场喽，违者从严惩处喽！”

随着沉闷的锣声，男女老幼被军警赶出家门，不情愿地走上大街，形成夹道人墙。

突然，一阵马蹄声急骤响过，百余骑日本骑兵吆喝着开道。之后是十几辆摩托车驶过，再后过来两辆卡车，支着轻重机枪，站满日本兵，个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第三辆车紧随其后，车上五花大绑着王凤阁，头上插着画了红杠的招子，上写“反满抗日匪首王凤阁”。

第四辆车上绑着张氏母子。

第五辆车上是蓝德学等8名战士。

后面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机枪架在车棚上。房顶上也架着机枪。

老百姓望着小金子依偎在母亲怀中，都流了泪，赶紧低头掩饰。

气宇轩昂的王凤阁一路上呼喊：“同胞们、乡亲们，为了不当亡国奴，我王凤阁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中国是亡不了的，倒下我一个王凤阁，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中国必胜，日寇必败！”

他在人群中发现了热泪盈眶的宫常升，他深情地看了一眼，高声道：“告诉杨司令，我不能和他并肩作战了，让他多替我消灭几个敌人！”

后面的吉普车中，坐着拄军刀的佐佐木、野副昌德和岸谷隆一郎，面色冷峻。

人群中的梅花鹿向后一闪，闪到了一家当铺的后墙根下。看四周没人的宫常升装着找火抽烟蹭了过来。

梅花鹿小声说：“今天劫不成了，你看这阵势。”

宫常升：“是啊。就是把咱全军拉上来，也不一定能成。这怎么办？”

梅花鹿：“原来合计的方案不行了。你们别管了，由我一个人闯闯看，你们在柳条沟门后头的坟地等我。”

宫常升：“你可不能瞎来呀……万一……”

“万一我出了事，也没啥，我杀了 80 多个日本人，早赚了。只托你一件事，叫杨司令承认我是共产党，填到你们的花名册上。”

宫常升伸出手，紧紧抓住她的手，眼里噙着泪花。梅花鹿松开手，替他抹了一下泪：“其实，我哪乐意死呀！自从碰上了你，我的心就长草了……你不笑话我吧？”

宫常升又一次握紧了她的手。

梅花鹿突然说：“你亲我一下吧。我活了 25 年，还没让哪个男人亲过一口。”她笑了，笑得那么勉强，那么凄楚。

满眼是泪的宫常升抱紧了她，嘴唇缓缓地靠拢过去，梅花鹿轻轻闭上眼睛，从长长的睫毛下，闪出两颗晶莹的泪珠。

65 柳条沟门刑场

监刑的佐佐木、野副昌德和岸谷隆一郎坐在临时席棚里。席棚间摆了一溜长桌，铺着白布，桌上摆着十多个木牌位，每个木牌位后面都有一个用白布包着的骨灰盒，上面写着一些日本人的名字，第一个是“成田大佐神位”。

5 个哭哭啼啼的日本女人站在灵牌后面。

王凤阁一家 3 口人被从汽车上押下来。

王凤阁看了张氏一眼，说：“挺住，人早晚是一死，咱们死得值，你看，有这么多乡亲看着咱们上路，光荣，什么人能得到这份荣耀啊！”他看了一眼搂在张氏怀中茫然瞪着一双眼睛的小金子，长叹一声：“只可惜这孩子了，他才这么小……”泪水终于流下了面颊。

在人群中，梅花鹿一步步挤过来，挤到离监刑席棚子不远的地方了。

宫常升远远地注视着她。

一个鬼子少佐叽里呱啦地喊叫了一阵。

几个宪兵把 5 支步枪推弹上膛，走到王凤阁一家人 10 米开外，把枪放到地上，然后转身退回队列。

人们悄然议论着什么。

野副昌德站了起来，对灵牌前面的日本妇女深深一揖，说：“拜托了。为了天皇，为了圣战，为了大日本帝国，也为了你们被害的丈夫，请你们拿起枪，扣动扳机，打死你们的仇人。”

翻译用中国话对人们喊道：“这 5 位日本妇女，是死难的本国军官的妻子，她们今天亲自行刑，是为丈夫的在天之灵报仇的。”

几个日本妇女犹犹豫豫地走过去，却望着地上的三八枪发愣。

见此情景，王凤阁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日本少佐官喝问：“你笑什么？”

王凤阁说：“我笑你们的残忍和愚蠢。”他侧过身来，面对几个日本妇女说：“他们是禽兽！你们的亲人是被我们打死了，可你们想想，他们如果好好地待在日本，他们会死吗？他们被人驱使，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放火，他们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我们的人民，才真正应当惩罚他们。你们开枪吧，但你们永生永世都

会感到耻辱，而不是良心的安慰。”

几个日本妇女已经举起了枪，却茫然地看着王凤阁，显然不知他在说什么。

王凤阁对翻译怒声道：“你把我的话翻译给她们听，你有一点人味儿，你一字不拉地译。”

被王凤阁的气焰震慑了的翻译不得不走过去，用日语对5个日本女人咕噜了一阵。

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日本女人号啕大哭，扔下枪，捂着脸向后面跑了。

岸谷隆一郎气急败坏地站起来。他刚要发号施令，说时迟那时快，梅花鹿闪电般跳过去，一手卡住岸谷隆一郎的脖子，另一只手上的短枪顶在他肋上。她大叫一声：“马上放人！”

顿时乱了营。

野副昌德惊愣地退后一步，正当宫常升等人冲过去时，佐佐木已不顾岸谷了，他一挥手，刽子手们的枪响了。

王凤阁一家3口紧紧抱在一起，倒下去。

梅花鹿又怒又痛，大吼一声开了枪，岸谷左臂中弹倒下。她跳上台子，双枪齐射。

敌人所有的火力全向梅花鹿扫射。

梅花鹿连中几弹，她仍顽强地射击，她在茫茫人群中似乎搜寻着，她仿佛看到了宫常升正张着手臂向他奔来……

她缓缓地、缓缓地向后倒去……

66 抗联密营中

一绺青丝放在坟头上。

杨靖宇和战士们在坟前肃立。

宫常升的泪眼变得模糊起来，仿佛梅花鹿正骑着黑马，秀发飘逸，飞扬着红斗篷策马驰来。

他听到杨靖宇说：“把梅花鹿的名字填在一师花名册上，填在南满省委党员名册上。”

这声音在扩大，雷鸣般在林海上空回响。

67 一组过渡镜头

抗联二军、四军战士在魏拯民、李延平的率领下勇猛攻城。字幕：1937 年春，抗联二军、四军 1 400 余人猛攻依兰县城，毙伤日军熊谷部队 500 余人。

68 依兰县四道河子

周保中正主持吉东省常委会。

旁白：继杨靖宇组建抗联第一路军之后，1937 年 9 月，周保中主持召开吉东省常委会，决定将抗联第四、第一、第七军和第八、第十军，以及姚振山之东北义勇军、王荫武之救世军组建为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

69 杨靖宇率部袭击铁路隧道

字幕：1938 年 3 月 13 日，杨靖宇指挥一军直属部队兵分 3 路，袭击集安隧道工程，全歼守敌，解放劳工 1700 余人。

70 一处山林中

杨靖宇看着战士们在往地下埋粮食。

杨靖宇对程斌：“有了这些粮食，冬天又不成问题了。”

程斌：“往年指望老百姓上山打猎、打柴捎点，再不，秋收时故意留在地里一些庄稼。今年不行了，上山得有警察署发的进山证，多带一个大饼子，都能坐牢、杀头。”

杨靖宇：“敌人搞‘匪民分离’这招儿很毒辣呀，没有了百姓，我们就寸步难行了。”

程斌：“最近，受哈尔滨党组织破坏的牵连，咱们南满一些特支，中心县委也都遭到了破坏，今年可能一点经费都筹不到了。”

杨靖宇：“那买药品怎么办？”

程斌：“我想办法吧。”

71 密营

程斌正和几个人用破麻袋片捆扎成一个个小包，金月亮帮着往背筐里放。

金月亮：“能卖多少钱？”

张秀凤：“能卖好几万。”

金月亮拍手直乐：“这玩意儿这么值钱？那明年咱们在山背旮旯里多种点。”

程斌道：“你可别欠嘴！千万不能让杨司令知道。我若不是多长了个心眼儿，你拿啥去买药啊！李军医就会伸着手要盘尼西林、要奎宁的，我又不是摇钱树，我上哪儿整去。”

张秀凤：“程师长种的那片地，没叫人看见？”

程斌：“这老山老岭，年月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种几十垧地也显不出来。”

72 司令部

杨靖宇一边看文件一边洗脚，张秀凤提着个热水壶，不时地添加点热水。

杨靖宇在向曹亚苑、尹俊山等人说：“三路军往南打，我们可派人往北打。另外，西征要再来一次。我们一是要打通与关内的联络，二是更多地吸引住关东军，叫他们拔不出腿去，这样，也就支援了关内的抗战。”

曹亚苑：“现在敌人并大屯、搞集团部落，以为我们都压在

山里了，我们正应该溜出包围圈，往中心地带发展。”

杨靖宇点点头，说：“你们分头拿个计划出来。”一抬头，发现了张秀凤提着热水壶在加水，杨靖宇笑了：“我说这水怎么洗都不凉呢。放下吧，不兴这个规矩，谁叫你这么做的？”

张秀凤：“我自个。”

几个干部出去后，张秀凤要倒洗脚水，杨靖宇跳起来，赤着脚抢着去倒。

张秀凤：“那你的脚不是白洗了吗？”

杨靖宇这才笑了。他在门口猛然看见金月亮一闪，跟在程斌后头向林子深处走。

杨靖宇：“小月亮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张秀凤：“谁知道。”

73 炊事班大棚

一只大铁锅里熬着苞米粒子粥，李泰来用一把大锹翻腾着锅，大老乔在灶前烧火。

聂东华走来，打趣地：“又来打溜须了？”

李泰来：“那是。打打溜须，怎么的也多混碗泔水吃。”

大老乔嘿嘿笑了：“尽糟践我。”

张秀凤走来了，问：“饭还没好？”

老李头掀开一个猪腰形军用饭盒盖，里面是小饹子粥，他说：“你还得进去陪司令吃，若不，又像上回，他准出来和大伙儿一起抢苞米粒子粥吃。”

张秀凤：“司令也真是。这小饹子粥也是苞米，比苞米粒子能好吃哪儿去？”

老李头：“他那胃呀，真该吃点粳米、白面啥的补养补养，可他又不肯吃小灶。”

张秀凤提着饭盒走了。

金月亮、聂东华几个人过来盛饭。大老乔正在抠锅巴，聂东华伸手也去拿锅巴，大老乔打他一下：“手欠！我说个谜语，猜着了，我分给你一半。”

金月亮：“你说吧。”

大老乔：“黑大哥肚皮高，只要有饭吃，不怕火来烧。”

金月亮眨眨眼，拍拍大老乔肚子：“说你自个吧？”

“不对。”大老乔说，“我又不是金刚、罗汉，能不怕火烧？”

聂东华：“那是什么？”

李泰来：“我猜着了！”他用勺子敲打着铁锅沿儿，“是不是它，大铁锅？”

人们都乐了，金月亮问：“你咋猜着的？”

李泰来：“大老乔的谜也准跟吃有关！”

74 山间小溪流旁

山花点缀着树林下的草地，在丁冬流淌的小溪旁，金月亮唱着欢快的小调，在洗绷带。

远处，杨靖宇等人带队归来。战士们背了好多枪支，扛着弹药箱。

金月亮迎上去：“又打了个胜仗？”

杨靖宇：“是呀，今天缴了十几盒肉罐头，回头给你这个小馋猫解解馋。”

战士们都笑了。

杨靖宇没有随队走，却蹲在小溪边洗了把脸。他甩着手上的水珠，见金月亮把稍旧一些的绷带都随手扔在溪中顺水漂走，就趟到水里捞起来：“怎么？发财了怎么的？这么好的绷带还能用啊！”

金月亮：“程师长他们昨个买了一大车药，新绷带有的是。”

“哪来的钱？”杨靖宇问，“筹到了？”

“哪呀！”金月亮立刻意识到说走了嘴，马上改口说：“啊，可能是中心县委送来的钱。”

杨靖宇半信半疑地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教你一百个字，都写会了吗？”他已从皮挎包里掏出一本书在看。

“我哪有时间啊！”金月亮说。

杨靖宇面呈不悦之色：“你偷懒。”

金月亮嬉皮笑脸地：“你别生气，等打败了日本人，我再去好好上学、念书。”

杨靖宇：“那太晚了。”

金月亮：“说不上哪天吃枪子儿呢，学它有啥用！”

杨靖宇：“吃枪子儿，这倒随时都能发生。可是活一天就应当上进，你明白吗？你看我，我比你忙，我还在学习呢。”

金月亮好奇地伸过头去，一看，是《机械工程》。她如同发现了新大陆，问道：“你有这个闲心？学这个有啥用？”

杨靖宇半躺在卧牛石上，双脚浸在小溪中，望着柏树上的流云，说：“不能总是打仗啊。将来胜利了，我还得去干本行啊。”

“干本行？”

“是啊！我是学纺织机械的，将来不打仗了，我也许去当工程师。”杨靖宇说。

金月亮格格地笑了起来：“那我干什么呀？”

杨靖宇：“你念书呀，念中学，念大学，留洋！”

“我若是成了老太太呢？”金月亮显得有几分忧郁地问。

杨靖宇沉吟了一下，说：“不，不能成老太婆。用不了那么久，用不了的。”他喃喃地说着，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和绵绵的思绪中。

75 司令部

杨靖宇在低头看文件。张秀凤又点了一块亮一点的松明子插在他面前。

杨靖宇打了个哈欠：“你去睡吧。”

张秀凤：“我给你弄点吃的吧。”他悄悄拿出一个罐头。

杨靖宇：“不是都吃了吗？好啊，你留了小份子！”张秀凤笑笑。

“不能立这规矩。”杨靖宇说，“我不吃小灶，送司务长那去。”

张秀凤只好应了一声，沉默片刻，他问：“杨司令，若是咱天天供着伪兵们抽大烟，叫他们都抽上瘾，一打仗就打哈欠，犯大烟瘾，这有多好？”

杨靖宇扑哧一下乐了：“你小子，怎么冒出这么个馊点子！”

张秀凤：“我告诉你，可不兴说是我透的风啊！他们不让我说，程师长在大山沟里叫人偷着种了些大烟，割了浆熬了膏子，拿下山全卖给了伪兵，他说一举两得，咱们有了钱，买了药品，又叫伪兵们犯瘾打不了仗。”

杨靖宇惊愣片刻，霍地站起来，大手啪地击在杨木桌上，桌子震得一晃荡。

张秀凤吓得直眨巴眼睛。

76 密营空地上

几百个战士肃立。

程斌喊过口令后，向杨靖宇敬礼：“请杨司令讲话。”

杨靖宇走到队伍前面，说：“在我们的队伍中，居然有人敢种大烟，贩毒品，还美其名曰一举两得！”

好多人都十分惊讶，面面相觑。

程斌更是一时不知所措。

“程斌，出列！”杨靖宇大叫一声。

程斌不得不出列，低下了头。

杨靖宇：“关禁闭 7 天。执行！”

程斌交出了手枪。

众人震惊。

杨靖宇说了声：“解散！”他先走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散去。

77 林子边缘

入夜，萤光在林中流动着，月光朦朦胧胧，在地上洒下一片清虚虚的光。

杨靖宇在林中走来走去。

远远的，几个警卫员跟着。

走了一阵，他突然掉过头，快步走来。

78 禁闭室前

说是禁闭室，其实是个四面透风的小马架子，只有一个战士在门前站岗。

透过清光，可以看见程斌躺在地铺上抽烟，烟头一明一灭。

杨靖宇夹了一张狗皮轻轻走来，哨兵刚要说什么，杨靖宇拦住他，他低头钻了进去。

79 禁闭室

哨兵点上了松明子。

杨靖宇与程斌席地对坐。

杨靖宇把狗皮扔过去，说：“别着凉。”

程斌：“没事。”

杨靖宇：“想不通？”

“想得通。”程斌说，“诸葛亮还挥泪斩马谡呢，我这么多年

一直跟着你，谁都知道是你的老部下，不拿我开刀拿谁开刀。”

杨靖宇：“响鼓不用重槌敲，怎么带兵，不用我多啰唆了。这事我也有责任。”

程斌：“有些话，我早就想向你说了。我们目前别看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可往后的日子越来越难了。”

杨靖宇：“这我明白。”

程斌：“我们得不到中央的具体领导，远水解不了近渴，共产国际那边也不可能给我们枪、炮、资金，有时我想，我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日本人在东北有百万大军，我们打死他几十几百几千，九牛一毛而已。从 31 年起，几十万义勇军风起云涌，现在垮的垮、散的散，光靠我们抗联支着，那不是独木难支吗？”

杨靖宇：“你说的是实话，可你的结论太悲观了！我们不同于关里的抗战，我们是在敌人的后院，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我们把百万关东军牵制在东北，使日本军队不能一下子压到关内，这就是功绩。”

程斌附和地：“那倒是。”

杨靖宇望着他，沉思着。

80 司令部

杨靖宇正领着干部们开会，他伏在地图上说：“一军两个师从这里出发，二军从抚松绕过去，在集安什房沟门会师。这一仗务必打得干净利落，不能恋战，打完了就走，不能让日本人摸清我们的真实意图。”

宫常升：“咱们要打的，可是号称‘满洲之花’的 32 团啊！”

杨靖宇：“哼，满洲之花，我要叫它凋谢在这片黑土地上。”

他回头问：“程斌去本溪弄给养有消息吗？”

宫常升摇摇头。

杨靖宇挥挥手：“好，队伍出发。”

81 行军路上

杨靖宇等人在急行军。

宫常升气喘吁吁地追上杨靖宇，小声说：“程斌在本溪投敌了。”

杨靖宇吃惊地站住：“可靠吗？”

宫常升：“地下党派交通员来通报的。”

杨靖宇脸色铁青。

82 野副昌德的办公室

程斌显得疲惫而沮丧地坐在野副昌德对面，野副亲自为他倒茶。

野副：“程师长既不是我的战俘，也不是我的囚徒，你是上门来做客的，我首先把你当成朋友。”

“我无所谓。”程斌说。

野副：“你是不是因为蹲了禁闭才怨恨杨靖宇的呢？他这人很凶、很残暴吗？”

“不。”程斌说，“他是一个有才有德也很有人情味的人，如果交朋友，就交他这样的人。”

野副：“可是程师长却——”

程斌说：“我这次脱离队伍，完全不是因为对杨靖宇的好恶，我走前，把两千块钱留下了。”

野副：“你很仗义，那你到底为了什么呢？多少年来，你可是第一个自动上门来的高级干部呀。”

“我厌倦了，太累了。”程斌拼命吸烟，说：“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清清静静地呆一段时间，什么也不想。”

“这太容易了。”野副昌德说，“你找我找对了，除了我给你

提供方便，对于你来说，没有安全的地方。共产党对待叛徒的政策，你比我懂。”

程斌：“我希望你不要附加什么条件。”

野副：“绝对不。我们交个朋友好了，我不会让你去干违背你心愿的事。”

程斌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83 掩映在群山中的湖泊

这里是密林高山中的湖泊，树绿花红，人迹罕至。

周保中与赵尚志在湖边钓鱼。林茵在一旁为他们往篓里装鱼，几个警卫人员在后面山坡上坐着。

周保中：“你到二路军来，我们可是如虎添翼了。”

赵尚志：“我这人脾气急、主观，你可别介意。”

周保中笑了：“哈，你挺自谦嘛。不过，你这人有个毛病，你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都行，别人说你一句，你就往心里去。”

“叫你说对了。”赵尚志见水面的浮子轻轻一动，马上提竿，结果没钓上来。他说：“鱼也欺生，没钓上来，还把曲蛇给逗去了。”

林茵笑道：“你总沉不住气嘛！”

这时周保中又稳稳当当地钓上一条大湖鲫来，他看着林茵摘钩，说：“他这人，火燎腩的毛病，养活孩子都不等毛干。”

说得林茵拍手打掌地笑，赵尚志也乐。

林茵给他拿来蚯蚓，赵尚志说：“不上鱼饵了。我这回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罢，抽起烟来。又说：“老周，有时候我想，被人理解很难啊。”

周保中：“看一个人看长处。你看，关书范这人，当了一师师长，从前干得不错，可今年1月份，我看他有点不对劲了，他

常说应当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居然背着我和日本参事官去谈判了。”

赵尚志：“这事你处理得果断，杀一儆百。”

周保中叹了一口气：“他也是有过战功的人。杀他，我心里也不好过。”

赵尚志：“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看一个人是好是坏，要盖棺才能定论。杨靖宇手下的程斌不也变成了敌人的一条狗了吗？”

他扭头问：“林茵，你要到南边去？”

林茵：“我带中央六中全会文件去，还有中央给咱抗联将士的慰问电。二、三路军早见到文件了。”

赵尚志从脖子上摘下一副小巧的双筒望远镜，交给林茵：“送给杨靖宇，就说有个要拉稀的同志问候他。”

林茵：“这叫什么话？”

周保中：“这肯定有典故。”

赵尚志：“1931年，我们一起关在奉天监狱。我们约定，放风时交换情报，遇有紧急情况，就向看守说要拉稀，趁上厕所机会传字条。”

几个人全都乐了。

周保中问林茵：“你给他当过秘书？”

“不是秘书，是交通，打掩护。”林茵说，“那是1932年，他当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军委书记，他孤身一人，又有点河南口音，在哈尔滨不好活动，组织上为我们在道外八道街租了一间房，假扮夫妻，一年多，直到他去了南满视察。”

“怪不得。”周保中说。

赵尚志：“假扮夫妻一年多？这可得考察一下，没扮出感情来？没假戏真做？”

林茵极不好意思地：“赵司令拿人家开心。杨靖宇是个很拘

谨的人。”

周保中：“他有点书生气，刻板。”

赵尚志：“若是你和我假扮夫妻，那我可要来真的了。”

周保中大笑：“那你得又一次被开除党籍。”

几个人都乐了。

周保中看看表：“怎么柴世荣还不到？”

林茵：“你们就在这地方开吉东省委会？”

“这才安全呢。”周保中说，“没看我们这身打扮？”

赵尚志拿出一个良民证：“我是东洋商行老板，像不像？”

林茵：“不怎么像。”

赵尚志：“那我像什么？”

林茵：“像卖酸梨、瓜子的。”

几个人又乐了起来。

84 司令部

杨靖宇一走进司令部，看见林茵、老青山坐在那里，围了一大群战士，正有说有笑。一见杨靖宇进来，人们全都静了下来。

杨靖宇：“怎么我一来，你们全都哑巴了？我吃人哪？还是我没人缘儿？真叫我难过。老青山大叔，你说句公道话，我是那么不尽人情的吗？”

没等老青山答言，林茵抢先说：“你有时候还真不尽人情。”

人们哄一声笑了。

杨靖宇和老青山、林茵握过手，说：“好，我今儿个做个人情，为了欢迎贵客，晚上吃牛肉罐头——战利品。”

几个小鬼欢呼起来。

林茵：“我可不领情。你们今天打了个大胜仗，缴来十几个罐头，我来时，看老李头早都启开了，这会儿拿我卖人情。”

杨靖宇哈哈笑了：“坏了，想卖个顺水人情也叫人家揭了老

底。这么的吧，小聂，你们不是在雁脖岭那边下了几个狍子窖吗？去溜溜，说不定窖着了什么。”

林茵：“又是空人情。哪个傻狍子肯上你们的套！”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林茵把文件递给杨靖宇，杨靖宇看了一沓，放到一边，又拿起一沓，显得十分激动，他说：“中央给我们发来慰问电了，我念给你们听。”

随着杨靖宇激昂高亢的诵读声，出现白山黑水抗联行军、作战、炸桥、围歼敌人以及重复上述各场戏的镜头。电文：

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兵士们、政治工作人员们！

在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及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与游击队，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7年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苦奋斗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

一排排青松，青松下静静地听着这宣读声的抗联战士们，闪着泪光的眼睛，如林的枪支、刺刀和猎猎飘动的战旗……

85 林中小溪旁

诵读声接续，在诵读声中，杨靖宇、林茵沿着跳荡着浪花的小溪，在绿草如茵的林间缓缓走来。

诵读声：“……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长期作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东北抗日

联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

林茵在溪水转弯处停了下来，她俯下身去，掬起一捧清水，喝了一口，说：“这水真甜。”说完，看了杨靖宇一眼，杨靖宇无动于衷。

林茵：“你这人这么木讷？我说这话，一点没引起您什么回忆联想？”

杨靖宇笑了：“我忘性大。”

林茵：“我给你当假妻子时，咱们天天早起到江边去挑水，我天天说这水真甜。”

杨靖宇又轻轻地笑了笑。

林茵拿出赵尚志送的那副双筒望远镜。杨靖宇眼睛立刻放光了：“哪儿来的？这至少得少将级日本官员才有这种望远镜。”

林茵又气又笑地：“望远镜比我重要多了。”

杨靖宇一把夺过来，一边调试焦距一边说：“当然了，有了它，打仗方便。”

林茵：“这是你那位要拉稀的同志捎给你的礼物。”

杨靖宇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大笑：“赵尚志？这伙计，还记得这个碴儿呢，他怎么样？”

“他调三路军去了。”林茵说。

“他是一员虎将。”杨靖宇说，“怎么样，他睡觉还打那么响的呼噜吗？”

林茵：“这话问的，他睡觉打不打呼噜怎么问到我头上来了？”

杨靖宇也乐了：“是不该问你。”

林茵：“你睡觉咬牙，我可知道。”

“对对。”杨靖宇说，“老人常说，男人咬牙，是恨家不兴，女人咬牙，是恨家不败。”

林茵：“连咬牙也不男女平等！”

杨靖宇：“真的，也许连我老婆都不记得我有没有睡觉咬牙的毛病了。我跟她结婚3年，在一起住的日子加起来没有两个月。我有时半夜醒来，拼命想她的模样，真有点记不准了。”

林茵又格格地乐了起来。

静了片刻，林茵问：“你好像有个女儿。”

杨靖宇：“那是我离家前夜，偷着回了趟家，我老婆刚生下女儿5天，她叫我给孩子起个名，我说叫‘躲儿’吧，但愿今后你们母女不因为我而东躲西藏的。”

林茵轻轻地叹息一声。

他们来到一处河床宽阔的地方，水也深了，打着漩涡。林茵忽然说：“我想洗个澡。”

杨靖宇：“那你洗吧，我先回去。”

“你走了我怎么敢洗呀？万一来人了怎么办？万一来了狼、来了黑瞎子怎么办？”

杨靖宇笑了，忽然指着她的鼻子说：“好啊，你是故技重演。那年在太阳岛，我给你打过一次更了！”

林茵已跳到水中，她笑着说：“这回你忘性不大。”

杨靖宇：“好吧，你快点洗。我到林子里去拣点蘑菇，有事你就喊几声，我离你不远。”说完走了。

林茵坐在大石头上赌气地踢打着水，一点野浴的心思也没有了。

86 密营

杨靖宇和干部们正在开会。

宫常升走了过来，小声说：“林茵和老青山要走了，在门外呢。”

杨靖宇：“唔，你派人护送到安全地带。”

宫常升答应着，却仍站在那里。

杨靖宇：“还有什么事？”

宫常升：“林茵说，她这次走，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杨靖宇发现了与会者都在看着他，就轻松地笑了笑：“小资味儿。好，我去看看，你们先研究具体方案。”

“该吃饭了。”曹亚范说，“都晌午歪了。”

杨靖宇：“那好，先去吃饭，饭后接着开。”

87 小溪旁

老青山一行人走在前面，林茵和杨靖宇走在后面。杨靖宇说：“你说再也不来长白山了，你是危言耸听呢，还是太悲观了？”

“都不是。”林茵说，“组织上要派我到苏联去学习。”

“好事呀，”杨靖宇说，“该祝贺你去深造。”

林茵：“看你那样子，恨不得马上打发我走才痛快呢。”

杨靖宇：“哪能那么薄情呢。咱们扮过一年多假夫妻呢。”

听了这话，林茵哧地一下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林茵：“我想起了赵尚志的话。他说，若是换成他和我扮做假夫妻，他可要假戏真做，非来真格的不可。”

杨靖宇哈哈笑了：“你别看他满嘴里跑火车，他才不会越雷池一步呢。我了解他，这人不近女色。”

林茵接着这个话碴儿说下去：“在哈尔滨道外八道街住的日子里，只有一回，你对我有点像真夫妻了。”

杨靖宇故作吃惊地：“有这事吗？”

林茵：“那次我发高烧，烧得不省人事，半夜三更找不到三轮车，你是把我抱到道外医院去的。”

杨靖宇：“你是病人嘛，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林茵：“我多想再病上一场啊。”

杨靖宇躲开了她的目光，说：“你看，老青山他们等着我们呢！快走吧。”

林茵不得不跟上他，加快了脚步。

88 过场 冬季

一串人头挂在电线杆子上。

集团部落哨卡上，在搜查行人。

公路上，敌人围山讨伐的队伍源源不断。

墙上的标语：治安肃正、强化治安等比比皆是。

89 行军途中

杨靖宇的队伍在雪地行军，后面的人在“埋溜子”（掩盖脚印）。

风雪茫茫，他们在森林中艰难行进。

90 一幢漂亮的房子

程斌正在看画报，显得很悠闲。

野副昌德走了进来，一边脱大衣一边说：“程君的气色很好啊！请原谅我冒昧打扰。”

程斌与他握手后，说：“我想你也该来了。”

“为什么？你有未卜先知的本事？”野副昌德问。

程斌：“你再不来，白赔了这么多钱，不是太亏了吗？”

野副昌德大笑：“程师长真会说话。我绝没有勉强你干什么的意思。我有点头疼的事，想请教一下程师长，可以吗？”

程斌：“请讲。”

野副昌德：“讨伐抗联，我们投入了几十万人的部队，为了使抗联得不到给养，我们采用匪民分开、集团部落的方法，用梳篦式、踩踏式进剿，可是收效很小，这是为什么？”

程斌想了想说：“如果你们不撤走，想把抗联完全消灭，永远不可能，老的一茬死了，新的一茬又会反抗。”

野副昌德点了点头，又问：“杨靖宇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和你一样吗？”

“不一样。”程斌说，“我是可以动摇的人，他是一根钢条，宁折不弯的人。”

“噢。”野副昌德说，“这很令人敬重。”

程斌：“将军现在是东边道惟一的统帅了，将军真的想永远这样任我逍遥下去吗？”

野副昌德莫测高深地笑着。

程斌：“让我来帮你吧，给你当讨伐队长怎么样？”

野副昌德大喜过望，但很快掩饰了自己的狂喜，说：“我只希望你劝劝杨靖宇。如果他真的可以归降……这词儿不雅，叫合作吧。那么，我们可以委任他为东边道都督，一切军事、政治、民事大权全归他管。你认为他能相信吗？”

“他能相信。”程斌说，“可是他不能干。如果我出面劝降，更是事与愿违。我惟一能尽力的是我熟悉抗联的活动规律。”

野副昌德用力握住他的手，摇晃着，哈哈大笑。

91 战场上

硝烟弥漫，战马嘶鸣，抗联战士正在打扫战场，押送俘虏。

杨靖宇站在街心。

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走过来敬军礼（打字幕）说：“马上撤退吗？”

杨靖宇没有马上回答，却问起了似乎不相干的问题：“你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叛徒的价值在哪里？”

陈翰章：“你还为程斌的事生气吗？”

杨靖宇：“你正面回答我。”

陈翰章：“首先是瓦解我们的斗志。”

“不全对。”杨靖宇说，“自从程斌当上了讨伐队长以后，你不觉得日本人的战术有所改变吗？”

陈翰章恍然大悟：“对了，昨天我和曹亚范还说过这事儿，咱们惯用声东击西的招儿，可这回咱们声东，日本人真的往西去堵咱们，如果不是你突然改变了主意，我们非叫鬼子包了馅儿不可。”

杨靖宇感喟地：“这就叫叛徒的妙用。被服厂、后方医院，都及时转移了。我担心的是粮食，程斌会不会在这上下手。”

陈翰章：“我也担心。”

一阵沉默后，陈翰章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纸，心情沉重地说：“上个月我接到一份北满省委的通报，李延平军长在五常一面坡牺牲了。可恶的是谢文东、李华堂全叛变投敌了，八军溃散了。”

杨靖宇：“我早看谢文东不是好东西。他不过借土龙山暴动想捞点油水，一旦到了艰苦岁月，就吓破胆了。李华堂这些人投敌并不奇怪，他们本来不是一路人。”

风在吼叫，雪在翻飞，青松在风中呜呜作响。

92 山林中

程斌此时已经穿上了伪军的军服，他带了一队日伪军穿过一片散生林，来到一个到处是风倒木的山坡上，四下看了看，又在几棵老杨树干上找到了斧子砍的三角形标记，用手向山坡一指：“两棵树连成一条线，斜前方 50 步。”

日伪军一拥而上，立刻抡起大镐，很快响起了叫嚷声，一袋袋粮食刨了出来。

岸谷隆一郎拍了拍程斌的肩膀，赞许地说：“你功劳很大，野副将军说明年春天要送你去东京觐见天皇陛下呢。”

程斌得意地：“你们注重的只是又打死了几个抗联，岂不知，

我们挖了他一个藏粮暗窖，可能饿死几十几百人。他们会发了疯一样往回赶，你张开口袋等着他就是了。”

岸谷频频点头。

93 行军途中

杨靖宇、陈翰章冒雪走在队伍中，此时正在翻越山岭。

大老乔带领十几个人在“埋溜子”。

杨靖宇：“你说，现在程斌是不是以为咱们会返回老营去保护粮食？”

“他肯定这么想。”陈翰章说。

杨靖宇：“我们突然去打他的老巢，先打一个重镇，野副会作何感想？”

陈翰章：“你真敢想。好是好，办得到吗？”

杨靖宇：“你挑几十个会日语的人，化装，劫火车，把队伍连夜车运到柳河、三源浦一线，我请魏拯民也带队包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94 攻打日军驻地的战斗

枪炮齐鸣，抗联战士在攻城。

火光中，杨靖宇身先士卒，带队冲锋。

敌人狼狈逃窜。

野副昌德在打电话，打不通，摔了电话。

主题歌声中，抗联的旗帜插上了城头。

下 集

95 蒙江龙泉镇外旷野

喊杀声、马蹄声从地平线那面刮过来。绣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字样的军旗被大老乔在马上高擎着。

杨靖宇胸前挂着望远镜、腰别大镜面匣子，右手高举战刀，一马当先，紧随军旗。炮弹不断在他们前后左右爆炸、开花，虽不断有战马倒地，可大部队仍如一阵飓风横扫过来。

在战刀和枪弹下，日伪军纷纷溃逃。

抗日联军攻入城中。

96 通化南满“讨伐”司令部

包括野副昌德、岸谷隆一郎在内的高级将领们都正襟危坐在会议桌两侧，末座惟一的中国人便是叛徒程斌。

站在一端训话的是植田谦吉，他的背后是巨幅富士山油画。

植田谦吉：“我无意责怪你们，可是，你们丢了关东军的脸。你们不是自称掌握了杨靖宇的一切战术了吗？可是杨靖宇依然横行东边道和南满，一次次的失利，使东京震怒了，我是专门为此事而来的。”

与会者面面相觑，没人出声。

野副昌德站了起来：“我保证在今年冬季、在明春解冻前歼灭杨靖宇主力，希望各野战部队配合。”

植田谦吉冷笑：“年复一年，你保证得太多了，我又何止一次下过保证。大本营最近来了命令，华北告急，华中告急，南洋、支那急需兵力，关东军必须在年内从满洲拔出腿去，我们要调动一切部队，寻找杨靖宇、李兆麟、周保中、赵尚志的主力，

绝不再上他们的圈套。”他威严地扫视与会者一圈，拿起一张纸，说：“我命令——”

所有的将领“哗”地一下起立。

植田谦吉：“命令喜田诚一大将所部第一方面军之大田贞昌中将的 79 师团、中村次喜藏之 112 师团、吉贺龙太郎之 127 师团、太原义重中将之 128 师团和鬼五五少将之独立混成第 132 旅团的全部，立刻开赴敦化、琿春、图们、罗子沟一线，全力配合讨伐杨靖宇、周保中；第 5 军富永恭次之第 139 师团也移驻敦化，赤鹿理中将所部 122 师团调往镜泊湖南湖头，协助第一方面军主力行动。第三方面军后宫淳大将即日进驻奉天，第 30 军佐佐真之助中将之 39 师团加强通化防务；以第 4 军之第 119 师团、123 师团、149 师团、独立混成第 80 旅团各部全力讨伐李兆麟所部。”

将官们吼了一声：“是！”落座。

植田谦吉：“我们用于直接讨伐的部队，如果加上满洲国军部队，总数已达 70 多万，可是我们的对手是多少呢？杨靖宇部队已经减员到不足 1000 人，周保中两千多人，李兆麟、冯仲云部也最多 2000 人。那么，70 万对 5000 人作战，而且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个耻辱，我希望这种耻辱不要无休止地缠着我的关东军。”

他再次环视将领后，举起手来高呼：“大东亚圣战，万岁！”

将领们齐声高呼：“大东亚圣战，万岁！”

97 散生林密布的浅山

杨靖宇带领百十余人的警卫旅正在行军，奇怪的是每个人走几步总要退回来，在旁边再踏出一些脚印，这样，他们留下的足迹酷似多路纵队了。

杨靖宇又命令：“叫马也多踩些脚印，这才像主力部队。”

金月亮：“杨司令的心眼儿真多。”

扛着机枪乱踩脚印的大老乔说：“怎么叫心眼儿多啊？这叫智谋！”

金月亮呼呼喘着粗气，说：“咱们只有一个警卫旅，硬装大部队，这不是把日本鬼子往这引吗？”

杨靖宇：“你说对了。这样，魏司令他们的主力才不能暴露去向啊。”他见金月亮陷进没腰深的雪中，就过去拉她。

金月亮大喘着气，说：“我走不动了。”

大老乔已经背上了五六条枪，这时走上来，双手一提，把金月亮提出雪窝子，往肩上一扛轻松地向前走。

李泰来：“大老乔没白吃那么多东西，你看他比牛还有劲。”

骑在大老乔脖子上的金月亮格格笑着说：“往后，我有好吃的都给大老乔大哥。”

大老乔：“这会儿嘴跟抹蜜似的了！”

周围的战士都乐了。

98 浅山

这里到处是乱糟糟的雪踪，程斌带着日伪军队追来，程斌下马，看了看雪踪，说：“是主力。这么多雪印，他们没法埋溜子。”

日本指挥官一挥手，队伍循踪跟进。

99 沟谷

杨靖宇、方振声正带队伍过高低不平的塔头甸子。

大老乔仍背着金月亮，走过朱文范跟前，见他直摔跟头，就说：“来，我也背上你，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

朱文范：“你小瞧人！我当抗联的时候，你还打铁呢。”

大老乔：“对不起，我的穿活裆裤的老革命！”

人们都笑了。

过了塔头甸子，杨靖宇说了句：“埋溜子吧。”

人们折些桦树梢子，开始把上山的脚印全都扫平，走在后面的人都是退着走的。

金月亮：“这回咋不踩脚印了？”

杨靖宇：“你真想当俘虏啊！”

聂东华几个小鬼嘲弄地笑起来。

100 密林深处

警卫旅政委韩仁和指挥战士们正在砍树搭棚子。

在一个临时的半地下地窖子里，聂东华正拢起一堆篝火，金月亮在火上吊了个军用饭盒，舀了些雪，化雪水喝。

杨靖宇一边写什么，一边用手顶着胃。

金月亮：“胃又疼了吧？你总不吃药。”她打开卫生箱，拿出小药瓶来。

杨靖宇接过药瓶看看：“哪儿来的？这是德国药。”

金月亮：“有个人，特地把这药交给我，让我看着你吃药，她说你胃病很厉害，吐过血。”

杨靖宇：“是林茵？”

金月亮吹着篝火，被烟呛得淌眼泪。她吹旺了火，笑嘻嘻地问：“林茵给你当过媳妇？”

杨靖宇：“胡说。”

“我知道是假的。”金月亮说，“林茵长得好看，又有学问，我若是你呀，早娶她了。”

“你这个丫头，净胡说。这种话也是乱说的吗？”杨靖宇故意瞪起眼睛吓她。

金月亮：“你别吹胡子瞪眼睛的，我逗你呢。我知道，你有老婆孩子。可林茵哪，对你可真是够好的了。”

杨靖宇：“一起工作过，当然友谊深些。”

金月亮：“不是。那天你说不留她在一军里，她哭了，她不是跟我睡一个地窖子吗？她说你是个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越这样，她越是放不下你。”

杨靖宇若有所思地：“行了，别乱说了，你太小，你不懂。”

金月亮撇了一下嘴，说：“木头！”

杨靖宇：“你越发没大没小了。”

金月亮顽皮地：“是林茵这么说你的。”

杨靖宇陷入沉思的眼睛。

101 炊事班

李泰来正把一大筐柞树叶子掺和到粥锅里去，大老乔依然在帮他烧火。

杨靖宇过来，舀起黑糊糊的树叶粥看看，闻了闻，问：“还能吃几天？”

李泰来四下看看擦枪的战士，小声地：“快断顿了，顶多能挺两天。”

这时有人喊：“老青山爷爷来了。”

杨靖宇面露喜色：“在哪儿？”

宫常升：“真是及时雨啊！”拔腿向外跑。

102 地窖子里

金月亮正从老青山的大胡子上往下摘冰碴儿，她说：“大伙寻思你把我们忘了呢。”

老青山弹了金月亮一个脑瓜崩儿：“只怕你那咕咕叫的肚子老惦念我呀！”

吧嗒着短烟袋的李泰来：“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你若不来救驾呀，大伙恨不得把我剥巴剥巴扔到锅里炖吃了。”

金月亮嚟嚟鼻子：“没听大老乔说吗？嫌你太老炖不烂！”

人们全哄笑起来。

大老乔从老青山背来的米口袋里抓出几个苞米粒，扔到嘴里生嚼着，说：“老青山，就背这么点来呀？”说着又想伸手去抓，被老青山一巴掌打回去，说：“你总和吃一般见识，啥时候长进呢！”

金月亮：“大老乔说了，都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再挨饿，他要下山了，不干了。”

“是吗？”老青山说，“这么说，你是为吃的才来抗日的呀！”

大老乔不好意思地：“他们净糟践我。”

老青山叹口气：“并大屯并的，唉，老乡有心接济你们，也是有劲儿使不上，前几天柳河大通沟有几个老农会，凑了点儿粮，在打柴火的爬犁底下藏着，想带给你们，结果查出来了，几个人都叫鬼子砍了头。”

人们都沉默了。

这时杨靖宇、宫常升、韩仁和一些 人走了进来，杨靖宇朗声笑道：“青山不老啊！想死大伙了。”他过去抱住了老青山。

老青山双手扳着杨靖宇，看着他，说：“唉呀，都瘦得快脱相了，看你那胡子，也不刮刮，难怪小鬼子管你们叫胡子！”

金月亮：“不对，叫红胡子。”

老青山：“不在乎那一个字儿。”

聂东华：“那可不一样，红胡子是革命的胡子，抗日的胡子。”杨靖宇、韩仁和都乐了。

杨靖宇拍了聂东华一下：“去吧，帮老李去烧火，今天改善，吃一顿大饹子粥。”

金月亮边走边说：“烧火是大老乔的事。”

大老乔嘿嘿一笑：“我是冲饭嘎巴去的。”顺手从李泰来拎起来的米口袋里抓了几个苞米粒，却被李泰来劈手夺过，扔进

袋子。

人们都笑，大老乔说：“小抠！”

其余的人也都陆续退出了，只剩下老青山和杨靖宇二人。

老青山关上门，拨旺火堆，从怀里摸出个小纸包，打开，是一块冰糖，他掰下一小块，硬塞到杨靖宇口中：“冰糖败火，特意给你淘弄来的。”

趁老青山没注意，杨靖宇把冰糖吐在手上包在纸里，塞到牛皮文件包里。

老青山看见了，老大不高兴：“你呀，连一小块冰糖都舍不得吃，你是一路军的一根大梁啊，你若是坍下来，四梁八柱不得全散花了呀！”

杨靖宇：“别人吞黄连的时候，冰糖我能咽得下吗？”

老青山眼睛潮湿了：“说一千道一万，只怪咱屯子里的人没能耐，叫你们十冬腊月老山沟里喝西北风。”

“这哪能怪你们。”杨靖宇说：“野副昌德不是发誓不让一只耗子溜上山吗？十几万大军要像梳头篦头一样把山里梳一遍，你也别再冒险上山了，好多乡亲上山送粮都遭了毒手。”

“瞪眼瞅着你们挨饿，除非黑了肠子的人能坐消停。”老青山想了一阵，说：“南面松一些，这么的，5天以后，你派人去找我，上清江岗老地方。有多呢，更好，实在不好弄，咋也给你们折腾个斗八升的上来。”

103 露天粥棚

人们有坐有站，都端着饭盒在喝大裸子粥。

大老乔简直是往嘴里倒，他吃够了，舔净了碗底，松松裤带，拍拍肚皮，说：“这回呀，和鬼子拼死，也是饱鬼了。”

金月亮：“撑的像个大肚子蝥蛄。”

朱文范也加了句：“饿死鬼托生的。”

老青山：“小孩子不兴那么嘴黑，人家大老乔能吃不假，打起仗来也是一员虎将啊！”

大老乔把一口辣烟喷到朱文范脸上，说：“下回你行军打仗迈不动步，可别想让我背呀！”

朱文范去拧他耳朵：“你尽糟践人，就那么一回，人家不是拉稀了吗？”

大老乔大乐：“咋拉稀了？还不是没出息，吃多了撑的！”

金月亮拍手乐，朱文范和大老乔抓到了一起。

104 树林子里

杨靖宇和老青山边走边说。

前面不远的地方，聂东华、金月亮等几个人在悄手悄脚弄什么。

杨靖宇问身后的朱文范：“他们干什么呢？”

朱文范：“这不是有苞米粒了吗？他们把苞米粒钻个眼，装上毒药，想药松鸡呢。”

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听见金月亮惊喜地大叫一声：“快来看！”

不一会儿，她和聂东华提着一只药死的松鸡走了过来，金月亮说：“给杨司令炖汤吃。”说着跑远了。

老青山：“我上山前听中心县委的老林说北满省委那边派人过来了，是个女的，听他说的长相，八成是林茵，可我没见着。”

杨靖宇：“不可能是她，她上次离开长白山，就到苏联去了。”

老青山：“听说周保中他们开了会，也想把部队化小，分散活动，他们那边的处境也挺难的。”

杨靖宇：“是呀。”

老青山：“程斌这个王八蛋一叛变，可把你坑苦了。你别难

过，10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啥败类没有！杨司令啊，你可得加点小心了，人心隔肚皮呀，对谁也别太实心眼儿了。”

杨靖宇笑笑，说：“千千万万个抗联战士都是硬骨头，出几个败类不奇怪，不能因为有了几个坏蛋，就看着谁都可疑。”

“反正你得多长点心眼儿。”老青山说。

“我知道。”杨靖宇说完，拿出大揭盖的老式怀表看了看，叫：“小朱！”

朱文范跑上来。

杨靖宇：“去叫韩政委、宫参谋。”

朱文范说：“是！”跑去。

105 地窖子里

篝火烧成一堆红炭火，几只松明子灯蹿烟冒火。

金月亮伏在杨靖宇膝盖上睡着了，睡态娇憨可爱。

杨靖宇的大羊皮袄盖在她身上，杨靖宇此时正在缝补一双小靸鞋，那正是金月亮的。

老青山轻轻地推门进来，悄声地：“杨司令还会针线活儿？”

杨靖宇笑笑：“小月亮的靸鞋都磨漏了，我给她补补。”

老青山坐下来，抽着烟，望着金月亮，说：“你对小月亮够好的了，又当爹又当妈的……”

杨靖宇：“老金牺牲后，我把孩子接进山本是想为他尽点当父亲的责任，现在看，危险日增，万一……我就对不起老金了，所以，我想请你把小月亮带下山去，你带方便呢，就你带，不方便就寄养到可靠的老乡家，替我们留条根吧。”他说得十分动情，眼泪滚下。

老青山握住杨靖宇的手，说：“你放心，我带，有我一口稀的，准有小月亮一口干的就是了……”

两个人在火光中都在看着孩子香甜可爱的睡相。

老青山：“你们也要化整为零了？”

杨靖宇：“等张秀凤回来就走，他去筹粮了。”

这时，宫常升走进来，气喘吁吁地：“我们得马上走，这里不安全了。”

杨靖宇：“怎么了？”

“张秀凤也叛变了。”

杨靖宇反倒显得十分平静，一句话也没有说，围着篝火走来走去，最后他说：“改变计划，向桦甸方向分散行动，马上出发！”

宫常升立正：“是！”

106 林间空地

北风呼叫，林涛低吼。

警卫旅一百多战士阵容整齐地站在杨靖宇面前。

在旁边，另有十几个单站一列，为首的是宫常升，还有大老乔、李泰来及几个警卫员。

韩仁和下令：“出发时，分成4个分队，不准出声，不管是否掉了队，都不准乱跑，一旦钻出包围圈，都到黄松甸子去集合。”

杨靖宇踩着冻雪在队前走着，给这个整整背包，替那个整整帽子，依依不舍的样子。

队伍静悄悄的，每个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们的杨司令。

杨靖宇又看了看怀表，然后与韩仁和交换一下目光，4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韩仁和向队伍一挥手：“出发。”

队伍向不同方向走去。

只剩下杨靖宇、宫常升所带的十几个人了，杨靖宇与老青山告别，转对金月亮说：“金月亮，你随老青山爷爷走。”

金月亮：“我不。”

杨靖宇十分严厉地：“你是战士吗？抗联战士的第一条是什么？背！”

金月亮含泪地：“服从指挥！”

杨靖宇：“你也是去执行任务，具体做什么，一切听青山爷爷的。”

金月亮委屈地哭了：“你……不要我了吗？再行军，我不让人背了还不行吗？”

大老乔不明真相，求情地：“不差她一个，背她，我自愿，还不行吗？”

朱文范也说：“杨司令，别叫金月亮走了！”

聂东华暗中拉了朱文范一下。

杨靖宇严厉地瞪了大老乔、朱文范一眼：“再有人求情，要从严惩处。”他厉声对金月亮说：“走，马上走！”

金月亮抽抽搭搭地走了，三步一回头。

好多战士不忍，都垂下头或别过脸去。

已经走了很远了，杨靖宇忽然大步追过去，他等小月亮扑到怀中，他搂住孩子，用大胡子脸亲了孩子一阵，松开她，说：“走吧。”

金月亮被老青山拉着走了。走了很远，还听得见孩子那令人心碎的哭声。

杨靖宇目送着一老一小的身影消失在迷茫的风雪中，才掉过头来。

107 过场

这是密林之中，杨靖宇带几个人藏身林中，透过落了叶的黄花松，可以望见一堆堆篝火，从这个山头连到那个山头，连成一条条曲折蜿蜒的火龙，那是敌人布下的一层层包围圈。

杨靖宇站在山冈上，指着篝火说：“看，小鬼子为我们摆火龙阵了。”

“真他妈密呀！”大老乔说，“咋钻出去呀！”

杨靖宇：“从两个火亮中间钻出去不就对了吗？”

大老乔拍拍脑门儿：“对呀！白天乱闯不敢，晚上倒方便了。”

他们几个像打滑梯一样从高高的山坡上滑下了谷底。突然前面的聂东华惊异地叫了一声，又马上捂住了嘴。他向后头摆摆手。

原来前面有一个人影，在动。

他们都伏在雪地上观察着。

108 山谷中

这里离敌人的一堆篝火顶多几十米远，听得见日本兵叽里呱啦地喊，围着火堆在吃东西。

原来一个人影骑着什么，只见人影一晃，站了起来，人们看清了，竟是金月亮，她正往雪地上蹭刺刀呢，再看看她脚下，躺着一个日本兵。

杨靖宇悄悄对宫常升说了句什么，宫常升摸着爬过去，刚到金月亮跟前，她一纵身过来举刀便刺，宫常升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子，低声说：“是我，别出声。”然后拉着她跑了过来。

金月亮见了杨靖宇，一下子抱住了他，眼泪流下来，杨靖宇一挥手，人们从篝火边上绕了过去。

109 山坡上

天已放亮，人们气喘吁吁地坐下来休息。

大老乔：“算是闯过一道包围圈了！”

聂东华：“小月亮，你行啊，在鬼子眼皮底下就敢动手！”

金月亮：“我正在那藏着呢，该他死，他喝得七倒八歪的，走过来解开裤子想拉屎，我扑上去就一刀，他更熊，一声没吭就玩完了。”

杨靖宇不悦地：“金月亮，你怎么会在那儿？你和老青山走散了吗？”

金月亮顽皮地挤挤眼睛：“我把他甩了！”

大老乔乐起来：“你行啊！”

杨靖宇却说：“老青山找你还不得找疯了啊！”

金月亮眨眨眼，说：“那，我还去找老青山爷爷，你们走你们的吧。”说着，真的离群而去。

杨靖宇向聂东华使了个眼色，聂东华冲上去拉住她：“你二虎啊，满山遍野是鬼子，你上哪儿去找？”

金月亮冲朱文范笑了一下，说：“那可不能说我犯纪律，是你们硬拉着我，让我留下的。”

宫常升：“你还倒打一耙！得便宜卖乖。”

人们都乐了，杨靖宇走过去，双手握住她冻红的一双小手，只轻轻地长叹了一声，纵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没说出来。

杨靖宇看看怀表，从皮包里拿出地图，又在小本子上记了点什么，给怀表上了弦，在耳畔听听，他听到是咕咕声，以为表坏了，又听听，才乐了，捅了躺在身旁的朱文范一下，说：“是你肚子咕噜噜地叫吧？我还以为我这怀表变动静了呢。”

金月亮乐了起来。

聂东华：“他呀，也学大老乔那么没出息，发给他饼子，刚出发就零嚼了，这会儿早变粪了。”说着，拿出一个饼子，分了一半给朱文范。

朱文范不好意思接，报复地：“你好，见了鬼子没拧开后盖就把手榴弹扔出去了。”

聂东华：“那也比见了鬼子喊妈的强啊！”

人们都把目光掉向了金月亮，金月亮哭了起来，“你欺侮人！”

聂东华赶忙说：“我可没指名道姓啊！”

杨靖宇瞪了聂东华一眼，说：“叫妈也不寒碜，我头一回听见炮响，还吓个腚墩儿呢。”

“真的吗？”朱文范不信，抬头望着杨靖宇。

金月亮也不哭了，说：“你骗人，一个大司令还这么丢人？”

杨靖宇：“谁一下生就会放枪？你也别听他们俩吹大牛，他们刚来那时候，有一位，我就不说名了，半夜尿了床。”

这一下金月亮高兴了，跳起来拍手乐。

聂东华：“那可不是我。”

朱文范：“那更不是我。”

人们笑得更响了。

人们尽管说笑，大老乔却不参与，他半躺半坐在一棵老柞树上，狗皮帽子盖着半张脸，正抱机枪睡觉。

金月亮：“咱这么笑，他都不醒，睡得真死。”

聂东华：“指定是装睡。他肚子里没食，能睡实成吗？”

一听这话，金月亮折了一根草茎，去搔大老乔的鼻孔，大老乔打了个大喷嚏，坐了起来：“瞎闹啥！”

杨靖宇从皮包里摸出一个冻饼子，放在石头上，用刺刀剥开，一半给金月亮，一半扔给了大老乔。

朱文范瞪了杨靖宇一眼：“你又不吃！”

大老乔和金月亮都把饼子扔了回来。

杨靖宇看了看离得稍远的李泰来，小声对大老乔他们几个人说：“老李向着我，多给我塞了几个大饼子。”

聂东华：“我不信。”

金月亮：“打开皮包我看看。”

杨靖宇捺着皮包，说：“隔着皮包，你还摸不出来吗？”

金月亮和聂东华果然伸手去捺捺，金月亮说：“硬邦邦的，好像有几个。”

两个人都放心地吃起来。

110 森林过伐地

直属小分队正穿过一片过伐地，到处是焦黑的树根子和烧过荒火的痕迹。

担任前卫的朱文范跑过来报告：“前面有个死倒。”

杨靖宇加快脚步走过去。

“死倒”卧在一片灌木中，旁边有一架半坍的小木屋。

“死倒”原来是个女人，脑后梳着圆形大髻，脖子上围着一条麻花被子，是小孩用的。杨靖宇细看，女人脸上的雪花都化成了水珠，伸手在鼻端试试，说：“有气儿。”

大老乔、宫常升过来抬她时，金月亮叫了声：“孩子！”

果然，女人身底下搂着个两岁多的孩子，这一惊动孩子哭了起来。

111 半坍的小木屋中

李泰来在地上拢了堆火，用饭盒烧雪水，此时正给女人喂水。金月亮哄着孩子，摇晃着。

那女人睁开了眼睛，喃喃地叫了声：“孩子——”

金月亮忙把孩子塞给她。

杨靖宇看了看这女人，说：“好面熟啊……”

那女人打量杨靖宇一阵：“杨司令！叫我找得好苦啊！”

杨靖宇：“对了，你是宋方的媳妇！”

宋大嫂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杨靖宇：“我在你家吃过粘豆包，大芸豆馅的。”

宋大嫂：“杨司令怎么瘦得这么邪乎，我都不敢认了。”

杨靖宇：“家人都好吗？你那小脚老婆婆最有意思了，非要送我一个护身符叫我带着。”

宋大嫂神色黯然地：“全家8口人，就剩我们娘俩了。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全叫日本人一条绳捆了去，装到麻袋里，扔到松花江冰窟窿里了。”

聂东华：“你这是要回娘家咋的？”

“回娘家？”她茫然地看了看众人，说：“也算回娘家吧，我走到哪也跑不出鬼子的手心了，你们这儿出了叛徒，张秀凤那个王八羔子认得我，从前我想来找老宋，我不愿给他添累赘，这回不添不行了，你们抗联不是有被服厂、有医院吗？我干别的不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还中。你们带我去看老宋一眼就行。”

一听她口口声声找宋方，杨靖宇脸色陡变，别人都背过脸去不敢与她交流。

杨靖宇：“暂时看着他。他带二方面军在敦化、额穆一带呢。”

宋大嫂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我要看的，是老宋的坟，你们不要瞒我。他坟头草都黄了好几茬了吧？我还没给他填过一锹土、烧过一张纸呢。他的坟在哪？离这儿远吗？”

杨靖宇心头一酸，眼圈也红了，他接过宋大嫂的孩子，抱在怀中，说：“你都知道了，就不瞒你了，他是在摩天台大捷时战死的，他的坟在小荒沟，来年开春，我陪你去给老宋填坟。”

宋大嫂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杨靖宇想起了那块冰糖，从皮包里摸出来，用牙磕开一小块，送到孩子口中，孩子吮吸着，甜甜地笑着。

突然，杨靖宇摇晃了几下，险些栽倒，李泰来急忙接孩子，大老乔扶住杨靖宇，他已经昏过去了。

聂东华忙叫：“金月亮、李军医，快来，杨司令昏过去了。”

金月亮和李军医跑过来，李军医看看杨靖宇的眼睛，又抓起

腕子摸脉。他说：“太虚，脉搏没劲儿，打一针吧。”

李泰来已经把孩子交给了宋大嫂，他把李军医拨拉到一边说：“一边去吧，你们这些个二百五大夫！打什么针？他是饿的！快拿吃的来。”

聂东华马上翻杨靖宇的挎包，手一伸进去，他大吃一惊。

金月亮：“快呀，你愣啥神？”

聂东华的手从皮包里拿出来时，托在他手上的是几块鹅卵石。

金月亮后悔地哭了：“我真浑啊！”

李泰来叹口气：“你们可倒是土命人——心实，快，化点雪水。”

112 苏联伯力以北 70 公里山林中的 A 营

这是一间挂着斯大林像的兵营，很宽大，长桌上的‘桑茂瓦勒’水壶冒着热气。

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人围在火炉旁。

周保中：“我们该认真总结一下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借以取得中央的直接领导。”

李兆麟：“我们必须保存骨干力量，这两年，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冯仲云：“是啊！轮流过来整训，再打回去，这是正确的决定。”

周保中：“杨靖宇和魏拯民能来就好了，一直联系不上，老青山说他们处境极为困难，昨天国内来说，一路军警卫旅长方振声被捕，在长春就义了。”

冯仲云：“你不是派林茵去联络了吗？”

周保中：“一点消息也没有。”

113 清江岗

杨靖宇、宫常升等几个人隐藏在柞木林中，画外不时传来鬼子兵叽里呱啦的谈话声、吆喝声，透过树缝，可见簇簇闪动的篝火。

杨靖宇注视着前方的山崖，山崖下有一条小路，一道暖泉从山梁上汨汨地泻下，流到下面，冻成了一片凸起的冰棱。

杨靖宇小声问宫常升：“你没记错吧？”

宫常升摸摸一棵老柞树上的三角形刀疤，说：“这还是我砍的记号呢。”

杨靖宇：“这里已经成了鬼子第二道包围圈，情况有变，老青山大概钻不进来了。赶快撤。”

宫常升：“老青山从没失信过呀。”

“你们看！”身后的聂东华突然低声叫了出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人们看到一米远的一棵椴树干上，新砍掉了一块树皮，是倒三角形。

“倒三角？”宫常升兴奋地说，“这是老青山新砍的记号，10步以外还会有记号。”

朱文范向前匍匐而去，果然在10步外向他们招手。

他们猫着腰按照“倒三角”所联结出的路线，一直找到了山崖下那口暖水泉下，地上是一层层的冰。人们举目细看，泉水像帘子一样从一个石洞口上方垂挂下来，隐约露出洞口。

宫常升：“老青山可能把粮食藏在山洞里面了。”

杨靖宇举起望远镜向鬼子点篝火的地方看了看，说：“离敌人太近，天黑了再动手。”

天渐渐黑下来，包围山林的敌人点起了火把和篝火，流动的火、不动的火在山外形成了一条又一条蜿蜒的火链。

宫常升、聂东华悄悄爬起，到洞口冰棱前。

杨靖宇警惕四顾，大老乔的机枪冲着山下。

宫常升他们刚破冰露出洞口大部分，好像遇到了什么意外，一屁股坐到了山洞前。

杨靖宇带大老乔、朱文范摸上去。

里面遮挡洞口的柞树枝已经全部扒开，杨靖宇也不禁呆住。

那不是老青山吗？他背靠石壁站在山洞里，山羊胡子撅着，挂着冰砣，嘴咧着像在笑，他可能遇到了意外，躲到洞中。已经活活冻死了。

杨靖宇的眼里顿时被泪潮涨满。他耳畔响起一阵山里人爽朗的笑声，那是他被带到了初见老青山的往事。

114 回忆

老青山在一间马架子房里为杨靖宇化装，他说：“道上你能装傻就装傻，你叫二柱子，是我儿子，咱到金川你三舅家去奔丧，你三舅得绞肠痧暴死，扔下一个病老婆，两个不成器的孽种……”

杨靖宇穿上缝上白领子的丧服，只是笑。

老青山瞪他一眼：“咋了？嫌低气？打开天窗说亮话，叫我送，连拉屎都得我说了算，若嫌不自在，另想招儿。别说你呀，赵尚志凶不凶，李兆麟有身份没有？跟我上路，都一口一个爹地叫着呢。”

杨靖宇嘿嘿乐了，挎起柳条筐，调皮地叫了声“爹”。

老青山哈哈笑着拍了他一掌：“好小子，别害怕，叫爹也不让你养老，将来打走了小东洋，我还回山里当木帮，打皮子放山，到挪不动步那天，讨饭讨到你门口，给口馕的、剩的，别放狼狗咬我就中了。”

接着又是一阵豪爽的笑声。

115 暖水泉下

朗朗的笑声仿佛从久远的时空飘来，望着冻僵了犹有笑意的老青山，杨靖宇的泪水夺眶而出。

暖泉哗哗流淌，跌下山谷。

宫常升、大老乔、李泰来走过去，想把老青山放倒，却摸到了鼓鼓囊囊的棉裤有些异样。

李泰来看了宫常升一眼，解开老青山扎裤脚的青缎带，哗一下，淌出好大一堆谷子来。

谷子在流淌，山泉在奔泻，人们模糊的泪眼里，泪水也在流。

人们搬了些石头，堵住暖泉原来的泄水口，让泉水改道，使泉水漫开，在洞口上方洒下水帘，很快封冻，冻住了洞口，老青山就站在冰棱后面，如同站在水晶棺中。

聂东华和朱文范砍来一根椴木，刮去树皮，宫常升用嘴哈气，不断地哈着杨靖宇手上的自来水笔。

金月亮忽然问：“老青山爷爷叫什么呀？”

朱文范：“老青山呗。”

金月亮：“废话，我是说真名实姓。”

李泰来抽着小烟袋：“说真的，大伙儿只知道他叫老青山。”

杨靖宇开始往椴木桩上写字，他边写边说：“姓名，是一个人的代号，没什么要紧。”

人们看墓碑上一行字是：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站立着，死在生他养他的青山峻岭。

1940年2月6日抗日联军立

116 县城小饭馆

围着火红围巾的林茵正在低头吃饭。

跑堂的走过来：“您要的滑溜里脊炒好了。”

林茵起身向后面走去。

在里间，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在等她，二人握手，商人拿出一套军服、证件，说：“这是宪兵队的，证件是福田太郎的，这个人，我们干掉了，他的通行证是野副昌德亲手特批的，可以到任何封锁区去。”

林茵点点头。

117 街上

林茵已扮成男装，披着日本宪兵呢大衣，骑着摩托车在街上急驰。

过岗哨时，她一亮证件，日本兵立刻敬礼放行。

118 大青沟密营

地窖子封在厚厚的雪被中，没有烟囱，没有窗户，只有特别仔细观察，才能看出地窖子上面散布着一些小透气孔，正散发出丝丝缕缕的烟气。

外面，朱文范骑在一棵老柞树上放哨，突然，他伸长了脖子。

视野之内出现了人影，在林子里走走停停不时地扣击树干。

朱文范手捂在嘴上，学了几声猫头鹰叫，这是在报警。

119 地窖子里

人们都听到了“猫头鹰”叫声。

大老乔迅速地捅开地窖子的一面雪墙，把机枪架上。

杨靖宇向宫常升摆摆手，他的手也摸到了枪柄上。

少顷，宫常升带了个蒙上眼睛的人回来，一身宪兵服，一迸地窖子，那人就摇晃几下，瘫倒了。

杨靖宇：“怎么回事？”

宫常升：“是个日本宪兵，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的联络暗号？”

杨靖宇低声下令：“李泰来、大老乔，你们到外面去布哨，小心后面有尾巴。”

几个人提枪出去。

这时那人动了一下，用手去扯蒙眼布：“我听出来了，我可以找到你们了。”

当金月亮扯去那人的蒙眼布时，大家全愣了：“是你？”“林茵？”

杨靖宇冷静地打量着她：“你，怎么这身打扮？”

林茵坐起来：“不这样，进得来吗？”

杨靖宇：“你从哪里来？”

林茵注意到了杨靖宇那不信任的目光，她打了个冷战，又去看别人，同样是不信任的目光，连金月亮都鄙夷地看着她。

林茵：“我从周保中将军那里来。他们都在伯力。”

宫常升：“有周将军的亲笔信吗？”

“有。还有赵尚志的信。”林茵说，“不过，我……烧了。”

杨靖宇冷冷地看着他。

林茵像受到了屈辱，看了杨靖宇很久，愤然地问：“你，你怀疑我？”

杨靖宇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说：“给她一点吃的。”

金月亮拿了个饭盒走过去，塞给林茵，终于忍不住：“你不是……叛徒吧？”

林茵的泪水模糊了眼睛。

杨靖宇走了出去。

120 密营

雪地上踏出一圈又一圈椭圆形雪踪。杨靖宇在一棵老松树下来回走着。

浅山疏林上方，传来引擎的轰鸣声。一架日本侦察机贴着树梢飞行。

一只老鸦从树上惊飞，雪粉震落一片，落在他的肩上。

强劲的北风卷过，树涛低吼，有如潮声。

树涛声化做江涛阵阵。

121 回忆

阵阵江涛声传入哈尔滨道外八道街的小屋中。

这是 1932 年杨靖宇与林茵假扮夫妻时的居住地，屋中陈设虽不豪华，却也像个温馨的家。

夜已深了，杨靖宇还在小桌前写什么。

林茵铺好双人铜床，说：“你该休息了。”自己拿了一条毯子，走到地中间，铺上。

杨靖宇回过身来，很不好意思：“这怎么行？你睡床，我睡地上。”

林茵不好意思地：“经费太少，租不起大一点的房子。”

杨靖宇：“家具、日用品简单点就好了……”

林茵：“这都是我个人的，省委可一分钱也没支付过。”

“对不起。”杨靖宇说，“我错怪了你。这假扮夫妻也委屈了你。”

林茵：“不这样，太不安全了。刻字社我给你找好了，明儿早晨我送你过去，你是刻蜡板的张贯一，喏，良民证。”她把良民证扔到了桌上。

杨靖宇感激地望了她一眼。

122 老松树下

宫常升打断了杨靖宇的回忆。

宫常升仰面望着嗡嗡盘旋的飞机，说：“今天这飞机也来得蹊跷，好像闻到什么味了。”

杨靖宇没有出声。

宫常升：“你不感到林茵来得不清不白吗？”

杨靖宇：“加强警戒，我同她谈谈。”

123 地窖子里

别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林茵和杨靖宇了。

林茵：“怎么，要审问叛徒吗？”

杨靖宇勉强笑笑，说：“怀疑并不等于是真的。你这么冒险进山，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林茵：“你不感到问得多余吗？作为我个人，我有什么必要、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来冒这份险呢？”

杨靖宇：“你不是到苏联学习去了吗？”

林茵：“我根本没有去，只到了伯力。”

杨靖宇：“这是很多人向往的呀。”

林茵：“不是也调你去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吗？你为什么没去？我记得你说过，这里更需要你。”

杨靖宇：“可你总不能认为这里非需要你不可吧？”

林茵看了他一眼：“我有另外的理由。”

杨靖宇：“我很感兴趣。”

林茵赌气地：“我可完全丧失了兴趣。早知道你这样对我，我……何必呢？”

杨靖宇似乎悟到了什么，沉吟一下，问：“那么，你这次来，有什么使命？你有什么证明使命的东西吗？我想你能理解我们的处境。”

林茵：“除了去找地下党，就只有周保中军长了。”

杨靖宇似乎讥讽地一笑，说：“不过，我还是愿意听你说下去。”

林茵：“吉东、北满和南满省委应当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周保中、李兆麟他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新的斗争策略，希望你和魏拯民同志到伯力去参加会议。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原定的会议时间是1月24日，今天已经是二月初十，我上山找你们找了半个多月。”

杨靖宇点点头，问：“还有吗？”

林茵：“也许……我们在当前最艰苦的条件下，应当保存点实力。这一年多来，我们光牺牲的师级干部就达30多人。”

“是呀，”杨靖宇挖苦地说，“因为敌人力量太强大，大家都躺到床上做好梦，梦想有那么一天日本强盗良心发现，自己滚蛋。于是我们从炕上跳起来，欢呼解放……这太有趣了、太聪明了，可惜这样的梦我编不出来。”

林茵：“可事实是，我们越打越少。”

杨靖宇：“这不假。可另一个事实是，我们牵制了几十万关东军，使他们不能全部压到关内战场上去。”

林茵：“你怎么好像冲我来了，我可没有劝你躺倒不干啊。”

“你替别人说也一样啊。”杨靖宇说。

“你这是把我当成奸细吗？”林茵快哭出来了。

杨靖宇：“你可以下山了。”

林茵吃惊地：“敌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赶我下山？”

杨靖宇脸上露出不忍之色，沉吟一下，说：“那么，你先留下吧。”

林茵：“我……干点什么呢？”

杨靖宇：“这里只有一种工作，人人都一样，拿起枪战斗。

我是总指挥、政委，不也在打仗吗？”

林茵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别扭的日本军装，问：“能给我找一套军装吗？”

杨靖宇：“金月亮，给她弄一套衣服换上。”金月亮应声跑来。

124 密林中

杨靖宇问宫常升：“有情况吗？”

宫常升：“东南岗方向有几个伪警察一直在探头探脑张望。”

聂东华：“准是林茵勾来的，可千万别再出个张秀凤、程斌啊。”

杨靖宇：“走，马上转移。”

“她怎么办？”聂东华问，“干掉她？”

杨靖宇不语。

宫常升：“押着她一起走？”

杨靖宇：“不是押着，一起走。”

125 密林深处

杨靖宇一行人在艰难前进，后面的人不断地“埋溜子”。

此时林茵已经是抗联的装束了，脖子上围着她那条火红的围巾。

126 临时宿营地

这里完全是露宿了，连篝火都不能点，人们不停地哈手、跺脚。

林茵坐了下去，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金月亮：“千万别睡，会冻死的。”

林茵却已疲惫地合上了眼睛。

杨靖宇命令：“把她拽起来。”

几个人上去拖林茵，她却依然在睡。

这一刹那间，杨靖宇不禁想起了从前的往事。

127 回忆

夜阑人静。杨靖宇蜷缩在地板上，盖着毯子，林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江上传来有节奏的涛声，过往轮船低沉急促的汽笛吼叫声也不时打破沉寂的夜。

突然，此起彼伏的犬吠声响起来。

林茵点亮灯侧耳细听，左邻右舍一片敲门声。

杨靖宇也坐了起来：“怎么了？”

“好像是查夜。”她说。

话犹未了，有人拍门了。

杨靖宇站起来要去开门，林茵跳下地，一把把他拖到床上，示意他脱下衣服，又把毯子扔到床上，她给杨靖宇盖好被，才懒洋洋去开门。

一群日本兵、伪警察闯了进来，大呼小叫：“查夜，户口！”

林茵递上户口簿，日本人看了看，又扯开被子，看了看杨靖宇，又看看床下，才走了。

林茵赶紧关上门。

杨靖宇从床上坐了起来。

林茵：“你呀！方才慢了一步就坏了！哪有夫妻一人睡床、一个打地铺的？”

杨靖宇：“打仗憋气嘛。”

林茵一笑：“请吧，还回你的地铺吧。”

杨靖宇打了个哈欠，说：“还是床上舒服。”懒洋洋下地。

128 临时密营

林茵走出地窖子。

聂东华附金月亮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

林茵越过冰坡，穿过草窠，金月亮却步步紧随。

林茵一回头，发现了身后的“尾巴”，皱皱眉头，站了一会儿，快步朝山谷下面的灌木丛走去。金月亮一路小跑踢起雪烟跟过去。

林茵掉过身来：“你跟我干什么？”

金月亮支吾地：“我，我撵黄皮子呢。咦，一错眼珠，怎么没影了？”

林茵又气又恨：“你这小丫头也跟我捣乱，你远点，我要解手。”

金月亮见她蹲下身去，就在眼前站着。

林茵起来，说：“你把我当叛徒了，是吧？”

金月亮：“我说你不能，他们说，谁也不敢打包票。”

林茵：“杨司令也怀疑我？”

金月亮：“他没说，可你到底是不是，你跟他说明白呀！你都给他当过假媳妇，你有啥不能说的呀？”

林茵叹了口气，苦笑一下：“你真是个孩子呀。你懂什么叫身正不怕影子斜吗？”

金月亮点了点头。

林茵：“你知道吗？被自己的人敌视，比受敌人的酷刑还难受。”

金月亮眨了一会儿眼，说：“昨天……可玄了，若不是杨司令拦着，他们都想把你……”

林茵：“怎么不说了？要杀掉我，是不是。”

金月亮不出声了。

林茵仰天长叹：“历史，将证明我的清白。可在人们眼中我

不一定是清白的，也可能糊里糊涂地死去……”她眼中含着委屈的泪，说，“小月亮，我求你一件事，能替我办吗？”

金月亮：“能，你说吧。”

林茵：“万一我被处死了，将来你见到周保中，请他证明，是他派我来的就行了。能还我一个清白，我也死不足惜了。”

金月亮陪她掉眼泪。

129 大青石后

杨靖宇拿着望远镜在看山坡下。望远镜里出现林茵、金月亮走来的画面。

130 地窖子里

人们正围在一起用饭盒吃粥，粥黑糊糊的。

没人理林茵，也没人给她盛饭。

杨靖宇给宋大嫂使了个眼色，宋大嫂盛了一饭盒粥，端给林茵。

林茵感到一阵阵委屈，不肯吃，含着泪水望着门外。

杨靖宇吃着粥劝她：“吃点吧，榆树皮粥滑溜溜的，挺香的。”

林茵突然发作地：“你有什么理由派人盯我的梢？”

杨靖宇掉头去看聂东华、金月亮几个人。

聂东华敲着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八百六十四眼睛盯我梢，我都不带心跳的。”

别人都低头喝榆树皮粥。

林茵一赌气站起来：“我走。”说罢推开柴门。在门外放哨的宫常升堵住了她。

“怎么？扣押我？”林茵急了，看着杨靖宇：“你昨天还赶我下山呢！”

杨靖宇没做声。

宫常升：“那是昨天，今天不同了，你这么着急下山干什么？有任务？”

林茵发现了所有的目光都是不友善的、敌意的，她突然间感到孤单、委屈，她坐下去，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别人仍在闷头吃粥。

金月亮于心不忍了，塞给她一块毛巾。

131 天空

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飞机撒下一片传单。

站岗的聂东华跑过去，雪地上花花绿绿一大片，他拾起一张。

132 地窖子里

聂东华拿着传单跑进来：“小鬼子飞机撒传单了。”

杨靖宇看了一张，哼了一声，他对大家说：“这是野副昌德亲笔签名的劝降书。”

金月亮：“写给你的吗？”

杨靖宇：“是啊。他说，如果我放下武器，可以让我当东边道总督，不用写投降书，不用写悔过书，原班人马，管理东边道的一切，你看，够优待的了。”

朱文范：“别听他放屁，你若真落到他们手里，马上杀头，脑袋不挂在电线杆子上才怪呢。”

“不，”杨靖宇说，“我想野副昌德不会撒谎，你们看，程斌不是当了挺大的官吗？不过，他忘了，像程斌那样的人才有几个！”

这时，角落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原来因为孩子抓了一把松子儿，被宋大嫂打了一巴掌，松子儿被夺回，放到口袋里。

李泰来：“孩子抓几个松子儿，你打他干吗？孩子饿了。”

“够给你们添累赘的了。”宋大嫂说，“这小崽子又这么不懂事。”

杨靖宇过去，抓了一把松子儿，用牙磕出松仁来，一粒粒喂孩子吃，孩子高兴地吃着，冲杨靖宇乐。

宋大嫂：“若没有他赘脚，那多利索。”

杨靖宇：“傻话。住家过日子，过的就是孩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一样，没有他们，我们吃树皮、睡雪地，还有什么意义！”

宋大嫂：“我们跟着你们白吃饭，又不能上阵，我想……一个人下山去。”

“不行。”杨靖宇说，“我不能看着你们母子落入虎口，碰上机会，我会妥善地安排你们。现在不行。”

133 林子里

没有风，下着雪，大片雪花漫天飞舞。

走在队伍后面的朱文范负责“埋溜子”。

走了一程，他们坐下来休息，一人抓了一把雪吃。

杨靖宇从皮包里拿出地图看着，对宫常升说：“过了大北山就好了。已经拖了几天了，把讨伐队也拖迷糊了，咱们的主力早到了目的地了。”

宫常升：“估计警卫旅和陈翰章、尹俊山他们已经会师了。”

杨靖宇：“从现在起，尽量避免与敌人交火，找机会从敌人的包围圈缝隙中穿插出去。”

这时聂东华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杨司令，快，大饼……大老乔他……”

杨靖宇站起来，向前面的碓子房望去，只见前面乱成一团。

134 碓子房前

碓子房已东倒西歪，朽烂的柞木上长了些木耳。此时大老乔和几个战士正撅着屁股在地上抢什么，一个个滚得浑身是雪，李泰来怎么吆喝都不管用。

杨靖宇走过去才明白咋回事。原来在雪坡上扔着十多张发面饼。大老乔简直红眼了，兜里揣、怀里掖、嘴上还叼一个。

杨靖宇低声喝斥：“都起来！”

几个战士站起来，把大饼交给李泰来。

只有大老乔不在乎，腾出手来，把叼在口中的大饼往口中一塞，吭哧一大口，噎得他半天咽不下去。

杨靖宇把大老乔从地上提起来，命令地：“吐出来！”

大老乔还想往下咽，杨靖宇气得打了他一个耳光，说：“天上能掉大饼吗？万一有毒呢？”

大老乔不得不吐出大饼来。

“都交给司务长。”宫常升命令。

大老乔把大饼都交了出去。

金月亮小声地：“这些大饼怪馋人的。万一没有放毒，不是怪可惜的吗？”

朱文范：“若能套只野鸡就好了，叫野鸡尝尝有没有毒。”

宫常升问杨靖宇：“大饼带着不？”

杨靖宇：“扔掉。”

李泰来：“别别，万一……”他拿起一张大饼狼吞虎咽地吃了大半个，对大家说：“走吧，饼都带着。我在半拉钟头内不死，就是没毒，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吃了。”

杨靖宇想拦阻已来不及了：“你……唉，从前三军就上过这种当。”

人们全都静静地、不错眼珠地盯着李泰来。

李泰来先还没事儿，吧嗒着小烟袋，笑着对大老乔说：“大

老乔，别眼气，万一没有毒，我那份分给你……走，咱们走吧。”

李泰来刚站起身，忽然一阵眩晕，栽倒了。人们吃惊地围上来，想要扶他，只见他捂着下腹部，疼得大汗淋漓。

人们在呼叫：“老李！”“李泰来！”“司务长！”

李军医上去摸着他的脉，说：“有毒！”

李泰来结结巴巴地拉着杨靖宇的手：“有，有毒……大饼，不能……”

朱文范和金月亮扑上去，金月亮大叫：“李大叔，吐哇！快吐哇！”她伸了两根指头在李泰来口中。

李泰来托住金月亮的手，伸出颤抖的手，摸着她的脸，说：“晚了，吐不出来了。好好跟着杨司令，大叔没儿没女，一年给我烧几张纸，别叫大叔在阴间没钱花，行吗？”

金月亮一边点头一边哭。

李泰来：“别哭。大叔有了钱，过了鬼门关，变了鬼也帮你们打日本鬼子。”

说罢，他口鼻出血，在杨靖宇怀中死去。

金月亮哭着把大饼用脚踩个稀烂，对大老乔喊着：“叫你吃，叫你吃！你咋不吃呀，咋不药死你呢！”

大老乔头埋在双手中，一声不吭。

人们把李泰来掩埋起来，他们是用手捧着雪埋的。

金月亮跪在坟前，说：“大叔，到你头七那天，我给你烧纸。”

大老乔木然地呆立在雪冢前。

135 密林峡谷

这里是一条很深的峡谷，峡谷被雪填满了，人们艰难地在厚雪中跋涉着，雪深没膝。杨靖宇走在队伍前面，大老乔走在最后，十几个人的队伍拉得很长。

转过一道弯，朱文范、李军医跑上来，对杨靖宇、宫常升说：“大老乔掉队了。”

杨靖宇站下：“什么时候？”

李军医：“方才。他说去甸子里拉屎，我左等右等，他再没上来。”

宫常升：“他是借由子吧？这几天他情绪有点不对。”

杨靖宇对聂东华：“小聂，你带队，在前面柞木林子等我们。宫参谋、小朱，跟我来。”

三个人掉头快步走去，金月亮也跟了过去。

136 山谷中

跑了一程，他们看见了大老乔。他把机枪埋在了雪底下，转身正要走，听到杨靖宇一声断喝：“大老乔！”

大老乔索性坐到风倒木上。

杨靖宇：“枪呢？”

大老乔：“埋了。”

宫常升火冒三丈：“好哇，你小子——”

杨靖宇拦住要动手的宫常升，耐心地问大老乔：“你想下山？”

大老乔哭丧着脸：“明说了，我这一顿能吃五大海碗的壮汉，饿得前腔贴后腔，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这不是遭零罪吗？还不如吃个枪子儿痛快。”

杨靖宇：“是啊，大家都很苦，半年来，我们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吃过一顿舒心饭，可也都挺过来了呀！你若是对我有气，就冲我发，出口气，走吧，找着你的枪，大伙在前头等你呢。”

金月亮摇晃着他的胳膊：“你忍心扔下我们自个儿走？别走了……”

大老乔抱着头不肯起来：“你们走吧，我没出息，我是狗尿台扶不上金銮殿……”

宫常升声音透着杀气：“你真铁了心了？”

大老乔哀求地：“放我下山吧……我什么苦都能吃，饿罪受不了啦！我下了山，一不能叛变，二不给鬼子当坐探，日后还兴许上山来找你们呢。”

朱文范哼了一声：“日后？你二返脚回来，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宫常升：“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谁保准你下了山不当叛徒！”

大老乔霍地跳起来，两个拳头攥起来：“你真欠揍！你把大老乔看成什么人了？告诉你，姓乔的骨头碴子磨成灰，也是抗联的灰！姓乔的膝盖骨天生硬，不会拿弯。你若再满嘴喷粪，小心我揍你个满脸开花——别欺侮老子肚里没食儿。”

杨靖宇：“说句掏心的话吧！日本鬼子还没打走，半道上埋枪下山，你对得起宋方、曹国安、方振声这些烈士吗？你对得起李泰来吗？”

大老乔：“这些我都忘不了。就当我是个没出息不长进的人吧。”他说罢走到大树下，从雪中掘出刚埋的轻机枪，往宫常升怀里一塞。

宫常升咔一下推上大栓，平端起了歪把子机枪，对准了大老乔。

朱文范也亮出了驳壳枪。

金月亮急得去挡他们的枪口。

大老乔一怔，旋即又平静了下来：“要打死我吗？也好。吃颗枪子儿比饿死好受。你们开枪吧。”他索性闭上了眼睛。金月亮上去抱住了他，他也抱住了金月亮。

杨靖宇拨开了宫常升的枪管，问大老乔：“你回答我，到底回不回队？”

大老乔：“话都说完了，你们照量着办吧。”说罢推开金月亮，抄起袖子，向山外走去。

宫常升、朱文范目视着杨靖宇，杨靖宇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嘴角直抖，他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滑到了腰间的手枪柄上。

宫常升马上抬高枪口，对准了大老乔后背。

这一瞬间，杨靖宇的手又松开了枪柄，回手又一次压低了宫常升的枪管。

宫常升以为开枪对他们不利，放下机枪，从绑腿里拔出七寸匕首。

杨靖宇面前浮现了大老乔从军时说到自己肚量大的情景。大老乔说：“我是大肚子汉，吃得多，别叫我饿着，我什么苦都能吃，就怕挨饿。”

杨靖宇向前追了几步：“你站住！”

大老乔站下，转过身来。

杨靖宇一往情深地：“大老乔，你还记得你拦路投军时的话吗？”

大老乔：“心又没叫狗掏去，怎么能忘？你放心吧。姓乔的到啥时候也忘不了是中国人。”说着，流下泪来，他抬起冻伤的手拭泪。

杨靖宇把自己的皮手闷子摘下来，套到他手上。

宫常升和朱文范不解地相互看看。

杨靖宇心情沉重地：“人去不中留，你走吧，总有一天，你会感到羞耻，那时，你再回来，大伙还要你。”

金月亮哭着说：“我多给你攒几个大饼子！”

大老乔扑通一声跪到雪地上，给杨靖宇磕了个头，又爬起来抱住金月亮亲了亲，才跌跌撞撞地走了。

不知为什么，杨靖宇搂过金月亮，眼中泪花闪烁。

137 临时驻地

金月亮在放警戒。

宋大嫂和林茵在挖积雪，在树下挖出些冻烂叶子，在雪上搓搓，放到饭盒里去煮。

一旁，杨靖宇对宫常升说：“又转回来了，这里离龙泉镇开拓团不远，想法下去弄点吃的，再吃两天树叶子，都走不动了。”

宫常升点点头。

138 龙泉镇开拓团驻地

杨靖宇带人来到通往龙泉镇的公路桥下，开拓团有几排房子，外面有铁丝网，布有岗哨。

杨靖宇：“这里增兵了。”

宫常升：“是呀，咱这么几个人，怕占不着便宜。”

杨靖宇挥挥手，刚要站起来，听见开拓团院里响了几枪，接着枪声大作。

几个人不敢再动，观察着动静。

一会儿，枪声停下，一群日本兵拥着一个人来到桥对面场院上。

令人吃惊的是被抓的人是大老乔。

杨靖宇、宫常升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宫常升：“只要他骨头一软，咱们的行动路线就完了。”

聂东华举起枪：“狗日的若叛变，不等他出卖咱，我先崩了他。”

杨靖宇一声不响地注视着。

139 开拓团场院上

岸谷隆一郎带着张秀凤向五花大绑的大老乔走来。

岸谷：“你，抗联的干活？”

大老乔却向张秀凤吐了一口：“呸！叛徒！我活着是抗联人，死了是抗联鬼，用不着瞒。”

岸谷看了张秀凤一眼，问大老乔：“你跟杨靖宇在一起？”

大老乔：“不是。”

张秀凤指证：“他是杨靖宇特卫排的机枪手。”

大老乔又吐了他一口。

岸谷：“你能告诉我，杨靖宇准备往哪里走吗？”

张秀凤：“大老乔，我也是不得已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混过这一关，哄弄过鬼子，过几天缓过把来，一样再上山，当年关云长在曹操那儿，不一样忠于刘备吗？”

“是吗？”大老乔哈哈笑了，“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就是不开窍呢。先拿酒肉来吧，老子太饿了。”

“这，管够吃！”张秀凤转对岸谷说，“我这老哥就是肚量大，他吃饱了喝得了，一定和咱一条心，有酒有肉就行。”

岸谷笑了：“噢？有奶就是娘？”他向随从们一摆手，“去，拿好吃的来。”

不一会儿，几个鬼子捧来一个大方盘，两碗酒，一只猪肘子，一只烧鸡，还有两口袋日本饼干。

大老乔也不嫌冷，往地上盘腿一坐，叫着：“不松绑，怎么吃，你们这群混蛋！”

岸谷示意部下给他松了绑，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却环立四周。

大老乔：“中，老子吃东西还他妈有人站岗。”他坐下，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嚼起来，不一会吃了个风卷残云，他抹了抹嘴丫子。

看他吃的日本兵个个目瞪口呆。

有了精神头，大老乔突然一剪脚蹦起来，一脚把张秀凤踢出几丈远，他扑过去夺鬼子的枪，刚夺到枪，没等扣扳机，岸谷向

他开了一枪，打在腿上，他倒了下去，日本兵趁机蜂拥而上，把他捺住，用电线绑到了电线杆子上。

大老乔仰天大笑：“吃饱了，死也是个饱鬼了！”

岸谷：“说，杨靖宇在哪儿？”

大老乔：“你不是混蛋吗？杨靖宇在哪儿，我能告诉你吗？”

岸谷气急败坏地：“把衣服剥光！”

大老乔的衣服被剥光了，敌人提来了好几桶凉水。

岸谷：“说不说？”

大老乔仰天高呼：“杨司令啊，兄弟没有食言啊！”

杨靖宇等人热泪盈眶。

一桶接一桶的凉水泼向大老乔。

渐渐的，他身上开始挂上冰棱子。

140 桥下

杨靖宇几个人不忍再看，大老乔成了浑身上下披冰甲的人，远看像一座冰塔。

鬼子都走了，场院上死寂。

眼泪淌到了胡子上，杨靖宇如雕像一般。

聂东华几个人都趴在雪地上抽咽着。

141 废地窖子里

所有的人都有气无力地靠墙坐着。

风吹雪花飘入室中，屋中堆起雪丘。

在宋大嫂怀中的孩子嘶哑地哭着。

昏昏沉沉的林茵睁开眼睛，看了看可怜的孩子。

金月亮：“看孩子饿的，真可怜。”

聂东华：“现在叫我拿金戒指换大饼子我都干。”

朱文范：“你那金戒指在哪呢？”

林茵倒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她真的戴着一枚金戒指。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雪地里反射着刺目的光芒。叫她炫目。

聂东华捅了朱文范一把，待林茵跨出门去，朱文范提枪跟了出去。

142 林子里

杨靖宇正在上哨，宫常升、朱文范来了。

宫常升：“林茵没影儿了。”

杨靖宇：“什么时候？”

朱文范：“我以为她去解手，等了半天，下去一看，人早溜了。”

宫常升：“她准是个叛徒，没找着机会溜就是了。”

杨靖宇：“你也断定大老乔是必当叛徒的呀。”

宫常升张口结舌了。

143 地窖子中

杨靖宇正半躺半坐在睡觉，宫常升进来说：“快转移！林茵这骚娘们儿，带着日本鬼子摸上来了。”

杨靖宇一惊，霍地坐起来。

144 林海中

林茵在雪地里跋涉着，火红的围巾分外耀眼。

离她二三十米远的后面，侧翼，悄悄跟着一些猫着腰小心前进的日本兵。

145 山坡上

杨靖宇等人向下张望。

林茵正从一个缓坡往上爬。她走得很吃力。常常跌倒，摔的满身雪粉，她停，后面的鬼子也停。

宫常升看了杨靖宇一眼。

杨靖宇紧张地思索着。

宫常升：“再不走，可叫敌人包了馅儿了。”

杨靖宇皱眉思索着，他说：“来不及了，隐蔽起来，退守地窖子。”

宫常升：“心软可不行啊，别叫一条鱼腥了一锅汤啊。”

杨靖宇突然火了：“住口！”

宫常升吓了一跳，白了杨靖宇一眼，不敢再做声。

146 地窖子

宫常升把歪把子机枪架到门口。

其余的人把枪都从缝隙中伸出来，宋大嫂也拿了一颗手榴弹。

人们紧张地监视着雪坡下面。

147 山坡上

林茵吃力地在雪中拔着腿。她大喘了一阵气儿，抓了一把雪塞到口中。

她忽然听到背后有杂乱的踏雪声，她侧过身去一看，看到了身后跟上来的日本兵。

她又惊又怕，一时呆住。

她镇定了一下自己，把红围巾向颈后一甩，拍拍身上的雪粉，放弃了原来回地窖子的意图，向左面的山峰走去。

鬼子兵很自然地尾随而去。离地窖子越来越远。

148 地窖子里

宫常升眼里泪花一闪，大手拍在机枪上：“她是——我们的人，她没变心。”

金月亮哭了出来：“都是你们，疑神疑鬼的，快呀，咋办啊，那么多鬼子跟着她呢。”

杨靖宇木然地站在地窖子口，手里抓了一把雪，抓得紧紧的，雪在他手心化了，滴下了水。

149 山谷中

林茵已经走到布满黑色塔头的山谷中间了，她忽然站住不走了。她回过头望着渐渐靠拢的鬼子兵。

鬼子兵也站住了。

林茵索性坐在一个高高的塔头上，从容地梳拢散发，围好围巾，举目望着起伏迭宕的雪峰。

敌人蜂拥上来。

150 树林中

杨靖宇等人看得见林茵被鬼子围在中间。

聂东华：“打吧。”

宫常升：“你想把杨司令也断送了啊！”

突然，他们看到了林茵猛地站了起来。

151 山谷中

原来林茵敏捷地扑向一个鬼子兵，去抢夺他腰间的手雷，她夺到了手雷，高高举起。

鬼子兵四散大叫，已经迟了。

在这一刹那间，一声巨响，手雷在鬼子群中爆炸、开花。

一阵雪雾在沟谷升起。雪雾中，一条火红的围巾飞腾着……

杨靖宇垂下了头。

聂东华和金月亮、朱文范都哭了。

聂东华抽咽着：“咱们连向她赔不是、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金月亮抓住宫常升的衣襟，用小拳头打他，边打边哭：“你不是说她是叛徒吗？都是你！”宫常升木然地任她捶打，眼里泪花闪闪。

152 山谷

月亮像个鸡蛋黄挂在天上，草甸子的雪原上月光很好，奇静。

嘎吱嘎吱的踏雪声打破了山谷的死寂。

日本人的尸体都抬走了，白雪上到处印着血污。

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来到了山谷。

杨靖宇看见，林茵那条火红的围巾高高地挂在树枝上，在风中摇曳，像一面旗帜。

聂东华爬上树去，取下围巾，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默默地抚弄着围巾。

宋大嫂抽泣着问：“也许……有男人吧？”

杨靖宇：“也许……心中有。”

朱文范奇怪地望着杨靖宇。

金月亮：“我知道，她有……”

宫常升暗中拉了金月亮一把。

“咱们咋会以为她是奸细呢。”聂东华说。

“我们错怪了她。”宫常升说，“大伙儿都不拿好眼睛看她，她也许地……直到临死都在恨我们呢。”

“不能。”杨靖宇说，“从前在哈尔滨，为了掩护身份，她参加协和会，不参加同学们举办的抗日集会，同学们都骂她是汉

奸，往她家院子里扔石头，她什么委屈没受过啊！”

静默。只有山风扫过山谷。

153 山谷

一行人向回走着。突然，在前面柞树林子里闪出一个人来，探头探脑。

杨靖宇拔枪：“什么人？”

宫常升早挡在杨靖宇前面举起了枪。

那人吓得大叫：“别开枪……我是好人。”他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说：“我是龙泉镇的，是给开拓团上山打柴火的。”

聂东华和朱文范出其不意，扑上去，一人拧过他一只胳膊，从他怀里搜出4个大饼子。

那人脸都吓白了。

杨靖宇掰开他的手看看，满是老茧，又扒开领口看看肩膀，放了心，说：“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抗联。你上山来干什么？”

那人也噎了一口气，说：“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昨个，有一个围红围巾的女的，在楞场上碰上我，拿了一个金戒指，说换几个大饼子，我答应今儿个送来。我也不缺心眼儿，早猜到她是抗联的了。咱也是中国人，虽说这是掉脑袋的事，但不能眼看着你们挨饿呀。只是，鬼子看得实在太严了，我带出这4个饼子是自个吃的，我得勒裤带才行。”

说着，又从兜里摸出一个金戒指来，交给杨靖宇说：“这个，咱担待不起，替我还给那姑娘吧。”

睹物思人，杨靖宇托起那枚戒指，眼里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耳畔回响着林茵的话：“早知道你这样对我，我……何必呢？”

杨靖宇从茫然的思绪中醒过来，握住老乡的手，说：“谢谢你，老乡！我替那姑娘谢谢你！她不能面谢了，她已经牺牲了。”

那老乡也有些凄然，临风站了一会儿，一颠一颠地踏着深雪走远了。

154 密林中

风在呼号，雪在翻飞。

闪闪的篝火从这个山头连到那个山头，到处可以听见日本人叽里呱啦的喊叫声。

155 地窖子里

宫常升警惕地坐在门口，人们神情都很紧张。

聂东华困极了，打起呼噜来。

宫常升忙推醒他，呵斥着：“打什么呼噜？你是怕鬼子听不见啊？”

宋大嫂站在地窖子的角落，摇晃着孩子。

宫常升对杨靖宇：“后半夜钻出去吧。”

杨靖宇点点头。

突然，孩子嘶哑地哭起来。

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掉向宋大嫂，神情都十分紧张。宋大嫂又着急又不好意思，一边使劲地摇晃，一边狠狠掐了孩子一把：“你个小要账鬼，嚎什么？”

这一下，孩子反而更大声哭了。

杨靖宇：“大饼子还有吗？”

人们都不出声，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恰在这时，门外传来巡山鬼子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

所有的人都紧张地拔出了枪。

宋大嫂急得脑门儿冒汗，用手去堵孩子的嘴。

门外又传来鬼子谈话声。

朱文范从门外探进头，小声地：“别叫孩子叫唤啊！鬼子离这儿没有 30 步远。”

孩子哭声更大了，金月亮拿药盒逗他也不管用。

一个战士：“快想法子嘛，别因为一个孩子把大伙都搭上。”

聂东华：“咱们事小，杨司令若是……那谁担待得起呀！”

杨靖宇低声地：“住口！我的命怎么那么值钱！”他从宋大嫂怀中接过孩子，摇晃着，说：“小宝贝，别哭，你不哭，就是为抗日立了功……”孩子照样哭。

所有的人都看着宋大嫂。

宋大嫂急得牙把下唇都咬出了血。她突然冲上去，从杨靖宇手中夺过孩子，放在地上，双手用力去卡孩子的脖子，孩子哭声断了，开始气逆。人们于心不忍地背过脸去。

杨靖宇大步过去，一把扯开宋大嫂，打了她一个耳光，从地上抱起孩子。

孩子转着大眼睛，反而不再哭了。杨靖宇把孩子囊到大氅中，说：“怕受连累的，走！我和孩子在一起。”

人人全不做声了。

奇怪的是，孩子已经安静地伏在杨靖宇肩头睡着了。宋大嫂流着泪在笑。

156 五斤顶子一带山林中

涂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低空飞行。

一片传单像雪花降落在林海。

157 山谷

杨靖宇一行人悄然行进。

朱文范捡了一张传单，展开，他念着：“投降吧，你们跑不出去了。”

“念个屁！”聂东华说，“还不是老一套，一会儿许愿当大官，一会儿说要咱们脑袋，能值多少大洋？快扔它！”

朱文范：“我还留着擦屁股呢。”

这时宫常升从金月亮手上接过一张传单，金月亮说：“看这张，密密麻麻都是字。”

宫常升看了看，说：“这张不一样。”

杨靖宇接过来看看，又还给宫常升：“你念。”

人们坐下来听。

尊敬的杨靖宇总指挥阁下：

值此康德七年春节即将来临前夕，我奉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之命，向阁下及阁下所部将士，致以军人的敬礼。战争，是军人的职业，但不一定是军人的爱好，我相信杨将军必有同感。目前战局对杨将军显然不利，但本人向来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我仍然敬重阁下的英明和气节。倘将军以为方便，我愿在指定时间地点同将军会晤，保证不带一兵一卒，一刀一剑，不知阁下有无这个胆识？切盼回复，会晤地点、时间见另纸。

日本关东军第六六九部队长
南满讨伐司令陆军少将野副昌德
昭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宫常升念过，一把将传单撕得粉碎，他说：“土地老放屁——神气啥！谁跟你谈判！真是吊死鬼擦胭脂——死不要脸。”

宋大嫂：“八成那个兔崽子着急了，你想啊，几十万人马撒下大网，就是抓不住几个抗联，还不气歪了鼻子？在这想奸招呢。”

杨靖宇拾起碎传单，对上，又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在野地踱步。

人们都注意到了杨靖宇的神态，静静地望着他。

突然，杨靖宇站住了，他说：“我决定了，同野副昌德谈判。”

“什么？”聂东华第一个炸了。

朱文范：“不行，不能去。”

宫常升试探地问：“你的意思是，假答应谈判，借机会给他一下子，捞点便宜？”

杨靖宇摇摇头说：“不是。这种时候，大兵压境，他能让你拣到便宜吗？我的意思是当真去同他见见。”

宫常升：“我反对。你历来反对和敌人谈判呀！鬼子，鬼子嘛，他们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肠子！”

宋大嫂：“小鬼子八成是在钓鱼吧？把你哄弄去，趁机把你抓住。”

宫常升：“可以肯定，这是小鬼子的诡计。”

杨靖宇：“你们估计的，都有可能发生。可我不去同他谈，就让野副昌德叫住阵了！眼下，我们是打了败仗，可是败仗不败人，败军不败气，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骨气，这骨气就是到了一万年也不能输给别人的。你看，野副昌德不是太盛气凌人了吗？古人都敢单刀赴会，我杨靖宇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他回头对宋大嫂：“求你把我的皮袄刷刷，军服洗洗。”

宋大嫂：“洗就洗呗。看不透你把入虎穴还当走亲戚呢。”

杨靖宇对聂东华：“老青山给我带的剃刀呢？我刮刮胡子。对了，小月亮，把你的小镜子借我照照。”

金月亮摸出小桃形镜子，在膝盖上蹭蹭，噙着嘴递给他。

杨靖宇又说：“宫参谋，替我给野副昌德写复函，不要骂街，不卑不亢。”

158 响水河畔

杨靖宇在水边整容，宋大嫂在下面刷皮袄。

杨靖宇刮着脸。

朱文范：“杨司令刮净了胡子一定显得少相。”

杨靖宇：“不行喽，老啦。”

金月亮：“杨司令比我爸大多少岁呀？”

杨靖宇：“你说我有多大岁数。”

金月亮：“冷丁一看，你有 60 多岁，细看哪，一点不老，也就 50 来岁吧。”

杨靖宇哈哈大笑：“小月亮啊，你说得我好寒心啊。”

聂东华瞪了金月亮一眼：“顺嘴胡诌，人家杨司令才 35。”

“是吗？”金月亮问。

杨靖宇：“操心的人就老得快，甘心当亡国奴醉生梦死的人，长得再面嫩，你说有啥用？”

金月亮想了想，问：“咱们在老山沟里吃草根、树皮，全国老百姓知道不？”

聂东华：“咋不知道！还有人知道第一路军里有一个动不动掉金豆子的小月亮呢。”

“问你了吗？”金月亮抓起一团雪，顺手塞到聂东华脖领子里：“叫你多嘴多舌。”凉得聂东华嗷嗷直叫。

杨靖宇：“当然知道。”

金月亮：“也知道都有谁吗？”

“那可不一定了。”杨靖宇说，“也许直到我们倒下，埋在深山里，世人也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像躺在雪地里的林茵大姐，如果我们都不在了，有谁会知道，当年有一个美丽的女英雄，拉响手雷，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了呢？”

朱文范：“能赶上胜利多好啊！我要亲眼看见小鬼子齐刷刷地跪到我们面前缴械投降。”

金月亮：“我一人给他一脚，都踢到海里去，叫他们滚回老家去。”

杨靖宇笑了：“你们都能赶上的，到了胜利那一天，你们都想干点什么呢？”

聂东华：“我上山当木帮，放木头，喊‘顺山倒’的号子，多来劲！”他真的吼了一嗓子。

朱文范：“聂东华答应过我，说打败了鬼子，带我上通化去玩儿，他说玉皇山公园里有猴子。”

杨靖宇：“那何必上通化，上奉天，上北平，上上海，中国的地方大着呢，我带你们去看黄河的壶口瀑布，看长江的三峡天险，看万里长城……”

金月亮：“万里长城不是叫孟姜女哭倒了吗？”

聂东华：“那是编瞎话呢。”

杨靖宇：“小月亮，你还没说你干啥呢。”

金月亮：“我想睡觉，我困，我先睡它10天10夜，睡醒了再想干啥去。”

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59 五斤顶子山中

西天根晚霞灿烂，云片如锦。

杨靖宇久久地凝视晚霞绚丽的西天。

聂东华站在他一旁，问：“杨司令，你最乐意看晚霞，那是为什么呢？”

杨靖宇：“人人都喜欢看朝霞，那是迎接太阳升起来的霞光。我也喜欢落霞。有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实不是说天色，是说人的。人老了，快死了，晚景再好，也没有多长时间了。我觉得落霞是可爱的，因为它在即将退出人间，离开大地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缕光辉仍然是灿烂的。”

聂东华似乎懂得了，两个人一起面对夕照，雪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

160 地窖子

人们在喝榆树皮粥。

杨靖宇对宫常升：“有几件事，我去和日本人谈判前必须和你交割清楚。”

宫常升呼呼噜噜地喝着粥，说：“除了留下两个女的，其余的人都带足了子弹给你去保驾。”

杨靖宇：“你全闹拧了。我一个保镖都不要。恰恰相反，在我出发去谈判时，你就带上所有的人，快速钻出包围圈，这是难得的时机，敌人万万想不到，野副昌德一定以为我会把全部人马都拉去保驾的。”

宫常升：“这不行！你砍了我脑袋也不行。我见了魏副司令怎么交待？”

杨靖宇：“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必须服从命令，能保存一个战士，都是了不起的。你不准向任何人泄露我的意图，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办。当你突围出去以后，再告诉大家真相，否则，这个队伍就要带不走了。”

宫常升端着饭盒吃不下去了，眼泪直往饭盒里掉。杨靖宇伸出粗糙的手，用手背替他拭去眼泪，说：“也不怕几个小家伙笑话，这么大个人哭鼻子！”

宫常升：“我能替你多好啊！”

杨靖宇把老式怀表放到宫常升手上，说：“拿去吧，你用得着，剩下我和小聂、小朱三个人，有日头、月亮报时辰就行了。”

宫常升有如生离死别那么难受：“那……你们怎么出去呀？”

杨靖宇：“我有办法。你得保证把人都给我带出去！”

宫常升难过地低下了头。

161 地窖子里

金月亮盖着杨靖宇的军大衣，在地铺上睡得正香。

杨靖宇在篝火上烤着手，目不转睛地看着金月亮的睡相，像个慈父。

金月亮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句什么，又沉沉睡去。

杨靖宇摸出林茵留下来的戒指，轻轻给金月亮戴在手上。他对宫常升说：“将来，要送她上学，我在，我供她念书，我不在了，你来管。”

宫常升含着泪应允。

162 地窖子外面

杨靖宇把林茵留下的红围巾给金月亮围上。

杨靖宇、聂东华、朱文范三人正目送其余的人向林子里走去。

金月亮：“咱们到哪儿去埋伏啊？可别叫杨司令吃了亏。”

只有宫常升走在最后面，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首。他看见杨靖宇始终站在风雪中。

队伍不见了，聂东华一回头，发现杨靖宇眼角挂着泪珠，忙问：“你……怎么了？”

杨靖宇对聂东华、朱文范说：“我暗中下令叫宫参谋把队伍拉走了。现在，包围圈里只剩我们3个人了。”

“啊？”聂东华大吃一惊：“这，为什么？”

朱文范：“这是真的吗？”

杨靖宇：“是真的。”

聂东华跺脚道：“宫参谋是个大混蛋！他就这么溜了？”

杨靖宇：“我下的是死命令。我让他拿党性作保证的，你以为他乐意把咱们扔下，自己闯出去吗？”

聂东华：“我真不明白，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杨靖宇：“你们俩感到害怕了吗？”

朱文范：“那倒不是，有你呢。”

聂东华：“怕个屁！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又不是没见过死人。就是……有点窝囊，保护不好司令，我叫什么警卫员呢？我的命倒是小事。”

杨靖宇：“如果生命能用黄金标价的话，杨靖宇的命和聂东华的命是一样价码的。”

朱文范：“你是司令啊，一路军不能没有你，你干吗要留下来送死呢？”

杨靖宇：“胡说。我干吗乐意去送死！利用谈判的空子，麻痹一下敌人，他们准以为我会把队伍运动到棋盘台林子里，暗中为我保驾。万万想不到人早溜出去了。至于咱们，那也不一定去送死嘛。不怕死，不等于乐意死。我今年才 35 岁，按天计算，我也许才走了人生的一半路程，我真想看看将来……也想看看我分别 10 年的妻子、女儿……”

小朱瞪大了眼睛：“你……有媳妇、有孩子？”

杨靖宇：“这有什么奇怪。我也是人，我也向往过好日子，也不愿离开家，也愿意守着老婆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你知道吗？人生有大道理，有小道理，没有国哪有家呢？”

两个警卫员被他说得热泪涔涔，紧紧地挎着杨靖宇的胳膊，一边一个，好像他们的司令从来没这样亲过。

三个人无忧无虑地向山梁走去，像在森林公园漫步一样安然自得。

163 棋盘台下

棋盘台是两条峡谷当中的一块台地，山顶有天生的环状鱼鳞松，松树环抱着一块凸起的平整卧牛石，确实像仙人下棋的棋盘。

杨靖宇站在沟膛小树林里，凝视着对面的山间小道，对聂东华嘱咐说：“我上棋盘台后，你留在这儿，如果野副昌德不守信用，带卫兵来，那你也跟上去，一对一，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过，你和小朱不能乱来，万一我出了事，不要管我，赶快去报告魏拯民，叫他接任第一路军总指挥。”

少顷，对面山头腾起一团雪雾。

杨靖宇举起望远镜。只见从远山来了一彪人马，大约百十多人，都骑在马上，马队下到沟，留在了那儿，只有一个人步行向棋盘台攀登而来。

聂东华：“咱可别上当，野副昌德是个大官儿，他敢来？万一打发个小骚鞑子来应付呢？我替你去。”

朱文范讥笑地：“你？黄嘴丫子没褪，你哪一点像杨靖宇？能唬了野副昌德？”

杨靖宇：“你替不了我，野副昌德也骗不了我。春天拿来的那张盛京时报上，有他参加阅兵的照片，他那秃脑门子，我认得。”

正说着，对面沟膛里响起枪声，一颗绿色信号弹升空。

“发信号了。”杨靖宇说。

接着，炮声响起来。

朱文范惊问：“怎么打炮？要动手吗？”

杨靖宇：“这是抖威风呢。等会儿我出去时，你们也鸣枪，当礼炮。数着点，听他们放几炮！”

聂东华：“一共9响。”

“好，”杨靖宇说，“等会儿你们放12响。”

聂东华乐了：“对，压他一个点儿。”

164 棋盘台

一个清瘦的日本将军已经接近棋盘台了。他披一件嵌有金边

押条的黄呢斗篷，斜挂绶带，军服上缀了好几排勋章彩条，他没带枪，也没挎军刀。

杨靖宇向前走去，聂、朱二人举枪鸣放。

在“礼炮”声中，杨靖宇步履潇洒地向棋盘台走去。

对面的日本人好奇地张望着。

两个人都在向前靠近，两个人越走越近，踏雪声分外响亮。

终于，两个人隔着那块大青石，站定了。

野副昌德双脚一碰，刺马针碰击声响亮，他的右手举到帽沿儿上，敬了个军礼。

杨靖宇气宇轩昂地站定，双手背在后面，没有还礼。

野副昌德放下手后，双手交叉胸前，声音朗朗地发难道：“将军是军人，不还军礼，你不感到失礼吗？”

杨靖宇沉静地回答：“中国人不欠你们的礼。何况，中国人只向那些讲道义、讲人道、重友谊的人讲礼尚往来，而你，是敌人。”

野副昌德一笑，说：“好吧，我们不谈这些。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樱片雄一，是野副昌德将军的特使。”

杨靖宇：“我是杨靖宇，没有军衔。中国人讲究行不埋名，坐不改姓，你是不是胆怯了呢，野副昌德将军？”

野副昌德：“不过是开个小小的玩笑。我对将军的雄才大略向来景仰，当今在你们处境极为不利的时候，你仍然有胆量前来赴约，我更加钦佩。”

杨靖宇：“中国人连死都置之度外，还怕什么谈判呢？听说将军对中国是很有研究的，难道你不知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曾屈服于人吗？”

野副昌德想了想，说：“是的，将军说得很对。大东亚圣战，是政治，我们军人不想去讨论什么政治。但我想，我们军人之间总是能找到共同语言的。”

杨靖宇冷冷一笑，说：“我不能算是军人，更不像你是职业军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炎黄子孙。阁下也许不知道，我是学纺织的。如果没有你们出兵来蹂躏我的祖国，我也许在纺织机械厂里画着图纸。现在同你们血战的抗联士兵们，没有一个是职业军人，没有一个进过士官学校，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猎户、樵夫、铁匠、学生、木帮……他们之所以拿起武器，这原因你我一样清楚。你说，你们大和民族倘若处在外侮战乱之中，你们会俯首听命于人吗？”

一席痛切陈词，把野副昌德镇住了。他平静了一下自己，说：“杨将军是很有点中国古风的。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英雄，苏武、岳飞、文天祥，还有中日甲午海战的邓世昌。我理解将军所从事的事业。不过，我似乎也应当好意地提示将军，你正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局势。”

杨靖宇微微昂起头来，说：“我不否认。我可能在某一天阵亡，我的部队也可能暂时失利，可是将军忘记了历史！拿破仑怎么样？条顿骑士团怎么样？有哪一个人能够长久地灭掉一个国家、消灭一个民族呢？何况你们面前站立着的是四万万人口的古老大国！”

“将军说得对。”野副昌德说，“现在是我与将军两个人对话。假如我愿意让将军存在下去，保留你的军队，甚至可以保留你们共产党的赤色旗帜，让你在东边道相对独立，领有主权，你会考虑吗？”

杨靖宇哈哈大笑：“你的劝降手段一点儿也不高明。你知道我不是程斌，给个旅长就高看一眼了。你想得多美呀，创造了溥仪一个儿皇帝，再创造一个孙皇帝，这比用刀兵来得轻易，是不是？”

野副昌德一阵难堪，他沉默了片刻才说：“人人都讨厌战争、流血。你有威望，你有能力约束你的部队，换句话说，你有能力

结束这场战争。”

杨靖宇：“你又错了。我所以能号召和约束我的部队，那是因为我代表了他们的爱国意志、民族自尊。假如我投降了，我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条狗，没有人再听我号令。你们手上的这样败类还少吗？程斌、张秀凤、丁守龙，包括更高职务的宋一夫，他曾是吉东省委书记，他不是投降了你们吗？他们哪一个有半点号召力？不过是跟在你们屁股后摇尾乞怜的一条狗罢了。”

看来野副昌德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背手在雪地上踱了一阵步，说：“你应当明白，我随时能击败你、抓到你，你在我的网中。不过，你今天绝对安全。”

杨靖宇：“我失败了，是失败的英雄；你胜利了，是胜利的强盗。在人类历史上，胜利的强盗永远是世人唾骂的罪人，而失败的英雄却半点都不可耻。”

野副昌德：“谢谢杨将军。在你没有被我彻底击败之前，我想为你提供一点帮助——完全是个人之间的事，既不涉及两个国家，也不牵连交战双方军队，你乐于接受吗？”

杨靖宇：“谢谢。我不需要。将军想在杀了人以后，叫被杀者出来替你擦净手上的血，给你留下一个传世的美名，是不是？我永远不会给你这个荣誉，也不会让你的良心得到这种安慰。”

野副昌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杨靖宇转身走了。

望着他伟岸的背影，野副昌德又敬了个军礼。

165 野副昌德家中

野副昌德在自己的书房中独自弹琴，曲调很压抑。

她妻子坐在一旁做茶道，绿色的茶沫倾在蓝花碗中。她用手在碗边抹了抹，递给丈夫。

丈夫没有接茶，却长叹了一声。

妻子：“你好像有心事？”

野副昌德：“你说，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中国、整个支那吗？”

妻子：“这是你们男人的事情啊。”

野副昌德笑笑：“记得，我请成田大佐的夫人去当刽子手杀王凤阁的时候，你是激烈反对的，我一直认为你是出于女人的善良。”

“现在你怎么认为？”妻子问。

野副昌德：“也许，这太惨无人道了。”

妻子：“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在濑户内海游玩时发生的一件事吗？”

野副昌德像沉进了久远的回忆。

妻子：“那年正赶上关东大地震，到处是灾民，你见了所有的讨饭人都施舍，把旅行的钱全给光了，最后把新衣服也给了灾民，你是穿一件内衣回东京的，那时你哭了，你说：我若有力量，我要救活每一个人。”

野副昌德不语。

妻子：“可你现在杀起人来，怎么像说笑话一样轻松了呢？是战争使你发狂了吗？”

野副昌德：“可能是。我今天见到了杨靖宇。”

“你抓到了他？”

“不，”野副昌德说，“只是谈谈。”

“那么，你是为他而沮丧吗？”

“是的。”野副昌德说，“杨靖宇快要失败了，可他确实是个失败的英雄。有他这样的人在，我们是灭亡不了中国的。我们可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妻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166 一撮毛山

杨靖宇居中，聂东华开路，三个人开始了密林中更艰难的跋涉。

167 一撮毛山针阔叶混交林

他们走着走着，几乎与搜山的日本兵碰上，幸亏他们及时隐蔽下来。

杨靖宇对两个警卫员说：“你们俩去屯子里找点吃的，万一找不到，记住，在大东沟会合。”

聂东华、朱文范走了几步，朱文范跑回来，要把文件包卸下来，交还杨靖宇。

杨靖宇：“你背着吧。”

他目送二人溜出林子。

杨靖宇闭目养一会儿神，扒了一块冻树皮放在口中嚼，横竖咽不下去，嚼得口唇出血，他坚持往下咽。

突然，他听到了几声枪响，他机警地坐直了身子，却又沉寂下来。

168 一撮毛山山坡上

杨靖宇正在擦枪，忽听一阵踏雪声。

他向身后望去，见张秀凤带人摸上来。

只听张秀凤大喊：“杨靖宇！”

程斌也大叫：“就他一个人！”

伊藤大叫：“不准开枪！野副将军有令，只准捉活的。”

敌人团团围上来。

杨靖宇霍地跳起来，拔出双枪，退到一棵老红松后面。

伊藤在喊叫：“杨靖宇先生，你跑不了啦！投降了，给你大官做。你看，你的程师长在这儿呢。”

杨靖宇：“你来谈判吧。”

伊藤刚想出去，程斌拉了他一把：“不行，你不了解他。”

伊藤：“他插翅难逃了，不同往常。”他刚向前迈了两步，杨靖宇打了一梭子，伊藤被击毙。

崔胄峰、程斌只好指挥队伍往上冲，杨靖宇又一枪打倒了崔胄峰。

杨靖宇机敏地退却着，天渐渐黑下来。

随后，岸谷隆一郎带抚松县警察大队长唐振东上来。

岸谷：“确实只有杨一人？”

程斌：“是。”

岸谷：“他跑不远，马上搜山，伊藤……先放在这儿。”

崔胄峰捂着伤臂：“太仓促，连火把都没有……明天吧。”

岸谷：“不行，把火柴集中起来，照着他的脚印追。”

程斌对崔胄峰：“一听只有一个人，他胆大了，急于立功呢。”

有人给伊藤尸体盖上了军大衣。

169 山谷中

鬼子和警察们弯着腰，一根接一根地擦火柴照着脚印往前赶。

终于，火柴用尽了，一片漆黑。

程斌：“火柴没有了。”

岸谷下令：“分成几路追！”

天渐渐放亮时，他们发现停留的地方，满地是脚印，伊藤的尸体还摆在山坡上，他们又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程斌：“我们上当了，白转了一夜。”

岸谷气得直咬牙：“叫他一个人牵着我们600人转了一夜！”

170 南满讨伐军司令部

野副昌德正在接电话：“什么？主力攻下了集安？真是活见鬼了！杨靖宇在我的包围圈里，他还能指挥一场攻城战？增援？我这里抽不出兵来。”

在一旁的岸谷待他放下电话，说：“撤兵吧，我们又上当了，何苦为了杨靖宇一个人围一座空山？”

野副昌德：“不！为了抓住杨靖宇，我再调 10 个师团，再围半年，都值得，你不知道杨靖宇的分量。”

“还是抓活的吗？”岸谷说，“如果不是为了抓活的，昨天伊藤大队长不会死。”

“要活的，我一定要活的。”野副昌德说。

岸谷：“你和他谈判时，就该抓他。”

野副昌德：“我是军人，我不愿那么下流。何况，他敢来，一定有准备，有埋伏。”

171 一片沼泽地

朱文范中了弹卧在血泊中。

程斌、张秀凤带着崔胄峰等人围上来。

程斌认出了朱文范：“他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员。”

张秀凤从他背的皮包里找到了一个手戳，递给崔胄峰：“看，杨靖宇的手戳！”

崔胄峰高兴地：“该我们立功啊！杨靖宇一定离此不远，不要告诉野战部队，我们悄悄地搜山！”

172 保安村三道崴子附近

这里是三道蒙江河谷地带，一面是次生林带的徐缓山坡，一面是荒草甸子。

杨靖宇来到一个残破的地窖子门口，小心地向里张望，里面

有残灶，死灰，门口一堆残雪。

他正在门口转悠时，看见4个砍柴人拉着人力爬犁从河套冰川走来。

4个人见了杨靖宇，愣住。

杨靖宇上去打招呼：“爷们儿，打点烧柴？”

赵廷喜说：“个人打柴哪进得来山啊！这不，我们是给日本人飞机场打柴火的。”

见几个人不停地打量杨靖宇，杨靖宇说：“天够冷的了，来，到地窖子里背背风。”

几个人搓手跺脚跟进去，却都显现出不安。

173 地窖子里

赵廷喜卷了根烟，问：“掌柜的，你是做啥买卖的呀？怎么挺面熟呢？”

一个山羊胡子老者说：“是面善啊！”

杨靖宇：“实不相瞒，我叫杨靖宇。”

4个人差点吓了个趔趄儿，一时面面相觑。赵廷喜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好呀，你老知道不？你一个脑袋瓜——”他咽了下半句。

几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杨靖宇：“值3万块老头票，是吧？”

山羊胡子：“人心都是肉长的，给一座金山，也没人干那缺德的事。”

赵廷喜：“可不是咋的。”

杨靖宇：“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

山羊胡子：“杨司令，你们够遭罪的了。”

杨靖宇：“你们有干粮吗？我七八天没吃东西了。”

山羊胡子：“唉！打柴不叫带干粮，警务科这帮兔崽子们可

邪乎了呢。”

杨靖宇：“能给我弄点吃的吗？再给我弄一套老百姓的衣裳来。”

几个人相互看看，默不做声。

杨靖宇：“我有枪，我满可以逼你们脱下衣服来让我换上，可这与我的宗旨，做人的准则不符。”他掏出了一把钱，说：“我这有 600 块钱，你们拿去，给我弄点吃的，弄套衣服来，行吗？”

赵廷喜：“你信得过我们？”

“这有什么信不过的！”杨靖宇说，“有几个甘当亡国奴的人呢！我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赵廷喜：“中。”

山羊胡子：“啥钱不钱的。”

赵廷喜还是接过了钱：“回去给你烩一锅杂和面饼子，头拱地也给你送来。”

杨靖宇：“谢谢了，我明天还在这儿等你。”

赵廷喜：“中。”

4 个人钻出地窖子，走了。

174 地窖子里

杨靖宇目送 4 个人拉着爬犁走远，返身走向地窖子，站在门口想了想，旋即走了出来，向河套走去。

175 河套附近的柞树坡

杨靖宇正向山坡下瞭望。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河套边上的地窖子。

背后响起沙沙的脚步声。杨靖宇机灵地一闪身，拔出枪跳到一旁，原来是聂东华，跑得气喘吁吁的，左肩挂了花，还在流血，他一见了杨靖宇，说了声：“我以为找不着你了呢。”哗哗流

出泪来。他说：“啥吃的也没找来。”

杨靖宇为他包伤口，问：“小朱呢？”

聂东华：“小朱他……”他泣不成声了。

杨靖宇把他抱在怀中，许久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聂东华抬起泪眼，说：“杨司令，咱俩……出不去了，太饿了，满山……是鬼子。”

杨靖宇：“不要紧，我叫人给弄吃的去了，吃饱了有了劲，身上热乎了，我们能钻出去。小聂，我本来是叫你们各找生路钻出去的，你却又回来了！”

聂东华：“把司令员丢了，叫什么警卫员？我是回来陪你一起死的。”

杨靖宇：“不。我们不怕死，可也不愿意死，小聂，你不是还要逛长城、逛北京吗？你不是说胜利了，回家去孝敬你妈吗？”

聂东华：“杨司令，你也想家了吗？”

杨靖宇：“怎么不想，山穷水尽时更想。我也是人，我上有老母，从来没在她跟前尽过孝，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自己许了个愿，胜利了，我若能活着，我好好给我娘过个60大寿或者70大寿，我自己动手，擀它一根几丈长的面条，长寿面。”

林子里风烟俱静，很远的地方，三道蒙江上蒸腾着雾气。聂东华疲倦地依偎在杨靖宇肩上。

杨靖宇的遐想：

他忽而看见妻子在枣树下纳着鞋底，看着远方的流云。

忽而看见妻子领着一双十来岁的女儿在沿街乞讨。

忽而看见妻子向自己走来，自己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凯旋之师，走过松枝搭成的牌楼。

最后的景象是长白山密林一座冰雪的坟山，坟山前插着粗糙的木头，上书“杨靖宇之墓”，又叠化成“马尚德之墓”。他看见了女儿戴着重孝来祭扫……忽而那女人变成了林茵……

流云在天际呈现出玫瑰红色。

杨靖宇揭了几块树皮，剥成小片，塞给聂东华几块。

他咀嚼、吞咽着，血从口中流出来，咽不下去，抓一把雪吞服。

聂东华扔下树皮：“我饿死也不吃了。”

杨靖宇：“死，其实最容易。活下去，有时最难的。敢于选择最难的，才是英雄。”

聂东华受到了鼓舞，又抓起了树皮往嘴里填，嘴角顿时流出血来。

176 保安村村口

赵廷喜进村时遇到了程斌带人盘查行人。

程斌：“你，干什么去了？”

赵廷喜立刻慌了：“没有啊，给机场打柴火呀！我是好人啊！”

“好人？你过来。”程斌一把扯过他，叫部下：“搜搜他。”

赵廷喜吓得直打哆嗦。

一卷子老头票从他怀中掉在雪地上。

程斌：“这么多钱？哪来的？”

赵廷喜：“捡，捡的……”

程斌冷笑：“杨靖宇给你的吧？荒山野岭你怎么会捡到钱？”

赵廷喜：“真是捡的。”

程斌一脚把他踢倒，抽出刀来架到赵廷喜脖子上：“你小子是不想活了！”

赵廷喜哇一声哭起来。

177 河套附近柞树坡

聂东华突然对杨靖宇说：“来人了。”

只见赵廷喜拿了一筐大饼子走来。

他走到地窖子门口，探头望了望，叫着：“杨司令！”见里面没有，走出来四下张望。

杨靖宇站了起来，说：“我去见他。”

聂东华：“我去吧。”

杨靖宇突然发现在离地窖子不远的地方，岸谷、程斌正带着一些日、伪兵，弯着腰从林子里摸过来。

聂东华：“有尾巴，狗娘养的。”

杨靖宇：“从后山走。”

但为时已晚，赵廷喜向杨靖宇立足处一指说：“在那儿。”

敌人一拥而上。

岸谷在叫喊：“别开枪，四面围住，抓活的。”

杨靖宇却打了一梭子，聂东华一边打一边后撤。

敌人在喊话：“归顺吧，你们出不去了！”

张秀凤跪地哭着喊：“杨司令，他们说了，天一黑，就要开枪，你要想开点呀！”

聂东华向张秀凤方向打了几枪。

二人冲到一个土崖子前，迎面压下来一股敌人。他们又向林子里钻，那里也有敌人包抄上来。

他们边退边打，冲到一个小山梁上，三道蒙江就在脚下，山梁顶上有一棵合围粗的老树，青翠的树枝向山下伸展，如巨人臂膀。

他们迅速在红松四周筑成雪垒，又堆上枯枝，两个人面向两个方向。

杨靖宇：“别乱开枪，反正他们要抓活的，咱们坚持到天黑，天一黑，咱们就活了。”

敌人冲上来，他们一阵点射，敌人扔下几具尸体退了下去。

另一个方向又冲上来敌人，被他们又一次击退。

已经是下午，晚霞涂在西天根，血色的黄昏。敌人都趴在雪坡下待命。

杨靖宇：“你看，落霞，多美。”

聂东华：“奶奶说，傍晚有霞，明天是大晴天。”

“是呀。”杨靖宇往枪里上梭子，说：“我家门前有棵公孙树，七八个小孩子拉手抱不过来。小时候，晚霞一起来，我们就到公孙树下捉迷藏，你玩儿过吗？”

聂东华：“我玩儿过走五道、憋死牛。”

杨靖宇乐了，笑里含有几分凄苦。

聂东华打了个哈欠：“好困。”

杨靖宇：“可不能睡。”

聂东华：“金月亮说将来打走了鬼子，睡它10天10夜，我也想睡它10天10夜了，真累，可我怕，我没那个福气了。”

杨靖宇：“别泄气。”

聂东华突然拔出匕首：“我要在树上刻几个字。”

杨靖宇：“你要刻什么？”

聂东华削去了一大片树皮：“就刻：杨司令在此战斗。”

“不好，不好。”杨靖宇说，“你要刻，就刻：驱逐日寇，还我河山吧。”

聂东华刚一动刀，就问：“驱字怎么写？”

敌人又冲上来，杨靖宇一边挥双枪打，一边大声说：“马字旁，加个区别的区。”

敌人在呀呀叫着往上冲，聂东华在认真刻字。

终于，岸谷隆一郎高叫起来：“打，往死打！不能让他再跑了，天黑了！”

敌人的子弹立刻泼雨般扫过来。

聂东华中了弹，血从背后涌出，他已刻好了七个字，他摇晃了一下，死命抱住老红松，又举刀去刻“山”字。

又一梭子子弹在聂东华背上开花。

他看了杨靖宇一眼，用手指了指没刻完的字，然后倒下去了。

杨靖宇奔过来，俯下身看了看聂东华，又向冲上来的敌人扔了一颗手雷，然后从聂东华手上接过匕首，迅速刻完了“山”字。

主题歌震天响。

敌人密麻麻冲上来，弹如泼雨。

杨靖宇打了一梭子子弹，他腿上负了伤。

他移到树的阳面，双枪射击。

又一排子弹击中了他，衣服露出一堆堆棉絮，血在流淌，他背靠大树，上方是那八个气壮山河的大字，他打完了最后的子弹。

敌人疯狂向他射击。

杨靖宇身中数弹，依然挺立着……

悲壮的主题歌声中，灿烂如霞的晚照，正在雪山中泼下一片焮红。

178 保安村赵廷喜家

赵廷喜闷着头在抽烟。

忽然山羊胡子冲进来，从板凳上揪起他来，不分青红皂白，左右开弓打他嘴巴。

一群乡亲冲进院子，抡起铁锹、镐头，见什么砸什么。有人点起火把扔上草房。

大火熊熊地烧起来。

赵廷喜跌跌撞撞地跑出家门，望风而逃，背后是付之一炬的家。

179 抗联第二路军虎林县小穆河密营

杨靖宇的画像悬在密林中老松树下。肃穆列队的抗联战士在脱帽默哀。

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站在队伍前面。

180 桦甸头道溜河密营

魏拯民、宫常升、曹亚范、陈翰章、金月亮、宋大嫂等都在祭奠杨靖宇的队伍中。

一阵震天撼地的枪声，几百条枪冲天鸣放，在鸣枪致哀，个个都是泪流满面。

181 日本战地医院

手术室门前亮着红灯。

手术室前厅，野副昌德木然坐在长椅上，走廊里静悄悄的。

182 手术室

一群中日医生围着手术台，在无影灯下操作。

杨靖宇的遗体仰卧在手术台上，他那颗不屈的头颅向上扬着，下刻如削，透着刚毅。一双眼睛大睁着，像在凝视。

一个助手给他盖上尸布。

一个日本军医（术者）愣了一下，他用镊子夹出了一团草，扔到手术盘中。

所有的医生、助手惊奇的目光全转向手术盘。

又夹出了一团棉花、一块树皮。

术者的眼泪含在眼睛里。

在场的人全都快流泪了。

恰在这时，门开了，野副昌德和岸谷披着白大褂走进手术室。

所有的人都惊慌地低下头。

术者托着手术方盘走过去，把方盘举向野副昌德，自己的头却扭向一边。

野副昌德：“什么？”

术者：“在杨靖宇的胃中，没有一颗粮食，全是草根、树皮和棉花。”

野副昌德从一个助手手中接过镊子，在方盘中拨弄了几下，放下镊子，露出惊诧、迷惘的表情。

托消毒盘的术者手有些发抖，一不小心，含在眼中的泪珠掉了下来，他惶惑地瞟了野副昌德一眼，他发现野副昌德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他吓得诚惶诚恐地告罪：“请原谅，我……正害眼病。”

其他医生把头埋得更低。

没料到野副昌德却说：“用不着掩饰。你是人，你有权流泪、有权感动、有权崇拜英雄。”

他的话使在场中日医生备感惊讶。

野副昌德：“我也崇拜英雄，我生前就见过杨将军，他是中国的英雄，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尊敬他，虽然在战场上他是我的敌人。”

他绕过手术台，走到正面，轻轻揭去尸布，露出杨靖宇那颗不屈的头颅，下巴倔强地向上翘着，满下巴是黑森森的胡子，眼睛大睁着，消瘦，然而像一块刚铸造出来的生铁。

野副昌德伸出手替杨靖宇抹上眼皮，然后退后一步，抽出军刀，向杨靖宇行持刀礼。

医生们看见，野副昌德眼中也蒙上了一层模糊的泪水。岸谷也行持刀礼。

他机械地转身，对岸谷说：“我要亲手写碑文，隆重埋葬杨靖宇将军。”

他迈着军人的健步走了出去。

183 野副昌德家中

妻子见野副昌德紧锁眉头在看一份文件，一边给他斟酒一边说：“我看到了你给杨靖宇题写的墓碑。你没有什么不安的，他死了，你的对手从此消失了，你也可以好好睡觉了。吃吧，这是你最爱吃的生鱼片。”

野副昌德狂饮一杯酒，说：“你看看这份战报！杨靖宇的尸骨未寒，我的捷报也许刚刚到达东京，可是，3月2日，临江珍珠门、太阳岔被袭击；5日三岔子被围；6日蒙江湾长岛工作队被打垮；中旬曹亚范主力居然袭击我蒙江混成旅驻地……你看，杨靖宇不在了，我能够高枕无忧了吗？”

妻子：“那你怎么办？”

野副昌德：“也许，你说得对，我还是回归到普通人的一群中去吧，我不能掌握日本帝国这架战争机器怎样运转。为了我的下半生得以安宁，我该选择一次了，趁我打了胜仗的时机……”

这时妻子才发现，在桌子一角，已经整齐地叠好了军装，上面陈放着军帽、军刀。

184 东北全境光复的场面

战旗飘飘，抗联战士在冲锋。

一座座大城市的背景下，旁白，拉字幕：

194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向日寇发起总攻，在周保中将军指挥下，迅速占领东北12个战略要地及所辖50个城镇。其中周保中将军率部挺进长春，李兆麟将军率部进驻哈尔滨，韩光抵达大连组建大连市委，冯仲云进驻沈阳，王效明进驻吉林，王明贵进驻齐齐哈尔，李范五、李延禄、彭施鲁进驻佳木斯，张光迪进驻海伦，王钧进驻北安，陈雷进驻绥化，姜

信泰进驻延吉，金光侠、陶雨峰进驻牡丹江。

东北抗联的英雄们终于用鲜血和生命收复了东北大好河山。

尾 声

我们这部影片的结尾，有违惯例。在浩大的天池瀑布和皑皑冰雪的背景上，拉出阵亡将领名单，并伴有如下旁白：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东北抗日联军在最为艰苦、最为恶劣的环境下浴血苦战，付出了极为悲壮、极为惨烈的代价，请看这份抗联阵亡高级将领的名单，你将会受到怎样强烈的心灵震撼！（拉出字幕）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

杨靖宇 （1940年2月23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指挥、中共

南满省委书记 魏拯民 （1941年3月8日）

东北抗联一军巡视员、满洲省委常委

金伯阳 （1933年11月15日）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

赵尚志 （1942年2月12日）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童长荣 （1934年3月21日）

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

许亨植 （1942年8月3日）

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

宋铁岩 （1937年2月10日）

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

王德泰 （1936年11月）

抗联第四军军长 李延平 （1938年11月20日）

抗联第四军副军长 王光宇 （1938年12月）

- 抗联第六军军长 夏云杰 (1936 年 11 月)
- 抗联第六军代理军长、参谋长
冯治刚 (1940 年 2 月)
- 抗联第七军军长 陈荣久 (1937 年 3 月 5 日)
- 抗联第十军继任军长
李学福 (1938 年 8 月 8 日)
- 抗联第十军军长 汪雅臣 (1941 年 1 月 29 日)
- 抗联第十军副军长 张忠喜 (1941 年 1 月 29 日)
- 抗联第十一军军长 祁致中 (1939 年 9 月 7 日)
- 中央派往抗联特派员
王 朋 (1940 年 6 月)
- 东北救国军总司令 王凤阁 (1937 年 3 月 27 日)
- 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
苗可秀 (1935 年 7 月 25 日)
- 辽南抗日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邓铁梅 (1934 年 9 月 28 日)
- 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北满临时省委
书记 张兰生 (1940 年 7 月)
- 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张振国 (1935 年 8 月 29 日)
- 抗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何忠国 (1935 年 6 月 17 日)
- 抗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 (1940 年 2 月 20 日)
- 抗联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金正国 (1938 年 5 月)
- 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政治部主任
韩仁和 (1941 年 3 月 13 日)

抗联第二军政治部主任

李学忠 (1936 年 8 月)

抗联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1938 年 8 月 28 日)

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魏长魁 (1938 年 7 月)

抗联第九军参谋长 李向阳 (1937 年 6 月)

抗联第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王克仁 (1939 年 4 月 23 日)

抗联一路军一方面军指挥

曹亚范 (1940 年 4 月 8 日)

抗联一路军三方面军指挥

陈翰章 (1940 年 12 月 8 日)

抗联一路军三方面军副指挥

侯国忠 (1939 年 8 月 24 日)

磐石游击队总队长 孟杰民 (1933 年 1 月)

磐石游击队继任总队长

王兆兰 (1933 年 1 月 11 日)

磐石游击队政委 初向臣 (1933 年 1 月 11 日)

宁安游击队队长 白殿贞 (1934 年 5 月 20 日)

密山游击队队长 朱守一 (1934 年 5 月)

饶河游击队队长 张文偕 (1934 年 7 月 21 日)

抗联第一军参谋长 朴翰宗 (1935 年 1 月 11 日)

南满游击队队长 苏剑飞 (1935 年 4 月 19 日)

抗联第一军一师继任师长

李红光 (1935 年 5 月 11 日)

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

韩 浩 (1935 年 8 月 28 日)

抗联第五军二师师长

付显明 (1936 年 3 月)

抗联一军一师参谋长

李敏焕 (1937 年 7 月)

抗联三军二团政委 赵一曼 (1936 年 8 月 2 日)

抗联二军五师师长 史恒忠 (1936 年 10 月)

抗联一军二师师长 曹国安 (1936 年 12 月 21 日)

抗联二军四师政委 周树东 (1937 年 4 月 24 日)

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

李东光 (1937 年 7 月)

东北抗日联军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

李光林 (1935 年 12 月)

满洲省委吉东局组织部长

潘庆田 (1933 年 5 月)

吉东省委秘书长 姚新一 (1939 年 3 月)

抗联七军一师副师长

姜克智 (1938 年 10 月)

抗联五军三师师长 张镇华 (1940 年 2 月)

抗联五军副官长 冯丕让 (1940 年 10 月)

抗联三路军十二支队代理队长

徐泽民 (1941 年 2 月)

抗联三军师长 关化新 (1938 年)

抗联三军三师师长 张连科 (1939 年)

抗联三军师长 王德富 (1938 年)

抗联三军一师师长 周庶范 (1939 年)

抗联五军三师副师长

张成弟

抗联五军师长 蒋 德

- 抗联七军一师师长 王汝起 (1940 年 5 月)
- 抗联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
赵敬夫 (1938 年 7 月)
- 哈东游击司令北满临时省委组织部长
李福林 (1937 年 4 月)
- 第三军第四师师长 郝贵林 (1937 年 7 月)
- 五军军部留守处主任中共道南特委书记
张中华 (1937 年 12 月)
- 抗联八军一师政委 金 根 (1937 年 12 月)
- 抗联一军三师政委 周建华 (1937 年 12 月)
- 抗联四军二师师长 王仁斋 (1937 年 10 月)
- 抗联四军二师师长 王毓峰 (1938 年 2 月 25 日)
- 抗联六军一师师长 马德山 (1938 年 3 月 8 日)
- 抗联四军一师师长 张相武 (1938 年 4 月 27 日)
- 八女投江 冷云等八烈士 (1938 年 10 月)
- 抗联一军三师参谋长
杨俊恒 (1938 年 8 月)
- 抗联三军四师师长 陆希田 (1938 年 4 月)
- 抗联六军二师师长 张传福 (1938 年 7 月)
- 抗联三军二师政治部主任
吴景才 (1938 年 9 月)
- 抗联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
常有钧 (1938 年 10 月 4 日)
- 抗联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
徐光海 (1939 年 11 月 23 日)
- 抗联六军四师师长 雷 炎 (1939 年 2 月 16 日)
- 抗联二路军五军三师师长
李文彬 (1939 年 9 月 13 日)

抗联一路军警卫旅旅长

方振声 (1940 年 1 月 6 日)

抗联三路军三支队政委、下江特委书记

高禹民 (1940 年 12 月 1 日)

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参谋长

郭铁坚 (1941 年 9 月 20 日)

抗联一路军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陶净非 (1942 年 5 月 21 日)

抗联三路军第六支队副支队长

高继贤 (1940 年 7 月)

抗联第三路军支队长

林吉松 (1942 年 10 月)

抗联第二路军第六支队长

姜墨林 (1943 年 3 月)

抗联五军一师师长 曲玉山

(1943 年)

东北抗日烈士永垂不朽！

该片在出此字幕时，主题歌贯穿始终。

(原载 1996 年 11 期、12 期《电影文学》)

无 字 碑

序 幕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百花簇簇的河崖下，清幽幽的河水中倒映着垂柳、黄槐的影子。牧鸭人撑着木船，驱赶着几百只雪团似的白鸭划过水面，涌向九曲拱桥下，留下一串清亮的鸣叫。

河堤上。胡杨夹持的乡间公路驶来一辆吉普车。车篷上积着土。

吉普车中，除掉戴墨镜的司机外，有两个乘客。地委副书记汪仲，50多岁年纪，微胖，口中衔着一支烟斗，却早已熄灭了火。他一直凝视着闪过车窗的景象：麦苗青青的阡陌，骑驴赶集的农民，河上的渔舟，灌渠里哗哗流淌的水……他的脸色是沉思的表情。

车座中间隔着一个小程序卷。右边梳小平头的中年人，是带点知识分子味道的严浩民，农业技师。

吉普车正穿过热闹的集市。

吉普车拐向引黄工程渡槽，在一片防风林前停住。

汪仲、严浩民走下车。好雄伟的黄河引水渡槽，它像一座拦

河大坝，飞架在长青河上，水流滚滚。

汪仲、严浩民踏着绿草坡向渡槽爬来。在渡槽旁边，闪现出一块汉白玉石碑来，底座是黑缎子般的颜色，呈荷花座形，周围雕出千万只人手，形成众手捧碑的格局。

两个人默然站在碑前仰视。汪仲现出遐思、追忆神情。他悄然脱去帽子，春风拂动他斑白的头发。

这幢石碑确乎有点怪，一个字都没有。

严浩民颇有所感：“我倒没有料到，它是一座无字碑。”

汪仲深沉地像自语：“不，它是……有字的、有字的……”

严浩民似有所悟，又有点茫然。

汪仲略显有些自愧的样子：“念出这碑文不容易呀，30年风风雨雨……”他转过身来，一只手搭在严浩民肩上，一往深情地说：“等你念出碑文时，我再来接你。”

严浩民：“你送我下来，就是为了这个？”

汪仲淡薄地一笑，未置可否。

严浩民：“调查魏兴邦同志的事迹，我这个搞农业技术的干部，怕比不上新闻干部。”

汪仲：“这也许是需要……”

严浩民有些不懂，望望汪仲的脸色，又去看无字碑：“我还是第一次见过无字碑……”

汪仲轻轻叹口气，不无自责地说：“碑文，倒是拟了好几个，我都没批。”

“为什么？”

汪仲沉入往事的回忆，没有作答。

严浩民有些激动：“也许，我的调查报告，就应当从这无字碑写起。”

汪仲：“魏兴邦也不是神。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光荣，有过耻辱，受过挫折，有过磨难……浩民同志，我不希望你在报告里

美化我。那，我会更痛苦。”说到这里，汪仲向前走了几步，在一片荒草丛中，露出一块只有一尺高的黑花岗石碑，也没有字，很像里程碑。严浩民望着汪仲严峻的面孔，再望望脚下长了老藓的残碑，疑惑地望着汪仲。

汪仲：“它，是一块耻辱碑，是当年魏兴邦受处分时自己悄悄立的。如今，这高碑属于他，这耻辱碑是我的。”

严浩民更加迷惑不解了。

汪仲：“这碑，是 1958 年以后立的，就像是昨天……”

1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之类的标语到处都是。

魏兴邦、汪仲乘吉普车下乡来。望着车窗外的热烈气氛，魏兴邦说：“老汪，你们渤海县的卫星放得好大哟！”

汪仲：“我这县委书记苦恼得睡不着觉了！”

魏兴邦：“什么事犯愁啊？”

“你不犯愁？”汪仲说，“粮食太多了，卫星越放越大。唉，丰收成灾了，粮都没地方盛。”

“你种过地吗？”魏兴邦点烟。

“唔？”汪仲有点摸不着头尾，也在点烟斗。

“或者说，你学过算术吗？”魏兴邦又问。

汪仲有几分尴尬：“我不懂。”

“我更不懂。”魏兴邦说，“一亩地产几万斤，麦穗能有狗尾巴那么粗吧？”

汪仲有点扫兴：“你以为这是神话？”

“但愿不是神话。”魏兴邦说。

“你不是有点……”汪仲没说出来。

“右倾吗？”魏兴邦替他补充了。

汪仲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魏兴邦：“我接到一封群众来信，你们县的。”说着掏出一封信递给他。

汪仲看看署名，是耿长发、耿香妮和辛兆海 3 人。信文中有两行用红笔打了杠杠：“听说你当了地委大干部，若没忘了俺们，到俺这来看看吧……”

汪仲：“呃，是你养伤那家……你跟他们还有来往？”

魏兴邦有点惭愧：“还是土改、合作化那阵子来过。”

车来到长青河畔。魏兴邦走下车，对汪仲说：“叫车回去吧，有车太扎眼。”

汪仲对司机摆摆手，司机开车走了。

2

收割后的麦田里红旗飞扬，人喊马嘶，正在深翻地。地头竖着牌子，写着“丰产坑”字样。几百个社员在挖坑，足有 2 米多深，人下去不见影，一锹锹扔上来的全是狼屎泥、蒜瓣子土。

公社书记刘辉赤着双脚也在大干。

魏兴邦、汪仲走过去。刘辉迎上去：“汪书记，这位是——”

汪仲替他们介绍：“地委副书记魏兴邦。他是公社书记刘辉，干荏子。”

魏兴邦随便地问：“丰收了？”

刘辉眉飞色舞地：“如今是躺在麦堆上打滚吃呀！”

社员们望着他们唧唧喳喳。

耿长发故意说风凉话：“明年吃狼屎泥吧，管饱！”

辛兆海扯了他一把。

耿长发不在乎：“这哪是种地？简直是地道战！”

刘辉听得不耐烦，大声地：“你想当白旗怎么着？”

魏兴邦走过来，叫道：“长发！”

耿长发、辛兆海、耿香妮跳上土坑来。耿香妮擦着汗：“魏区长来啦！”

汪仲纠正她说：“如今他是地委副书记！”

魏兴邦瞅着辛兆海、耿香妮，笑道：“我可没吃着你们的喜糖啊！”

耿香妮抿嘴一笑，说：“你还稀得吃俺喜糖？若不是左打听、右打听，想捎个信都摸不着门槛儿。”

魏兴邦告饶地：“你别骂了，再骂我得上吊了。”

几个人都笑了。

收工的哨子吹响了。魏兴邦说：“走，耿香妮，到你家去吃饺子。”

耿香妮：“早来半月还凑合。”

魏兴邦：“怎么？”

耿香妮瞥了汪仲一眼：“你问俺的汪书记呀！”

汪仲：“想吃饺子，叫食堂给包嘛！”

魏兴邦、汪仲在耿长发兄妹陪同下，向榆树庄走去。

社办大食堂前正在开饭，比办喜事还热闹，一桶桶菜，一屉屉的馒头抬到院子里，有些根本不像农民的人也在大吃大喝。

魏兴邦洗着手问：“都是社员？”

“共产主义嘛！”耿长发说，“南来的北往的，不管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嘴巴子抹石灰——白吃！”

魏兴邦擦着手，问汪仲：“县委知道吗？”

汪仲：“这不是我们县的发明，你怎么好像……”他没有说下去。

魏兴邦抽着烟，拧眉沉思着。

耿香妮给魏兴邦端来一碗菜。这是一只很大的粗瓷蓝花海碗，印着“五谷丰登”的图案。

接过大海碗，魏兴邦盯着这只碗，手有点发抖。他发现，耿香妮、耿长发都不动声色地望着他。

那是1948年还乡团肆虐的日子。18岁的耿香妮正顺地瓜窖的梯子爬下来，手里捧着一只大海碗，同今天捧在魏兴邦手上的一模一样。

这大概是地瓜窖，形状像个酒壶，上头细底下粗。

土墙洞上，点着一盏昏暗的棉籽油灯，照出一个人影。那人蜷缩在窖底，身下垫着干草，身上盖一条破烂的土布麻花被，这就是当年的魏兴邦。他在同还乡团周旋时负了伤，一条腿断了，被耿家人救下来，藏到地窖里。由于久不见阳光，加上身体虚弱，魏兴邦面色苍白，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膝上放着一把随时准备与敌人交火的大镜面匣子枪。

“魏区长，吃饭吧。”耿香妮把海碗捧给魏兴邦。

魏兴邦接碗在手，发现里面什么都有，碎锅盔渣、棒子面窝头小块、白菜叶子……

“嗨，”魏兴邦用鼻子嗅了嗅，“好香啊，这叫什么汤？”

“俺哥说，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魏兴邦捧着那印有“五谷丰登”图案的海碗，沉思地问：“大伯吃了么？”

耿香妮开始为他解绷带、洗伤口：“俺们都撑得打饱嗝了！”

魏兴邦似信非信地叹口气，筷子在碗中搅着，吃不下去。半晌，他问：“看到区委书记老姚了吗？”

耿香妮垂下头：“他……突围时叫还乡团抓去，吊死在老榆树上了……”

魏兴邦咬破了嘴唇，半晌说：“我得走，不能这样呆下去！”

耿香妮：“不行。俺们在集上和汪副区长接上头了，他叫你老老实实养伤。”

魏兴邦：“可我知道，你们都没吃的了……”

耿香妮：“有俺们吃的，就有你一口饭。你不是说，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吗？”

“唔，”魏兴邦说，“等打垮了蒋介石就好了。”

“那时你还给俺当区长！”耿香妮真诚地说。

“我当区长有什么好！”

“你和咱贴心啊！”耿香妮认真地说，“你和俺们一起挨过饿……”

魏兴邦真诚而向往地说：“到那时，大囤子满，小仓子流，我敢打赌，叫你们顿顿吃白面卷子。”

耿香妮天真地笑了：“俺不求那么高，蒸窝头不掺糠就知足了。”

又是一个黄昏。

棉籽油灯怎么拨都不亮。魏兴邦伤势大为好转，已经能在地瓜窖里来回走动了。匣子枪掖在怀中。

一线光亮从头顶泻进来，随后，光线消失，一双磨破了的绣花鞋的脚从梯子上格一格挪下来。像往常一样，耿香妮捧着“五谷丰登”图案的海碗。

耿香妮走下木梯，摇晃了一下，勉强背靠梯子才没有倒下。魏兴邦忙接过碗扶住她：“耿香妮，你怎么了？”

耿香妮眼睛红肿着，挂着泪痕，但却支吾地说：“没啥，趁热吃吧。”

魏兴邦端起碗来，怎么也吃不下。

忽然，耿香妮一阵眩晕，栽倒下去。

魏兴邦扶起耿香妮，低声唤着：“耿香妮，耿香妮……你怎么了？”

耿香妮额头、鬓角渗出虚汗，无力地挣扎着坐起来：“伤风了……”

望着耿香妮的一脸虚汗，魏兴邦突然明白了：“你是饿的！”

快吃点……”把碗端起送到她唇边。

耿香妮在说谎：“俺吃饱饱的了。”

魏兴邦含着泪：“你不吃，我也一口不吃。”

耿香妮无法，这才喝了一口汤。

过了好一会儿，窖盖打开，耿长发在上面摆手，魏兴邦和耿香妮爬上来。

家徒四壁的土屋中。副区长汪仲带着区干队民兵辛兆海在屋子里，都带着枪。汪仲同魏兴邦握握手，轻声说：“探路的回来就走。辛兆海，你压后阵。”

辛兆海点点头。

魏兴邦四顾问：“耿大伯呢？”

耿香妮背过脸去。耿长发遮掩地：“上……俺姑家了。”

汪仲叹口气，伸手到墙台上拿旱烟筐箩，不小心，把一个陶罐弄翻，滚到炕上。汪仲捧起它，问：“储钱罐？”晃晃，一点儿声音没有，空的。

耿香妮苦笑：“还是奶奶传下来的，一个开子儿也没装过。”

“肚皮都填不饱，还有钱存起来下崽？”耿长发把烟筐箩递给汪仲。

耿香妮：“奶奶说，说不定哪辈子人就把它装满，买一块好地……”

魏兴邦深受触动，同汪仲对望一眼。他在腰间摸了一会儿，摸出一枚银元，在手里掂了掂，当一声扔到罐中。耿香妮说：“这怎么行？”捧起罐来倒空，企图将银元倒出，却怎么也倒不出。

这时，又一个武装区干队员探进头来：“还乡团鳖羔子都睡了，走吧！”耿香妮只好放下陶罐。

人们鱼贯溜出房门。辛兆海殿后。

远处。有还乡团的流动哨在暗处走动。

他们溜出村子，本来应当顺路走过乱葬岗子，打头的耿长发却从地里穿过去。

魏兴邦注意到，耿香妮停步向坟堆张望，眼里流出泪来。啊，那里有一座新坟！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张望汪仲。

汪仲拉了拉耿长发，低声说：“让魏区长……和耿大伯说一声再走吧，他如今，黄土压脸了……”

耿长发叹了口气，又转向坟堆走去。

一座还压着坟头纸的坟前，耿香妮哭出了声。

魏兴邦两眼发直：“什么急病？”

耿长发遮掩地：“老病。”

汪仲：“饿死的。讨来的饭一口都舍不得吃……”

魏兴邦直挺挺地跪到坟前。

耿长发哽咽着：“俺爹这一辈子，连一顿肉馅儿饺子都没落过肚……”

现实。魏兴邦放下海碗，掏出 5 元钱，递给汪仲：“老汪，给我弄二斤水饺，要全肉馅儿的。”吃饭的社员都掉头望着魏兴邦。

汪仲：“你给钱，往哪儿下账？”

魏兴邦：“在我这儿，还没取消货币。”

汪仲只好冲耿长发使眼色：“耿队长，你先收着。”

3

耿老汉的坟头，茂草萋萋。坟后长出一棵槐树，已经有碗口那么粗了。

耿长发、耿香妮、辛兆海 3 人，陪着魏兴邦走来。耿香妮的篮子里放着一只盛满水饺的大海碗。

他们来到坟前。魏兴邦双手从篮子里捧出饺子碗，供到坟前石头上。

几个人在风中默立，耿香妮垂头饮泣。

耿香妮转对魏兴邦说：“俺替爹，对你说一声，谢谢。”

魏兴邦叹了口气：“这一天，总算来到了。”

耿长发冷笑一声，说：“就怕……明年又得拿起讨饭棍！”

魏兴邦有些吃惊地望着他。耿香妮拉了哥哥的袖子一把，想制止他说下去。魏兴邦察觉了，问道：“你们好像有什么话瞒着我。”

兄妹俩相互看看，都不出声。

魏兴邦急了：“你们信不着我？”

耿长发：“你……到底是吃官粮的呀！”

魏兴邦有点委屈：“可我是吃老百姓的饭过来的！”

耿长发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那，你跟我来吧。”他率先岔下小道，向一块花生田走去。魏兴邦疑惑地跟过去，只见花生地头竖着一块木牌，上写：“高产花生田，亩产两万斤。”

魏兴邦吓了一跳：“两万斤？”

耿长发蹲下去，用双手扒土。辛兆海担心地望风，生怕有人撞见。

耿香妮想阻止哥哥：“你疯了？”

耿长发边扒边说：“给东家干活，也没这么哄弄过人啊！”

扒开的一片松土里，露出厚厚的一层花生，连土都不沾！魏兴邦伸手掏一把，足有半尺厚。他问：“怎么回事？”

耿长发：“问你们的公社书记去吧。”

耿香妮说：“10亩地花生埋在1亩地里，人造卫星！”

魏兴邦铁青着脸站起来：“不像话。汪仲知不知道？”

耿长发：“俺哪儿摸底！反正哪儿放卫星他往哪儿去，天天忙着送红旗、拔白旗！”

辛兆海赶过来给花生培土，说：“别在这儿磨蹭了。明天，汪书记还等省报社来人照像呢。”

魏兴邦的脸绷得像块石头。

4

“你简直是个骗子！”魏兴邦在大队办公室正向汪仲发火，“你欺上瞒下应当受到严厉处分！”

“你骂完了？”汪仲倒显得十分平静，没事儿似的吸着香烟。

“你在给我们党抹黑！”魏兴邦仍然余怒未息，“你在败坏党的威信！”

汪仲深深地叹了口气：“半月前，省里接连撤了8个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右倾，反对大跃进，反对放卫星，这帽子你愿意戴吗？”

“别人，我没调查，”魏兴邦说，“我只看到你了！”

汪仲苦笑：“就这样，我仍然是偏右的。算了，回去好好当你的财贸书记吧，我的事你不用操心。”他拿出一瓶酒来，倒了两杯：“来，压压火。”

魏兴邦拿起酒杯，把酒泼了：“你马上写检查，主动权留给你，马上把刘辉这样的人撤下去！”

汪仲自己喝了一口酒：“你太一帆风顺了，一帆风顺的官员难免有书生气，我倒想劝你几句。”

“住口！”魏兴邦吼了一声，拿出纸笔：“你不检查，好，我打报告。”

汪仲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5

汪仲是有先见之明的，魏兴邦不久成了地区右倾思潮的代表人物。

这一天，他从地委开会回到家中，屋里冷冷清清，他脸色阴沉地闭眼靠在椅背上。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拿过一条棉毯，开始打行李。

汪仲没敲门走了进来。听见脚步声，魏兴邦连头都没回，就说：“你给我滚出去！”继续打他的行李。

汪仲狼狈地站在门口：“你是赶我？”

魏兴邦仍旧头也不回地：“在批判会上，你口口声声和我划清界限，小心我把你也带成右倾！”

汪仲：“我们从小在一起闹武工队，友谊的界限是划不清的，你用棒子打，我还得来。”他的声音有点呜咽了。

魏兴邦站在床头，待了一会儿，终于掉过身来，说：“抽屉里有烟。”

汪仲坐下，自己翻出烟来，抽着一支，说：“要骂，你骂个痛快吧！”

魏兴邦盯着他说：“你脸皮真厚啊！吹牛、浮夸，你却升到了地委副书记，你还有脸在会上批我右倾！”

汪仲：“我不批你，你连降职为县委书记的结局都捞不着！小骂大帮忙！”

“市儻！”魏兴邦又吼起来。

“你不是市儻，”汪仲说，“可你受了处分！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你以为我愿意那么干吗？”

“所以你更可恶！”魏兴邦说，“糊涂人干错事，该打屁股；聪明人干糊涂事，该杀头。”

汪仲有些惭愧：“你骂得对，你是对的，可是……”

“你比我高明，”魏兴邦说，“我可不想学你。你今后还可能提拔，你别忘了农民。当年，是他们养育了我们，支援了革命……”他的眼圈红了。

魏兴邦看看表，对他说：“你走吧。”

汪仲不肯走：“今天，不是苏蕙从地质队回来吗？”

魏兴邦：“你为什么非要让她看见我们吵架呢？”

汪仲叹了口气，站起来，刚要出门，苏蕙真的回来了，头戴白色蘑菇帽，背着地质包，手里提着鱼肉、蔬菜，一进门就嚷：“老魏，快来接接我！噢，老汪在这儿？巧，一块儿包饺子！”

汪仲冲苏蕙笑笑，缩回步来，左右手摆成丁字型，示意魏兴邦“争论暂停”。

两个人如同演戏一般，立刻装出笑脸，一齐迎上来。汪仲说：“你这‘地质和尚’一年难得下山一次，可把咱老魏苦坏了！”顺手接过蔬菜。

苏蕙向厨房看看，一无所有，便说：“多亏我买点菜，我知道家里连根菜叶都不会有。来，咱们包饺子，该为我接风了吧？”

魏兴邦摊开芹菜，说：“不光接风，还要贺喜，老汪升任地委副书记了。”

汪仲瞪了魏兴邦一眼。

魏兴邦又说：“还有，为我饯行，我到县里去了！”

苏蕙这才发现床上打好的行李，沉吟片刻，看看汪仲，看看丈夫，神色严肃地问：“你，犯错误了？”

魏兴邦毫不隐瞒地点点头，望了汪仲一眼，又连忙摇头。

汪仲出来打圆场：“听他胡说！正常调动，县里要加强力量。”

苏蕙似信非信地望了丈夫一会儿，才走进厨房剁肉馅儿。汪

仲拉着魏兴邦到门外去摘芹菜。

汪仲小声地：“她好容易休假，你不能马上下去。地委那边，我去说。”

魏兴邦：“你大概忘了我是魏兴邦！”

汪仲：“石头都能风化，我就不信你魏兴邦一辈子又臭又硬！”

6

夜晚，苏蕙在洗头，伸手要毛巾。

魏兴邦拿过毛巾：“嗨，洗头水能上二亩地好肥！”

苏蕙甩他一脸水珠：“嫌我脏，当初干吗上赶着追呀？都追到深山古洞去了……”她格格直乐。

魏兴邦也笑了：“是你上赶着我的，是谁写了 20 页情书？”

“该死！”苏蕙又往他脸上扬水。

魏兴邦递毛巾给她，苏蕙不接，坐到藤椅上，一甩头发，说：“你给我擦！”

魏兴邦心不在焉地给苏蕙擦着头发，眼光发直。苏蕙觉察到，渐渐消失笑意，扭头悄声问：“你有事瞒我？”

魏兴邦支吾地：“没有。”

苏蕙自己拢着头发：“你呀，连说谎都不会。你受了处分是不是？”

魏兴邦双手抱住头坐下，说：“给我……拿点酒来。”

“你喝酒？”苏蕙十分惊讶，看了看丈夫痛苦的脸，犹豫一下，拿来半瓶酒，一小碟咸菜。

魏兴邦拿起酒瓶子，一仰脖，咕嘟咕嘟地灌了一阵，放下酒瓶时，苏蕙看见他满眼是泪。

苏蕙脸色陡变，夺过酒瓶，有些紧张地：“你，告诉我，是

什么性质的错误？”

“右倾，”魏兴邦低沉地说，“当然是政治错误了。”

苏蕙一屁股坐下去，呆了半晌问：“你……检查深刻吗？”

魏兴邦木然地：“倒是汪仲替我检查的……”

“明白了，”苏蕙抹抹眼泪，说：“不亏心就行。你就是贬成农民，我还跟着你。”

魏兴邦感动地望着妻子，说：“你不能这么无所谓，这对你，会有影响的。”

苏蕙：“你认为你错了？”

魏兴邦：“我正在……努力认识。”

苏蕙：“总不能把我手里的地质锤抢去。真有意思！前几天我们在沂蒙山区，那里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了，一天免费发俩鸡子儿，第三天不发了，一问才知道，库存吃光了。哈哈，于是‘共产主义’暂停。”

魏兴邦脸部肌肉颤了几下，板起脸来说：“你，不能用这种口气……”

苏蕙收敛起笑容：“我只是希望你不出这样笑话。你是打算连夜走吧？”

魏兴邦：“你倒赶起我来了！”

苏蕙：“我休假一个月呢。明天，咱就搬家，到县里去落户。”

魏兴邦感到很内疚：“这没必要。地委没要求人走家搬。”

“我乐意还不行吗？”苏蕙说，“有一天，你被赶到山沟里，我也陪你去！”

魏兴邦把妻子揽到怀里……

7

转眼到了1960年，水利工地上竖着标语牌，大书：低标准、瓜菜代，勒紧裤带战胜自然灾害。

魏兴邦也在推独轮车，赤着脚，一脸汗水。

哨子吹起来，开午饭。民工们无精打采地走向饭棚。耿长发、辛兆海每人领一个拿不成个儿的窝头，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耿长发捧起窝头咬了一口，又把掉在地上的渣渣拣起来吃了。他扭头看见，辛兆海捧着窝头发怔，就说：“吃吧，光惦念孩子、老婆，饿着肚子干不动活！”

那边，魏兴邦站在饭棚前，看着民工吃窝头，叫来刘辉：“这么重的活，吃4两代食品窝头哪行？”

刘辉苦笑：“三令五申，各队都不肯添粮来，哭穷！”

魏兴邦走开。于盛递给他一个饭盒，打开，有两个白面卷子。他坐到树下，刚咬一口卷子，发现围上来四五个挖野菜的孩子，衣衫褴褛，眼巴巴地望着他吃卷子，直吞口水。

魏兴邦吃不下去了，把卷子掰成几半，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狼吞虎咽，顷刻吃个净光。

魏兴邦放下空饭盒，心情很坏地向前走去。恰好来到辛兆海、耿长发背后。他俩正把“吃剩下”的两块窝头包起来。辛兆海说：“大人饿，挺得住，孩子饿，抓心啊！”

耿长发咕嘟咕嘟地喝凉水，拍拍肚皮：“撑起来了！”

辛兆海叹口气：“原来俺寻思，老魏放下来当书记，该好点了，他到底是和咱贴心啊，谁想……”

耿长发打断他：“他？俺向他揭了埋花生的老底，他前脚一走，汪仲和刘辉就撤了俺的队长，拔了俺的白旗，一路货，呸！”

魏兴邦真是有口难分辩。

辛兆海：“听说，他也挨了处分，降了职！”

“活该！”耿长发拍拍屁股站起来，一转身，发现了魏兴邦，怔了一下，马上说：“听见了？反正是白旗，秃子还怕剃光头？拔二遍吧。”噔噔噔地走了。

魏兴邦叫道：“长发！”

耿长发头也不回，辛兆海也赶紧走了。魏兴邦十分苦恼。

于盛走过来：“农民啊……你这么下死力干，也换不出他们一个好来。”

魏兴邦：“征购粮任务怎样了？”

于盛面有难色：“咱县又挨通报了，各公社报的多，粮交的少，我在催。”

“咱县有灾呀。”魏兴邦说。

“哪个县没灾？”于盛叹道，“反正不管怎么收上来的，交粮就是成绩。”

魏兴邦痛苦地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说：“别人不要返销粮，我要！”

于盛担忧地提醒道：“你受过一回……可不能再站在农民立场了……”

魏兴邦听起来十分反感，但没有发作，叹口气，说：“晚上我回县，召集电话会议，你去安排一下。”

于盛答应一声，蹲下身去放裤腿，发现挽着裤腿的魏兴邦的两条腿，肿得锃亮，他伸手摁了一下，陷下一个坑。于盛叫起来：“你——”

魏兴邦连忙放下裤腿，用下颏点了点挑土篮、推小车的民工：“比他们轻多了……”

8

刘辉来到了榆树庄，辛兆海和会计赵双喜跟在他身后。刘辉说：“我说辛队长，你在搞两本账吧？”

辛兆海望了他一眼，没出声。

赵双喜：“我当会计的担保！”

他们来到仓库门前。

辛兆海：“今年灾重，口粮不够……”

刘辉：“开春你报了多少？”

辛兆海：“你……愣叫冒报嘛！”

刘辉火了：“咱公社都叫你们给拖了后腿！打开门！”

赵双喜打开库房门。所有的粮食囤子都是空的，只有几十个麻袋堆在一角，袋子上写有“种粮”字样。

赵双喜掂着钥匙：“耗子都搬家了！”

辛兆海：“就剩这些种子了，若明年不种地，拉去也行。反正黄历牌翻完了，我这队长也不干了！”

“你吓不住人！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刘辉说，“你瞒产私分了多少？”

辛兆海也火了：“俺没干那缺德事！”

赵双喜：“家家都快断顿了。”

刘辉走出库房，想了想：“哼，别叫我抓住就行！”

9

启明星还没亮起来，公鸡刚叫头遍，榆树庄村里传出钟声。

一个黑影趴在村外高岗后头，瞪大眼睛张望着庄里黑乎乎的房屋脊。这是刘辉，他正摊着一个小本在记什么，浑身上下被露水

打得透湿，冷得直抖。

一户人家灯亮了，又一户……

一家烟囱冒烟了，又一家……

刘辉紧张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

10

耿香妮家。她刚起床，正奶孩子，大妞还在睡着。辛兆海在用铁丝缠扁担。

耿香妮：“还上工地？”

辛兆海点点头。

耿香妮：“可万一收不上粮来，刘辉要拉种子粮呢？”

“俺下不得狠，”辛兆海说，“一户分几斗皮粮，都度不过春荒。”

耿香妮沉吟着：“兴许国家比咱还难啊！兆海，不当队长，还是党员。把咱家那2斗皮粮交上去吧。将来吃不上，上级会干瞧着吗？”

辛兆海：“上级？你还救过魏兴邦的命呢！到头来向他诉苦，还不是撸了你哥的队长，拔了他的白旗？谁挨饿谁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

“你别瞎说，魏兴邦不是那号人，土改、合作化那时候，咱有难处，他没少贴补咱钱。”

“你带头献粮，”辛兆海说，“别人干吗？那是护命粮啊！”

耿香妮：“俺只管俺自己。打淮海大仗时，你家就一篮子地瓜干，你爹不是叫你全交上去了吗？”

辛兆海不语，叹了口气。

11

两辆大马车停在榆树庄仓库门前。刘辉指挥监督装车，赵双喜提着仓库钥匙站在门口。人们鱼贯出入，把种子粮一袋袋扛到马车上。

庄里男女老幼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眼巴巴地望着。

一个老太太：“天哪，明年不种地了？”

刘辉瞪了她一眼：“把私分的粮食交出来，就不拉种子粮！”

一个老汉：“罪孽呀，这叫什么话？”

刘辉打开一个小本子，指点着：“没粮、断顿？哼，今儿早上，村南李二迷糊、村东王三倔，还有你，吴老四，一共 30 多家烟囱冒烟，烧空锅吗？”

他得胜似的巡视着人群。

一个老太太：“那……俺就该喝西北风啊？”

老汉叹口气，悄声地：“够阴损了……”

这时，种子粮装完了，有人报数：“24 麻袋。”

“唔？”刘辉赶紧去查账簿，“少 5 麻袋，怎么回事？”他盯着赵双喜。

赵双喜晃着钥匙：“你问耗子吧！”

人群里有人窃笑。

刘辉一迭声叫：“叫辛兆海来，拿队长是问！”

赵双喜：“他前天就摔耙子，不当队长了！”

“那也得来！”刘辉说，“人死账还不烂呢！”

这时，辛兆海和耿香妮正一步步走来，每人肩上扛着一口袋粮食。人们默默地闪出一条道来，让这夫妇俩走上前。

辛兆海表情麻木，望望大马车，望望人群，又望望刘辉，苦笑一下，把米袋子扔到车上，耿香妮也扔上袋子。

辛兆海：“俺心静了——地了场光。”

那个老太太对耿香妮：“傻妮子哟，你一家子等扎脖呀？”

辛兆海拉起耿香妮正要走，刘辉说：“丢了5包粮，你得负责。”

辛兆海：“认打认罚，干把口子人吃不上饭，俺这队长下地狱也够罪了。”

人群中有人议论开了：“真丢了种子粮？”

“真有贼胆子人啊！”

“不偷白不偷，饿急了，还犯抢呢！”

刘辉一摆手，大车启动，他对辛兆海说：“破不了案，开除你党籍！”

辛兆海木然地站在那里，人们一动不动地望着马车走远、走远……

12

在县委办公室里。脸色蜡黄的魏兴邦拼命地抽着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终于抓起了电话：“给我接地委，找汪仲，快点。”

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汪仲的声音传过来：“老魏吗？前天给你带去5斤白糖，收到了吧？你得增加点营养了，伙计！”

魏兴邦没好气儿地：“你别胡扯淡了！说正事儿，返销粮批不批呀？”

汪仲的声音：“你有脸要返销粮？你报的征购粮是5000万！”

魏兴邦：“有灾呀！报的数字有水分！”

“国家的返销粮可没水分！”汪仲说，“勒紧裤带吧，国家更困难。”

魏兴邦近于哀求了：“老汪，救我一把吧……”

汪仲打了个唉声：“我上哪儿叫苦去呀！我办公桌上又不长五谷杂粮！”

魏兴邦憋了半天，终于抗声说：“必要时，我可要动用国库粮了。”

汪仲：“你别胡来！你还嫌给你处分得轻吗？”

魏兴邦无力地放下了耳机子。

于盛捧了个纸包进来，问魏兴邦：“打通了？有希望吗？”

魏兴邦冷峻地晃晃头。

于盛把纸包放到魏兴邦办公桌上。

“什么？”魏兴邦问。

于盛打开，是一包黄豆。

魏兴邦苦笑：“糖豆干部？拿大食堂去吧。”说罢双手捧起脸来。

于盛悄悄捧起黄豆纸包出去。

刘辉胆怯地跨进门来：“魏书记，你找我？”

魏兴邦盯着刘辉：“你们那儿怎么样？”

刘辉：“还……过得去。”

“你把种子粮都拉走了，你简直成了土匪！”魏兴邦火冒三丈，“我要你说真话，拍拍你的良心！”

刘辉低头不语。

魏兴邦走过来，余怒未消：“我不想骗人，你也不能再蒙骗我！”

刘辉不敢看魏兴邦网满血丝的眼睛，半晌才讷讷地说：“榆树庄……快……快饿死人了。”

魏兴邦暴怒地跳过来，劈胸抓住刘辉的衣领，咬牙切齿地说：“你这是犯罪，知道吗？犯罪！从前你是怎么说的？你为什么不要返销粮？”

刘辉惶惑地望着震怒的魏兴邦，说：“我……怕拔白旗！”

魏兴邦：“你就不怕坐牢吗？”说罢猛一松手，刘辉闪了个趔趄。魏兴邦两个拳头狠命地擂着自己的太阳穴，大叫着：“我是个混蛋啊！”他发疯似的向刘辉吼叫，“去要车，上榆树庄！”

13

魏兴邦的吉普车一到榆树庄，就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了。大人、孩子都眼巴巴地望着县委书记，他走一步，人们跟一步。

魏兴邦一阵心酸，回头站住，说：“乡亲们，是我害了你们，上级不知道……”

一个老汉：“是呀，小鬼难搪啊！有你这句话，俺心口总算热乎了。”

魏兴邦挤出人群，赵双喜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魏兴邦大步走进辛兆海的院子，刘辉紧跟在后。

还是当年那座土坯屋，如今同耿长发各住一头。厨房里还残留着废弃的地瓜窖口。睹景思旧，魏兴邦不禁打了个冷战。

走到屋门口，就听见哭声。耿妻一边哭一边给快要咽气的耿香妮穿衣服，两个孩子在耿香妮身旁哭叫。

魏兴邦跨进门，单腿跪倒地下，大声呼叫着：“耿香妮，耿香妮！老魏来看你了……”

大概是回光返照吧，耿香妮居然轻轻地睁开眼睛，发散的瞳人盲目地睁大着，眼前的人影一片模糊……可她认出了魏兴邦，望着他，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却又发不出声来。

耿香妮闭上眼睛去了。

耿妻失声痛哭。两个肩挨肩的孩子在抓耿香妮头发，扯她大襟，哇哇直叫。耿妻搂过两个孩子，哭着数叨着：“你好狠心哪，你扔下两个妮子可怎么活呀？”

魏兴邦背过身去，满眼是泪，冲着于盛大吼：“调返销粮！调不来，动用战备粮！”

于盛匆匆挤出屋子。刘辉霜打的一样低头站在门旁。

一个老太婆从门外挤进来，把一钵子刚蒸出来的黄米饭倒进“五谷丰登”图案的大海碗中，递给耿妻。耿妻在碗中插上三根筷子，供到耿香妮灵前。

魏兴邦不忍再看，正要跨出门去，突然看见围在门口的乡亲闪出一条路来，原来是耿长发、辛兆海拖着扁担从工地赶回来了。

听见哭声，辛兆海扔了扁担，直奔灵柩，大放悲声。

耿长发看一眼尸首，没动，站在魏兴邦面前，脸如生铁，仇视地盯着他。半晌，他像是问妻子，又像是问魏兴邦，从牙缝里挤出又冷又低的话来：“俺妹子，她……走了吗？”

回答他的是一片哭声。

耿长发一时兴起，抡起扁担，照魏兴邦就是一下！魏兴邦趔趄了一下，站住，没有躲闪。

人们全都被耿长发这意外的举动闹怔了。耿长发扔下扁担，望一眼妹妹的尸首，噙噙噙地走出屋。

刘辉望一眼魏兴邦，也走了出去。

魏兴邦还木然地站在那里。

耿妻醒过腔来，拖住魏兴邦的衣袖：“高抬贵手……他是个粗人……”

魏兴邦一步步跨出屋门，人们都把为耿长发担忧的眼神集中在他身上。

一走出屋门，魏兴邦看见耿长发已被五花大绑起来，身后站着刘辉。

魏兴邦怔了一下，他一步步走向耿长发，望了他好一会儿，眼里流出泪来。他绕到耿长发身后，亲手给他解了绑，扔下绳

子，默默地望望刘辉，苦笑着说：“坐牢的应当是你和我！事到如今还没明白吗？”

14

耿香妮死后的当天傍晚。

辛兆海、耿长发各背了一口袋救济粮回家来了。

大妞、二妞头上都扎着白蝴蝶结，额上围着白孝巾，在炕里玩儿“猪嘎拉哈”。耿妻在炕沿儿前同她的两个儿子相对无言。

见来了救济粮，耿妻走过去，从口袋里抓起一把麦子，任麦粒顺指缝溜下去……她伤心地：“粮早发下两天，耿香妮也不至于……”

辛兆海长长地打了个唉声，蹲在地上，望着两个玩儿“猪嘎拉哈”的孩子。

“就不能不走吗？”耿妻劝辛兆海，“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穷窝呀！”

辛兆海苦着脸：“党员也开除了……耿香妮也走了……俺还有啥恋头？”

耿长发：“树挪死，人挪活，闯关东去也好！”

耿妻望着炕上的孩子：“不是当舅母的狠心，俺实在……哪个都舍不得呀……”哭了。

7岁的儿子耿祥抱住辛兆海：“别把大妞、二妞送人，俺哄她们……”

5岁的耿荣也哀求：“俺给她们抓蛐蛐……”

耿长发把两个男孩子推出屋门：“不送人，睡觉去吧……”

耿长发：“发昏当不了死，给孩子收拾收拾吧。”

耿妻哭着扯下一条最囫圇的被子。

辛兆海抱起大妞，亲一口，舍不得，放下；又抱起二妞，看

看孩子娇憨的小脸，更舍不得。最后眼一闭，说：“凭命吧……”

辛兆海放下二妞，拿来一枚大枣，把两个孩子都推到炕里去，然后把大枣放到炕沿儿上，两个孩子同时快速地向炕沿儿爬来。耿妻抽泣着背过脸去。辛兆海蹲在炕沿儿下，泪眼盯着爬近的孩子。爬近了，爬近了，二妞一伸手，抢先抓起大枣塞到口中。

辛兆海抱起二妞，亲了又亲，泪水涟涟地：“二妞，别怪爹心狠，去逃条活命吧……”

耿妻把二妞包在被子里，孩子还笑呢，她也许以为是什么好事吧？辛兆海抠出二妞嘴里的枣核，放下孩子，心酸地背过去。

耿长发用葫芦瓢舀了几下麦子，盛到布口袋中。

耿妻又添上了两瓢麦子，然后把麦子口袋掖到二妞被子里。

辛兆海猛然想起什么似的，跑回自己的住屋，把耿香妮留下来的储钱陶罐捧过来，摇摇，哗啦啦作响。他要往炕沿儿上摔钱罐。

耿妻夺过钱罐：“别砸，可惜了。俺不信，辈辈用不上它！”

耿妻找根铁丝，小心翼翼地把一枚银币抠了出来，正是魏兴邦当年扔下去给耿香妮当“压罐钱”的那一枚。

耿妻找块红布，把银元包起来，也掖到襁褓中，还特意露出一角红布丝儿。

耿长发端来一碗面糊糊，耿妻接过碗，含泪一口口地在喂二妞。大妞也要，她又喂大妞。

辛兆海闭着眼倚在门口，对耿长发说：“俺5尺高的汉子，没脸见人啊……”

耿长发：“俺再凡有一分招，也舍不得呀……”

辛兆海终于忍痛抱起了二妞。

15

长青河畔，停着两辆车子，一辆是公安局的。两个公安干部正押着刘辉上车。刘辉走到车门口，回过头来望了魏兴邦一眼，嘴唇嚅动，没说出话来。

魏兴邦难过地望着他，眼泪快流出来了，赶紧掉过身去。汪仲远远站着。押着刘辉的车开走。

魏兴邦走在河畔草丛中。

一片叮当声，一个老石匠在凿石条，是黑乎乎的花岗石。

锤声，火花迸溅……魏兴邦望着。

他走向石匠：“给我凿一块吧。”

汪仲奇怪地望着魏兴邦。

石匠指指石条堆：“随你挑。立碑？”

魏兴邦不语。汪仲茫然地望着他。

魏兴邦把又黑又短的石碑埋在河畔公路旁。

汪仲：“你这是啥名堂？”

“纪念。”魏兴邦说，“一个耻辱的纪念。”眼泪流出来。

汪仲似有所感，垂下头。

16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集镇，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一条小河环绕着镇子向南流去。时近黄昏，路上行人已经很少。

辛兆海背着行李、抱着孩子走来。他在小河独木桥旁站了一会儿，狠狠心把孩子放下，自己躲到桥下，观看着动静。

孩子静悄悄地睡着，夕阳照在她脸上。米口袋和包银元的红

布露出来。

一个背着粪箕子的拾粪老人走过独木桥，瞥见弃婴，围着孩子转了一阵，打了个唉声，走过独木桥。

桥下的辛兆海坐在小行李卷上，难过地望着，抽起一袋旱烟。

又过来一个拾柴的小女孩。看着没人要的孩子，喊着：“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叫起来没完。

辛兆海只得从桥下站出来：“我的。”

小女孩这才放心地走过独木桥。

辛兆海拍哄了一会儿孩子又躲起来。

一个挑担的男人走到桥头了。前头挑着地瓜干儿，后头担着老黄烟。刚要上桥，猛听见婴啼，就放下担子，凑过去，蹲下，又起来，四下望望，似乎要去抱孩子，终于没有抱，挑起担子匆匆过桥进镇去了。

孩子啼哭得嗓子有些哑了。

辛兆海听见孩子愈哭愈烈，不忍，又走出来。把孩子重新抱到怀中。他想拿窝头喂孩子一点，却惊异地发现，粮食不翼而飞，银元也被人窃走。只有红布还在，扔在路边。

他眼中涌出泪来。骂了声：“天杀的！”把孩子紧紧贴在胸前。

陆陆续续围过几个人，在听辛兆海述说方才的事。人们在叹息。

这时，恰巧魏兴邦乘坐的汽车经过前面的公路。他从车窗看见小桥旁围了一堆人，就叫司机停车，对坐在前面的县委干部小李说：“小李，你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小李推开车门跑去。

魏兴邦点起一支烟来，在原地徘徊。

少顷，小李跑回来，说：“一个下关东的男人扔孩子的。”

魏兴邦：“扔孩子？”

小李说：“真是什么样缺德的人都有。人家想把孩子送人，特地孩子怀里塞了一点粮食、一块银元。可孩子没人抱，粮食、银元却不知叫哪个缺德鬼偷走了。”

魏兴邦：“哪个庄子的？”

小李说：“你认识，就是……榆树庄的队长，姓辛的。”

魏兴邦喃喃地叫了一声：“耿香妮的孩子……”他呆了好一会儿，对小李说，“去把孩子给我抱来。”

小李犹豫着：“你爱人会不会……”

魏兴邦不容置疑地说：“去抱来！”

小李只得硬着头皮走向木桥。魏兴邦又叮嘱了几句：“记住，千万不能说是我要，车在2里地以外等你。”

小车开走，小李来到桥头，分开众人，对辛兆海说：“这孩子送给我吧……”

辛兆海打量小李几眼，扑通一声跪下：“好人，俺替孩子她娘谢谢你啦！”

小李抱过哇哇直哭的孩子。

辛兆海大步走开，走了几步又趑趄回来，在孩子脸蛋上亲了一口，对小李哽咽着说：“啥时候……也别告诉孩子，她还有个稀松的……爹呀！”

在场的人都唏嘘感叹。

辛兆海满眼是泪，背起小小的行李卷，一狠心离去。

17

县城里，魏兴邦的家。

苏蕙正给要来的孩子喂稀饭，孩子贪婪地吃着。

望着孩子的可怜样，苏蕙叹了口气。

魏兴邦闷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抽烟，心事重重的样子：“真对不起你，要了个孩子给你赘脚。”

苏蕙：“若不，我申请离开地质队吧……”

“不。”魏兴邦说，“孩子可以长托嘛。”

沉默。

苏蕙试探地：“听说，为饿死人的事，逮捕了一个公社书记？”

魏兴邦沉重地：“是呀，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我也是罪有应得。”

苏蕙担忧地：“省监委来人，是为你事？”

魏兴邦点头。

苏蕙在哄孩子入睡，忧虑地问：“汪仲说你不该动用备战粮。”

魏兴邦：“那倒没错。”他这次是自己找出了酒瓶子，正要嘴对嘴地灌。苏蕙放下孩子，走过来夺酒瓶子：“你——”

魏兴邦沉重地：“我要第二次受处分了。”

苏蕙把酒瓶子扔到窗外，不平地：“你这么干，还……”

“饿死人，我不该受处分？不该坐牢？光刘辉坐牢是不够的！”

苏蕙：“可……你并不愿出这事啊！再说，汪仲没提这档事。”

“是我自己请求处分的！”魏兴邦突然吼了起来，“我自己，凭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他又流泪了。

恰在这时，汪仲悄悄走进来，神情极为严肃。

一看见他，魏兴邦理也不理，躺到床上去了。

苏蕙忙同汪仲打招呼：“老汪，你啥时候下来的？”

汪仲：“和监委调查组一起来的。”

苏蕙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汪仲捏捏孩子的脸颊：“这孩子挺俊啊，叫什么名字？”

苏蕙：“叫魏农。”

“为农，为农。”汪仲吸着烟借题发挥，“可从来不为你自己想想。”

听出话里有话，苏蕙探询地望着汪仲。

汪仲目视苏蕙：“我这有张电影票，新片子。”

苏蕙知趣地抱孩子站起来：“我正要给孩子订奶去……”向门外走去。

汪仲追出来：“你别生气。我们万一又吵，你夹在中间难受。”

苏蕙凄然一笑，低声地：“他够难受的了，你……轻点，行吗？”

汪仲笑了：“你放心，我们是吵着过来的。”

苏蕙走了。汪仲回到屋中，说：“明天监委正式找你谈。”

“处分定了？”魏兴邦这才坐起来问。

“严重警告。”汪仲叹口气，说：“我给你回旋了一下子，不然……”

“不必，”魏兴邦说，“是我自己请求处分的。”

汪仲冷笑：“但是，处分你的理由是你右倾，做落后群众的尾巴，擅自动用备战粮，和你自己的请求毫无关系。”

魏兴邦大吃一惊，随即现出怒容：“我保留申诉权，发放救灾粮，我没有错。错的是饿死了人！”

汪仲冷峻地：“刘辉不是坐牢了吗？你再不准提这个！”

魏兴邦：“为什么？叫刘辉一个人替我挨板子？”

汪仲：“你请求处分的报告，我根本没往上交，在我手里！”

魏兴邦：“你——”

汪仲：“一个刘辉坐牢，还不够吗？这是个别，不要再给地委、省委抹黑！”

“说得好听。”魏兴邦直视汪仲良久，明白了。他气得直打哆嗦：“你怕事情弄大了，连你的官帽子也一起被摘掉，是不是？”

汪仲：“胡说，我们有义务维护党的威信！”

魏兴邦：“报喜不报忧，不会有威信。你把我的报告交上去！”

汪仲冷冷一笑：“我已经准备好了调查报告，耿香妮的死，是心肌梗死！”

魏兴邦咬牙切齿地：“卑鄙！你滚蛋吧，别再登我门槛儿！”

汪仲没料到僵到这种地步，只好走开。走了几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也许，你闹到被开除党籍那一天，才懂得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友谊。”

魏兴邦：“见你的鬼去吧！你那友谊一个铜子儿都不值！”

汪仲迟疑一下，默默地走了。

18

这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年代，魏兴邦带着工作队在榆树庄蹲点。

天还没有放亮，鸡宁犬静。村庄还在沉睡，只有大队筒子屋亮了灯。工作队员们起床了，有的在洗脸，有的在磨锄头。

门外，依稀看见墙上写着“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表”的标语。魏兴邦在敲钟、吆喝：“打早垄喽！打早垄喽！”

敲了半天，才有几家窗户上出现灯亮。

一个工作队员打了个哈欠：“咱工作队快替他们种地了，还感化不了他们！”

另一个队员：“没听耿长发说嘛，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都放挺了。”

又一个队员：“两头不见日头地干，到老秋一算账，倒欠队

上钱，若是我也不干了。”

魏兴邦想制止这些牢骚，欲言又止，扛起锄头下地了。

天已蒙蒙亮。玉米地里，只有工作队在锄地。稀稀拉拉来了几个社员，有的坐在地头现磨锄头，有的人在抽烟。

魏兴邦铲在最前面，下半身都是露水，于盛追上来，悄声地：“县里也有造反团了，也吵吵揪走资派呢！”

魏兴邦苦笑：“我领着社员受大穷，还能落个走资派？”

于盛叹口气：“碱地硬不让种棉花！再说，这‘大帮轰’越轰越穷，你那段包工的主意，不能试试？”

魏兴邦直起腰来仰天长叹：“路，可能有好多条，我们能走的，只有一条……”

于盛又叹了口气。

19

太阳升起来。队长刘丙全吹起哨子，打早垄结束了。

社员们懒洋洋地向家走。

魏兴邦刮着锄板上的泥，从玉米地里走出来。

刘丙全苦笑着问魏兴邦：“今年能过黄河？”

已经走出老远的耿长发回头接碴儿说：“大鼻涕过黄河吧！”好多社员大笑起来。

魏兴邦显得十分难过，呆了半晌，才问：“今儿个我到谁家吃派饭？”

刘丙全：“啊，老耿家。”

魏兴邦面有难色，但是什么也没说，向耿长发家院子走去。

一推开房门，见耿长发正在掀锅盖。魏兴邦看见蒸了一锅黄油油的苞米饼子。耿长发正要下手抓，一回头，看见他进来，马上扣严了锅盖，招呼也不打，到西屋去了。

魏兴邦只装没看见，来到东屋。13岁的祥子、11岁的荣子和7岁的大妞都在屋里。

耿妻在厨房里，掀锅盖，拣上两个饼子，正要往东屋端，耿长发劈手夺下，倒回锅里，扣上锅盖：“给他吃棒面糊糊！”

耿妻有点于心不忍：“人心可都是肉长的……”

耿长发：“俺也得学着点，心有时候得像石头那么硬，不饿跑他们，更折腾起没完了。”

这些话，在东屋的魏兴邦句句都听见了，很不是滋味，走又走不得，只得坐着。

耿妻端着一海碗糊糊、一块芥菜疙瘩咸菜进来，放到炕沿儿上，退出去。

魏兴邦捧起海碗。他认得，正是印有“五谷丰登”图案的蓝花瓷碗。他怎么能感慨万千？

他手有些抖，想起当年耿香妮捧着它送到地窖里的情景，想起耿香妮灵柩前摆上的满满一碗米饭……

眼泪落到稀米汤般的糊糊碗里。他勉强喝了一口，咽不下。他又把碗放下了。掏出两角钱、4两粮票。压到碗底下，转身就走。

没等魏兴邦出屋，3个孩子一齐上来夺那两角钱，海碗碰翻，糊糊洒了一炕，钱扯成了两截。耿妻闯进来，照祥子、荣子各打一巴掌，把扯坏的钱票夺回来，心疼地：“这咋说……还指着它买2斤咸盐呢！”

孩子委屈地哭了。

魏兴邦目睹此情此景，看不下去，伸手把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大概有四五块的样子，塞给耿妻，快步走去。

耿妻惶惑地追出门：“这咋说，这咋说……”但魏兴邦已走远了，耿妻捏着钱发了一阵子怔，转身往家跑。

村中井台旁，立着站牌的地方。有几个人在等公共汽车。魏

兴邦看看表，朝那里走去。

一个等车人问：“回县呀？”

“啊，不，”魏兴邦说，“我老伴休假，要带孩子来。”

一个农民：“当干部也不易呀！”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大队部院子。魏兴邦远远地望见，皱眉想了想，向队部走去。

于盛从院子里跑出来，气喘吁吁地拦住他：“老魏……来，来人了。”

魏兴邦怔了一下，立即明白了，他冷静地：“来带我的？”

于盛难过地点点头：“你可挺住啊……”

魏兴邦：“叫他们稍等一小会儿。我爱人来了……再……”马上又否定了，“不，我马上走，苏蕙来了，你就说……你随便编吧。”

于盛眼里涌出泪水。

大队部门前的人越围越多。

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脸色冷冰冰的，同魏兴邦一起走出屋子。人们悄声议论着什么。

魏兴邦站在车前，看了看村外的田地，看了看村庄，看了看人群，最后掉头去看公共汽车站。那里正有一辆公共汽车到达。

他正要低头钻进车里，于盛带着苏蕙、7岁的女儿魏农跑来。他听见苏蕙带着哭腔在喊：“老魏——”他听见女儿在哭叫：“爸爸——”他看见，他们手里提了那么多好吃的！

他不敢再看，拉开了车门，钻进去。就在这时，耿长发的妻子捧着两个大饼子挤过人群，一迭声叫着“老魏”跑过来。汽车开动。人群闪开。耿妻想把大饼子塞进车窗，被押解的人伸手一挡，大饼子落地。不等她哈腰去拣，已被车轮碾成了扁扁的一滩。

汽车驶远，卷起烟尘。

苏蕙满眼是泪地望着，小魏农还举着一篮子水果跟在汽车后头呼喊着：“爸爸、爸爸——”

耿妻捧起压成一滩泥的大饼子，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20

赤日当空，挥汗如雨。魏兴邦正往砖窑里推着砖坯。“走资派”们在改造。砖坯垛后竖着标语牌，大书“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字样。

汪仲也在被改造之列，他正帮魏兴邦装砖坯。两个人像路人，互相看也不看，各干各的。

汪仲在掏烟，烟荷包是空的。

魏兴邦把自己的烟荷包扔给他。卷着纸烟，汪仲叹口气：“还有什么不能原谅我的？都是阶下囚了。”

魏兴邦：“不，不原谅。”

汪仲：“认账吧，免得——”

“不。”魏兴邦说，“我记住了耿长发打我那一扁担。”

汪仲叹口气：“照说，我跟得够紧的了。”

魏兴邦冷笑：“再紧点，就会‘解放’你，进‘三结合’了！”

汪仲：“你成天闷着，在想什么？”

魏兴邦：“我在想，我连赎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监督改造的人走过来：“汪仲！”

汪仲踩灭烟头，同那人走了。

魏兴邦自己装砖坯，擦汗的时候，看见前面小树林里徘徊着两个人，细看，是耿长发带着巧凤（也就是大妞）。耿长发手里提着个柳条篮子，盖着蓝土布。

魏兴邦把草帽檐儿向下拉拉，低头走过去。

等魏兴邦推着空车从窑里出来时，发现耿长发正在给监督者递烟、点火，央求地说着什么。那人勉强点点头。

一见耿长发领着巧凤奔自己走来，魏兴邦赶快绕到砖坯垛后。耿长发迎面堵住他。双方站住。对视好久。魏兴邦垂下头去。他看见巧凤赤着的一双小脚丫，补了又补的花裤子。

耿长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揭去盖篮布，捧出一碗饺子来。啊，又是那个刺痛魏兴邦心的大海碗，“五谷丰登”字样尤为刺眼，这对魏兴邦来说，简直是一种挖苦。

魏兴邦惶愧地不肯接：“你们……哪来的白面……”

巧凤：“俺舅借的面。”

耿长发赶紧用脚踩了巧凤小脚丫一下，巧凤改嘴说：“俺天天吃饺子……”

魏兴邦捧着孩子的脸蛋亲了亲，眼里淌出泪来。他拿起几个饺子，递给巧凤：“吃吧……”

巧凤从篮子里拿出半个糠面饼子，说：“俺吃这个……”

魏兴邦嘴唇颤抖着，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

耿长发拿起一个饺子硬塞给魏兴邦，巧凤也拿起一个往他嘴里塞。魏兴邦只得咬一口，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耿长发点起一锅烟，问：“认罪了？”

魏兴邦摇摇头。

耿长发：“能挺住？”

魏兴邦点点头。

又是沉默。过了一会儿，耿长发扣了烟锅，拉起巧凤走了。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说：“真到了没人要你的时候，俺家要你。”

魏兴邦泪水盈眶，眼前闪过一系列回忆画面：耿香妮当年捧着海碗往地瓜窖里送饭；耿老汉坟前默默的誓言……

耿长发带着巧凤走远了……

这时，汪仲扛着行李走过来。他发现了倒在草帽里的饺子，望望远去的耿长发，似乎明白了。他叹口气，说：“痛苦中的安慰……”

魏兴邦：“应该说是鞭打！”随后望望他的行李，“你‘解放’了？”

汪仲点点头，刚要张口说什么，魏兴邦抢先挡住他：“别劝我……我学不来你……只求你……别忘了送饺子的人……”

汪仲打了个唉声。

魏兴邦：“苏蕙不常在家，方便的话……”

汪仲眼睛潮湿了：“我会常去看小农的……”一边说，一边从挎包里往外掏东西：香皂、牙膏、几包香烟、手纸，还有一些零钱，放到砖坯垛上，擦擦泪水，扛起行李走了。

魏兴邦一直望到他的背影消失。

21

这已经是 1979 年了。“庆祝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标语张贴在县委门口。礼堂门口写有“三级干部会议会场”字样。

正是散会时候，干部们个个喜气洋洋，热烈地谈论着走出会场。

礼堂里，人差不多走光了。汪仲正在讲台前收拾文件，工作人员在收拾麦克风、扩音器。汪仲瞥一眼台下，发现只有魏兴邦还坐在椅子上出神。

魏兴邦清瘦的面孔上，刻满了皱纹，比从前苍老了许多。

汪仲一步步走下讲台，顺过道向魏兴邦走来。汪仲直到站到魏兴邦面前，魏兴邦才发现了他。

“你想好了吗？”汪仲关切地笑笑。

魏兴邦站起来，摇摇头：“我不能再当渤海县县委书记，我

没脸见父老乡亲……”

汪仲：“你有态度就好。地委再复议一下，我明天就回地区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大礼堂，一辆吉普车等在门前。

汪仲同情地：“你太感情用事了，何必自讨苦吃去当那个县委书记？看你这身体，到地区去当个局长多轻松。”

魏兴邦望着汪仲：“你一点压力没有？”

“我是变压器，”汪仲笑道，“你也要学会当变压器，苦恼就少了。”

“我真想骂你祖宗！”魏兴邦狠狠瞪了他一眼，快步走下台阶，却又回过头来：“去不去喝酒啊？苏蕙她们地质队休班。”

汪仲拉开车门：“我怕你饭桌上骂祖宗，哈哈……我先回招待所一趟，回头到贵府。”坐上汽车开走了。

魏兴邦沿着不算热闹的大街步行着，街上新贴了些“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之类的标语。

他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22

魏兴邦的家是在机关大院旁边的一栋平房里，还是从前那两间屋。

魏兴邦的女儿魏农正坐在门口收拾一尾鲜鱼。苏蕙扎着围裙，正扯下被衬、床单和一抱脏衣服出来，按到大洗衣盆中。

苏蕙唠叨着：“你们这爷俩呀！我再过俩月不回来，屋里都能生蛆！你瞧，盆朝天，碗朝地，还像个人家吗？”

魏农调皮地：“我们水利干部天天下乡啊，反正你不在家，眼不见为净。”

“死丫头。”苏蕙把衣物泡上水，又赶往厨房去包饺子。

这时，魏兴邦脚步沉重地走进院子。

“爸爸！”魏农提起鲜鱼，甩了魏兴邦一脸鱼鳞，女儿格格地乐起来，赶忙拿手绢给他擦脸。

魏兴邦心不在焉地笑笑。

苏蕙拿着擀面杖走出来：“老魏，快来帮我擀饺子皮！”但旋即发现他心神不定的样子，盯着他望了一阵，说：“你呀，总像被霜打的一样！落实了政策，还不开晴？”

魏兴邦洗手，不出声。

苏蕙：“不想再当县委书记，就向地委谈呗。”

魏兴邦低沉地：“老汪同意了。”顺手接过擀面杖擀皮。

魏农插了一句：“难得！你再当几年七品县令，就得折腾死！”

“你说什么？”魏兴邦脸上的肌肉一阵抖动，有些发怒的样子。

苏蕙赶紧给女儿使眼色，魏农撒娇地一笑，说：“我说错了还不行吗？干吗脸上像能刮下一层霜来？”顺手接过父亲手里的擀面杖，“爸爸，你歇着去吧。”

魏兴邦面对女儿的娇嗔样，不好说什么了，走了几步，回头说：“多炒俩菜，汪仲一会儿来。”

“汪伯伯还有脸来吃蹭饭？”魏农使劲擀着饺子皮，说：“我若是爸爸，早跟他绝交了！”

苏蕙捅了女儿一指头：“欠嘴！就会火上浇油，生怕他们打不起来！”

这时，有两个要饭的人来到机关大院一家门口。一个家庭妇女把一碗剩饭倒进闺女篮子里。

原来讨饭人正是耿长发和巧凤。

耿长发抬眼看看四周，问那妇女：“借问一声，县委魏书记家住哪？呃，从前的书记……”

那女人奇怪地打量耿长发一眼。

耿长发忙解释：“俺跟他……沾点亲。”

那女人似信非信地向旁边一指：“喏，15号。”

耿长发悄悄附巧凤耳边说了几句，巧凤点头，耿长发离去了。

24

饺子刚刚下锅，有人敲门。

魏农向妈妈扮了个鬼脸，故意冲门外说：“哪来那么多规矩？这不是地委大院！”

门开了，不是汪仲，却是一个和魏农年龄相仿的乡村丫头，头上盖着蓝土布帕子，挎着一只柳条篮子，里面有一个蓝花大瓷碗，篮子里扔着几块半拉馒头、窝头。一望可知是个讨饭的。这讨饭的姑娘长得很秀气，和魏农长得像极了，苏蕙愣愣地望着她。

魏农问她：“要粮要钱？”

巧凤：“要饭还能嫌馊吗？给啥俺都念佛。好大姐，行行好吧。”

魏农扑哧一下笑起来：“嘴好甜！你一个姑娘家……”

巧凤：“你说俺寒碜？不偷不抢，有啥寒碜的？”

魏农摸钱包，掏钱。

苏蕙：“等等，饺子一会儿就熟。”同时仍然不住地打量着巧凤，又望望魏农，问：“你是榆树庄的？”

巧凤：“俺脑门儿有帖？”

苏蕙更显得激动了：“你姓辛？”

巧凤和魏农都惊奇地望着苏蕙。

苏蕙捞了一笼饺子，倒进巧凤的蓝花“五谷丰登”大海碗中，朝屋里瞄了一眼，悄声对巧凤说：“你，快走吧。”

巧凤调皮地眨眨眼故意不走：“魏书记不在家？”

魏农更奇怪了：“你咋知道我家是——”

“鼻子下没长个嘴？”巧凤一边说，还一边向屋里探头张望。苏蕙显然有点发慌，有意挡住里屋门，生怕魏兴邦听见。哪晓得，魏兴邦早已走出门来，拦阻也来不及了。

魏兴邦打量着巧凤，巧凤的脸幻化成耿香妮的面容。他问：“你小名叫大妞，对不对？”

巧凤眨眨眼：“怪不得俺舅说您能认出俺来！”

魏兴邦动了感情，伸手拉她：“快进来！”

“俺脏！”巧凤向后缩着，“您知道俺还在要饭，就没白来。”说摆，推门就往外走，魏兴邦追了出来：“巧凤，你等等！”

巧凤站住。

魏兴邦低声问：“日子……还不好过吗？”

巧凤冷冷地：“这您还看不出来？”

魏兴邦有如挨了一棍子，哑了半晌，说：“你……是故意到我门口来要饭的？”

“没准。”巧凤说，“走百家门，串千条街，哪个门不兴敲？”说完，挎起篮子走远了。

望着巧凤的背影，魏兴邦有如酸风刺目，一阵阵难过。

25

巧凤的身影消失在闹市中。

魏兴邦站在街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前幻化出 1960 年

他亲手埋在长青河畔的耻辱碑，啊，没有洗去的耻辱啊……

一辆吉普车开来，在院前停下，汪仲走下车来。汽车开走。

魏兴邦迎上去，拧着眉头，说：“我，同意了。”

汪仲眨眨眼：“同意什么？”

魏兴邦：“重任渤海县县委书记。地委令一下，我就上任。”

汪仲打量着他：“你是属猴的呀，一日三变？方才你还……”

魏兴邦：“别说了，我决定了。走，进屋去吃饭。”

汪仲边走边说：“你还没受够那份罪呀？当个局长多轻松？”

魏兴邦叹口气：“不去不行。我欠着……农民的债呀！”

汪仲只好说：“你不后悔就行。”

26

晚饭显然吃过了。汪仲已经走了。魏农、苏蕙正在收拾碗筷。

魏兴邦点起一支烟，吸着，问女儿：“小农，你们水利局干什么呢？”

“打机井呗，”魏农说，“一个庄一个庄地转，咱县这碱地，光靠打井也压不下碱去。”

魏兴邦：“过几天，我带你们水利队走一走。”

苏蕙担忧地：“你真铁心了？”

魏兴邦长叹一声，闭上眼睛：“你别劝了，不把渤海县变过来，我心里针扎一样难受啊！”

苏蕙：“挨那一扁担，还不够吗？”

魏兴邦深情地：“也许没那一扁担，也就没有今天这种心情了……”

27

魏兴邦走马上任了。

荒凉的大地，白花花的碱土，狂风肆虐，把刚刚返青的鲁北平原搅得一片昏黄。

在一片黄土岭后头，冒出一些人来。为首的是魏兴邦，拄着一根棍子，浑身上下是灰土。魏农也在队伍中。耿长发是向导。人们分别扛着测量标杆、水准仪之类的东西，个个风尘仆仆。

他们来到黄河北岸高阜处，望着浑黄的浊流，魏兴邦说：“引黄压碱这是惟一的办法。”

县委办公室主任于盛说：“只是，怕太费钱。”

“这些年，把钱拿去打水漂，可没人心疼过。”魏兴邦说，“地方财政的钱全豁上，县委大楼、招待所，统统不建了。”

魏农：“棉花不怕碱地。”

魏兴邦：“今年就种它 50 万亩！”

于盛：“只是社队太穷了，要钱没钱，要物没物，出工不出力。”

“大包干！”魏兴邦说，“早该这么干了。”扭头问耿长发，“老耿，农民能跳脚乐吧？”

“那还用说？”耿长发叼着小烟袋，说：“只怕，你们拉橡皮筋呀……”

魏兴邦：“吃了那么多苦头，还没吃够？当干部的也不轻松啊！这回中央总算给咱找到光溜道了。”

耿长发：“若真大包干，那，到秋后，拔根汗毛都是钱！”好多人都乐了。

于盛：“听说搞责任制，地委也有分歧。”

魏兴邦：“缠过足的人，冷丁放开，还不习惯呢。”

于盛陷入深思。

28

长青河畔，荒草萋萋。在荒草中露出已经歪斜的黑花岗岩石碑。

魏兴邦和女儿魏农来到碑前。

魏农：“这就是你埋的那块吗？”

魏兴邦痛苦地：“它压在我心坎上快 20 年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魏农劝慰地：“那时，大家不是都一样？”

“都一样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父女俩默默无言。

一个拾粪人从路边走来。

魏兴邦认出他来，是刘辉。刘辉也认出他来，扭身想躲开。

“刘辉！”魏兴邦叫住他。刘辉垂着头站住。

魏兴邦递给他一支烟：“你恨我？”

刘辉摇摇头，低头抽烟：“俺恨自个儿。没白蹲两年监狱，俺是自做自受。”

魏兴邦：“这几年过得好吗？”

刘辉抬起头来，没有正面回答，却眼巴巴地望着魏兴邦：“老魏，放开胆子干吧，俺落了魄，总算知道咋干是对的。”

魏兴邦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摇着。

29

地委大院，好多干部正向会场走去。

魏兴邦同县委副书记周承、办公室主任于盛等一群干部走进

大院。

一个干部从收发室里探出头来：“老魏，汪书记在办公室等你。”

魏兴邦同周承说了句什么，向办公大楼走去。

汪仲正坐在办公室里等他，一见魏兴邦进来，忙关紧房门，拿出一盒好烟丢给他。

魏兴邦抽着烟，问：“怎么，先给我吃点小灶？”

汪仲乐了：“你知道就好，听说你要在县委书记会上放炮？”

魏兴邦：“你别害怕，现在我还不想打横炮。”

汪仲：“唉，我最怕你这属牛的人。”

魏兴邦：“属乌龟倒好，脖子有伸缩性。”

“我不跟你抬杠，”汪仲认真地说，“你倒会骂人！这个会你光出耳朵就行了。你呀，这么扯旗放炮地搞大包干，也不想想后果！”

魏兴邦：“我这一辈子没弄好一个县，死都闭不上眼睛。”

汪仲：“你不要以为地委有几个书记支持你，你就放开胆子干，历史的教训不能忘！”

魏兴邦激动起来：“是不能忘，血的教训！我原以为你当了一回‘走资派’，会明白一点儿，你左得那么厉害，还批你右，你保的不就是你的乌纱帽吗？”

汪仲：“现在，大包干对不对，省委都还在争论。”

魏兴邦：“试验的结果大得人心。”

“用得着试验吗？”汪仲冷笑道，“这办法，我们老祖宗试了两千年了！”

魏兴邦：“你这样看责任制？”

汪仲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材料，扔给他：“你看吧！你们县有十几个公社书记联名打辞职报告了，他们说得没有一点道理吗？辛辛苦苦 30 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魏兴邦看也不看，说：“我若有权，我马上撤你的职！”说罢，摔上门走了。

30

晚上，魏兴邦在家里伏案看一张水利施工图。

魏农和巧凤闯了进来。巧凤手里提个油桶。

魏农：“爸爸，地区的会散了？”

“啊，”魏兴邦对巧凤说，“你们俩怎么泡到一块来了？”

“巧凤来换柴油，”魏农说，“浇地柴油不够。”

魏兴邦望望油桶：“在哪儿买的？”

“换的，”巧凤说，“10斤香油，换10斤柴油。”

魏兴邦：“香油一斤两块五，柴油才几毛钱，太亏本了。”

“10斤柴油浇2亩地，”巧凤说，“多出200斤皮棉，就是500元哪！”

“会算账！”魏兴邦沉思起来。

“谁要你帮着算账？”魏农提醒地说，“还不明白？”

“噢，”魏兴邦懂了，“像上回专门找我家门槛儿要饭一样，又来将军了！”

两个姑娘哈哈大笑起来。

“好，明天我就叫人去调柴油。”魏兴邦说，“成本毕竟太高，引黄工程完了，那才能真正不靠老天爷吃饭。”

魏农给巧凤端来洗脸水，拿香皂、洗发露、雪花膏。

魏农给巧凤对着镜子梳头，镜子里映出她们极为相像的脸。

魏农笑了：“巧凤，人们都说咱俩像，你看！”

巧凤也笑了：“若不，俺舅妈能总把你喊成巧凤吗？”

魏农搂着巧凤的脖子问魏兴邦：“爸爸，你看，我俩像不像一对双？”

魏兴邦的头从图纸上移开，注视着两张笑脸，说：“像，像。”

这时，苏蕙突然出现在门口。

魏农扑过去：“妈！爸爸，妈回来了！”魏兴邦回过头来。

苏蕙抚摩着女儿的头，笑问巧凤：“巧凤来了？这回，日子好过了吗？”

巧凤：“俺舅说，戴着蒙眼儿，瞎转了好几圈，总算上正道了！”

魏兴邦和苏蕙都乐了。

魏兴邦问苏蕙：“你好像不到休假日子吧？”

苏蕙拿出些好吃的，分给巧凤、魏农：“去吃吧，我和你爸说点儿事。”

魏农噘了噘嘴，还是同巧凤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魏兴邦给妻子端来一盆水，拿来一整袋洗发露。

苏蕙拿起洗发露，乐了：“真看我脏啊。”魏兴邦笑了。

苏蕙没忙洗头，坐下来，审视着丈夫：“你，好像挺乐呵。”

“什么话？”魏兴邦说，“几十年没笑出来，都攒到一块了。”

“这就好，”苏蕙说，“这老汪，吓我一跳。”

“老汪？”魏兴邦提高了警惕，“你见到他了？”

“是他把我接回来的，”苏蕙说，“你们吵了半辈子，还吵不完，我是他请下山来拉架的！”

“你别提他，”魏兴邦气呼呼地说，“我再也不会同他吵了，没意思，一个市侩！”

苏蕙：“他一片好心。”

魏兴邦：“你别给他当说客。”

苏蕙：“我是担心你……人家汪仲总是平平稳稳。”

“我宁可摔得鼻青脸肿，也不像他那样做人。”魏兴邦转而兴高采烈地说，“你别担心，国务院、农委支持我呢！过几天就来

总结责任制经验。”

“是吗？”苏蕙也受了感染，打开头发。

魏兴邦挽挽袖子：“来，我给你洗头。”苏蕙一笑，没有拒绝。

巧凤和魏农探头看见，捂起嘴相视一笑，关上了房门。

31

柳家公社。

魏兴邦正和公社书记肖玉山谈话。窗外社员围了厚厚一层，在偷听。

魏兴邦：“看过你的辞职报告了。县委同意。”

“啊？”肖玉山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惊愣地望着魏兴邦。

窗外社员露出喜色，窃窃私语。

魏兴邦：“你不提出辞职，县委也考虑撤掉你了。因为你抵制中央推行的责任制的政策！”

肖玉山软了：“我……觉悟……低，一时没跟上。”

“从前你可能跟得上啊！”魏兴邦说，“同志，为乌纱帽做官，那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肖玉山流汗了：“魏书记，我……能不能戴罪立功？”

“那当然可以，”魏兴邦说，“新书记明天才能到，你没办法接前，当然要工作。”

肖玉山：“我……今晚就把那……几个大队……都大包干了！”

窗外的人兴奋极了，也有人露出解气的神色。

魏兴邦：“老实说，我现在还信不着你，咱们一起到侯家营去。”

肖玉山答应一声。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进院子。司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对魏兴邦说：“老魏，县委有急事，叫你连夜回县去！”

魏兴邦迟疑了一下，关照肖玉山：“你别当儿戏，我明天早晨就赶到侯家营去。”

肖玉山连连点头。

魏兴邦这才出门上车。

32

汽车一直开进县医院大门。

魏兴邦察觉了，问司机：“哎，怎么……”

汽车已刹住。他看见于盛、周承等好多人拥过来。

魏兴邦跳下车。于盛对他说：“你别着急，苏蕙摔伤了。”又向他介绍一个干部，“地质大队郭队长。”

魏兴邦草草同郭队长握握手，向医院病房走去。

苏蕙刚好被抬上手术车，一群医生、护士跟着。魏农在一旁抹眼泪。

看来苏蕙没伤着要害，她清醒着，满脸疼出大汗。

见魏兴邦赶来，手术车停住。魏兴邦弯下腰去：“苏蕙——”

苏蕙眼里涌出泪水，死死地攥着他的手：“这回……再也不能爬山了，我……可以待在家里了，唉，我不是个好妻子……”

“别说了，”魏兴邦说，“是我不好……”

苏蕙：“你别担心，只是一点伤……”

一个医生拍了拍魏兴邦。他赶紧松开苏蕙的手，看着苏蕙被推走了。

手术室外。魏兴邦呆坐着。于盛、魏农也在。

于盛安慰地：“腹部有点挫伤，医生说没事。”

33

手术室大门洞开。手术车推出来。魏兴邦等几个人围上去。

医生摘下口罩：“很顺利，7天就能拆线。”

魏兴邦看看熟睡的苏蕙，掖掖被角，松了口气。

他跟进病房，几个女病号都盖上了被子。魏兴邦对魏农：“你守在这儿。”

魏农点点头。

医生：“你有事忙吧，明天早晨麻醉才能过劲。”

魏兴邦把女儿叫到一边：“你别离开。我还得去一趟侯家营，不放心。”

魏农点点头：“那，你明天早晨可来呀！”

魏兴邦：“一定。”

34

天亮时分，魏兴邦从乡下赶回来，眼睛网满血丝，提着一网兜罐头、食品。

他径直闯入苏蕙的病房。

那张床是空的，被子已经卷走，两个护士正向床上喷洒药水。

魏兴邦呆住了。几个同室的女患者发现了他，有的流泪，有的背过脸去。

魏兴邦突然意识到什么，大声问护士：“她——”

一个护士沉痛地：“太意外了，天亮前，她患心跳猝死症，没抢救过来。”

食品落地，他发疯一般跑出去。

魏兴邦痴呆地坐在太平房门口。于盛等好多人围在那里。

魏兴邦走过去，抱住女儿痛哭：“我……对不起你妈妈呀……”

女儿的泪仿佛哭干了，木头人一样，目光迟滞，任父亲摇晃着。

于盛带着一个人走过来：“老魏，李院长来了。”

魏兴邦同李院长机械地握手，一阵眩晕，差点倒下去。人们上去扶他。

于盛：“他太累了，快扶他去休息。”

35

转眼已是秋天，一片丰收景象。玉米上场，地里棉桃如雪，棉田里到处有人在摘末排棉桃。公路上，驴车如梭，都是去卖皮棉的。

集市上热闹极了，商品如山。

在水利工地上。魏兴邦正和一些技术人员测量。魏农掌握水准仪。

第一批民工已到工地，正搭帐篷。

耿长发带着榆树庄的民工也是刚到，正在卸车。长成棒小伙子的儿子耿祥、耿荣也来到工地。

耿长发问赵双喜：“爷们儿，几点了？”

赵双喜看表：“10点。耿大伯，今年腰粗了，治块表呗。”

耿长发：“那咋的？马粪蛋子还有发烧的时候呢！”

耿祥在饮牲口：“有表，你也不认得点儿！”

耿长发：“叫俺孙女帮着看点儿！”

周围的人都乐了。

刘辉：“老耿爷们儿，粮食能过万吗？”

耿长发：“过得了！”

刘辉又问：“抓钱也得过万吧？”

耿长发：“过得了。”

赵双喜：“卖商品粮也能过万？”

耿长发：“三过万！”

赵双喜：“小心，露富了！”

耿长发：“一没劫道，二没砸银行，汗珠子换来的，怕啥？”

魏兴邦走过来：“那你可就是耿三万了！”

人们都笑起来。

有人说：“就怕兔子尾巴，长不了。”

耿长发：“这么干法，叫干3年就行，垫了底，再吃大锅饭俺也不冤了。”

“放心吧，”魏兴邦说，“吃大锅饭不叫社会主义。”

赵双喜：“再割资本主义尾巴，耿大伯，可够你瞧的。”

耿长发：“那还不得连脑袋都割去？”

人们哈哈大笑。

耿长发悄声对魏兴邦说：“俺家新房盖成了，今晚上……到我那喝两盅，你和小农都去！”

魏兴邦：“好啊，乔迁之喜！”

36

水渠工地，土石方工程都开工了。挖土的、推车的、打石头的，一片热烈气氛。

老石匠戴着花镜在下鍮子。刘辉汗流浹背地在抡大锤。

魏兴邦推着独轮车路过，停下来，扔给他们各一支香烟。

魏兴邦：“老石匠，护坡石不会拖工程后腿吧？”

老石匠：“拉不了松套。”

魏兴邦：“祖传手艺？”

老石匠：“到俺是第三辈子了。从俺爷爷起，就叨咕着，若能打一块德政碑，那也算福气……”

魏兴邦受了触动，默默不语。

老石匠瞥了魏兴邦一眼：“那年，你要那块碑，俺后来琢磨过味来了，唉，那不能怨你呀……”

魏兴邦仍不语。

老石匠：“这回，你积德了，有朝一日，俺给你打一块大理石德政碑！”

周围的几个人都笑了。

魏兴邦问刘辉：“材料你写了？”

刘辉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递过去：“辛兆海早该平反了。”

魏兴邦：“县委马上研究。”

37

还是在水利工地。魏兴邦挥着大镐。魏农在高处支着三角架测量。

忽然，魏兴邦扬起的大镐停在半空，无力地垂下，脸上现出痛苦的痉挛，他就势蹲下去，用镐把抵住小腹。

人们围过来：“怎么了？”

魏农跑来：“爸爸……”

耿长发叫着：“快，找大夫！”

疼出一脸大汗的魏兴邦勉强笑着直起腰来：“都去干活，岔气儿了。”

女儿半信半疑地走开。

耿长发：“走，坐我的驴吉普，回庄去歇歇。”魏兴邦答

应了。

驴车向榆树庄慢慢地走着。魏兴邦半躺半坐在车上，望着农村新貌，拳头顶在右腹部。啊，公路上赶集归来的农民，车上拉着电视机、缝纫机等高档商品，个个喜气洋洋。望着丰收的田野，他不禁想起从前的事情：耿香妮捧着“五谷丰登”图案的海碗；民工们在工地上捧吃掉渣的代食品窝窝头；衣衫褴褛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他吃卷子；耿香妮的死；耿长发抡起来的扁担；小镇桥头辛兆海弃婴……

“过去了，都过去了。”他喃喃地说着。

耿长发捅捅驴腩，驴走快了些。

“你该喘口气了，俺知足了……”

“社会主义谁都没搞过，难免深一脚浅一脚，总算摸到正路了。”魏兴邦说，“若打板子，该打干部们……”

“将心比心……”耿长发说，“从前是穷急了。”

魏兴邦：“你妹夫还不回来？”

“打信来啦。”耿长发说，“平了反，穷窝子闹富了，他还不能两条腿往回跑？就这一半天的事。”

魏兴邦眯起眼睛，任驴车摇晃。

耿长发：“耿香妮没福，没赶上好时候……也不知二妞落在什么人家……”

魏兴邦讷讷地：“会找到的，会的……”

38

黄昏时分。

显然是一个外地人走进榆树庄，一路上眼睛不够使似的，看着一幢幢新房，望着户户门前晾晒的苞谷、麦子、棉花桃。当年下关东的辛兆海回来了，一根扁担挑着个小行李卷。

老榆树旁井台上，有两个人正在打水。拧轱辘的赵双喜瞪大眼睛望着走近的辛兆海，当他认出来时，一惊，轱辘把不觉松开，隆隆转着，柳罐斗掉下井中，他急急忙忙拎起空桶走了。

另一个人觉得奇怪，扭头一望，也发现了辛兆海，想躲已来不及了，他是前公社书记刘辉。他只能背向大路，把草帽压到眉梢上。

辛兆海偏偏向井台走来，撂下行李卷，说了声：“爷们儿，给口水喝。”

刘辉不敢回头，说：“管够。”

辛兆海听得声音耳熟，却看不见刘辉的脸。趴在水桶边咕嘟咕嘟喝了一阵凉水，站起来。在刘辉转身往另一只空桶里倒水的当儿，四目相对，辛兆海情不自禁地抽出了扁担，一步步逼近。

刘辉惶恐胆怯地向后退了一步，站住，说：“爷们儿，打吧。”

扁担扬了起来，在空中停了半晌，辛兆海终于扔下了。

刘辉反倒抱住他：“打呀，你打俺一顿，俺心里就踏实了。”

辛兆海叹了口气：“俺下不得手啦！坐2年牢，俺心里就……”他推开刘辉，拎起行李卷走了。

刘辉眼里涌出泪来。

辛兆海来到一片废墟前，这是耿家住了几代的土屋。他呆立了一会儿，问一个孩子几句什么，孩子用手指了指村口老碾房附近的一排新瓦房。

辛兆海向新房走去。

好气派的砖门楼，门扇上贴着“五谷丰登”红方纸，一溜10间大瓦房，窗明几净。

他悄悄推门进院，转过影壁墙，看见宽敞的院落里鸡鸭成群，左面厢房后猪栏里有5头肥猪正在吃食。仓房门没关，粮食堆得大仓满、小囤流。

黄昏的余晖投到窗户上。听得见上房里笑语喧哗声。辛兆海好像没有勇气闯进屋子，又好像对这一步登天的生活太陌生，他坐到照壁前的小板凳上，掏出小烟袋，点着。火星闪亮。

“你爸爸怎么还不来？”屋门开了，耿长发送出魏农说：“快去找来！”

魏农答应一声，关上房门跑出来。

辛兆海蓦地抬起头来，双目紧盯着魏农。魏农的脸，一下子幻化成耿香妮的脸。

辛兆海抖着，站起来。

魏农发现了辛兆海，问：“同志，你找谁？”

辛兆海嘴唇抖动着，流出泪来。

“你怎么了？”魏农觉得奇怪。

“就找你呀！”辛兆海说，“苦命的大妞，俺是你爹呀！”

魏农愣了一下，立刻猜到他是谁了，回头往屋里跑：“巧凤，快来呀，你爹回来了！”

认错人了，辛兆海有点纳闷。

喊声未落，屋子里拥出一大堆人来。耿长发抢先跑过来，叫一声：“我的妹夫哟——”

两个人抱头痛哭。耿妻也在抹眼泪，耿长发拉过巧凤：“傻闺女，还愣着，快认你爹呀！”

巧凤哽咽着上前叫了一声：“爹！”

辛兆海拉起巧凤的手，说：“孩子——”说不下去了。他侧过脸去，疑惑地望望魏农，问：“那这妮子——”

耿长发：“难怪你认错，这闺女长的和巧凤就是像，她是老魏的闺女。”

魏农文静地叫了声：“大叔。”

辛兆海给耿妻做了个揖：“谢谢嫂子，把大妞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说着又掉泪。耿妻也哭，一家人都在抹眼泪。

还是耿长发提醒说：“这是喜事，别哭起来没完，快屋里坐，酒桌上有多少话说不完？”

人们这才簇拥着辛兆海进屋去了。

39

魏农同魏兴邦快步向耿家走来。

魏农笑道：“真逗！巧凤她爹管我叫闺女。”

魏兴邦浑身一震，情不自禁地望了魏农一眼，没说什么。

魏农：“爸爸，你叫公安局给查查呗，把二妞找到，叫他们一家人团圆……”

魏兴邦心里好不难过，他说：“不用那么麻烦的……”

魏农有点奇怪地望了父亲一眼。

40

刚吃罢晚饭，正在往下撤桌子，儿媳妇端上茶来。

耿长发的小孙女富妞在摆弄爷爷手脖子上的新表，巧凤看见，故意问：“舅，几点了？”

耿长发：“你那表几点，俺的就几点！”巧凤和众人都笑了。

耿长发对魏兴邦说：“这闺女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欺侮俺不识字。”

魏兴邦：“刚买来？”

耿长发：“今儿个才从集上捎来，还带礼拜天（日历）呢！”

一家人都乐了，大家围着炕上的茶桌吃花生、大枣、喝茶，乐乐呵呵。

魏农偎在魏兴邦怀里。

巧凤手划脸蛋羞她。

魏兴邦：“我这闺女娇惯坏了。”

耿妻：“可惜她娘那么好个人了。”

耿长发瞪了老伴一眼。

魏兴邦眼神忧郁，他望望女儿，望望辛兆海，问：“你们看巧凤和魏农像一对双？”

“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耿妻说，“俺眼神不济，老是喊错。”

魏兴邦抚摩着魏农浓密的头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像自语地说：“你们……都是好眼力呀！”

人们都有点纳闷，望着他，不知所云。

魏农摇着爸爸的胳膊：“爸爸，您说什么？”

魏兴邦痛绝地：“小农啊，去认你亲爹吧，你就是巧凤的妹妹二妞啊！”

所有的人都呆了。你看我，我看你，屋子奇静。

魏农愣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傻了一样。

“是真的。”魏兴邦含着泪说，“兆海，当年我不敢出头要啊……”

辛兆海趴下去就给魏兴邦磕头：“俺替香妮给你磕头了……”

魏兴邦扶起辛兆海：“你这是咋了？这是大喜事呀，你们一家又团圆了。”

辛兆海：“你……何必呢？俺5尺汉子养不活亲闺女，哪有脸认啊？”

“这能怪你吗？”魏兴邦抚摩着依偎在怀里的魏农说，“孩子也不会怪你的……”

“别学娘们儿样，哭啥鼻子！”耿长发说，“也甭说谁亲谁疏，咱……本来就是一锅搅马勺的亲人嘛！”他自己抽咽得比别人都凶。

魏兴邦悄悄捅了魏农一下，意思让她喊“爹”，魏农却垂下

头去。辛兆海看在眼里，别过脸去：“你……多余捅破这张纸呀……闺女是你养大的，俺还能往回要吗？要了人，要不了心啊……”

41

月亮照进屋子里，耿家男女老少团团围坐，连孩子都不闹，好像等待着什么庄严的仪式。

盘腿坐在炕上的耿长发说：“去请老魏！”

巧凤：“他们要上周店公社呢。”

“那我去请。”耿长发要下地，“他不能驳我面子。”

巧凤拦住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撇嘴：“钱烧的！”

耿祥媳妇春菊端来一个铜脸盆。耿长发洗过手，魏兴邦和魏农跨了进来。

魏兴邦半开玩笑地：“钱多得数不过来，要我帮忙点票子？”

耿长发让座：“俺不怕你笑话……”

魏兴邦笑眯眯地坐下。

耿长发咳嗽一声，向耿祥伸出手去。耿妻打开躺柜，拿出一个包袱，递给耿祥。耿祥传给爹。

耿长发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包袱，露出11沓10元票来。

全家人眼睛都盯着钱。富妞尖叫起来：“呀，真多！”

耿长发抚摩着钱票子：“从前干一春带入夏，到老秋，会计也没摸过这么多票子啊！老魏，俺叫你来是开开眼，把俺耿三万发家的事告诉党中央……”他的眼睛湿润了。

耿祥有点不耐烦：“净哄些不咸不淡的！”

“你吃几年咸盐！”耿长发说，“小兔崽子，忘了你那年趴在人家猪食缸里抢酒糟了！”说着，冲魏兴邦说：“俺要把钱取回来过过数，用手摸一摸，这哪不对？”

魏兴邦笑眯眯地点头。

耿长发打开一捆钱，往手指头上吐点唾沫，笨拙地数起票子来。他也推给辛兆海一沓。

耿荣：“新票，钱号都挨着，错不了！”

耿长发不理，仍旧数下去。

数过一遍，他推给老伴：“你也数一遍，沾沾财气。”

富妞嚷着：“俺也要数！”

耿长发：“都数，一人一遍。”

巧凤捅了魏农一把，“这是过的啥瘾？”魏农忍不住要乐。

魏兴邦瞪了她俩一眼。

二儿媳妇秋荣捻起一张簇新的票子，说：“听人家说，里头有个水印儿，是天安门呢！”

巧凤：“得冲亮看。”

秋荣和春菊果然冲灯照起来，富妞伸过头去：“俺咋没看见？”

耿妻也伸过头去：“可不是，水灵灵的，可咋印上去的呢？”

富妞拍起小手：“俺看见了，看见了！”

一片数票子的刷刷声。

魏兴邦眯着眼，吸着烟，他也陶醉了。听着刷刷的点钞声，他眼前出现多少回忆啊，他仿佛听到另一种刷刷声，那是逃荒者脚踏枯叶的声音……

耿香妮的影子再现，捧着印有“招财进宝”图案的储钱罐，她在说：“说不定哪辈人，就把它装满……”

魏兴邦看见，小富妞正抱来那个陶制储钱罐，“招财进宝”的字显得那样大而真切！孩子摇晃着，哗啦啦震响，这一天来到了！

魏兴邦又看见了天真的耿香妮，她好像在说：“那时你还给俺当区长！”“我当区长有什么好？”“你跟俺贴心啊……”

魏兴邦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可他是在笑着，和这一家人一样，笑着……

为了两角派饭钱，3个孩子当着魏兴邦的面争抢、撕作两半，耿妻心疼地夺去，打了孩子两巴掌，说：“还指望它买2斤盐呢！”……

怒目圆睁，挥起扁担打在魏兴邦身上的那一下……

这一切都过去了，苦难的日子！

这时，耿长发拆开一捆钱，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不偏不向，每股分二百，置点啥，个人做主。”说着，把分开的钱放到春菊、秋荣、巧凤面前。魏农也有份儿。魏农推了回去。

富妞抱来她的小储蓄罐，哗啦啦地晃着：“还有俺呢！”

耿长发接过他的钱罐，晃晃：“嗨，快满了！”咱耿家几代人，也没有富妞这么趁过呢！”他流出了幸福的泪水，把一张10元票子塞给了富妞，问她：“你攒钱干啥呀？”

富妞一歪脖，说：“上学，买铅笔。”

“对对。”耿长发说，“俺耿家世代代睁眼瞎，如今，祖坟冒青气，也该出秀才了！”

望着富妞手里那张票子，辛兆海感慨万端地说：“当年，俺手里若有这么一张票子，也……不至于把二妞……”

魏农心酸地抹起眼泪，走出房门。

巧凤说：“爹，别说了，俺妹这不是挺好的吗？”

耿长发拍拍炕沿儿，叫魏兴邦坐过来。他说：“俺知道这钱是咋来的，你的心血、俺的汗。可从前少流了吗？还不是年年拿起讨饭棍！”

魏兴邦：“这是头一年打底。”

耿长发：“俺不求多。这么干法，再叫俺干3年就行。那时再归大堆，俺也无怨了。”

魏兴邦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说：“老哥，你把心放回去吧？

几十年来，苦头还没吃够吗？”

耿长发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比俺苦啊，俺知道，你为俺们受处分……俺只怕你顶不住啊！”他又流下了热泪。

魏兴邦：“我一个人当然顶不住，有中央给咱撑腰、领道哇。”

耿长发又拿起一沓钱，摆到魏兴邦面前：“俺不能属犁碗子的——往一面翻土。这是还你的！”

魏兴邦：“你乐糊涂了吧？你什么时候欠过我的钱？”

耿长发：“你给俺把二妞养大成人，俺再给你两千，也还不回这个情啊！”

一席话，说得辛兆海惭愧地垂泪。全家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魏兴邦，异口同声地说：“你可得收下呀！”

魏兴邦眼含热泪，说：“这就外道了。当年你和耿香妮讨饭把我救活，若讲欠情，我该欠你们多少？”他说罢，站起身来。

42

夜深沉。耿家上房笑声阵阵。

一条黑影在耿家院子里来回走动，忽而走近停下，忽而又离开。

这是会计赵双喜，听着上房的欢笑声，赵双喜脸上越发愁苦难捱。

他仍然在院里走来走去。

43

各屋都熄了灯。下屋辛兆海没睡，在抽苦烟，魏兴邦在看文件。

魏兴邦催他：“睡吧。都好了，还犯啥愁？”

辛兆海：“那 5 麻袋粮……俺背黑锅呀！”

魏兴邦正要说什么，赵双喜推门进来，手插兜中，惭愧、六神无主的样子。魏兴邦给他让座。

“爷们儿，怎么像霜打似的，”辛兆海说，“俺刚回来，都乐不够呢！”

赵双喜流出了泪水。

魏兴邦注意到了，问：“碰上什么难心事了？”

赵双喜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他俩面前：“俺不是人……”

辛兆海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尾，急忙拉他起来。赵双喜死也不肯起来。

魏兴邦望着他。

赵双喜抖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十元票子，双手捧到炕沿儿上，说：“老魏，这 1 000 块钱，你收下，俺才能说。”

辛兆海跺跺脚：“你鬼迷心了？”

魏兴邦似乎明白了，说：“好，你起来说吧。”

赵双喜站起身，惭愧地说：“喝凉水、吞赃钱，早晚是病，俺害得辛大哥好苦哇！这块心病压了俺整整 19 年啊……那 5 麻袋粮……是俺，是俺……”

辛兆海看看魏兴邦，不知说什么好。

“魏书记、辛大哥看着办吧，”赵双喜说，“谁让俺黑了良心、人穷志短呢！”

“好兄弟！”辛兆海一把抱住他，“俺不怪你……”

魏兴邦扳住赵双喜的肩头，说：“一不抓你，二不批你，你良心发现，这就够了！”

赵双喜给他行了个大礼，扭头跑了出去。

44

天上，皓月星稀，地上蛙鸣成阵。

魏农倚偎在魏兴邦胸前，父女俩走在长青河畔土路上。

魏农娇嗔地问：“爸爸，您何必说破呢？”

魏兴邦：“这事，在你爹心上坐下一块病呀，日子过得越好，这病越疼，我不能太自私啊！”

魏农扑哧一笑：“那你不怕我飞走？”

“小傻瓜！”魏兴邦说，“感情可不是一只袜子，说扔就扔了的。小农，你管他叫爹了吗？”

魏农噘起嘴：“叫不出来。”

“不行，”魏兴邦说，“你不叫，你爹更难受。”

魏农不语，过了一会儿，说：“爸爸，现在你该喘口气了，还这么深更半夜串村走庄！”

“还不到喘气的时候，”魏兴邦说，“引黄工程成功，咱县才能甩开天老爷吃饭，周店那一段工程出了问题，我不去不放心。”

魏农：“可您，老是胃疼，也不去看病……”

魏兴邦：“胃病谁没有？你不兴在汪伯伯面前大惊小怪！”

“若妈妈在，就好了……”魏农说，“你太苦了。”

“若讲享福，”魏兴邦说，“我就不来当这个县委书记了，苦中有甜啊！”

他们走过一道溪水独木桥。

45

又是一年春草绿。抽水机轰响，水泵抽出的清水哗哗淌进棉田。

引黄灌渠进入尾声，车辆如梭，横跨长青河的引水渡槽凌空飞架，巨大的泄水闸门正在紧张浇筑。

魏兴邦在工地劳动，和技术人员看图纸。

长青河上运水泥、钢材的船来往如梭。

魏农在检查闸门焊接质量。焊花和电焊弧光闪闪。

魏兴邦显然又腹痛了，用镐把顶在腰间，仍在指挥。

辛兆海的独轮车装得像小山一样，汗流浹背。

46

魏农正在闸门下检查焊缝。

辛兆海推车走来。他看见了女儿，呆呆地朝下望着，一失手，小车倾翻，一车土翻下闸门。

魏农历声大吼：“往哪儿倒？”并且噤噤地跑上坡来，正要训人，认出是辛兆海，怔了一下，转身要走。

辛兆海眼里涌出泪水：“闺女……俺知道你恨俺……要骂，你骂俺一顿，也别……这么不冷不热……”

魏农转身站住了，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抬起泪眼，喃喃地说：“爹，俺不怪你……”

辛兆海狂喜，满眼是泪，扔下独轮车，奔过去，掏出一块手帕，打开，里面包着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双手捧给女儿：“俺……买小半年了，你识文断字用得着。”

魏农双手接过。

辛兆海：“俺这就知足了……往后……你好好孝敬老魏吧，你不恨俺，就行了……”抬起袖子擦擦泪，推起车走了。

临风而立，望着他的背影，魏农也流出了热泪。

47

水利工地上。有人附魏兴邦耳畔说了句什么。魏兴邦有点不情愿地放下手里的红绿旗，穿过喧闹的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子前，眼前是河水。河边公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

魏兴邦看见，汪仲叼着烟，在河边走来走去。

魏兴邦走过去，挖苦地：“你不是又来下处分令，或者教我处世哲学吧？”

汪仲转过身来，一脸苦涩相。他声音很低地说：“我们之间的争论，永远结束了，30年啊！”他眼里闪着泪花。

魏兴邦望着他，有点异样的感觉：“你认输了？”

汪仲从兜里抽出一份报纸，递给他。魏兴邦看看，头版大标题是：渤海县实行责任制，三年三大步！

魏兴邦：“就凭这个？”

汪仲：“至于为什么，你别问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魏兴邦：“你调动了？你应该撤职！”

“和撤职差不多，”汪仲说，“离职学习。”

汪仲沉默了一会儿：“这回，我有时间好好想想我这30年了。话又说回来，最可怜的是，想明白，也晚了……”他的眼泪落下来。

“不晚，”魏兴邦抱住汪仲的肩膀，摇撼着，真诚地说：“只要想明白，哪怕是咽气前，也是值得的，何况你才五十几岁！”

汪仲向吉普走去：“别忘了我……”

魏兴邦也心酸了：“你别走！我给你饯行，我有好酒！”

汪仲已经拉开了车门：“留着吧，等我……能配和你一起喝酒的时候……”

汽车开走了，越来越远。魏兴邦激动地望着。

48

正是工地休息的时候。

魏农端着一碗水，在小树林里找到魏兴邦，埋怨地：“又忘了吃药。”拿出一瓶药。

魏兴邦一笑，接过药瓶：“又换药了？”

魏农：“是汪伯伯留给你的。爸爸，你们又吵了？”

魏兴邦吞下药片，摇摇头：“这争吵……早该结束了。”

魏农似懂非懂地望着父亲。

魏兴邦的腹部又疼了，用拳头顶着。

魏农：“我求求您，上医院看看吧。”

魏兴邦：“好，明天就去。”

魏农露出喜色：“我陪您去。”

魏兴邦：“行啊！”

49

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

魏兴邦随魏农走出化验室。魏农对他说：“你先坐会儿，我问问医生，几天取化验结果。”

魏兴邦坐在走廊长凳上，拿起一份报纸看起来。

魏农走进内科五诊室，问一个胖医生：“大夫，化验完了。”

大夫把她叫过来，神色很严肃，说：“你是他女儿？取结果时，不要让病人来。”

魏农吓了一跳，睁大眼睛：“很严重吗？”

医生：“难说，下星期一准时来。”

魏农心事重重地告别医生出来。

50

到了取化验结果的日子，魏农到榆树庄找到了辛兆海、耿长发。

魏农：“有上省城的拖拉机吗？”

耿长发：“干啥？”

魏农：“取化验结果。”

辛兆海：“一寻思这事，俺就心口堵得慌。”

耿长发：“我叫公社拖拉机送你到周村，再换汽车。”

魏农：“特意送，不好吧？”

辛兆海：“俺出油钱，有啥说道！”

魏农点点头，悄声地：“千万别告诉他，他早忙忘了。”耿长发点头。

51

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魏农脚步蹒跚地走出来，她像喝醉了酒，眼里流着泪，目光呆滞。

她走出医院大门，茫然地望着车流、人流，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一个拿着一沓小册子的人边走边叫：“长寿秘诀，一毛钱一本。包你长寿！”见她走来，把一本小册子举到她眼前，吆喝着：“买一本吧，包你双亲长寿！”

魏农受到了强烈刺激，逃也似的走开了。

她一路哭泣着，盲目地顺马路走着，竟然走进一条死胡同，快撞墙了，才猛然站住，往回走。

她走到一家副食品商店门前，走进去，站到柜台前，把钱包抖了个底朝上，把所有的钱都推给了女售货员。

女售货员：“你买什么？”

魏农哽咽地：“好吃的……什么都买。”

女售货员望望她哭得红肿的眼睛。另外几个售货员也走过来，互相看看，似乎明白了，一齐替她选货，各种罐头、麦乳精、多维葡萄糖、奶粉……

52

公共汽车经过水利工地，停下。有几个旅客下车。魏农走到车门口了，一眼瞥见魏兴邦正在不远的地方，捧着图纸和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开怀大笑。

魏农浑身哆嗦一下，眼泪流出。她紧咬嘴唇，一扭身，又回到座位上去。

汽车在榆树庄停下。

魏农走下汽车，脚步像有千斤重。

耿长发、辛兆海扛着木方走来，一见魏农，扔下木方走过来。耿长发刚要张口，一见魏农流泪的眼睛，脸色立时变了：“怎么——”

辛兆海：“快说呀！”

魏农扑到辛兆海怀中放声大哭。

耿长发：“你这妮子，急死人。”

魏农哽咽着说：“肝萎缩，医生说，没几天……了。”

辛兆海：“别哭，俺马上送他去住院。”

魏农拉住他：“不能……住院没用了，千万别叫他知道。医生说，他一受刺激，就更……”

耿长发也流泪了：“那，就让他一心无挂地打发最后日子吧……”

53

炕上摆着营养品，一家人陪着魏农流泪。

耿妻呜咽地：“哪怕……把俺的寿命给他几年啊！”

“别唠叨了，”耿长发说，“谁若向老魏走了风，我可不客气！见了老魏都得笑，笑，听见没有？”

小富妞傻愣愣地望着大人脸色。

门外陆续拥进人来。

赵双喜抱来两只大母鸡，放在地上，抹把泪。

刘辉送来一些大枣。

一个小脚老太婆送来一筐鸡蛋。

耿长发：“唉呀，你们这不是坏事吗？傻子也看出来了。”

小富妞抱着钱罐跑了出去。

这时，门外有人说：“魏书记来了。”

屋里立时乱了套，赶着把好吃的藏起来，忙着拭泪。魏农将诊断书藏到口袋里。

耿长发威严地咳嗽一声，首先哈哈大笑，没话找话地：“明个俺也弄台屁驴子蹿蹿！”

人们没笑挤笑。

魏兴邦进来：“小农，你到水利设计院去了没有？等着明天验收放水呢！”

魏农不敢抬头，声音呜咽：“去了。”

魏兴邦扶起魏农的头：“你哭什么？”

人们面面相觑，都捏了一把汗。

耿长发来得快：“钱包被人偷了。”

魏农借机大哭起来。

“没出息！”魏兴邦笑了，“丢几十块钱值得哭？叫人家笑

话！”

屋里人松了口气，难过地散去。耿长发来到院子，见富妞正啪一声把钱罐砸破，硬币流了满地，她一把一把往兜里揣。耿长发问：“富妞你干什么？”

富妞绷着脸：“俺也给魏爷爷买好吃的！”

耿长发抱起孩子，泪水沾到孩子脸上。

54

引黄工程水闸工地上。山坡，水边，人山人海，鞭炮挑起来，大鼓、小锣、唢呐奏出热烈欢快的调子。彩旗飘扬，巧凤和另一个姑娘扯着红彩绸，分别站在水闸两端等待剪彩。

一辆印有水利局字样的大客车开来。省、地、县干部迎上去，同下车的专家们握手。锣鼓喧天，唢呐齐奏，一片欢腾气氛。富妞拎着一包糖东张西望。

于盛把剪子交给一个领导干部：“请刘书记剪彩！”

那干部不接：“不，让老魏剪！”

人们这时才发现老魏不在。

“老魏呢？”“方才还在呀！”“等他一会儿！”

突然，辛兆海气喘吁吁地挤过人群，跑进来，大喊：“快，老魏，他……他不行了……”

锣鼓、唢呐顿时停息，难堪的静场。接着，人们潮水般跟着辛兆海涌去。耿长发跑在最前面，小富妞拎着一包糖跟在后面。

魏兴邦半躺半坐在山坡上。他的背后是苍茫的树林，脚下是跳着浪花的河水。他背倚一株小树，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挽着裤腿，膝上还放着一卷子图纸，眼睛半睁半合，像在凝神思索，又像在闭目养神。

“老魏——”“爸爸——”“魏书记——”

小富妞哇地一声哭了，糖撒了一地，有几块滚到魏兴邦跟前。

一片呼声。魏农扑上去大哭。魏兴邦已经停止了呼吸，就死在他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耿长发泪流满面地跪下去，扶起魏兴邦的头，凄恻地叫着：“老魏啊，俺们过上好日子了，你怎么走得这么急呀？俺知道你的心思，你还没看见灌渠剪彩，闭不上眼睛啊！”他回身看见捧在小富妞手里的糖，又哭起来：“你连孩子的一块糖，都没含到嘴里呀……”

山坡上，一片哭泣声。

辛兆海推来一辆木轮车。耿长发明白用意，他把魏兴邦抱起来，放到车上，亲手扶着他。辛兆海推起木轮车，向剪彩地点走去。

人们潮水样地跟在车后，连刘辉也涕泪满面。

县委副书记拿过剪子，递给了魏农。她背后，就是坐在独轮车上的魏兴邦遗体。他眼睛半睁半合，好像凝视着拦在闸门上头的白汪汪的水。

魏农颤声叫着：“爸爸，您睁开眼睛看着啊——”嘹地一声，彩绸剪断，汹涌的黄河水从升起的闸门下瀑布般泻进渡槽，喧嚣奔淌，声音无比宏大。

唢呐声齐奏，是悲壮的、撼人心弦的调子。

55

唢呐的悲调震撼人心。

沿着古老的黄河，魏兴邦的大殓银山压地而来。无数的花圈、挽幛引导。人们抬着魏兴邦的遗体，缓缓行进，走过古老的黄河大桥。

汪仲亲自抬着担架，魏农、巧凤一边一个护殓而行。耿长发、辛兆海走在担架前面。

魏兴邦安静地躺在担架上，身上搭着一条又一条彩绸，堆满鲜花。

所到之处，锄地的、剪枝的、浇水的农民纷纷跑出田来，参加送葬仪式，队伍越来越浩大。

一长溜汽车迎面开来。一群干部臂带青纱走下车，加入送殡行列。

远处。一面白幛高挂路旁，写有“凤凰庄路祭”字样。一些百姓见大殡行近，纷纷跪接。

汪仲满眼是泪。

震天动地的哀乐，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尾 声

汉白玉的无字碑高高耸立着。

严浩民肃穆地站在碑下。

汪仲乘吉普车而来。下车，拾级而上，握住严浩民的手，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来接你了。”

严浩民把写好的厚厚一沓稿纸交给汪仲：“我觉得，再写 10 万字，也概括不了魏兴邦的一生。”

汪仲深情地：“可农民用一句话就概括了。”

严浩民肃穆地仰望无字碑：“当人民真正和我们贴心的时候，证明我们造福于民了。他是值得我们党骄傲的好干部。”

汪仲紧紧握住他的手：“好同志，你有资格接替魏兴邦了。我正式代表地委通知你，由你接任渤海县县委书记！希望你是魏兴邦，而不是我！”

严浩民无比激动的面孔。

白云在天上缓缓飘移，高出云表的无字碑直透云天。

（原载 1983 年 4 期《电影文学》，拍摄时改名为《黄河之滨》）

最后一个皇妃

上 集

深沉、悲凉的哀乐徐徐渗入画面，渐至浓烈。

铅云低垂，“雪柳”蔽日。

这是伪满洲国明贤贵妃谭玉玲的大殡队伍，正银山压地而来。

喇嘛的仪仗击着神钺神钹。

和尚击打着巨大的木鱼。

硕大的册亭、宝亭和遮天蔽日的影伞，之后才是置于大升舆中的棺槨，⁷²扛灵舆奉移典礼正在伪皇宫的同德殿前举行。

在缉熙楼中，疯皇后婉容面对这白色的世界却正在奔走狂笑，她衣衫不整，却没有忘记戴上她当皇后时的凤冠，她眼前的大殡队伍不时地幻化成当年在北京紫禁城里大婚的一片煊红仪仗。是的，这是婉容的神经错乱，但也未必不昭示着伪满洲国风雨飘摇的末日。

设有列祖列宗灵位的阴森森的殿堂里，溥仪焚香、净手。

他在案几上拿起一厚沓女学生照片，一张张摆开，像摆扑

克牌。

最后，他把照片一律反扣在桌子上。

浩浩荡荡的大殡队伍。

婉容凄怆的笑声。

溥仪双手掩耳。

他再次向祖宗祷告，战战兢兢，口中念念有词，在照片中抽出一张。

这是一个灵秀温柔、充满稚气的中学生的照片，她有一对可爱的笑靥，述说着她的纯真。

溥仪凝视着照片上天真无邪的女学生。

女学生突然活动起来，她在奔跑、奔跑……

浩浩荡荡的大殡队伍。

女学生在奔跑。

音乐是相同的哀乐。

大殡队伍正在行进。

一辆黑色轿车开来，停在和尚、道士队伍旁，木鱼声、长号声淹没了汽车声。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从汽车里走下来，牵着方才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与大殡队伍擦肩而过。不过，此时的女学生可不再是欢笑模样，她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左顾右盼，似乎是在研究这大千世界，还有摆在她面前的人生之路。

她没有忘记装在书包里的苞米花。伸手抓了几颗，扔到嘴中嚼着看热闹。

此处似可定格。

我们不妨借助旁白的力量引出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1942年，伪满洲国的明贤贵妃谭玉玲悲惨地死去，她是继疯皇后婉容和毅然出走的妃子文绣之后的第三个妃子。现在，替

补谭玉玲的是一个 15 岁的女学生，她叫李玉琴，是皇帝像翻扑克牌一样随便在照片里拣出的，她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她可能还来不及想，她的命运会比从前的 3 个妃子有所不同吗？

以上画面作为字幕衬底。

凝重的音乐声中拉出片名：最后一个皇妃

1 同德殿

壮丽豪华的同德殿里，二格格引着东张西望的李玉琴进来，巨大的宫灯、特形吊灯下，她显得很渺小。她一路走来，见什么都新奇地敲一下、摸一下。偶尔也从书包里抓几颗苞米花扔在嘴里。

二格格皱着眉头看着她。

在巨幅的溥仪“御真影”前，二格格引她行大礼，李玉琴望着戎装的溥仪，一边鞠躬一边嘻嘻地笑。

2 浴室

王嬷嬷、敬喜等一群仆妇正拿着浴布、毛巾、香水、浴皂侍候，二格格在一旁看着，李玉琴坐在澡盆中，头发上满是肥皂沫。浴池很大，她甩开敬喜的搓洗，竟然划起了“狗刨”。下人掩口乐，二格格大声训斥。

3 起居间

巨大的梳妆台前，二格格亲自给李玉琴篦头。

王嬷嬷拿来宫中衣衫。

二格格帮李玉琴换装。

临行，李玉琴找到丢在角落里的小书包。

二格格生气地夺过，李玉琴去抢，在争夺中，苞米花撒了

一地。

满地的苞米花。

溥仪恰在这时走了进来，所有在场的人全都肃然，只有李玉琴不顾一切地蹲在地上去拾苞米花。

二格格诚惶诚恐地看看溥仪，正要去阻止李玉琴，溥仪却对李玉琴宽厚地笑了起来。

4 同德殿

这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从同德殿到缉熙楼显得特别热闹。到处张灯结彩，洋溢着喜庆音乐。候见室、觐见室和大厅里的人们正在忙碌着，挂宫灯、摆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几上摆了几盘苹果，上面插几朵红绒花。

大厅里，严桐江、溥俭等人正指挥人们把溥仪巨幅戎装画像悬挂起来。

勤务班的孙博元趁人们忙乱，悄悄走进来。他十一二岁，细长脖子大脑袋，一看就是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趁人不备，抓了个苹果溜走了。

5 福贵人李玉琴寝宫

李玉琴刚刚起床。虽说她进宫一段时间了，还是一副天真娇憨的样子。她伸了个懒腰，叫了声：“王嬷嬷……”

一个老太太走来，请安道：“贵人新年发福生财！”

李玉琴走到盥洗间，就要刷牙。

王嬷嬷赶忙端了一盘插有绒花的苹果跑来，夺下牙刷，递一个苹果给她：“快咬一口。”

李玉琴：“大清早吃苹果？”

王嬷嬷：“这是咱宫中的规矩。大年初一咬一口苹果，是口咬平安。”

李玉琴无可奈何地咬了一口，看样子很酸，趁王嬷嬷不注意，扮个鬼脸，吐掉。

偏偏王嬷嬷看到了，摇头叹气，对捧来毛巾的侍女敬喜说：“不吉利，不吉利。”

6 宴会大厅

鼓乐齐鸣。

外面正在燃放鞭炮。勤务班的孙博元挺着个大脑袋，爬到同德殿顶上去，举着一大串爆竹在放，他哈哈笑着。

宫内人正在向溥仪行大礼。

李玉琴冲溥仪行礼跪拜。

溥仪面带笑容正襟危坐。他的对面墙上就悬着他的画像。

之后人们就座。

李玉琴一直瞟着那幅画像出神，不时地偷看溥仪几眼。明眼人都可以发现，画技相当拙劣。

溥仪一边指着满桌菜肴让大家吃，一边问李玉琴：“你看，画得像不像？”

李玉琴扑哧一下笑出来。

身旁的二格格韞和用脚踢了她一下。

李玉琴连忙收住笑。

溥仪：“你笑什么？”

李玉琴爽快地：“画得一点不像。”

“是吗？”溥仪脸上的肉颤了颤，已有几分不快。

李玉琴童口无忌地：“皇上瞧呀，画得多丑、多凶啊，像门神！”

溥仪啪地撂下了象牙筷子。

全场变得奇静，有人夹了一半的菜落了下去，有人口中有菜却不能再嚼，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李玉琴却不以为然，还得意地笑。

二格格狠狠瞪了李玉琴一眼，解围地说：“大年初一，咱们祝愿皇上龙体康泰！”

溥仪忽然叹了口气，笑了起来。

李玉琴：“皇上方才生气了？生谁的气了？”

溥仪：“你还不知道？念你年龄小，又是过年，过去了。谁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啊！”

二格格捅了李玉琴一下：“还不请罪！”

李玉琴战战兢兢起身：“玉琴知罪了，这是君前失礼罪，是吧？”她好像讨教似的目视马静兰。

马静兰和二格格、三格格相视无言，哭笑不得。

7 同德殿大厅

二格格一遍又一遍地对李玉琴进行严格的礼仪训练。

叩、拜、跪、叩头。

李玉琴累得汗流浹背。

8 佛堂

二格格带李玉琴在蒲团上三拜九叩，敲木鱼诵经。

李玉琴念着念着，打起了瞌睡。

二格格拔下银钗，轻轻在她腮上戳了一下，李玉琴醒来。

二格格：“你是贵人，祖制呀、宫中规矩呀，马虎不得。”

李玉琴委屈地含泪点头。

“念。”二格格低声命令。

李玉琴敲了一下木鱼，念：“呢哖洋吒阿弥陀佛——”她又打起了瞌睡。

9 李玉琴寝宫

白天，李玉琴扔下写了一半的“金刚经”，走到窗子跟前，向外看。

王嬷嬷走来：“快写吧，贵人写了半天，才写两篇经。”

“你少管！”李玉琴顶撞了一句，索性拿毛笔把写好的经文涂了个一塌糊涂。

王嬷嬷大惊失色。

李玉琴的脸和鼻子压在窗玻璃上，看得出泪水沾到了玻璃上。

10 同德殿院子里

小勤务孙博元正在剪院子里草坪上的青草，突然看见了二楼趴窗向外眺望的李玉琴。

孙博元扔下剪草机跑过去，仰起脸来问：“娘娘看什么呢？”

李玉琴打开百叶窗，露出脸来，没说什么。

“看家雀？”孙博元看了看天空，说：“好办，晚上我给您抓几对。拿电筒一照，家雀一动不动，雀盲眼，一逮一个。”

李玉琴摇了摇头。

孙博元：“娘娘下楼来玩玩呗，屋里多憋屈！”

李玉琴点点头，顺手关上了百叶窗，漂亮的脸孔隐去。

11 同德殿大厅

李玉琴擦干眼泪步下铺有猩红地毯的楼梯。

大厅里人声鼎沸，忙乱不堪。

李玉琴奇怪地注视着这一切。

折叠梯子竖在大厅中央，严桐江、霍福泰等人带着众多仆役把巨型的铜灯架一个个卸下棚顶。

几个日本人在一旁观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着陆军少将

军阶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他像往常一样，胸前挎着金黄色的参谋带，勋章彩带好几排，他那矮个子显示着另一种威仪。

溥仪戴一副白手套，手持扳手，也在满脸汗水地干活，他正把一个黄铜门拉手起下来。

在地中间，已经堆了一大堆铜器皿：门拉手、门钉锦儿、铜盆及各种装饰物……

如果我们看看新贴的一幅标语，就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了：献出铜器，支持圣战！

李玉琴悄声问王嬷嬷：“这是干什么呀，不过了？”

王嬷嬷：“仗越打越难了，听说，炮弹、子弹供不上了，这不，连铜洗脸盆也收上去造炮弹去了！”

李玉琴沉思片刻，走出同德殿。

12 同德殿后院

李玉琴走几步停一下，悄悄溜过同德殿后面的花圃，绕过假山，在游泳池和防空地下室间的夹道过去，孙博元正在大墙底下等她。

孙博元不知从哪里扛来一架又高又宽的梯子，已经搭到了大墙上。

孙博元向李玉琴招手，李玉琴加快脚步来到大墙下。

孙博元：“您敢上梯子吗，娘娘？”

“咋不敢？”李玉琴说，“小时候我跟二哥登梯子上房串过瓦。”

13 大墙上

皇宫的大墙上冒出两个人头。李玉琴和孙博元肩并肩趴在有铁丝网的墙头上。

风，吹乱了李玉琴那秀美的头发。

她眯起眼睛在远眺。

在她目力所及的地方，是一片拥挤拥挤的、高低错落的、灰蒙蒙的房子，其中夹杂着高大的烟囱、水塔、护国般若寺的钟鼓楼，远处伊通河是细细的水流……

“看到你家的房子了吗？”孙博元手搭凉篷在问。

李玉琴：“看不见，我家太远了，在那个烟囱后边。”

最高的烟囱上画着“仁丹”广告。

孙博元：“皇上不许你回家吗？”

李玉琴哽咽地点头。

孙博元：“那你求皇上开恩，叫你爹你妈来宫里会亲嘛！”

李玉琴泪水涨满了眼眶，凄然地：“不行。进来时，皇上给我订了 21 条规矩，不兴亲人探视，也不兴要官、要钱。”

“皇上真不讲理。”孙博元抱不平地说，“他怎么自己兄弟姐妹都在一起呢！”

李玉琴恍然记起了宫廷规训，板起脸来训道：“胡说，你要挨嘴巴怎么的！”

孙博元一愣，旋即嘻嘻笑了：“娘娘下不了狠手。”他撸开胳膊，再卷起裤腿，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疮痍结了一层又一层。

“他们打你这么狠？”李玉琴的眼睛又湿润了，“你干吗呆在这儿？你爹妈见了多心疼！”

“我没爹、没妈。”孙博元说。

“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儿？”

“我是孤儿院、垃圾箱里长大的。”他说，“长到 8 岁，皇上发善心，把我们十多个孩子接到宫里打零杂。”

李玉琴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从旗袍里摸出一些零钱，塞给了这可怜的孩子。

孙博元表现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说：“今后有事，娘娘

说一声，头拱地！”

李玉琴笑了：“你常给我搬搬梯子就行了，看看外面，心里敞亮。我寻思能看见家呢！”

孙博元：“有望远镜就能看见。”

他们低头望下去，大墙底下的土坡上，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挖小根蒜。

羡慕之情油然而浮上李玉琴的脸颊。

在很远的地方，是一片白茫茫的芦苇，像是隔着一层雾，在风中摇晃……

“下来！”一声大吼，吓了李玉琴一跳。

李玉琴回头一看，严桐江正带一伙人风风火火地跑来。李玉琴嘴唇都吓哆嗦了。

孙博元仗义地：“别怕，往我身上推，大不了多挨一顿揍！”

14 李玉琴寝宫

溥仪满脸怒气，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反了，反了，全没有规矩了，竟和那小贱种去爬大墙，成何体统！”

李玉琴：“玉琴错了还不行？”

溥仪长叹一声：“你呀，你——”似乎已经原谅了她。

恰在此时，毓岩和御医黄子正拿了一盒药在门口站着。

“什么事？”溥仪走过去问。

毓岩打开精致的盒子，是一排十丸铅弹样的药丸。溥仪拿起一丸看着，问：“管用吗？”

黄子正：“德国新药，药力挺好。”

还没等溥仪回答，李玉琴脱口冒了一句：“哎哟，真像子弹头！”

毓岩和黄子正大惊失色。

溥仪怒不可遏，大叫一声：“反了！你这贱人，咒我死吗？”

真是给你脸不要脸了……”

李玉琴这才意识到闯下大祸，连忙双膝跪倒。

溥仪一迭声高叫：“拿家法来，拿家法来！”

毓岩和黄子正吓得一溜烟跑开。

这时，后院传来男孩子凄惨的叫声，叫得李玉琴无比痛心，泪水哗哗流下来，她求情道：“别打孙博元了，他好可怜，那么小就没了爹妈……”

溥仪不理睬她，气势汹汹地：“你给我背 21 条！我给你立的 21 条是什么？背！”

李玉琴含悲忍痛，只得背下去：“遵守祖制，一切按皇上旨意行事，不许给娘家人求官求职，不许同娘家人见面……”

背到这里，李玉琴呜呜咽咽哭出声来，再也背不下去了。

远处仍然回荡着孙博元受杖打的叫喊声。

15 佛堂

黄昏的斜晖映上西窗，溥仪正在佛堂静坐，在念“心经”。

侍候他的人都远远避在门外。

远处走廊上，疯疯癫癫的婉容从她的屋里跑出来，仆妇、奶娘们正在围追堵截。

溥仪分明听见了喧嚷，却作出充耳不闻的神情，嘴唇翕动，神态专注。

少顷，溥仪离了蒲团。

16 缉熙楼婉容房门前

李玉琴默默走来。

她看见御医黄子正匆匆走进去。

屋中传来女人尖厉的叫喊。

李玉琴跟过去。

两个在门口把门的壮婆娘伸手挡驾。

李玉琴眨眨眼，转身走开。

身后传来女人疯狂的笑声。

17 李玉琴寝宫

屋子里一片漆黑，没有掌灯。

殿外有月亮，模糊的月亮把柔和的光泻进屋子，多宝榻上、窗纱上和床上，都显得朦朦胧胧的。

李玉琴倚在床上，像是睡去了。

溥仪轻轻走来，扭开灯。

李玉琴下地，不悦地：“皇上吉祥。”

溥仪打开顶棚灯、壁灯，华贵的卧室一片辉煌。摆在多宝榻和床头上的大量玩具耀人眼目。

溥仪瞥了一眼琳琅满目的玩具，笑道：“我是进了玩具店呢，还是进了幼稚园？”

李玉琴低头不语。

“还生气吗？”溥仪道，“你谱儿摆得不小啊，我都消气了，你还不算完！好了，明天我给你买电动车、电唱机……”

李玉琴：“玉琴什么也不要了。”

溥仪在灯下审视着李玉琴那张没脱掉稚气的美丽的脸，关掉了棚灯，又关掉了壁灯。

李玉琴静静地站在那儿，显得更加妩媚，楚楚动人。

溥仪又向前走了一步，双手捧起她那圆圆的脸，在她的眉间、双颊轻轻吻了几下，自己坐到了一把安乐椅上，唤她：“过来。”

李玉琴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皇上，不但没有上前，反而向后退了一步。

溥仪宽厚地笑了，这种真诚的笑，大概李玉琴也很少看到

吧！她惶惑地望着他，不知怎么办。

溥仪：“你唱个歌怎么样？”

李玉琴：“我不会。”

溥仪耐住性子：“连我都会呢。”

李玉琴：“那你唱。”

溥仪：“好，你听着。”他清了清嗓子：“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

怪声怪调，五音不全，把李玉琴逗得笑起来。

溥仪：“该你唱了。”

李玉琴清清嗓子，唱道：“小呀小寡妇，最呀最辛苦，白天还好过，半夜想起他，搂着枕头哭……”

溥仪显然没听过这样低俗的民间俚俗歌曲，大笑起来：“好，好！”

李玉琴：“我还会唱《马寡妇开店》呢！”

溥仪：“留着下回再开店吧！来——”他向李玉琴伸出了双手。

李玉琴小心翼翼地走近他。

溥仪把李玉琴一下子揽到怀里，抱坐在腿上，深深地吻着她。

李玉琴渐渐抬起头来。

“我只跟你好，”溥仪说，“别人对我都是三心二意。”

溥仪掏出一个电动青蛙放到李玉琴手上，那青蛙便呱呱叫着，一蹶一跳。

李玉琴看也不看，噘着嘴说：“我什么玩具也不要了，就要一样，皇上答应吗？”

“你要天上的月亮也行！”

李玉琴笑了：“比那容易。我要一个望远镜。”

溥仪大为惊奇：“望远镜？干什么？”

李玉琴眼泪汪汪地：“皇上不让我回家看妈妈，我能办到。可心里想得慌，有了望远镜，趴墙头看看家里的房子、烟囱也知足了。”

溥仪连连说：“行，行！我明天找御用挂吉冈，叫他给弄一个高倍的，上关东军司令部去弄。”

“谢皇上！”李玉琴起身拜了拜，说：“天晚了，皇上该回缉熙楼安歇了。”

溥仪却脱去了外衣：“我今天在你这里睡了。”

李玉琴大为吃惊，瞪大了眼睛。

“怎么，你不高兴？”溥仪问。

李玉琴结结巴巴地：“皇上……不是说…龙体……龙体……”

溥仪不容她说话，又开始吻她。

遥远的、朦胧的、白色的芦苇荡在摇晃……

18 佛堂前

门窗紧闭。檀香的青烟缭绕。

溥仪跪坐在蒲团上正在摇诸葛神课。看来卦相不妙，他眉头深蹙，开始重摇，6枚带孔的日本硬币又一次散落在神案上，看样子又是凶卦，他望空磕头，连连谢罪。

这时溥仪等一大批弟弟、侄子拥在佛堂外面。

等溥仪步出佛堂，溥仪连忙凑上去说：“皇上，时局吃紧。”

毓岩：“德国人快完了，听说……美国人、俄国人在易北河会师了……”

溥仪：“日本人的神威还在嘛！”

溥仪：“皇上，中途岛一仗，皇军可惨了，冲绳一仗，皇军10万人……全军覆没……”

毓岩：“关东军司令部这几天在倒腾东西，咱们是不是……”

溥仪想了半晌，突然说：“铁北大牢里还关着多少反满抗日

犯？

几个侄子都摇头。

张景惠凑过来：“千儿八百的总有吧，皇上的意思是杀？那容易，一刀一个，砍西瓜似的。”

“日本人万一不行了，我不能落在中国人手里。”

“皇上圣明。”几个人附和着。

19 宫墙上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杨柳吐绿，杏花如烟，长春大地笼罩在一片烟霭中。

李玉琴和孙博元双双踩着云梯，趴在宫墙上，李玉琴正用望远镜看外面的世界。

“看到没有？”孙博元在问。

李玉琴：“没有哪。”仍在换着角度。

下面的画面是放大的了，在望远镜的镜圈里出现：

新刷出来的标语：大日本圣战万岁！天皇颁发诏书，决心守土抗战到底！关东军第四十八联队军官体档队开赴琉球群岛！

到处是防空壕、沙袋工事。

家家门窗贴上了米字形纸条。

也有“仁丹”、“中将汤”的广告。

抢购配给三合面的人群。

街面在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看到没有？”孙博元在追问。

李玉琴惆怅地放下望远镜。

不知是多么遥远的地平线上，飘逸着一片朦胧的白色的芦苇荡……

李玉琴喃喃地：“咱们……下去吧。”

孙博元奇怪地看她一眼，先滑下去，给她扶住梯子。

20 假山前的草坡上

二格格、马静兰等人在编花篮。

李玉琴正在发呆，冷丁发现有许多野菜钻出了地皮。

她掏出小刀，剜出一茎子像韭菜的野菜，是小根蒜。

李玉琴又惊又喜，她用衣襟擦擦小根蒜根上的泥土，填到口中吃起来。

马静兰看见了，“呀”地叫了一声，叫二格格她们看。

孙博元更是满不在乎地吃着，吃了满嘴泥。

“你来帮我挖。”李玉琴说。

孙博元：“小根蒜蘸酱吃，可好吃了。”

二格格走过来，拧着孙博元的耳朵，拧得他嗷嗷叫。

二格格：“滚，小猴崽子，再教贵人下道儿，我剥了你的皮！”

孙博元一边跑一边对李玉琴说：“贵人，一会儿我给你挖一筐小根蒜。”

二格格对李玉琴板起了面孔：“你犯了宫规了，男女授受不亲。”

李玉琴：“可孙博元是个小孩儿呀！”

二格格恶狠狠地：“只要是男的不行！”

21 餐厅

溥仪正在吃饭。几个侄子陪他用餐。

李玉琴走来。

溥仪：“你在这里用膳吧。”

李玉琴：“谢皇上。”

仆人在溥仪旁边设了一个小凳。

李玉琴看看餐桌，对仆人：“我想要点大酱。”

仆人：“有甜面酱、芝麻酱、肉丁辣酱、豆瓣酱，不知贵人

要什么酱？”

李玉琴：“随便。”

少顷，一小碟酱上来。李玉琴变戏法似的从手绢包里抖出一绺洗干净的小根蒜，蘸着酱香甜地吃起来。

溥仪像见了鬼怪一样大叫：“你，你在吃什么？”

“小根蒜啊！”李玉琴顽皮地笑着。

几个侄子凑过脑袋看着李玉琴手里举着的小根蒜。

“哪儿来的？”溥仪问。

李玉琴：“在园子里挖的。”

溥仪板起面孔大叫：“扔掉！你怎么吃这个？”

李玉琴却送给毓岩等几个人吃：“你们尝尝，可好吃了，又清香、又败火，我小时候一到春天，就跟我妈上野地里去挖，包菜包子、卷春饼吃……”说到这儿，她发现溥仪已经气得站起来，她吓得不知所措，也站了起来。

而那几个小爷们儿蘸着酱吃了一口正吧嗒着滋味呢。

李玉琴把他们拿在手里的小根蒜夺过来，扔出窗外。

溥仪：“你是贵人，不能什么都吃。”

李玉琴默默地坐下，好半天才夹起一口饭，好久也没有送到嘴里去。

22 缉熙楼

溥仪正和李玉琴、二格格、三格格几个人打麻将，毓岩夫人马静兰在给她们添茶倒水。

丫头敬喜走来：“皇上，御用挂吉凶先生来了。”

溥仪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岔”，推倒了两张牌，说：“要你来回什么？吉凶先生哪儿不能到？什么时候来不得？”

不等通报人回话，吉凶已经走进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日本兵，捧着一大摞子食品盒。

溥仪只好站起来，示意马静兰替他打牌。

吉冈指着食品盒说：“昨天，关东军司令山田将军从日本飞回来，天皇陛下给您送来了皇宫点心 10 件，请您品尝。”

说罢，亲手一把食品盒盖打开，露出十种精致的果品来，红红绿绿煞是好看。

打牌的人全都掉过头来看。

“请品尝。”吉冈安直谦恭中带有几分骄横，“天皇陛下还让我告诉他，您喜欢吃哪一种呢。”

“我谢天皇陛下恩泽。”溥仪的样子虽是毕恭毕敬，眼珠子却乱转，寻找借口说：“我今天吃得太饱，明天我要逐一细细品味，然后上达天皇。”

吉冈安直又把食盒捧到李玉琴面前：“请李贵人尝尝新。”

李玉琴谦让着，正想拿一块尝尝，猛然看见溥仪正向她连连使眼色，只得缩回手来，说：“皇上没吃，李玉琴怎么敢占先？”

溥仪送过一瞥满意的目光。

吉冈安直只好放下食品盒，走了。

23 缉熙楼走廊一隅

七八个穿统一制服的勤务班的小家伙们一字排开，站在墙根前，别人都低着头，只有孙博元面无惧色，眼睛东瞧西望。

李玉琴走来，见状，问：“喂，你们在这干吗？谁罚你们站了？”

孩子们都用求救的目光看着她。

孙博元努努嘴，小声地：“皇上让站这儿的，八成不像是挨屁股板子。”

话音未落，溥仪带着严桐江走来，吉冈安直送来的那一套精巧的食品盒，此时捧在了严桐江手上。

溥仪站在了孩子们面前。

孩子们吓得两腿筛糠。

“听说你们干得不错，”溥仪面带笑容，说：“来，一人赏一块点心，别吃瞎了，洋面打的。”

孩子们馋涎欲滴地瞪大了眼睛，既受宠若惊，又不敢相信这般恩典，尽管食品已经送到了嘴边，没人敢动，连胆大包天的孙博元也在向李玉琴讨主意。

李玉琴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溥仪和严桐江。

严桐江：“叫你们吃，就吃，还不谢皇上！”

这一提示，孩子们齐声谢了皇恩，伸出瘦骨嶙峋的小脏手，每人捏了一块点心，当着皇上面狼吞虎咽。

“什么味？甜的、咸的？”溥仪耐着性子，一个个地问。

孙博元：“甜的，有芝麻。”

另一孩子：“咸的，好像是椒盐。”

第三个：“有点酸味儿，有山楂条。”

溥仪指示严桐江，在食品盒上分别做了个记号。

李玉琴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4 缉熙楼书房

溥仪正在喝茶，李玉琴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仆女们站在门外。

溥仪的紫檀木嵌螺钿的茶几上，摆放着日本天皇的那套点心盒子。

突然，有人报：“御用挂到。”

溥仪以极其神速的动作揭去点心盖子，待吉冈安直一露头，他马上拿出手帕揩嘴，站起来说：“真好吃，我每样尝了一块。”并且指给吉冈安直看，“这是甜的，有芝麻；这是咸的，有椒盐；这是酸的，有山楂条……”

吉冈安直笑得合不拢嘴。

25 李玉琴寝宫

纱帐低垂，灯火迷离，这是入夜时分。溥仪悄悄推门进来。

“皇上！”李玉琴请了安，笑问道：“天皇送点心的事……”

溥仪大惊失色，伸手堵住李玉琴的嘴，连连摇手。

溥仪见她不理解，马上在条案上抽出纸笔，在印有兰花御纹章的仿纸上写了一行字：“别说话，我怕日本人在点心里投毒。”

李玉琴恍然大悟，却又不解。

溥仪大声地做戏般地说：“天皇对我太好，那点心真好吃。”

李玉琴吓得六神无主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也抓起笔，写了几个字：“那什么话都不能说了吗？”

溥仪又写：“在外面说。在屋里别说日本人坏话，可能有窃听器。”

李玉琴点头，懂了。

“我给皇上沏杯好茶吧？”李玉琴说。

溥仪点点头。

沏着茶，李玉琴不小心烫了手，疼得她直甩。

“真没用，废物！”溥仪说。

李玉琴：“是没用。皇上，我不明白，您干吗非要找我这个小丫头进宫啊？找个大一些的不是更懂事吗？”

溥仪四下望望，又在纸上写：“人小单纯，我怕日本人给我弄来眼线、密探，他们还逼我娶日本女人呢！”

李玉琴格格地乐起来。

溥仪忙把那几张纸在香炉里烧掉，大声演戏地说：“日满一德一心，为大东亚圣战，本应在所不惜。”

李玉琴有点可怜地望着溥仪。

溥仪在房间打了个转，要走。

李玉琴：“皇上好像有心事……”

溥仪手伸在碗中，蘸着茶水在紫檀木条案上写了两个字：

“时局。”

李玉琴伸手模糊了那两个字，也陪着叹息一声：“皇上不在我这过夜了吗？”

溥仪似乎很犹豫，半晌说：“什么德国新药，根本不好使。”他悻悻地走了。

李玉琴若有所失地倚身门框上，望着溥仪那又瘦又高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底下。

又是那一片白茫茫的芦苇荡出现了，在风中摇曳……

26 室外

灯光幽暗，阒无人声。李玉琴漫无目的地从同德殿走来，来到了缉熙楼。

她仿佛听到了打麻将的声音从二楼传出，她刚想举步上楼，却又改变主意，走向另一面楼梯。

27 婉容皇后居室门前

像从前一样，两个人站在门口，像面目冰冷的门神。

李玉琴悄悄走来。

她突然看见了一个奶嬷嬷从房间走出，随即掩上门，她手里端着烟具。

“这是皇后的住处吧？”李玉琴问。

奶嬷嬷有几分惶惑，也有几分反感：“是到是，贵人快离开这里吧，皇上可是不允许你到这里来的。”

李玉琴：“皇后的病见好吗？”

奶嬷嬷以冷笑代答。

李玉琴颇不是滋味，她指着烟具问：“这是什么？”

“这都没见过？大烟灯啊！”奶嬷嬷轻松而厌恶地说。

“皇后抽这个？”李玉琴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抽怎么的，”奶嬷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谁可怜？”

“我见见皇后，行吗？”李玉琴要求着。

“这我可不敢答应，”奶嬷说，“皇上知道了，还不打断我的脊梁骨！”说罢，一阵风地走了。

李玉琴走过去趴门缝向里看，没有掌灯，黑洞洞的，恍惚看见简陋的床上卧着一个人。

把门人走上来，推了推她，李玉琴只好离开。

28 同德殿院中

李玉琴蹑蹑凉凉缓步走来。

她听到了高墙外时高时低的叫卖声：

“热乎包子咧——”

“糖炒栗子、烤地瓜……”

李玉琴显然被勾起了浓重的乡愁和想家的心绪，她侧耳谛听着，在假山前伫立很久。

29 同德殿

觐见室、候见室都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只有暖廊的壁灯开着，辉映着香柏木护壁板上的亮漆和墙上的贴锦。

李玉琴缓缓走来，正要转身往回走，猛听到有什么声音从暖廊里面的几间房里传出来。

李玉琴吓了一跳，刚要跑，她听到了一男一女的声音：

“有人来了。”是女的。

“同德殿除了李贵人，没人。”是男声。

李玉琴显然听到了熟悉的口音，不害怕了，反而露出了笑容，她想开玩笑，蹑手蹑脚地贴墙根走过去。

30 同德殿暖廊台球房

台球房里也没开灯，但外面的月光照射进来，大致可以看清。

李玉琴趴窗口一看，见一男一女正在搂抱亲吻，她吓得一缩脖。

她看清了，原来是毓岩和他的夫人马静兰。

只听马静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等回家都等不得了！万一皇上知道……”

“没事，皇上还没这个本事呢！”毓岩边说边笑。

李玉琴已经要走了，可好奇心驱使她又向屋子里张望一眼，她惊奇得张大了嘴巴，半晌，才捂着眼睛悄悄走开了，一不小心，踢翻了门口的痰盂，她自己也吓了一跳，扭身猛跑。

背后，刚刚披上衣服的马静兰探出头来，恰好看到李玉琴跑向走廊北端的背影，她回过身拼命捶打丈夫光着的脊梁。

31 李玉琴寝宫

马静兰直挺挺地跪在李玉琴面前不肯起来。

李玉琴双手去扶：“这是怎么说！”

马静兰：“娘娘，不发话，我死也不起来。”

李玉琴：“我起誓还不行吗？这事我若告诉了别人，天打五雷轰。”

马静兰：“可皇上给你立下规矩了，连你心里怎么想的都不准对他隐瞒呀！”

李玉琴有点为难了。她在屋里走了几圈，说：“算了，我为你犯一回欺君罪，还不行吗？”

“谢谢救命之恩！”马静兰给她磕了两个响头，被李玉琴拉起来了。

马静兰坐在椅子上，埋怨地：“都是那个死鬼，丢死人了！”

李玉琴羞臊得双手捂脸，连连说：“快别说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马静兰：“幸亏娘娘是过来人，若是叫姑娘家见了，那才叫罪过。”

李玉琴陡然变了脸：“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也像你那么下作？”

马静兰愣了，见李玉琴动怒，身不由己地站起来，半晌，结结巴巴地问：“这么说，这么说……贵人与皇上还从来没有……那事儿……”

李玉琴赌气躺到床上去，脸冲墙，不再理她。

马静兰无趣地站了一会儿，正要走开，李玉琴又翻过身来，双手枕在脑后，脸上焕发着青春的光辉，她说：“你若是句句说实话，我就原谅你。”

马静兰：“在贵人面前，我就是避猫鼠，说真的还怕你不信呢，还敢扯谎！”

李玉琴扑哧一下笑了，却又没话。

“你倒是问啊！”马静兰倒沉不住气了。

由于害羞，李玉琴双手掩面，半晌才问：“是不是……亲嘴……就能生孩子……”

马静兰愣了一下，旋即纵声大笑，笑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她指着李玉琴的鼻子说：“你个小傻……”刚说了这一句，马上意识到说溜了嘴，立即自己打嘴巴：“我真该死，说些什么……”

李玉琴倒不在乎，十分宽容地说：“你说实话，可以无忌口。”

马静兰凑到床边去。

李玉琴向里挪挪身子，拉她一把：“你上来。”

马静兰此时也不管君臣礼节了，一滚，躺到了床上，两个人说起悄悄话。

32 同德殿

宫内府的人正把纸条贴在窗子上防震。

空袭警报的汽笛此起彼落。

仆人们正在给每扇窗子挂黑红窗帘。

溥仪暴躁地在院子里大声训人。

李玉琴站在平台上观看，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她看见，严桐江一溜碎步走到溥仪面前，回禀着什么事。

只听溥仪厉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会亲！给鼻子上脸，我从前订的规矩不算数了怎么的？轰出去！”

李玉琴似乎意识到此事与自己有关，想下楼去问，却见溥仪已经气呼呼地走了。

李玉琴正在发呆，孙博元跑来了，悄声告诉她：“娘娘，你妈妈、哥哥来了，皇上不让进来，叫轰出去。”

李玉琴的火腾地一下蹿上来，哗唧一声，把大理石茶桌上的宫中细瓷壶碗全推到石砌地面上，摔了个粉碎，吓得王嬷嬷、敬喜等人不敢吭声，只低头扫那些碎瓷器。

李玉琴含着泪冲下楼去，直奔同德门而去。

33 同德门门前

严桐江、霍福泰和宫内府持枪的人都在，对李玉琴好言相劝。

严桐江：“贵人消消气儿。今儿个皇上心情不好，改日再叫他们进宫来嘛！”

李玉琴哭着说：“我又不是卖在这里的，有爹有妈怎么不兴见！我出去，放我出去！”

这一番话，吓得严桐江等人面面相觑。

孙博元凑上前来：“就是嘛，人家当皇帝国舅的哪个不当大官、坐大轿，偏李贵人就不行？李贵人她爹在田家馆子掂马勺

上灶，皇上嫌面子不好看，不叫人家干了，可人家要请个营业执照，皇上哼一声不就行了！也不行，还怪李贵人哭吗？

这一番话说到了痛处，李玉琴放声痛哭起来。

严桐江揪住孙博元的耳朵吓唬道：“你这小兔崽子太无法无天了！都是你挑唆的，仔细明儿个皇上知道了揭你的皮！”

李玉琴一边哭一边往门外闯，哭叫着：“妈，妈妈——”

二格格赶来：“这太没规矩了，你疯了吗？”

李玉琴哭叫：“疯了一个皇后，你们还嫌不够，再逼疯了我，一起锁进冷宫，不就完了吗？”

二格格一迭声叫：“去请皇上，请皇上！”

34 李玉琴寝宫

李玉琴哭得泪人一般。

王嬷嬷递上饭菜，李玉琴全摔。

敬喜端来洗脸水，被她掀翻。

屋子里大大小小的玩具全被她扔到了窗外。当她最后抓起那架望远镜要扔时，终于没有扔，她抱着望远镜扑倒在床上哭起来。

35 同德门门口

孙博元从外面回来。

霍福泰警告地：“小猴崽子，又往外跑！你小心，皇上正发火呢，新贵人都罚跪了，你再不准跟贵人见面，不然，小心狗命！”

孙博元顽皮地吐吐舌头，跑进去。

36 祖宗神位前

李玉琴被罚跪在那里。

香火在头上缭绕。

李玉琴泪流满面。

她仿佛透过迷离的泪眼看见了那一片不知象征什么的芦苇荡。

这时，孙博元鬼头鬼脑地溜了进来，小声地叫了一声：“娘娘……”

李玉琴回过头来。

孙博元：“皇上心真狠，罚你跪了？”

李玉琴点点头。

孙博元：“我上你家去了。”说着，把一大包苞米花掏给她：“你妈现给你崩的，还热乎呢！”

这情景被严桐江看见了。

37 勤民楼

这里是举行庆典的地方。屋中金碧辉煌，大地毯尽头的“宝座”虽然没有紫禁城太和殿里的威严，确也让人望而生畏。

勤务班的孩子们在霍福泰的监督下，正在这里挂防空窗帘。

孙博元跑来。

督促孩子们干活的霍福泰对孙博元说：“小闯祸精，又溜出宫去了吧，快点干活，中午一人发5个肉包子。”

“不好好干呢？”孙博元顽皮地说。

“罚5板子。”霍福泰说。

孩子们都不以为然。

一个说：“板子不稀奇，常挨！”

孙博元：“白面都长毛了，净给我们吃杂合面儿，明儿个说不上怎么回事呢！”

“你小子找死！”霍福泰抬手要打，孙博元溜到了宝座后面。

“你真不要命了！”霍福泰吓得大叫，“快出来！”

孙博元从宝座后头钻出来，笑嘻嘻地摸摸龙椅，一跳，坐了上去，颠了颠屁股，说：“是挺得劲的，啊？”

不懂事的孩子一窝蜂上去：“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霍福泰喊了声：“天哪……”当场晕倒。

38 佛堂

蒲团换成了一堆玻璃碴子，李玉琴光着膝盖跪在玻璃碴子上，鲜血淋淋。

后边一群仆妇陪跪。

远远的，溥仪在闭目念叨什么。

一群侄子走来，跪在溥仪面前：“皇上息怒，就宽恕贵人这一回吧。”

溥仪一声不吭地走过来，目视李玉琴良久，突然说：“你笑一个，笑一个就完事了。”

李玉琴吧嗒吧嗒落泪。

溥仪厉声地：“笑！”

李玉琴只得作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溥仪这才向上招招手，示意她起来。之后他高叫：“那反叛的小猴崽子呢？还没抓来吗？”

众人不敢吭气。

39 水暖房

李玉琴一步一瘸地走来正在给孙博元放哨，孙博元试着从暖气管道往外钻。

李玉琴望着门外，问：“能出去吗？”

“差不多。”孙博元说，“我出去，给你妈送个信儿，说什么来着？”

李玉琴：“哎呀，你真笨，就说我挺好，不挨打……我生是

皇上人，死是皇上鬼了……前生注定……”她呜咽起来。

孙博元点点头，消失在粗大的管道中。

40 觐见殿廊前

勤务班的几个孩子被按翻在地上打板子。

溥仪大声叫着：“打，给我狠狠打！我叫你们坐龙椅，叫你们造反！”

孩子们凄惨地叫着。

突然，几个宫内府的人拖着满脸污垢的孙博元走来，扔到台阶下。

他们向溥仪报告：“孙博元抓住了，他从暖气管子钻出来的。”

溥仪：“打，打死他！”

板子凶狠地打下去。

41 勤务班

这是一间灯光昏暗的平房，与马厩为邻。

几个小朋友正围着昏沉沉的孙博元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

李玉琴轻手轻脚走进来，走近床边，一边拿手绢擦他脸上的血污，一边叫着：“孙博元……”

一个孩子：“贵人来看你了……”

孙博元强睁开眼，一把抓住李玉琴的手，看到了那沾满血污的手绢，说：“给我……带走吧……”

李玉琴呜呜哭起来。

孙博元断断续续地：“贵人……的口信，我……我捎……不到了……我……明年春、春天……还陪……你挖、挖……小根蒜……”

在场的大人孩子无不落泪。

孙博元从兜里掏出一把钢开儿来，放到李玉琴手上：“你给我的……没、没舍得花……给我买张烧纸……吧，下辈子别……别再叫我托生在皇宫……”

李玉琴的泪水滴到那些硬币上。

42 缉熙楼溥仪房间

溥仪正要扶乩。四周围了些家人。

回头见严桐江站在一旁，问：“什么事？”

严桐江嗫嚅地：“那孩子……过去了。”

溥仪吓了一跳，呆了半晌说：“请和尚念经，放焰口，给孙博元超度亡魂，买口好棺材……”

“是。”严桐江回答。

溥仪嘟嘟囔囔地念叨了半晌，开始扶乩。

圆盘在转，细细撒在桌上的一层白面开始出现道道。原来是四句诗。

扶毕，大家看那四句是：

一口东来气太骄，
足下无履首无毛。
一朝听得金鸡叫，
大海沉沉日已消。

显然，在场的人都明白这几句话很不吉利，只是都不肯说破。

溥仪：“今年是什么年？”

溥俭：“鸡年。”

溥仪仰天长叹：“完了，正应了鸡年，我对不起祖宗啊！”

说罢，掩面大哭。

43 勤民楼办公室

溥仪正无精打采地坐着，有人报告：关东军司令山田将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到！”

溥仪赶快迎出去。

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都铁青着脸，也不坐，目视左右，似有要事。

溥仪挥手屏退闲杂人等。

山田对溥仪：“告诉皇上一个消息。今天，苏联已经正式向大日本帝国宣战了。”

溥仪立刻显得惊慌失措起来：“他们……不是刚刚占领德国吗？”

秦彦三郎：“宣战同时，苏军已三路出兵满洲。”

“那，我们怎么办？”溥仪神不守舍。

山田乙三硬撑着：“没有关系，帝室和首都马上迁到通化。那里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大山底下修筑了坚固的工事。”

“能挺很久吗？”溥仪问。

山田乙三：“陛下可以完全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国土登陆，日本天皇还要到通化来呢。”

溥仪无可奈何地：“什么时候迁都？”

山田乙三：“马上，明天。”

溥仪面有难色：“哎呀，时间太紧了，这么多口子人，这么多东西，明天无论如何不行。”

山田乙三有点不耐烦：“已经到了非常时刻，这可不是准备行李去巡幸、去游玩啊。”

溥仪坚持：“明天怎么也不行。”

山田乙三最后说：“好吧，3天，限3天时间，再不能拖了。”

溥仪连连称是。

44 惶惶不安的“新京”市区

空袭警报凄人地响着，在本来阴沉的天空里特别恐怖。

一队队的伪国军、日本宪兵如同败兵一样，不知向什么地方匆匆开去。

路人侧目，窃窃私语。

45 “新京”火车站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列列军车开出去。

几架苏联飞机低空飞入长春上空。

46 伪皇宫

这里已经是一片逃难景象。

全家老老少少、上上下下都在收拾箱笼、细软，院子里堆满了大小箱笼、包裹，像是劫后。

47 同德殿

李玉琴也在忙，在匆匆打点衣物，她特地把那架望远镜也装在箱子里。

48 缉熙楼婉容房间

只有婉容如同路人，这一切乱糟糟的现实仿佛都与她没关系。她掀开窗帘望着外面的混乱局面，哈哈大笑：“哈哈，大清气数尽了吗？我早说过，迟早要做鸟兽散的。”

奶嬷也在收拾东西：“你就省点心吧，皇上心里正乱，叫他听见又不得清静。”

婉容大叫：“别收拾东西。日本人要完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当汉奸，我又没杀人，我不走……”一边叫，一边打哈欠。

奶嬷拿出一个烟泡，递给另一个女仆：“快叫她抽上几口吧，可别添乱了。”

女仆接过烟泡，拉着婉容进了里间。

49 勤民楼

这里正在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吉冈安直站在溥仪身后，溥仪正对着几个稀稀落落的人发火：

“这几个破人，开什么御前会议！老毛子还没影儿呢，你们就吓尿裤子了？”

没人敢吭气。

张景惠硬着头皮站出来，递上一份文件：“皇上让我起草的《满洲防卫法》请您过目签字。”

溥仪冷冷地把文本扔在桌上，讥讽地：“你是我的国务总理，到了这步田地，你有什么妙计安天下呀？这和你扛豆腐牌子吆喝卖豆腐不是一回事吧？”

张景惠献媚地笑着：“奴才卖豆腐也不容易。嘿嘿……我正在准备后路……”

“什么后路？”溥仪问。

张景惠有意地斜了吉冈安直一眼，说：“皇上没听说过吗？有奶便是娘，大娘没奶找二娘嘛。”

“胡说，”溥仪生气地打断他，“你是想脚踩两只船吧？我宁可落在洋人手中，也绝不落入中国人手！”

张景惠：“这，奴才可就不知为什么了。都是炎黄子孙，总能给留一面子……”

“放肆！”溥仪厉声一吼，说：“都下去，下去，后天出发，‘新京’治安要弄好。”

大臣们如鸟兽散。

50 游泳池

碧绿的游泳池成了火场。

溥俭、毓岩带领几个勤务班的小仆在池子里大量焚烧文件。

溥仪心急如焚地来回踱步、监督。

毓岩拿起几大本日记：“皇上，这是您在天津静园时的日记……”

“烧！问什么？”溥仪一声吼，日记本抛进了火海。溥仪嫌火势不旺，又泼了半桶汽油。

李玉琴姗姗走来。

李俭抱来几大盒电影胶片，自语地：“这是建国以来庆典的记录，还有皇上访问日本的影片，烧了可就再也没有了！”

“烺唆什么？不烧留着上法庭时当物证吗？”溥仪没好气地叫嚷。

这时，严桐江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告：“皇上，宫内府留守人员闹着要发疏散费呢。”

溥仪：“发！我不是告诉你发了吗？”

严桐江：“我是怕，钱一到手，就树倒猢猻散了……”他当即意识到自己伤害了皇上，马上跪下，磕头，打嘴巴：“老奴才胡说，该死！”

人人都为严桐江这个老仆捏一把汗。

溥仪却把他拉了起来：“算了吧，可不是树倒猢猻散了嘛！”

严桐江和众人一齐跪下：“皇上别灰心。”“皇上可以力挽狂澜嘛！”

溥仪向上抬抬手，示意大家起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啊！可惜我爱新觉罗·溥仪操劳半世，想借满洲龙兴故地再复祖宗大清江山，一场南柯大梦，我落得个日本人的走狗，万世唾骂，悔之何及……”他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众人一齐解劝。

空袭警报又拉响了。几架苏式飞机自西南飞来。

火光一闪，皇宫正南方向爆炸开来。

51 防空洞

溥仪等人马上钻入地下防空洞，爆炸声浪不断，土屑震落，四处飞溅。

溥仪拉着吓得簌簌发抖的李玉琴，安慰着：“不怕，不怕，明天我们就走了，到安全地方去了。”

52 溥仪住室

一片浓黑，并不是因为怕空袭而不敢开灯。溥仪这时正在收拾他的两只贴身小皮箱，把珠宝、珍珠、金条、钻石往里塞着，怎么也塞不下。

吱呀一声，李玉琴进来了。

“谁？”溥仪没有看清，拔出手枪，神经质地举着。

“是我呀，皇上！”李玉琴怯生生地答应着。

溥仪拿一个黄包袱皮盖住箱子，收起手枪，揩去额头的冷汗，冷冷地问：“方才，你看见了什么？”

李玉琴没有正面回答，她落泪了：“到这时候了，皇上还信不着我吗？将来，天底下就剩一个人跟着您时，那就是我李玉琴啊！”说着哭出声来。

溥仪受了感动，抱住她说：“别多心，我是忙懵了。我还不信你吗？”他把包袱皮一抖，说：“这些东西，几辈子也用不完，可别当别人说呀！”

李玉琴点点头。

溥仪又从钱夹里摸出一串金灿灿的铜钥匙，在李玉琴眼前晃了晃，说：“我在天津溥修那里还存着 148 口大箱子，都是珠宝。”

李玉琴：“那，叫人动了呢？”

“动？”溥仪笑道，“没有我的旨意和这串钥匙，谁敢？”

李玉琴噓了口气。

溥仪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只美国造的勃朗宁袖珍小手枪，放到李玉琴手上：“拿着。”

“哎呀，我可不敢放枪。”李玉琴吓得扔到桌上。

溥仪：“带上防身，不一定用得上。我问你，万一你落到老毛子手里、中国人手里，或是有人要污辱你，你怎么办？”

李玉琴懂了，重新拿起勃朗宁：“玉琴为皇上尽忠、尽节。”

溥仪在李玉琴光洁的前额上轻轻吻了一下。

53 伪皇宫院子

大包小裹，堆积如山。一排卡车停在旁边。

霍福泰和严桐江几个老仆急得团团转，只有几个侄子吃力地扛抬装车。

溥仪和吉冈安直从缉熙楼出来。

吉冈安直：“怎么还没装完？”

严桐江上来回道：“人心不古呀！领了留守费的，再也不来了。”

“没良心的奴才！”溥仪骂了一声。

吉冈安直：“我去叫守备队来帮忙。”

严桐江似有疑义，目视溥仪，溥仪无可奈何，只好答应。

少顷，一队日本兵跑步进院。

曹长一声号令，日本兵投入战斗，扛的扛，抬的抬，动作迅速。

只是，他们不断地把香烟、古玩往自己口袋里揣。

54 伪皇宫院子

同德殿、缉熙楼一片死寂。

院子里到处飞扬着废纸、杂物和游泳池里烧残的纸灰。

十几辆卡车、骡马大车已装好。

溥仪的专车和另外三辆轿车停在兴远门内，等待启程。

几个仆人打着火把，站在门前。

一些留守人员肃立一旁。

溥仪带着李玉琴和一应族眷出门来了，仆人一律跪安。

溥仪正待登车，忽听女人一声号叫，从缉熙楼传来，十分凄惨。

溥仪：“皇后还没上车？”

严桐江：“她怎么也不肯走。”

溥仪想了想，对西医官黄子正：“去给她打一针麻醉药，拖上车来。”

黄子正和严桐江跑去。

号叫声时高时低。

火把呼啦呼啦响着。

人们在院子里静待。

终于，号叫声弱下去，静寂了。

溥仪一摆手，祭祀府总裁日本人桥本虎之助捧着神器三宝（即象征“仁”的玉，象征“智”的镜，象征“勇”的刀），在吉冈安直和宪兵曹长浪花的陪同下，庄严地走上第一辆黑色轿车。

随后，溥仪带李玉琴等鱼贯上车。

昏昏沉沉的婉容被人背着，甩到了卡车货箱里。

马达声一起，以霍福泰为首的留守人员跪满夹道，呜呜痛哭送行，如同举哀治丧。

西风落叶，汽车队在沉沉暮色中走远了，扔下古墓群一般的伪皇宫。

下 集

55 “新京”街道

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空袭警报响得格外惨人。

路上行人纷纷跑散，比净了街还干净。店铺都在下栅板歇业，饭馆在摘幌，路上拥塞着逃难的日本人、有钱有势的中国人。

听到空袭警报，逃难人群都躲得无影无踪了。

56 行驶的汽车里

空袭警报器持续不断地鸣叫着。

溥仪正在对严桐江发脾气：“老毛子的飞机来了，还走吗？”

严桐江不慌不忙地：“皇上，这是计策，日本人怕老百姓知道了皇上出巡，会人心大乱，又不能捂住他们的眼睛，就拉空袭警报，咱们只管大摇大摆地走，没人看见。”

溥仪这才松了口气。

57 “新京”火车站广场

望一眼都叫人害怕。

整个车站挤得水泄不通。站前广场到处是人，日本步兵、炮兵、伤兵，或许是上前线决一死战，或者是撤回本土；还有听到风声逃难的日本“侨”民、“开拓团民”，大包小裹，席地而坐，抢吃的、抢水喝，人声鼎沸。

58 月台

站内更可怕。

刚有一列闷罐车到站停靠。也不问这车是开到什么地方去的，难民们一拥而上，每个车门都拥塞着一大团人，像炸窝的蜂群，吵嚷、谩骂、殴打，孩子哭、大人叫，有人被挤到车底下去。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几个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此时正在车站塔楼上看热闹，仿佛眼前的一幕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悠闲地抱着肩膀，衔着烟卷。

59 专列前

就是在这一片混乱中，溥仪带着他的大臣和宫眷们登上了东去的火车。

溥仪的大衣还没有脱下来，咣当一响，火车就发疯了一般向东驶去。

李玉琴如释重负地望着车外开了锅的人群。外面正在下雨，难民们啼饥号寒地举臂呼天，有人在攀登列车，被重重推下去，有人气愤地往车厢扔石头、扔杂物。

一个烂西红柿摔碎在李玉琴面前的窗玻璃上，汁水流了一片，像是污秽的血水。

这时，李玉琴忽然拉着溥仪叫他往外看。

不知什么地方，火光冲天，半壁天都红了，好一场大火。

“什么地方起火了？”溥仪问。

严桐江：“好像帝宫。”

“快去问问。”溥仪说。

“车上谁知道呀！”李玉琴说。

这时吉冈安直走了过来，不动声色地说：“不必惊慌，那是建国神庙！”

溥仪无力地仰倒在金丝绒靠背上。

列车正在奏凯旋曲：

雄伟的关东军，前进。
所向无敌，佑我天神……

溥仪反感地捂上了耳朵。

李玉琴拿出了望远镜，对准车窗，透过漆黑的原野，她看到了什么？啊，又是那片摇曳的芦苇……

60 夜间的列车

除了铿锵的车声，车里死一样静，只有过道口的卫士笔直地守卫着。别人都睡了，不管是真睡、假寐。

这列专车像是喝醉了酒的汉子，摇摇晃晃地在漆黑的原野里行进。

车厢里，溥仪不知是被震醒了，还是他根本没睡，他坐直了身子，出了一会儿神，冷丁想起什么似的，走到李玉琴那里。

李玉琴抱着望远镜，头枕着胳膊，侧着脸睡着了，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两颗泪珠。

61 临江县大栗子火车站

这是秋天的清晨，溥仪的专车开到终点。

当李玉琴眯着眼走下火车时，她多多少少被眼前秀丽的山川迷住了。

车站背后是一带蜿蜒起伏的青山，翠柏青松掺杂在白杨和白桦树中间，此时的树叶已呈明黄色，还有浅红色的枫树，斑驳陆离，绚丽壮观。从山坡向下看，就是那条傍山而行的碧绿碧绿的鸭绿江了。

“这地方好！”一个孩子清脆的声音，这是马静兰的大孩子、5岁的男孩缘缘。他说：“比新京好。”

好多人都掉头去看缘缘，幸亏溥仪不在眼前。

马静兰怀抱着二孩子荔荔，见孩子多话，打了他一巴掌，缘缘撅起嘴，李玉琴把缘缘领到自己身边去了。

62 大栗子铁矿宿舍

一片红色的日本洋房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山凹处，显得特别幽静。

这伙人正向红房子走去。

63 溥仪临时“行在”

这是从前矿长办公室的小屋，挺雅致，毕竟太小。

溥仪面前放着盛满珠宝的两只皮箱，此时正在摇“马前课”问吉凶。

64 驻地外面

严桐江正在号房子，分配住处。其他人在卸车。

尽管戒了严，可是山坡上围观的矿工、老百姓何止几千！

有人喊：“看见娘娘了吗？”

有人应：“看见了，是个大脚婆，长得够丑了，看一眼后悔半年！”

一女人：“去你的吧，你看的那个是小老妈子吧！”

引起一片哄笑。

又有人指手画脚：“瞧那些箱子，准都是粳米白面。”

一人说：“没见过世面。粳米白面值几张老头票子？那都是金条、金砖、珍珠、玛瑙！你没见，好几个人抬不动？死沉死沉的！”

又有人说：“明几个小鬼子完蛋了，我看他们还往哪跑！”

有人答：“下东洋啊！”

有人讽刺地：“那时候，东洋老可不疼他了，说不定说：滚！没用的东西，死了死了的有……”

又是一片开心的大笑。

65 婉容房中

婉容的精神比平时明显要好。她此时正好奇地趴在窗户上望着山坡上面的人。

闲着没事的李玉琴信步走来，恰巧与窗里的婉容打了个照面。

李玉琴眨了眨眼，立即想到这是谁了，马上请了个大安：“请皇后安。”

婉容索性推开窗户，双手支颌，和颜悦色地问道：“你是谁？”

奶嬷：“这是福贵人。”

婉容又开始不清醒了，她说：“你叫谭玉玲，是不是？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又活了？”

奶嬷：“快别胡说，这是福贵人，姓李，不姓谭，前年才进宫来的。”

婉容似乎又清醒了：“一个比一个小，免不了一个比一个惨哪。”说罢，双手砰地把窗户关上了。

窗外李玉琴不是滋味地站了半晌。

66 溥仪临时“行在”

看样子溥仪是在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吧，连家族好些成员都在。

溥仪正在给大家打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只能同日本人风雨同舟了。在这样的时局下，你们要同心同德才行。”

“是！”众人稀稀落落地应着。

这时，吉冈安直仍像从前一样盛气凌人地走了进来。除了溥仪，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吉冈安直看也不看众人，径直走到溥仪面前，向他敬了个举手礼，然后一字一板地宣布道：“大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中将向皇帝陛下通告：今天，8月15日，日本天皇已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如当头一棒，所有在场的人都“啊”了一声，大惊失色。

溥仪如同傻了一般，从座位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踉跄走了几步，突然向东面跪下。

吉冈安直也陪他跪下。

满屋子人一齐跪下。

溥仪歇斯底里大发作，连着磕头，左右开弓打自己嘴巴，痛哭流涕，连喊：“对不起天皇，对不起天皇。”

少顷，吉冈安直站起来，把一份文件扔下：“这是退位诏书，您签署一下吧。”

溥仪拾起诏书，双手颤抖，更是哭得不成样子了。

67 矿山食堂

这是伪满洲皇帝最后一次表演。

行在草草，大臣们、家族成员都是垂头丧气，打不起精神来，如同在办丧事。

张景惠等几个人各处奔走，现凑了几把破椅子，摆在了御前会场，更多的人只好站着。

吉冈安直站在溥仪身后。

臧式毅干咳了一声，说：“满洲帝国皇帝陛下，宣读退位诏书。”他一边说一边流出泪来。

在场的人有的呜咽出声。

在这惨淡的氛围中，溥仪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念起伪满洲帝国的送葬词：

奉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诏尔众庶曰

我国自立本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的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

国本奠于惟神之道

政教明于四海之民

崇本创始之典，万世惟尊

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

朕勤勉治业，天时人和，国泰民安，自创业而至于今，奉公不懈，本望以诚平天下，继满洲大统于万世不息，其奈天意何！今大兵压境，天人共怨，虑及生灵免遭涂炭，使仁爱所安，化干戈为玉帛，朕愿逊位以体恤尔等众庶，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念毕，溥仪一屁股跌坐下去，如同傻子一般。

众人号啕大哭。

68 大栗子矿山

黄昏，矿山到处是流动的火把，像一条火的河流汹涌而来，在这条火河上空，滚荡着一片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千万人汇在一起，举着最原始的武器冲杀过来。

他们冲进日本守备队大营，追杀日本官兵。溃不成军的日本兵纷纷缴械。也有一些忠于武士道的军人成批地跪倒在鸭绿江畔，切腹自杀，血水染红了江水。

还有好多中国百姓同时抢夺各种物资、布匹、白面袋子、油桶……

69 溥仪“行在”

严桐江率领帝宫卫队紧紧把住矿山宿舍大门，如临大敌。

卫士们朝天鸣枪。

溥仪吓得魂不附体，在桌前慌乱地摇着“马前课”，外面暴动的人群仍在山摇地动地呐喊。

张景惠进来，跪下：“皇上吉祥。”

溥仪郁郁不乐地：“退位了。”

张景惠作愚忠状，叩头不迭：“皇上说哪里话，退位不过是哄过眼下这几天，还能二返脚起来。我张景惠碎尸万段，连粉末都是忠于皇上的。”

溥仪忧虑地：“老百姓不会冲进来吧？”

张景惠：“只杀日本人，幸亏苏联人过来了，劝住了，若不然……”他没有说下去。

溥仪：“你今天晚上就回新京吗？”

张景惠：“我给您看住家产，我随时准备接您回去再坐龙廷。”

溥仪疲惫地挥挥手：“你走吧。”

张景惠退了出去。

臧式毅进来：“皇上怎么让这豆腐草包走了？”

溥仪：“人去不中留啊！”

臧式毅：“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家伙，装得倒像！他暗里已和蒋介石勾搭上了，回新京去当维持会长了。”

溥仪骂了一声：“这个王八蛋！”

70 溥仪“行在”

吉冈安直走进来，见李玉琴在，就说：“请你出去一下。”

李玉琴不情愿地走出去。

但她没有走远，却附在门旁偷听，只听见：“明天早上起飞，

人不能多，你定。”

李玉琴走去。

71 李玉琴住室

李玉琴正在收拾东西。

王嬷嬷问：“你这是干吗？”

“明天走呀，飞东京。”

“你听谁说的？”

“皇上说的呀！”

72 门前

面对月亮，溥仪和李玉琴站在门前草坡上，远处月涌江流。

李玉琴在啼哭：“皇上走了……我怎么办呢？”

溥仪不耐烦地：“我不是说了吗？飞机小，坐不下，你坐火车去。”

李玉琴：“坐火车能到吗？”

溥仪心不在焉地：“怎么不能到。”

李玉琴：“火车哪天来接我？”

溥仪：“多则 10 天，少则三五天。”

李玉琴含泪点头：“那，玉琴等着，皇上可保重啊。”

溥仪早已拔腿走了。

73 山坡上

这是清晨，阳光从树叶缝间筛下来，草地上布满奇异的光斑。

李玉琴避开站岗的和族中人，带着缘缘从小桦树林中钻出来。站到山坡一块卧牛石上，启踵远眺。层峦叠嶂，云雾飘飘。

“看见飞机了吗？”缘缘仰着脸看天上。

李玉琴：“也不知皇上的飞机从通化起飞了没有？”

“像鸟一样飞吗？”缘缘问。

李玉琴无限惆怅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草丛里，有两个人影勿急走来，李玉琴吓了一跳。

原来是一老一少两个打柴人。

双方都愣了一下，忽然，那白胡子老头拉着孙子跪在地下磕响头：“狗剩子，快，快给娘娘磕头！野种，眼睛别正面看，那叫冒犯天颜……”

李玉琴扶起老头：“你怎么知道我是……”

“贵人贵相，”老人说，“你们大命人都是天上星宿下凡，能同凡人吗？再说，民间有您和皇上的御真影啊！”

李玉琴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呆呆地看着打柴人消失在林子深处。

正待下山，二格格韁和马静兰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见面，二格格的脸拉得老长：“哟，贵人到会享福，跑到山梁看风景来啦。”

李玉琴：“我是想……”

“你想的太简单了！”二格格蛮横地打断她，“你是皇上的人，如今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皇上交待？”

李玉琴感到受了污辱，抗辩道：“玉琴不会做出伤风败俗事的。”

“遇着歹人呢？”二格格抓住不放，“你要记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一句话说得李玉琴委屈地哭起来。

马静兰打圆场地：“下山吧，她对皇上是一番美意，想看看飞机从天上过……”

二格格用鼻子哼了一声，先走了。

74 沈阳机场

溥仪、吉冈安直一行人正在候机室里等飞机。

吉冈安直：“飞机一到，夜里就飞到东京了。”

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机场跑道上沉雷一样吼了一阵，两架苏联大型军事运输机俯冲下来，降落在停机坪。

机舱门打开，海潮般涌出全副武装的苏联官兵，他们立即包围了机场，放了警戒。

溥仪和吉冈安直感到大势已去，一时如木雕泥塑，桥本虎之助再也不敬天赐大神了，竟用脚把包神器的黄包袱踢到了椅子底下。

一个苏联将军带着一批官兵迈着正步来到机场候机厅。

军官出示证件：“我是苏联红军陆军少将波多马廖夫，如果没有认错的话，阁下就是伪满洲国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吧？”（俄语）

桥本虎之助充当临时翻译。

面如土色的溥仪唯唯点头。

波多马廖夫礼貌地、不容置疑地：“我奉命通知你们：你们作为战争罪犯，从今日起被盟军拘捕，明天将把你们空运伯力，那里的远东军事法庭将对诸位作出裁决。”

大厅死寂，只有机场跑道苏军运输机的马达轰鸣，震耳欲聋。

75 停机坪

溥仪等人正被押上飞机。

站在舷梯上，他心情复杂地回首望了望，低下头钻进了机舱。

76 机舱里

没想到，在机舱里迎接他的竟是张景惠。

“你——”溥仪愣了。

臧式毅嘲弄地：“咱们的国务总理已经当上了蒋委员长的维持会长了，可惜战争罪犯的名单上，张景惠三个字划不掉， just 不情愿地来陪皇上了，不是有奶便是娘吗？”

张景惠一副哭相：“还是亲娘好啊！”

溥仪不理他，向前舱走去。

77 沈阳机场

载着溥仪一行人的飞机腾空而起。

78 黄昏夕照的山坡

李玉琴在远望，望穿秋水。

远处只有丢盔卸甲撤下来的日军和日本“侨民”。

79 江雾弥漫的日子

李玉琴凭窗遥望，苏联红军正跑步占领矿区。

80 阳光明媚的正午

李玉琴又来到树阴下企盼。

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队伍高唱着“晴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开进了大栗子。

这确是天翻地覆，瞬息万变的年代。

81 板栗树下

李玉琴焦灼地向山峦深处张望着。

马静兰领着缘缘走来，见李玉琴如醉如痴的样子，不禁轻轻

叹了口气，陪她席地而坐。

李玉琴回过头来，像是发问，又像是自言自语：“8天了，皇上派的火车怎么还不到？”

马静兰叹口气，从怀里掏出一本地图册，递给她：“贵人会看地图吗？”

李玉琴没有出声，拿过地图册，翻到一页，通化、大栗子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地图呈现眼前。

夸大的日本海，叠印海啸。

李玉琴觉得天旋地转，她指着地图的蓝色部分，声音发颤地：“这……不是大海……吗？火车……也开不过来呀！”

马静兰只能以默默的苦笑回答。

一时，李玉琴仿佛明白了她在皇上心目中的准确位置，如梦初醒，这打击够重的了，她扔下地图册，放声大哭起来。

82 大栗子

一架小型飞机降落。

机上走下几个苏联军人。

为首的是中校比夫廖夫。

83 大栗子铁矿宿舍

全体皇室被召集在旷场上，男人围护着女人，病容枯槁的婉容紧紧依偎着李玉琴。

比夫廖夫扫视一下，讲话：“苏联陆军中校比夫廖夫向你们训话。”

翻译译成中文。

“你们好！”比夫廖夫笑容可掬地一一与人们握手。这些遗老遗少们大概不习惯握手，有的打躬，有的作揖，作了揖又握手，握了手又作揖，十分可笑。

握完了男人，又去同女人握手。

严桐江和留守的溥仪惶恐地挡驾：“不行，不行，皇上内眷不能与外人握手，何况，男女有别……”

翻译眨着眼，吃力地译着，看样子译不完整，比夫廖夫又耸肩膀又摊手，没弄明白，还是固执地握婉容的手，婉容尖叫一声，躲进人群。

倒是李玉琴大方地同比夫廖夫握了握手。

比夫廖夫：“你是皇后？”

溥仪：“不，不，她只是第五等，皇后、贵妃、妃子、嫔、贵人、常在、答应，不能乱叫的……”

翻译叽里咕噜译了半天，比夫廖夫听得半懂不懂，哈哈大笑。

趁比夫廖夫走向前面，二格格狠狠瞪了李玉琴一眼：“贱人！”

好多人在低声咒骂：“抛头露面！”

“莫大耻辱！”

“怎么跟老毛子拉手，看那满爪子毛！”

比夫廖夫走到队前，宣布说：“你们的退位皇上溥仪没有去日本，他已被押解到苏联，等待对战犯的审判。现在根据溥仪的要求，挑选你们当中的溥仪、溥英、毓岩、霍福泰等人，随我们去苏联。”

一片哀叹、惊呼和绝望席卷了封建小朝廷的人群。

李玉琴当即傻了一样，两眼发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84 婉容住室

婉容大病不起，御医黄子正在给她注射。

开饭了，王太监端来大锅饭。

李玉琴：“皇后病成这个样子，吃得下吗？给熬点鸡汤吧。”

王太监：“贵人这话别冲我说！要想吃香的喝辣的，还回新京皇宫去呀！”说罢悻悻地走了。

李玉琴难过了半晌，从手指上撸下一个戒指来。

85 灶房

李玉琴亲自熬鸡汤。

一太监走过来，见李玉琴吹火，讥讽地：“贵人将来回宫能做饭了，可以解散御膳房了！”

李玉琴不理他。

86 篱笆院

李玉琴端着砂锅走来。

缘缘问：“好香，是鸡吗？”

李玉琴一时可怜孩子，放下砂锅。撕了一条鸡腿给了缘缘。缘缘乐颠颠跑去。

87 婉容住室

李玉琴让婉容半躺在自己膝上一口一口地喂着鸡汤。

婉容：“我……不行了。”

李玉琴：“快别说这话，会好的。”

婉容：“好妹妹，答应我一件事，行吗？我看你心眼怪好的。”

李玉琴点点头。

婉容：“玉皇是我父亲，他要接我回天上去了，好妹妹，你也回天上去吧，天上好，没这么多勾心斗角，心里干净。好妹妹，可别叫野狗把我尸首扯烂了，那就托生不了啦！”

李玉琴也哭：“妹妹记住了。”

婉容忽然坐起来，又说起了疯话：“玉皇来接我了，叫我午

时三刻上路，你听，你没听见仙乐吗？”

李玉琴抱住婉容哭起来。

88 矿山食堂

溥仪家族上上下下已经又一次被集中起来。男人在左边，女人在右边。

这回出来讲话的全是东北民主联军，有男兵，也有女兵。

讲话的看样子是个官，他说：“……溥仪当汉奸有罪，他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是人民的血汗，你们的珍珠财宝都是溥仪给的，都得没收归公。”

人群一阵骚动。

李玉琴看到有的人把戒指偷偷撸下来扔到窗外草窠里，有人把钱掖进鞋垫底下。

89 院子里

大小箱子都被民主联军抬上了车，并上了封条。

90 矿山食堂

正在搜查男人。

各种首饰、金表都往上交。

91 另一间屋子

别的女人都吞吞吐吐，不愿被搜，想办法对付女兵。

只有李玉琴痛快，她把钻石戒指、金手镯、项链、耳环，全主动卸下来交上去，问叫杨春的兵：“还用脱裤子吗？”

杨春乐了：“你挺明白事，不用了。对了，有武器吗？”

李玉琴：“有。”

她从褥子底下抽出勃朗宁交上，当她触摸到那付心爱的望远

镜时，她犹豫了一下，又塞回了褥子底下。

这小动作被杨春发现了。

杨春走过来：“那是什么？”

李玉琴尴尬地拿出望远镜：“这……不能算……武器吧？”

杨春当然不理解李玉琴的心情，她一把抓过望远镜：“怎么不算？我们旅长的望远镜还没这个好呢，也没收了。”

李玉琴一听，马上转过身来，两行热泪刷地一下流下来。

92 山间公路

解放军的队伍在行进。

队伍后头有几台大车。

李玉琴、婉容等有限的几个人坐在车中，杨春陪着。

李玉琴：“你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杨春一笑：“军事秘密。”

李玉琴：“打败了吗？”

杨春：“我们正在节节胜利。”

李玉琴：“可听说长春……叫国民党给占了。”

“那是暂时的。”杨春说得很轻松，“喂，你也当兵吧？跟我们走！”

李玉琴很吃惊：“我？”

“你还想守着那个汉奸皇帝呀？”杨春说，“当皇上的三宫六院干尽了人间坏事，你还看不透他？”

“可我……是他的人……”

“封建！”杨春格格一乐，“我参军前就是童养媳，逃出来的。”

李玉琴惊奇地打量着杨春。

杨春转而严肃地：“首长让我正式跟你谈，部队不能总拉着皇后、皇妃去打仗啊！你人小中毒浅，我们动员你同溥仪离婚，

然后参军！”

李玉琴低下了头。

杨春给奄奄一息的婉容掖了掖被子，说：“你今天必须回答我。”

李玉琴缓缓地抬起了头，茫然地看了看四面青山，终于摇摇头：“我不能那么做。”

杨春气得折断了手中的马鞭子，用断了半截的鞭杆使劲捅了捅马屁股。

马车加速奔驰起来。

前面的队伍正在过峡谷。

93 一座村庄

李玉琴在村口枯坐，望着迷蒙的远方。

那里又是那片白茫茫的芦苇荡。

94 荒草甸子上

这已经是深秋季节了。

一个臂带白色袖标的卫生兵领着李玉琴走来。

卫生兵指着一个矮矮的土坟包说：“八成是这个。”又四下跑了几步，回忆了一阵，肯定地：“没错，是这堆儿。前几天，没有大烟，她饭也不吃，活活折腾死了。”

李玉琴：“她死前喊什么了吗？”

卫生兵追忆地：“她喊了一句……老天何必生我……”

一句话说得李玉琴泪如泉涌。

她一边给坟添土，一边问：“有棺材吗？”

卫生兵：“连烈士都没有，别说她了……”

李玉琴一边添土一边说：“好姐姐，我给你多压点黄土，省得叫狗掏了坟……”

一阵风吹起压在附近坟头上的黄表纸。

95 天津街道

李玉琴坐在旧式有轨电车上，东张西望。

96 溥修公馆

这是当年伪满洲国驻津办事处处长溥修的公馆，有几分凋败，却可以看出当年的煊赫。

李玉琴被人领进大院，她看见“大满洲帝国驻天津办事处”的大铜牌子扔在墙角，沾满了泥土。

97 溥修书房

看来谈话进行了一段时间，谦恭而冷漠。

溥修端着水烟袋：“这么说，北京那一拨子皇亲都不肯收留你？”

李玉琴点点头，很可怜。

溥修：“贵人是皇上册封的，他们这样薄情，天理不容。”

李玉琴感激地望着他。

溥修：“听说解放军动员你同皇上离婚？”

李玉琴：“是。”

溥修：“贵人是懂廉耻的，皇上没有白疼你。你在我这儿住着吧。”

李玉琴喜出望外：“谢谢！”

“谢什么。”溥修说，“这房子本来就是皇上的，过去，溥修一家子还不是靠皇上养活的？”

李玉琴感动得眼泪在眼圈里转。

溥修叫仆人：“去，传我的话，叫家里上下人等，都来拜见贵人。”

少顷，进来一大堆人，有溥修的妻子费云章、姨太太刘展如，还有溥修的女儿毓灵筠、溥修没结婚的老姐姐、毓岱夫妇及保姆等。

——一见过，都是礼节上的。

最后进来的是马静兰，她带着缘缘和荔荔。

两个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98 一号楼楼下

这是马静兰的居室。她正与李玉琴聊天。

马静兰：“我们以为你跟大军走了呢。”

“哪能呢。”李玉琴说，“他们人倒挺和气的，办事也公道，就是一样叫人心不舒服，谁都骂皇上，你说，他，他真有那么坏吗？”

马静兰逗她：“他，他是谁呀？”

李玉琴打马静兰一下：“叫他又怎么了？他现在本来不是皇上了嘛！”

马静兰：“你打算怎么办？守到底？”

李玉琴肯定地点点头：“我等他回来，那时搬到乡下去。他不会干活，我种地养活他，比当皇帝舒心多了。”

马静兰深情地望着李玉琴，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干吗长嘘短叹？”李玉琴问。

马静兰不说。

“你倒说呀！”李玉琴推她肩膀。

马静兰：“只怕，刑期短不了，说不定回来时，胡子拖地了。”

李玉琴似乎愣了一下，眼神转而黯淡下去，垂下头，低声说：“那，我也认了，这是我的命。”

这时门外喊：“开饭了！”

马静兰急急忙忙拿起盆碗催促李玉琴：“快，快拿家伙去打饭菜，晚一点就得挨饿！”

李玉琴：“这可奇了。”

马静兰：“真的，吃的是大锅，可人人有小份子钱，大锅为了省，天天少下几两米，哼，德性！”

马静兰一边说，一边拿着家什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马静兰回来，把搪瓷盆使劲往桌上一墩，说：“我没说假话吧？”

盆里只有两个烧饼，一点菜汤。

缘缘和荔荔已经伸手一人抓了一个吃起来。

李玉琴和马静兰相视苦笑。

99 费云章房间

这个很会保养的女人正在吃小锅，面前摆着刚从外面馆子叫来的小笼包子和各种小吃。

缘缘和荔荔眼馋地趴窗看着。

费云章发现了，哗一下放了窗帘。

100 老处女的房间

这个老处女留分发头，男装，脾气极为古怪。

一个仆人进来：“老爷说，先从私房钱借一点。”

“没有！”她吼了起来，“我屋地下又不长钱，天上不掉钱，我哪有？”

仆人退出。

101 溥修书房

溥修对李玉琴连连叹气：“皇上倒是有 148 个大箱子在这儿，一来没有旨意，二来国民党又给贴上了封条，唉……”

李玉琴不语。

溥修无奈，从墙上摘下几张字画，吹吹土，递与仆人：“去当一点吧，民以食为天……”

费云章走过来，倚在门框上：“哟，能当不少啊！好多日子没见荤腥了，回来买点牛肉、羊肉！”

老处女也赶来下指示：“也该吃点海参、鱼翅了，三根肠子闲起两根半了，什么世道！”

溥修挥挥手，无可奈何。

102 马静兰卧室

两个孩子已经睡下。

马静兰正在亲手钉一个卖香烟的提篮，旁边堆着一些香烟。

李玉琴正在拆孩子的一件旧毛衣。

李玉琴：“你这么抛头露面地去买烟卷儿，不怕人家说你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马静兰说，“孩子他爹陪皇上在苏联坐大牢，我怎么养活俩孩子？谁说风凉话谁拿钱来！”

突然，对面那幢楼的楼上有响动。

“你听！”李玉琴指了指那幢楼，说：“别是有贼吧？”那楼上不是锁着皇上的一百多个大箱子吗？”

马静兰冷笑不语。

李玉琴想起了溥仪的那串金灿灿的钥匙。

103 天津街头

马静兰脖子上挎着香烟篮子不自然、不情愿地吆喝着：“红锡包香烟咧——”

104 溥修公馆

穿着长袍马褂的庞民走了进来，显然很熟，与仆人点头算打了招呼，径直往里走。

李玉琴：“你找谁？”

庞民打量李玉琴几眼：“你是新来的福贵人吧？难怪你不认识我庞某人。”

李玉琴这才点点头。

庞民就在院中石榴树下的椅子上坐下，把一个大包袱扔在地上。

不用吆喝，第一个跑出楼来的是老处女，手上托着个石印章，问庞民：“这个，认货吗？”

庞民接印在手：“啊，寿山石的，30元。”

“放屁！”老处女叫道，“你别昧良心，这是田皇石印，是乾隆爷的印，上面刻的是‘古稀天子’、‘天禄琳琅’，你给30？300我也不一定卖。”

庞民装作重新鉴赏的样子：“我再仔细瞧瞧……”

随后，费云章扭扭搭搭走来，她拿着轴画，说：“这可是稀世珍品！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你打开看看，光印章就盖了六十多个，给多少吧？”

庞民乐呵呵地：“真货给大价钱，咱们又不是打一天交道了，好说。”伸手接过轴画展开。

李玉琴愣愣地在一旁看着。

缘缘小声告诉李玉琴：“她们是从库楼里偷的。”

孩子的话叫费云章听到了，走过来，拧住缘缘的耳朵：“你胡说什么？我撕了你的嘴。”

孩子撒腿就跑。费云章紧追，不小心费云章绊倒在藤子的裸根上，摔了个跟头，缘缘拍手笑，这下子费云章更恼羞成怒了，大叫：“了不得了，这么小的崽子也反了！你个罪孽包，我非拿

家法教训你不可！”

105 当院

缘缘被罚跪在两块砖头上，不哭也不叫。

李玉琴心疼地在费云章和溥修门口求情：“原谅他一回吧，他还没吃饭呢！”

“吃饭？这么小的东西就长反骨！”溥修说，“家道沦落，以至如此。”

费云章：“你瞧他那一副苦相，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

李玉琴又求情：“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时，恰好卖了一天烟的马静兰疲惫不堪地走进大门，溥修见状，做了个顺水人情：“就看贵人的面子，饶了他一次，叫他妈好好管教。”

李玉琴走过去拉住孩子手，缘缘怎么也站不起来，马静兰看着孩子跪出了血的红肿膝盖，呜呜地哭了。

106 库房

马静兰带着李玉琴查看库房。

这里堆着一百多口楠木箱子，一个式样，上面刻着龙纹，有铜包角，在上锁的箱子口处，完好地贴着十字花封条，盖着国民党行辕的血红大印。

马静兰：“若论说，你是皇上最知近的人，这东西也就是你的。何必忍饥挨饿，便宜了别人？”

李玉琴连忙摆手：“快别这么说，我饿死也不干这种事。”

马静兰：“那就没办法了，这年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今几个，老爷子不是发话了吗？从明儿个起，个人管个人，你咋办啊？”

“我打毛衣。”李玉琴说，“我打手工。”

“你？”马静兰大吃一惊，“这若传出去，可是大笑话，皇妃打毛线手工！”

李玉琴苦笑：“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马静兰：“将来，皇上再坐天下，应该把江山分一半给你。”

两个人都苦笑起来。

107 院门口

李玉琴贴了一张纸条，上写：“院内打毛线手工，立等可取，价格面议。”

贴了一半，见有人来，她吓得三脚两步跑回院子，还是马静兰替她贴牢。

108 李玉琴房中

李玉琴在织一件大红毛衣。

马静兰：“准是办喜事穿的，真鲜亮。”

李玉琴若有所思：“听说西伯利亚冷得吐口唾沫都能冻成冰，他……走时就带去一件毛衣。”

“你还惦记他！”马静兰说，“他怎么不想着你？几年了，怎么连个字也不捎来？我们那口子还知道捎个明信片来呢，也叫人有个盼头啊！”

一席话说得李玉琴好难过，又流下泪来。

109 院子

李玉琴正在打毛衣，猛听院子门口吵起来，她推窗一望，一个男人托着一件毛裤，生气地说：“怎么不叫进，这也不是紫禁城后宫！打错了毛线活不兴说道说道？”

李玉琴赶紧走出去。

只听马静兰正在对那人说：“你还真说对了，这儿还真是紫

禁城后宫！”下面的话，马静兰是附在那男人耳边小声说的。

那男人不由得肃然起敬，说话变得文明了：“对不起，那我……将就穿吧。”

李玉琴已走过来：“哪儿织得不合适，我重织。”

马静兰不等那男人说话，抖开那条米色毛裤看了看，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了？”李玉琴却怎么也看不出毛病。

溥修指了指小便口的地方，说：“这是男人穿的，忘了留口！”

李玉琴一听，臊得垂下头，抓起毛裤就跑了。

那男人又塞给马静兰一把钱：“我交双份工钱，皇妃给我织毛裤，值！”

马静兰又哈哈大笑起来。

110 一组过渡镜头

李玉琴织着各种图案、各种颜色的毛衣。

银幕上叠印春夏秋冬四时景物。

111 马静兰卧室

马静兰看来已经卧床不起好久了，地下扔着卖香烟的篮子。

李玉琴在给她喂水，马静兰骨瘦如柴。

112 书房

溥修两手玩着核桃在看一本线装书，李玉琴在向他说话：“可怜可怜马静兰吧，她若有个三长两短，扔下两个孩子……”

溥修放下书：“我还不是无隔夜之粮！你不知道怎么的？上哪弄钱抓药、住医院啊？你看着办吧。”他指了指屋中的家具，“还有些粗木家具，你看能折腾几个钱，尽管拿去折腾。”

李玉琴咬着嘴唇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一转身出来。

113 溥修公馆院子

庞民又来收古董文物了。老处女、费云章、姨奶奶等几个人又像从前一样，或拿一件内画鼻烟壶，或拿一件玉如意去卖钱。

李玉琴站在院子一角冷冷地看着他们，缘缘、荔荔可怜巴巴地扯着她的衣角。

屋子里传出马静兰一阵紧似一阵的干咳声。

几个女人换了钱，心满意足地走了，庞民发现了李玉琴，走过来，打了一躬，问：“听说少奶奶病得不轻？”

李玉琴点点头：“连抓药的钱都没有。”

庞民暗示地：“你呀，捧着金碗要饭吃！”

114 马静兰住室

马静兰正在高烧说胡话。

李玉琴绞了块毛巾给她敷在额头。

她在屋中翻了一气儿，只翻出几件当不上价钱的破旧衣服。

李玉琴发了一阵呆，下决心走出去，临走拿了一把斧头。

115 楼上库房

漆黑的库房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无数堆放在这里的大箱子像一口口黑漆棺材。

李玉琴走到一口箱子前，伸手摸摸封条，完好无损；拉一拉锁头，也锁得结结实实。

耳边出现溥仪拿金钥匙的话语：“没有我的旨意和这把金钥匙，谁敢？”

吱呀一声怪响，倒把她自己吓了一大跳，她揩了一把冷汗，惊恐地向外张望，外面一片风声、雨声、雷声。

她眼前又浮现出马静兰病入膏肓的凄惨景象。

她下决心撬开一把锁。

箱子盖掀开，哪有什么珠宝？里面全是破布、石头。

她傻了，再撬第二口，全是砖头、瓦片。

李玉琴疯了一样，不再撬锁，挥起斧子，接二连三地劈箱子，箱子里不断涌出废砖烂瓦……

李玉琴泪流满面。

外面暴雨如注。

116 一家当铺门前

李玉琴冒着雨钻进去。

她把惟一的一件毛衣脱下来，送上高高的柜台。

117 药店

李玉琴已经淋得透湿，她匆匆地走进去。

118 狗不理包子铺

李玉琴买了一屉包子。

119 马静兰病榻

马静兰床前坐着两个恸哭的孩子，一迭声叫着妈妈。

李玉琴走了进来，她把药和包子送到马静兰跟前：“有药了……”

马静兰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死死地攥住李玉琴的手，说：“我……没这个福气了，我求你给我带好两个孩子，能让他们吃上一口饭……我……在九泉下给你磕头了，下辈子变牛变马报答你……”一边说，一边泪流满面。

李玉琴哭，孩子也哭，风声、雨声，一片凄惨景象。

马静兰挺着脖子大叫一声，结束了她 28 岁的年轻生命。

一片哭声。

溥修走了进来，看了看，退出去。

120 溥修公馆门口

李玉琴领着两个戴孝的孩子进来，身后一挂马车上拉着一口白茬儿棺材。

溥修迎面走来，倒背着手，冷冷地问：“棺材买来了？殁的？”

李玉琴：“总不能黄土压脸。”

溥修被噎得不大痛快，想了想，说：“贵人这样抛头露面，成何体统？能对得起皇上吗？”

忍无可忍的李玉琴冷笑一声，说：“是吗？请问，你的皇上除了给我留了一个贵人的头衔，还给了我什么？我有什么怕丢失的？你说！”

溥修万万没有料到平日温顺的李玉琴今天如此激动，他被诘问得张口结舌，赶紧让路，看着拉棺材的马车进门去。

121 一列火车风驰电掣而来

李玉琴坐在出关的列车上。

从车上的标语可以看出，这已经是解放后的年代了。

列车正在播送《刘巧儿》。

李玉琴听着。

远处可以见到山海关的末段长城。

旁白：李玉琴终于摆脱了在天津为溥仪守节的岁月，回到阔别多年的长春，去等待分配工作的 1955 年，她突然接到了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寄来的信。

122 长春街道上

李玉琴匆匆走着。

123 西医黄子正诊所

李玉琴走进来。

黄子正大吃一惊：“是你？李贵人？”说着要行大礼。

李玉琴拦住他：“都解放多少年了，你还这样！”

黄子正：“皇上，啊，溥仪有消息吗？”

李玉琴接过黄子正递过来的一杯茶，说：“这不，有信来了。押在抚顺。”

黄子正：“呀，押在抚顺的都是战犯，不是无期就是死刑，你……年轻轻的，唉……”

李玉琴：“我都等了快 10 年了，从前不知他死活时，我都等了，如今有了音讯，反倒不等了？”

黄子正深深地叹口气：“若是……值得……也成。”

李玉琴喃喃地重复：“值得？”她沉思了半天，望着黄子正。

黄子正：“啊，没什么。你还没找到工作，没路费吧？”

李玉琴：“不好意思张口……”

黄子正拿出一沓钱：“先拿去吧，但愿他像你一样痴情。”

李玉琴千恩万谢地走了。

124 商店里

李玉琴在挑一双白线袜子。

先是一个服务员在应付，后来过来一个女的，与另一个服务员小声嘀咕起来：“好像是皇妃！”

很快传开，许多人围过来指指点点。最后连顾客们都围了过来。柜台差点挤倒，一片议论声从四面八方朝李玉琴无情地抛来。

“看，快来看溥仪的老婆！”

“皇妃就这模样啊？”

“还挺年轻呢！”

“找没找汉子？若能和皇妃睡上一觉可挺美！”

“去！人家还等溥仪出狱当第二次皇妃呢！”

“溥仪出了狱还不老掉了牙呀！”

“哼，汉奸老婆！”

“反革命家属！”

李玉琴袜子也不敢买了，低着头钻出人群，不堪入耳的议论声一直送出老远。

125 小巷子里

李玉琴倚身在一面贴满广告、布告的墙上，泪流满面。

126 抚顺战犯管理所门前

灰黑低矮的民房，高大的采煤天轮车相映成趣。

在没有水的浑河北岸、高尔山下，有一个高墙大院，门口站着双岗，挂着“战犯管理所”的牌子。

李玉琴提着一个印花布包袱，风尘仆仆地来到大墙外面，急不可待地冲进去。

门卫接过她递上的介绍信，好奇地打量她很久，扭身就跑，不一会儿带来一大群管犯人员、战士，把她围了个风雨不透。

127 会见室

李玉琴搓着衣襟，在焦急等待。

安排他们会见的李科长笑着给她倒了水，说：“溥仪改造得很好，饭量很大。”李玉琴报以苦笑。

少时，面目清癯，显得苍老的溥仪穿着一套狱中发的灰制

服，戴着不怎么顺眼的名签，慢腾腾地走了进来。他在门口扶扶眼镜，看了李玉琴一眼，像例行公事似的说了一句：“你来了？”

李玉琴站起来，立刻流了泪，一句话说不出。

“坐，坐。”李科长客气地，“你们谈，你们谈。”他带好门，走了出去。

李玉琴和溥仪隔着长条桌子僵立了好一会儿，才各自坐下。

溥仪也不看李玉琴，只顾自己背台词似的说：“我有罪，我要好好改造。共产党对我很好……”

李玉琴怯生生地：“你……身体好吗？”

溥仪所问非所答地：“我罪孽深重，必须洗心革面……”

李玉琴大失所望，打开包袱，把一双布鞋、袜子、笔记本、钢笔、香皂、手纸、糖果等推在他面前。李玉琴流着泪说：“这鞋是我给你做的，不知跟不跟脚。”

溥仪似乎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背流水账似的说：“当初上远东军事法庭，我挺害怕，以为完了，非上绞架不可，后来引渡回国，我更害怕，中国人比外国人更恨我。共产党对我挺好，我要好好改造。我会糊纸盒，糊得方方整整，糨糊不兴沾到外面；我会种菜，浇大粪浇不到菜叶上，我会自己叠被子……”

李玉琴麻木地听着，一阵阵悲从中来，失望，渐渐占有了她，泪水如断线的珠子滴淌着。

李玉琴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他的唠叨：“你就不想问问我这10年是怎么过来的吗？你就不问问我借谁的路费来的吗？”

溥仪似乎怔了一下，依旧说他的：“从苏联一入境，一见到八路军，我可吓坏了，共产党真宽大，自作孽，不可活。”

李玉琴已经站起来了。

128 长春图书馆门前

李玉琴精神焕发地走进去。

129 图书馆案前

李玉琴正在给溥仪写信：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有工作了。在长春市图书馆当管理员，大家对我挺好，没人歧视我，只是……”

写到这里，一片阴云刮到脸上，她写不下去了。

130 李玉琴家

李玉琴正在打点包袱。照例是布鞋、袜子、糖果和一些日用品。

门开了，李玉琴的几个哥哥脸色难看地走进来。

“二哥、三哥……”李玉琴起来招呼。

二哥看了一眼打点好的包袱，冷嘲热讽地：“怎么，还去看那个坐监狱的皇帝？”

李玉琴悄悄垂下了头。

另一个叔伯哥哥：“他无情无义，你守着他干什么？他毁了你的前半生，还让他毁你一辈子吗？”

李玉琴柔声地：“我……他现在很孤独，很不好过……”

二哥发作地：“他不好过？我们好过吗？”他伸手指了另外几个人，“在你当皇妃时，我们借过什么光？拿过你一个开子儿吗？今天我们可借光了，肃反也整，镇反也查，今天可成了汉奸国舅！我的工作被辞，因为你这个臭社会关系，你的几个叔伯兄弟都被发配到内蒙去了，他们是来辞行的，你看着办吧！”

李玉琴又惊又愣，半晌一句话说不出来。

131 南下的火车上

李玉琴精神萎靡地靠坐在椅子上，没有一点笑容，与车厢里的热烈气氛显得极不协调。车厢里大多数是青年男女，在看报、唱歌、谈笑。

李玉琴对面一对青年夫妇，他们在逗弄一个可爱的宝宝。全家人都欢笑着。

李玉琴夹着包袱悄悄离座。走到车厢尽头，找了个没人的座位。

正好火车到站，上来一批新旅客。

一男一女，坐到李玉琴对面，显然又是一对情侣，男的正过分热心地为女的揩抹坐席，女的在撒娇：“好几个钟头才到抚顺，听说你们那儿到处是煤粉，都不能穿白衬衫。”

男的：“净瞎扯。”讨好地笑着。

李玉琴用报纸遮住了脸。

调笑声还是从报纸后面透过来。

李玉琴挪开报纸，男青年正把一个剥好皮的鸡蛋送到女青年嘴中，狎昵之情可见。

李玉琴默默起身，站到了车厢连结板处，听着震人耳鼓的金属撞击声。

132 抚顺战犯管理所门前

李玉琴似乎犹豫了一下，走进去。

133 会见室

一如从前。

溥仪剥去一块糖纸，吹落地上，把糖扔在嘴中，样子颇为悠闲地踱进会见室。由于口中有糖，说话没有上次清晰：“你来了？”

李科长：“你们好好谈谈。”带上门走去。

李玉琴先坐下。

溥仪嚼糖出声，快速咽下肚，也坐下了。

李玉琴打开包袱，推过去：布鞋、白袜、笔记本、红蓝铅笔……

溥仪下意识地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仔细地剥去糖纸，像

小孩子吹蒲公英那样向上一吹，花花绿绿的糖纸飞了去。

溥仪把糖扔到口中。

李玉琴感情复杂地望着他。

她耳畔响起无数驳杂的音响，牵动着她此时此地的感情。

“人家还等着溥仪出狱当第二次皇妃呢！”

“溥仪出了狱还不老掉了牙呀！”

揶揄的笑声。

李玉琴的哥哥们在抱怨：“……你当皇妃时，我们借过什么光？今天可成了汉奸国舅……”

黄子正的声音：“但愿他像你一样痴情。”

众人围观她的情景再现；火车上两对青年恩爱伴侣的再次刺激……

李玉琴审视的目光。

溥仪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摸了半天，从兜里摸出一块糖，像逗孩子一样扔到李玉琴面前一块：“这是我们分的，政府挺宽大的。”

李玉琴看着那块糖在她眼前蹦了几下，蹦到桌子底下，她也没有去拾，她的眼中噙满泪水。

溥仪开始唠叨：“我们参观万人坑了，我认罪。唉，张景惠那个草包，当年我就不想让他当国务总理，有奶便是娘的主儿……”

李玉琴眼里的泪珠掉下来。

溥仪明明望见，却无动于衷：“我告诉你，岩儿还揭发我呢……”

李玉琴终于站起来，说：“我……等了你 10 年……我只想过人的正常生活，你……叫我彻底心凉了，我们……还是离了吧！”

溥仪这才如梦初醒，嚼糖的嘴停止了嚙动，他忽然也哭了。他仿佛明白，李玉琴的决心不是灵机一动，他意识到不可挽回了，他说：“离了……你还能……来看我吗？”

李玉琴哽咽着点了点头，跑出去。

134 战犯管理所办公室

现在，李玉琴被请到了办公室，李科长正同她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

李科长耐心地：“溥仪改造得很有成绩嘛。”

李玉琴：“我知道。”

李科长：“他现在需要帮助。”

李玉琴：“我知道。”

李科长：“既然如此，你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同他离婚呢？”

李玉琴抬起泪眼，愣住了。她眼前浮现出9年前她随着解放军走出通化，在大卡车上杨春的一番教导：“我们动员你同溥仪离婚。”

何等的不同！

李科长终于打出了王牌：“你应当知道，你不离婚，在政治上、政策上，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够了！”李玉琴突然站了起来，她鼓足了勇气，说：“我知道你说的政策是什么，让我当溥仪改造的陪衬。我从进宫那天起，就是玩物、陪衬，还不够吗？我是人，我是女人，我是需要感情的人，我并不是你们手中的什么政策！”

李科长目瞪口呆，张口结舌。

135 春天的芦苇荡

到处是充满生机的绿，只有这次，它不是白茫茫的虚幻了。

白云特别白，蓝天分外蓝，李玉琴同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伴蹦蹦跳跳走来，一路是笑声，朝霞正把芦苇荡染得红彤彤的。

尾声旁白：我们的主人公在离开抚顺监狱以后，她的心也从精神的炼狱中解脱了，她有权说，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

（原载1989年1期《东北风》）